

491256034

250054

书五经译注丛书

周易

金良年 撰
论语译注

經五

礼记译注

礼记译注

周易译注

尚书译注

青經譯注

孟子译注

春秋左传译注

春秋左傳譯注

金良年 撰

梅天字 撰

楊天寧 撰

黃序 張其成 撰

李維新主編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一百一十五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11— 1984 + 1985 03 20 1985 1986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海關監督官署

[illegible][illegibl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论语

[书籍介绍:](#)

[孔子生平 孔子生平](#)

[孔子生平 孔子身世](#)

[孔子生平 孔子年谱](#)

[孔子生平 政治生涯](#)

[论语全篇 学而篇第一](#)

[论语全篇 为政篇第二](#)

[论语全篇 八佾篇第三](#)

[论语全篇 里仁篇第四](#)

[论语全篇 公冶长篇第五](#)

[论语全篇 雍也篇第六](#)

[论语全篇 述而篇第七](#)

[论语全篇 泰伯篇第八](#)

[论语全篇 子罕篇第九](#)

[论语全篇 乡党篇第十](#)

[论语全篇 先进篇第十一](#)

[论语全篇 颜渊篇第十二](#)

[论语全篇 子路篇第十三](#)

[论语全篇 宪问篇第十四](#)

[论语全篇 卫灵公篇第十五](#)

[论语全篇 季氏篇第十六](#)

[论语全篇 阳货篇第十七](#)

[论语全篇 微子篇第十八](#)

[论语全篇 子张篇第十九](#)

[论语全篇 尧曰篇第二十](#)

[关于《论语》的问题 关于《论语》的若干问](#)

[题](#)

[《论语》之杂谈](#)

[关于《论语》的内容](#)

[《论语》中的名言](#)

[关于《论语》的哲学思考](#)

[返回主目录](#)

孔子生平 孔子生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家世]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周武王灭殷后，封殷宗室微子启于宋。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湓公共。湓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侯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侯，“五世亲尽，别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其后代避难奔鲁（孔氏为鲁国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父亲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称。叔梁纥先娶施氏，无子，其妾生男，病足，复娶颜徵在，生孔子。

[生平]

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廩）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二“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

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符军权。孔子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求学的，几乎遍及各诸侯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郚、灌、龟阴之田。

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

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生平 孔子年谱

1岁：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今从《史记·孔子世家》说。

3岁：公元前549年（鲁襄公二十四年）

其父叔梁纥卒，葬于防山（今曲阜东25里处）。孔母颜征在携子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

5岁：公元前547年（鲁襄公二十六年）

孔子弟子秦商生，商字不慈，鲁国人。

6岁：公元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

弟子曾点生，点字皙，曾参之父。

7岁：公元前545年（鲁襄公二十八年）

弟子颜繇生，繇又名无繇，字季路，颜渊之父。

8岁：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

弟子冉耕生，字伯牛，鲁国人。

10岁：公元前542年（鲁襄公三十一年）

弟子仲由生，字子路，卞人。

是年鲁襄公死，其子躋继位，是为昭公。

12岁：公元前540年（鲁昭公二年）

弟子漆雕开生，字子若，蔡人。

15岁：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

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故曰：“吾十

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16岁，公元前536年（鲁昭公六年）

郑铸刑鼎。

弟子闵损生，字子骞，鲁国人。

17岁：公元前535年（鲁昭公六年）

孔母颜征在卒。

是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19岁：公元前533年（鲁昭公九年）

孔子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

20岁：公元前532年（鲁昭公十年）

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

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

鲤，字伯鱼。

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21岁：公元前531年（鲁昭公十一年）

是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论语·子罕》）

此“鄙事”当包括“委吏”、“乘田”。

27岁，公元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

郈子朝鲁，孔子向郈子询问郈国古代官制。

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30岁：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

自十五岁有志于学至此时已逾15年，孔子经过努力在社会上已站住脚，

故云“三十而立”。（《论语·为政》）

是年齐景公与晏婴来鲁国访问。齐景公会见孔子，与孔子讨论秦穆公

何以称霸的问题。

弟子颜回、冉雍、冉求、商瞿、梁鴳生。回字渊，雍字仲弓，求字子有，

瞿字子木，皆鲁国人；鴳字叔鱼，齐国人。

31岁：公元前521年（鲁昭公二十一年）

弟子巫马施、高柴、宓不齐生。施字子期，陈国人；柴字子高，齐国人；

不齐字子贱，鲁国人。

32岁：公元前520年（鲁昭公二十二年）

弟子端木赐生，赐字子贡，卫国人。

34岁：公元前518年（鲁昭公二十四年）

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

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苾弘。

35岁：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

鲁国发生内乱。《史记·孔子世家》云：“昭公率师击（季）平子，平子

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孔子在这一年也到了齐国。

36岁，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得到

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阻止。

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37岁：公元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

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由齐返鲁。

吴公子季札聘齐，其子死，葬于瀛、博之间。孔子往，观其葬礼。

弟子樊须、原宪生。须字子迟，鲁国人；宪字子思，宋国人。

38岁：公元前514年（鲁昭公二十八年）

晋魏献子（名舒）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

孔子认为这是义举，

云：“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

39岁，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

是年冬天晋铸刑鼎，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40岁：公元前512年（鲁昭公三十年）

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故自云

“四十而不惑”。

弟子澹台灭明生。灭明字子羽，鲁国人。

41岁：公元前511年（鲁昭公三十一年）

弟子陈亢生。亢字子禽，陈国人。

42岁：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二年）

昭公卒，定公立。

43岁：公元前509年（鲁定公元年）

弟公西赤生。赤字华，鲁国人。

45岁：公元前507年（鲁定公三年）

弟子卜商生。商字子夏，卫国人。

46岁：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

弟子言偃生。偃字子游，吴国人。

47岁：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

弟子曾参、颜幸生。参字子舆，鲁国人。幸

字子柳，鲁国人。

48岁：公元前504年（鲁定公六年）

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陪臣

执国命”。（《论语·季氏》）

《史记·孔子世家》云：“陪臣执国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

《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想见阳虎、后二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

孔子没有明确表态。此事当在鲁定公五年或鲁定公六年。

49岁：公元前503年（鲁定公七年）

弟子颛孙师。师字子张，陈国人。

50岁：公元前502年（鲁定公八年）

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公山不狃以费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被子路阻拦。

51岁：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

孔子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

弟子冉鲁、曹圻、伯虔、颜高，叔仲会生。

鲁字子鲁，鲁国人；圻字子循，

蔡国人；虔字子析，鲁国人；高字子骄，鲁国人；会字子期。鲁国人。

52岁：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

孔子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夏天随定公与齐侯相会于

夹谷。孔子事先对齐国邀鲁君会于夹谷有所警惕和准备，故不仅使齐国劫

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逼迫齐国答应

归还侵占鲁国的郚、鄆、龟阴等土地。

53岁：公元前499年（鲁定公十一年）

孔子为鲁司寇，鲁国大治。

54岁：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

孔子为鲁司寇。为削弱三桓，采取堕三都的措施。叔孙氏与季孙氏为削弱家

臣的势力，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但此一行动受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

孟孙氏暗中支持公敛处父。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

弟子公孙龙生。龙字子石，楚国人。

55岁：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

春，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

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到了卫国。

十月，孔子受谗言之害，离开卫国前往陈国。路经匡地，被围困。后经蒲

地，遇公叔氏叛卫，孔子与弟子又被围困。后又返回卫都。

56岁，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

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

子路对孔子见南子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

郑国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古之遗爱”。

57岁：公元前495年（鲁定公十五年）

孔子去卫居鲁。夏五月鲁定公卒，鲁哀公立。

58岁：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

孔子居鲁，吴国使人聘鲁，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59岁：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

孔子由鲁至卫。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

在卫国住不下去，去卫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左鬼右佳）

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60岁：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

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

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

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

被人嘲笑，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欣然笑曰：“然哉，然哉！”

61岁：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

孔子离陈往蔡。

62岁：公元前490年（鲁哀公五年）

孔子自蔡到叶。叶公问政于孔子，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

在去叶返蔡的途中，孔子遇隐者。

63岁：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

孔子与弟子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人相救。

由楚返卫，途中又遇隐者。

64岁：公元前488年（鲁哀公七年）

孔子在卫。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65岁：公元前487年（鲁哀公八年）

孔子在卫。是年吴伐鲁，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66岁：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

孔子在卫。

67岁：公元前485年（鲁哀公十年）

孔子在卫。

孔子夫人亓官氏卒。

68岁：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

是年齐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有帅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

才能从何而来？冉有答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

孔子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

季康子欲行“田赋”，孔子反对。孔子对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

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丘亦足矣”。

69岁：公元前483年（鲁哀公十二年）

孔子仍有心从政，然不被用。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

孔子的儿子孔鲤卒。

70岁：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

孔子自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颜回卒，孔子十分悲伤。

71岁：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

是年春，狩猎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

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

修《春秋》。

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见鲁哀公及三桓，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桓，

没有得到支持。

72岁：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

孔子闻卫国政变，预感到子路有生命危险。

子路果然被害。孔子十分难过。

73岁：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四月，孔子患病，不愈而卒。葬于鲁城北。

鲁哀公诔之曰：“天不吊，

不淑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莛莛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子贡为之守墓六年。弟子及鲁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

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

论语全篇 学而篇第一

【本篇引语】

《学而》是《论语》第一篇的篇名。《论语》中各篇一般都是以第一章的前二三个字作为该篇的篇名。《学而》一篇包括16章，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中重点是“吾日三省吾身”；“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仁、孝、信等道德范畴。

【原文】

1·1 子曰(1)：“学(2)而时习(3)之，不亦说(4)乎？有朋(5)自远方来，不亦乐乎(6)乎？人不知(7)，而不愠(8)，不亦君子(9)乎？”

【注释】

(1)子：中国古代对于有地位、有学问的男子的尊称，有时也泛称男子。《论语》书中“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而言。

(2)学：孔子在这里所讲的“学”，主要是指学习西周的礼、乐、诗、书等传统文化典籍。

(3)时习：在周秦时代，“时”字用作副词，意为“在一定的時候”或者“在适当的時候”。但朱熹在《论语集注》一书中把“时”解释为“时

常”。“习”，指演习礼、乐；复习诗、书。也含有温习、实习、练习的意思。

(4)说：音 y u è，同悦，愉快、高兴的意思。

(5)有朋：一本作“友朋”。旧注说，“同门曰朋”，即同在一位老师门下学习的叫朋，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人。

(6)乐：与说有所区别。旧注说，悦在内心，乐则见于外。

(7)人不知：此句不完整，没有说出人不知道什么。缺少宾语。一般而言，知，是了解的意思。人不知，是说别人不了解自己。

(8)愠：音 y ù n，恼怒，怨恨。

(9)君子：《论语》书中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者，有时指有位者。此处指孔子理想中具有高尚人格的人。

【译文】

孔子说：“学了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高兴的吗？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恼怒，不也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吗？”

【评析】

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对此章评价极高，说它是“入道之门，积德之基”。本章这三句话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历来的解释都是：学了以后，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也高兴吗等等。三句话，一句一个意思，前后句子也没有什么连贯性。但也有人认为这样解释不符合原义，指出这里的“学”不是指学习，而是指学说或主张；“时”不能解为时常，而是时代或社会的意思，“习”不是温习，而是使用，引申为采用。而且，这三句话不是孤立的，而是前后相互连贯的。这三句的意思是：自己的学说，要是被社会采用了，那就太高兴了；退一步说，要是没有被社会所采用，可是很多朋友赞同我的学说，纷纷到我这里来讨论问题，我也感到快乐；再退一步说，即使社会不采用，人们也不理解我，我也不怨恨，这样做，不也就是君子吗？（见《齐鲁学刊》1986年第6期文）这种解释可以自圆其说，而且也有一定的道理，供读者在理解本章内容时参考。

此外，在对“人不知，而不愠”一句的解释中，也有人认为，“人不知”的后面没有宾语，人家不知道什么呢？当时因为孔子有说话的特定环境，他不需要说出知道什么，别人就可以理解了，却给后人留下一个谜。有人说，这一句是接

上一句说的，从远方来的朋友向我求教，我告诉他，他还不懂，我却不怨恨。这样，“人不知”就是“人家不知道我所讲述的”了。这样的解释似乎有些牵强。

总之，本章提出以学习为乐事，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反映出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这些思想主张在《论语》书中多处可见，有助于对第一章内容的深入了解。

【原文】

1·2 有子(1)曰：“其为人也孝弟(2)，而好犯上者(3)，鲜(4)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5)。君子务本(6)，本立而道生(7)。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8)？”

【注释】

(1)有子：孔子的学生，姓有，名若，比孔子小13岁，一说小33岁。后一说较为可信。在《论语》书中，记载的孔子学生，一般都称字，只有曾参和有若称“子”。因此，许多人认为《论语》即由曾参和有若所著述。

(2)孝弟：孝，奴隶社会时期所认为的子女对待父母的正确态度；弟，读音和意义与“悌”（音

t i) 相同，即弟弟对待兄长的正确态度。孝、弟是孔子和儒家特别提倡的两个基本道德规范。旧注说：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长曰弟。

(3)犯上：犯，冒犯、干犯。上，指在上位的人。

(4)鲜：音 x i ǎ n，少的意思。《论语》书中的“鲜”字，都是如此用法。

(5)未之有也：此为“未有之也”的倒装句型。古代汉语的句法有一条规律，否定句的宾语若为代词，一般置于动词之前。

(6)务本：务，专心、致力于。本，根本。

(7)道：在中国古代思想里，道有多种含义。此处的道，指孔子提倡的仁道，即以仁为核心的整个道德思想体系及其在实际生活的体现。简单讲，就是治国做人的基本原则。

(8)为仁之本：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又是伦理道德准则。为仁之本，即以孝悌作为仁的根本。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古代的“仁”就是“人”字，为仁之本即做人的根本。

【译文】

有子说：“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而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喜好触

犯上层统治者，而喜好造反的人是没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啊！”

【评析】

有若认为，人们如果能够在家中父母尽孝，对兄长顺服，那么他在家就可以对国家尽忠，忠是以孝弟为前提，孝弟以忠为目的。儒家认为，在家中实行了孝弟，统治者内部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再把孝弟推广到劳动民众中去，民众也会绝对服从，而不会起来造反，这样就可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

这里所提的孝悌是仁的根本，对于读者理解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伦理思想非常重要。在春秋时代，周天子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余庶子则分封为诸侯，诸侯以下也是如此。整个社会从天子、诸侯到大夫这样一种政治结构，其基础是封建的宗法血缘关系，而孝、悌说正反映了当时宗法制社会的道德要求。

孝悌与社会的安定有直接关系。孔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全部思想主张都是由此出发的，他从为人孝悌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之事这点上，说明孝悌即为仁的根本这个道理。自春秋战

国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文人，都继承了孔子的孝悌说，主张“以孝治天下”，汉代即是一个显例。他们把道德教化作为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把老百姓禁锢在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的桎梏之中，对民众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孝悌说是为封建统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务的，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判别，抛弃封建毒素，继承其合理的内容，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安定方面所应有的作用。

【原文】

1·3 子曰：巧言令色(1)，鲜(2)仁矣。”

【注释】

(1)巧言令色：朱熹注曰：“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说人。”巧和令都是美好的意思。但此处应释为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

(2)鲜：少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的仁心就很少了。”

【评析】

上一章里提出，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核心是

仁，仁的表现之一就是孝与悌。这是从正面阐述什么是仁的问题。这一章，孔子讲仁的反面，即为花言巧语，工于辞令。儒家崇尚质朴，反对花言巧语；主张说话应谨慎小心，说到做到，先做后说，反对说话办事随心所欲，只说不做，停留在口头上。这表明，孔子和儒家注重人的实际行动，特别强调人应当言行一致，力戒空谈浮言，心口不一。这种踏实态度和质朴精神长期影响着中国人，成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内容。

【原文】

1·4 曾子(1)曰：“吾日三省(2)吾身。为人谋而不忠(3)乎？与朋友交而不信(4)乎？传不习乎？”

【注释】

(1)曾子：曾子姓曾名参（音 s h ē n）字子舆，生于公元前505年，鲁国人，是被鲁国灭亡了的鄫国贵族的后代。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以孝子出名。据说《孝经》就是他撰写的。

(2)三省：省（音 x ǐ n g），检查、察看。三省有几种解释：一是三次检查；二是从三个方面检查；三是多次检查。其实，古代在有动作性的动词前加上数字，表示动作频率多，不必认定为三次。

(3)忠：旧注曰：尽己之谓忠。此处指对人应当尽心竭力。

(4)信：旧注曰：信者，诚也。以诚实之谓信。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定相互守信，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

(5)传不习：传，旧注曰：“受之于师谓之传。老师传授给自己的。习，与“学而时习之”的“习”字一样，指温习、实习、演习等。

【译文】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诚实可信了呢？老师传授给我的学业是不是复习了呢？”

【评析】

儒家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求塑造成理想人格。而本章所讲的自省，则是自我修养的基本方法。

在春秋时代，社会变化十分剧烈，反映在意识领域中，即人们的思想信仰开始发生动摇，传统观念似乎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危机。于是，曾参提出了“反省内求”的修养办法，不断检查自己的言行，使自己修善成完美的理想人格。

《论语》书中多次谈到自省的问题，要求孔门弟子自觉地反省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加强个人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改正个人言行举止上的各种错误。这种自省的道德修养方式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因为它特别强调进行修养的自觉性。

在本章中，曾子还提出了“忠”和“信”的范畴。忠的特点是一个“尽”字，办事尽力，死而后已。如后来儒家所说的那样，“尽己之谓忠”。“为人谋而不忠乎，是泛指对一切人，并非专指君主。就是指对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都尽力帮助。因此，“忠”在先秦是一般的道德范畴，不止用于君臣关系。至于汉代以后逐渐将“忠”字演化为“忠君”，这既与儒家的忠有关联，又有重要的区别。“信”的涵义有二，一是信任、二是信用。其内容是诚实不欺，用来处理上下等级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信特别与言论有关，表示说真话，说话算数。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石。

【原文】

1·5 子曰：“道(1)千乘之国(2)，敬事(3)而言，节用而爱人(4)，使民以时(5)。”

【注解】

(1)道：一本作“导”，作动词用。这里是治理

的意思。

(2)千乘之国：乘，音 s h è n g，意为辆。这里指古代军队的基层单位。每乘拥有四匹马拉的兵车一辆，车上甲士3人，车下步卒72人，后勤人员25人，共计100人。千乘之国，指拥有1000辆战车的国家，即诸侯国。春秋时代，战争频仍，所以国家的强弱都用车辆的数目来计算。在孔子时代，千乘之国已经不是大国。

(3)敬事：敬字一般用于表示个人的态度，尤其是对待所从事的事务要谨慎专一、兢兢业业。

(4)爱人：古代“人”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群；狭义的“人”，仅指士大夫以上各个阶层的人。此处的“人”与“民”相对而言，可见其用法为狭义。

(5)使民以时：时指农时。古代百姓以农业为主，这是说要役使百姓按照农时耕作与收获。

【译文】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诚实无欺，节约财政开支而又爱护官吏臣僚，役使百姓要不误农时”。

【评析】

孔子在本章中所说的话，主要是对国家的执政者而言的，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他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要求统治者严肃认真地办理国家各方面事务，恪守信用；节约用度，爱护官吏；役使百姓应注意不误农时等。这是治国安邦的基本点。

康有为说，孔子的学说是“爱人”，泛爱一切人。但本章里所说的“爱人”则非此意。他所说的“人”不是百姓，而是官吏，是有地位的人；而“民”才是百姓，是被治者役使的对象。可见，“爱人”不是爱一切人，而只是爱统治集团中的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是合理的，反映了孔子的社会思想。但这与“爱人”与否则无太大干系。从另一个角度说，孔子这里是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统治百姓出谋划策。

鲁迅曾经指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待孔子治国方略的。因而颇具尖锐性。

【原文】

1·6 子曰：“弟子(1)入(2)则孝，出(3)则弟，

谨(4)而信，汎(5)爱众，而亲仁(6)，行有余力(7)，则以学文(8)。”

【注释】

(1)弟子：一般有两种意义：一是年纪较小为人弟和为人子的人；二是指学生。这里是用一种意义上的“弟子”。

(2)入：古代时父子分别住在不同的居处，学习则在外舍。《礼记·内则》：“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入是入父宫，指进到父亲住处，或说在家。

(3)出：与“入”相对而言，指外出拜师学习。出则弟，是说要用弟道对待师长，也可泛指年长于自己的人。

(4)谨：寡言少语称之为谨。

(5)汎：音 f à n，同泛，广泛的意思。

(6)仁：仁即仁人，有仁德之人。

(7)行有余力：指有闲暇时间。

(8)文：古代文献。主要有诗、书、礼、乐等文化知识。

【译文】

孔子说：“弟子们在父母跟前，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顺从师长，言行要谨慎，要诚

实可信，寡言少语，要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文献知识。”

【评析】

本篇第二章中曾提到孝悌的问题，本章再次提及这个问题。孔子要求弟子们首先要致力于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和余力，则用以学习古代典籍，增长文化知识。这表明，孔子的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重在培养学生的德行修养，而对于书本知识的学习，则摆在第二位。

孔子办教育，把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放在第一位，而文化学习只是第二位的。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阶级，无论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教育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尤其重视学生的道德品行和政治表现，把“德”排在“识”的前面，这是阶级的需要。他们就是要培养适应本阶级要求的各方面人才。

【原文】

1·7 子夏(1)曰：“贤贤(2)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4)；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注释】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44岁，生于公元前507年。孔子死后，他在魏国宣传孔子的思想主张。

(2)贤贤：第一个“贤”字作动词用，尊重的意思。贤贤即尊重贤者。

(3)易：有两种解释；一是改变的意思，此句即为尊重贤者而改变好色之心；二是轻视的意思，即看重贤德而轻视女色。

(4)致其身：致，意为“献纳”、“尽力”。这是说把生命奉献给君主。

【译文】

子夏说：“一个人能够看重贤德而不以女色为重；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全力；服侍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恪守信用。这样的人，尽管他自己说没有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评析】

上一章有“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句。本章中子夏所说的这段话，实际是对上章的进一步发挥。子夏认为，一个人有没有学问，他的学问的好坏，主要不是看他的文化知识，而是要看他能

不能实行“孝”、“忠”、“信”等传统伦理道德。只要做到了后面几点，即使他说自己没有学习过，但他已经是有道德修养的人了。所以，将这一章与前一章联系起来阅读分析，就更可以看到孔子教育重在德行的基本特点。

【原文】

1·8 子曰：“君子(1)，不重(2)则不威；学则不固(3)。主忠信(4)。无(5)友不如己者(6)；过(7)则勿惮(8)改。”

【注释】

(1)君子：这个词一直贯穿于本段始终，因此这里应当有一个断句。

(2)重：庄重、自持。

(3)学则不固：有两种解释：一是作坚固解，与上句相连，不庄重就没有威严，所学也不坚固；二是作固陋解，喻人见闻少，学了就可以不固陋。

(4)主忠信：以忠信为主。

(5)无：通毋，“不要”的意思。

(6)不如己：一般解释为不如自己。另一种解释说，“不如己者，不类乎己，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把“如”解释为“类似”。后一种解释更

为符合孔子的原意。

(7)过：过错、过失。

(8)惮：音 d à n，害怕、畏惧。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可以使人不闭塞；要以忠信为主，不要同与自己不同道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

【评析】

本章中，孔子提出了君子应当具有的品德，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庄重威严、认真学习、慎重交友、过而能改等项。作为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从外表上应当给人以庄重大方、威严深沉的形象，使人感到稳重可靠，可以付之重托。他重视学习，不自我封闭，善于结交朋友，而且有错必改。以上所提四条原则是相当重要的。作为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过则勿惮改就是对待错误和过失的正确态度，可以说，这一思想闪烁着真理光辉，反映出孔子理想中的完美品德，对于研究和理解孔子思想有重要意义。

【原文】

1·9 曾子曰：“慎终(1)追远(2)，民德归厚

矣。”

【注释】

(1)慎终：人死为终。这里指父母的去世。旧注曰：慎终者丧尽其哀。

(2)追远：远指祖先。旧注曰：追远者祭尽其敬。

【译文】

曾子说：“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日趋忠厚老实了。”

【评析】

孔子并不相信鬼神的存在，他说“敬鬼神而远之”，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他没有提出过人死之后有所谓灵魂的存在这种主张，但他却非常重视丧祭之礼。在孔子的观念中，祭祀已经被异化，不单是祭祀亡灵，而是把祭祀之礼看作一个人孝道的继续和表现，通过祭祀之礼，可以寄托和培养个人对父母和先祖尽孝的情感。因此，本章仍是继续深化“孝”这一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内容。

儒家重视孝的道德，是因为孝是忠的基础，一个不能对父母尽孝的人，他是不可能为国尽忠

的。所以忠是孝的延伸和外化。关于忠、孝的道德观念，在《论语》书中时常出现，表明儒家十分重视忠孝等伦理道德观念，希望把人们塑造成有教养的忠孝两全的君子。这是与春秋时代宗法制度相互适应的。只要做到忠与孝，那么，社会与家庭就可以得到安定。

【原文】

1·10 子禽(1)问于子贡(2)曰：夫子(3)至于是邦(4)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5)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6)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7)异乎人之求之与？”

【注释】

(1)子禽：姓陈名亢，字子禽。郑玄所注《论语》说他是孔子的学生，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未载此人，故一说子禽非孔子学生。

(2)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人，比孔子小31岁，是孔子的学生，生于公元前520年。子贡善辩，孔子认为他可以做大国的宰相。据《史记》记载，子贡在卫国做了商人，家有财产千金，成了有名的商业家。

(3)夫子：这是古代的一种敬称，凡是做过大夫的人都可以取得这一称谓。孔子曾担任过鲁国

的司寇，所以他的学生们称他为“夫子”。后来，因此而沿袭以称呼老师。《论语》书中所说的“夫子”，都是孔子的学生对他的称呼。

(4)邦：指当时割据的诸侯国家。

(5)抑：表示选择的文言连词，有“还是”的意思。

(6)温、良、恭、俭、让：就字面理解即为：温顺、善良、恭敬、俭朴、谦让。这是孔子的弟子对他的赞誉。

(7)其诸：语气词，有“大概”“或者”的意思。

【译文】

子禽问子贡说：“老师到了一个国家，总是预闻这个国家的政事。（这种资格）是他自己求得呢，还是人家国君主动给他的呢？”子贡说：“老师温良恭俭让，所以才得到这样的资格，（这种资格也可以说是求得的），但他求的方法，或许与别人的求法不同吧？”

【评析】

本章通过子禽与子贡两人的对话，把孔子的为人处世品格勾划出来。孔子之所以受到各国统治者的礼遇和器重，就在于孔子具备有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的道德品格。例如，这五

种道德品质中的“让”，在人格的塑造过程中，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让”是在功名利权上先人后己，在职责义务上先己后人。让用之于外交如国事访问，也是合乎客观需要的一个重要条件。孔子就是因具有这种品格，所以每到一个国家，都受到各国国君的礼遇。孔子认为，好胜，争取名声；夸功，争取名利；争不到便怨恨别人，以及在名利上贪心不足，都不符合让的原则。据此可知，让这一基本原则形成社会风尚的可贵之处是：就人情而言，长谦让名利地位之风，人们就多学别人所长而鉴人所短。前者可以导人于团结、亲睦、向善；后者则诱人嫉贤妒能。二者的社会效果截然相反。

【原文】

1·11 子曰：“父在，观其(1)志；父没，观其行(2)；三年(3)无改于父之道(4)，可谓孝矣。”

【注释】

(1)其：他的，指儿子，不是指父亲。

(2)行：音 xín g，指行为举止等。

(3)三年：对于古人所说的数字不必过于机械地理解，只是说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而已，不一定仅指三年的时间。

(4)道：有时候是一般意义上的名词，无论好坏、善恶都可以叫做道。但更多时候是积极意义的名词，表示善的、好的东西。这里表示“合理内容”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因为他无权独立行动），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合理部分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了。”

【评析】

这一章仍然谈的是有关“孝”的问题，把“孝”字具体化了。鲁迅曾经说过：“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在本章中孔子说一个人当父亲死后，三年内都不能改变他父亲所制定的那一套规矩，这就是尽孝了。其实，这样的孝，片面强调了儿子对父亲的依从。宋儒所作的注说，如不能无改于父之

道，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这样，无改于父之道则成了最大的善，否则便是不善。这样的判定原则，正如鲁迅所说的，，是歪曲的。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言行举止都不能总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代超过前代，这是历史的必然。

【原文】

1·12 有子曰：“礼(1)之用，和(2)为贵。先王之道(3)，斯(4)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5)之，亦不可行也。”

【注释】

(1)礼：在春秋时代，“礼”泛指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孔子的“礼”，既指“周礼”，礼节、仪式，也指人们的道德规范。

(2)和：调和、和谐、协调。

(3)先王之道：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

(4)斯：这、此等意。这里指礼，也指和。

【译文】

有子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但不论大事小事只顾按和谐的办法去做，有的时候就行

不通。（这是因为）为和谐而和谐，不以礼来节制和谐，也是不可行的。”

【评析】

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礼记·中庸》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杨遇夫《论语疏证》写道：“事之中节者皆谓之和，不独喜怒哀乐之发一事也。和今言适合，言恰当，言恰到好处。”孔门认为，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但是，凡事都要讲和谐，或者为和谐而和谐，不受礼文的约束也是行不通的。这是说，既要遵守礼所规定的等级差别，相互之间又不要出现不和。孔子在本章提出的这个观点是有意义的。在奴隶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区分和对立是很严肃的，其界限丝毫不容紊乱。上一等级的人，以自己的礼仪节文显示其威风；下一等级的人，则怀着畏惧的心情唯命是从。但到春秋时代，这种社会关系开始破裂，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已属常见。对此，由子提出“和为贵”说，其目的是为缓和不同等级之间的对立，使之不致于破裂，以安定当时的社会秩序。

但从理论上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又感到，孔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

和，要以礼节制之，可见孔子提倡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这是有其合理性的。

【原文】

1·13 有子曰：“信近(1)于义(2)，言可复(3)也；恭近于礼，远(4)耻辱也；因(5)不失其亲，亦可宗(6)也。”

【注解】

(1)近：接近、符合的意思。

(2)义：义是儒家的伦理范畴。是指思想和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

(3)复：实践的意思。朱熹《集注》云：复，践言也。”

(4)远：音 y u à n，动词，使动用法，使之远离的意思，此外亦可以译为避免。

(5)因：依靠、凭藉。一说因应写作姻，但从上下文看似有不妥之处。

(6)宗：主、可靠，一般解释为“尊敬”似有不妥之处。

【译文】

有子说：“讲信用要符合于义，（符合于义的）话才能实行；恭敬要符合于礼，这样才能远离耻辱；所依靠的都是可靠的人，也就值得尊敬

了。”

【评析】

孔子的弟子有子在本章所讲的这段话，表明他们对“信”和“恭”是十分看重的。“信”和“恭”都要以周礼为标准，不符合于礼的话绝不能讲，讲了就不是“信”的态度；不符合于礼的事绝不能做，做了就不是“恭”的态度。这是讲的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

【原文】

1·14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1)有道(2)而正(3)焉，可谓好学也已。”

【注释】

- (1)就：靠近、看齐。
- (2)有道：指有道德的人。
- (3)正：匡正、端正。

【译文】

孔子说：“君子，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却小心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可以说是好学了。”

【评析】

本章重点提到对于君子的道德要求。孔子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他在工作方面应当勤劳敏捷，谨慎小心，而且能经常检讨自己，请有道德的人对自己的言行加以匡正。作为君子应该克制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把注意力放在塑造自己道德品质方面，这是值得借鉴的。

【原文】

1·15 子贡曰：“贫而无谄(1)，富而无骄，何如(2)？”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3)，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4)’，其斯之谓与？”子曰：“赐(5)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6)。”

【注释】

(1)谄：音 c h ǎ n，意为巴结、奉承。

(2)何如：《论语》书中的“何如”，都可以译为“怎么样”。

(3)贫而乐：一本作“贫而乐道”。

(4)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二句见《诗经·卫风·淇澳》。有两种解释：一说切磋琢磨分别指对骨、象牙、玉、石四种不同材料的加工，否则不能成器；一说加工象牙和骨，切了还要磋，加

工玉石，琢了还要磨，有精益求精之意。

(5)赐：子贡名，孔子对学生都称其名。

(6)告诸往而知来者：诸，同之；往，过去的事情；来，未来的事情。

【译文】

子贡说：“贫穷而能不谄媚，富有而能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说：“这也算可以了。但是还不如虽贫穷却乐于道，虽富裕而又好礼之人。”子贡说：“《诗》上说，‘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切磋它，琢磨它’，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吧？”孔子说：“赐呀，你能从我已经讲过的话中领会到我还没有说到的意思，举一反三，我可以同你谈论《诗》了。”

【评析】

孔子希望他的弟子以及所有的人们，都能够达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的理想境界，因而在平时对弟子的教育中，就把这样的思想讲授给学生。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社会上无论贫或富都能做到各安其位，便可以保持社会的安定了。孔子对子贡比较满意，在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子贡能独立思考、举一反三，因而得到孔子的赞扬。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原文】

1·16 子曰：“不患(1)人(2)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注释】

(1)患：忧虑、怕。

(2)人：指有教养、有知识的人，而非民。

【译文】

孔子说：“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怕自己不了解别人。”

【评析】

这段话是孔子对自己学生所传授的为人处世之道。有的解释者说，这是孔子安贫乐道、不求名位的思想。这种解释可能不妥。这不符合孔子一贯的主张。在孔子的观念中，“学而优则仕”，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这里的潜台词是：在了解别人的过程中，也使别人了解自己。

论语全篇 八佾篇第三

【本篇引语】

《八佾》篇包括26章。本篇主要内容涉及“礼”的问题，主张维护礼在制度上、礼节上的种种规定；孔子提出“绘事后素”的命题，表达了他的伦理思想以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政治道德主张。本篇重点讨论如何维护“礼”的问题。

【原文】

3·1 孔子谓季氏(1)，“八佾(2)舞于庭，是可忍(3)，孰不可忍也！”

【注释】

(1)季氏：鲁国正卿季孙氏，即季平子。

(2)八佾：佾音 yì，行列的意思。古时一佾8人，八佾就是64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

(3)可忍：可以忍心。一说可以容忍。

【译文】

孔子谈到季氏，说，“他用六十四人在自己

的庭院中奏乐舞蹈，这样的事他都忍心去做，还有什么事情不可狠心做出来呢？”

【评析】

春秋末期，奴隶制社会处于土崩瓦解、礼崩乐坏的过程中，违犯周礼、犯上作乱的事情不断发生，这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过程中的必然表现。季孙氏用八佾舞于庭院，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句，反映了孔子对此事的基本态度。

【原文】

3·2 三家(1)者以《雍》彻(2)。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3)，奚取于三家之堂(4)？”

【注释】

(1)三家：鲁国当政的三家：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又称“三桓”。

(2)《雍》：《诗经·周颂》中的一篇。古代天子祭宗庙完毕撤去祭品时唱这首诗。

(3)相维辟公，天子穆穆：《雍》诗中的两句。相，助。维，语助词，无意义。辟公，指诸侯。穆穆：庄严肃穆。

(4)堂：接客祭祖的地方。

【译文】

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在祭祖完毕撤去祭品时，也命乐工唱《雍》这篇诗。孔子说：“（《雍》诗上这两句）‘助祭的是诸侯，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里主祭。’这样的意思，怎么能用在你三家的庙堂里呢？”

【评析】

本章与前章都是谈鲁国当政者违“礼”的事件。对于这些越礼犯上的举动，孔子表现得极为愤慨，天子有天子之礼，诸侯有诸侯之礼，各守各的礼，才可以使天下安定。因此，“礼”，是孔子政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范畴。

【原文】

3·3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没有仁德，他怎么能实行礼呢？一个人没有仁德，他怎么能运用乐呢？”

【评析】

乐是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在古代，它也是礼的一部分。礼与乐都是外在的表

现，而仁则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所以乐必须反映人们的仁德。这里，孔子就把礼、乐与仁紧紧联系起来，认为没有仁德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礼、乐的问题。

【原文】

3·4 林放(1)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2)也，宁戚(3)。”

【注释】

(1)林放：鲁国人。

(2)易：治理。这里指有关丧葬的礼节仪式办理得很周到。一说谦和、平易。

(3)戚：心中悲哀的意思。

【译文】

林放问什么是礼的根本。孔子回答说：“你问的问题意义重大，就礼节仪式的一般情况而言，与其奢侈，不如节俭；就丧事而言，与其仪式上治办周备，不如内心真正哀伤。”

【评析】

本章记载了鲁人林放向孔子问礼的对话。他问的是：礼的根本究竟是什么。孔子在这里似乎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但仔细琢磨，孔子还是明确解答了礼之根本的问题。这就是，礼节仪式

只是表达礼的一种形式，但根本不在形式而在内心。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仪式上，更重要的是要从内心和感情上体悟礼的根本，符合礼的要求。

【原文】

3·5 子曰：“夷狄(1)之有君，不如诸夏(2)之亡(3)也。”

【注释】

(1)夷狄：古代中原地区的人对周边地区的贬称，谓之不开化，缺乏教养，不知书达礼。

(2)诸夏：古代中原地区华夏族的自称。

(3)亡：同无。古书中的“无”字多写作“亡”。

【译文】

孔子说：“夷狄（文化落后）虽然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国没有君主呢。”

【评析】

在孔子的思想里，有强烈的“夷夏观”，以后又逐渐形成“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在他看来，“诸夏”有礼乐文明的传统，这是好的，即使“诸夏”没有君主，也比虽有君主但没有礼乐的“夷狄”要好。这种观念是大汉族主义的源头。

【原文】

3·6 季氏旅(1)于泰山，子谓冉有(2)曰：“女

(3)弗能救(4)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5)乎？”

【注释】

(1)旅：祭名。祭祀山川为旅。当时，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祭祀名山大川的资格。

(2)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生于公元前522年，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29岁。当时是季氏的家臣，所以孔子责备他。

(3)女：同汝，你。

(4)救：挽求、劝阻的意思。这里指谏止。

(5)林放：见本篇第4章之注。

【译文】

季孙氏去祭祀泰山。孔子对冉有说：“你难道不能劝阻他吗？”冉有说：“不能。”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神还不如林放知礼吗？”

【评析】

祭祀泰山是天子和诸侯的专权，季孙氏只是鲁国的大夫，他竟然也去祭祀泰山，所以孔子认为这是“僭礼”行径。此章仍是谈论礼的问题。

【原文】

3·7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1)乎！揖(2)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注释】

(1)射：原意为射箭。此处指古代的射礼。

(2)揖：拱手行礼，表示尊敬。

【译文】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与别人争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射箭比赛了。比赛时，先相互作揖谦让，然后上场。射完后，又相互作揖再退下来，然后登堂喝酒。这就是君子之争。”

【评析】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君子无所争”，即使要争，也是彬彬有礼的争，这反映了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强调谦逊礼让而鄙视无礼的、不公正的竞争，这是可取的。但过于强调谦逊礼让，以至于把它与正当的竞争对立起来，就会抑制人们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成为社会发展的道德阻力。

【原文】

3·8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1)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2)。”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3)，始可与言诗已矣。”

【注释】

(1)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前两句见《诗经·卫风·硕人》篇。倩，音 q i à n，笑得好看。兮，语助词，相当于“啊”。盼：眼睛黑白分明。绚，有文采。

(2)绘事后素：绘，画。素，白底。

(3)起予者商也：起，启发。予，我，孔子自指。商，子夏名商。

【译文】

子夏问孔子：“‘笑得真好看啊，美丽的眼睛真明亮啊，用素粉来打扮啊。’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是说先有白底然后画画。”子夏又问：“那么，是不是说礼也是后起的事呢？”孔子说：“商，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

【评析】

子夏从孔子所讲的“绘事后素”中，领悟到仁先礼后的道理，受到孔子的称赞。就伦理学说，这里的礼指对行为起约束作用的外在形式——礼节仪式；素指行礼的内心情操。礼后于什么情操？孔子没有直说，但一般认为是后于仁的道德情操。孔子认为，外表的礼节仪式同内心的情操

应是统一的，如同绘画一样，质地不洁白，不会画出丰富多采的图案。

【原文】

3·9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1)不足徵(2)也；殷礼吾能言之，宋(3)不足徵也。文献(4)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注释】

(1)杞：春秋时国名，是夏禹的后裔。在今河南杞县一带。

(2)徵：证明。

(3)宋：春秋时国名，是商汤的后裔，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4)文献：文，指历史典籍；献，指贤人。

【译文】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是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殷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这都是由于文字资料和熟悉夏礼和殷礼的人不足的缘故。如果足够的话，我就可以得到证明了。”

【评析】

这一段话表明两个问题。孔子对夏商周代的

礼仪制度等非常熟悉，他希望人们都能恪守礼的规范，可惜当时僭礼的人实在太多了。其次，他认为对夏商周之礼的说明，要靠足够的历史典籍贤人来证明，也反映了他对知识的求实态度。

【原文】

3·10 子曰：“禘(1)自既灌(2)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3)。”

【注释】

(1)禘：音 dī，古代只有天子才可以举行的祭祀祖先的非常隆重的典礼。

(2)灌：禘礼中第一次献酒。

(3)吾不欲观之矣：我不愿意看了。

【译文】

孔子说：“对于行禘礼的仪式，从第一次献酒以后，我就不愿意看了。”

【评析】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等级名分，不仅活着的时候不能改变，死后也不能改变。生时是贵者、尊者，死后其亡灵也是尊者、贵者。这里，他对行禘礼的议论，反映出当时礼崩乐坏的状况，也表示了他对现状的不满。

【原文】

3·11 或问禘之说(1)，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2)乎！”指其掌。

【注释】

(1)禘之说：“说”，理论、道理、规定。禘之说，意为关于禘祭的规定。

(2)示诸斯：“斯”指后面的“掌”字。

【译文】

有人问孔子关于举行禘祭的规定。孔子说：“我不知道。知道这种规定的人，对治理天下的事，就会像把这东西摆在这里一样（容易）吧！”（一面说一面）指着他的手掌。

【评析】

孔子认为，在鲁国的禘祭中，名分颠倒，不值得一看。所以有人问他关于禘祭的规定时，他故意说不知道。但紧接着又说，谁能懂得禘祭的道理，治天下就容易了。这就是说，谁懂得禘祭的规定，谁就可以归复紊乱的“礼”了。

【原文】

3·12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译文】

祭祀祖先就像祖先真在面前，祭神就像神真

在面前。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那就和没有举行祭祀一样。”

【评析】

孔子并不过多提及鬼神之事，如他说：“敬鬼神而远之。”所以，这一章他说祭祖先、祭鬼神，就好像祖先、鬼神真在面前一样，并非认为鬼神真的存在，而是强调参加祭祀的人，应当在内心有虔诚的情感。这样看来，孔子主张进行的祭祀活动主要是道德的而不是宗教的。

【原文】

3·13 王孙贾(1)问曰：“与其媚(2)于奥(3)，宁媚于灶(4)，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5)，无所祷也。”

【注释】

(1)王孙贾：卫灵公的大臣，时任大夫。

(2)媚：谄媚、巴结、奉承。

(3)奥：这里指屋内位居西南角的神。

(4)灶：这里指灶旁管烹饪做饭的神。

(5)天：以天喻君，一说天即理。

【译文】

王孙贾问道：“（人家都说）与其奉承奥神，不如奉承灶神。这话是什么意思？”孔子

说：“不是这样的。如果得罪了天，那就没有地方可以祷告了。”

【评析】

从表面上看，孔子似乎回答了王孙贾的有关拜神的问题，实际上讲出了一个深奥的道理。这就是：地方上的官员如灶神，他直接管理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但在内廷的官员与君主往来密切，是得罪不得的。

【原文】

3·14 子曰：“周监(1)于二代(2)，郁郁(3)乎文哉，吾从周。”

【注释】

(1)监：音 j i à n，同鉴，借鉴的意思。

(2)二代：这里指夏代和周代。

(3)郁郁：文采盛貌。丰富、浓郁之意。

【译文】

孔子说：“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二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制度。”

【评析】

孔了对夏商周的礼仪制度等有深入研究，他认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后一个王朝对前一个王朝必然有承继，有沿袭。遵从周礼，这是孔子

的基本态度，但这不是绝对的。在前面的篇章里，孔子就提出对夏、商、周的礼仪制度都应有所损益。

【原文】

3·15 子入太庙(1)，每事问。或曰：“孰谓鄫(2)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注释】

(1)太庙：君主的祖庙。鲁国太庙，即周公旦的庙，供鲁国祭祀周公。

(2)鄫：音 zōu，春秋时鲁国地名，又写作“鄫”，在今山东曲阜附近。“鄫人之子”指孔子。

【译文】

孔子到了太庙，每件事都要问。有人说：“谁说此人懂得礼呀，他到了太庙里，什么事都要问别人。”孔子听到此话后说：“这就是礼呀！”

【评析】

孔子对周礼十分熟悉。他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里却每件事都要问别人。所以，有人就对他是是否真的懂礼表示怀疑。这一段说明孔子并不

以“礼”学专家自居，而是虚心向人请教的品格，同时也说明孔子对周礼的恭敬态度。

【原文】

3·16 子曰：“射不主皮(1)，为力不同科(2)，古之道也。”

【注释】

(1)皮：皮，用善皮做成的箭靶子。

(2)科：等级。

【译文】

孔子说：“比赛射箭，不在于穿透靶子，因为各人的力气大小不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评析】

“射”是周代贵族经常举行的一种礼节仪式，属于周礼的内容之一。孔子在这里所讲的射箭，只不过是一种比喻，意思是说，只要肯学习有关礼的规定，不管学到什么程度，都是值得肯定的。

【原文】

3·17 子贡欲去告朔(1)之饩羊(2)。子曰：“赐也！尔爱(3)其羊，我爱其礼。”

【注释】

(1)告朔：朔，农历每月初一为朔日。告朔，古代制度，天子每年秋冬之际，把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告知每个月的初一日。

(2)饩羊：饩，音 xī。饩羊，祭祀用的活羊。

(3)爱：爱惜的意思。

【译文】

子贡提出去掉每月初一日告祭祖庙用的活羊。孔子说：“赐，你爱惜那只羊，我却爱惜那种礼。”

【评析】

按照周礼的规定，周天子每年秋冬之际，就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诸侯把历书放在祖庙里，并按照历书规定每月初一日来到祖庙，杀一只活羊祭庙，表示每月听政的开始。当时，鲁国君主已不亲自去“告朔”，“告朔”已经成为形式。所以，子贡提出去掉“饩羊”。对此，孔子大为不满，对子贡加以指责，表明了孔子维护礼制的立场。

【原文】

3·18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译文】

孔子说：“我完完全全按照周礼的规定去事奉君主，别人却以为这是谄媚呢。”

【评析】

孔子一生要求自己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事奉君主，这是他的政治伦理信念。但却受到别人的讥讽，认为他是在向君主谄媚。这表明，当时的君臣关系已经遭到破坏，已经没有多少人再重视君臣之礼了。

【原文】

3·19 (1)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注释】

(1)定公：鲁国国君，姓姬名宋，定是谥号。公元前509～前495年在位。

【译文】

鲁定公问孔子：“君主怎样使唤臣下，臣子怎样事奉君主呢？”孔子回答说：“君主应该按照礼的要求去使唤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事奉君主。”

【评析】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孔子君臣之礼的主要内容。只要做到这一点，君臣之间就

会和谐相处。从本章的语言环境来看，孔子还是侧重于对君的要求，强调君应依礼待臣，还不似后来那样：即使君主无礼，臣下也应尽忠，以至于发展到不问是非的愚忠。

【原文】

3·20 子曰：“《关雎》(1)，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注释】

(1)《关雎》：雎，音 j ū。这是《诗经》的第一篇。此篇写一君子“追求”淑女，思念时辗转反侧，寤寐思之的忧思，以及结婚时钟鼓乐之琴瑟友之的欢乐。

【译文】

孔子说：“《关雎》这篇诗，快乐而不放荡，忧愁而不哀伤。”

【评析】

孔子对《关雎》一诗的这个评价，体现了他的“思无邪”的艺术观。《关雎》是写男女爱情、祝贺婚礼的诗，与“思无邪”本不相干，但孔子却从中认识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思想，认为无论哀与乐都不可过分，有其可贵的价值。

【原文】

3·21 哀公问社(1)于宰我，宰我(2)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3)。”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注释】

(1)社：土地神，祭祀土神的庙也称社。

(2)宰我：名予，字子我，孔子的学生。

(3)战栗：恐惧，发抖。

【译文】

鲁哀公问宰我，土地神的神主应该用什么树木，宰我回答：“夏朝用松树，商朝用柏树，周朝用栗子树。用栗子树的意思是说：使老百姓战栗。”孔子听到后说：“已经做过的事不用提了，已经完成的事不用再去劝阻了，已经过去的事也不必再追究了。”

【评析】

古时立国都要建立祭土神的庙，选用宜于当地生长的树木做土地神的牌位。宰我回答鲁哀公说，周朝用栗木做社主是为了“使民战栗”，孔子就不高兴了，因为宰我在这里讥讽了周天子，所以说了这一段话。

【原文】

3·22 子曰：“管仲(1)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2)，官事不摄(3)，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4)，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5)，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注释】

(1)管仲：姓管名夷吾，齐国人，春秋时期的法家先驱。齐桓公的宰相，辅助齐桓公成为诸侯的霸主，公元前645年死。

(2)三归：相传是三处藏钱币的府库。

(3)摄：兼任。

(4)树塞门：树，树立。塞门，在大门口筑的一道短墙，以别内外，相当于屏风、照壁等。

(5)反坫：坫，音 d i à n。古代君主招待别国国君时，放置献过酒的空杯子的土台。

【译文】

孔子说：“管仲这个人的器量真是狭小呀！”有人说：“管仲节俭吗？”孔子说：“他有三处豪华的藏金府库，他家里的管事也是一人一职而不兼任，怎么谈得上节俭呢？”那人又问：“那么管仲知礼吗？”孔子回答：“国君大门口设立照壁，管仲在大门口也设立照壁。国君同别国国君

举行会见时在堂上有放空酒杯的设备，管仲也有这样的设备。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还有谁不知礼呢？”

【评析】

在《论语》中，孔子对管子曾有数处评价。这里，孔子指出管仲一不节俭，二不知礼，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批评，出发点也是儒家一贯倡导的“节俭”和“礼制”。在另外的篇章里，孔子也有对管仲的肯定性评价。

【原文】

3·23 子语(1)鲁大师(2)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3)如也；从(4)之，纯(5)如也，皦(6)如也，绎(7)如也，以成。”

【注释】

(1)语：音 y ù，告诉，动词用法。

(2)大师：大，音 t à i 。大师是乐官名。

(3)翕：音 x ī。意为合、聚、协调。

(4)从：音 z ò n g，意为放纵、展开。

(5)纯：美好、和谐。

(6)皦：音 j i ǎ o，音节分明。

(7)绎：连续不断。

【译文】

孔子对鲁国乐官谈论演奏音乐的道理说：“奏乐的道理是可以知道的：开始演奏，各种乐器合奏，声音繁美；继续展开下去，悠扬悦耳，音节分明，连续不断，最后完成。”

【评析】

孔子对学生的教育内容极为丰富和全面，乐理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章反映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和音乐欣赏水平。

【原文】

3·24 仪封人(1)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2)。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3)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4)。”

【注释】

(1)仪封人：仪为地名，在今河南兰考县境内。封人，系镇守边疆的官。

(2)从者见之：随行的人见了他。

(3)丧：失去，这里指失去官职。

(4)木铎：木舌的铜铃。古代天子发布政令时摇它以召集听众。

【译文】

仪这个地方的长官请求见孔子，他说：“凡是君子到这里来，我从没有见不到的。”孔子的随从学生引他去见了孔子。他出来后（对孔子的学生们）说：“你们几位何必为没有官位而发愁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上天将以孔夫子为圣人来号令天下。”

【评析】

孔子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是十分有影响的人，尤其是在礼制方面，信服孔子的人很多，仪封人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见孔子之后，就认为上天将以孔夫子为圣人号令天下，可见对孔子是佩服至极了。

【原文】

3·25 子谓韶(1)：“尽美(2)矣，又尽善(3)也；”谓武(4)：“尽美矣，未尽美也。”

【注释】

- (1)韶：相传是古代歌颂虞舜的一种乐舞。
- (2)美：指乐曲的音调、舞蹈的形式而言。
- (3)善：指乐舞的思想内容而言的。
- (4)武：相传是歌颂周武王的一种乐舞。

【译文】

孔子讲到“韶”这一乐舞时说：“艺术形式美极

了，内容也很好。”谈到“武”这一乐舞时说：“艺术形式很美，但内容却差一些。”

【评析】

孔子在这里谈到对艺术的评价问题。他很重视艺术的形式美，更注意艺术内容的善。这是有明显政治标准的，不单是娱乐问题。

【原文】

3·26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译文】

孔子说：“居于执政地位的人，不能宽厚待人，行礼的时候不严肃，参加丧礼时也不悲哀，这种情况我怎么能看得下去呢？”

【评析】

孔子主张实行“德治”、“礼治”，这首先提出了对当政者的道德要求。倘为官执政者做不到“礼”所要求的那样，自身的道德修养不够，那这个国家就无法得到治理。当时社会上礼崩乐坏的局面，已经使孔子感到不能容忍了。

论语全篇 公冶长篇第五

【本篇引语】

本篇共计28章，内容以谈论仁德为主。在本篇里，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从各个侧面探讨仁德的特征。此外，本篇著名的句子有“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思而后行”等。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

【原文】

5·1 子谓公冶长(1)，“可妻也。虽在縲绁(2)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3)妻之。”

【注释】

(1)公冶长：姓公冶名长，齐国人，孔子的弟子。

(2)縲绁：音 l é i x i è，捆绑犯人用的绳索，这里借指牢狱。

(3)子：古时无论儿、女均称子。

【译文】

孔子评论公冶长说：“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被关在牢狱里，但这并不是他的罪过

呀。”于是，孔子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评析】

在这一章里，孔子对公冶长作了较高评价，但并未说明究竟公冶长做了哪些突出的事情，不过从本篇所谈的中心内容看，作为公冶长的老师，孔子对他有全面了解。孔子能把女儿嫁给他，那么公冶长至少应具备仁德。这是孔子一再向他的学生提出的要求。

【原文】

5·2 子谓南容(1)，“邦有道(2)，不废(3)；邦无道，免于刑戮(4)。”以其兄之子妻之。

【注释】

(1)南容：姓南宫名适（音 k u ò），字子容。孔子的学生，通称他为南容。

(2)道：孔子这里所讲的道，是说国家的政治符合最高的和最好的原则。

(3)废：废置，不任用。

(4)刑戮：刑罚。

【译文】

孔子评论南容说：“国家有道时，他有官做；国家无道时，他也可以免去刑戮。”于是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评析】

本章里，孔子对南容也作了比较高的评价，同样也没有讲明南容究竟有哪些突出的表现。当然，他能够把自己的侄女嫁给南容，也表明南容有较好的仁德。

【原文】

5·3 子谓子贱(1)，君子哉若人(2)，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3)。”

【注释】

(1)子贱：姓宓（音 f ú）名不齐，字子贱。生于公元前521年，比孔子小49岁。

(2)若人：这个，此人。

(3)斯焉取斯：斯，此。第一个“斯”指子贱，第二个“斯”字指子贱的品德。

【译文】

孔子评论子贱说：“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呀。如果鲁国没有君子的话，他是从哪里学到这种品德的呢？”

【评析】

孔子在这里称子贱为君子。这是第一个层次，但接下来说，鲁国如无君子，子贱也不可能学到君子的品德。言下之意，是说自己就是君

子，而子贱的君子之德是由他一手培养的。

【原文】

5·4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1)也。”

【注释】

(1)瑚璉：古代祭祀时盛粮食用的器具。

【译文】

子贡问孔子：“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你呀，好比一个器具。”子贡又问：“是什么器具呢？”孔子说：“是瑚璉。”

【评析】

孔子把子贡比作瑚璉，肯定子贡有一定的才能，因为瑚璉是古代祭器中贵重而华美的一种。但如果与上二章联系起来分析，可见孔子看不起子贡，认为他还没有达到“君子之器”那样的程度，仅有某一方面的才干。

【原文】

5·5 或曰：“雍(1)也仁而不佞(2)。”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3)，屡憎于人，不知其仁(4)。焉用佞？”

【注释】

(1)雍：姓冉名雍，字仲弓，生于公元前522

年，孔子的学生。

(2)佞：音 nìng，能言善辩，有口才。

(3)口给：言语便捷、嘴快话多。

(4)不知其仁：指有口才者有仁与否不可知。

【译文】

有人说：“冉雍这个人有仁德但不善辩。”孔子说：“何必要能言善辩呢？靠伶牙利齿和人辩论，常常招致别人的讨厌，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仁，但何必要能言善辩呢？”

【评析】

孔子针对有人对冉雍的评论，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只要有仁德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能言善辩，伶牙利齿，这两者在孔子观念中是对立的。善说的人肯定没有仁德，而有仁德者则不必有辩才。要以德服人，不以嘴服人。

【原文】

5·6 子使漆雕开(1)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2)。

【注释】

(1)漆雕开：姓漆雕名开，字子开，一说字子若，生于公元前540年，孔子的门徒。

(2)说：音 yuè，同“悦”。

【译文】

孔子让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回答说：“我对做官这件事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

【评析】

孔子的教育方针是“学而优则仕”，学到知识，就要去做官，他经常向学生灌输读书做官的思想，鼓励和推荐他们去做官。孔子让他的学生漆雕开去做官，但漆雕开感到尚未达到“学而优”的程度，急于做官还没有把握，他想继续学礼，晚点去做官，所以孔子很高兴。

【原文】

5·7 子曰：“道不行，乘桴(1)浮于海，从(2)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注释】

(1)桴：音 fū，用来过河的木筏子。

(2)从：跟随、随从。

【译文】

孔子说：“如果我的主张行不通，我就乘上木筏子到海外去。能跟从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听到这话很高兴。孔子说：“仲由啊，好勇超过了我，其他没有什么可取的才能。”

【评析】

孔子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极力推行他的礼制、德政主张。但他也担心自己的主张行不通，打算适当的时候乘筏到海外去。他认为子路有勇，可以跟随他一同前去，但同时又指出子路的不足乃在于仅有勇而已。

【原文】

5·8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1)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2)，百乘之家(3)，可使为之宰(4)也，不知其仁也。”“赤(5)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6)，可使与宾客(7)言也，不知其仁也。”

【注释】

(1)赋：兵赋，向居民征收的军事费用。

(2)千室之邑，邑是古代居民的聚居点，大致相当于后来城镇。有一千户人家的大邑。

(3)百乘之家：指卿大夫的采地，当时大夫有车百乘，是采地中的较大者。

(4)宰：家臣、总管。

(5)赤：姓公西名赤，字子华，生于公元前

509年，孔子的学生。

(6)束带立于朝：指穿着礼服立于朝廷。

(7)宾客：指一般客人和来宾。

【译文】

孟武伯问孔子：“子路做到了仁吧？”孔子说：“我不知道。”孟武伯又问。孔子说：“仲由嘛，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可以让他管理军事，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孟武伯又问：“冉求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冉求这个人，可以让他在一个有千户人家的公邑或有一百辆兵车的采邑里当总管，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孟武伯又问：“公西赤又怎么样呢？”孔子说：“公西赤嘛，可以让他穿着礼服，站在朝廷上，接待贵宾，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

【评析】

在这段文字中，孔子对自己的三个学生进行评价，其评价标准就是“仁”。他说，他们有的可以管理军事，有的可以管理内政，有的可以办理外交。在孔子看来，他们虽然各有自己的专长，但所有这些专长都必须服务于礼制、德治的政治需要，必须以具备仁德情操为前提。实际

上，他把“仁”放在更高的地位。

【原文】

5·9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1)？”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2)，赐也闻一以知二(3)。”子曰：“弗如也。吾与(4)女弗如也。”

【注释】

(1)愈：胜过、超过。

(2)十：指数的全体，旧注云：“一，数之数；十，数之终。”

(3)二：旧注云：“二者，一之对也。”

(4)与：赞同、同意。

【译文】

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两个相比，谁更好一些呢？”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他听到一件事就可以推知十件事；我呢，知道一件事，只能推知两件事。”孔子说：“是不如他呀，我同意你说的，是不如他。”

【评析】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勤于学习，而且肯独立思考，能做到闻一知十，推知全体，融汇贯通。所以，孔子对他大加赞扬。而

且，希望他的其他弟子都能像颜回那样，刻苦学习，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在学业上尽可能地事半功倍。

【原文】

5·10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1)之墙不可朽(2)也，于予与何诛(3)！”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4)改是。”

【注释】

(1)粪土：腐土、脏土。

(2)朽：音 wū，抹墙用的抹子。这里指用抹子粉刷墙壁。

(3)诛：意为责备、批评。

(4)与：语气词。

【译文】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无法雕刻，粪土垒的墙壁无法粉刷。对于宰予这个人，责备还有什么用呢？”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是听了他说的话便相信了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了他讲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在宰予这里我改变了观察人的方法。”

【评析】

孔子的学生宰予白天睡觉，孔子对他大加非难。这件事并不似表面所说的那么简单。结合前后篇章有关内容可以看出，宰予对孔子学说存有异端思想，所以受到孔子斥责。此外，孔子在这里还提出判断一个人的正确方法，即听其言而观其行。

【原文】

5·11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枋(1)。”子曰：“枋也欲，焉得刚？”

【注释】

(1)申枋：枋，音 c h é n g 。姓申名枋，字周，孔子的学生。

【译文】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有人回答说：“申枋就是刚强的。”孔子说：“申枋这个人欲望太多，怎么能刚强呢？”

【评析】

孔子向来认为，一个人的欲望多了，他就会违背周礼。从这一章来看，人的欲望过多不仅做不到“义”，甚至也做不到“刚”。孔子不普遍地反对人们的欲望，但如果想成为有崇高理想的君子，那就要舍弃各种欲望，一心向道。

【原文】

5·12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译文】

子贡说：“我不愿别人强加于我的事，我也不愿强加在别人身上。”孔子说：“赐呀，这就不是你所能做到的了。”

【原文】

5·13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1)，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2)与天道(3)，不可得而闻也。”

【注释】

(1)文章：这里指孔子传授的诗书礼乐等。

(2)性：人性。《阳货篇》第十七中谈到性。

(3)天道：天命。《论语》书中孔子多处讲到天和命，但不见有孔子关于天道的言论。

【译文】

子贡说：“老师讲授的礼、乐、诗、书的知识，依靠耳闻是能够学到的；老师讲授的人性和天道的理论，依靠耳闻是不能够学到的。”

【评析】

在子贡看来，孔子所讲的礼乐诗书等具体知

识是有形的，只靠耳闻就可以学到了，但关于人性与天道的理论，深奥神秘，不是通过耳闻就可以学到的，必须从事内心的体验，才有可能把握得住。

【原文】

5·14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译文】

子路在听到一条道理但没有能亲自实行的时候，惟恐又听到新的道理。

【原文】

5·15 子贡问曰：“孔文子(1)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2)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注释】

(1)孔文子：卫国大夫孔圉（音 yǔ），“文”是谥号，“子”是尊称。

(2)敏：敏捷、勤勉。

【译文】

子贡问道：“为什么给孔文子一个‘文’的谥号呢？”孔子说：“他聪敏勤勉而好学，不以向他地位卑下的人请教为耻，所以给他谥号叫‘文’。”

【评析】

本章里，孔子在回答子贡提问时讲到“不耻下问”的问题。这是孔子治学一贯应用的方法。“敏而好学”，就是勤敏而兴趣浓厚地发愤学习。“不耻下问”，就是不仅听老师、长辈的教导，向老师、长辈求教，而且还求教于一般看来不如自己知识多的一切人，而不以这样做为可耻。孔子“不耻下问”的表现：一是就近学习自己的学生们，即边教边学，这在《论语》书中有多处记载。二是学于百姓，在他看来，群众中可以学的东西很多，这同样可从《论语》书中找到许多根据。他提倡的“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对后世文人学士产生了深远影响。

【原文】

5·16 子谓子产(1)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注释】

(1)子产：姓公孙名侨，字子产，郑国大夫，做过正卿，是郑穆公的孙子，为春秋时郑国的贤相。

【译文】

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君子的四种道

德：“他自己行为庄重，他事奉君主恭敬，他养护百姓有恩惠，他役使百姓有法度。”

【评析】

本章孔子讲的君子之道，就是为政之道。子产在郑简公、郑定公之时执政22年。其时，于晋国当悼公、平公、昭公、顷公、定公五世，于楚国当共王、康王、赧敖、灵王、平王五世，正是两国争强、战乱不息的时候。郑国地处要冲，而周旋于这两大国之间，子产却能不低声下气，也不妄自尊大，使国家得到尊敬和安全，的确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孔子对子产的评价甚高，认为治国安邦就应当具有子产的这四种道德。

【原文】

5·17 子曰：“晏平仲(1)善与人交，久而敬之(2)。”

【注释】

(1)晏平仲：齐国的贤大夫，名婴。《史记》卷六十二有他的传。“平”是他的谥号。

(2)久而敬之：“之”在这里指代晏平仲。

【译文】

孔子说：“晏平仲善于与人交朋友，相识久

了，别人仍然尊敬他。”

【评析】

孔子在这里称赞齐国大夫晏婴，认为他与人为善，能够获得别人对他的尊敬，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这里一方面是对晏婴的称赞，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他的学生，向晏婴学习，做到“善与人交”，互敬互爱，成为有道德的人。

【原文】

5·18 子曰：“臧文仲(1)居蔡(2)，山节藻梲(3)，何如其知也！”

【注释】

(1)臧文仲：姓臧孙名辰，“文”是他的谥号。因不遵守周礼，被孔子指责为“不仁”、“不智”。

(2)蔡：国君用以占卜的大龟。蔡这个地方产龟，所以把大龟叫做蔡。

(3)山节藻梲：节，柱上的斗拱。梲，音 z h u ō，房梁上的短柱。把斗拱雕成山形，在梲上绘以水草花纹。这是古时装饰天子宗庙的做法。

【译文】

孔子说：“臧文仲藏了一只大龟，藏龟的屋子斗拱雕成山的形状，短柱上画以水草花纹，他这个人怎么能算是有智慧呢？”

【评析】

臧文仲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智者”，但他对礼则并不在意。他不顾周礼的规定，竟然修建了藏龟的大屋子，装饰成天子宗庙的式样，这在孔子看来就是“越礼”之举了。所以，孔子指责他“不仁”、“不智”。

【原文】

5·19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1)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2)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3)弑(4)齐君(5)，陈子文(6)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注释】

(1)令尹子文：令尹，楚国的官名，相当于宰相。子文是楚国的著名宰相。

(2)三已：三，指多次。已，罢免。

(3)崔文：齐国大夫崔杼（音 z h ù）曾杀死齐庄公，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应。

(4)弑：地位在下的人杀了地位在上的人。

(5)齐君：即指被崔杼所杀的齐庄公。

(6)陈文子：陈国的大夫，名须无。

【译文】

子张问孔子说：“令尹子文几次做楚国宰相，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几次被免职，也没有显出怨恨的样了。（他每一次被免职）一定把自己的一切政事全部告诉给来接任的新宰相。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可算得是忠了。”子张问：“算得上仁了吗？”孔子说：“不知道。这怎么能算得仁呢？”（子张又问：）“崔杼杀了他的君主齐庄公，陈文子家有四十匹马，都舍弃不要了，离开了齐国，到了另一个国家，他说，这里的执政者也和我们齐国的大夫崔子差不多，就离开了。到了另一个国家，又说，这里的执政者也和我们的大夫崔子差不多，又离开了。这个人你看怎么样？”孔子说：“可算得上清高了。”子张说：“可说是仁了吗？”孔子说：“不知道。这怎么能算得仁呢？”

【评析】

孔子认为，令尹子文和陈文子，一个忠于君主，算是尽忠了；一个不与逆臣共事，算是清高

了，但他们两人都还算不上仁。因为在孔子看来，“忠”只是仁的一个方面，“清”则是为维护礼而献身的殉道精神。所以，仅有忠和清高还是远远不够的。

【原文】

5·20 季文子(1)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2)可矣。”

【注释】

(1)季文子：即季孙行父，鲁成公、鲁襄公时任正卿，“文”是他的谥号。

(2)斯：就。

【译文】

季文子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多次。孔子听到了，说：“考虑两次也就行了。”

【评析】

凡事三思，一般总是利多弊少，为什么孔子听说以后，并不同意季文子的这种做法呢？有人说：“文子生平盖祸福利害之计太明，故其美恶两不相掩，皆三思之病也。其思之至三者，特以世故太深，过为谨慎；然其流弊将至利害徇一己之私矣。”（官懋庸：《论语稽》）当时季文子做事过于谨慎，顾虑太多，所以就会发生各种弊

病。从某个角度看，孔子的话也不无道理。

【原文】

5·21 子曰：“宁武子(1)，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2)，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注释】

(1)宁武子：姓宁名俞，卫国大夫，“武”是他的谥号。

(2)愚：这里是装傻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有道时，他就显得聪明，当国家无道时，他就装傻。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得到，他的那种装傻别人就做不到了。”

【评析】

宁武子是一个处世为官有方的大夫。当形势好转，对他有利时，他就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智慧，为卫国的政治竭力尽忠。当形势恶化，对他不利时，他就退居幕后或处处装傻，以便等待时机。孔子对宁武子的这种做法，基本取赞许的态度。

【原文】

5·22 子在陈(1)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

子(2)狂简(3)，斐然(4)成章，不知所以裁(5)之。”

【注释】

(1)陈：古国名，大约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一带。

(2)吾党之小子：古代以500家一为党。吾党意即我的故乡。小子，指孔子在鲁国的学生。

(3)狂简：志向远大但行为粗率简单。

(4)斐然：斐，音 fěi，有文彩的样子。

(5)裁：裁剪，节制。

【译文】

孔子在陈国说：“回去吧！回去吧！家乡的学生有远大志向，但行为粗率简单；有文彩但还不知道怎样来节制自己。”

【评析】

孔子说这段话时，正当鲁国季康子执政，欲召冉求回去，协助办理政务。所以，孔子说回去吧，去为官从政，实现他们的抱负。但同时又指出他在鲁国的学生尚存在的问题：行为粗率简单，还不知道怎样节制自己，这些还有待于他的教养。

【原文】

5·23 子曰：“伯夷叔齐(1)不念旧恶(2)，怨是

用希(3)。”

【注释】

(1)伯夷、叔齐：殷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死后，二人互相让位，都逃到周文王那里。周武王起兵伐纣，他们认为这是以臣弑君，是不忠不孝的行为，曾加以拦阻。周灭商统一天下后，他们以吃周朝的粮食为耻，逃进深山中以野草充饥，饿死在首阳山中。

(3)希：同稀。

【译文】

孔子说：“伯夷、叔齐两个人不记人家过去的仇恨，（因此，别人对他们的）怨恨因此也就少了。”

【评析】

这一章里，孔子主要称赞的是伯夷叔齐的“不念旧恶”。伯夷、叔齐认为周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既反对周武王，又反对殷纣王，但为了维护君臣之礼，他还是阻拦武王伐纣，最后因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上。孔子则从伯夷、叔齐不记别人旧怨的角度，对他们加以称赞，因此别人也就不记他们的旧怨了。孔子用这样一个

故事讲述了为人处世应有的态度。

【原文】

5·24 子曰：“孰谓微生高(1)直？或乞醢(2)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注释】

(1)微生高：姓微生名高，鲁国人。当时人认为他为直率。

(2)醢：音 x ī，即醋。

【译文】

孔子说：“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直率？有人向他讨点醋，他（不直说没有，却暗地）到他邻居家里讨了点给人家。”

【评析】

微生高从邻居家讨醋给来讨醋的人，并不直说自己没有，对此，孔子认为他并不直率。但在另外的篇章里孔子却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而且加以提倡，这在他看来，就不是什么“不直”了。对于这种“不直”，孔子只能用父慈子孝来加以解释了。

【原文】

5·25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1)，左丘明(2)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

亦耻之。”

【注释】

(1)足恭：一说是两只脚做出恭敬逢迎的姿态来讨好别人；另一说是过分恭敬。这里采用后说。

(2)左丘明：姓左丘名明，鲁国人，相传是《左传》一书的作者。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好看的脸色，摆出逢迎的姿式，低三下四地过分恭敬，左丘明认为这种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把怨恨装在心里，表面上却装出友好的样子，左丘明认为这种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评析】

孔子反感“巧言令色”的作法，这在《学而》篇中已经提及。他提倡人们正直、坦率、诚实，不要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这符合孔子培养健康人格的基本要求。这种思想在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意义，对那些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人，有很强的针对性。

【原文】

5·26 颜渊、季路侍(1)。子曰：“盍(2)各言尔

志。”子路曰：“原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3)善，无施劳(4)。”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5)。”

【注释】

(1)侍：服侍，站在旁边陪着尊贵者叫侍。

(2)盍：何不。

(3)伐：夸耀。

(4)施劳：施，表白。劳，功劳。

(5)少者怀之：让少者得到关怀。

【译文】

颜渊、子路两人侍立在孔子身边。孔子说：“你们何不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说：“愿意拿出自己的车马、衣服、皮袍，同我的朋友共同使用，用坏了也不抱怨。”颜渊说：“我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向孔子说：“愿意听听您的志向。”孔子说：“（我的志向是）让年老的安心，让朋友们信任我，让年轻的子弟们得到关怀。”

【评析】

在这一章里，孔子及其弟子们自述志向，主要谈的还是个人道德修养及人为处世的态度。孔

子重视培养“仁”的道德情操，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和学生。从本段里，可以看出，只有孔子的志向最接近于“仁德”。

【原文】

5·27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译文】

孔子说：“完了，我还没有看见过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而又能从内心责备自己的人。”

【评析】

古往今来，人们往往能够一眼看到别人的错误与缺点，却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即使有人明知自己有错，也因顾及面子或其他原因而拒绝承认错误，更谈不上从内心去责备自己了。甚至有的人，自己犯了错误，不去认真检查自己，反而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这是一种十足的伪君子。孔子说他没有见过有自知之明、有错即改的人。其实，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我们见到的伪君子这种人还少吗？

【原文】

5·28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译文】

孔子说：“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有像我这样讲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那样好学罢了。”

【评析】

孔子是一个十分坦率直爽的人，他认为自己的忠信并不是最突出的，因为在只有10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就有像他那样讲求忠信的人。但他坦言自己非常好学，表明他承认自己的德性和才能都是学来的，并不是“生而知之。”这就从一个角度了解了孔子的基本精神。

论语全篇 述而篇第七

【本篇引语】

本篇共包括38章，也是学者们在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时引述较多的篇章之一。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三人行必有我师”；“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本章提出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学习态度，孔子对仁德等重要道德范畴的进一步阐释，以及孔子的其他思想主张。

【原文】

7·1 子曰：“述而不作(1)，信而好古，窃(2)比于我老彭(3)。”

【注释】

(1)述而不作：述，传述。作，创造。

(2)窃：私，私自，私下。

(3)老彭：人名，但究竟指谁，学术界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殷商时代一位“好述古事”的“贤大夫”；有的说是老子和彭祖两个人，有的说是殷商时代的彭祖。

【译文】

孔子说：“只阐述而不创作，相信而且喜好古代的东西，我私下把自己比做老彭。”

【评析】

在这一章里，孔子提出了“述而不作”的原则，这反映了孔子思想上保守的一面。完全遵从“述而不作”的原则，那么对古代的东西只能陈陈相因，就不再会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这种思想在汉代以后开始形成古文经学派，“述而不作”的治学方式，对于中国人的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局限作用。

【原文】

7·2 子曰：“默而识(1)之，学而不厌，诲(2)人不倦，何有于我哉(3)？”

【注释】

(1)识：音 z h i，记住的意思。

(2)诲：教诲。

(3)何有于我哉：对我有什么难呢？

【译文】

孔子说：“默默地记住（所学的知识），学习不觉得厌烦，教人不知道疲倦，这对我能有什么困难呢？”

【评析】

这一章紧接前一章的内容，继续谈论治学的方法问题。前面说他本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章则说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反映了孔子教育方法的一个侧面。这对中国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在今天，我们仍在宣传他的这一教育学说。

【原文】

7·3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¹⁾，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注释】

(1)徙：音 xǐ，迁移。此处指靠近义、做到义。

【译文】

孔子说：“（许多人）对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到义不能去做，有了不善的事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事情。”

【评析】

春秋末年，天下大乱。孔子慨叹世人不能自见其过而自责，对此，他万分忧虑。他把道德修养、读书学习和知错即改三个方面的问题相提并论，在他看来，三者之间也有内在联系，因为进

行道德修养和学习各种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及时改正自己的过失或“不善”，只有这样，修养才可以完善，知识才可以丰富。

【原文】

7·4 子之燕居(1)，申申(2)如也；夭夭(3)如也。

【注释】

(1)燕居：安居、家居、闲居。

(2)申申：衣冠整洁。

(3)夭夭：行动迟缓、斯文和舒和的样子。

【译文】

孔子闲居在家里的时候，衣冠楚楚，仪态温和舒畅，悠闲自在。

【原文】

7·5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

【注释】

(1)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鲁国国君的始祖，传说是西周典章制度的制定者，他是孔子所崇拜的所谓“圣人”之一。

【译文】

孔子说：“我衰老得很厉害了，我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

【评析】

周公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孔子自称他继承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道统，肩负着光大古代文化的重任。这句话，表明了孔子对周公的崇敬和思念，也反映了他对周礼的崇拜和拥护。

【原文】

7·6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1)，依于仁，游于艺(2)。”

【注释】

(1)德：旧注云：德者，得也。能把道贯彻到自己心中而不失掉就叫德。

(2)艺：艺指孔子教授学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都是日常所用。

【译文】

孔子说：“以道为志向，以德为根据，以仁为凭藉，活动于（礼、乐等）六艺的范围之中。”

【评析】

《礼记·学记》曾说：“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及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这个解释阐明了这里所谓的“游于艺”的意思。孔子培养学生，就是以仁、德为纲领，以六艺为基本，使学生能够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

【原文】

7·7 子曰：“自行束脩(1)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注释】

(1)束脩：脩，音 x i ū，干肉，又叫脯。束脩就是十条干肉。孔子要求他的学生，初次见面时要拿十余干肉作为学费。后来，就把学生送给老师的学费叫做“束脩”。

【译文】

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余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

【评析】

这一章中孔子所说的这段话，表明了他诲人不倦的精神，也反映了他“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过去有人说，既然要交十束干肉作学费，那

必定是中等以上的人家之子弟才有入学的可能，贫穷人家自然是交不出十束干肉来的，所以孔子的“有教无类”只停留在口头上，在社会实践中根本不可能推行。用这种推论否定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过于理想化和幼稚。在任何社会里，要做到完全彻底的有教无类，恐怕都有相当难度，这要归之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

【原文】

7·8 子曰：“不愤(1)不启，不悱(2)不发。举一隅(3)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注释】

(1)愤：苦思冥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样子。

(2)悱：音 fěi，想说又不能明确说出来的样子。

(3)隅：音 yǔ，角落。

【译文】

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出来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方面的东西，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的东西，那就不再教他了。”

【评析】

在《雍也》一篇第21章中，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一章继续谈他的教育方法问题。在这里，他提出了“启发式”教学的思想。从教学方面而言，他反对“填鸭式”、“满堂灌”的作法。要求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这是符合教学基本规律的，而且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今天教学过程中仍可以加以借鉴。

【原文】

7·9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译文】

孔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不曾吃饱过。

【原文】

7·10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译文】

孔子在这一天为吊丧而哭泣，就不再唱歌。

【原文】

7·11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1)，惟我与尔有是夫(2)！”子路曰：“子行三军(3)，则谁与(4)？”子曰：“暴虎(5)冯河(6)，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7)。好谋而成

者也。”

【注释】

(1)舍之则藏：舍，舍弃，不用。藏，隐藏。

(2)夫：语气词，相当于“吧”。

(3)三军：是当时大国所有的军队，每军约一万二千五百人。

(4)与：在一起的意思。

(5)暴虎：空拳赤手与老虎进行搏斗。

(6)冯河：无船而徒步过河。

(7)临事不惧：惧是谨慎、警惕的意思。遇到事情便格外小心谨慎。

【译文】

孔子对颜渊说：“用我呢，我就去干；不用我，我就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到这样吧！”子路问孔子说：“老师您如果统帅三军，那么您和谁在一起共事呢？”孔子说：“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会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在一起共事的。我要找的，一定要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人。”

【评析】

孔子在本章提出不与“暴虎冯河，死而无

悔”的人在一起去统帅军队。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人虽然视死如归，但有勇无谋，是不能成就大事的。“勇”是孔子道德范畴中的一个德目，但勇不是蛮干，而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人，这种人智勇兼有，符合“勇”的规定。

【原文】

7·12 子曰：“富(1)而可求(2)也；虽执鞭之士(3)，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注释】

(1)富：指升官发财。

(2)求：指合于道，可以去求。

(3)执鞭之士：古代为天子、诸侯和官员出入时手执皮鞭开路的人。意思指地位低下的职事。

【译文】

孔子说：“如果富贵合乎于道就可以去追求，虽然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去做。如果富贵不合于道就不必去追求，那就还是按我的爱好去干事。”

【评析】

孔子在这里又提到富贵与道的关系问题。只要合乎于道，富贵就可以去追求；不合乎于道，富贵就不能去追求。那么，他就去做自己喜欢做

的事情。从此处可以看到，孔子不反对做官，不反对发财，但必须符合于道，这是原则问题，孔子表明自己不会违背原则去追求富贵荣华。

【原文】

7·13 子之所慎：齐(1)、战、疾。

【注释】

(1)齐：同斋，斋戒。古人在祭祀前要沐浴更衣，不吃荤，不饮酒，不与妻妾同寝，整洁身心，表示虔诚之心，这叫做斋戒。

【译文】

孔子所谨慎小心对待的是斋戒、战争和疾病这三件事。

【原文】

7·14 子在齐闻《韶》(1)，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注释】

(1)《韶》：舜时古乐曲名。

【译文】

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有很长时间尝不出肉的滋味，他说，“想不到《韶》乐的美达到了这样迷人的地步。”

【评析】

《韶》乐是当时流行于贵族当中的古乐。孔子对音乐很有研究，音乐鉴赏能力也很强，他听了《韶》乐以后，在很长时间内品尝不出肉的滋味，这当然是一种形容的说法，但他欣赏古乐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也说明了他在音乐方面的高深造诣。

【原文】

7·15 冉有曰：“夫子为(1)卫君(2)乎？”子贡曰：“诺(3)，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注释】

(1)为：这里是帮助的意思。

(2)卫君：卫出公辄，是卫灵公的孙子。公元前492年—前481年在位。他的父亲因谋杀南子而被卫灵公驱逐出国。灵公死后，辄被立为国君，其父回国与他争位。

(3)诺：答应说法。

【译文】

冉有（问子贡）说：“老师会帮助卫国的国

君吗？”子贡说：“嗯，我去问他。”于是就进去问孔子：“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子贡又）问：“他们有怨恨吗？”（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到了仁，为什么又怨恨呢？”（子贡）出来（对冉有）说：“老师不会帮助卫君。”

【评析】

卫国国君辄即位后，其父与其争夺王位，这件事恰好与伯夷、叔齐两兄弟互相让位形成鲜明对照。这里，孔子赞扬伯夷、叔齐，而对卫出公父子违反等级名分极为不满。孔子对这两件事给予评价的标准就是符不符合礼。

【原文】

7·16 子曰：“饭疏食(1)饮水，曲肱(2)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注释】

(1)饭疏食，饭，这里是“吃”的意思，作动词。疏食即粗粮。

(2)曲肱：肱，音 gōng，胳膊，由肩至肘的部位。曲肱，即弯着胳膊。

【译文】

孔子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

【评析】

孔子极力提倡“安贫乐道”，认为有理想、有志向的君子，不会总是为自己的吃穿住而奔波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可以说是乐在其中。同时，他还提出，不符合于道的富贵荣华，他是坚决不予接受的，对待这些东西，如天上的浮云一般。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古代的知识分子，也为一般老百姓所接受。

【原文】

7·17 子曰：“加(1)我数年，五十以学易(2)，可以无大过矣。”

【注释】

(1)加：这里通“假”字，给予的意思。

(2)易：指《周易》，古代占卜用的一部书。

【译文】

孔子说：“再给我几年时间，到五十岁学习《易》，我便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

【评析】

孔子自己说，“五十而知天命”，可见他把学《易》和“知天命”联系在一起。他主张认真研究《易》，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天命”。《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他非常喜欢读《周易》，曾把穿竹简的皮条翻断了很多次。这表明孔子活到老、学到老的刻苦钻研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原文】

7·18 子所雅言(1)，《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注释】

(1)雅言：周王朝的京畿之地在今陕西地区，以陕西语音为标准音的周王朝的官话，在当时被称作“雅言”。孔子平时谈话时用鲁国的方言，但在诵读《诗》、《书》和赞礼时，则以当时陕西语音为准。

【译文】

孔子有时讲雅言，读《诗》、念《书》、赞礼时，用的都是雅言。

【原文】

7·19 叶公(1)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

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2)。”

【注释】

(1)叶公：叶，音 s h è。叶公姓沈名诸梁，楚国的大夫，封地在叶城（今河南叶县南），所以叫叶公。

(2)云尔：云，代词，如此的意思。尔同耳，而已，罢了。

【译文】

叶公向子路问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不答。孔子（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说，他这个人，发愤用功，连吃饭都忘了，快乐得把一切忧虑都忘了，连自己快要老了都不知道，如此而已。”

【评析】

这一章里孔子自述其心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连自己老了都觉察不出来。孔子从读书学习和各种活动中体味到无穷乐趣，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者，他不为身旁的小事而烦恼，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原文】

7·20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译文】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的东西，勤奋敏捷地去求得知识的人。”

【评析】

在孔子的观念当中，“上智”就是“生而知之者”，但他却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他之所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在于他爱好古代的典章制度和文献图书，而且勤奋刻苦，思维敏捷。这是他总结自己学习与修养的主要特点。他这么说，是为了鼓励他的学生发愤努力，成为各方面的有用人才。

【原文】

7·21 子不语怪、力、乱、神。

【译文】

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变乱、鬼神。

【评析】

孔子大力提倡“仁德”、“礼治”等道德观念，从《论语》书中，很少见到孔子谈论怪异、暴力、变乱、鬼神，如他“敬鬼神而远之”等。但也不是绝对的。他偶尔谈及这些问题时，都是有条件的，有特定环境的。

【原文】

7·22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译文】

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路，其中必定有人可以作我的老师。我选择他善的品德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地方就作为借鉴，改掉自己的缺点。”

【评析】

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受到后代知识分子的极力赞赏。他虚心向别人学习的精神十分可贵，但更可贵的是，他不仅要以善者为师，而且以不善者为师，这其中包含有深刻的哲理。他的这段话，对于指导我们处事待人、修身养性、增长知识，都是有益的。

【原文】

7·23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1)其如予何？”

【注释】

(1)桓魋：魋，音 t u í，任宋国主管军事行政的官——司马，是宋桓公的后代。

【译文】

孔子说：“上天把德赋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评析】

公元前492年，孔子从卫国去陈国时经过宋国。桓魋听说以后，带兵要去害孔子。当时孔子正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周礼的仪式，桓魋砍倒大树，而且要杀孔子，孔子连忙在学生保护下，离开了宋国，在逃跑途中，他说了这句话。他认为，自己是有仁德的人，而且是上天把仁德赋予了他，所以桓魋对他无可奈何的。

【原文】

7·24 子曰：“二三子(1)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注释】

(1)二三子：这里指孔子的学生们。

【译文】

孔子说：“学生们，你们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的吗？我是丝毫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什么事不是和你们一起干的。我孔丘就是这样的人。”

【原文】

7·25 子以四教：文(1)、行(2)、忠(3)、信

(4)。

【注释】

(1)文：文献、古籍等。

(2)行：指德行，也指社会实践方面的内容。

(3)忠：尽己之谓忠，对人尽心竭力的意思。

(4)信：以实之谓信。诚实的意思。

【译文】

孔子以文、行、忠、信四项内容教授学生。

【评析】

本章主要讲孔子教学的内容。当然，这仅是他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并不包括全部内容。孔子注重历代古籍、文献资料的学习，但仅有书本知识还不够，还要重视社会实践活动，所以，从《论语》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经常带领他的学生周游列国，一方面向各国统治者进行游说，一方面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但书本知识和实践活动仍不够，还要养成忠、信的德行，即对待别人的忠心和与人交际的信实。概括起来讲，就是书本知识，社会实践和道德修养三个方面。

【原文】

7·26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

子者，斯(1)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2)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3)而为泰(4)，难乎有恒矣。”

【注释】

(1)斯：就。

(2)恒：指恒心。

(3)约：穷困。

(4)泰：这里是奢侈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圣人我是不可能看到了，能看到君子，这就可以了。”孔子又说：“善人我不可能看到了，能见到始终如一（保持好的品德的）人，这就可以了。没有却装作有，空虚却装作充实，穷困却装作富足，这样的人是难于有恒心（保持好的品德）的。”

【评析】

对于春秋末期社会“礼崩乐坏”的状况，孔子似乎感到一种绝望，因为他认为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难以找到他观念中的“圣人”、“善人”，而那些“虚而为盈，约而为泰”的人却比比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能看到“君子”、“有恒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原文】

7·27 子钓而不纲(1)，弋(2)不射宿(3)。

【注释】

(1)纲：大绳。这里作动词用。在水面上拉一根大绳，在大绳上系许多鱼钩来钓鱼，叫纲。

(2)弋：音 yì，用带绳子的箭来射鸟。

(3)宿：指归巢歇宿的鸟儿。

【译文】

孔子只用（有一个鱼钩）的钓竿钓鱼，而不用（有许多鱼钩的）大绳钓鱼。只射飞鸟，不射巢中歇宿的鸟。

【评析】

其实，只用有一个鱼钩的钓竿钓鱼和用网捕鱼，和只用箭射飞行中的鸟与射巢中之鸟从实质上并无区别。孔子的这种做法，只不过表白他自己的仁德之心罢了。

【原文】

7·28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译文】

孔子说：“有这样一种人，可能他什么都不懂却在那里凭空创造，我却没有这样做过。多听，选择其中好的来学习；多看，然后记在心里，这是次一等的智慧。”

【评析】

本章里，孔子提出对自己所不知的东西，应该多闻、多见，努力学习，反对那种本来什么都不懂，却在那里凭空创造的做法。这是他对对自己的要求，同时也要求他的学生这样做。

【原文】

7·29 互乡⁽¹⁾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²⁾其进⁽³⁾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⁴⁾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⁵⁾也。”

【注释】

(1)互乡：地名，具体所在已无可考。

(2)与：赞许。

(3)进、退：一说进步、退步；一说进见请教，退出以后的作为。

(4)洁己：洁身自好，努力修养，成为有德之人。

(5)不保其往：保，一说担保，一说保守。往，一说过去，一说将来。

【译文】

（孔子认为）很难与互乡那个地方的人谈话，但互乡的一个童子却受到了孔子的接见，学生们都感到迷惑不解。孔子说：“我是肯定他的进步，不是肯定他的倒退。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改正了错误以求进步，我们肯定他改正错误，不要死抓住他的过去不放。”

【评析】

孔子时常向各地的人们宣传他的思想主张。但在互乡这个地方，就有些行不通了。所以他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孔子“诲人不倦”的态度，而且他认为不应死抓着过去的错误不放。

【原文】

7·30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译文】

孔子说：“仁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只要我想达到仁，仁就来了。”

【评析】

从本章孔子的言论来看，仁是人天生的本

性，因此为仁就全靠自身的努力，不能依靠外界的力量，“我欲仁，斯仁至矣。”这种认识的基础，仍然是靠道德的自觉，要经过不懈的努力，就有可能达到仁。这里，孔子强调了人进行道德修养的主观能动性，有其重要意义。

【原文】

7·31 陈司败(1)问：“昭公(2)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3)巫马期(4)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5)，君子亦党乎？君取(6)于吴，为同姓(7)，谓之吴孟子(8)。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注释】

(1)陈司败：陈国主管司法的官，姓名不详，也有人说是齐国大夫，姓陈名司败。

(2)昭公：鲁国的君主，名恊，音 c h ó u，公元前541—前510年在位。“昭”是谥号。

(3)揖：做揖，行拱手礼。

(4)巫马期：姓巫马名施，字子期，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30岁。

(5)党：偏袒、包庇的意思。

(6)取：同娶。

(7)为同姓：鲁国和吴国的国君同姓姬。周礼规定：同姓不婚，昭公娶同姓女，是违礼的行为。

(8)吴孟子：鲁昭公夫人。春秋时代，国君夫人的称号，一般是她出生的国名加上她的姓，但因她姓姬，故称为吴孟子，而不称吴姬。

【译文】

陈司败问：“鲁昭公懂得礼吗？”孔子说：“懂得礼。”孔子出来后，陈司败向巫马其作了个揖，请他走近自己，对他说：“我听说，君子是没有偏私的，难道君子还包庇别人吗？鲁君在吴国娶了一个同姓的女子为做夫人，是国君的同姓，称她为吴孟子。如果鲁君算是知礼，还有谁不知礼呢？”巫马期把这句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真是幸运。如果有错，人家一定会知道。”

【评析】

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夫人，违反了礼的规定，而孔子却说他懂礼。这表明孔子的确在为鲁昭公袒护，即“为尊者讳”。孔子以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为最高原则，所以他自身出现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又不得不自嘲似地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事实上，他已经承认

偏袒鲁昭公是自己的过错，只是无法解决这个矛盾而已。

【原文】

7·32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译文】

孔子与别人一起唱歌，如果唱得好，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然后和他一起唱。

【原文】

7·33 子曰：“文，莫(1)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注释】

莫：约摸、大概、差不多。

【译文】

孔子说：“就书本知识来说，大约我和别人差不多，做一个身体力行的君子，那我还没有做到。”

【评析】

对于“文，莫吾犹人也”一句，在学术界还有不同解释。有的说此句意为：“讲到书本知识我不如别人”；有的说此句应为：“勤勉我是能和别人相比的。”我们这里采用了“大约我和别人差不多”这样的解释。他从事教育，既要给学生传授

书本知识，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他说自己在身体力行方面，还没有取得君子的成就，希望自己和学生们尽可能地从这个方面再作努力。

【原文】

7·34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¹⁾为之⁽²⁾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³⁾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注释】

(1)抑：折的语气词，“只不过是”的意思。

(2)为之：指圣与仁。

(3)云尔：这样说。

【译文】

孔子说：“如果说到圣与仁，那我怎么敢当！不过（向圣与仁的方向）努力而不感厌烦地做，教诲别人也从不感觉疲倦，则可以这样说的。”公西华说：“这正是我们学不到的。”

【评析】

本篇第2章里，孔子已经谈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本章又说到“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的问题，其实是一致。他感到，说起圣与仁，他自己还不敢当，但朝这个方向努力，他会不厌其烦地去做，而同时，他也不感疲倦地教诲别人。这是

他的由衷之言。仁与不仁，其基础在于好学不好学，而学又不能停留在口头上，重在能行。所以学而不厌，为之不厌，是相互关联、基本一致的。

【原文】

7·35 子疾病(1)，子路请祷(2)。子曰：“有诸(3)？”子路对曰：“有之。《诔》(4)曰：‘祷尔于上下神祇(5)。’”子曰：“丘之祷久矣。”

【注释】

(1)疾病：疾指有病，病指病情严重。

(2)请祷：向鬼神请求和祷告，即祈祷。

(3)有诸：诸，“之于”的合音。意为：有这样的事吗。

(4)《诔》：音 lěi，祈祷文。

(5)神祇：祇：音 qí，古代称天神为神，地神为祇。

【译文】

孔子病情严重，子路向鬼神祈祷。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说：“有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地神灵祈祷。’”孔子说：“我很久以来就在祈祷了。”

【评析】

孔子患了重病，子路为他祈祷，孔子对此举并不加以反对，而且说自己已经祈祷很久了。对于这段文字怎么理解？有人认为，孔子本人也向鬼神祈祷，说明他是一个非常迷信天地神灵的人；也有人说，他已经向鬼神祈祷很久了，但病情却未见好转，表明他对鬼神抱有怀疑态度，说孔子认为自己平素言行并无过错，所以祈祷对他无所谓。这两种观点，请读者自己去仔细品评。

【原文】

7·36 子曰：“奢则不孙(1)，俭则固(2)。与其不孙也，宁固。”

【注释】

(1)孙：同逊，恭顺。不孙，即为不顺，这里的意思是“越礼”。

(2)固：简陋、鄙陋。这里是寒酸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奢侈了就会越礼，节俭了就会寒酸。与其越礼，宁可寒酸。”

【评析】

春秋时代各诸侯、大夫等都极为奢侈豪华，他们的生活享乐标准和礼仪规模都与周天子没有区别，这在孔子看来，都是越礼、违礼的行为。

尽管节俭就会让人感到寒酸，但与其越礼，则宁可寒酸，以维护礼的尊严。

【原文】

7·37 子曰：“君子坦荡荡(1)，小人长戚戚(2)。”

【注释】

(1)坦荡荡：心胸宽广、开阔、容忍。

(2)长戚戚：经常忧愁、烦恼的样子。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心胸宽广，小人经常忧愁。”

【评析】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是自古以来人们所熟知的一句名言。许多人常常将此写成条幅，悬于室中，以激励自己。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应当有宽广的胸怀，可以容忍别人，容纳各种事件，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心胸狭窄，与人为难、与己为难，时常忧愁，局促不安，就不可能成为君子。

【原文】

7·38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译文】

孔子温和而又严厉，威严而不凶猛，庄重而又安祥。

【评析】

这是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赞扬。孔子认为人有各种欲与情，这是顺因自然的，但人所有的情感与欲求，都必须合乎“中和”的原则。“厉”、“猛”等都有些“过”，而“不及”同样是不可取的。孔子的这些情感与实际表现，可以说正是符合中庸原则的。

论语全篇 子罕篇第九

【本篇引语】

本篇共包括31章。其中著名的文句有：“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本篇涉及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孔子弟子对其师的议论；此外，还记述了孔子的某些活动。

【原文】

9·1 子罕(1)言利与(2)命与仁。

【注释】

(1)罕：稀少，很少。

(2)与：赞同、肯定。

【译文】

孔子很少谈到利益，却赞成天命和仁德。

【评析】

“子罕言利”，说明孔子对“利”的轻视。在《论语》书中，我们也多处见到他谈“利”的问题，但基本上主张“先义后利”、“重义轻利”，可

以说孔子很少谈“利”。此外，本章说孔子赞同“命”和“仁”，表明孔子对此是十分重视的。孔子讲“命”，常将“命”与“天”相连，即“天命”，这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孔子还讲“仁”，这里其思想的核心。对此，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也已评论，请参阅。

【原文】

9·2 达巷党人(1)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2)。”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注释】

(1)达巷党人：古代五百家为一党，达巷是党名。这是说达巷党这地方的人。

(2)博学而无所成名：学问渊博，因而不能以某一方面来称道他。

【译文】

达巷党这个地方有人说：“孔子真伟大啊！他学问渊博，因而不能以某一方面的专长来称赞他。”孔子听说了，对他的学生说：“我要专长于哪个方面呢？驾车呢？还是射箭呢？我还是驾车吧。”

【评析】

对于本章里“博学而无所成名一句”的解释还有一种，即“学问广博，可惜没有一艺之长以成名。”持此说的人认为，孔子表面上伟大，但实际上算不上博学多识，他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对此说，我们觉得似乎有些求全责备之嫌了。

【原文】

9·3 子曰：“麻冕(1)，礼也；今也纯(2)，俭(3)，吾从众。拜下(4)，礼也；今拜乎上，泰(5)也。虽违众，吾从下。”

【注释】

(1)麻冕：麻布制成的礼帽。

(2)纯：丝绸，黑色的丝。

(3)俭：俭省，麻冕费工，用丝则俭省。

(4)拜下：大臣面见君主前，先在堂下跪拜，再到堂上跪拜。

(5)泰：这里指骄纵、傲慢。

【译文】

孔子说：“用麻布制成的礼帽，符合于礼的规定。现在大家都用黑丝绸制作，这样比过去节省了，我赞成大家的作法。（臣见国君）首先要在堂下跪拜，这也是符合于礼的。现在大家都到

堂上跪拜，这是骄纵的表现。虽然与大家的作法不一样，我还是主张先在堂下拜。”

【评析】

孔子赞同用比较俭省的黑绸帽代替用麻织的帽子这样一种作法，但反对在面君时只在堂上跪拜的作法，表明孔子不是顽固地坚持一切都要合乎于周礼的规定，而是在他认为的原则问题上坚持己见，不愿作出让步，因跪拜问题涉及“君主之防”的大问题，与戴帽子有根本的区别。

【原文】

9·4 子绝四——毋意(1)，毋必(2)，毋固(3)，毋我(4)。

【注释】

(1)意：同臆，猜想、猜疑。

(2)必：必定。

(3)固：固执己见。

(4)我：这里指自私之心。

【译文】

孔子杜绝了四种弊病：没有主观猜疑，没有定要实现的期望，没有固执己见之举，没有自私之心。

【评析】

“绝四”是孔子的一大特点，这涉及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人只有首先做到这几点才可以完善道德，修养高尚的人格。

【原文】

9·5 子畏于匡(1)，曰：“文王(2)既没，文不在兹(3)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4)不得与(5)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6)？”

【注释】

(1)畏于匡：匡，地名，在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畏，受到威胁。公元前496年，孔子从卫国到陈国去经过匡地。匡人曾受到鲁国阳虎的掠夺和残杀。孔子的相貌与阳虎相像，匡人误以孔子就是阳虎，所以将他围困。

(2)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西周开国之君周武王的父亲，是孔子认为的古代圣贤之一。

(3)兹：这里，指孔子自己。

(4)后死者：孔子这里指自己。

(5)与：同“举”，这里是掌握的意思。

(6)如予何：奈我何，把我怎么样。

【译文】

孔子被匡地的人们所围困时，他说：“周文

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评析】

外出游说时被围困，这对孔子来讲已不是第一次，当然这次是误会。但孔子有自己坚定的信念，他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自己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不过，当孔子屡遭困厄时，他也感到人力的局限性，而把决定作用归之于天，表明他对“天命”的认可。

【原文】

9·6 太宰(1)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2)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3)。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注释】

(1)太宰：官名，掌握国君宫廷事务。这里的太宰，有人说是吴国的太宰伯，但不能确认。

(2)纵：让，使，不加限量。

(3)鄙事：卑贱的事情。

【译文】

太宰问子贡说：“孔夫子是位圣人吧？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因为少年时地位低贱，所以会许多卑贱的技艺。君子会有这么多的技艺吗？不会多的。”

【评析】

作为孔子的学生，子贡认为自己的老师是天才，是上天赋予他多才多艺的。但孔子这里否认了这一点。他说自己少年低贱，要谋生，就要多掌握一些技艺，这表明，当时孔子并不承认自己是圣人。

【原文】

9·7 牢(1)曰：“子云，‘吾不试(2)，故艺’。”

【注释】

(1)牢：郑玄说此人系孔子的学生，但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未见此人。

(2)试：用，被任用。

【译文】

子牢说：“孔子说过，‘我（年轻时）没有去做官，所以会许多技艺’。”

【评析】

这一章与上一章的内容相关联，同样用来说明孔子“我非生而知之”的思想。他不认为自己是“圣人”，也不承认自己是“天才”，他说他的多才多艺是由于年轻时没有去做官，生活比较清贫，所以掌握了这许多的谋生技艺。

【原文】

9·8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1)问于我，空空如也(2)。我叩(3)其两端(4)而竭(5)焉。”

【注释】

(1)鄙夫：孔子称乡下人、社会下层的人。

(2)空空如也：指孔子自己心中空空无知。

(3)叩：叩问、询问。

(4)两端：两头，指正反、始终、上下方面。

(5)竭：穷尽、尽力追究。

【译文】

孔子说：“我有知识吗？其实没有知识。有一个乡下人问我，我对他谈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从问题的两端去问，这样对此问题就可以全部搞清楚了。”

【评析】

孔子本人并不是高傲自大的人。事实也是如

此。人不可能对世间所有事情都十分精通，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但孔子有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叩其两端而竭”，只要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就能求得问题的解决。这种方法，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思想方法。

【原文】

9·9 子曰：“凤鸟(1)不至，河不出图(2)，吾已矣夫！”

【注释】

(1)凤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传说凤鸟在舜和周文王时代都出现过，它的出现象征着“圣王”将要出世。

(2)河不出图：传说在上古伏羲氏时代，黄河中有龙马背负八卦图而出。它的出现也象征着“圣王”将要出世。

【译文】

孔子说：“凤鸟不来了，黄河中也不出现八卦图了。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

【评析】

孔子为了恢复礼制而辛苦奔波了一生。到了晚年，他看到周礼的恢复似乎已经成为泡影，于

是发出了以上的哀叹。从这几句话来看，孔子到了晚年，他头脑中的宗教迷信思想比以前更为严重。

【原文】

9·10 子见齐衰(1)者，冕衣裳者(2)与瞽(3)者，见之，虽少，必作(4)；过之，必趋(5)。

【注释】

(1)齐衰：音 zī c uī，丧服，古时用麻布制成。

(2)冕衣裳者：冕，官帽；衣，上衣；裳，下服，这里统指官服。冕衣裳者指贵族。

(3)瞽：音 g ŭ，盲。

(4)作：站起来，表示敬意。

(5)趋：快步走，表示敬意。

【译文】

孔子遇见穿丧服的人，当官的人和盲人时，虽然他们年轻，也一定要站起来，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一定要快步走过。

【评析】

孔子对于周礼十分熟悉，他知道遇到什么人该行什么礼，对于尊贵者、家有丧事者和盲者，都应礼貌待之。孔子之所以这样做，也说明他极

其尊崇“礼”，并尽量身体力行，以恢复礼治的理想社会。

【原文】

9·11 颜渊喟(1)然叹曰：“仰之弥(2)高，钻(3)之弥坚，瞻(4)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5)，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6)。虽欲从之，末由(7)也已。”

【注释】

(1)喟：音 k u i，叹息的样子。

(2)弥：更加，越发。

(3)钻：钻研。

(4)瞻：音 z h ā n，视、看。

(5)循循然善诱人：循循然，有次序地。诱，劝导，引导。

(6)卓尔：高大、超群的样子。

(7)末由：末，无、没有。由，途径，路径。这里是没有办法的意思。

【译文】

颜渊感叹地说：“（对于老师的学问与道德），我抬头仰望，越望越觉得高；我努力钻研，越钻研越觉得不可穷尽。看着它好像在前

面，忽然又像在后面。老师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我，用各种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又用各种礼节来约束我的言行，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直到我用尽了我的全力。好像有一个十分高大的东西立在我前面，虽然我想要追随上去，却没有前进的路径了。”

【评析】

颜渊在本章里极力推崇自己的老师，把孔子的学问与道德说成是高不可攀。此外，他还谈到孔子对学生的教育方法，“循循善诱”则成为日后为人师者所遵循的原则之一。

【原文】

9·12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1)。病间(2)，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3)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4)，予死于道路乎？”

【注释】

(1)为臣：臣，指家臣，总管。孔子当时不是大夫，没有家臣，但子路叫门人充当孔子的家臣，准备由此人负责总管安葬孔子之事。

(2)病间：病情减轻。

(3)无宁：宁可。“无”是发语词，没有意义。

(4)大葬：指大夫的葬礼。

【译文】

孔子患了重病，子路派了（孔子的）门徒去作孔子的家臣，（负责料理后事，）后来，孔子的病好了一些，他说：“仲由很久以来就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我明明没有家臣，却偏偏要装作有家臣，我骗谁呢？我骗上天吧？与其在家臣的侍候下死去，我宁可在你们这些学生的侍候下死去，这样不是更好吗？而且即使我不能以大夫之礼来安葬，难道就会被丢在路边没人埋吗？”

【评析】

儒家对于葬礼十分重视，尤其重视葬礼的等级规定。对于死去的人，要严格地按照周礼的有关规定加以埋葬。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安葬仪式，违反了这种规定，就是大逆不道。孔子反对学生们按大夫之礼为他办理丧事，是为了恪守周礼的规定。

【原文】

9·13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匱(1)而藏诸？求善贾(2)而沽诸？”子曰：“沽(3)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注释】

(1) 韞匱：音 yùn dù，收藏物件的柜子。

(2) 善贾：识货的商人。

(3) 沽：卖出去。

【译文】

子贡说：“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正在等着识货的人呢。”

【评析】

“待贾而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孔子自称是“待贾者”，他一方面四处游说，以宣传礼治天下为己任，期待着各国统治者能够行他之道于天下；另一方面，他也随时准备把自己推上治国之位，依靠政权的力量去推行礼。因此，本章反映了孔子求仕的心理。

【原文】

9·14 子欲居九夷(1)。或曰：“陋(2)，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注释】

(1) 九夷：中国古代对于东方少数民族的通称。

(2)陋：鄙野，文化闭塞，不开化。

【译文】

孔子想要搬到九夷地方去居住。有人说：“那里非常落后闭塞，不开化，怎么能住呢？”孔子说：“有君子去位，就不闭塞落后了。”

【评析】

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人把居住在东面的人们称为夷人，认为此地闭塞落后，当地人也愚昧不开化。孔子在回答某人的问题时说，只要有君子去这些地方住，传播文化知识，开化人们的愚蒙，那么这些地方就不会闭塞落后了。

【原文】

9·15 子曰：“吾自卫反鲁(1)，然后乐正(2)，雅颂(3)各得其所。”

【注释】

(1)自卫反鲁：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结束了14年游历不定的生活。

(2)乐正：调整乐曲的篇章。

(3)雅颂：这是《诗经》中两类不同的诗的名称。也是指雅乐、颂乐等乐曲名称。

【译文】

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到鲁国以后，乐才得到整理，雅乐和颂乐各有适当的安排。”

【原文】

9·16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译文】

孔子说：“在外事奉公卿，在家孝敬父兄，有丧事不敢不尽力去办，不被酒所困，这些事对我来说有什么困难呢？”

【评析】

“出则事公卿”，是为国尽忠；“入则事父兄”，是为长辈尽孝。忠与孝是孔子特别强调的两个道德规范。它是对所有人的要求，而孔子本人就是这方面的身体力行者。在这里，孔子说自己已经基本上做到了这几点。

【原文】

9·17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译文】

孔子在河边说：“消逝的时光就像这河水一样啊，不分昼夜地向前流去。”

【原文】

9·18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译文】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像好色那样好德的人。”

【原文】

9·19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簣(1)，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

【注释】

(1)簣：音 k u i，土筐。

【译文】

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那是我自己要停下来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继续前进，那是我自己要前进的。”

【评析】

孔子在这里用堆土成山这一比喻，说明功亏一簣和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他鼓励自己和学生无论在学问和道德上，都应该是坚持不懈，自觉自愿。这对于立志有所作为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塑造。

【原文】

9·20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译文】

孔子说：“听我说话而能毫不懈怠的，只有颜回一个人吧！”

【原文】

9·21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译文】

孔子对颜渊说：“可惜呀！我只见他不断前进，从来没有看见他停止过。”

【评析】

孔子的学生颜渊是一个十分勤奋刻苦的人，他在生活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要求，而是一心用在学问和道德修养方面。但他却不幸死了。对于他的死，孔子自然十分悲痛。他经常以颜渊为榜样要求其他学生。

【原文】

9·22 子曰：“苗而不秀⁽¹⁾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注释】

(1)秀：稻、麦等庄稼吐穗扬花叫秀。

【译文】

孔子说：“庄稼出了苗而不能吐穗扬花的情况是有的；吐穗扬花而不结果实的情况也有。”

【评析】

这是孔子以庄稼的生长、开花到结果来比喻一个人从求学到做官的过程。有的人很有前途，但不能坚持始终，最终达不到目的。在这里，孔子还是希望他的学生既能勤奋学习，最终又能做官出仕。

【原文】

9·23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译文】

孔子说：“年轻人是值得敬畏的，怎么就知道后一代不如前一代呢？如果到了四五十岁时还默默无闻，那他就没有什么可以敬畏的了。”

【评析】

这就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社会在发展，人类在前进，后代一定会超过前人，这种今胜于昔的观念是正确的，说明孔子的思想并不完全是顽固守旧的。

【原文】

9·24 子曰：“法语之言(1)，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2)，能无说(3)乎？绎(4)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5)如之何也已矣。”

【注释】

(1)法语之言：法，指礼仪规则。这里指以礼法规则正言规劝。

(2)巽与之言：巽，恭顺，谦逊。与，称许，赞许。这里指恭顺赞许的话。

(3)说：音 y u è，同“悦”。

(4)绎：原义为“抽丝”，这里指推究，追求，分析，鉴别。

(5)末：没有。

【译文】

孔子说：“符合礼法的正言规劝，谁能不听从呢？但（只有按它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才是可贵的。恭顺赞许的话，谁能听了不高兴呢？但只有认真推究它（的真伪是非），才是可贵的。只是高兴而不去分析，只是表示听从而不改正错误，（对这样的人）我拿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评析】

这里讲的第一层意见是言行一致的问题。听从那些符合礼法的话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真正依照礼法的规定去改正自己的错误，才是问题的实质。第二层的意思是忠言逆耳，而顺耳之言的是非真伪，则应加以仔细辨别。对于孔子所讲的这两点，我们今天还应借鉴它，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办事。

【原文】

9·25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1)

【注释】

(1)此章重出，见《学而》篇第一之第8章。

【原文】

9·26 子曰：“三军(1)可夺帅也，匹夫(2)不可夺志也。”

【注释】

(1)三军：12500人为一军，三军包括大国所有的军队。此处言其多。

(2)匹夫：平民百姓，主要指男子。

【译文】

孔子说：“一国军队，可以夺去它的主帅；但一个男子汉，他的志向是不能强迫改变的。”

【评析】

“理想”这个词，在孔子时代称为“志”，就是人的志向、志气。“匹夫不可夺志”，反映出孔子对于“志”的高度重视，甚至将它与三军之帅相比。对于一个人来讲，他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任何人都无权侵犯。作为个人，他应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受威胁利诱，始终保持自己的“志向”。这就是中国人“人格”观念的形成及确定。

【原文】

9·27 子曰：“衣(1)敝缁袍(2)，与衣狐貉(3)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忤不求(4)，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注释】

(1)衣：穿，当动词用。

(2)敝缁袍：敝，坏。缁，音 y à n，旧的丝棉絮。这里指破旧的丝棉袍。

(3)狐貉：用狐和貉的皮做的裘皮衣服。

(4)不忤不求，何用不臧：这两句见《诗经·邶风·雄雉》篇。忤，音 z h ì，害的意思。臧，善，好。

【译文】

孔子说：“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子，与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认为是可耻的，大概只有仲由吧。（《诗经》上说：）‘不嫉妒，不贪求，为什么说不好呢？’”子路听后，反复背诵这句诗。孔子又说：“只做到这样，怎么能说够好了呢？”

【评析】

这一章记述了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先夸奖又批评的两段话。他希望子路不要满足于目前已经达到的水平，因为仅是不贪求、不嫉妒是不够的，还要有更高的更远的志向，成就一番大事业。

【原文】

9·28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后也。”

【译文】

孔子说：“到了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

【评析】

孔子认为，人是要有骨气的。作为有远大志向的君子，他就像松柏那样，不会随波逐流，而且能够经受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孔子的话，语

言简洁，寓意深刻，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原文】

9·29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译文】

孔子说：“聪明人不会迷惑，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畏惧。”

【评析】

在儒家传统道德中，智、仁、勇是重要的三个范畴。《礼记·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孔子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具备这三德，成为真正的君子。

【原文】

9·30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1)；可与适道，未可与立(2)；可与立，未可与权(3)。”

【注释】

(1)适道：适，往。这里是志于道，追求道的意思。

(2)立：坚持道而不变。

(3)权：秤锤。这里引申为权衡轻重。

【译文】

孔子说：“可以一起学习的人，未必都能学到道；能够学到道的人，未必能够坚守道；能够坚守道的人，未必能够随机应变。”

【原文】

9·31 “唐棣(1)之华，偏其反而(2)。岂不尔思，室是远而(3)。”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注释】

(1)唐棣：一种植物，属蔷薇科，落叶灌木。

(2)偏其反而：形容花摇动的样子。

(3)室是远而：只是住的地方太远了。

【译文】

古代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唐棣的花朵啊，翩翩地摇摆。我岂能不想念你吗？只是由于家住的地方太远了。”孔子说：“他还是没有真的想念，如果真的想念，有什么遥远呢？”

论语全篇 先进篇第十一

【本篇引语】

本篇共有26章，其中著名的文句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过犹不及”等。这一篇中包括孔子对弟子们的评价，并以此为例说明“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学习各种知识与日后做官的关系；孔子对待鬼神、生死问题的态度。最后一章里，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各述其志向，反映出孔子政治思想上的倾向。

【原文】

11·1 子曰：“先进(1)于礼乐，野人(2)也；后进(3)于礼乐，君子(4)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注释】

(1)先进：指先学习礼乐而后再做官的人。

(2)野人：朴素粗鲁的人或指乡野平民。

(3)后进：先做官后学习礼乐的人。

(4)君子：这里指统治者。

【译文】

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再做官的人，是

（原来没有爵禄的）平民；先当了官然后再学习礼乐的人，是君子。如果要先用人才，那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评析】

在西周时期，人们因社会地位和居住地的不同，就有了贵族、平民和乡野之人的区分。孔子这里认为，那些先当官，即原来就有爵禄的人，在为官以前，没有接受礼乐知识的系统教育，还不知道怎样为官，便当上了官。这样的人是不可选用的。而那些本来没有爵禄的平民，他们在当官以前已经全面系统地学习了礼乐知识，然后就知道怎样为官，怎样当一个好官。

【原文】

11·2 子曰：“从我于陈、蔡(1)者，皆不及门(2)也。”

【注释】

(1)陈、蔡：均为国名。

(2)不及门：门，这里指受教的场所。不及门，是说不在跟前受教。

【译文】

孔子说：“曾跟随我从陈国到蔡地去的學生，现在都不在我身边受教了。”

【评析】

公元前489年，孔子和他的学生从陈国到蔡地去。途中，他们被陈国的人们所包围，绝粮7天，许多学生饿得不能行走。当时跟随他的学生有子路、子贡、颜渊等人。公元前484年，孔子回鲁国以后，子路、子贡等先后离开了他，颜回也死了。所以，孔子时常想念他们。这句话，就反映了孔子的这种心情。

【原文】

11·3 德行(1)：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2)：宰我、子贡。政事(3)：冉有、季路。文学(4)：子游、子夏。

【注释】

(1)德行：指能实行孝悌、忠恕等道德。

(2)言语：指善于辞令，能办理外交。

(3)政事：指能从事政治事务。

(4)文学：指通晓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

【译文】

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辞令的有：宰我、子贡。擅长政事的有：冉有、季路。通晓文献知识的有：子游、子夏。

【原文】

11·4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译文】

孔子说：“颜回不是对我有帮助的人，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不心悦诚服的。”

【评析】

颜回是孔子得意门生之一，在孔子面前始终是服服贴贴、毕恭毕敬的，对于孔子的学说深信不疑、全面接受。所以，孔子多次赞扬颜回。这里，孔子说颜回“非助我者”，并不是责备颜回，而是在得意地赞许他。

【原文】

11·5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1)于其父母昆(2)弟之言。”

【注释】

(1)间：非难、批评、挑剔。

(2)昆：哥哥，兄长。

【译文】

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呀！人们对于他的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没有什么异议。”

【原文】

11·6 南容三复白圭(1)，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注释】

(1)白圭：白圭指《诗经·大雅·抑之》的诗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兰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玉上的污点还可以磨掉，我们言论中有毛病，就无法挽回了。这是告诫人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

【译文】

南容反复诵读“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不玷，不可为也。”的诗句。孔子把侄女嫁给了他。

【评析】

儒家从孔子开始，极力提倡“慎言”，不该说的话绝对不说。因为，白玉被玷污了，还可以把它磨去，而说错了的话，则无法挽回。希望人们言语要谨慎。这里，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南容，表明他很欣赏南容的慎言。

【原文】

11·7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

亡。”

【译文】

季康子问孔子：“你的学生中谁是好学的？”孔子回答说：“有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很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了。”

【原文】

11·8 颜渊死，颜路(1)请子之车以为之椁(2)。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3)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4)，不可徒行也。”

【注释】

(1)颜路：“颜无繇（yóu），字路，颜渊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生于公元前545年。

(2)椁：音 g u ǒ，古人所用棺材，内为棺，外为椁。

(3)鲤：孔子的儿子，字伯鲁，死时50岁，孔子70岁。

(4)从大夫之后：跟随在大夫们的后面，意即当过大夫。孔子在鲁国曾任司寇，是大夫一级的官员。

【译文】

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虽然颜渊和鲤）一个有才一个无才，但各自都是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有棺无椁。我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步行而给他买椁。因为我还跟随在大夫之后，是不可以步行的。”

【评析】

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孔子多次高度称赞颜渊，认为他有很好的品德，又好学上进。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请孔子卖掉自己的车子，给颜渊买椁。尽管孔子十分悲痛，但他却不愿意卖掉车子。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大夫一级的官员，而大夫必须有自己的车子，不能步行，否则就违背了礼的规定。这一章反映了孔子对礼的严谨态度。

【原文】

11·9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译文】

颜渊死了，孔子说：“唉！是老天爷真要我的命呀！是老天爷真要我的命呀！”

【原文】

11·10 颜渊死，子哭之恸(1)。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2)人之为恸而谁为？”

【注释】

(1)恸：哀伤过度，过于悲痛。

(2)夫：音 f ú，指示代词，此处指颜渊。

【译文】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极其悲痛。跟随孔子的人说：“您悲痛过度了！”孔子说：“是太悲伤过度了吗？我不为这个人悲伤过度，又为谁呢？”

【原文】

11·11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1)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2)。非我也，夫(3)二三子也。”

【注释】

(1)厚葬：隆重地安葬。

(2)予不得视犹子也：我不能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

(3)夫：语助词。

【译文】

颜渊死了，孔子的学生们想要隆重地安葬他。孔子说：“不能这样做。”学生们仍然隆重地

安葬了他。孔子说：“颜回把我当父亲一样看待，我却不能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这不是我的过错，是那些学生们干的呀。”

【评析】

孔子说：“予不得视犹子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能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儿子那样，按照礼的规定，对他予以安葬。他的学生仍隆重地埋葬了颜渊，孔子说，这不是自己的过错，而是学生们做的。这仍是表明孔子遵从礼的原则，即使是在厚葬颜渊的问题上，仍是如此。

【原文】

11·12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译文】

季路问怎样去事奉鬼神。孔子说：“没能事奉好人，怎么能事奉鬼呢？”季路说：“请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回答）说：“还不知道活着的道理，怎么能知道死呢？”

【评析】

孔子这里讲的“事人”，指事奉君父。在君父活着的时候，如果不能尽忠尽孝，君父死后也就

谈不上孝敬鬼神，他希望人们能够忠君孝父。本章表明了孔子在鬼神、生死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他不信鬼神，也不把注意力放在来世，或死后的情形上，在君父生前要尽忠尽孝，至于对待鬼神就不必多提了。这一章为他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做了注脚。

【原文】

11·13 闵子侍侧，闾闾(1)如也；子路，行行(2)如也；冉有、子贡，侃侃(3)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注释】

(1)闾闾：音 y í n，和颜悦色的样子。

(2)行行：音 h à n g，刚强的样子。

(3)侃侃：说话理直气壮。

【译文】

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旁，一派和悦而温顺的样子；子路是一副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是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高兴了。但孔子又说：“像仲由这样，只怕不得好死吧！”

【评析】

子路这个人有勇无谋，尽管他非常刚强。孔子一方面为他的这些学生各有特长而高兴，但又

担心子路，惟恐他不会有好的结果。师之爱生，人之常情。孔子的这种担心，就说明了这一点。

【原文】

11·14 鲁人(1)为长府(2)。闵子骞曰：“仍旧贯(3)，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4)不言，言必有中。”

【注释】

(1)鲁人：这里指鲁国的当权者。这就是人和民的区别。

(2)为长府：为，这里是改建的意思。藏财货、兵器等的仓库叫“府”，长府是鲁国的国库名。

(3)仍旧贯：贯：事，例。沿袭老样子。

(4)夫人：夫，音 fú，这个人。

【译文】

鲁国翻修长府的国库。闵子骞道：“照老样子下去，怎么样？何必改建呢？”孔子道：“这个人平日不大开口，一开口就说到要害上。”

【原文】

11·15 子曰：“由之瑟(1)奚为于丘之门(2)？”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3)也。”

【注释】

(1)瑟：音 s è，一种古乐器，与古琴相似。

(2)奚为于丘之门：奚，为什么。为，弹。为什么在我这里弹呢？

(3)升堂入室：堂是正厅，室是内室，用以形容学习程度的深浅。

【译文】

孔子说：“仲由弹瑟，为什么在我这里弹呢？”孔子的学生们因此都不尊敬子路。孔子便说：“仲由嘛，他在学习上已经达到升堂的程度了，只是还没有入室罢了。”

【评析】

这一段文字记载了孔子对子路的评价。他先是用责备的口气批评子路，当其它门人都不尊敬子路时，他便改口说子路已经登堂尚未入室。这是就演奏乐器而言的。孔子对学生的态度应该讲是比较客观的，有成绩就表扬，有过错就反对，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同时又树立起信心，争取更大的成绩。

【原文】

11·16 子贡问：“师与商(1)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2)

与？”子曰：“过犹不及。”

【注释】

(1)师与商：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

(2)愈：胜过，强些。

【译文】

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二人谁更好一些呢？”孔子回答说：“子张过份，子夏不足。”子贡说：“那么是子张好一些吗？”孔子说：“过分和不足是一样的。”

【评析】

“过犹不及”即中庸思想的具体说明。《中庸》说，过犹不及为中。“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是说，舜于两端取其中，既非过，也非不及，以中道教化百姓，所以为大圣。这就是对本章孔子“过犹不及”的具体解释。既然子张做得过份、子夏做得不足，那么两人都不好，所以孔子对此二人的评价就是：“过犹不及”。

【原文】

11·17 季氏富于周公(1)，而求也为之聚敛(2)而附益(3)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4)可也。”

【注释】

(1)季氏富于周公：季氏比周朝的公侯还要富有。

(2)聚敛：积聚和收集钱财，即搜刮。

(3)益：增加。

【译文】

季氏比周朝的公侯还要富有，而冉求还帮他搜刮来增加他的钱财。孔子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吧！”

【评析】

鲁国的三家曾于公元前562年将公室，即鲁国国君直辖的土地和附属于土地上的奴隶瓜分，季氏分得三分之一，并用封建的剥削方式取代了奴隶制的剥削方式。公元前537年，三家第二次瓜分公室，季氏分得四分之二。由于季氏推行了新的政治和经济措施，所以很快富了起来。孔子的学生冉求帮助季氏积敛钱财，搜刮人民，所以孔子很生气，表示不承认冉求是自己的学生，而且让其他学生打着鼓去声讨冉求。

【原文】

11·18 柴(1)也愚(2)，参也鲁(3)，师也辟(4)，由也喭(5)。

【注释】

(1)柴：高柴，字子羔，孔子学生，比孔子小30岁，公元前521年出生。

(2)愚：旧注云：愚直之愚，指愚而耿直，不是傻的意思。

(3)鲁：迟钝。

(4)辟：音 p i，偏，偏激，邪。

(5)喭：音 y à n，鲁莽，粗鲁，刚猛。

【译文】

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

【评析】

孔子认为，他的这些学生各有所偏，不合中行，对他们的品质和德行必须加以纠正。这一段同样表达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庸是一种折衷调和思想，调和与折衷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相对的、暂时的。孔子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这一状态，并概括为“中庸”，这在中国古代认识史上是有贡献的。

【原文】

11·19 子曰：“回也其庶(1)乎，屡空(2)。赐不受命，而货殖(3)焉，亿(4)则屡中。”

【注释】

(1)庶：庶几，相近。这里指颜渊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

(2)空：贫困、匮乏。

(3)货殖：做买卖。

(4)亿：同“臆”，猜测，估计。

【译文】

孔子说：“颜回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了吧，可是他常常贫困。端木赐不听命运的安排，去做买卖，猜测行情，往往猜中了。”

【评析】

这一章，孔子对颜回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却在生活上常常贫困深感遗憾。同时，他对子贡不听命运的安排去经商致富反而感到不满，这在孔子看来，是极其不公正的。

【原文】

11·20 子张问善人(1)之道，子曰：“不践迹(2)，亦不入于室(3)。”

【注释】

(1)善人：指本质善良但没有经过学习的人。

(2)践迹：迹，脚印。踩着前人的脚印走。

(3)入于室：比喻学问和修养达到了精深地

步。

【译文】

子张问做善人的方法。孔子说：“如果不沿着前人的脚印走，其学问和修养就不到家。

【原文】

11·21 子曰：“论笃是与(1)，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注释】

(1)论笃是与：论，言论。笃，诚恳。与，赞许。意思是对说话笃实诚恳的人表示赞许。

【译文】

孔子说：“听到人议论笃实诚恳就表示赞许，但还应看他是真君子呢？还是伪装庄重的人呢？”

【评析】

孔子希望他的学生们不但要说话笃实诚恳，而且要言行一致。在第五篇第10章中曾有“听其

言而观其行”的说法，表明孔子在观察别人的时候，不仅要看他说话时诚恳的态度，而且要看他的行动。言行一致才是真君子。

【原文】

11·22 子路问：“闻斯行诸(1)？”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2)，故退之。”

【注释】

(1)诸：“之乎”二字的合音。

(2)兼人：好勇过人。

【译文】

子路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就行动起来呢？”冉有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你回答说‘有父兄健在’，冉求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你回答‘听到了就行动起来’。我被弄糊涂了，敢再问个明白。”孔子说：“冉求总是退缩，所以我鼓励他；仲由好勇过人，所以

我约束他。”

【评析】

这是孔子把中庸思想贯穿于教育实践中的一个具体事例。在这里，他要自己的学生不要退缩，也不要过头冒进，要进退适中。所以，对于同一个问题，孔子针对子路与冉求的不同情况作了不同回答。同时也生动地反映了孔子教育方法的一个特点，即因材施教。

【原文】

11·23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译文】

孔子在匡地受到当地人围困，颜渊最后才逃出来。孔子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颜渊说：“夫子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

【原文】

11·24 季子然(1)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2)由与求之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3)矣。”曰：“然则从之(4)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注释】

(1)季子然：鲁国季氏的同族人。

(2)曾：乃。

(3)具臣：普通的臣子。

(4)之：代名词，这里指季氏。当时冉求和子路都是季氏的家臣。

【译文】

季子然问：“仲由和冉求可以算是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你是问别人，原来是问由和求呀。所谓大臣是能够用周公之道的要求来事奉君主，如果这样不行，他宁肯辞职不干。现在由和求这两个人，只能算是充数的臣子罢了。”季子然说：“那么他们会一切都跟着季氏干吗？”孔子说：“杀父亲、杀君主的事，他们也不会跟着干的。”

【评析】

孔子这里指出“以道事君”的原则，他告诫冉求和子路应当用周公之道去规劝季氏，不要犯上作乱，如果季氏不听，就辞职不干。由此可见，孔子对待君臣关系以道和礼为准绳的。这里，他既要求臣，也要求君，双方都应遵循道和礼。如果季氏干杀父杀君的事，冉求和子路就要加以反对。

【原文】

11·25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1)夫人之子(2)。”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3)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4)夫佞者。”

【注释】

(1)贼：害。

(2)夫人之子：指子羔。孔子认为他没有经过很好的学习就去从政，这会害了他自己的。

(3)社稷：社，土地神。稷，谷神。这里“社稷”指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地方，即社稷坛。古代国都及各地都设立社稷坛，分别由国君和地方长官主祭，故社稷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译文】

子路让子羔去作费地的长官。孔子说：“这简直是害人子弟。”子路说：“那个地方有老百姓，有社稷，治理百姓和祭祀神灵都是学习，难道一定要读书才算学习吗？”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种花言巧语狡辩的人。”

【原文】

11·26 子路、曾皙(1)、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2)。居(3)则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4)？”子路率尔(5)而对曰：“千乘之国，摄(6)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7)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8)。”夫子哂(9)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10)，如(11)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12)，如会同(13)，端章甫(14)，愿为小相(15)焉。”“点，尔何如？”鼓瑟希(16)，铿尔，舍瑟而作(17)，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18)春者，春服既成，冠者(19)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20)，风乎舞雩(21)，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22)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注释】

(1)曾皙：名点，字子皙，曾参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

(2)以吾一日长乎尔，毋以也：虽然我比你们的年龄稍长一些，而不敢说话。

(3)居：平日。

(4)则何以哉：何以，即何以为用。

(5)率尔：轻率、急切。

(6)摄：迫于、夹于。

(7)比及：比，音 bǐ。等到。

(8)方：方向。

(9)哂：音 shěn，讥讽地微笑。

(10)方六七十：纵横各六七十里。

(11)如：或者。

(12)宗庙之事：指祭祀之事。

(13)会同：诸侯会见。

(14)瑞章甫：端，古代礼服的名称。章甫，古代礼帽的名称。

(15)相：赞礼人，司仪。

(16)希：同“稀”，指弹瑟的速度放慢，节奏逐渐稀疏。

(17)作：站起来。

(18)莫：同“暮”。

(19)冠者：成年人。古代子弟到20岁时行冠

礼，表示已经成年。

(20)浴乎沂：沂，水名，发源于山东南部，流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水边洗头面手足。

(21)舞雩：雩，音 yú。地名，原是祭天求雨的地方，在今山东曲阜。

(22)唯：语首词，没有什么意义。

【译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坐着。孔子说：“我年龄比你们大一些，不要因为我年长而不敢说。你们平时总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假如有人了解你们，那你们要怎样去做呢？”子路赶忙回答：“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常常受到别的国家侵犯，加上国内又闹饥荒，让我去治理，只要三年，就可以使人们勇敢善战，而且懂得礼仪。”孔子听了，微微一笑。孔子又问：“冉求，你怎么样呢？”冉求答道：“国土有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国家，让我去治理，三年以后，就可以使百姓饱暖。至于这个国家的礼乐教化，就要等君子来施行了。”孔子又问：“公西赤，你怎么样？”公西赤答道：“我不敢说能做到，而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活动中，或者在同别国的盟会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

人。”孔子又问：“曾点，你怎么样呢？”这时曾点弹瑟的声音逐渐放慢，接着“铿”的一声，离开瑟站起来，回答说：“我想的和他们三位说的不一样。”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各人讲自己的志向而已。”曾皙说：“暮春三月，已经穿上了春天的衣服，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去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孔子长叹一声说：“我是赞成曾皙的想法的。”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的都出去了，曾皙后走。他问孔子说：“他们三人的话怎么样？”孔子说：“也就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说：“夫子为什么要笑仲由呢？”孔子说：“治理国家要讲礼让，可是他说话一点也不谦让，所以我笑他。”曾皙又问：“那么是不是冉求讲的不是治理国家呢？”孔子说：“哪里见得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曾皙又问：“公西赤讲的不是治理国家吗？”孔子说：“宗庙祭祀和诸侯会盟，这不是诸侯的事又是什么？像赤这样的人如果只能做一个小相，那谁又能做大相呢？”

【评析】

孔子认为，前三个人的治国方法，都没有谈到根本上。他之所以只赞赏曾点的主张，就似因

为曾点用形象的方法描绘了礼乐之治下的景象，体现了“仁”和“礼”的治国原则，这就谈到了根本上。这一章，孔子和他的学生们自述其政治上的抱负，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政治理想。

论语全篇 子路篇第十三

【本篇引语】

本篇共有30章，其中著名的文句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欲速则不达”；“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言必信，行必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本篇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其中有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孔子的教育思想，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品格完善，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

【原文】

13·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1)。”请益(2)。曰：“无倦(3)。”

【注释】

(1)先之劳之：先，引导，先导，即教化。之，指老百姓。做在老百姓之前，使老百姓勤劳。

(2)益：请求增加一些。

(3)无倦：不厌倦，不松懈。

【译文】

子路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做在老百姓之前，使老百姓勤劳。”子路请求多讲一点。孔子说：“不要懈怠。”

【原文】

13·2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1)，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2)？”

【注释】

(1)有司：古代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

(2)诸：“之乎”二字的合音。

【译文】

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先责成手下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让他们各负其责，赦免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才来任职。”仲弓又问：“怎样知道是贤才而把他们选拔出来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至于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们吗？”

【原文】

13·3 子路曰：“卫君(1)待子为政，子将奚(2)先？”子曰：“必也正名(3)乎！”子路曰：“有是

哉，子之迂(4)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5)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6)，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7)而已矣。”

【注释】

(1)卫君：卫出公，名辄，卫灵公之孙。其父蒯聩被卫灵公驱逐出国，卫灵公死后，蒯辄继位。蒯聩要回国争夺君位，遭到蒯辄拒绝。这里，孔子对此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2)奚：音xī，什么。

(3)正名：即正名分。

(4)迂：迂腐。

(5)阙：同“缺”，存疑的意思。

(6)中：音zhòng，得当。

(7)苟：苟且，马马虎虎。

【译文】

子路（对孔子）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想得太不合时宜了。这名怎么正呢？”孔

子说：“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评析】

以上三章所讲的中心问题都是如何从政。前两章讲当政者应当以身作则。要求百姓做的事情，当政者首先要告诉百姓，使百姓能够搞清楚国家的政策，即孔子所讲的引导百姓。但在这三章中讲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正名”。“正名”是孔子“礼”的思想的组成部分。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顺”，接下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原文】

13·4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1)。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

不用情(2)。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3)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注释】

(1)圃：音 p ŭ，菜地，引申为种菜。

(2)用情：情，情实。以真心实情来对待。

(3)襁：音 q i ǎ n g，背婴孩的背篓。

【译文】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以后，孔子说：“樊迟真是小人。在上位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在上位者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来对待你。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评析】

孔子毫不客气地指责想学种庄稼和种菜的樊迟是小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在上位的人哪里需要学习种庄稼、种菜之类的知识，只要重视礼、义、信也就足够了。他培养学生，不是为了以后去种庄稼种菜，而是为了

从政为官。在孔子时代，接受教育的人毕竟是少数，劳动者只要有充沛的体力就可以从事农业生产，而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实行统治的知识分子。所以，孔子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劳动者。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相对的合理性。

【原文】

13·5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1)；使于四方，不能专对(2)。虽多，亦奚以(3)为？”

【注释】

(1)达：通达。这里是会运用的意思。

(2)专对：独立对答。

(3)以：用。

【译文】

孔子说：“把《诗》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地办交涉；背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评析】

诗，也是孔子教授学生的主要内容之一。他教学生诵诗，不单纯是为了诵诗，而为了把诗的思想运用到指导政治活动之中。儒家不主张死背

硬记，当书呆子，而是要学以致用，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

【原文】

13·6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 【译文】 B>

孔子说：“自身正了，即使不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会去干，自身不正，即使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不会服从。”

【原文】

13·7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译文】

孔子说：“鲁和卫两国的政事，就像兄弟（的政事）一样。”

【评析】

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卫国是康叔的封地，周公旦和康叔是兄弟，当时两国的政治情况有些相似。所以孔子说，鲁国的国事和卫国的国事，就像兄弟一样。

【原文】

13·8 子谓卫公子荆(1)：“善居室(2)。始有，曰：‘苟(3)合(4)矣’。少有，曰：‘苟完矣。’富

有，曰：‘苟美矣。’”

【注释】

(1)卫公子荆：卫国大夫，字南楚，卫献公的儿子。

(2)善居室：善于管理经济，居家过日子。

(3)苟：差不多。

(4)合：足够。

【译文】

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时说：“他善于管理经济，居家理财。刚开始有一点，他说：‘差不多也就够了。’稍为多一点时，他说：‘差不多就算完备了。’更多一点时，他说：‘差不多算是完美了’。”

【原文】

13·9 子适卫，冉有仆(1)。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2)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注释】

(1)仆：驾车。

(2)庶：众多，这里指人口众多。

【译文】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又还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评析】

在本章里，孔子提出“富民”和“教民”的思想，而且是“先富后教”。这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对老百姓只富不教。在孔子的观念中，教化百姓始终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深入理解孔子的原意。

【原文】

13·10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译文】

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国家，一年便可以搞出个样子，三年就一定会有成效。”

【原文】

13·11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译文】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

就可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杀戮了。这话真对呀！”

【评析】

孔子说，善人需要一百年的时间，可以“胜残去杀”，达到他所理想的境界。其实，从这句话的本意去理解，善人施行“德治”，但并不排除刑罚的必要手段。这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原文】

13·12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译文】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也一定要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

【评析】

上一章孔子讲，善人施行德治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才可以到达理想境界，本章又说，王者治理国家也需要三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仁政。同样，王者在实现仁政之前的三十年间，也不能排除刑罚杀戮手段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原文】

13·13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译文】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管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评析】

俗话说：“正人先正己。”本章里孔子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把“正身”看作是从政为官的重要方面，是有深刻的思想价值的。

【原文】

13·14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译文】

冉求退朝回来，孔子说：“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呀？”冉求说：“有政事。”孔子说：“只是一般的事务吧？如果有政事，虽然国君不用我了，我也会知道的。”

【原文】

13·15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

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译文】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话吗？”孔子答道：“不可能有这样的话，但有近乎于这样的话。有人说：‘做君难，做臣不易。’如果知道了做君的难，这不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亡国，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不可能有这样的话，但有近乎这样的话。有人说过：‘我做君主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我所高兴的只在于我所说的话没有人敢于违抗。’如果说得对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好吗？如果说得不对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亡国吗？”

【评析】

对于鲁定公的提问，孔子实际上作了肯定性的回答。他劝告定公，应当行仁政、礼治，不应以国君所说的话无人敢于违抗而感到高兴，这是值得注意的。作为在上位的统治者，一个念头、一句话如果不当，就有可能导致亡国丧天下的结局。

【原文】

13·16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译文】

叶公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来归附。”

【原文】13·17 子夏为莒父(1)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注释】

(1)莒父：莒，音 jǔ。鲁国的一个城邑，在今山东省莒县境内。

【译文】

子夏做莒父的总管，问孔子怎样办理政事。孔子说：“不要求快，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评析】

“欲速则不达”，贯穿着辩证法思想，即对立着的事物可以互相转化。孔子要求子夏从政不要急功近利，否则就无法达到目的；不要贪求小利，否则就做不成大事。

【原文】

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1)有直躬者(2)，其父攘羊(3)，而子证(4)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注释】

(1)党：乡党，古代以五百户为一党。

(2)直躬者：正直的人。

(3)攘羊：偷羊。

(4)证：告发。

【译文】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评析】

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具有了“直”的品格。看来，他把正直的道德纳入“孝”与“慈”的范畴之中了，一切都要服从“礼”的规定。这在今天当然应予扬弃。

【原文】

13·19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

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译文】

樊迟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平常在家规规矩矩，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心诚意。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背弃。”

【评析】

这里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以“恭”、“敬”、“忠”三个德目为基本内涵。在家恭敬有礼，就是要符合孝悌的道德要求；办事严肃谨慎，就是要符合“礼”的要求；待人忠厚诚实显示出仁德的本色。

【原文】

13·20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1)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2)，硁硁(3)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4)，何足算也？”

【注释】

(1)士：士在周代贵族中位于最低层。此后，

士成为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称。

(2)果：果断、坚决。

(3)硜硜：音 k ē n g，象声词，敲击石头的声音。这里引申为像石块那样坚硬。

(4)斗筲之人：筲，音 s h ā o，竹器，容一斗二升。比喻器量狭小的人。

【译文】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自己在做事时有知耻之心，出使外国各方，能够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可以叫做士。”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党们称他尊敬兄长。”子贡又问：“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不问是非地固执己见，那是小人啊。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的执政者，您看怎么样？”孔子说：“唉！这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能数得上呢？”

【评析】

孔子观念中的“士”，首先是有知耻之心、不辱君命的人，能够担负一定的国家使命。其次是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再次才是“言必信，

行必果”的人。至于现在的当政者，他认为是器量狭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他所培养的就是具有前两种品德的“士”

【原文】

13·21 子曰：“不得中行(1)而与之，必也狂狷(2)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注释】

(1)中行：行为合乎中庸。

(2)狷：音 j u à n，拘谨，有所不为。

【译文】

孔子说：“我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只能与狂者、狷者相交往了。狂者敢作敢为，狷者对有些事是不肯干的。”

【评析】

“狂”与“狷”是两种对立的品质。一是流于冒进，进取，敢作敢为；一是流于退缩，不敢作为。孔子认为，中行就是不偏不狂，也不偏于狷。人的气质、作风、德行都不偏于任何一个方面，对立的双方应互相牵制，互相补充，这样，才符合于中庸的思想。

【原文】

13·22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

可以作巫医(1)。”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2)子曰：不占(3)而已矣。”

【注释】

(1)巫医：用卜筮为人治病的人。

(2)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二句引自《易经·恒卦·爻辞》。

(3)占：占卜。

【译文】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做事没有恒心，就不能当巫医。’这句话说得真好啊！”“人不能长久地保存自己的德行，免不了要遭受耻辱。”孔子说：“（这句话是说，没有恒心的人）用不着去占卦了。”

【评析】

本章中孔子讲了两层意思：一是人必须有恒心，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二是人必须恒久保持德行，否则就可能遭受耻辱。这是他对自我的要求，也是对学生们的告诫。

【原文】

13·23 子曰：“君子和(1)而不同(2)，小人同而不和。”

【注释】

(1)和：不同的东西和谐地配合叫做和，各方面之间彼此不同。

(2)同：相同的東西相加或与人相混同，叫做同。各方面之间完全相同。

【译文】

孔子说：“君子讲求和谐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协调。”

【评析】

“和而不同”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从来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但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原则，但他却与别人不能保持融洽友好的关系。这是在处事为人方面。其实，在所有的问题上，往往都能体现出“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区别。“和而不同”显示出孔子思想的深刻哲理和高度智慧。

【原文】

13·24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译文】

子贡问孔子说：“全乡人都喜欢、赞扬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还不能肯定。”子贡又问孔子说：“全乡人都厌恶、憎恨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也是不能肯定的。最好的人是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全乡的坏人都厌恶他。”

【评析】

对于一个人的正确评价，其实并不容易。但在这里孔子把握住了一个原则，即不以众人的好恶为依据，而应以善恶为标准。听取众人的意见是应当的，也是判断一个人优劣的依据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依据。他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识别好人与坏人有重要意义。

【原文】

13·25 子曰：“君子易事(1)而难说(2)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3)。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注释】

(1)易事：易于与人相处共事。

(2)难说：难于取得他的欢喜。

(3)器之：量才使用他。

【译文】

孔子说：“为君子办事很容易，但很难取得他的欢喜。不按正道去讨他的喜欢，他是不会喜欢的。但是，当他使用人的时候，总是量才而用人；为小人办事很难，但要取得他的欢喜则是很容易的。不按正道去讨他的喜欢，也会得到他的喜欢。但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却是求全责备。”

【评析】

这一章里，孔子又提出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另一个区别。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君子，他并不对人百般挑剔，而且也不轻易表明自己的喜好，但在选用人才的时候，往往能够量才而用，不会求全责备。但小人就不同了。在现实社会中，君子并不多见，而此类小人则屡见不鲜。

【原文】

13·26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译文】

孔子说：“君子安静坦然而不傲慢无礼，小

人傲慢无礼而不安静坦然。”

【原文】

13·27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译文】

孔子说：“刚强、果敢、朴实、谨慎，这四种品德接近于仁。”

【评析】

孔子把“仁”和人的朴素气质归为一类。这里首先必须是刚毅果断，其次必须言行谨慎，这样就接近于仁的最高境界了。这一主张与孔子的一贯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原文】

13·28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1)，怡怡(2)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注释】

(1)偲偲：音 s ī，勉励、督促、诚恳的样子。

(2)怡怡：音 y í，和气、亲切、顺从的样子。

【译文】

子路问孔子道：“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互助督促勉励，相处和和气气，可以算是士了。朋友之间互相督促勉励，兄弟之间相处和和气气。”

【原文】

13·29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译文】

孔子说：“善人教练百姓用七年的时候，也就可以叫他们去当兵打仗了。”

【原文】

13·30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译文】

孔子说：“如果不先对老百姓进行作战训练，这就叫抛弃他们。”

【评析】

本章和上一章都讲了教练百姓作战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并不完全反对军事手段解决某些问题。他主张训练百姓，否则便是抛弃了他们。

论语全篇 卫灵公篇第十五

【本篇引语】

本篇包括42章，其中著名文句有：“无为而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不忍则乱大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仁不让于师”；“有教无类”；“道不同，不相为谋”。本篇内容涉及到孔子的“君子小人”观的若干方面、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以及孔子在其他方面的言行。

【原文】

15·1 卫灵公问陈(1)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2)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注释】

(1)陈：同“阵”，军队作战时，布列的阵势。

(2)俎豆：俎，音 zǔ。俎豆是古代盛食物的器皿，被用作祭祀时的礼器。

【译文】

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列阵之法。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情，我还听说过；用兵打仗的事，从来没有学过。”第二天，孔子便离开了卫国。

【评析】

卫灵公向孔子寻问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孔子对此很不感兴趣。从总体上讲，孔子反对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当然在具体问题上也有例外。孔子主张以礼治国，礼让为国，所以他以上面这段话回答了卫灵公，并于次日离开了卫国。

【原文】

15·2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1)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2)，小人穷斯滥矣。”

【注释】

(1)愠：音 yùn，怒，怨恨。

(2)固穷：固守穷困，安守穷困。

【译文】

（孔子一行）在陈国断了粮食，随从的人都饿病了。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说道：“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

虽然穷困，但还是坚持着；小人一遇穷困就无所不为了。”

【评析】

从本章开始，以后又有若干章谈及君子与小人在某些方面的区别。这里，孔子说到面对穷困潦倒的局面，君子与小人就有了显而易见的不同。

【原文】

15·3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译文】

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学习得多了才一一记住的吗？”子贡答道：“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个根本的东西把它们贯彻始终的。”

【评析】

这里，孔子讲到“一以贯之”，这是他学问渊博的根本所在。那么，这个“一”指什么？文中没有讲明。我们认为，“一以贯之”，就是在学习的基础上，认真思考，从而悟出其中内在的东西。孔子在这里告诉子贡和其他学生，要学与思相结

合，认真学习，深切领悟。

【原文】

15·4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译文】

孔子说：“由啊！懂得德的人太少了。”

【原文】

15·5 子曰：“无为而治(1)者，其舜也与？夫(2)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注释】

(1)无为而治：国家的统治者不必有所作为便可以治理国家了。

(2)夫：代词，他。

【译文】

孔子说：“能够无所作为而治理天下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么呢？只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的王位上罢了。”

【评析】

“无为而治”是道家所称赞的治国方略，符合道家思想的一贯性。这里，孔子也赞赏无为而治并以舜为例加以说明，这表明，主张积极进取的儒家十分留恋三代的法度礼治，但在当时的现实

生活中并不一定要求统治者无为而治。在孔子的观念中，不是无为而治，而是礼治。

【原文】

15·6 子张问行(1)。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2)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3)，行乎哉？立则见其参(4)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5)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6)。

【注释】

(1)行：通达的意思。

(2)蛮貊：古人对少数民族的贬称，蛮在南，貊，音mò，在北方。

(3)州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党为州，二千五百家。州里指近处。

(4)参：列，显现。

(5)衡：车辕前面的横木。

(6)绅：贵族系在腰间的大带。

【译文】

子张问如何才能使自己到处都能行得通。孔子说：“说话要忠信，行事要笃敬，即使到了蛮貊地区，也可以行得通。说话不忠信，行事不笃敬，就是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站着，就仿

佛看到忠信笃敬这几个字显现在面前，坐车，就好像看到这几个字刻在车辕前的横木上，这样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腰间的大带上。

【原文】

15·7 子曰：“直哉史鱼(1)！邦有道，如矢(2)；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3)而怀之。”

【注释】

(1)史鱼：卫国大夫，名鲋，字子鱼，他多次向卫灵公推荐蘧伯玉。

(2)如矢：矢，箭，形容其直。

(3)卷：同“捲”。

【译文】

孔子说：“史鱼真是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的言行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他的言行也像箭一样直。蘧伯玉也真是一位君子啊！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辞退官职）把自己的主张收藏在心里。

【评析】

从文中所述内容看，史鱼与伯玉是有所不同的。史鱼当国家有道或无道时，都同样直爽，而

伯玉则只在国家有道时出来做官。所以，孔子说史鱼是“直”，伯玉是“君子”。

【原文】

15·8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译文】

孔子说：“可以同他谈的话，却不同他谈，这就是失掉了朋友；不可以同他谈的话，却同他谈，这就是说错了话。有智慧的人既不失去朋友，又不说错话。”

【原文】

15·9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译文】

孔子说：“志士仁人，没有贪生怕死而损害仁的，只有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成全仁的。”

【评析】

“杀身成仁”被近现代以来某些人加以解释和利用后，似乎已经成了贬义词。其实，我们认真、深入地去理解孔子所说的这段话，主要谈了他的生死观是以“仁”为最高原则的。生命对每个

人来讲都是十分宝贵的，但还有比生命更可宝贵的，那就是“仁”。“杀身成仁”，就是要人们在生死关头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全“仁”。自古以来，它激励着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原文】

15·10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译文】

子贡问怎样实行仁德。孔子说：“做工的人想把活儿做好，必须首先使他的工具锋利。住在这个国家，就要事奉大夫中的那些贤者，与士人中的仁者交朋友。”

【评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在民间已为人们所熟知。这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功”。在本章中，孔子以此作比喻，说明实行仁德的方式，就是要事奉贤者，结交仁者，这是需要首先做到的。

【原文】

15·11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1)，乘殷之辂(2)，服周之冕(3)，乐则韶舞(4)。放(5)郑声(6)，远(7)佞人。郑声淫，佞人殆(8)。”

【注释】

(1)夏之时：夏代的历法，便于农业生产。

(2)殷之辂：辂，音 lù，天子所乘的车。殷代的车是木制成，比较朴实。

(3)周之冕：周代的帽子。

(4)韶舞：是舜时的舞乐，孔子认为是尽善尽美的。

(5)放：禁绝、排斥、抛弃的意思。

(6)郑声：郑国的乐曲，孔子认为是淫声。

(7)远：远离。

(8)殆：危险。

【译文】

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用夏代的历法，乘殷代的车子，戴周代的礼帽，奏《韶》乐，禁绝郑国的乐曲，疏远能言善辩的人，郑国的乐曲浮靡不正派，佞人太危险。”

【评析】

这里仍讲为人处世的道理。夏代的历法有利

于农业生产，殷代的车子朴实适用，周代的礼帽华美，《韶》乐优美动听，这是孔子理想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礼的问题，他还是主张“复礼”，当然不是越古越好，而是有所选择。此外，还要禁绝靡靡之音，疏远佞人。

【原文】

15·12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译文】

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

【原文】

15·13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译文】

孔子说：“完了，我从来没有见像好色那样好德的人。”

【原文】

15·14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1)者与！知柳下惠(2)之贤而不与立也。”

【注释】

(1)窃位：身居官位而不称职。

(2)柳下惠：春秋中期鲁国大夫，姓展名获，又名禽，他受封的地名是柳下，惠是他的私谥，所以，人称其为柳下惠。

【译文】

孔子说：“臧文仲是一个窃居官位的人吧！他明知道柳下惠是个贤人，却不举荐他一起做官。”

【原文】

15·15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译文】

孔子说：“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那就可以避免别人的怨恨了。”

【评析】

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有各种矛盾与纠纷。那么，为人处事应该多替别人考虑，从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所以，一旦发生了矛盾，人们应该多作自我批评，而不能一味指责别人的不是。责己严，待人宽，这是保持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原则。

【原文】

15·16 子曰：“不曰‘如之何(1)，如之何’者，

吾末(2)如之何也已矣。”

【注释】

(1)如之何：怎么办的意思。

(2)末：这里指没有办法。

【译文】

孔子说：“从来遇事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对他也不知怎么办才好。”

【原文】

15·17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译文】

孔子说：“整天聚在一块，说的都达不到义的标准，专好卖弄小聪明，这种人真难教导。”

【原文】

15·18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译文】

孔子说：“君子以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这就是君子了。”

【原文】

15·19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译文】

孔子说：“君子只怕自己没有才能，不怕别人不知道自己。”

【原文】

15·20 子曰：“君子疾没世(1)而名不称焉。”

【注释】

(1)没世：死亡之后。

【译文】

孔子说：“君子担心死亡以后他的名字不为人们所称颂。”

【原文】

15·21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译文】

孔子说：“君子求之于自己，小人求之于别人。”

【原文】

15·22 子曰：“君子矜(1)而不争，群而不党。”

【注释】

(1)矜：音 j ī n，庄重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君子庄重而不与别人争执，合群而不结党营私。”

【原文】

15·23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凭一个人说的话来举荐他，也不因为一个人不好而不采纳他的好话。”

【评析】

从18章到23章，这6章基本上全都是讲君子的所作所为以及与小人的不同。什么是君子呢？孔子认为，他应当注重义、礼、逊、信的道德准则；他严格要求自己，尽可能做到立言立德立功的“三不朽”，传名于后世；他行为庄重，与人和谐，但不结党营私，不以言论重用人，也不以人废其言，等等。当然，这只是君子的一部分特征。

【原文】

15·24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译文】

子贡问孔子问道：“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回答说：“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

【评析】

“忠恕之道”可以说是孔子的发明。这个发明对后人影响很大。孔子把“忠恕之道”看成是处理人己关系的一条准则，这也是儒家伦理的一个特色。这样，可以消除别人对自己的怨恨，缓和人际关系，安定当时的社会秩序。

【原文】

15·25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译文】

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诋毁过谁？赞美过谁？如有所赞美的，必须是曾经考验过他的。夏商周三代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三代能直道而行。”

【原文】

15·26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1)也，有马者借人乘之(2)，今亡矣夫。”

【注释】

(1)阙文：史官记史，遇到有疑问的地方便缺而不记，这叫做阙文。

(2)有马者借人乘之：有人认为此句系错出，另有一种解释为：有马的人自己不会调教，而靠别人训练。本书依从后者。

【译文】

孔子说：“我还能够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有马的人（自己不会调教，）先给别人使用，这种精神，今天没有了罢。”

【原文】

15·27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就败坏人的德行，小事情不耐，就会败坏大事情。”

【评析】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在民间极为流行，甚至成为一些人用以告诫自己的座右铭。的确，这句话包含有智慧的因素，尤其对于那些有志于修养大丈夫人格的人来说，此句话是至关重要的。有志向、有理想的人，不会斤斤计较个人

得失，更不应在小事上纠缠不清，而应有开阔的胸襟，远大的抱负，只有如此，才能成就大事，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

【原文】

15·28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译文】

孔子说：“大家都厌恶他，我必须考察一下；大家都喜欢他，我也一定要考察一下。”

【评析】

这一段讲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孔子决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以众人之是非标准决定自己的是非判断，而要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经过自己理性的判断，然后再作出结论。二是一个人的好与坏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们心目中，往往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孔子必定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

【原文】

15·29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译文】

孔子说：“人能够使道发扬光大，不是道使人的才能扩大。”

【评析】

人必须首先修养自身、扩充自己、提高自己，才可以把道发扬光大，反过来，以道弘人，用来装点门面，哗众取宠，那就不是真正的君子之所为。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可以颠倒的。

【原文】

15·30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译文】

孔子说：“有了过错而不改正，这才真叫错了。”

【评析】

“从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关键不在于过，而在于能否改过，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也就是说，有了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不加改正。孔子以“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的简炼语言，向人们道出了这样一个真理，这是对待错误的唯一正确态度。

【原文】

15·31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译文】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彻夜不睡

觉，去左思右想，结果没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去学习为好。”

【评析】

这一章讲的是学与思的关系问题。在前面的一些章节中，孔子已经提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认识，这里又进一步加以发挥和深入阐述。思是理性活动，其作用有两方面，一是发觉言行不符合或者违背了道德，就要改正过来；另一方面是检查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标准，就要坚持下去。但学和思不可以偏废，只学不思不行，只思不学也是十分危险的。总之，思与学相结合才能使自己成为德行、有学问的人。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

【原文】

15·32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1)在其中矣；学也，禄(2)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注释】

(1)馁：音 nǚ i，饥饿。

(2)禄：做官的俸禄。

【译文】

孔子说：“君子只谋求道行道，不谋求衣

食。耕田，也常要饿肚子；学习，可以得到俸禄。君子只担心道不能行，不担心贫穷。”

【原文】

15·33 子曰：“知及之(1)，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2)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注释】

(1)知及之：知，同“智”。之，一说是指百姓，一说是指国家。此处我们认为指禄位和国家天下。

(2)涖：音 l i，临，到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凭借聪明才智足以得到它，但仁德不能保持它，即使得到，也一定会丧失。凭借聪明才智足以得到它，仁德可以保持它，不用严肃态度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就会不敬；聪明才智足以得到它，仁德可以保持它，能用严肃态度来治理百姓，但动员百姓时不照礼的要求，那也是不完善的。”

【原文】

15·34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1)而可大受(2)

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注释】

(1)小知：知，作为的意思，做小事情。

(2)大受：受，责任，使命的意思，承担大任。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能让他们做那些小事，但可以让他们承担重大的使命。小人不能让他们承担重大的使命，但可以让他们做那些小事。”

【原文】

15·35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译文】

孔子说：“百姓们对于仁（的需要），比对于水（的需要）更迫切。我只见过人跳到水火中而死的，却没有见过实行仁而死的。”

【原文】

15·36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译文】

孔子说：“面对着仁德，就是老师，也不同他谦让。”

【评析】

孔子和儒家特别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强调师道尊严，学生不可违背老师。这是在一般情况下。但是，在仁德面前，即使是老师，也不谦让。这是把实现仁德摆在了第一位，仁是衡量一切是非善恶的最高准则。

【原文】

15·37 子曰：“君子贞(1)而不谅(2)。”

【注释】

(1)贞：一说是“正”的意思，一说是“大信”的意思。这里选用“正”的说法。

(2)谅：信，守信用。

【译文】

孔子说：“君子固守正道，而不拘泥于小信。”

【评析】

前面孔子曾说过：“言必信，行必果”这不是君子的作为，而是小人的举动。孔子注重“信”的道德准则，但它必须以“道”为前提，即服从于仁、礼的规定。离开了仁、礼这样的大原则，而讲什么“信”，就不是真正的信。

【原文】

15·38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1)。”

【注释】

(1)食：食禄，俸禄。

【译文】

孔子说：“事奉君主，要认真办事而把领取俸禄的事放在后面。”

【原文】

15·39 子曰：“有教无类。”

【译文】

孔子说：“人人都是可以接受教育，不分族类。”

【评析】

孔子的教育对象、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他办教育，反映了当时文化下移的现实，学在官府的局面得到改变，除了出身贵族的子弟可以受教育外，其他各阶级、阶层都有了受教育的可能性和某种机会。他广招门徒，不分种族、氏族，都可以到他的门下受教育。所以，我们说，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开创了中国古代私学的先例，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思想。

【原文】

15·40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译文】

孔子说：“主张不同，不互相商议。”

【原文】

15·41 子曰：“辞达而已矣。”

【译文】

孔子说：“言辞只要能表达意思就行了。”

【原文】

15·42 “师冕(1)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2)师之道也。”

【注释】

(1)师冕：乐师，这位乐师的名字是冕。

(2)相：帮助。

【译文】

乐师冕来见孔子，走到台阶沿，孔子说：“这儿是台阶。”走到坐席旁，孔子说：“这是坐席。”等大家都坐下来，孔子告诉他：“某某在这里，某某在这里。”师冕走了以后，子张就问孔子：“这就是与乐师谈话的道吗？”孔子说：“这

就是帮助乐师的道。”

论语全篇 阳货篇第十七

【本篇引语】

本篇共26章。其中著名的文句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一篇中，介绍了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孔子对仁的进一步解释，还有关于为父母守丧三年问题，也谈到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等等。

【原文】

17·1 阳货(1)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2)。孔子时其亡(3)也，而往拜之，遇诸涂(4)。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5)，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6)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7)。”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注释】

(1)阳货：又叫阳虎，季氏的家臣。

(2)归孔子豚：归，音 k u i，赠送。豚，音 t ú n，小猪。赠给孔子一只熟小猪。

(3)时其亡：等他外出的时候。

(4)遇诸涂：涂，同“途”，道路。在路上遇到了他。

(5)迷其邦：听任国家迷乱。

(6)亟：屡次。

(7)与：在一起，等待的意思。

【译文】

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见，他便赠送给孔子一只熟小猪，想要孔子去拜见他。孔子打听到阳货不在家时，往阳货家拜谢，却在半路上遇见了。阳货对孔子说：“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孔子走过去。）阳货说：“把自己的本领藏起来而听任国家迷乱，这可以叫做仁吗？”（孔子回答）说：“不可以。”（阳货）说：“喜欢参与政事而又屡次错过机会，这可以说是智吗？”（孔子回答）说：“不可以。”（阳货）说：“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年岁是不等人的。”孔子说：“好吧，我将要去做官了。”

【原文】

17·2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译文】

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由于习染不同才相互有了差别。”

【原文】

17·3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译文】

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者与下等的愚者是改变不了的。”

【评析】

“上智”是指高贵而有智慧的人；“下愚”指卑贱而又愚蠢的人，这两类人是先天所决定的，是不能改变的。这种观念如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则有其歧视甚至侮辱劳动民众的一面，这是应该予以指出的。

【原文】

17·4 子之武城(1)，闻弦歌(2)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注释】

(1)武城：鲁国的一个小城，当时子游是武城宰。

(2)弦歌：弦，指琴瑟。以琴瑟伴奏歌唱。

【译文】

孔子到武城，听见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微笑着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呢？”子游回答说：“以前我听先生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能爱人，小人学习了礼乐就容易指使。’”孔子说：“学生们，言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说的话，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原文】

17·5 公山弗扰(1)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2)，何必公山氏之之也(3)。”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4)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5)？”

【注释】

(1)公山弗扰：人名，又称公山不狃，字子洩，季氏的家臣。

(2)末之也已：末，无。之，到、往。末之，无处去。已，止，算了。

(3)之之也：第一个“之”字是助词，后一个“之”字是动词，去到的意思。

(4)徒：徒然，空无所据。

(5)吾其为东周乎：为东周，建造一个东方的周王朝，在东方复兴周礼。

【译文】

公山弗扰据费邑反叛，来召孔子，孔子准备前去。子路不高兴地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弗扰那里呢？”孔子说：“他来召我，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礼，建设一个东方的西周。”

【原文】

17·6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译文】

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就是仁人了。”子张说：“请问哪五种。”孔子说：“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会提高工作效率，慈惠就能够使唤人。”

【原文】

17·7 佛肸(1)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2)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

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3)；不曰白乎，涅(4)而不缁(5)。吾岂匏瓜(6)也哉？焉能系(7)而不食？”

【注释】

(1)佛肸：音 b ì x ī，晋国大夫范氏家臣，中牟城地方官。

(2)中牟：地名，在晋国，约在今河北邢台与邯郸之间。

(3)磷：损伤。

(4)涅：一种矿物质，可用作颜料染衣服。

(5)缁：音 z ī，黑色。

(6)匏瓜：葫芦中的一种，味苦不能吃。

(7)系：音 j ì，结，扣。

【译文】

佛肸召孔子去，孔子打算前往。子路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现在佛肸据中牟反叛，你却要去，这如何解释呢？”孔子说：“是的，我有过这样的话。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坏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苦味的葫芦吗？怎么能只挂在那里而不给人吃呢？”

【原文】

17·8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1)，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2)；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3)；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4)；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5)；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注释】

(1)居：坐。

(2)愚：受人愚弄。

(3)荡：放荡。好高骛远而没有根基。

(4)贼：害。

(5)绞：说话尖刻。

【译文】

孔子说：“由呀，你听说过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了吗？”子路回答说：“没有。”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受人愚弄；爱好智慧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行为放荡；爱好诚信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危害亲人；爱好直率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说话尖刻；爱好勇敢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犯上作乱；爱好刚强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狂妄自大。”

【原文】

17·9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1)，可以观(2)，可以群(3)，可以怨(4)。迩(5)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注释】

(1)兴：激发感情的意思。一说是诗的比兴。

(2)观：观察了解天地万物与人间万象。

(3)群：合群。

(4)怨：讽谏上级，怨而不怒。

(5)迩：音ě r，近。

【译文】

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不学习《诗》呢？学《诗》可以激发志气，可以观察天地万物及人间的盛衰与得失，可以使人懂得合群的必要，可以使人懂得怎样去讽谏上级。近可以用来事奉父母，远可以事奉君主；还可以多知道一些鸟兽草木的名字。”

【原文】

17·10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1)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2)也与？”

【注释】

(1)《周南》、《召南》：《诗经·国风》中的第一、二两部分篇名。周南和召南都是地名。这是当地的民歌。

(2)正墙面而立：面向墙壁站立着。

【译文】

孔子对伯鱼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那就像面对墙壁而站着吧？”

【原文】

17·11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译文】

孔子说：“礼呀礼呀，只是说的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只是说的钟鼓之类的乐器吗？”

【原文】

17·12 子曰：“色厉而内荏(1)，譬诸小人，其犹穿窬(2)之盗也与？”

【注释】

(1)色厉内荏：厉，威严，荏，虚弱。外表严厉而内心虚弱。

(2)窬：音 y ú，洞。

【译文】

孔子说：“外表严厉而内心虚弱，以小人作比喻，就像是挖墙洞的小偷吧？”

【原文】

17·13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译文】

孔子说：“没有道德修养的伪君子，就是破坏道德的人。”

【评析】

孔子所说的“乡愿”，就是指那些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伪君子，这些人欺世盗名，却可以堂而皇之地自我炫耀。孔子反对“乡愿”，就是主张以仁、礼为原则，只有仁、礼可以使人成为真正的君子。

【原文】

17·14 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

【译文】

孔子说：“在路上听到传言就到处去传播，这是道德所唾弃的。”

【评析】

道听途说是一种背离道德准则的行为，而这种行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不仅是道听途说，而且四处打听别人的隐私，然后到处传说，以此作为生活的乐趣，实乃卑鄙之小人。

【原文】

17·15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译文】

孔子说：“可以和一个鄙夫一起事奉君主吗？他在没有得到官位时，总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去它。如果他担心失掉官职，那他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

【评析】

孔子在本章里对那些一心想当官的人斥为鄙夫，这种人在没有得到官位时总担心得不到，一旦得到又怕失去。为此，他就会不择手段去做任何事情，以至于不惜危害群体，危害他人。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司空见惯的。当然，这种人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的。

【原文】

17·16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1)也肆(2)，今之狂也荡(3)；古之矜也廉(4)，今之矜也忿戾(5)；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注释】

(1)狂：狂妄自大，愿望太高。

(2)肆：放肆，不拘礼节。

(3)荡：放荡，不守礼。

(4)廉：不可触犯。

(5)戾：火气太大，蛮横不讲理。

【译文】

孔子说：“古代人有三种毛病，现在恐怕连这三种毛病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古代的狂者不过是愿望太高，而现在的狂妄者却是放荡不羁；古代骄傲的人不过是难以接近，现在那些骄傲的人却是凶恶蛮横；古代愚笨的人不过是直率一些，现在的愚笨者却是欺诈啊！”

【评析】

孔子所处的时代，已经与上古时代有所区别，上古时期人们的“狂”、“矜”、“愚”虽然也是毛病，但并非不能让人接受，而今天人们的这三种毛病都变本加厉。从孔子时代到现在，又过去

了两三千年了，这三种毛病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有增无已，愈益加重，到了令人无法理喻的地步。这就需要用道德的力量加以惩治。也希望有这三种毛病的人警醒。

【原文】

17·17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1)

【注释】

(1)本章已见于《学而篇》第一之第三章，此处系重出。

【原文】

17·18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译文】

孔子说：“我厌恶用紫色取代红色，厌恶用郑国的声乐扰乱雅乐，厌恶用伶牙利齿而颠覆国家这样的事情。”

【原文】

17·19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译文】

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子贡说：“你如果

不说话，那么我们这些学生还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何尝说话呢？四季照常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话呢？”

【原文】

17·20 孺悲(1)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注释】

(1)孺悲：鲁国人，鲁哀公曾派他向孔子学礼。

【译文】

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有病为由推辞不见。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便取来瑟边弹边唱，（有意）让孺悲听到。

【原文】

17·21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1)，期(2)可已矣。”子曰：“食夫稻(3)，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4)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

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注释】

(1)钻燧改火：古人钻木取火，四季所用木头不同，每年轮一遍，叫改火。

(2)期：音 jī，一年。

(3)食夫稻：古代北方少种稻米，故大米很珍贵。这里是说吃好的。

(4)旨：甜美，指吃好的食物。

【译文】

宰我问：“服丧三年，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讲究礼仪，礼仪必然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就会荒废。旧谷吃完，新谷登场，钻燧取火的木头轮过了一遍，有一年的时间就可以了。”孔子说：“（才一年的时间，）你就吃开了大米饭，穿起了锦缎衣，你心安吗？”宰我说：“我心安。”孔子说：“你心安，你就那样去做吧！君子守丧，吃美味不觉得香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服，所以不那样做。如今你既觉得心安，你就那样去做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予真是不仁啊！小孩生下来，到三岁时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服丧三年，

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难道宰子对他的父母没有三年的爱吗？”

【评析】

这一段说的是孔子和他的弟子宰我之间，围绕丧礼应服几年的问题展开的争论。孔子的意见是孩子生下来以后，要经过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父母去世了，也应该为父母守三年丧。这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批评宰我“不仁”。其实在孔子之前，华夏族就已经有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习惯，经过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道德制度化，一直沿袭到今天。这是以“孝”的道德为思想基础的。

【原文】

17·22 子路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译文】

孔子说：“整天吃饱了饭，什么心思也不用，真太难了！不是还有玩博和下棋的游戏吗？干这个，也比闲着好。”

【原文】

17·23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

义为盗。”

【译文】

子路说：“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答道：“君子以义作为最高尚的品德，君子有勇无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无义就会偷盗。”

【原文】

17·24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1)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2)而讪(3)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4)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5)以为知(6)者，恶不孙(7)以为勇者，恶讦(8)以为直者。”

【注释】

(1)恶：音 wù，厌恶。

(2)下流：下等的，在下的。

(3)讪：s h à n，诽谤。

(4)窒：阻塞，不通事理，顽固不化。

(5)徼：音 j i ǎ o，窃取，抄袭。

(6)知：同“智”。

(7)孙：同“逊”。

(8)讦：音 j i é，攻击、揭发别人。

【译文】

子贡说：“君子也有厌恶的事吗？”孔子说：“有厌恶的事。厌恶宣扬别人坏处的人，厌恶身居下位而诽谤在上者的人，厌恶勇敢而不懂礼节的人，厌恶固执而又不通事理的人。”孔子又说：“赐，你也有厌恶的事吗？”子贡说：“厌恶偷袭别人的成绩而作为自己的知识的人，厌恶把不谦虚当做勇敢的人，厌恶揭发别人的隐私而自以为直率的人。”

【原文】

17·25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译文】

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难以教养的，亲近他们，他们就会无礼，疏远他们，他们就会报怨。”

【评析】

这一章表明孔子轻视妇女的思想。这是儒家一贯的思想主张，后来则演变为“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男权主义。

【原文】

17·26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译文】

孔子说：“到了四十岁的时候还被人所厌恶，他这一生也就终结了。”

论语全篇 子张篇第十九

【本篇引语】

本篇共计25章。其中著名的文句有：“见危致命，见得思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君子之过，犹日月之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本篇中包括的主要内容有：孔子学而不厌、不耻下问的精神；孔子对殷纣王的批评，孔子关于学与仕的关系，君子与小人在有过失时的不同表现，以及孔子与其学生和其他人之间的对话。

【原文】

19·1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译文】

子张说：“士遇见危险时能献出自己的生命，看见有利可得时能考虑是否符合义的要求，祭祀时能想到是否严肃恭敬，居丧的时候想到自己是否哀伤，这样就可以了。”

【评析】

“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这是君子之所为，在需要自己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可以毫不犹豫，

勇于献身。同样，在有利可得的时候，他往往想到这样做是否符合义的规定。这是孔子思想的精华点。

【原文】

19·2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译文】

子张说：“实行德而不能发扬光大，信仰道而不忠实坚定，（这样的人）怎么能说有，又怎么说他没有？”

【原文】

19·3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译文】

子夏的学生向子张寻问怎样结交朋友。子张说：“子夏是怎么说的？”答道：“子夏说：‘可以相交的就和他交朋友，不可以相交的就拒绝他。’”子张说：“我所听到的和这些不一样：君子

既尊重贤人，又能容纳众人；能够赞美善人，又能同情能力不够的人。如果我是十分贤良的人，那我对别人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呢？我如果不贤良，那人家就会拒绝我，又怎么谈能拒绝人家呢？”

【原文】

19·4 子夏曰：“虽小道(1)，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2)，是以君子不为也。”

【注释】

(1)小道：指各种农工商医卜之类的技能。

(2)泥：阻滞，不通，妨碍。

【译文】

子夏说：“虽然都是些小的技艺，也一定有可取的地方，但用它来达到远大目标就行不通了。”

【原文】

19·5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译文】

子夏说：“每天学到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东西，每月都不能忘记已经学会的东西，这就可以叫做好学了。”

【评析】

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孔子并不笼统反对博学强记，因为人类知识中的很多内容都需要认真记忆，不断巩固，并且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再接受新的知识。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也有某种借鉴作用。

【原文】

19·6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1)，切问(2)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注释】

(1)笃志：志，意为“识”，此为强记之义。

(2)切问：问与切身有关的问题。

【译文】

子夏说：“博览群书广泛学习而已记得牢固，就与切身有关的问题提出疑问并且去思考，仁就在其中了。”

【评析】

这里又提到孔子的教育方法问题。“博学而笃志”即“博学而强记”，再一次谈到它的重要性的问题。

【原文】

19·7 子夏曰：“百工居肆(1)以成其事，君子

学以致其道。”

【注释】

(1)百工居肆：百工，各行各业的工匠。肆，古代社会制作物品的作坊。

【译文】

子夏说：“各行各业的工匠住在作坊里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掌握道。”

【原文】

19·8 子夏说：“小人之过也必文。”

【译文】

子夏说：“小人犯了过错一定要掩饰。”

【原文】

19·9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译文】

子夏说：“君子有三变：远看他的样子庄严可怕，接近他又温和可亲，听他说话语言严厉不苟。”

【原文】

19·10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

也。”

【译文】

子夏说：“君子必须取得信任之后才去役使百姓，否则百姓就会以为是在虐待他们。要先取得信任，然后才去规劝；否则，（君主）就会以为你在诽谤他。”

【原文】

19·11 子夏曰：“大德(1)不逾闲(2)，小德出入可也。”

【注释】

(1)大德、小德：指大节小节。

(2)闲：木栏，这里指界限。

【译文】

子夏说：“大节上不能超越界限，小节上有些出入是可以的。”

【评析】

这一章提出了大节小节的问题。儒家向来认为，作为有君子人格的人，他应当顾全大局，而不在细微末节上斤斤计较。

【原文】

19·12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

对进退，则可矣，抑(1)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2)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3)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注释】

(1)抑：但是，不过。转折的意思。

(2)倦：诲人不倦。

(3)诬：欺骗。

【译文】

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做些打扫和迎送客人的事情是可以的，但这些不过是末节小事，根本的东西却没有学到，这怎么行呢？”子夏听了，说：“唉，子游错了。君子之道先传授哪一条，后传授哪一条，这就像草和木一样，都是分类区别的。君子之道怎么可以随意歪曲，欺骗学生呢？能按次序有始有终地教授学生们，恐怕只有圣人吧！”

【评析】

孔子的两个学生

关于《论语》的问题 关于《论语》的若干问题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

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

《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

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对此，我想就《论语》中有关的思想价值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一、《论语》书中的“鬼神”思想

鬼神思想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神秘恐惧心理的表现，也是人类对人生命运的一种虚幻寄托。就是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当代人的鬼神思想也时有所现，甚至人造神的现象也屡有发生。那么，鬼神现象是否存在？科学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么当代人为什么还有鬼神观念，甚至有的人深信不疑呢？这是社会存在与人心理的复杂性以及人的素质的缺陷性所致。然而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巫鬼势力旺盛、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时代，孔子是怎样看待鬼神的呢？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表明孔子对鬼神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鬼神是否存在，孔子并未多加评说，也不反对别人对鬼神的信奉，而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孔子平时也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鬼神，他认为这些都是对人无益的事情。有

一次，孔子生病，子路请求代老师祷告。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回答道：“有的。《诗》文上说：‘为你向天神地祇祷告’。”孔子说：“如果是这样，我早就祷告过了，可为什么还会生病？”还有一次，季路请教怎样事奉鬼神，孔子说：“活人我还不能事奉，怎么能去事奉鬼神？”孔子虽然不反对别人信奉鬼神，但作为他自己对鬼神是抱有怀疑态度的，虽然他不能证明鬼神是否存在，但他自己是不相信鬼神的。这说明孔子已具有无神论的思想萌芽，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作为孔子的世界观，对其思想具有重要影响。

二、关于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

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

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

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三、关于君子人格的塑造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

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四、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和目的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

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二，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其三，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

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予以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其四，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

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五、《论语》书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

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

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

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

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六、关于务政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其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其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驰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七、关于治国与安邦的道理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有关治国的道理在《论语》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要治理好国家，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这一思想虽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伦理观念，但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伦理纲常确实起到了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不论处于什么时代

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以“人伦纲常”治国呢？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时作了说明，子路问孔子：“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孔子也认为，重视伦理纲常的作用也不能脱离礼让。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即用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人伦纲常的礼才能得以保证。在这里礼让成为维系人伦纲常的精神纽带。

其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子主要严于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端正自己本身，严于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孔子还以舜为例说明君主严于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孔子看来，真正能从容安静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也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在

朝廷上罢了。这里舜的庄严端正行为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所在。

当然，孔子还认为君主治国除了行为端庄之外，还应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即靠聪明取得了地位，不能用仁德去保持它，虽然得到了地位，也一定会失去的。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持它，假若不用严肃的态度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就不会尊敬他。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护它，能用严肃的态度治理百姓，而不用礼义教化人民，那也算不得完善。可见治理好国家对君主的要求应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另外，孔子还总结了历代圣明君主治国的道理，重在宽厚、诚信、勤敏、公允。即：“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有功，公则说。”（《尧曰》）

其三，治国的基本方法，“选才、富国、育人，立法”。孔子认为君主管理国家大事，要处处从大局着眼，重视选拔优秀人才。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同时要重视富国，教育民众。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里孔子强调在卫国这样一个众多人口的国家，要治理好它，首先要让他们富起来，然后使他们再受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另外，孔子也特别重视法制对国家的治理作用。有一次颜渊请教老师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借鉴夏、商、周三代的古德，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在这里孔子不仅强调了法制对治国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古为今用的思想方法也值得今人学习。

其四，治国的基本原则，讲究信用，爱护人民。孔子认为治理好国家，君主一定要重视人品、道德，要讲究信用，爱护民众，这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即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认真对待政事，并讲究信用，取信于民。同时还要节省俭用，爱护人民，役使人民要不违背农时。只有这这样才能处理好君主与人民的关系。

总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学习研究《论语》的过程中，很有必要把《论语》的思想体系化，科学化，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论语》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事实上，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与我们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华，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

关于《论语》的内容

一、关于如何做人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的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

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

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

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二、关于君子人格的塑造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

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

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其五，君子不党。孔子认为，君子之间的交往应该做到“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时还要“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和谐的共生关系；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三、关于学习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

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

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2、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3、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

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予以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4、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

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四、关于教育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

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

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

《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

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五、关于务政

《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1、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2、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

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弛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3、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4、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

速，不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六、关于治国与安邦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有关治国的道理在《论语》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要治理好国家，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这一思想虽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伦理观念，但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伦理纲常确实起到了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不论处于什么时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

以“人伦纲常”治国呢？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时作了说明，子路问孔子：“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孔子也认为，重视伦理纲常的作用也不能脱离礼让。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即用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人伦纲常的礼才能得以保证。在这里礼让成为维系人伦纲常的精神纽带。

2、治国的前提在于君子主要严于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端正自己本身，严于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孔子还以舜为例说明君主严于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孔子看来，真正能从容安静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也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罢了。这里舜的庄严端正行为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所在。

当然，孔子还认为君主治国除了行为端庄之外，还应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即靠聪明取得了地位，不能用仁德去保持它，虽然得到了地位，也一定会失去的。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持它，假若不用严肃的态度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就不会尊敬他。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护它，能用严肃的态度治理百姓，而不用礼义教化人民，那也算不得完善。可见治理好国家对君主的要求应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另外，孔子还总结了历代圣明君主治国的道理，重在宽厚、诚信、勤敏、公允。即：“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有功，公则说。”（《尧曰》）

3、治国的基本方法，“选才、富国、育人，立法”。孔子认为君主管理国家大事，要处处从大局着眼，重视选拔优秀人才。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同时要重视富国，教育民众。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里孔子强调在卫国这样一个众多人口的国家，要治理好它，首先要让他们富起来，然后使他们再受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另外，孔子也特别重视法制对国家的治理作用。有一次颜渊请教老师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借鉴夏、商、周三代的古德，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在这里孔子不仅强调了法制对治国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古为今用的思想方法也值得今人学习。

4、治国的基本原则，讲究信用，爱护人民。孔子认为治理好国家，君主一定要重视人品、道德，要讲究信用，爱护民众，这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即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认真对待政事，并讲究信用，取信于民。同时还要节省俭用，爱护人民，役使人民要不违背农时。只有这这样才能处理好君主与人民的关系。

总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学习研究《论语》的过程中，很有必

要把《论语》的思想体系化，科学化，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论语》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事实上，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与我们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华，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

《论语》值得所有人去学！

七、关于中医

在《论语·子路》中记述了一段关于孔子对“恒”德的评价，可以看作圣人对医生的道德期望。原文：

子曰：“南中已有人云：‘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关于《论语》的哲学思考

(一) 关于鬼神。鬼神信仰是跟人类一起诞生的。

(二) 关于天命。孔子“罕言”天命，但他相信天命。

(三) 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

(四) 关于中庸。中庸是一种方法论。孔子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孟子》简介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前479）大约百年左右。关于他的身世，流传下来的已很少，《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等故事，《列女传》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得力于母亲的教育不少。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受业于子思也罢，孟子的学说都受到了子思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

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亡佚了。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历代为《孟子》作注释比较重要的有东汉赵

岐的《孟子》注和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的焦循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撰成《孟子正义》一书，是集大成的著作。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较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更为变乱，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同时，思想也更加活跃正当“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以，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等，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同时，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孟子维护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也确立了自己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正宗大儒。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高，孔子被尊为“圣人”，孟子也被称为“亚圣”。

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

《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如果说《论语》给人的感觉是仁者的谆谆告诫，那么《孟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侃侃而谈，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与民同乐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1)：‘经始灵台(2)，经之营之。庶民攻(3)之，不日(4)成之。经史勿亟(5)，庶民子来(6)。王在灵囿(7)，幽鹿攸伏(8)。幽鹿濯濯(9)，白鸟鹤鹤(10)。王在灵沼(11)，於轍(12)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13)曰：‘时日害丧(14)？予及女(15)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释】

(1)《诗》云：下面所引的是《诗经·大雅·灵台》，全诗共四章，文中引的是前两章。(2)经始：开始规划营造；灵台，台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北。(3)攻：建造。(4)不日：不几天。(5)亟：急(6)庶民子来：老百姓像儿子似的来修建灵台。(7)囿：古代帝王畜养禽兽的园林。(8)幽

鹿：母鹿；攸：同“所”。(9)濯(zhuo)濯：肥胖而光滑的样子。(10)鹤鹤：羽毛洁白的样子。(11)灵沼：池名。(12)於(wu)：赞叹词；轂(ren)，满。(13)《汤誓》：《尚书》中的一篇，记载商汤王讨伐夏桀是的誓师词。(14)时日害丧：这太阳什么时候毁灭呢？时，这；日，太阳；害，何，何时；丧，毁灭。(15)予及女：我和你。女同“汝”，你。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站在池塘边上，一面顾盼着鸿雁麋鹿，等飞禽走兽，一面说：“贤人也以次为乐吗？”

孟子回答说：“正因为是贤人才能够以次为乐，不贤的人就算有这些东西，也不能够快乐的。《诗经》说：‘开始规划造灵台，仔细营造巧安排。天下百姓都来干，几天建成速度快。建台本来不着急，百姓起劲自动来，国王游览灵园中，母鹿伏在深草丛。母鹿肥大毛色润，白鸟洁净羽毛丰。国王游览到灵沼，满池鱼儿欢跳跃。’周文王虽然用了老百姓的劳力来修建高台深池，可是老百姓非常高兴，把那个台叫做‘灵台’，把那个池叫做‘灵沼’，以那里面有麋鹿鱼鳖等珍禽异兽为快乐。古代的君王与民同乐，所以能真正

快乐。相反，《汤誓》说：‘你这太阳啊，什么时候毁灭呢？我宁肯与你一起毁灭！’老百姓恨不得与你同归于尽，即使你有高太深池、珍禽异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快乐吗？”

【读解】

这一段记载很有点戏剧性。

梁惠王正在花园中休闲散心，那个劝他不要谈利的‘叟’——孟老头又去拜见他了。他一边左顾右盼地观赏园林池台中的珍禽异兽，一边漫不经心的问：“你们这些不言利的贤人先生们觉得这园林风光，这珍禽异兽怎么样啊？你们也会以次为乐吗？”语辞间满含奚落的味道。想不到孟老先生聪明人装糊涂，就像没有觉察出什么来似的，反而将话就话，接过他的话头来就亮出了自己的主题：“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然后沿着这一正一反两条线索展开，以周文王和夏桀的典型例证作为论据，提出了当政者应“与民同乐”的思想主张。从而又一次教育了梁惠王。

孟子的基本思想是：仁慈的政治领导人与民同乐，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残暴专制独裁者穷奢极欲，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其结果是自己也得不到真正的快乐。从历史的情况看，夏桀王

固然没有好下场，后世的殷纣王造酒池肉林，秦始皇建阿房宫，隋炀帝修迷楼，宋徽宗筑艮岳，慈禧太后建颐和园等，大兴土木，原本都是为了享受快乐，但由于贪婪残暴，不顾人民死活，结果是民怨鼎沸，几乎没有一个有好结局，也没有一个享受到了真正的舒心的快乐。这些都证实了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正确性。

其实与民同乐的思想对各级领导人来说都很重要,比如说,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是一心想中饱私囊，捞它一把，还是想致力于改善广大职工的福利，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的确是一块试金石。而实际情况是，往往那些只顾自己，不惜挺而走险的人，虽然也可能在短时间内满足自己的欲望，真的捞上了一把。但是，欲壑难填，其最终结果多半是以身试法，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

甚至包括我们每个个人，只需要把与民同乐的“民”字稍加替换，改成“与人同乐”，对于我们立身处世都是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我们的确看到，有的人通过千辛万苦的拼搏和奋斗，钱倒是挣了不少，可是晚景凄凉，并没有亲人乃至知心的人来与自己分享，结果是了无生趣，并不觉得人生有什么快乐可言。相反，是穷家小户，“人

亲喝口水也甜”，一家人和和美美，其乐也溶溶。

说到底，乐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物质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的问题。虽然物质条件和环境的好坏可以影响精神和心理，但它毕竟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如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又如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不都是精神超越物质的典型吗？所以，如果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像孟子举出夏桀的例子那样，老百姓恨不得与你同归于尽，的确也是：“虽有台池鸟兽，其能独乐哉？”

谁有快乐不愿意与人分享呢？反过来说，只有人与你分享时，你才会真正感到快乐。这恐怕是我们都会有的体验罢。

回到孟子的思想上来，与民同乐实际上是他仁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点，在以后的篇章中还会有所体会。

仁者无敌

【原文】

梁惠王曰：“晋国①，天下莫强②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③；西丧地于秦七百里④；南辱于楚⑤。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⑥，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⑦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⑧；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注释】

①晋国：韩、赵、魏三家分晋，被周天子和各国承认为诸侯国，称三家为三晋，所以，梁（魏）惠王自称魏国也为晋国。②莫强：没有比它更强的。③东败于齐，长子死焉：公元前341年，魏与齐战于马陵，兵败，主将庞涓被杀，太子申被俘。④西丧地于秦七百里：马陵之战后，

魏国国势渐衰，秦屡败魏国，迫使魏国献出河西之地和上郡的十五个县，约七百里地。⑤南辱于楚：公元前324年，魏又被楚将昭阳击败于襄陵，魏国失去八邑。⑥比：替，为；一：全，都；洒：洗刷。全句说，希望为全体死难者报仇雪恨。⑦地方百里：方圆百里的土地。⑧易耨：及时除草。易，疾，速，快；耨，除草。

【译文】

惠王说：“魏国曾一度在天下称强，这是老先生您知道的。可是到了我这时候，东边被齐国打败，连我的大儿子都死掉了；西边丧失了七百里土地给秦国；南边又受楚国的侮辱。我为这些事感到非常羞耻，希望替所有的死难者报仇雪恨，我要怎样做才行呢？”

孟子回答说：“只要有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就可以使天下归服。大王如果对老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少收赋税，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让身强力壮的人抽出时间修养孝顺、尊敬、忠诚、守信的品德，在家侍奉父母兄长，出门尊敬长辈上级。这样就是让他们制作木棒也可以打击那些拥有坚实盔甲锐利刀枪的秦楚军队了。

“因为那些秦国、楚国的执政者剥夺了他们老百姓的生产时间，使他们不能够深耕细作来贍

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东离西散。他们使老百姓陷入深渊之中，大王去征伐他们，有谁来和您抵抗呢？所以说：‘施行仁政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王请不要疑虑！”

【读解】

从一般的请教到倾诉苦衷，寻求雪耻图强的良方。梁惠王已经对孟子信任有加了。

孟子因此也不再卖关子，而是直截了当的提出了他的仁政主张。其实还是不外乎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问题。

在物质生产方面，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刑罚，二是薄赋税，三是深耕易耨。虽然省刑罚属于法治，薄赋税属于财政，深耕易耨才属于农业生产。但说穿了，前两项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

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还是教育问题，不过，在儒家政治的教育中，德育是第一位的，做人是第一位的，而文化知识还是第二位的，所以孟子在这里依然强调的是“孝、悌、忠、信”。

只要这两手都抓住了，国无论大小都可以发展壮大。

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战胜强国。因

为，施行仁政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

孟子当然也不是随便提虚劲，而是具体分析了对敌国的致命弱点，最后才鼓励惠王，请他不要怀疑自己的治国良方。

其实，莫说梁惠王，就是我们今天听了孟子的一番阐述申说，不也是认为很有道理的吗？

衣食足而知礼仪

【原文】

王曰：“吾惛①，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②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③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④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⑤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⑥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⑦。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⑧，奚暇⑨礼仪哉？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畜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锦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注释】

①愾：同“昏”，昏乱，糊涂。②恒产：可以赖以维持生活的固定财产。如土地、田园、林木、牧畜等。③若：转折连词，至于。④放：放荡。辟：同“僻”与“邪”的意思相近，均指歪门邪道；侈：放纵挥霍。放辟邪侈指放纵邪欲违法乱纪。⑤罔：同“网”，有“陷害”的意思。⑥制：订立制度、政策。⑦轻：轻松，容易。⑧赡：足够，充足。⑨奚暇：怎麼顾得上。奚，疑问词，怎麼，哪有。暇，余暇，空闲。

【译文】

齐宣王说：“我头脑昏乱，对您的说法不能作进一步的领会。希望先生开导我的心志，更明确的教我。我虽然不聪明，也不妨试它一试。”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固定的道德观念，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到，至于一般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也就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一旦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那就会胡作非为，什麼事都做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才去加以处罚，这等于是陷害他们。哪里有仁慈的人在位执政却去陷害百姓的呢？所以，贤明的国君制定产业政策，一定要让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致饿死。然后督促他们走善良的

道路，老百姓也就很容易听从了。

“现在各国的国君制定老百姓的产业政策，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尚且艰难困苦，坏年成更是性命难保。到了这个地步，老百姓连保命都恐怕来不及哩，哪里还有什麼工夫来修养礼仪呢？

“大王如果想施行仁政，为什麼不从根本上着手呢？在五亩大的宅园中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穿上丝绵衣服了。鸡狗猪等家禽家畜好好养起来，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有肉吃了。百亩的耕地，不要去妨碍他们的生产，八口人的家庭都可以吃得饱饱的了。认真地兴办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反复教导学生，头发斑白的人也就不会在路上负重行走了。老年人有丝绵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是从来没有过的。”

【读解】

齐宣王已经完全被孟子的言语所打动，所以态度诚恳地请孟子“明以教我”，不要绕弯子了，打开窗户说亮话吧。直到这是孟子才完全正面地展开了他的治国方略和施政纲要。归结起来，也不过就是两层意思：

第一层，有恒产才有恒心，所以要先足衣食

后治礼仪。

这就是《管子·牧民》所谓“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道理。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合于两千年后卡尔·马克思那个伟大的发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所以，“光靠勒紧肚子闹革命”是不行的，越穷越光荣也是自欺欺人的。

而且，仅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说，“无恒产者”也是最危险的因素。因此孟子认为在我们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一定要从富民的角度出发。考虑到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让他们不仅能够养家糊口，而且还有一定的产业。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谈得上进一步精神文明建设，即“治礼仪”的问题。

讲清楚了这一层道理后，孟子才转到第二层意思，即较为具体的展示他的富民兴教的蓝图。我们不难发现，他在这里所展示的富民兴教的蓝图，几乎与他在梁惠王那里所展示的一模一样。

（只是把“数口之家”改为了具体的“八口之家”，“七十者衣帛食肉”改为了“老者衣帛食肉”罢了）一个国家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又到了

另一个国家。孟子就是这样，像他的前辈孔老夫子一样，东奔西走，周游列国，希望：行义以达其道“，为救世济民而不辞辛劳，甚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积极入世的理想精神，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从齐宣王到齐桓、晋文之事开始，以上四节在《孟子》原书中属于一章，我们为了阅读的方便把它相对分开。这一章长文，是孟子政治学说的重要篇章，其中许多名言名句，如“君子远庖厨”、“缘木求鱼”、“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等等，甚至一些重要段落也都成了脍炙人口的文学名段，对于我们研究政治、哲学、经济、社会乃至文学表达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此外孟子极富心理分析色彩的谈话艺术，也值得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在孟子的时代当然还没有什么心理学的概念，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更是两千多年后才出生，但这并不能否认孟子的心理分析技巧。自发的实践先于理论和科学的建立，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倒是我们应该对孟子的心理分析实践作为更深入的研究，以获取心理学史的珍贵资料，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课题。当然已不是我们这里的任务了。

不为与不能

【原文】

王说(1)曰：“《诗》云(2)：‘他人有心，予忖度(3)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4)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5)’，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6)’，而不见舆薪(7)，则王许(8)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9)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10)，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1)。天下可运于掌(12)。《诗》云(13)：‘刑于寡妻

(14)，至于兄弟，以御(15)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权(16)，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17)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18)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注释】

(1)说：同“悦”。(2)《诗》云：引自《诗经·小雅·巧言》。(3)忖度：猜测，揣想。(4)戚戚：心有所动的感觉。(5)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6)秋毫之末：指细微难见的东西。(7)舆：车子。薪：木柴。(8)许：赞许，同意。(9)形：情况，状况。(10)太山：泰山。北海：渤海。(11)老吾老幼吾幼：第一个“老”和“幼”都作动词用，老：尊敬；幼：爱护。(12)运于掌：在手心里运转，比喻治理天下很容易。(13)《诗》云：以下三句引自《诗经·大雅·思齐》。(14)刑：同“型”，指树立榜样，做示范。寡妻：国君的正妻。(15)御：治理。(16)权：本指秤锤，这里用作动词，指

称物。(17)抑：选择连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还是”。(18)构怨：结怨，构成仇恨。

【译文】

齐宣王很高兴地说：“《诗经》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能揣测出。’这就是说的先生您吧。我自己这样做了，反过来想想为什么要这样做，却说不出所以然来。倒是您老人家这么一说，我的心便豁然开朗了。但您说我的这种心态与用道德统一天下的王道相合又怎么理解呢？”

孟子说：“假如有人来向大王报告说：‘我的力量能够举得起三千斤，却拿不起一根羽毛；视力能够看得清秋天毫毛的末梢，却看不见摆在眼前的一车柴草。’大王您会相信他的话吗？”

宣王说：“当然不会相信。”

孟子便接着说：“如今大王您的恩惠能够施及动物，却偏偏不能够施及老百姓，是为什么呢？一根羽毛拿不起，是不愿意用力气拿的缘故；一车柴草看不见，是不愿意用眼睛看的缘故；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是君王不愿意施恩惠的缘故。所以大王您没有能够用道德来统一天下，是不愿意做，而不是做不到。”

宣王说：“不愿意做和做不到有什么区别

呢？”

孟子说：“要一个人把泰山夹在胳膊下跳过北海，这人告诉人说：‘我做不到。’这是真的做不到。要一个人为老年人折一根树枝这人告诉人说：‘我做不到。’这是不愿意做，而不是做不到。大王您没有做到用道德来统一天下，不是属于把泰山夹在胳膊下跳过北海的一类，而是属于为老年人折树枝的一类。

“尊敬自己的老人，并由此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并由此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做到了这一点，整个天下便会像在自己的手掌心里运转一样容易治理了。《诗经》说：‘先给妻子做榜样，再推广到兄弟，再推广到家族和国家。’说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推广到别人身上去。所以，推广恩德足以安定天下，不推广恩德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保不了。古代的圣贤之所以能远远超过一般人，没有别的什麼，不过是善于推广他们的好行为罢了。如今大王您的恩惠能够施及动物，却不能够施及老百姓，偏偏是为什麼呢？

“称一称才知道轻重，量一量才知道长短，什麼东西都是如此，人心更是这样。大王您请考虑考虑吧！难道真要发动全国军队，是将士冒着

生命危险，去和别的国家结下仇怨，这样您的心里才痛快吗？”

宣王说：“不，我为什麼这样做心里才痛快呢？我只不过想实现我心里的最大愿望啊。”

【读解】

孟子关于“君子远庖厨”的一番心理分析说得齐宣王心服口服，就像我们去看医生而被诊断准确了病症了一样，于我心有戚器焉对医生悠然而生亲切之感，并得到进一步的诊断治疗。

这一会，孟子用的是逻辑上的归谬法，先假定了两种荒唐的说法：“力足以举千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齐宣王亲口对此加以否定，然后把宣王自己的做法加上去：“恩足以几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这样便轻而易举地使齐宣王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就是说，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做。

当宣王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还有些不清楚时，孟子又作了生动的举例说明，这就是“挟太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的区别。“挟太山以超北海”是不能，是做不到，而“为长者折枝”则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了。说到底，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朝这方面想，有没有这样一种精神。孟子的这

一段分析，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中那一段著名的话：“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这样事情，都是愿不愿意做，而不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比如说为老年人让座，不要随地吐痰，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的确都是“为长者折枝”举手之劳，而不是要你“挟太山以超北海”，做《封神演义》里的英雄。但我们就是生性懒惰，又缺乏“这点精神”，所以老是要去强坐，要随地吐痰，要闯红灯违反交通规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是没有想清楚“不为”与“不能”的道理。说到这里，是不是值得我们在生活小事上多加反省，多一点“为长者折枝”的精神呢？

回到孟子的话题上来，在讲清楚了“不为”与“不能”的问题后，他又一次施展出心理学方面的本事，对齐宣王来了一番政治行为心理学的开导，这就是著名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理论，“推己及人”，首先自己做起，然后推及自己的夫人、兄弟，再到整个家族和国家。说到底，这一方面合与孔子“己欲立

而立人，己达立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另一方面也合于《大学》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进修阶梯。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天下可运于掌”还有什麼不能统一的呢？

说完正题以后，孟子引用格言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希望齐宣王好好考虑，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最后还以“霸道”的做法、军国主义者的行为来加以反衬，刺激齐宣王逼他作出唯一正确的选择——实行仁政，推行以道德统一天下的王道。孟子在这里的做法，是由物理性的逻辑真理推及人的心理，要求齐宣王反躬自省，认识自己。我们在《论语》里已经知道，儒学非常重视人的自我反省功夫，所以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在儒家看来只有经常衡量，才能认识自己，改善自己。不过，我们在这里突然想到的却是，认识自己固然需要自省，认识他人不是更需要权衡度量吗？俗话说：“虎豹不堪骑，人心隔肚皮。”谁能够造出这权衡度量人心的公平秤和标准尺子呢？让·保尔·萨特说：“他人就是你的地狱。”谁又能够知道“地狱”的长短轻重呢？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小勇与大勇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1)，文王事昆夷(2)；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3)，句践事吴(4)。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5)。’”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诗》云(6)：‘王赫斯(7)怒，爰(8)整其旅，以遏徂莒(9)，以笃周祜(10)，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书》曰(11)：‘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12)志？’一人衡行(13)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

不好勇也。”

【注释】

(1)汤事葛：汤，商汤，商朝的创建人。葛，葛伯，葛国的国君。葛国是商紧邻的小国，故城在今河南宁陵北十五里处。(2)文王事昆夷：文王，周文王。昆夷，也写作“混夷”，周朝初年的西戎国名。(3)太王事獯(xun)鬻(yu)：太王，周文王的祖父，即古公父。獯鬻又称猃狁，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4)勾践：春秋时越国国君（公元前497年至前465年在位）。吴：指春秋时吴国国君夫差。(5)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引自《诗经。周颂。我将》。(6)《诗云》：以下诗句引自《诗经。大雅。皇矣》。(7)赫斯：发怒的样子。(8)爰：语首助词，无义。(9)遏：止；徂(cu)：往，到。莒：古国名，在今山东莒县，公元前431年被楚国消灭。(10)笃：厚；祐：福。(11)《书》曰：书，《尚书》，以下引文见伪《古文尚书。周书。泰誓》。(12)厥：用法同“其”。(13)衡行：即“横行”。

【译文】

齐宣王问道：“和邻国交往有什么讲究吗？”

孟子回答说：“有。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够以大国的身分侍奉小国，所以商汤侍奉大国，周

文王侍奉昆夷。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够以小国的身分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侍奉獯鬻，越王勾践侍奉吴王夫差。以大国身分侍奉小国的，是以天命为乐的人；以小国身分侍奉大国的，是敬畏天命的人。以天命为乐的人安定天下，敬畏天命的人安定自己的国家。《诗经》说：‘畏惧上天的威灵，因此才能够安定。’”

宣王说：“先生的话可真高深呀！不过，我有个毛病，就是逞强好勇。”

孟子说：“那就请大王不要好小勇。有的人动辄按剑瞪眼说：‘他怎么敢抵挡我呢？’这其实只是匹夫之勇，只能与个把人较量。大王请不要喜好这样的匹夫之勇！

“《诗经》说：‘文王义愤激昂，发令调兵遣将，把侵略莒国的敌军阻挡，增添了周国的吉祥，不辜负天下百姓的期望。’这是周文王的勇。周文王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

“《尚书》说：‘上天降生了老百姓，又替他们降生了君王，降生了师表，这些君王和师表的唯一责任，就是帮助上帝来爱护老百姓。所以，天下四方的有罪者和无罪者，都由我来负责，普天之下，何人敢超越上帝的意志呢？’所以，只要有一人在天下横行霸道，周武王便感到羞耻。这

是周武王的勇。周武王也是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如今大王如果也做到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那么，老百姓就会唯恐大王不喜好勇了啊。”

【读解】

本章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交策略；二是匹夫之勇与大勇的问题。

此前我们看到孟子的谈论，主要是内政问题，而这一次齐宣王开口便问：“交邻国有道乎？”直端端地把问题引向了外交。孟子于是作出了他的外交策略阐述。归结起来，就是大国要仁，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而要和 small 国友好相处。另一方面，小国要智，不要搞闭关锁国，不要夜郎自大，而要和大国搞好外交关系。做到了这两方面，那么，就会出现大国安定天下，小国安定国家的世界和平格局。而做到这两方面的心理基础，便是大国以天命为乐，顺应“天地生万物”的好生之德，不欺负弱小，替天行道；小国敬畏天命，服从天命，不与大国为敌，以维护自己的生存。这里的天命不一定作神秘化的理解，而就是历史、地理条件和时代形成的国际大趋势。

孟子在这里所阐述的外交策略并不深奥，其

中大国、小国的做法，在后世乃至今天也仍然是有参考意义的。

不过，齐宣王对孟子所说的这一套却感到有点不得要领。因为，作为战国时代的一位国君，齐宣王所眼见的和亲历的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多半都是靠战争来解决的，那可真有点“强权就是真理”的味道。而现在照孟老夫子的一套说来，无论你是大国还是小国，似乎都不应该打仗，不该进行军事力量的较量了。根据以前和孟子的多次谈话，他已经领教过了，知道孟子说话总是会有一连串的道理，所以也不好说孟子说得不对。于是，他采用了一个自认为高明的以退为进的办法，一方面赞扬孟子的话高深，有道理；另一方面却自我批评说自己有毛病，恐怕难以接受孟子的高论。

孟子岂会不知道齐宣王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只需要把话锋轻轻一转，一下子就抓住了齐宣王，继续展开宏论。

齐宣王说自己的好勇，孟子便说好勇也没有关系，只要不是好小勇就行了。于是便连带进行了关于大勇与小勇问题的阐述。

小勇就是我们常说的匹夫之勇。这种匹夫之勇是一种血气之怒，动辄以性命相拼，而是以理

义相斗。

从效果来说，小勇敢一人，大勇安天下。

从实例来说，莽张飞、黑李逵是小勇，刘皇叔、宋公明是大勇。在一定意义上，楚霸王也是小勇，而汉高祖却是大勇。对我们来说，孟子关于小勇和大勇的论述的确是可以使我们耳目一新并有所启迪的。比如说我们见到那些在大街上、公共汽车上动辄提劲逞勇的人，包括那些车匪路霸，一副亡命徒的样子，其实不过是“小勇”罢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以社会公理为武器，大家挺身而出，往往也就可以战胜那些人的“匹夫之勇”，保护我们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说到底，真正的勇不是斗力而是斗智，不是斗血气而是斗理义。当然，在斗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牺牲，如果大家都怕牺牲，当然也就胜负难卜，甚至有让“小勇”逞强得势的时候了。

贪财好色怎么办？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①。毁诸？已乎②？”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③也，耕者九一④，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⑤，泽梁⑥无禁，罪人不孥⑦。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⑧。’”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⑨好货；《诗》云⑩：‘乃积乃仓，乃裹糒粮⑪，于橐于囊⑫。思戢用光⑬。弓矢斯张，干戈戚扬⑭，爰方启行⑮。’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16)妃。〈诗〉云(17)：‘古公亶父(18)，来朝走马，率西水浒(19)，至于岐下。爰及姜女(20)，聿来胥宇(21)。’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22)。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注释】

(1)明堂：为天子接见诸侯而设的建筑。这里是指泰山明堂，是周天子东巡时设，至汉代还有遗址。(2)已：止，不。(3)岐：地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一带。(4)耕者九一：指井田制。把耕地划成井字形，每井九百亩，周围八家各一百亩，属私田，中间一百亩属公田，由八家共同耕种，收入归公家，所以叫九一税制。(5)关：道路上的关卡，近于现代“海关”的概念。市：集市。讥：稽查。征：征税。(6)泽梁：在流水中拦鱼的设备。(7)骿(nu)：本指妻子儿女，这里用作动词，不孥即指不牵连妻子儿女。(8)哿(ge)矣富人，哀此羸(qiong)0独：引自《诗经·小雅·正月》。哿，可以。羸：孤单。(9)公刘：人名，后稷的后代，周朝的创业始祖。(10)《诗》云：引自《诗经·大雅·公刘》。(11)糗(hou)粮：干粮。(12)橐(tuo)囊：都是盛物的东西，囊大橐小。(13)v思：语气词，无义。戢：同“辑”，和睦。用：因而。光：

发扬光大。(14)干戈戚扬：四种兵器。(15)爰方启行：爰，于是；方，开始；启行：出发。(16)厥：代词，他的，那个。(17)《诗》云：引自《诗经·大雅·绵》。(18)古公亶父：即周文王的祖父周太王。(19)率：循者。洧：水边。(20)爰：语首词，无义。姜女：太王的妃子。也称太姜。(21)聿：语首词，无义。胥：动词，省视，视察。宇：屋宇。(22)怨女：未出嫁的老处女。旷夫：未娶妻的单身汉。古代女子居内，男子居外，所以以内外代指。

【译文】

齐宣王问道：“别人都建议我拆毁明堂，究竟是拆毁好呢？还是不拆毁好呢？”

孟子回答说：“明堂是施行王政的殿堂。大王如果想施行王政，就请不要拆毁它吧。”宣王说：“可以把王政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山的时候，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对于做官的人是给予世代承袭的俸禄；在关卡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到湖泊捕鱼都不禁止；对罪犯的处罚不牵连妻子儿女。失去妻子的老年人叫做鰥夫；失去丈夫的老年人叫做寡妇；没有儿女的老年人叫做独老；失去父亲的儿童叫做孤儿。这四

种人是天下穷苦无靠的人。文王实行仁政，一定最先考虑到他们。《诗经》说：‘有钱人是可以过得去了，可怜那些无依无靠的孤人吧。’

宣王说：“说得好呀！”

孟子说：“大王如果认为说得好，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宣王说：“我有个毛病，我喜爱钱财。”

孟子说：“从前公刘也喜爱钱财。《诗经》说：‘收割粮食装满仓，备好充足的干粮，装进小袋和大囊。紧密团结争荣光，张弓带箭齐武装。盾戈斧钐拿手上，开始动身向前方。’因此留在家里的人有谷，行军的人有干粮，这才能够率领军队前进。大王如果喜爱钱财，能想到老百姓也喜爱钱财，这对施行王政有什么影响呢？”

宣王说：“我还有个毛病，我喜爱女色。”

孟子回答说：“从前周太王也喜爱女色，非常爱他的妃子。《诗经》说：‘周太王古公亶父，一大早驱驰快马。沿着西边的河岸，一直走到岐山下。带着妻子姜氏女，勘察地址建新居。’那时，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处女，也没有找不到妻子的老光棍。大王如果喜爱女色，能想到老百姓也喜爱女色，这对施行王政有什么影响呢？”

【读解】

孟子在这里所说的王政也就是前面给梁惠王说的王道，王政就是王道之政，用仁德来统一天下的政治，实际上也就是他的另一个术语——仁政。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是言必称文、武、周公的。所以，他在这里向齐宣王介绍王道政治时也是以文王治理岐山的政策为依据的。这里的话虽不长，但包含的内容却是很广，牵涉到农业税收、官吏制度、商业政策、渔业开放、刑法制度等等，尤其是最后还重点说到了社会福利的问题。

按照孟子的思想，制国平天下的人不可不重视社会福利事业。敬老院、孤儿院等应大大加强，养老保险、人身保险等等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当然，是不是还应该开设婚姻介绍所，甚至是老年婚姻介绍所，这就不是孟老夫子所能想象的了。

当孟子描绘出周文王的仁政图景时，齐宣王不由的脱口而出，赞扬孟子所说的是“善哉言呼！”然而，有意思的是，当孟子自以为抓住了时机问齐宣王为什么不向周文王学习，施行仁政时，齐宣王竟然又一次找出遁词来，从上一次孟

子劝他采取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时的“寡人好勇”上升到说“寡人好货”，乃至“寡人好色”来了。大有自甘堕落，自认是孔子的学生宰我“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机也”的味道。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贪财好色！”我就是这么不成器，你难道还要我实行你那高深廉洁的王道或仁政吗？殊不知孟子就是孟子，莫说你贪财好色，你就是说你“好杀”，是杀人狂，他也会告诉你说，喜欢杀人杀人不要紧，只要你杀的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周武王不就逼杀了殷纣王吗？所以，针对齐宣王说自己“好货”、“好色”的问题，孟子又展开了谈天说地口，同样找出了史证，说周朝的始祖公就“好货”，而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就“好色”。当然，最关键的两句话依然是：“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一言以蔽之，还是“与民同乐”的思想，或者准确一点说，是“与民同欲”。看来，在孟子的心目中，只要你这做国君的是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干什么都是不会错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作为儒家学派主要代表之一的“亚圣”孟子是奉行中庸之道，而不会如此走极端的。他之所以退让，如此纵容齐宣王，任齐宣王说什么他都顺水推舟，打蛇随棍上，其实

是采用的欲擒故纵手法，使齐宣王没有退路，难以遁出王道政治的“彀中”。其用心良苦，实在值得我们今天的读书人细心体会。而不要捡了半句就开跑，以“亚圣”孟子曾经说过贪财好色没有关系为依据，使自己成为惟利是图的贪财小人和拈花惹草的好色之徒。

听听国人怎么说

【原文】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①者，非谓有乔木②之谓也，有世臣之③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④，今日不知其亡⑤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注释】

①故国：指历史悠久的国家。 ②乔木：高大的树木。 ③世臣：世代建立功勋的大臣。 ④进：进用。 ⑤亡：去位，去职。

【译文】

孟子拜见齐宣王，说：“我们平时所说历史

悠久的国家，并不是指那个国家有高大的树木，而是指有世代建立功勋的大臣。可大王您现在却没有亲信的大臣了，过去所任用的一些人，现在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齐宣王说：“我应该怎样去识别那些真正缺乏才能的人而不用他呢？”

孟子回答说：“国君选择贤才，在不得已的时候，甚至会把原本地位低的提拔到地位高的人之上，把原本关系疏远的提拔到关系亲近的人之上，这能够不谨慎吗？因此，左右亲信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还是不可轻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然后去考察他，发现他是真正的贤才，再任用他。左右亲信都说某人不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好，还是不可轻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好，然后去考查他，发现他真不好，再罢免他。左右亲信都说某人该杀，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该杀，还是不可轻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该杀，然后去考查他，发现他真该杀，再杀掉他。所以说，是全国人杀的他。这样做，才可以做老百姓的父母官。”

【读解】

孟子在这里所谈论的人才选拔观一方面来自

他的先辈孔子，另一方面又加进了自己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

在《论语·子路》篇里，子贡曾经问孔子说：“一乡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仍然说：“还难说。不如一乡中的好人喜欢他，坏人厌恶他。”在《卫灵公》篇里，孔子又概括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我们不难发现，孟子在这里对齐宣王的论述几乎就是孔子思想的翻版而加以扩展。只不过，孔子是就一般人品或人才的识鉴发表看法，而孟子则是具体到为国家选拔人才，提拔干部的问题，所以又揉进了他“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要求国君听听国人的意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意见。

从理论上说，孟子的论述的确是非常有道理的。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就是要听听“国人”的意见，而由“人大”任命政府各级干部正是选拔任用人才听“国人”意见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坚持的干部考查制度也就是听取群众意见，“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当然，从实践的操作来看，我们也不能对孟

子的论述作拘泥刻板的理解。因为事实上，我们不大可能就某一个人的情况而听到“国人皆曰”，全国人民都谈论他。除非他是围棋国手、体育世界冠军、顶尖级的电影明星或歌星一流的人物。而这一类人物多半又不一定适合做政府部门的领导人。

所以，“国人皆曰”也是相对的。我们应该把握的精神实质是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不过如此罢了。

进也民心，退也民心

【原文】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这？”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书》曰：‘汤一征，自葛始①。’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②也。归市者③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④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奚我后⑤，后来其苏(6)！’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7)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8)，如之何其可也。王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9)，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注释】

①汤一征，自葛始：《尚书》逸文。②云霓：霓，虹霓。虹霓在清晨出现于西方是下雨的征兆。③归市者：指做生意的人。④吊：这里是

安抚、慰问的意思。⑤溪：等待。后：王，君主。⑤后来其苏：君王来了就会有起色。苏：恢复，苏醒，复活。(7)系累：束缚，捆绑。(8)重器：指贵重的祭器。(9)旄(mao)倪：旄，通“耄”，八十、九十岁的人叫做耄，这里通指老年人。倪，指小孩子。

【译文】

齐国人攻打燕国，占领了它。一些诸侯国在谋划着要用救助燕国。齐宣王说：“不少诸侯在谋划着要来攻打我，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说：“我听说过，有凭借着方圆七十里的国土就统一天下的，商汤就是。却没有听说过拥有方圆千里的国土而害怕别国的。《尚书》说：‘商汤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人都相信了。所以，当他向东方进军时，西边国家的老百姓便抱怨；当他向南方进军时，北边国家的老百姓便抱怨。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到后面呢？’老百姓盼望他，就像久旱盼乌云和虹霓一样。这是因为汤的征伐一点也不惊扰百姓。做生意的照常做生意，种地的照常种地。只是诛杀那些暴虐的国君一来抚慰那些受害的老百姓。就像天上下了及时雨一样，老百姓非常高兴。《尚书》说：‘等待我们的王，他来了，我们也就复

活了！’如今，燕国的国君虐待老百姓，大王您的军队去征伐他，燕国的老百姓以为您是要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所以用饭筐装着饭，用酒壶盛着酒浆来欢迎您 的军队。可您却杀死他们的父兄，抓走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宝器，这怎么能够使他们容忍呢？天下各国本来就害怕齐国强大，现在齐国的土地又扩大了一倍，而且还不施行仁政，这就必然会激起天下各国兴兵。大王您赶快发出命令，放回燕国老老小小的俘虏，停止搬运燕国的宝器，再和燕国的各界人士商议，为他们选立一位国君，然后从燕国撤回齐国的军队。这样做，还可以来得及制止各国兴兵。”

【读解】

齐宣王听了孟子关于燕国百姓是否高兴的谈论后作出选择，命令齐国的军队作为占领军占领了燕国。结果激起了各国的愤怒，纷纷谋划要讨伐齐国这个侵略者，一场世界大战眼看就要爆发。齐宣王于是又来问计于孟子。

孟子先是故作镇静，稳住齐宣王的情绪。然后由商汤的征伐说起，又回到他那个以不变应万变，或者说万变不离其宗的话题——民心向背。他告诉齐宣王说，商汤王的讨伐军随便到哪里都

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欢迎，甚至他们不去哪里，哪里的人群 众 还会抱怨。这是因为商汤王的军队只杀暴虐的君主，而根本不惊 扰百姓，所以老百姓盼他们就像盼及时雨一样。可现在倒好，本来燕国老百姓以为齐国的军队是来解放他们的，所以箪食壶浆夹 道欢迎。殊不知却是引狼入室，齐国的军队无恶不作，不幸被孟 子言中，成了使藏国人民“水益深，火益热”的侵略者、强盗。这怎么可能使燕国人民容忍，又怎么可能使其他各国的诸侯服气呢？ 作出分析以后，孟子又直陈意见，要齐宣王悬崖勒马，赶快撤军， 避免一场世界大战战火的燃烧。

进也孟子，遇也孟子。

不过，不能怪孟子反复无常，而是因为——
进也民心，退也民心。

民心向背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国内问题如此，国际事务 也如此。

话说回来，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又不应当如此呢？

两大之间难为小

【原文】

滕文公①问曰：“滕，小国也，间②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③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④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注释】

① 滕文公：滕国国君。滕国，古国名，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在今山东滕县西南。公元前414年被越国灭，不久复国，又被宋国消灭。②间：处。③池：城池，也就是护城河。④效：献，致。

【译文】

滕文公问道：“滕国是一个小国，处在齐国和楚国两个大国之间。是归服齐国好呢，还是归服楚国好呢？”

孟子回答说：“到底归服哪个国家好我也说不清。如果您一定要我谈谈看法，那倒是只有另一个办法：把护城河挖深，把城墙筑坚固，与老百姓一起坚守它，宁可献出生命，老百姓也不退

去。做到了这样，那就可以有所作为。”

【读解】

两大之间难为小。服从这个，那个会来找你的麻烦；服从那个，这个又会来跟你过不去。

所以股文公感到为难。

孟子的意见很明确，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活法：为什么一定要服从于哪一个呢？我就是我，哪个也不服从，哪个也不得罪。小固然是小，但也要小得有志气。说穿了，就是要自强自立，不要做大国的附庸国，而要争取独立自主，保持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凭空口说白话，而是要靠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深沟高垒，加强国防建设。一旦有侵略者来犯，就与国家共存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所以，自强自立是“两大之间难为小”的根本出路。国家如此，我们每个人的立身处世也有如此的情况，同样需要以自强自主的精神来加以解决。

浩然之气，至大至刚

【原文】

“敢问夫子恶乎长？”①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②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元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③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④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⑤，心勿忘，勿助长也。元若 宋人然：宋人有闵⑥其苗之不长而揠⑦之者，芒芒然⑧归，谓其人⑨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注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⑪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诐辞⑫知其所蔽，淫辞⑬知其所陷，邪辞⑭知其所离，遁辞⑮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注释】

①这一段系节选公孙丑与孟子的对话。问这句话的是公孙丑。②浩然：盛大而流动的样子。③慊：快，痛快。④告于：名不详，可能曾受教于墨子。⑤正：止。“而勿正”即“而勿止”。⑥闵：担心，忧愁。⑦揠：拨。⑧芒芒然，疲倦的样子。⑨其人，指他家里的人，⑩病，疲倦，劳累，⑪耘，除草。⑫诐（b i）辞：偏颇的言辞。⑬淫辞：夸张、过分的言辞。⑭遁辞：躲闪的言辞。

【译文】

公孙丑说：“请问老师您长于哪一方面呢？”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我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呢？”

孟子说：“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这种气，极端浩大，极端有力量，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不过，这种气必须与仁义道德相配，否则就会缺乏力量。而且，必须要有经常性的仁义道德蓄养才能生成，而不是靠偶尔的正义行为就能获取的。一旦你的行为问心有愧，这种气就会缺乏力量了。所以我

说，告子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培养义，心中不要忘记，但也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它生长。不要像宋人一样：宋国有个人嫌他种的禾苗老是长不高，于是到地里去用手把它们一株一株地拔高，累得气喘吁吁地回家，对他家里人说：‘今天可真把我累坏啦！不过，我总算让禾苗一下子就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到地里去一看，禾苗已全部于死了。天下人不犯这种拔苗助长错误的是很少的。认为养护庄稼没有用处而不去管它们的，是只种庄稼不除草的懒汉；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庄稼生长的，就是这种拔苗助长的人——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害死了庄稼。”

公孙丑问：“怎样才算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呢？”

孟子回答说：“偏颇的言语知道它片面在哪里；夸张的言语知道它过分在哪里；怪僻的言语知道它离奇在哪里；躲闪的言语知道它理穷在哪里。——从心里产生，必然会对政治造成危害，用于政治，必然会对国家大事造成危害。如果圣人再世，也一定会同意我的活。”

【读解】

浩然之气，至大至刚。

不是一般所谓“精气”、“血气”，而是充满正义，充满仁义道德的正气、骨气。不是属于医学的生理的范畴，而是属于人文的精神范畴。

这种气，阳刚而气壮山河，气贯长虹，气冲霄汉。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

靠是的这种气。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依然是靠的这种气。

甚至如文天祥所写千古名句：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
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正气歌》）

也仍然是源于这种气。

然而，这种气可养而不可得。“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就是养也要日积月累，水到渠成；而不能拔苗助长，急于求成。

不过，正如孟子所说：“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古往今来，合天之下，能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的又有几许呢？“记得小时候读书的时

候，老师常常讲这样的道理给我们听：地里庄稼，即使你站在它的面前随时观察，眼睛紧盯住它不放过，也绝对不能亲眼看到它生长；但是久而久之，隔一段时间去看它，却可以发现它已经长高了。人的身体长高也是同样的道理。那时，老师给我们讲这个道理，是勉励我们要勤奋学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要心急图快，囫囵吞枣。现在想来，当然也包含着老师不拨苗助长的一份苦心在内。可我们当时哪能体会出这些呢？

其实，不仅知识积累如此，技艺学习如此，我们进德修业，立身处世的方方面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关键在于营养的吸取，年力的增强。万事总有规律，不是你一厢情愿就可以如愿以偿的。

放眼观世，红尘滚滚。再看看你的周围，那些追名逐利，急急如律令的人们，一个个不都是那“芒芒然归”的宋人吗？

恶湿居下，自作自受

【原文】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①，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②：‘迨③ 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④，绸缪牖户（5）。今此下民⑤，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7），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8）：‘永言配命民自求多福。’《太甲》（10）曰：“天作孽，犹可违（11）；自作孽，不可活（12）。’此之谓也。”

【注释】

①闲暇：指国家安定无内忧外患。

②《诗》云：引自《诗经·邶 风·鸛 鸛》。③迨（dai）：趁着。④彻：剥取。桑土（d u）：桑树根；土同“杜”，东齐方言说“根”为“杜”。⑤绸缪（mou）：缠结。牖（you）：窗子；户：门。⑥下民：民义同“人”。这里的诗句是以鸛 鸛

（一种形似黄雀而身体较小的鸟）的口吻，其巢在上，所以称人为“下民”。（7）般（pan）：

乐。怠：怠情。敖：同“邀”，指出游。（9）

《诗》云：引自《涛经·大邪·文王》。③永：长久；言：语助同，大义。配：合。命：天命。

（10）《太甲》《尚书》中的一篇。（11）违：避。（12）活：“逭”（huan）的借字，“逃”的意思。

【译文】

孟子说：“仁就光荣，不仁就耻辱；现在的人既厌恶耻辱却又居于不仁的境地，这就好像既厌恶潮湿却又居于低洼的地方一样。假如真的厌恶耻辱，那最好是以仁德为贵，尊敬读书人，使有贤德的人处于一定的官位，有才能的人担任一定的职务。并且趁国家无内忧外患的时候修明政治法律制度。这样做了即使是大国也会畏惧你。

《诗经》说：‘趁着天晴没阴雨，剥些桑树根上皮，补好窗子和门户。现在你们下面人，有谁还敢欺侮我？’孔子说：‘写这首诗的人很懂得道理呀！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还敢欺侮他呢？’如今国家没有内忧外患，却趁着这个时候享乐腐化，这是自己寻求祸害。祸害和幸福都没有不是自己找来的。《诗经》说：‘长久地与天命

相配合，自己寻求更多的幸福。’《尚书·大甲》说：‘上天降下的灾害还可以逃避；自己造成的罪孽可就无处可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读解】

孟子的本意是规劝当政者施行仁政，可他指出的“恶湿居下”现象却是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比如说，抽烟是损寿的，酗酒是要误大事的，睡懒觉也是不利于健康的。至于赌博可能倾家荡产，嫖妓可能患“爱得死”（即通译“爱滋”，但“爱得死”却译得更为深刻而大家都知道的。

厌恶损寿，厌恶误事，厌恶不健康，更厌恶倾家荡产、“爱得死”……

可就是要抽烟，喝酒，睡懒觉……

谁还会想起“未雨绸缪”或“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些格言警句呢？

个人生活中的小事有这样的现象，国家行政上的大事也完全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发生。所以孟子苦心提醒大家，既然厌恶潮湿，就不要自居于低洼的地方；既然厌恶耻辱，就不要自居于不仁的境地。说到底，还是要求当政者实施仁政。这才是孟子政治学说中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原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①。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②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④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⑤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6）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刚端于我（7）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人之始然（8），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9）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注释】

①不忍人之心：怜悯心，同情心。①乍：突然、忽然。③怵惕：惊惧。恻隐：哀痛，同情。

④内交，内交即结交，内同“纳”。⑤要（yao）誉：博取名誉。要同“邀”，求。（6）端：开端，起源，源头。（7）我：同“己”。（8）然，同“燃”。（9）保：定，安定。

【译文】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同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

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读解】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

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验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

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 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实，也不仅仅限于孟子的时代，就是到任何时代，强调 这些，总比鼓吹人性本恶，放弃道德，施行暴政要好得多罢！

从闻过则喜到与人为善

【原文】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①大焉，善与人同②，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③者也 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注释】

①有：同“又”。②善与人同：与人共同做善事。③与人为善：与：偕同。

【译文】

孟子说：“子路，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就很高兴。大禹听到有教益的活，就给人家敬礼。伟大的舜帝又更为了不得：总是与别人共同做善事。舍弃自己的缺点，学习人家的优点，非常快乐地吸取别人的长处来行善。从他种地、做陶器、捕鱼一直到做帝王，没有哪个时候他不向别人学习。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也就是与别人一起来行善。君子。最重要的就是要与别人一起来行善。

【读解】

今天我们说，与人为善，是指善意帮助别人。这与孟子所说的意思既密切相关又略为有所不同了。

孟子的意思很简单，与人为善就是与别人一起行善，而这种与别人一起行善的基础是吸取别人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所以，他是从子路说起。因为子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闻过则喜，听到别人给自己指出过错就高兴。除了子路而外，夏禹也是这方面的模范，他只要一听到别人对他说有教益的话，不仅高兴，而且还要就地下拜，行上一个大礼。当然，比起子路和夏禹来，大舜的“与人为善”就更高一筹了，不仅高兴，不仅下拜，而且还要切实吸取并付诸行动，这就等于和别人一起行善了。

从闻过则善闻善言则拜，到与人为善，虽然有程度的不同，但其性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善于吸取别人的优点而改正自己的缺点。

在《论语·学而篇里，孔子曾经说过：“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把别人能够给自己指出过错看作一大幸事。

可见，孔、孟在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这个问题上也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要真正按孔、孟的要

求做是非常难的。这里面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有没有宽广的胸襟和肚量的问题。没有宽广的胸襟和肚量来处理人与我之间的关系，莫说与人为善，就是闻过则喜也是绝对做不到的。做得到的，只有闻过则想，文过饰非而已。

贤才可拜不可召

【原文】

孟子将朝王①，王使人来曰：“寡人如②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③，不识④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⑤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6）。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8），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9）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10）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

者，岂以仁义为不美？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11）；君命召不俟驾（12）。’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13）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14）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醜（15）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注释】

①王：指齐王。②如：宜，当，应当。③朝，将视朝：第一个“朝”读zhao，即“清晨”的意

思：第二个“朝”读Chao，意即“朝廷”，视朝即在朝廷处理政务。④不识：不知。⑤造：到，上。

（6）东郭氏：齐国的大夫。（7）孟仲子：孟了的堂兄弟，跟随孟子学习。（8）采薪之忧：本意是说有病不能去打柴，引申为自称生病的代词。薪，柴草。（9）要（yao）：拦截。（10）景丑氏：齐国的大夫。（11）父召无诺《礼记·曲礼》：“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唯”和“诺”都是表示应答，急时用“唯”，缓时用“诺”。父召无诺的意思是说，听到父亲叫，不等说“诺”就要起身。（12）不俟驾：不等车马备好就起身。（13）宜：义同“殆”，大概，恐怕。（14）慊（qian）：憾，少。（15）醜（Chou）：类似，相近，同。

【译文】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恰巧齐王派了个人来转达说：“我本应该来看您，但是感冒了，吹不得风。明早我将上朝处理政务，不知您能否来朝廷上，让我见到您？”

孟子回答说：“不幸得很，我也有病，不能上朝廷去。”

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去吊丧。公孙丑说：“昨天您托辞生病谢绝了齐王的召见，

今天却又去东郭大夫家里吊丧，这或许不太好
吧？”

孟子说：“昨天生病，今天好了，为什么不
可以去吊丧呢？”

齐王打发人来问候孟子的病，并且带来了医
生。孟仲子应付说：“昨天大王命令来时，他正
生着病，不能上朝廷去。今天病刚好了一点，已
经上朝廷去了，但我不知道他能否到达。”

孟仲子又立即派人到路上去拦孟子，转告孟
子说：“请您无论如何不要回家，而赶快上朝廷
去！”

孟子不得已而到景丑的家里去住宿。景丑
说：“在家庭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这是
人与人出问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子之间以慈恩
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只看见齐王尊敬
您，却没看见您尊敬齐王。”

孟子说：“哎！这是什么话！在齐国人中，
没有一个与齐王谈论仁义的。难道是他们觉得仁
义不好吗？不是。他们心里想的是：‘这样的王
哪里配和他谈论仁义呢？，这才是他们对齐王最
大的不恭敬。至于我，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拿来
向齐王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对齐王
恭敬了。’”

景丑说：“不，我不是说的这个方面。礼经上说过，父亲召唤，不等到应‘诺’，‘唯’一声就起身；君王召唤，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可您呢，本来就准备朝见齐王，听到齐王的召见却反而不去，这似乎和礼经上所说的不大相合吧。”

孟子说：“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没有人赶得上。不过，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有什么不如他的呢？’曾子说这些话难道没有道理吗？应该是有道理的罢。天下有三样最尊贵的东西：一样是爵位，一样是年龄，一样是德行。在朝廷上最尊贵的是爵位；在乡里最尊贵的是年龄；至于辅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贵的是德行。他怎么能够凭爵位就来怠慢我的年龄和德行呢？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出谋划策，就亲自去拜访他们。这就叫尊重德行喜爱仁道，不这样，就不能够做到大有作为。因此，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伊尹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天下各国的土地

都差不多，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间谁也不能高出一筹，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君王们只喜欢用听他们的话的人为臣，而不喜欢用能够教导他们的人为臣。商汤对于伊尹，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召唤。管仲尚且不可以被召唤，更何况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呢？”

【读解】

这个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就是孟子自己。因为在《公孙丑上》里，当公孙丑提出管仲来和孟子相比时，孟子已经说过，自己根本不屑于与管仲相比。（参见 3·1）比都不愿意比，当然就更不愿意做了。

可见孟子的自视是很高的。

自视既然这样高，当然就不愿意被呼来唤去的了。自己主动要去朝见是一回事，被召唤去朝见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孟子才有为景丑等人所不理解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孟子有，就是孔子也是有的。我们读本章，有些地方就与《论语·阳货》记录孔子虚与委蛇对付阳货的情况相似。说穿了，是因为凡是自视甚高的人都很注意自己的立身“出处”。这种做法，在民间的看法可就不一样了，说得好听一点是“清高”，说得不好听一点是“拿架子”，再说得难听一点那可就是“迂

腐”而“酸溜溜”的了。或许 正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们的“清高”（或“迂腐”）而不肯苟且，所以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周游列国都不被重用，空有满腹经纶和济世良方。相反，像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却完全没有孔、孟的“清高”（或“迂腐”），“展开谈天说地口，来说名利是非人”，只管游说得君王高兴，不择一切手段，结果却大行其道，甚至能够“挂六国相印”。

撇开对孔、孟与苏秦、张仪的比较不论，回到对用人一方面的要求来看，孟子在这里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求当政治目的 君王“尊贤使能”，“尊德乐道”，礼贤下士，主动放下自己尊贵的架子而启用贤才，甚至拜贤才为老师，就像商汤王对待伊尹，齐桓公对待管仲那样。其实，这也是儒学在用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虽然孔、孟本人一生宣扬这种观点而自身并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但他们的思想却对后世的用人之道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故事，不就是这种影响最为典型的例证吗？

当然，有这种典型的例证并不意味着后世都在实施着孔、孟的观点。而是恰恰相反，人们越是津津乐道于“三顾茅庐”的故事，就越是说明现实中缺乏这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作

风。事实上，孔、孟的思想永远都给我们以理想主义的感觉，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使人感到有很多理想的成分。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想的成分吧，才使他们的理论历久而常新，给人以启迪而不过时，这已经是题外的话了。回到用人和被用的问题上来，既然当政者多半“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既然任人唯贤、礼贤下士是如此困难，如此难遇，作为被用的人，有一点“不可召”的清高和骨气，不也是应该的吗？正如曾子所说：你有你的官位，我有我的正义，我又输与你什么呢？

所以，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认为孟子“不能造朝”是故作姿态，是迂腐，而应该肯定他的清高和骨气。不然的话，“亚圣”之名从何得来呢？

无官无责，进退有余

【原文】

孟子谓蚺蛙（1）曰：“子之辞灵丘（2）而请士师（3），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

蚺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蚺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公都子④以告。

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注释】

①蚺（zhī）蛙：齐国大夫。②灵丘：齐国边境邑名。③士师：官名，管禁令，狱讼，刑罚等，是法官的通称。④公都子：孟子的学生。

【译文】

孟子对蚺蛙说：“您辞去灵丘县长而请求做法官，这似乎有道理，因为可以向齐王进言。可是现在你已经做了几个月的法官了，还不能向

齐王进言吗？”

蚺蛙蛙向齐王进谏，齐王不听。蚺蛙因此辞职而去。齐国人说：“孟子为蚺蛙的考虑倒是有道理，但是他怎样替自己考虑呢？我们就知道了。”

公都子把齐国人的议论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我听说过：有官位的人，如果无法尽其职责就应该辞官不干；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言不听，计不从，就应该辞职不干。至于我，既无官位，又无进言的责任，那我的进退去留，岂不是非常宽松而有自由的回旋余地吗？”

【读解】

有官有职就有责。

不能尽职，不能尽责，当什么官呢？难免失落，难免苦闷与烦恼。

可是，要尽职，要尽责又免不了争斗，免不了权术，依然是苦闷与烦恼。

进退维谷。所谓“落入教中”，身不由己啊！如果再加上官场黑暗腐败，尔虞我诈，你死我活，那就更是痛苦不堪，人性扭曲了。

只有无官一身轻，进退都有余地。

可是，对很多人来说，这种“轻”是“人生不能

承受之轻”，真正“轻”下来了反而过得很沉重。这就叫“红尘滚滚过，几人能参破？”所以还是要去汲汲于功名，拼命挤进“彀中”。

倒是孟子看得很清楚：

“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与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对于要想潇洒走一回，轻轻松松过一生的人来说，还是听听孟老夫子的话有好处。

官场与商场中的垄断现象

【原文】

孟子致为臣而归①。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②曰：“我欲中国③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⑤。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因陈子⑥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⑦曰：‘异哉子叔疑⑧！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⑨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告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注释】

①致为臣而归：指孟子辞去齐宣王的客卿而归故乡。致，在古代有“致仕”、“致禄”、“致政”等多种说法，其中的“致”都是“归还”的意思。

②时子：齐王的巨子。③中国：在国都中，指临淄城。“中”在这里是介词，“国”即国都。④万钟：钟，古代量器。齐国量器有豆、区、釜、钟四种。每豆四升，每区四斗，每釜四区，每钟十釜。万钟为六万四千石。⑤矜式：敬重，效法。

（6）陈子：即孟子的学生陈臻。（7）季孙：赵歧注为孟子的弟子，朱熹则认为“不知何时人”。（8）子叔疑：人名，与季孙一样不可考。（9）龙断：即“垄断”。原意是名词，指高而不相连属的土墩子，后逐渐引申为把持、独占。（10）丈夫：对成年男子的通称。

【译文】

孟子辞去齐国的官职准备回乡。齐王专门去看孟子，说：‘从前希望见到您而不可能；后来终于得以在一起共事，我感到很高兴；现在您又将抛弃我而归去了，不知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够相见？’

孟子回答说：“我不敢请求罢了，这本来就是我的愿望。”

过了几天，齐王对臣下时子说：‘我想在都城

中拨一所房子给 孟子，再用万钟粮食供养他的学生，使我们的官吏和人民都有所 效法。您何不替我向孟子谈谈呢？”

时子便托陈子把这话转告给孟子。陈子也就把时子的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嗯，那时子哪里知道这事做不得呢？如果我是贪图 财富的人，辞去十万钟俸禄的官不做却去接受一万钟的赏赐，这 的是想更富吗？季孙曾经说过：‘子叔疑真奇怪！自己要做官， 别人不重用，也就算了嘛，却又让自己的子弟去做卿大夫。谁不 想做官发财呢？可他却想在这做官发财中搞垄断。’这正如古代的市场交易，本来不过是以有换无，有关的部门进行管理。但却有 那么一个卑鄙的汉子，一定要找一个独立的高地登上去，左边望 望，右边望望，恨不得把全市场的赚头都由他一人捞劳去。别人都 觉得这人卑鄙，因此向他征税。征收商业税也就从这个卑鄙的汉 子开始了。”

【读解】

孟子在齐宣王那里虽然受到比较好的接待，甚至做了客卿，在 不少问题上（例如是否攻打燕园，是否占领燕园等）齐宣王也征 求他的意见。但齐宣王却始终不愿意实施孟子所提出的“仁

政”方案，所以，孟子还是只有“致为臣而归”，辞职归家了。

当齐宣王通过臣下来转达留住孟子的愿望时，孟子以“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作为回答，表明了自己做官绝对不是为 了个人发财致富，而是为实现政治抱负，济世救民。接着，孟子便说了一段寓言式的话，指出了官场和商场都有人想进行垄断的现象。

之所以说孟子的这段话像寓言，是因为它的含义极其深刻而具有哲理。

官场的垄断现象不用多说大家也很清楚，自古便有裙带关系，就像孟子这里所指出的子叔疑，自己做官不算，还要让自己的子弟都去做官。话说回来，世袭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垄断制度。即便不是世袭的科举制度，其垄断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一部《官场现形记》所揭露的种种丑恶，其实也并没有跳出孟子的时代多远。所以，孟子所指出的官场垄断是深刻而意义深远的。

尤其具有超前意义的是，孟子在指出官场垄断现象的同时，还指出了市场垄断现象的起源。其“贱丈夫”的说法固然具有浓厚的寓言色彩，商业税的征收也绝不会真正起源于这个“贱丈夫”。

但是，“贱丈夫”不过是“罔市利”的市场垄断行为的化身罢了，所以，说征收商业税起源于这种市场垄断行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最为有意思的是，我们都知道垄断资本主义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而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这个垄断的怪物——“贱丈夫”。虽然性质和程度都有所不同，但其超前意义，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就我们今天而言，市场经济的竞争已愈来愈激烈，愈来愈卷进全民的注意力。“赚进每一分可能赚到的钱”，已成为很多经商者的心愿。但是，如果只图自己赚钱而“罔市利”，不顾别人利益，则很可能成为孟子笔下的“贱丈夫”，成为大家群起而攻之的对象。结果很可能会事与愿违，不仅不能“罔市利”，反而还会做“市利”所罔，落入教中，走投无路。所以，还是不要做“贱丈夫”而做“大丈夫”罢。

就孟子的本意而言，“贱丈夫”的寓言是为了配合说明官场与商场一样存在着垄断，干扰着他说服齐王实施仁政。而这，正是他不愿意享受十万钟的俸禄而辞职还乡的根本原因。一心想称霸于列强的齐宣王又哪能体会到这些呢？就算体会到，又会不会真正采纳孟子的建议，实施以道德来统一天下的“仁政”呢？这些都是孟子所不抱希

望的了，所以他只能以近乎寓言的方式来表这，
让他的学生把它转达回齐王那里，任他去深思罢
了。

上行下效的实例

【原文】

滕定公①薨②，世子谓然友③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④，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然友之邹⑤问于孟子。

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6）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7）。’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8），齐疏之服（9），飭粥之食（10），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11）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12）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13），歠（14）粥，面深墨，

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15)。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

世子曰：“然；是诚在我。”

五月居庐(16)，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注释】

①滕定公：滕文公的父亲。②薨：死。古代称侯王死叫“薨”，唐代以后用于指二品以上官员死。③然友：人名，太子的老师。④大故：重大的事故，指大丧、凶灾之类。⑤之：至，到。邹与滕相距只有四十余里，所以可以问后行事。

(6) 自尽：尽自己最大的心力。(7) 曾子曰：这几句话在《论语·为政》中是孔子对樊迟说的。

(8) 三年之丧：指子女为父母、臣下为君主守孝三年。(9) 齐(zì)疏之服：用粗布做的缝边的丧服。齐，指衣服缝边。古代丧服叫做衰

(CUT)，不缝衣边的叫“斩衰”，缝衣边的叫“齐衰”。(10) 飫(zhān)；稠粥。粥：稀粥。这里是偏义复词，指稀粥。(11) 宗国：鲁、滕诸国的始封祖都是周文王的儿子，而周公

封鲁，于行辈较长，所以其余姬姓诸国都以鲁为宗国。（12）《志》：记国家世系等的一种书。

（13）冢宰：官名。在君王居丧期间代理朝政。

（14）飮（Chuo）：饮。（15）君子之德……

必偃：这几句出自《论语·颜渊》篇孔子的话。“尚”与“上”同；偃，倒下。（16）五月居庐：居住在丧庐中五个月。

【译文】

滕定公死了，太子对老师然友说：“上次在宋国的时候孟子和我谈了许多，我记在心里久久不忘。今天不幸父亲去世，我想请您先去请教孟子，然后才办丧事。”

然友便到邹国去向孟子请教。

孟子说：“好得很啊！父母的丧事本来就应该尽心竭力。曾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依照礼节侍奉他们；父母去世，依照礼节安葬他们，依照礼节祭把他们，就可以叫做孝了。’诸侯的礼节，我不曾专门学过，但却也听说过。三年的丧期，穿着粗布做的孝服，喝稀粥。从天子一直到老百姓，夏、商、周三代都是这样的。”

然友回国报告了太子，太子便决定实行三年的丧礼。滕国的父老官吏都不愿意。他们说：“我们的宗国鲁国的历代君主没有这样实行

过，我们自己的历代祖先也没有这样实行过，到了您这一代便改变祖先的做法，这是不应该的。而且《志》上说过：‘丧礼 祭祖一律依照祖先的规矩。’还说：‘道理就在于我们有所继承。’”

太子对然友说：‘我过去不曾做过什么学问，只喜欢跑马舞剑。现在父老官吏们都对我实行三年丧礼不满，恐怕我处理不好这件大事，请您再去替我问问孟子吧！’”

然友再次到邹国请教孟子。孟子说：“要坚持这样做，不可以改变。孔子说过：‘君王死了，太子把一切政务都交给家事代理，自己每天喝稀粥。脸色深黑，就临孝子之位便哭泣，大小官吏没有谁敢不悲哀，这是因为太子亲自带头的缘故。’在上位的人有什么喜好，下面的人一定会喜好得更厉害。领导人的德行是风，老百姓的德行是草。草受风吹，必然随风倒。所以，这件事完全取决于太子。”

然友回国报告了太子。

太子说：“是啊，这件事确实取决于我。”

于是太子在丧庐中住了五个月，没有颁布过任何命令和禁令。大小官吏和同族的人都很赞成，认为太子知礼。等到下葬的那一天，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观看，太子面容的悲伤，哭泣的哀

痛，使前来吊丧的人都非常满意。

【读解】

领导人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是孔子反复申说的一个话题，孟子也同样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在本章里所说的“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革尚之风，必偃。”正是孔子在《颜渊》里面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修”的翻版。

由此可见，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是孔子、孟子都非常重视的政治领导原则。而本章正是一个上行下效的实例。滕国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滕文公）死了父亲，由于他上一次在宋国听了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给他留下了很深刻很听得进去的印象，所以这一次遇事，他就托自己的老师去向孟子请教如何办丧事。孟子的意见回来以后，太子发出了实施三年丧礼的命令，结果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虽令不从”。太子于是又再次请老师去问计于孟子，这一次孟子讲了上行下效，以身作则的道理，希望太子亲自带头这样作。结果，丧事办得非常成功，大家都很满意，“不令而行”。

从这件事上，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儒家对于丧礼的观点，但对我们更有启发意义的，还是领导

人以身作则的问题，正如我们在《论语·颜渊》的读解中所概括，这是一种“风吹草动”的统治术。风不吹，草怎么会动起来呢？反过来说，要草动，风就得不断地吹啊！。

滕文公下

本篇以论立身处世的“出处”、气节等为主，很富有哲理性，当然也仍然离不开政治。全篇原文共10章，本书选8章。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原文】

陈代①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②’，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③，招虞人以旌④，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⑤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⑥。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⑦使王良⑧与嬖奚⑨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⑩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⑪，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⑫，一朝而获十。诗云：“不

失其驰，舍矢如破（13）。 ”我不贯（14）小人乘，请辞。 ’御者且羞与 射者比（15）；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被，何也？ 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注释】

①陈代：孟子的学生。②枉：屈。寻：八尺为一寻。③田：打猎。④招虞人以旌：虞人，守猎场的小官。古代君王有所召唤，一定要有相应的标志，旌旗是召唤大夫的，弓是召唤士的，若是召唤虞人，只能用皮冠。所以这个虞人不理睬齐景公用旗旗的召唤。《左传·昭公二十年》曾经载过这一件事，孔子并对这个虞人有所称赞，所以下文孟子说到“孔子奚取焉”。⑤不忘：不忘本来是常常想到的意思，虽然常常想到自己“在沟壑”和“丧其元”的结局，但并不因此而贪生怕死。所以，这里的“不忘”也可以直接理解为“不怕”。

（6）元：首，脑袋。（7）赵简子：名鞅，晋国大夫。（8）王良：春秋末年著名的善于驾车的人。（9）嬖奚：一个名叫奚的受宠的小臣。

（10）反命：复命。反同“返”。（11）范我驰驱：使我的 驱驰规范。“范”在这里作动词，使……规范。（12）诡遇：不按规范驾车。

（13）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引自《诗经·小雅·

车攻》。意为按规范驾车， 箭放出就能射中目标。（14）贯：同“惯”，习惯。（15）比：合作。

【译文】

陈代说：“不去拜见诸侯，似乎只是拘泥于小节吧。如今一去 拜见诸侯，大则可以实施仁政，使天下归服；小则可以称霸诸侯。 况且《志》书上说：‘弯曲着一尺长，伸展开来八尺长。’似乎是可以这样以屈求伸的罢。”

孟子说：“从前齐景公打猎，用族旗召唤猎场的管理员，那管 理员因为他召唤的方式不对而不予理睬。齐景公想杀了他，他却一点也不怕。因而受到孔子的称赞。所以，有志之士不怕弃尸山 沟，勇敢的人不怕丢掉脑袋。孔子认为那猎场管理员哪一点可取 呢？就是取他因召唤不当就不去的精神。如果我不等到诸侯的召 唤就自己上门去，是为了什么呢？况且，所谓弯曲着一尺长，伸 展开来八尺长的说法，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从利 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是弯曲着八尺长，伸展开一尺，那也是有利益的啊，难道也可以于吗？从前赵简子命令王良为他所宠爱的小臣名叫奚的驾车去打猎，整整一天没有打着一只猎物。那奚 回去后向赵简子报告说：‘王

良真是天下最不会驾车的人了！’有人把这话告诉了王良。王良便对奚说：‘请让我再为您驾一次车。’奚勉强同意了，结果一个清晨就打了十只猎物。奚回去后又向赵简子报告说：‘王良真是天下最会驾车的人啊！’赵简子说：‘我让他专门为你驾车吧。’当赵简子征求王良的意见时，王良却不肯干了。他说：‘我按规范为他驾车，他一整天都打不到一只猎物；我不按规范为他驾车，他却一个清晨就打了十只猎物。《诗经》说：“按照规范驾车去，箭一放出就中的。”我不习惯为他这样的小人驾车，请您让我辞去这个差事。’驾车的人尚且羞于与不好的射手合作，即便合作可以打到堆集如山的猎物也不于。如果我现在却扭曲自己去追随那些诸侯，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况且，你的看法是错误的：扭曲自己，是不可能让别人正直的。”

【读解】

陈代为孟子所出的是一个以屈求伸的主意。“枉尺而直寻”，先弯曲自己，哪怕显得只有一尺长，有朝一日实现抱负，伸展开来，就可以有八尺长了。

陈代所说的，其实正是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做法。先顺着诸侯们的口味来，然后再慢慢实

施自己的思想主张。说穿了，有一点机会主义的味道。所以，孟子坚决不同意，而以“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方正刚直为行为主张。

同时以齐景公时的猎场管理员和赵简子时的优秀驾驶员王良为范例，说明了君子在立身出处上不能苟且，不能搞机会主义的道理。最后指出，机会主义的路其实也是走不通的，因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把自己弄得弯曲起来，扭曲了人格，怎么还可能去让别人正直呢？这就又回到他的前辈孔子的说法去了：“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自己不能够正直，怎么可能去让别人正直呢？

内容大同小异，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孟子的出发点是反对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孔、孟都很倡导通权达变的思想，但在立身处世的出处方面，却是非常认真而不可苟且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或许正是因为坚持这个原则而影响了他们的学说为当世所用，使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能够“大行其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正因为他们坚持了这个原则，才使他们的学说在身后流

传下 下去，历千年而不衰，使他们本身也成为圣人、亚圣人。

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社会分工的愈益精细，职业的愈益分化，立身处世的“出处”问题似乎已不那么突出了。但面临择业， 面临进退，面临铺天盖地的招聘广告和所谓“双向选择”，是否还是有必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出处”问题呢？

动机与效果的问题

【原文】

彭更①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②于诸侯，不以泰（3）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章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④，以羨⑤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輿（6）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人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7）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輿而轻为仁义者哉？”

曰：“梓匠轮輿，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漫（8），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注释】

①彭更：人名，孟子的学生。②传食：指住在诸侯的驿舍（宾馆）里接受饮食。传，驿舍，相当于今天的宾馆。③泰：同“太”，过分。

（4）通功易事：交流成果，交换物资。⑤羨：余，多余。（6）梓匠轮舆：梓人、匠人批木工；轮人、舆人指制造车轮和车箱的工人。

（7）待：同“持”，扶持。（8）墁（màn）：本义为粉刷墙壁的工具，这里指新粉刷过的墙壁。

【译文】

彭更问道：“跟在身后的车几十辆，跟随的人几百个，从这个诸侯国吃到那个诸侯国，不是太过分了吗？”

孟子说：“如果不正当，就是一篮子饭也不能够接受；如果正当，就是像舜那样接受了尧的天下也不过分。——你说得过分吗？”

彭更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读书人不劳动而白吃饭，是不对的。”

孟子说：“你如果不互通有无，交换各行各业的产品，用多余的来补充不足的，就会使农民

有多余的粮食没人吃，妇女有多余的布没人穿。你如果互通有无，那么，木匠车工都可以从你那里得到吃的。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尊敬长辈，奉行先王的圣贤学说，来培养后代的学者，却不能从你那里得到吃的。你怎么可以尊重木匠车工却轻视奉行仁义道德的人呢？”

彭更说：“木匠车工，他们干活的动机就是为了求饭吃。读书人研究学问，其动机也是为了求饭吃吗？”

孟子说：“你为什么以他们的动机来看问题呢？只要他们对你有或绩，应该给他们吃的，那就给他们吃的罢了。况且，你是论动机给他们吃的呢？还是论功绩给他们吃的呢？”

彭更说：“论动机。”

孟子说：“比如这里有一个人在新刷好的墙壁上乱画，但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弄到吃的，你给他吃的吗？”

彭更说：“不。”

孟子说：“那么，你不是论动机，而是论功绩的了。”

【读解】

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还是当受不当受的问题。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是正当的，再多也可以接受；如果不正当，再少也不应该接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一些经济案件的问题了。比如说某项技术发明或新产品开发之类的成果收入问题，新闻媒介时有披露，其症结点在就在于当事人的巨额收入是“如其道”还是“非其道”。如果是“如其道”，那再多也不应该有问题（当然要按有关规定上税等等），如果是“非其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里的界限是很清楚的。

问题倒是在于，谁来认定是“如其道”还是“非其道”呢？混乱也正是出在这里，往往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这大概就需要多多颁布法规了吧。回到孟子的说法，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的观点与孔子所谓“如利思义”（《论语·宪问》或“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的观点以及他自己“当辞则辞，当受则受”的实际做法（见《公孙丑下》4·3）都是一致的。说到底，还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道”就是“如其道”，“无道”就是“非其道”。

本章牵涉的另一个方面是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

在这一点上，孟子同样采取了他一贯的推谬手法，把论辩对手推到荒唐的境地，使之不得不承认错误，从而证实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师生之间所谈论的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学生彭更是从动机来看问题，解决问题。孟子则是从实际功绩，也就是效果方面来看问题，解决问题。有点近似于我们今天说不听大话、空话，只看工作实绩。

当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是一对哲学范畴。我们的观点是二者的统一，也就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统一：无论你是共。办了错事，还是做好事的“动机不纯”，都是反对的。

只不过，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实践，不可能事事都能做到二者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还是应该主要看实绩，也就是“食功”而“非食志”了吧。

不由其道，钻穴之徒

【原文】

曰①：“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②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注释】

①本段系节选孟子与魏国人周霄的对话。“曰”指“孟子曰”。②媒妁（Shuo）：媒人，介绍婚姻的人。

【译文】

孟子说：“男孩子一生下来，父母便希望给他找一个好的妻室，女孩子一生下来，父母便希望给好找一个好的婆家。父母这样的心情，人人都有。但是，如果不等父母的安排，媒人的介绍，就自己钻洞扒缝互相偷看，甚至翻墙过壁支私会，那就要受到父母和社会上其他的人鄙视。同样的道理。古代人不是不想做官，只不过厌恶不经过正当的途径去做官。不经过正当的途径去做官，与男女之间钻洞扒缝的行为是一样的”

【读解】

孟子以男女苟合偷情为喻，谴责那些不由其道，不择手段去争取做了的人，实际上还是在谴责靠游说君王起家的纵横术士们。

根据孟子的观点，想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是非常正当的。但另一方面，“又恶不由其道”。说穿了，还是立身处世的“出处”问题。其基本观点与“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一章是相同的，就是不能靠不正当手段去争取做官，不能扭曲自己的人格。

孟子关于男女偷情的比喻是非常生动而深刻的。不过，时代发到今天，恋爱婚姻一律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已被抛到了一边，少男少女们再也用不着钻洞扒缝，翻墙过壁，像张君瑞和崔莺莺那样“待月西厢下”了。那么，“钻穴隙之类”是不是也就合理了呢？

当然不是这样，莫说是在政治上、官场上去“钻穴隙”，就是男女关系上的“不由其道而往”，也仍然会遭到“父母国人皆贱之”，总归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事罢。

所以，还是光明磊落走正道，不要“钻穴隙之类”的好。

孟子的比喻始终是意味深长的。

偷鸡贼的逻辑

【原文】

戴盈之①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②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③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注释】

①戴盈之：人名，宋国大夫。②兹：年。③攘：偷。

【译文】

戴盈之说：“税率十分抽一，免除关卡和市场的征税，今年内还办不到，请让我们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再彻底实行，怎么样？”

孟子说：“现在有一个人每天偷邻居家的一只鸡，有人告诫他说：‘这不是正派人的行为！’他便说：‘请让我先减少一些，每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再彻底洗手不干。’——如果知道这种行为不合于道义，就应该赶快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

【读解】

好一条偷鸡贼的逻辑！

好一则偷鸡贼的寓言！这条偷鸡贼的逻辑就是改错分步，明明认识到不对，但就是不愿意彻底改正，而以数量减少来遮掩性质不改的问题。

这则偷鸡贼的寓言生动幽默，看似荒唐可笑，实际上是人心写照。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戒烟、戒赌、戒毒，还是“反腐倡廉”中披露出来的一些案子，其当事人不是多少都有一点这个偷鸡贼的心态和逻辑吗？

改恶从善，痛改前非。好一个“痛”字了得！

离娄上

本篇开始出现短章，长篇大论减少。内容涉及政治和为人处事的各个方面，以论“仁”的为最多。全篇原文共28章，本书选14章。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原文】

孟子曰：“离娄①之明、公输子（2）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③之聪，不以六律④，不能正五音⑤；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6）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7）。’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8）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

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诗》曰：‘天之 方蹶，无然泄泄。’（9）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 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注释】

①离娄：相传为黄帝时人，目力极强，能于百步之外望见秋毫之末。 ②公输子：即公输班（“班”也被写成“般”、“盘”），鲁国人，所以又叫 鲁班，古代著名的巧匠。约生活于鲁定公或者哀公的时代，年岁比孔子小，比 墨子大。事迹见于（《礼记·檀弓》、《战国策》、《墨子》等书。③师旷：春秋时晋国的乐师，古代极有名的音乐家。事迹见于《左传》、《礼记》、《国语》等。④六律：中国古代将音律分为阴吕、阳律两部分，各有六种音，六律即阳律的六音，分别是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黄钟。⑤五音：中国古代音阶名称，即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简谱中的1、2、3、5、6这五音。

（6）闻：名声。①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引自《诗 经一大雅一假乐》。愆（qian），过失；

率，遵循。（8）揆（kui）：度量。（9）天之方蹶，无然泄泄（y i）：引自《诗经·大雅·板》。蹶，动；泄泄，多言，话多。（10）非：诋毁。

【译文】

孟子说：“即使有离娄那样好的视力，公输子那样好的技巧， 如果不用圆规和曲尺，也不能准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旷样好的审音力，如果不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的学说，如果不实施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现在有些诸侯， 虽然有仁爱的心和仁爱的名声，但老百姓却受不到他的恩泽，不 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这是因为他没有实施前代圣王的仁政的 缘故。所以说，只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只有好办法，好办 研能够自己实行起来。

《诗经》说：‘不要偏高啊不要遗忘，一 切遵循原来的规章。’遵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是从来 没有过的。圣人既用尽了目力，又用圆规、曲尺、水准、绳墨等 来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那些东西便用之不尽了；圣 人既用尽了听力，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各种音阶也就运用无穷 了；圣人既用尽了脑力，又施行不忍人的仁政，他的仁爱之德便 覆盖于天下了。所以

说，筑高台一定要凭借山陵；挖深池一定要 凭借山沟沼泽；如果执政不凭借前代圣王的办法，能够说是明智 吗？所以只有仁慈的人才应该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不仁慈的人占 据了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恶行败德传播给老百姓。在上的没 有道德规范，在下的人没有法规制度；朝廷不信道义，工匠不信 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触犯刑律。如此下去，国家还能生存 就真是太侥幸了。所以说，城墙不坚固，武器不充足，这不是国 家的灾难；田野没开辟，物资不富裕，这不是国家的祸害；如果 在上位的人没有礼义，在下位的人没有教育，违法乱纪的人越来 越多，国家的灭亡也就快了。《诗经》说：‘上天正在降骚乱，不 要多嘴又多言。’多嘴多言就是拖沓罗嗦。侍奉君主不讲忠义，行 为进退不讲礼仪，说话便诋毁前代圣王之道，这就是拖沓罗嗦。所 以说，用高标准来要求君王就叫做‘恭’，向君王出好主意而堵塞 坏主意就叫做‘敬’，认为自己的君王不能行仁政就叫做‘贼’。”

【读解】

还是要求当政者实施仁政的鼓吹与呐喊。具体落实到两个方 面：一是“法先王”；二是选贤才。

“法先王”是因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相反，“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正反两方面的道理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一定要“法先王”。孟子的“法先王”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思想的继承。

选贤才是因为“惟仁者宜在高位。”一旦不仁者窃据了高位，奸邪当道，残害忠良，必然就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世风日下，天下大乱。历史依据不胜枚举。所以，一定要注意领导干部的选拔。

这两个方面在《论语》、《孟子》中都不是什么新思想，而近乎老生常谈了。倒是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说法成为了人们在生活中常用的格言警句。尤其是面对日益紧张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冒出来，其是与非，正与邪，往往使人感到困惑，感到难以评说。这时候，大家对“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感受就更加真切而深刻了。所以，要求健全法制法规的呼声日益强烈。据有人统计说，当前的中国，几乎每天都有法规出台。这种说法不知有没有夸张的成分，但大家对“规矩”的重视，全民普

法教育的进行，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说起来，所有这些，不都是在“以规矩”而“成方圆”吗？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原文】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译文】

孟子说：“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 爱是否不够；管理别人却不能够管理好，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 才智是否有问题；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礼貌，那用应反 问自己的礼貌是否到家——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 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诗 经》说：‘长久地与天命相配合，自己寻求更多的幸福。’”

【读解】

我们在《公孙丑上》里已听孟子说过：“仁者如射：射者正己 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意思都是一样的。从个人品质说，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凡 事多作自我批评。也就是孔子

所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

从治理国家政治说，是正己以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儒家政治，强调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所以，多与个人品质紧紧连在一起。而自我批评则是其手段之一，其相关论述，在《论语》和《孟子》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当然，古往今来，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又的确是太少了，所以仍然有强调的必要。

水清濯缨，水浊濯足

【原文】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 ①，乐其所以亡 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②之 水清兮，可以濯③我缨④；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 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 甲》曰⑤：‘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注解】

①菑：同“灾”。②沧浪：前人有多种解释。或认为是水名（汉水支 流），或认为是地名（湖北均县北），或认为是指水的颜色（青苍色）。各种意 思都不影响对原文的理解。③濯（Zhuo）：洗。④缨：系帽子的丝带。⑤《太甲》曰：《公孙丑上》（3·4）已引过这句话，可参见。

【译文】

孟子说：“不人的人难道可以和他商议吗？

他们对别人的危险心安理得，从别人的灾难中牟利，把导致家破国亡的事当作乐趣。不仁的人如果可以和他商议，那怎么会有国亡家破的事发生呢？从前有个小孩子唱道：‘沧浪的水清呀，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浊呀，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听了说：‘弟子们听好了啊！水清就用来洗帽缨，水浊就用来洗双脚，这都是因为水自己造成的。’所以，一个人总是先有自取其辱的行为，别人才侮辱他；一个家庭总是先有自取毁坏的因素，别人才毁坏它；一个国家总是先有自取讨伐的原因，别人才讨伐它。《尚书·太甲》说：‘上天降下的灾害还可以逃避；自己造成的罪孽可就无处可逃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读解】

水的用途有贵有贱（“濯缨”与“濯足”），是因为水有清有浊成的，人的有贵有贱，有尊有卑又何尝不是由自己造成的呢？

不仅个人如此，一个家庭，一个国家，都莫不如此。

人因为不自尊，他人才敢轻视；家由于不和睦，“第三者”才有插足的缝隙；国家动乱，祸起萧墙之内，敌国才趁机入侵。所有这些，都有太多的例证可以证实。我们今天说“堡垒最容易从

力部攻破”，其实也正是这个意思。

所以，人应自尊，家应自睦，国应自强。祸福贵贱都由自取。你就是你自己的上帝。

自暴自弃，岂不哀哉

【原文】

孟子曰：“自暴①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②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注解】

①暴：损害，糟蹋。②非：诋毁。

【译文】

孟子说：“自己糟蹋自己的人，和他没有什么好说的；自己抛弃自己的人，和他没有什么好做的。出言使低毁礼义，叫做自己糟蹋自己。自认为不能居仁心，行正义，叫做自己抛弃自己。仁，是人类最安适的精神住宅；义，是人类最正确的光明大道。把最安适的住宅空起来不去住，把最正确的大道舍弃在一边不去走，这可真是悲哀啊！”

【读解】

在孟子这里，自暴自弃指自己不愿意居仁心，行正义，而且还出言说毁礼义的行为。稍加

引申，也就是自己不愿意学好人做 好事而自卑自贱，自甘落后，甚至自甘堕落。这就是成语自暴自弃”的意思，只不过我们今天使用这个成语时，多半指那些遍 受挫折后不能重新振作的人罢了。

从孟子宣传推广仁义道德的本意来看，他的这一段文字是非常优美而具有吸引力的。我们今天动辄就说寻找“精神家园”，而 孟子早已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仁，人之安宅也。”仁，是人类最安适的精神住宅、精神家园，你还到哪里去寻找呢？我们今天动 辄就劝人走光明大道，而孟子早已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义，人之 正路也。”义，是人类最正确的光明大道，你为什么还不走呢？ 所以，孟子非常动感情地说：“旷安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 哉！”

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孟子这一段劝人不要自暴自弃 的文字，真应该在劳改农场、少管所、自新学校的大墙上广为书 写啊！

真诚是立身之本

【原文】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亲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译文】

孟子说：“在下位的人，如果得不到在上位的人信任，就不可能治理好平民百姓。得到在上位的人信任有办法：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就得不到在上位的人信任；得到朋友的信任有办法：侍奉父母，不能够使父母高兴，就不能够得到朋友的信任；使父母高兴有办法：自己不真诚就不能够使父母高兴；使自己真诚有办法：不明白什么是善就不能够使自己真诚。所以，真诚是上天的原则，追求真诚是做人的原则。极端真诚而不能够使人感动的，是没有过的；不真诚是不能够感动人的。”

【读解】

这一章除了最后两句外，几乎与《中庸》第二十章里面的一段文字完全相同。这说明《中庸》与“思孟学派”之间的密切关系。朱熹认为，子思受教于孔子的学生曾子，孟子又受教于子思，所以，是孟子“述《中庸》孔子之言”。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应该是《中庸》取于《孟子》，而不是相反。

与《中庸》完全相同的内容还是强调“诚”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中庸》里有若干章都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而《大学》所提出的人生进阶阶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级也是“诚意”的问题。由此可见，“诚”的确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以这里与《中庸》相同的文字来看，由“明善”到“诚身”；由“诚身”到“悦亲”；由“悦亲”到“信于友”；由“信于友”到“获于上”，直到“民不可得而治也”的反面，那就应该是“民可得而治矣”。实际上也就是《大学》所谓“修、齐、治、平”的序列，所以朱熹说这段文字“亦与《大学》相表里，学者宜潜心焉。”（《孟子集注》卷七）一句话归结起来，在儒家的学说里，真诚的确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所在，一个人如果没有真诚，一切都无从谈起。

所以，孟子最后说，“至诚而不动者，来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就是孟子这里所说的意思了罢。

嫂溺，援之以手

【原文】

淳于髡①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②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注释】

①淳于髡（kūn）：齐国著名辩士，曾在齐威王、齐宣王和梁惠王的朝廷做官。事迹见于《战国策·齐策》、《史记·孟荀列传》、《史记·滑稽列传》等。②权：本指秤锤，衡量轻重。引申为衡量轻重而变通处理，即变通之意。

【译文】

淳于髡问：“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的规定吗？”

孟子说：“是的。”

淳于髡又问：“那么，假如嫂嫂掉在水里，小叔子用手去拉她 吗？”

孟子说：“嫂嫂掉在水里而不去拉，这简直是豺狼！男女之间 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的规定；嫂嫂掉在水里，小叔子用手去 拉她，这是通权达变。”

淳于髡说：“现在整个天下都掉在水里了，先生不去救援，这 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整个天下掉在水里了，要用‘道’去救援；嫂嫂掉 在水里，用手去拉就可以了——您难道要我用手去救援天下吗？”

【读解】

男女授受不亲是中国古代礼制中一条微妙的牵涉性心理问题 的规定。由于有这一条规定，当“嫂溺”的时候是否“援之以 手”就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了。

想来弗洛伊德博士不一定知道“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恐 怕也没有读到过淳于髡先生与孟子的对话，不然的话，倒正好可 以作为一份性心理分析的材料了。

我们既不是博士的学生，当然也没有办法来进行这方面加 析 只好从淳于髡先生与孟子的精

采对白方面来欣赏了。孟子虽是亚圣，但这淳于髡先生也非常了得，人虽矮小，其貌不扬，但太史公在《史记》里称他“滑稽多群，数使诸侯，未尝屈辱”。是当时齐国准外交部长级的人物，幽默诙谐的国际名士。且看他问孟子的问题，出语不凡，神出鬼没而又直钉本质。稍有反应不过来，不弄得你尴尬无措，“顾左右而言他”才怪。

但亚圣毕竟是圣人级的高手，群才无碍。只需略施机锋转语，以“权”释‘札’，便出人意表又合于情理地回答了对手的诘难，令人不得不服。

通权达变，智者风范。

而我们在前面的若干篇章中已经知道，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非常重视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通权达变精神。

好为人师的毛病

【原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译文】

孟子说：“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

【读解】

一语道破古今文人通病。

问题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有什么不好呢？孔圣人不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吗？不是“诲人不倦”吗？我们今天不也大张旗鼓地欢迎大家都去充实教师队伍，欢迎大家去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

症结在于“好”为人师。

而到底有没有“病”却在于是否“能”为人师。

所以“满罐水不响，半罐水响叮当。”真正胸有雄兵百万的人并不急于露才扬己，倒是那些年瓶子醋自以为了不起，动辄喜欢做别人的老师，出言就是教训别人，一副教师爷的派头。其结果是误人子弟，令人啼笑皆非。

不仅如此，好为人师的人还往往自满自足，不思深造精进，结果是不但害人，也害自己。

毛病就在于“好”为人师而“不能”。所以，真正具有真才实学的为人师表者并不在此列。这是我们应当加以区分的。不然的话，谁还敢去加入教师的队伍，去做那“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

离娄下

本篇仍然是短章居多，内容涉及政治、历史、教育和个人立身处世等诸多方面。全篇原文共33章，本书选18章。

小恩小惠，不知为政

【原文】

子产①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②济人于溱洧③。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④，徒杠⑤成；十二月，舆梁⑥③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⑦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注释】

①子产：名公孙侨，字子产，春秋时郑国的贤宰相。②乘舆：指子产乘坐的车子。③溱（zhēn）洧（wěi）：两条河水的名称，会合于河南密县。④十一月：周历十一月为夏历九月，下文十二月为夏历十月。⑤徒杠：可供人徒步行走的小桥。⑥舆梁：能通车马的大桥。⑦辟：开辟，即开道的意思。

【译文】

子产主持郑国的政事时，曾经用自己乘的车去帮助人们渡过 溱水和洧水。孟子评论说：“这是小恩小惠的行为，并不懂得从政。 如果他十一月修成走人的桥，十二月修成过车马的桥，老百姓就 不会为渡河而发愁了。在上位的人只要把政事治理好，就是出门 鸣锣开道都可以，怎么能够去帮助百姓一个一个地渡河呢？如果 执政的人要去讨得每个人的欢心，那时间可就太不够用了。”

【读解】

诸葛亮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三国志》）裴注引《华阳国志》）说的正是孟子的意思。

子产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去帮助老百姓过河，这事在一般人看 来是属于爱人民的美德，因此传为美谈。但孟子从政治家的角度 来要求子产，则认为这是小恩小惠的行为，治末而没有能够治本， 于事无补。与其你这样一个一个地去帮助老百姓过河，倒不如利 用你手中的权力为他们把桥修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使他们 再也没有过河的烦恼。

也就是说，政治家治国平天下，当以大局为重，而不应以小 恩小惠去取悦于人，更不应以此

来沽名钓誉。

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中养不中，才养不才

【原文】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①，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②。”

【注释】

①中：指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代指品德好的人。养：培养、熏陶、教育。②其间不能以才：省略了“以寸量”的“量”字。

【译文】

孟子说：“品德修养好的人教育熏陶品德修养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教育熏陶没有才能的人，所以人人都乐于有好的父亲和兄长。如果品德修养好的人抛弃品德修养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抛弃没有才能的人，那么，所谓好与不好之间的差别，也就相近得不能用寸来计量了。”

【读解】

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情。”（《三字经》）贤者为师，团结大家一道进步；能者为师，帮助大家共同提高。一言以蔽之，人人都有教育熏陶他人的义务。否则，所谓

的“好人”又好在哪里呢？模拟西方圣哲的话来说：“人啊，你们都是上帝的子民。要互爱，不要抛下任何一个兄弟姐妹不管！”

所以我们要搞“希望工程”，要搞“心连心”、“手拉手”的活动。

言人不善，如后患何？

【原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译文】

孟子说：“说人家的坏话，招来后患如何是？”

【读解】

“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的劣根性的确如此。不过，如果有人专以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为乐趣，嗜痂成癖，那么个个专用名词赏给他（她）了，叫做——长舌妇！孔子曾经说过：“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我们也曾给这种道听途说者送了一个称号，叫做“小广播”。与小广播相比，长舌妇如何？小广播不一定是长舌妇，但长舌妇八九不离十是小广播一个。小广播免费直销消息，义务广告，以先听为快，以消息灵通为荣。无聊！长舌妇东家长、西家短，以窥人隐私为快，以暗箭伤人为乐。可恶！小广播愚，长舌妇恶。如果说，对小广播，我们要告之以“且住，且往！”那么，对长舌妇，就应该“老鼠过街，人人喊

打”了。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①之心者也。”

【注释】

①赤子：婴儿。

【译文】

孟子说：“伟大的人是童心未泯的人。”

【读解】

老玩童么？

当然不是。

伟大的人胸怀宽广，“宰相肚里能撑船”。而童心纯真不伪，本色自然。

宰相肚里之所以能撑船，是因为他不斤斤计较于一得之利，一孔之见，而能够保全自然无伪的本色，永远以一种童心般的新奇和纯真面对这个世界，生机蓬勃，以至于无的不知，无所不能。这里面的关键其实就是两点：一是纯真，二是大度。正是在这两点上，我们可以找到真正伟大的人物与童心的相通之处。

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二十章）

又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老子》第二章）你看那众人应对攘往，好象赶赴丰盛的筵席，又像春天去登台眺望。只有我淡泊而无动于衷，就像那不知笑的婴儿一样。

老子的本意是宣扬归朴返真，淡泊宁静。不过，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与孟子这里的思想倒有异曲同工之妙。归结起来说，真正伟大的人，倒不像我们一般小鸡肚肠的人那样想得复杂，患得患失，所以，反而能够保持一分童心，有时候表现出来，就像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

博学详说，将以返约

【原文】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译文】

孟子说：“广博地学习，详尽地解说，目的在于融会贯通后返 归到简约去。”

【读解】

真理原本是至简至约的，一半是因为我们理解的需要，一半 是因为所谓“饱学之士”的炫耀门楣，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复杂，越 来越深奥了。

“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这是我们时常可 以听到的抱怨，或者说幽默。如果这抱怨发自一位勤勉的学生之 口，那老师恐怕真要腋下出汗，恨无地洞可钻哩。

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是要恨无地洞可钻的。比方说，“人是什么？”“文化是什么？”不说人人都明白，一说人人都糊涂。 所以，博学详说不是为了炫耀渊博，故作深刻，而是为了深入浅出，出博返约。

教学如此，演说如此，舞文弄墨也莫不如

此。

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博学详说归于简约。

博学评说是手段，归于简约才是目的。

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原文】

徐子①曰：“仲尼亟②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③，不舍昼夜，盈科④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⑤。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6）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7）过情，君子耻之。”

【注释】

①徐子：孟子的学生徐辟。②亟：屡次。③混混：通“滚滚”，水势盛大的样子。④科：坎。⑤是之取尔；“取是尔”的倒装句，“取这个罢了。”（6）浍（kuai）：四间大沟渠。（7）声闻：名声，名誉。

【译文】

徐子说：“孔子曾多次赞叹水，说：‘水啊！水啊！’他到底觉得水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孟子说：“水从源泉里滚滚涌出，日夜不停地流着，把低洼之处一一填满，然后又继续向前，一直流向大海。它是如此水不枯竭，奔流不

息。孔子所取的，就是它的这种特性啊。试想，如果水没有这种永不枯竭的本源，就会像那七八月间的暴雨一样，虽然也可以一下子灌满大小沟渠，但也会一下子就于涸枯竭。所以，声望名誉超过了实际情形，君子就会感到羞耻。”

【读解】

孟子一方面祖述仲尼之意，阐发水的特性；另一方面用水比拟人的道德品质，强调务本求实，反对一个人的名誉声望与自己的实际情况不符。要求大家像水一样，有永不枯竭的安身立命之本，不断进取，自强不息。

其实，我们在《韩诗外传》里发现了孔子自己对于为什么要“亟称于水”这个问题的详细回答。

问题是由子贡提出的。子贡说：“君子看见大水总是要观察，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回答说：“君子是用水来比拟人的道德啊！水到处给予而无私，这不是像很有德行吗？所到之处万物生长，这不是像很有仁爱吗？流向总是循着一定的道理，这不是像很有正义吗？浅处流淌，深处莫测高深，这不是像很有智慧吗？奔赴深渊大谷而毫无疑惧，这不是像很有勇气吗？任何细微之处也不放过，这不是像很明察

吗？遇到险恶地势也不避让，这不是像很容忍大度吗？脏东西进去，干干净净出来，这不是像很善于化育吗？水面永远是平的，这不是像很公正吗？不求一概满盈，这不是像很有节度吗？无论经过多少曲折，始终向东流，这不是像意志很坚毅吗？正因为水有这些特性，所以君子看见大水就一定要观察。”

这简直就是一首水的赞美诗啊！生动而深刻。既然如此，我们何不观水去呢？

两可之间，最是为难

【原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译文】

孟子说：“可以拿取，也可以不拿取的，拿取了有损廉洁；可以给与，也可以不给与的，给予了有损恩惠；可以死，也可以不死的，死了有损勇敢。”

【读解】

与著名的“鱼与熊掌”二者必居其一选择不同，孟子在这里摆给我们的，是一种两可之间的选择，而且要为难得多。比如说，杀人越货还是遵纪守法？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是难题，可是，吃回扣还是不吃？收红包还是不收？这对很多人来说，却是相当考人的难题了。

就孟子所举的情况来看，“取伤廉”是比较好理解的，可“与 伤惠”和“死伤勇”却有些令人费解。揣摩起来，所谓“与伤惠”大概就是说，在可以给与，也可以不给与的情况下，还是不给 与的

好。因为，“济人须济急时无”，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的意思。不然的话，给予了反而有滥施恩惠的嫌疑，反而于真正的恩惠有所损伤。这就是“与伤惠”。至于说“死伤勇”，则是指我们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有时候活下来比死去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强的战胜困难和耻辱的毅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选择了死，很可能给人以轻生的感觉，当然就是于勇气有所损伤的了。这就是“死伤勇”。

有人认为，孟子之所以举出“与伟惠”和“死伤勇”，是因为战国时代豪侠风气盛行，四豪滥施恩惠，荆（轲）聂（政）刺客轻生，所以孟子针砭时弊，引以为戒。（毛奇龄《圣门释非录》引全履祥语）

如此说来，倒是一个时代性的话题了。那么，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时代意义的是什么呢？

恐怕就是“取伤廉”了吧！

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

【原文】

孟子曰：“西子①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②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注释】

①西子：指春秋时越国美女西施，这里以她代指美女。②恶：这里与“西子”相对，主要指丑陋。

【译文】

孟子说：“像西施那么美丽的女子，如果她沾染上污秽恶臭的东西，别人也会捂着鼻子走过去；虽然是一个面貌奇丑的人，如果他斋戒沐浴，也同样可以祭祖上帝。”

【读解】

幸好只是不洁，问题还不很大，如果是麻疯病、“爱得死”（爱滋病）之类的，那可就惨了！岂止是掩鼻而过？多半是谈“西子”而色变了罢。

相反，面貌奇丑如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尚可以在巴黎圣母院做敲钟人。上帝当然会接受他的祭祀，并为他祝福。

所以，有美有善不足恃，贵在保持勿失；有丑有恶不足惧，贵 在自新。

这就是美丑善恶相互转化的辩证法。

自我把握尤其重要。

不孝有五，不顾父母

【原文】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

①，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养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②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③，四不孝也；好勇斗很④，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注释】

①四支：即四肢。②从：同“纵”。③戮：羞辱。④很：同“狠”

【译文】

孟子说：“通常认为不孝的情况有五种：四肢懒惰，不管赡养父母，这是第一种；酗酒聚赌，不管赡养父母，这是第二种；贪吝钱财，只顾老婆孩子，不管赡养父母，这是第三种；放纵声色享乐，使父母感到羞辱，这是第四种；逞勇好斗，连累父母，这是第五种。”

【读解】

这五种不孝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三种不孝又有所不同，加起来，不就是“不孝有八”了

吗？

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五种不孝的情况都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但其中最为典型，最切中时弊的恐怕是第三种了：

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

新闻媒介报道也罢，漫画讽刺也罢，街谈巷议也罢，这一类事情的确是见得很多了。

养下不养上。下是“小皇帝”，上是“老长工”。

这些人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老啊，而“小皇帝”又会有他们自己的“小皇帝”。

自己不就成为“老长工”了吗？

如此恶性循环，岂不悲哉！

可见，提倡孝敬父母，强调赡养父母，人人有责，到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万章上

本篇以长文为主，内容几乎全是有关尧、舜、禹、汤、孔子 百里奚等三代贤王和春秋贤人的事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一般读者读来较为生涩，全篇原文共9章，本书除9·5“君权谁授”为全章外，前面3章均为节选。

大孝终身慕父母

【原文】

人少，则慕①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②；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③。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注释】

①慕：爱慕，依恋。②少艾：指年轻美貌的人。③热中：焦急得心中发热。

【译文】

人在年幼的时候，爱慕父母；懂得喜欢女子的时候，就爱慕 年轻漂亮的姑娘。有了妻子以后，便爱慕妻子；做了官便爱慕君王，得不到君王的赏识便内心焦急得发热。不过，最孝顺的人却是终身都爱慕父母。到了五十岁还爱慕父母

的，我在伟大的舜身上见到了。

【读解】

终身都爱慕父母的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终身都只爱慕父母，其他如年轻漂亮的姑娘、妻子、君王等统统不爱。

另一种是既终身爱慕你母，又不妨害爱姑娘，爱妻子，爱君王等。若以弗洛伊德博士的观点来看，第二种是正常的情感心态，第一种则出于“恋父”、“恋母”情结了。

孟子这段话是通过对大舜作心理分析后引出的。大舜由于没有得到父母的喜爱，所以，即使获得了绝色美女和妻子，甚至自己已做了君王，达到了权力和财富的顶峰以后，也仍然郁郁寡欢，思慕父母之爱。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到“大孝”，那就应该既“终身慕父母”，又爱少艾和妻子，这才是健康正常的心态。

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原文】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①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子遗②。”信斯也，是周无遗民也。

【注释】

①逆：揣测。②靡有：没有。不遗；二字同义，都是“余”的意思。

【译文】

所以解说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诗人的本意。要通过自己读作品的感受去推测诗人的本意，这样才能真正读懂诗。如果拘于词句，那《云汉》这首诗说：“周朝剩余的百姓，没有一个留存。”相信这句话，那就会认为周朝真是一个人也没有了。

【读解】

孟子是在和学生咸丘蒙讨论有关大舜的事迹时顺便说到读诗的方法问题的。但他的这段话，尤其是关于“以意逆志”的命题，却为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名言，直到今天，仍然受到现代文

学批评专家、学者们的重视。

所谓“诗言志”，语言只是载体、媒介。因此，读诗贵在与诗人交流思想感情。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情动而辞发”是“诗言志”；“披文以入情”是“以意逆志”。为勰发挥的，正是孟子的读诗法。

至于现代批评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强调鉴赏者的再创造，那就和孟子“以意运志”的读诗法相去较远了。

万章下

本篇内容涉及圣人风范、古代礼制、交朋结友、立身处世和 大臣的权力、职责等。全篇原文共9章，本书选5章。

圣人风范论

【原文】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①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②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3）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

袒裼裸裎④于我侧，尔焉能浼⑤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6）宽，薄夫（7）敦。

“孔子之去齐，接淅（8）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 国之道也！’可以速而（9）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10）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力也。由（11）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菲尔力也。”

【注释】

①横：暴。②顽：贪婪。③遗佚：不被重用。④袒裼（XT）裸裎：四个字意思相近，同义复用，都是赤身露体的意思。⑤浼：污染。⑥鄙夫：心胸狭窄的人。⑦薄夫：刻薄的人。⑧接淅：淘米。⑨而：则。以下几句同。⑩金声：指钃（b6）钟发出的声音。玉振：指玉磬收束的余韵。古代奏乐，先以钃钟起音，结束以玉磬收尾。⑪由：通“犹”。

【译文】

孟子说：“伯夷，眼睛不看丑陋的事物，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不使唤。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天下混乱就隐退不出。施行暴政的国家，住有暴民的地方，他都不愿意居住。他认为和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就像穿戴着上朝的礼服礼帽却坐在泥途或炭灰上一样。当殷纣王暴虐统治的时候，他隐居在渤海边，等待着天下太平。所以，听到过伯夷风范的人，贪得无厌的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会变得意志坚定。”

伊尹说：‘哪个君主不可以侍奉？哪个百姓不可以使唤？’所以，他是天下太平做官，天下混乱也做官。他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就是要让先知的人来开导后知的人，先觉的人来开导后觉的人。我就是这些人中先知先觉的人，我要开导这些后知后觉的人。’他认为天下的百姓中，只要有一个普通男子或普通妇女没有承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他自己把别人推进山沟之中去了一样——这就是他以挑起天下的重担为己任的态度。

“柳下惠不以侍奉坏君主为耻辱，也不因官小而不做。做官不隐藏自己的才能，坚持按自己

的原则办事。不被重用不怨恨，穷困也不忧愁。与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也照样很自在地不忍离去。他说：‘你是你，我是我，你就是赤身裸体在我旁边，对我又有什么污染呢？’所以，听到过柳下惠风范的人，心胸狭窄的会变得宽阔起来，刻薄的会变得厚道起来。

“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不等把米淘完就走；离开鲁国时却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父母之邦的路啊！’应该快就快，应该慢就慢；应该隐居就隐居，应该做官就做官。这就是孔子。”

孟子说：‘伯夷是圣人里面最清高的；伊尹是圣人里面最负责任的；柳下惠是圣人里面最随和的；孔子是圣人里面最识时务的。孔子可以称为集大成者。集大成的意思，就好比乐队演奏，以钹钟声开始起音，以玉磬声结束收尾。钹钟声起音是为了有条有理地开始，玉磬声收尾是为了有条有理地结束。有条有理地开始是智方面的事，有条育理地结束是圣方面的事。智好比是技巧，圣好比是力量。犹如在百步以外射箭，箭能射拢靶子，是靠你的力量；射中了，却是靠技巧而不是靠力量。’

【读解】

孟子在这里罗列的，是四种圣人的典型：伯夷清高，伊尹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柳下惠随遇而安，孔子识时务。比较而言，孟子认为前三者都还只具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特点，而孔子则是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具有“智”与“圣”相结合的包容性。

显然，孟子给了孔子以最高赞誉。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伯夷过于清高，清高得来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最后要与叔齐一道“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但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也就由此生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也正是由此观念出发，伯夷才被推崇为“圣人”之一。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曾经说过，“把历史扛在肩头”的人。其实，他的这种精神，正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所以，伊尹是非常符合儒教精神的“圣人之一”，历来也的确成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古代圣贤人物。但他的这种精神，在进入所谓“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时期后，已被视为过于沉重，过于执着的“古典意识”，与“轻轻松松过一生”的现代生

活观念有 格格不入，或者说，已不那么合时宜了。柳下惠一方面是随遇 而安，另一方面却是坚持原则，我行我素。随遇而安体现在他不 至于侍奉坏的君主，不羞于做低贱的小官，不被重用不抱怨，穷 困不忧愁。这几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可就太困难了，尤其是后 面两句，的确人有圣贤级的水平。所以，传说柳下惠能够做到 “坐怀不乱”，具有超人的克制力，圣人的风范。最后说到孔圣人。事实上，到后世，尤其是到我们今天仍然家喻户晓为圣人的，四 人之中，也就是孔圣人了。孟子在这里并没有展开对孔子的全面 论述，而只是抓住他应该怎样就怎样的这一特点，来说明他是“圣之时者”，圣人中识时务的人。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孟子 所强调的，是孔子通权这变，具有包容性的特点，所以才有“孔 子之谓集大成”的说法。而且，由“集大成”的分折，又过渡到 对于“智”与“圣”相结合的论述，而孔子正是这样一个“智” “圣”合一的典型。说穿了，也就是“德才兼备”的最高典范。这 样一说，圣人也就与我们有接近的地方了，我们今天不也仍然强调“德才兼备”吗？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但 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精神方面的追求总还是可以的吧。

位卑莫言高

【原文】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1）’。孔子尝为委吏②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③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④，而道不行，耻也。”

【注释】

①抱关：守门的小卒。击柝（tuò）：打更；柝指打更用的梆子。②委吏：管仓库的小吏。③乘田：管苑囿的小吏，负责牲畜的饲养和放牧。④本朝：朝廷。

【译文】

孟子说：“做官不是因为贫穷，但有时也是因为贫穷；娶妻不是为了孝养父母，但有时也是为了孝养父母。因为贫穷而做官的，便应该拒绝高官而居于低位；拒绝厚禄而只受薄禄。拒绝高官而居于低位；拒绝厚禄而只受薄禄，做什么合适呢？比如说做守门打更一类的小吏。孔子曾经做

过管理仓库的小吏，只说：‘出入的 帐目清楚了。’又曾经做过管理牲畜的小吏，只说：‘牛羊都长得 很壮实。’地位低下却议论朝廷大事，这是罪过；身在朝廷做官而 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是耻辱。”

【读解】

“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

忧固然是忧，但如果你高谈阔论，指点江山，评议朝纲政纪，那可就要小心你的脑袋了。

因此，孟子有“位卑而言高，罪也”的看法。尤其是在暴政 专制的时代，更是如此，所以有“莫谈国事”的警告。 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是“为贫而仕”，不是为了拿工资混饭吃， 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做了高官，“立乎人之本朝”， 加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政见，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不然的话，“道不行”，就是耻辱。 总之还是《中庸》所说“素位而行”的意思。担任什么角色 就做什么样的事，说什么样的话，尽什么样的力。即便圣人如孔子，不也是管帐就说管帐，放羊就说放羊吗？既然如此，我们又 放么多余的话可说呢？

劝君不听怎么办？

【原文】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间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①，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②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注释】

①贵戚之卿：指与君王同宗族的卿大夫。②正：诚。

【译文】

齐宣王问有关卿大夫的事。孟子说：“大王问的是哪一类的卿大夫呢？”

齐宣王说：“卿大夫还有什么不同吗？”

孟子说：“不同。有王一室宗族的卿大夫，有异姓的卿大夫。”

宣王说：“那我请问王室宗族的卿大夫。”

孟子说：“君王有重大过错，他们便加以劝

阻；反复劝阻了还不听从，他们便改立君王。”

宣王突然变了脸色。

孟子说：“大王不要怪我这样说。您问我，我不敢不用老实话来回答。”

宣王脸色正常了，然后又问非王族的异姓卿大夫。

孟子说：“君王有过错，他们便加以劝阻；反复劝阻了还不听从，他们便辞职而去。”

【读解】

弘扬大臣的职责和权力而限制君主权力无限地膨胀，这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容之一，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色彩。

王室宗族的卿大夫因为与国君有亲缘关系，国君的祖先也就是他的祖先，所以既不能离去，又不能坐视政权覆亡，当国君有重大错误又不听劝谏时，就可以另立新君。孟子在这里是弘扬宗族大臣的权力而限制君主个人的权力，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另立新君，在实践上往往酿成的，就是宫廷内乱。所谓“祸起萧墙之内”，弄得不好，还会引起旷日持久的战争。

对异姓卿大夫来说，问题就要简单得多了，

他们既没有王室 宗族卿大夫那么大的权力，也没有那么大的职责。所以，能劝谏 就劝谏，不能劝谏就辞职而去，各走一方罢了。其实，这也是孔子“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的意思。

总起来说，孔、孟都提倡臣有臣道，臣有臣的气节和人格，反对愚忠，反对一味顺从，这的确是有积极意义的。

告子上

本篇集中讨论人性问题，是孟子“性善论”思想较为完整的体现。连带的是仁义道德与个人修养的问题。对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性、人性与动物性等问题也有所涉及。全篇原文共20章，本书选14章。

人性向善，犹水就下

【原文】

告子①曰：“性犹湍水②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③无分于东西。无分子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4）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天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5）；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注释】

①告子：生平不详，大约做过墨子的学生，较孟子年长。②湍（tuān）水：急流的水。③信：诚，真。④就：趋向。⑤颡（sǎng）：额

头。

【译文】

告子说：“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缺口在东便向东方流，缺口在西便向西方流。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就像水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一样。”

孟子说：“水的确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但是，也无所谓向上流向下流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飞溅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加压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 的本性吗？形势迫使它如此的。人的可以迫使他做坏事，本性的 改变也像这样。”

【读解】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孟子的雄辩风范。随口接过论敌的 论据而加以发挥，以水为喻就以水为喻。就好比 我们格斗时说，你 用刀咱们就用刀，你用枪咱们就用枪。欲擒故纵，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一语杀入穴道，只需要轻轻一转，其论证便坚不可移，使读者读来，不得不束手就擒。于是，我们便都是性善论者了。

只不过，当我们放下书本而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邪恶时，的确又会发出疑问：人性真如孟老夫子所描述的那般善良，那般纯洁得一尘不染吗？这种时候，我们即便不会成为荀子“性恶论”的信徒，多半也会同意告子的观点了罢：“人性之无分于善不时，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操则存，舍则亡

【原文】

孟子曰：“牛山①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②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③，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④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5）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6）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7）之所为，有梏亡之矣（8）。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人无时，莫知其乡。’（9）惟心之谓与？”

【注释】

①牛山：齐国首都临淄郊外的山。②郊：此处作动词用，在……郊。大国：即大都市，指临淄。③息：生长。④萌蘖（nie）：新枝嫩芽。

(5) 濯濯 (Zhuo)：没有草木，光秃秃的样子。(6) 平旦：黎明，天刚亮时。(7) 旦昼：第一天。(8) 有：同“又”。梏 (gu)：拘禁，束缚。梏亡指因受束缚而消亡。(9) 乡：乡里，“居”的意思。

【译文】

孟子说：‘牛山的树木曾经是很茂盛的，但是由于它在大都市的郊外，经常遭到人们用斧子去砍伐，还有够保持茂盛吗？当然，山上的树木日日夜夜都在生长，雨水露珠也在滋润着，并非没有清枝嫩芽长出来，但随即又有人赶着牛羊去放牧，所以也就像这样光秃秃的了。人们看见它光秃秃的，便以为牛山从来也不曾有过高大的树木，这难道这是山的本性吗？即使在一些人身上也是如此，难道没仁义之心吗？他们的放任良心失去，也像用斧头砍伐树木一样，天天砍伐，还可以保持茂盛吗？他们日日夜夜的生息，在天刚亮时的清明之气，这些在他心里所产生出来的好恶与一般人相近的也有那么一点点，可到了第二天，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把它们窒息而消亡了。反复窒息的结果，便使他们夜晚的息养之气不足以存在了，夜晚的息养之气不足以存在，也就和禽兽差不多了。人们见到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和禽兽差不多，还以为他们 从来就没有过天生的资质。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如此吗？所以，假如得到滋养，没有什么东西不生长；假如失去滋养，没有什么东西不消亡。孔子说过：‘把握住就存在，放弃就失去；进出没有一定的时候，也不知道它去向何方。’这就是指人心而言的吧？”

【读解】

还是说性本善，只不过侧重于后天的滋养保持一方面罢了。

人性虽然本来善良，但如果不加以滋养，而是放任良心失去，那就会像用斧头天天去砍伐树木一样，即便是再茂盛的森林也会被砍成光秃秃的。而一旦良心失去，心灵失去把持，还会以为原本就不存在。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心灵的故乡在哪里呢？

现代人惶惑不安，不就正在到处寻找精神的家园、灵魂的故乡吗？

问圣人，圣人也只是回答“操则存，舍则亡”，至于它什么时候出入，故乡在哪里，圣人也“莫知其乡。”

实际上，按照孟子翻来覆去的阐述，精神的

家园或故乡根本 就无它处可寻，而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在我们自己的本性之 中。

所以，关键是自我把持，自我滋养，加以发扬光大，而不要 到身外去寻求。

一句话——

“还是回家种自己的园地要紧！” 伏尔泰笔下的老实人如是说。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原文】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苟 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 ①也。如使人 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 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 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 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 豆②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③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 尔④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 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⑤我与？乡（6）为身死 而 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 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谓失其本心。”

【注释】

①辟：同“避”。②豆：古代盛羹汤的器具。

③呼尔：轻勇地呼喝。④蹴（Cu）尔：以脚踏踏。⑤得：通“德”，这里指以我为德，即感激的意思。⑥乡：同“向”，向来，一向，从前。

【译文】

孟子说：“鱼是我喜欢吃的，熊掌也是我喜欢吃的；如果不能两样都吃，我就舍弃鱼而吃熊掌。生命是我想拥有的，正义也是我想拥有的；如果不能两样都拥有，我就舍弃生命而坚持正义。生命是我想拥有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使我想拥有的，所以我不愿意苟且偷生；死亡是我厌恶的，但是还有比死亡更使我厌恶的，所以我不愿意因为厌恶死亡而逃避某些祸患。如果让人想拥有的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只要是可以活命，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如果让人厌恶的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只要是可以逃避死亡的祸患，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但也有些人，照此做就可以拥有生命，时照此做；照此做就可以逃避死亡的祸患，却不照此做。由此可知，的确有比生命更使人想拥有的东西，也的确有比死亡更使人厌恶的东西。这种心原本不只是贤人才有，而是人人都有，只不过贤人能够保持它罢了。一篮

子饭，一碗汤，吃了便可以活下去，不吃就要饿死。如果吆喝着给人吃，过路的人虽然饿着肚子也不会接受；如果用脚踩踏后再给人吃，就是乞丐也不屑于接受。可是现在，万钟的俸禄却有人不问合乎礼义与否就接受了。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为了住宅的华丽、妻妾的奉养以及我所认识的穷苦人感激我吗？过去宁肯死亡都不接受的，现在却为了住宅的华丽而接受了；过去宁肯死亡都不接受的，现在却为了妻妾的奉养而接受了；过去宁肯死亡都不接受的，现在却为了我所认识的穷苦人感激我而接受了。这些不是可以停止的吗？这种做法叫做丧失了本性。”

【读解】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

“鱼与熊掌”的确是我们的生命历程中经常遇到的二难选择。

大而言之，想名又想利；想做官的权势又想不做官的潇洒自由。

小而言之，想读书又想打麻将；想工作又想休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之所以难，难在舍不得，难在那不可得兼的

东西都是“我所欲也”，甚至，也是人人所欲的。不然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难的了。

生于朗朗乾坤、太平盛世，似乎已没有生与义，生命与爱情 与自由的不可得兼了，这是幸事。不过，面对滚滚而来的经济洪流，义与利的二难选择却恒常悬在我们的面前了——

利，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什么而取什么呢？

至于孟子所说“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则是所谓“不吃嗟来之食”的问题。这有《礼记·檀弓 下》的一个故事可以佐证：

齐国遭到饥荒，黔敖准备了食物在路边赈济饥民。一个人饥饿不堪地走过来了，黔敖连忙左手端饭，右手端汤冲那人喊道：“嗟！来食！”那人瞪着眼睛对黔敖说：“我正因为不吃嗟来之食才 饿成这个样子！”尽管黔敖再三向他道歉，那人仍然坚决不吃，直到饿死。

其穷棒子精神如此！因为——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这算不算是“舍生而取义”呢？

忧指忘心，舍本逐末

【原文】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①，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2）也。”

【注释】

①信：同“伸”。②不知类：不知轻重，舍本逐末。

【译文】

孟子说：“现在有人，他的无名指弯曲而不能伸直，虽然并不疼痛，也不妨碍做事情，但只要有人能使它伸直，就是到秦国、楚国去，也不会嫌远，为的是无名指不如别人。无名指不如别人，就知道厌恶；心不如别人，却不知道厌恶。这叫做不知轻重，舍本逐末。”

【读解】

儒者的确是心灵美的呼唤者、卫道者。我们在孟子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着这个主题。

忧指忘心，当然是不知轻重，舍本逐末。究其原因，则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指不若人，一目了然，无所藏匿（戴手套终不是办法）；心不若人，抽象无形，可以伪装（虽然总有暴露的时候）。

第二，指不若人，标准清清楚楚，无可辩驳；心不若人，难以有所度量，甚至可以自欺欺人。

所以，指不若人，羞愧难当，莫说秦楚之路，就是飞越太平洋也在所不辞，只要能去其耻辱。心不若人，不以为耻，甚至反以为荣，又有何秦楚之路可去呢？

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

【原文】

公都子问曰：“钧①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②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注释】

①钧：同“均”。②我：泛指人类。

【译文】

公都子问道：“同样是人，有的成为君子，有的成为小人，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注重身体重要部分的成为君子，注重身体次要部分的成为小人。”

公都子说：“同样是人，有的人注重身体重

要部分，有的人注 重身体次要部分，这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眼睛耳朵这类器官不会思考，所以被外物所蒙蔽，一与外物相接触，便容易被引入迷途。心这个器官则有思考的能力，一思考就会有 所得，不思考就得不到。这是上天特意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首先把心这个身体的重要部分树立起来，其它 次要部分就不会被引入迷途。这样便可以成为君子了。”

【读解】

这一章正好可以作为上一章的补充。上一章是从否定的方面 达了“养小失大”的害处，这一章则从正面来说怎样树立“大”的 问题。而且，所谓“大”“小”也很清楚了；“心”是体之大者，也是体之贵者；其它器官如眼睛、耳朵等都只是体之小者，体之贱者。所以要树立心的统帅作用，只要心的统帅作用树立起来，其 它感官也就不会被外物所蒙蔽而误入歧途了。

单就本章内容来看，其中最突出的仍然是对心的重视，所谓 “心之官则思”成为了后世的名言，“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更 是强调了思考对人的重要性。联系到本篇所记载孟子对于人与动物区别的一系列论述来看，这里所说的“此天之

所与我者”实际 上正是用“心之官则思”这一人类所独有的特点来划分人与动物 协限，弘扬心灵的思考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

本章另一点值得重视的是心与耳目等感官的关系问题。耳目 等感官由于不会思考，所以容易为外物所蒙蔽，心由于会思考，所 以不容易为外物所蒙蔽。（当然，“思则得之”，思考了就会这样；“不思则不得”，如果你不思考，心也只是一种摆设，不起作用。） 所以，只要“先立乎其大者”，把心树立起来了，“则其小者不能 夺也”，其它次要的部分，比如耳目等感官就不会被外物所夺， 所蒙蔽了。我们看到，这实际上已接触到所谓感觉与理解、感性 认识与理性认识的问题，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孟子的整个学 说，具有非常浓厚了心理学色彩。所以，他虽然不可能提出感觉 与理解、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这些现代性的概念，但他对它们的 实质有所把握则是完全有可能的。

至于他把“心”作为思考的器官，而没有发现“大脑”这个 新大陆，则是传统性的认识局限，不是他个人所能超载的了。事 实上，作为传统性的习惯，我们今天在语言运用中也仍然把“心”作为思想器官的代名词，又何况在两千多年前的孟

子时代呢？

自尊自贵，才是真贵

【原文】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①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②。’而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③人之膏粱④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⑤也。”

【注释】

①赵孟：春秋时晋国正卿赵盾，字孟。他的子孙如著名的赵文子赵武、赵简子赵鞅、赵襄子赵无恤等都因袭赵盾而称赵孟。这里以赵孟代指有权势的人物，不一定具体指哪一个。②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引自《诗经·大雅·既醉》。③愿：羡慕。④膏粱：肥肉叫膏；精细色白的小米叫粱，而不是指今日的高粱。⑤文绣：古代要有爵位的人才能穿有文绣的衣服。

【译文】

孟子说：“希望尊贵，这是人们的共同心理。不过，每个人自己其实都有可尊贵的东西，只不过平时没有去想到它罢了。别人所给与的尊

贵，并不是真正的尊贵。赵孟使你尊贵，赵孟也同样可以使你下贱。《诗经》说：‘酒已经醉了，德已经饱了。’这是说 仁义道德很充实，也就不羡慕别人的美味佳肴了；四方传播的好名声在我身上，也就不羡慕别人的绣花衣裳了。”

【读解】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佛主慈悲，一语道破天机，开悟众生。

实际上，佛主所说，与孟子这里所说倒有了相通之处。

自尊者人尊之，自贵者人贵之。相反，自轻沟读，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者人贱之。

因此，人以自尊自责为贵，千万不要“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叫做“端着金饭碗讨。”

要不端着金饭碗讨口，关键是要自己知道所端的是金饭碗，认识它的价值。要自尊自贵，关键是要知道自己有值得尊贵的东西，这就是孟子所说“人人有贵于己者”。从后文来看，这种己所贵，实际上就是仁义道德、令闻广誉，与之相对的，则是膏粱文绣，也就是金钱富贵。所以，在孟子看来，世上有两种尊贵的东西，一是外在

的，即膏粱文绣，这是要靠别人给与的；二是内在的，即仁义道德，这是不靠别人给与而要靠自己良心发现，自己培育滋养的。前者并不是真正尊贵的东西，因为别人可以给与你也可以剥夺你；后者才是真正尊贵的，别人不可剥夺的。正如孟子引曾子所言：“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少）乎哉？”（《孟子·公孙丑下》）这是自尊自责的典范。说到这里，实际上又回到上一章所讨论的“天爵”与“人爵”问题上去了。

孟子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文人们所提出的保持社会良心地位，“抵抗”金钱与物欲的诱惑，是不是有积极意义呢？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

【原文】

孟子曰：“到之教人射，必志于彀①，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 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注释】

①志：期望。彀（gou）：拉满弓。

【译文】

孟子说：“界教人射箭，总是期望把弓拉满，学的人也总是 期望把弓拉满。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艺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学的人也就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

【读解】

这正是《离娄上》所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的意思。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没有规矩，教师不能教，学生无法学。

小至手工技巧，大至安邦定国，治理天下，凡事都有法则可依，有规律可循。

因此，一定要顺其规律，不可停逆而行。如果悖逆而行，就会出现“上无道楼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离娄上》）那样的情况，天下大乱。所以，规矩绝不是小问题。大家都应该自觉遵守，从清洁卫生、交通规则等身边事做起。

人皆可以为尧舜

【原文】

曹交①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②，则为无力人矣；今日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③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④，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注释】

①曹交：赵歧注认为是曹君的弟弟，名交。但孟子的时代曹国已亡，所以也不确切。②一匹雏：一只小鸡。③乌获：古代传说中的大力士。④假馆：借客舍，意为找一个住处。

【译文】

曹交问道：“人人都可以做尧舜，有这说法吗？”

孟子说：“有。”

曹交说：“我听说文王身高一丈，汤身高九尺，如今我身高九尺四寸多，却只会吃饭罢了，要怎样做才行呢？”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去做就行了。要是有人，自以为他连一只小鸡都提不起来，那他便是一个没有力气的人。如果有人说自己能够举起三千斤，那他就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人。同样的道理，举得起乌获所举的重量的，也就是乌获了。人难道以不能胜任为忧患吗？只是不去做罢了。比如说，慢一点走，让在长者之后叫做悌；快一点走，抢在长者之前叫做不悌。那慢一点走难道是人做不到的吗？不那样做而已。尧舜之道，不过就是孝和悌罢了。你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做尧的事，你便是尧了。你穿桀的衣服，说桀的话，做桀的事，你便是桀了。”

曹交说：“我准备去拜见邹君，向他借个住处，情愿留在您的门下做学生。”

孟子说：“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难于了解吗？只怕人不去寻求罢了。你回去自己寻求吧，老师多得很呢。”

【读解】

人皆可以为尧舜。

这当然是植根于“性善论”而鼓励人人向善，个个都可以有所作为的命题了。

其关键还是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也就是《梁惠王上》里面所说的“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的问题。只不过从与梁惠王讨论的政治问题过渡到与一般人讨论个人修养问题罢了。所以，无论是君王从政治国还是个人立身处世都有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认识到这一点后，就可以树立起我们每个人立志向善的信心，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不断完善自己，最终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说到底，还是反对人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要求自尊自贵。

这大概也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积极意义所

在吧。

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

【原文】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 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①，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②，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 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注释】

①乡道：向往道德。乡，同“向”，向往。②与国：盟国。

【译文】

孟子说：“如今服事国君的人都说：‘我能为国君开拓土地，充 实府库。’如今所说的好臣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富有，这等于是去让 夏桀富有。又说：‘我能够替国君邀约盟国，每战一定胜利。’如 今所说的好巨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 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武力强大，这等于是去

帮助夏桀从如今这样的道路走下去，不改变如今的风俗习气，即便把整个天下给他，也是一天都坐不稳的。”

【读解】

所谓“今之事君者”的说法，显然是富国强兵的说法，而孟子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续武的搞法，所以他深恶痛绝地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把那些自夸能富国强兵的人称为“民贼”。

这里实际上就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

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既然如此，战国又有多少“义战”呢？所以，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一贯反对靠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政治，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这是仁义道德与“强兵”的冲突。

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深恶痛绝那些自诩能够富国强兵的“今之所谓良臣”，是以“君不乡道，不志于仁”为前提的。换言之，这些人所搞的富国强兵是与孟子心目中的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假如这些国家的君主“乡道而志于仁”，假如这些“今之所谓良臣”既富国强兵又行仁义道德，那孟子又该怎么说呢？

当然，这都是“假如”，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孟子之所以形成他的这种思想，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现实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因此，要抽象出来问这个问题，就只有我们自己来回答了。假如真能够既富国强兵及行仁义道德，二者得兼，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今天说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正是这种“二者得兼”的追求吗？

以邻为壑，仁人所恶

【原文】

白圭曰：“丹之治水①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②。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泽③水——一降水者，洪水也——一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注释】

①丹之治水：白圭治水的方法，据《韩非子·喻老篇》记载，主要在于筑堤塞穴，所以孟子要指责他“以邻国为壑”。②壑（he）：本义为沟壑，这里扩大指受水处。③泽（jiang）：大水泛滥。

【译文】

白圭说：“我治理水比大禹还强。”

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的本性而疏导，所以使水流汪于四海。如今你却使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水逆流而行叫做泽水——泽水就是洪水——是仁慈的人厌恶的。你错了。”

【读解】

从方法上说，大禹治水顺应水性，重在疏导；白圭治水却高筑堤防，重在堵塞。

从效果上说，大禹最终将水导入四海，而白圭却把水堵塞后流向邻国。导入四海造福人民而于人无害，流向邻国则是损人利己，仁者厌恶的行为。

所以孟子一再说：“你错了。”并不承认白圭治水有什么了不起，更不用说超过大禹了。

从白圭治水“以邻国为壑”联想到我们生活中“以邻为壑”的现象，那可真是比比皆是，举不胜举的了。比如说，一个普遍现象是，自己家里装修得非常豪华舒适，干净得一尘不染，但却把垃圾桶垃圾袋放在与邻居共用的楼道里；自己家里的花岗石地面或木地板或纯羊毛地毯要保持清洁，却把一家人乃至客人的臭鞋子都堆在门外楼道上摆展览，让上上下下的邻居都在鞋阵中捂鼻而行。这只是最为常见最为普遍的生活小事，至于那商家之间的竞争，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政治斗争中的你死我活，“以邻为壑”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总而言之就是一种损人利己，嫁祸于人的行为。

当然，你知道“以邻为壑”，人家也同样知

道“以邻为壑”，结果是人人都成了“邻”，成了“壑”，到时候，也就没有一处干净，没有一处不受灾害了。由此看来，“以邻为壑”的最终结果是害人害己。所以，还是收起这种“仁人所恶”的“以邻为壑”手段，“以邻为友”，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好。

好善足以治天下

【原文】

鲁欲使乐正子①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于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②。”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③，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 皆将轻④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也也（6），予 既（5）已知之矣。’也也之声音颜色距（7）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 外，则谗谄面谀（8）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注释】

①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②好善：这里特指喜欢听取善言。③优于天下：优于治天下的意思。优，充足。④轻：易，容易，不以为难。⑤也也（yi）：自满的样子。(6)既；尽，都。(7)距：同“拒”。(8)谗：说陷害人的坏话。馅：巴结，奉承。谀：讨好逢迎。

【译文】

鲁国打算让乐正子治理国政。孟子说：“我听到这一消息，欢喜得睡不着觉。”

公孙丑问：“乐正子很有能力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有智慧有远见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见多识广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那您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觉呢？”

孟子回答说：“他为人喜欢听取善言。”

公孙丑问：“喜欢听取善言就够了吗？”

孟子说：“喜欢听取善言足以治理天下，何况治理鲁国呢？假如喜欢听取善言，四面八方的人从千里之外都会赶来把善言告诉他；假如不喜

欢听取善言，那别人就会摹仿他说：‘呵呵，我都已经知道了！’呵呵的声音和脸色就会把别人拒绝于千里之外。士人在千里之外停止不来，那些进谗言的阿谀奉承之人就会来到。与那些进谗言的阿谀奉承之人住在一起，要想治理好国家，办得到吗？”

【读解】

在孟子看来，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单靠执政者个人的能力、智慧和学识，而应当广泛听取和采纳别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这样，就会吸引天下的有识之士，治理国家，乃至治理天下就会游刃有余了。相反，如果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真正的有识之士就会被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奸邪的谄媚之徒就会乘虚而入。这样一来，想治理好国家就是不可能的了。

这里所说的“好善”主要指喜欢听取善言。而问题则在于对这“善言”的理解上。什么叫善言，善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话”，而是指对于治理国家有益的忠言。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当然不都是“逆耳”的，正如良药不一定都是苦口的一样。但却的确有那么些忠言是“逆耳”的，甚至是非常不中听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看那听取善言的人是真好善还是假好善

了。真好善的人雍容大度，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于不那么中听的话也照样能够听取，采纳其合理的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益的良方。假好善的人心里就不那么痛快，甚至会恼羞成怒，即便不当面发作，也会在下来以后找个碴儿把那进言的人给开掉。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著名的好皇帝，也是“好善”的典范之一，但他不也多次想杀掉那一再进“逆耳”之言的魏徵吗？

由此看来，如果乐正于真是“好善”的人，那就的确非常简单。孟子一听说他将执政于鲁国就高兴得睡不着觉，也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教亦多术

【原文】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教育也有多种方式方法。我不屑于教诲他，本身就是对他的教诲。”

【读解】

教育有多种方式方法，这是不言而喻的。孟子这里着重谈到的，则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屑之教，是亦教之。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过，孔子正是采取这种“不屑之教”的老手。除了《论语·阳货》所记载他对孺悲的态度是典型的“不屑之教”而外，他教育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对于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说没有什么好责备的，其实正是最严厉的责备。所以，也是一种“不屑之教”。“不屑之教”的奥妙在于，我之所以不屑于教诲他，是让他羞愧而奋发向上。因此，不屑于教诲只是不从正面讲道理而已，是从反面激发他的自尊心。想来宰予

是羞愧而奋发向上了的，后来 还做了齐国的临淄大夫。看来，儒家先贤教学很是注意教育心理学原理的运用，虽然 他们当时并不一定概括出了这些原理。

莫非命也，顺受真正

【原文】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译文】

孟子说：“一切都是命运，顺应它就承受正常的命运。所以知道命运的人不站在危险的墙下。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所承受的是正常的命运；犯罪受刑而死的人，所承受的是非正常的命运。”

【读解】

一切都是命运。

用我们今天通行的看法，这似乎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思想。但实际上，孟子的立足点是在“顺受其正”上，顺理而行，顺应命运，也就承受正常的命运，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了。怎样顺应呢？比方说，知道命运的人不站在危险的墙下，这不难做到吧？为什么不站在危险的墙下？因为你明知道它有倒塌的危险。同样的道理，明知道打家劫合，杀人越货，走私贩毒，贪污受贿

是铤而走险的，你是不是还要往上靠呢？不往上靠是知道命运的人，是“顺受其正”的人。往上靠则是不知道命运，不“顺受其正”的人。所以，其结果，“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征格而死者，非正命也。”一生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走正道；行正义，也就是正常的命运；相反，如上所说，犯罪而死，则死于非命，不是正常的命运了。

由此可见，在孟子这里，命运的确没有什么神秘，不过是顺其自然，顺其正理罢了。

就一般情形而论，说到命运，二十岁以前的青少年不会有什么感觉，无动于衷。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青年人多半对命运不屑一顾或者持否定态度，因为他们青春焕发，生命力蓬勃向上，对自己，对前途都充满了信心，每天清晨的太阳都有所不同，每天的生活都有新的内容，奋发向上是他们生命的主旋律。四十岁以上可就不同了，所谓人到中年，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但对于现代人来说，“不惑”与“知天命”似乎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旦“不惑”，也就“知天命”了；或者反过来说，正因为“知天命”了，才谈得上“不惑”。其实，孔子自己也说过：“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可见，四

十、五十的确是个划分不清的年龄段。或许个体的情况有所不同，对有些人来说，知天命要早一些，对有些人来说，则要晚一些，而这又决定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与境遇。总起来说，人到中年万事休，命运的影子也就不知不觉地爬上心头，不由得你不信。这时，回顾自己半生之所为，少年时代的理想与梦幻，青年时代的奋斗与血汗，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悔恨遗憾也是徒劳的，明智之举，还是接受孟子的说法：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这样，或许多少会有所慰藉，有所解脱而脚踏实地，问心无愧，清洒自如地走完人生的下半截路程吧。

万物皆备于我矣

【原文】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

【译文】

孟子说：“万物我都具备了。反躬自问诚实无欺，便是最大的快乐。尽力按恕道办事，便是最接近仁德的道路。”

【读解】

“万物皆备于我矣”作为一句名言，被认为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这里面的是与非不在我们关心的范围。我们关心的是孟子说这话的意思。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并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说是“万物都为我而存在。”（由此来归结孟子为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我们理解孟子的意思，是说天地万物我都能够思考，认识，所以天地万物我都具备了。这样才会有下面的一句话，“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躬自问，我所认识的一切都是诚实无欺的，所以非常快乐。这是一种认识的快乐，探求真理的快乐。但是，仅有认识，仅有自身的发现还不够，所以

要“强恕而行”，尽力按恕道办事，这样来实行仁道。所谓恕道，我们在本书中已经多次提到，这就是孔子反复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它的积极方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总起来说，是一种将心比己，推己及人的思想，用这种思想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是一种认识的快乐，局限于自身；那么，“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就是一种实践的快乐，涉及到他人与社会了。

由此可见，“万物皆备于我矣”所引出的，是认识和实践两大领域的儒学追求：一是“诚”，二是“恕”，都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单从“万物皆备于我矣”这句话给我们的感觉，则是一种充满主体意识，乐观向上的心态，的确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著名的命题“政思故我在”的精神风貌，给人以认识世界，探索真理的勇气和信心。

无耻之耻，无耻矣

【原文】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①耻，无耻矣。”

【注释】

①之：至。

【译文】

孟子说：“人不可以不知羞耻。从不知羞耻到知道羞耻，就可以免于羞耻了。”

【读解】

俗话说：“人有脸，树有皮，电灯泡儿有玻璃。”

羞耻之心，人皆有之。

只有无耻之尤的卑鄙之徒才不知世间有羞耻二字。

《法句经》说：“那些不以该耻者为耻，而抱待邪恶之念的人，将会下地狱。”

他们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伊阿古，莫里哀笔下的达尔丢夫，但，丁《神曲》中那些下地狱的人，当然，或许还有西门庆、潘金莲……

然而，一旦他们知道羞耻，也就可以升迁炼狱，“浪子回头金不换”，说不定还有一二上天堂的机会哩！

无耻至耻，免于羞耻。

古之贤士，乐道忘势

【原文】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则 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①见之。见且由不得亟； 而况得而臣之乎？”

【注释】

①亟（qi）：多次。

【译文】

孟子说：“古代的贤明君王喜欢听取善言，不把自己的权势放在心上。古代的贤能之士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乐于自己的学说，不把他人的权势放在心上。所以，即使是王公贵人，如果不对他恭敬地尽到礼数，也不能够多次和他相见。相见的次数尚且不能够多，何况要他做臣下呢？”

【读解】

乐道忘势，是弘扬读书人的气节和骨气。还是曾子所说的那个道理：“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五下》）他有他的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官位，我有我的正义。我有

什么输于他的呢？这样一想，也就不把他的权势放在心上。所以，真正的贤士能够笑傲王侯，我行我素。

当然，如里王侯本身也能够好善而忘势，对贤能之士礼数有加，当成真正的朋友而平等对待，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总之，领导人好善忘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才乐道忘势，不逢迎拍马，屈从权贵。这是相反相成的两方面。正如朱熹《孟子集注》所说：“二者势若相反，而实则相成，盖亦各尽其道而已。”

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原文】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译文】

孟子说“一定要等待有周文王那样的人出现后才奋发的，是平庸的人，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周文王那样的人出现，自己也能奋发有为。”

【读解】

激励人奋发向上有所作为。

所谓时势造英雄，在一定的时代和环境影响下，在领袖人物的率领下，的确可以涌现出一大批奋发有为的人物来。不过，按照孟子的观点，要等到一定的时势，一定的领袖人物出现后才奋发的，还算不上是豪杰之士。真正的豪杰之士，是可以造时势的人，是没有领袖人物出现，自己也知道奋发有为的人。

当然，孟子所谓“兴”，不一定非指改天换地、改朝换代的大事，也不一定要求个个都去做那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主要是指精神方面的

奋发有为，乐观向上。说到底，就是要求大家自强不息 不息，不要以“不能”为借口，这也不为，那也不为。

只要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都是“文王”。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圣人出现才来拯救我们呢？激励人奋发向上，有所作为。

良能良知，通行天下

【原文】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①。孩提之童②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注释】

①良：指本能的，天然的。良能、良知已作为专门的哲学术语，以不译为妥。②孩提之童：指两三岁之间的小孩子。

【译文】

孟子说：“人不用学习就能的，是良能；不用思考就知道的，是良知。两岁的小孩子没有不知道亲爱他父母的，等到他长大，没有不知道尊敬他兄长的。亲爱父母是仁；尊敬兄长是义。没有 其他原因，因为这两种品德是通行天下的。”

【读解】

良能良知是与生俱来，人人皆有的，正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之”（《告子上》）一样。比如说，亲爱父母，尊敬兄长，这长是人的良能良知，不用教导，不用学习就知道的。进一步推导，亲爱父母是仁，尊敬兄长是义，所以，仁义也是属于人的良能良知范围。这就又回到“仁义礼智，非由外好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上面去了。由此可见，孟子为了推行仁义礼智这些儒者所崇尚的道德，真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绕过去，绕过来，从方方面面来论证，最后都落脚到仁义礼智这些天经地义的道德上面来。由此要求人们行仁义，国君行仁政，天下成为仁爱礼让的大同世界。

应该说，儒者的理想是非常不错的，其主张人性向善，主张仁爱礼让也是很有吸引力的。至于孟子所说的良能良知是否存在，那就只有各人们心自问，体察自身，从而作出各自的回答了。但起码的一条，亲爱父母，尊敬兄长，这似乎还是通行天下的伦理道德。当然，并不排除有所谓件送不孝，大逆不道的特例，而且，越到现代，这种特例似乎越多起来了。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原文】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译文】

孟子说：“有侍奉君主的人，专以讨得君主的欢心为喜悦；有安定国家的臣，以安定国家为喜悦；有顺应天理的人，当他的主张能行于天下时，他才去实行；有伟大的人，端正自己，天下万物便随之端正。”

【读解】

人有人不同，花有几样红。

不仅人各不同，人品各异，就是从政的品格也有高低不同。孟子这里所列举的，就是几种不同的从政品格。

“君人者”专以阿谈逢迎为务，尽妾妇以道，是宦官宠臣之列。

“安社稷者”是忠臣，不过，一朝天子一朝

臣，忠也往往有愚 在其中。

“天民者”替天行道，不限于一国一君，如伊尹、姜太公之类。

“大人者”有圣德感化万物，领袖群伦，正己而天下平，是尧 舜禹汤文武等人中龙凤，百年难遇一二。

孟子显然是赞赏“天民”，尤其是“大人”这样的圣贤级人物 的。但不知他会把孔子和他自己放在哪一个等次上？事关圣人，他 既没有说，我们也不好主观臆断，妄加揣测了罢。

君子本色，表里如一

【原文】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①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②，见于面，盎③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注释】

①大行：指理想、抱负行于天下。②晬（sui）然：颜色润泽。③盎（ang）：显露。

【译文】

孟子说：“拥有广阔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这是君子所想望的，但却不是他的快乐所在；立于天下的中央，安定天下的百姓，这是君子的快乐，但却不是他的本性所在。君子的本性，纵使他的抱负实现也不会增加，纵使他的穷困也不会减少，因为他的本分已经固定。君子的本性，仁义礼智植根于内心，外表神色清和润泽，呈现于脸面，流溢于肩背，充实于四肢，四肢的动作，不用言语，别人也能理解。”

【读解】

治国平天下是人间的赏心乐事，也是儒学外治（与内修相应）的最高境界。但对于真正的君子来说，穷达都是身外事，只有仁义礼智根于心，清和润泽显于外才是本性所在。

孟子所描述的，是一个胸怀高远，雍容大度的儒雅君子！外在形象与内在灵魂统一，表里如一，通体流溢着生命的光辉。

想来，即便在儒教中，这也不过是一个理想人物罢了！

因为他已超越了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就像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站在高高的山上，睥睨着人类。

但他不是超人，因为他并没有离开人间，没有上过查拉图斯特拉那座山。

观于海者难为水

【原文】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①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②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③不达。”

【注释】

①东山：即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南。②容光：指能够容纳光线的小缝隙。③成章：《说文》解释：“乐竟为一章。”由此引申，指事物达到一定阶段或有一定规模。

【译文】

孟子说：“孔子登上东山，就觉得鲁国变小了；登上泰山，就觉得整个天下都变小了。所以，观看过大海的人，便难以被其它水所吸引；在圣人门下学习过的人，便难以被其它言论所吸引了。观看水有一定的方法，一定要观看它壮阔的波澜。太阳月亮有光辉，不放过每条小缝隙；流水有规律，不把坑坑洼洼填满不向前流；君子立志于道，不到一定的程度不能通达。”

【读解】

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立志要高远，胸襟要开阔；另一方面，基础要扎实，要循序渐进，逐步通达。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是胸襟的拓展，境界的升华。

登山如此，观水也如此。所以有“观于海者难为水”一说。既然大海都看过了，其它小河小沟的水还有什么看头呢？

徐霞客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境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提高的。

由此看来，我们还真不能小看了“游山玩水”的积极意义哩。关键是看你怎么“游”，怎么“玩”。如果像报载某旅游局长所说：“现在旅游，不过是把麻将桌换个地方。”游山玩水都是打麻将，那当然是极端腐败，极端没意思的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能够“登山”则“小鲁”，“小天下”；“观海”则“难为水”，思想境界真正得到提高，得到升华，那也就“不虚此行”，即便是“公费”也总算有一定收获了罢。这是擦边的话了。回到本题，既然“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既然“观于海者难为水”，那么，“游于圣人

之门者难为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登山就要登泰山，观水就要观海水，做学问就要做于圣人之门。这就拓展胸襟，升华境界的道理。立志要高远，胸襟要开阔。

另一方面，“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因为，光有本，水有源。太阳和月亮的光辉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容纳光线的小缝隙，流水不放过任何一个坑坑洼洼。那么，我们做学问，立志于道呢？也 同样应该不马虎，不敷衍，循序渐进，厚积薄发，因为，与“日月有明，容先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同样的道理，”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既然如此，我们怎能不打好基础，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向前呢？

总起来说，这是一段激励人立志向学和提高思想境界的绝妙好文，深富哲理，值得我们把它当作座右铭来读。

举一废百，贼道也

【原文】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②，摩顶放踵③利天下，为之。子莫④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注释】

①杨子：战国初期哲学家，名朱，魏国人。他的学说与墨子的学说在战国时代都很流行。他重视个人利益，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但也反对侵夺别人。他没有留下著作，事迹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列子》里有《杨朱篇》，但不一定可靠。

②墨子兼爱：墨子（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名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兼爱”是他的基本思想之一。③摩顶放（fāng）踵：从头顶到脚跟都摩伤，形容不畏劳苦，不畏劳苦，不顾价格体伤。放，到，到。④子莫：战国时鲁国人，其事迹已不可考。

【译文】

孟子说：“杨朱主张为自己，即使拔一根毫毛而有利于天下，他都不肯干。墨子主张兼爱，即便是从头顶到脚跟都摩伤，只要是对天下有利，他都肯干。子莫则主张中道。主张中道本来是不 错的，但如果只知中道而不知道权变，那也就和执着一点一样了。为什么厌恶执着一点呢？因为它会损害真正的道，只是坚持一点 而废弃了其余很多方面。”

【读解】

这是孟子对杨朱和墨翟学派非常著名的一段评论，至今仍然 是对杨墨的权威性论断。我们这里不是搞学术研究，所以对他关 于杨墨的评论不予深说，而是侧重于他对子莫的看法。

子莫执中。

照理说符合儒学的中庸之道，应该受到大加赞扬。事实上，孟 子也的确说了“执中为近之”，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执中无权， 独执一也。”这就出了问题。这里的“权”是指“权变”，通权达变。也就是说，如果只知道死板地坚持“执中”，没有变通，那就 不是执中，而是“执一”了。而我们知道，中庸之道本来是“执 两用中”（《中庸》）的，既然只是“执一”，当然也就不是中庸

之道了。因此，并不符合儒学的主张。

为什么“执一”就有问题呢？因为它“举一而废百”，坚持一点反而废弃了其余很多方面，具有片面性，其结果是“贼道”。“贼”在这里作动词，指对真正的中庸之道有所损害。

回过头来说到杨子的为我，墨子的兼爱，在孟子看来，都是“执一”之道，因此，“为其贼道也”，是孟子所反对的。

可见，这一章从对杨、墨的评论出发，表达了孟子主张“执中”而变通的思想主张。对我们来说，既有学术史的价值，又有思想方法上的启示。

掘井九仞不及泉，犹为弃井

【原文】

孟子曰：“有为者辟①若掘井，掘井九动②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注释】

①辟：同“譬”。②九仞：仞，同“用”，古代量词，一用六尺或八尺，九仞则相当于六七丈。

【译文】

孟子说：“做事好比掘井一样，掘到六七丈深还没有见水，仍然只是一口废井。”

【读解】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尚书·旅獒》）

为井九仞，同样也可能功亏于最后一仞。而一旦功亏，不管是一仞还是半仞，都是半途而废，留下的，是废井一口。

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而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进退成败都在自己。孔子最赞赏的，则是弟子颜渊的精神：“惜乎！吾见其进

也，未见其止也。”（同上）见其进而未见其止，当然也就不会“为山九仞，功亏一贯”，不会因为“掘井九何而不及泉”便停止了。

所以，孔子也罢，孟子也罢，都是反对半途而废，激赏积极进取精神。这也算是儒家先贤所着力推崇的一种风范吧，时至今日，也仍然对我们有激励价值。

士尚志

【原文】

王子垫①问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

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注释】

①王子垫：齐王的儿子，名垫。

【译文】

王子垫问道：“士做什么事？”

孟子说：“使志行高尚。”

王子垫问：“使志行高尚指的是什么？”

孟子说：“仁和义罢了。杀死一个无罪的人，是不仁；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占有，是不义。居住的地方在哪里？仁便是；道路在哪里？义便是。居于仁而行于义，大人的事便齐备了。”

【读解】

所谓大人的事齐备了实际上是指大人的修养就够了。这里的“大人”指一般意义上的君子，也就是士人。

“士尚志”，士人的修养就在于使自己的志行高尚。而高尚的标准就是“居仁由义”。这一段其实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还是孔、孟所一贯呼吁的“仁义”二字，还是强调士人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修身精神。

不过，“士尚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对士人的要求，给人的感觉，好像士人的“专业”就是“尚志”而施行仁义，失去了这一点，士人也就不成其为士人了一样。由此影响到后世的读书人一直把“尚志”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把“仁”、“义”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而“尚志”一词，也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词语，甚至为很多人的名字所采用。。

地位对人的重要影响

【原文】

孟子自范①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

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 赔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②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埳泽之门(3)。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

【注释】

①范：地名，故城在今山东范县东南二十里，是魏国与齐国之间的要道。 ②广居：孟子的“广居”指仁。如《滕文公下》所说：“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③埳（die）泽之门：宋国城门。

【译文】

孟子从范邑到齐都，远远地望见了齐王的儿子，非常感叹地说：“地位改变气度，奉养改变体质，地位是多么重要啊！他不也是人的儿子吗？”

孟子说：“王子的住多、车马、衣服多半与他人相同，而王子像那个样子，是他的地位使他那样的。何况那处在天下最广大地位上的人呢？鲁国的国君到宋国去，在宋国的城门下呼喊。守门的人说：‘这人不是我们的国君，他的声音怎么这样像我们的国君呢？’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的地位相似罢了。”

【读解】

存在决定意识，地位影响气度。

不仅气度，就是一般气质、思想观念等，也都深受地位的影响。

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莫说本来是王子的人气度与一般人不一样，就是原本为平民老百姓，甚至出身苦寒低贱如替人看牛放羊的朱元璋，一旦地位改变，做了天子，那气度与精神风貌也会变若天上地下，这就叫做“居移气”。

当然，有所影响，有所改变并不意味着主体自身完全不起作用，像“环境决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人完全是周围环境的奴隶。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不少后来做了皇帝，贵为天子的人，怎么也改不了早年做平民，做农民时的习性和脾

气，甚至一些特殊的喜好，这就是主体自身的能动性在起作用。用一句通行的话来说，也可以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所以，一方面，环境地位对人的气质、气度的确具有很重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主体自身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就以孟子在这里的意图来说，他之所以喟然而叹“大哉居乎！”强调“其居使之然也”，其实是为了推出“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一句话来，要求大家“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滕文公下》）处在“仁”的地位上。而要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选择“仁”的地位，离开主体自身的作用能行吗？这正如孔子所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一方面，要居住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才好，但另一方面，“择不处仁，焉得知？”还是离不开主体的选择作用。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到孟子的确是“祖述仲尼之意”，本意与孔子“里仁为美”一章的表达方式虽然完全不同，但其思想却是一脉相承而贯通的。“孔家店”的大小老板前后相隔百年，其配合却是非常默契，后世之所以用“孔孟之道”合称二人学说，正是体现了这种相互合拍。当然，所谓配合默契，所谓相互合拍，其主动的方面都只可

能是生于其后的孟子了。在孔子自己，可不知道在他的身后还会有这样一个深得他的意旨甚至超过颜回的“私淑弟子”，而如果他真的有什么“圣灵”可知，那还不知道有多么欣慰哩，起码是可以抵消他奔走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的劳顿和遗憾了吧。

回到正题上来，无论是孟子本章，还是孔子“里仁为美”的一章，都既可以作为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历史人物研究的参考，又可以作为教育学研究的资料，对于学校教育，尤其是家长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①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②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注释】

①财：通“材”。②淑：通“叔”，拾取。艾（yì）：同“刈”，取。也 就是说，淑、艾同义，“私淑艾”也就是“私淑”，意为私下拾取，指不是直接作为学生，而是自己仰慕而私下自学的。这也就是所谓“私淑弟子”的意思。

【译文】

孟子说：“君子教育人的方式有五种：有像及时雨一样滋润化育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有以学识风范感化他人使之成为私淑弟子的。这五种，就是君子教育人的方式。”

【读解】

我们在前面已经听孟子说过：“教亦多术矣。”（《告子下》）但他在那时并没有说“多术”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而只是重点说了一种

特殊的教育方式——“不屑之教”。现在，他又列出了五种不同的教育方式。

朱熹曾经逐一列举了孔子、孟子用这五种方式在不同学生身上的运用，比如说孔子对颜渊、曾子就是“如时雨化之者”；对冉伯牛、闵子骞就是“成德者”；对子路、子贡就是“达财者”；而孔子、孟子分别对樊迟、万章就是“答问者”。至于“私淑艾者”，朱熹举的是孔子、孟子分别对陈亢、夷之。其实，孟子自己认为，他就是孔子的私淑弟子，在《离娄下》里，他曾经说过：“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这其实就是对“私淑艾者”的最好解释。

虽然孟子在这里所列的五种教育方式已包括了德育、智育等各方面，但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教学体系，各种方式之间也没有严密的逻辑关系，而只是一种列举的性质。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教育方式，是根据学生们本身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而总结出来的经验。如果不是从理论方面作系统的要求，而是从教学实际情况出发，把它们引入教学实践，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有推广与应用价值的。

以道殉身与以身殉道

【原文】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译文】

孟子说：“天下政治清明的时份，用道义随身行事；天下政治黑暗的时候，用生命捍卫道义。没有听说过牺牲道义而屈从于他人的。”

【读解】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就是“天下有道则见”（《论语·泰伯》），就是“邦有道则仕”（《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但“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却似乎比“无道则隐”，“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和“穷则独善其身”来得要壮烈一些，而大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意思了。

杀身成仁便是以身殉道。

只有叛徒才以道殉人。

当然，从更深层次的意思来理解，“无道则隐”，“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和“穷则独善其身”也可以说得上是“以身殉道”的表现，因为这样做是为了“道”而舍弃了自身的所谓“前程”，只不过没有舍弃生命罢了。

只要不屈志变节，也就不是以道殉人。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

这虽然也没有“杀身”，而只是“独善其身”，但却是不愿以道殉人的典型。

虽无壮烈，却也大义凛然。

真进锐者，其退速

【原文】

孟子曰：“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己。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

【译文】

孟子说：“对于不应该停止的却停止了，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停止。对于应该厚待的却薄待了，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薄待。前进太猛的人，后退也会快。”

【读解】

这里一共说了三种情况，不过，前两种情况性质是一样的，用孔子的术语来说，都是“不及”的问题，做得不够，因为不该停止的却停止了，不该薄待的却薄待了。没有前进，没有厚待，都是做得不够，所以是“不及”。后一种则是说的“太过”的问题，前进太猛，做得过了头，其结果是退起来也会快得很，结果还是达不到目的。这就应了孔子的话：“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或者叫做——

“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可见，孟子在这里依然是师承孔子的意思，

分别说到“不及”与“过”的弊病。

在我们一般的眼光看来，“不及”是消极，“过”是积极。消极的弊病不言而喻，可积极的弊病在哪里呢？

从主观方面来说，“进锐者，用心太过，其气易衰，故退速。”朱熹《孟子集注》）好比马拉松长跑，你一开始就以百米赛的速度冲刺，其结果必然是很快败下阵来。

从客观方面来说，例证也有不少。《后汉书·李固传》说：“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大疾，故其受祸，曾不旋时。”阎氏受皇帝宠爱，升官太快，成了“火箭式”的干部，因此遭人嫉恨，迅速遭祸。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官场险恶，尤其如此。

所以，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来说，都是“其进锐者，其退速”。或者，还是用孔子的经典性表述：“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

只有中庸之道，做得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才是正确的，才能够从容不迫地顺利地达到目的。

智仁难遍，当务之急

【原文】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①小功②之察③；放饭流歠④，而问无齿决⑤，是之谓不知务。”

【注释】

①缌（xī）：细麻布，这里代指服丧三个月的孝服，穿这种孝服只服丧三个月，是五种孝服中最轻的一种，如女婿为岳父母服孝就用这种。

②小功：服丧五个月的孝服，是五种孝服中次轻的一种，如外孙为外祖父母服孝就用这种。③

察：指仔细讲求。④放饭流歠（chuò）：大吃猛喝。放饭，大吃大嚼的意思；放，副词；饭，动词。流歠，猛喝的意思；流，长，副词；歠，饮，动词。《礼记·曲礼》说：“毋放饭，毋流歠。”在尊长者面前大吃猛喝是非常失礼的大不敬行为。⑤问无齿决：问，讲求；齿决，用牙齿啃，这里指用牙齿啃于肉。《礼记·曲礼》

说：“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在尊长者面前啃

干肉也是不礼貌的行为，但只是小不敬。

【译文】

孟子说：“智者没有什么事物不该知道，但是急于知道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仁者没有什么人 不该爱，但是急于爱德才兼备的贤“人。”以尧舜的智慧尚且不能够知道一切事物，因为他们急于知道 对他们最重要的事情；以尧舜的仁德尚且不能够爱所有的人，因 为他们急于爱德才兼备的贤人。如果不能够实行该行三年的丧办礼， 却对三 个月、五个月的丧礼仔细讲求；在尊长者面前大吃猛 嚼却 讲求不要用牙齿啃于肉，这就叫做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物。”

【读解】

俗话说：“丢了西瓜拣芝麻。”抓住了小的却 失去了的，抓 住了次要的却失去了主要的，因小 失大，舍本逐末，这就叫做“不知务”。

凡事总有轻重缓急，固此，要抓住当前急切 应办的事先做。

郑玄《诗谱序》说得好：“举一纲而万目 张。”善于化古人之 意而用之的毛泽东于是 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其实这也 正是他 老人家“矛盾论”哲学的基本思想之一：抓住主要

矛盾，次要矛盾便可迎刃而解了，当然，如果忽视了矛盾发展的一面，在原本的主要矛盾已退居为次要矛盾，新的主要矛盾已经形成的时候，比如说阶级斗争已经退居为次要矛盾，经济问题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仍然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放，那当然“万目”都不张了。相反，如果适时地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矛盾的发展转化而进行调整，在经济问题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了“当务之急”的时候，及时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个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万目”也都自然会张开了。

国家的情况是这样，个人的生活、工作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要同时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全面开花是不可能的。所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每一个时期有一件最主要的事情，这样日积月累，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取得成效。

总而言之，“当务”的把握是最最重要的。还是用我们曾经提到过的话来说，当我们朋友、同事、同学问互相见面时总爱问：“最近忙什么？”但愿你所忙的，正是“当务之急”，是“西瓜”而不是“芝麻”，当然，更不要是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莫名堂”的事情。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原文】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②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③也？”

【注释】

①《武成》：《尚书》的篇名。现存《武成》篇是伪古文。②策：竹简。古代用竹简书写，一策相当于我们今天说一页。③杵（Chu）：舂米或捶衣的木棒。

【译文】

孟子说：“完全相信书，那还不如没有书。我对于《武成》这一篇书，就只相信其中的二三页罢了。仁人在天下没有敌手，以周武王这样极为仁道的人去讨伐商纣这样极不仁道的人，怎么会 使鲜血流得来可以漂起木棒呢？”

【读解】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这是精辟透脱的读书法，要求读者善于独立思考问题。

古往今来，人们关于书已不知有过多少礼赞。的确，书是我们人类拥有专利的恩物，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他们崇拜的神圣对象。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信书，唯书本是从，轻则使个人成为书呆子，重则形成所谓“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唯书”的作风，误人子弟，贻害无穷。

今天，我们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似乎也已经是浅显而容易明白的道理了。可是在孟子的时代，这恐怕还是空谷足音吧。其实还用不着推得那么远，只需要想想那些“唯书”、“唯上”的时代，孟子这话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引用的。

终于有人说了：“不唯书，不唯上。”

于是我们也都可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谈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时，所举的例子是《尚书》中《武成》篇的内容，而我们知道，《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孔孟的时代也是有着极其权威性地位的。因此，孟子这种对于权威著作，对经典保持独立思考，勇于怀疑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体现出圣贤人物的治学风范。即便是对于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来说，也是值得学习的。

更何况，我们今天出版业大大发展。日出一书的出版社已不在少数，书籍汗牛充栋，其负面效应是“无错不成书”，这已成为一个日益引起人们呼吁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精神就显得尤其必要。不然的话，可是要出大问题的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原文】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①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②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③既成，粢盛既洁④，祭祖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注释】

①社稷；社，土神。稷：谷神。古代帝王或诸侯建国时，都要立坛祭祀“社”、“稷”，所以，“社稷”又作为国家的代称。②丘：众。③牺牲：供祭祀用的牛、羊、猪等祭品。④粢（zī）：稷，粟米。粢盛既洁的意思 是说，盛在祭器内的祭品已洁净了。

【译文】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欢心的做国君，得到国君欢心的做大夫。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国家，就改立国君。祭品丰盛，祭品洁净，祭扫按时举行，但仍然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神谷神。”

【读解】

国君和社稷都可以改立更换，只有老百姓是不可更换的。所以，百姓最为重要。

《尚书》也说：“民惟邦本，本固君宁。”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也就安宁。

改用现代的口号，那就是——

人民万岁！

这一段是孟子民本思想最为典型，最为明确的体现，“民贵君轻”成为后世广泛流传的名言，一直为人们所引用。有必要提出的是，“民”是一个集合概念，“民”作为一个集合的整体是贵的，重于国君的，但“民”当中的每一个个体，普普通通的一介小民又怎么样呢？孟子这里没有说，也就很难说了。不过，就我们的了解来看，个体的小民是不可能与国君的重要性相抗衡的，不仅不能抗衡，而且还不知道要轻了多少倍哩。

或许，孟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有所局限。其实，又何止是孟子有所局限，就是进化到两千多年后的民主时代，我们不也仍然在花大力气清除封建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和桎梏吗？

介然用之，茅塞顿开

【原文】

孟子谓高子①曰：“山径之蹊②间，介然③用之而成路；为间④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注释】

①高子：齐国人，孟子的学生。②径：山路。溪：人行处。山径之蹊泛指很窄的山间小路。③介然：本指意志专一而不旁骛，这里是经常不断的意思。④为间：即“有间”，短时，为时不久。

【译文】

孟子对高子说：“山坡间的小径，经常有人行走便踏成了一条路；过一段时间没有人去走它，又会被茅草堵塞了。现在茅草也把你的心堵塞了。”

【读解】

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话说天下大势，规划三国鼎立蓝图。刘备听完以后，离开座位向诸葛亮拱手谢道：“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三国演义》第三十八

回)

这“顿开茅塞”作为一个成语，其语源正出于孟子这里，没有“茅塞”，谈何“顿开”呢？诸葛亮开刘备之茅塞，孟子开高子之茅塞，假如你我的心被茅草塞住，又请谁来“顿开”呢？

恐怕只有靠自己了罢。

好在，“这地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

心路也是一样。多走走，介然用之，“茅塞”虽然不一定会“顿开”，但总会有开启的时候吧。何况，“介然用之而成路”，不被“茅塞”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啊。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

“学而时习之”是不是心路的“介然用之”呢？

如果是，那孔圣人是不是能够使你的“茅塞”顿开了呢？

珠玉者，殃必及身

【原文】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译文】

孟子说：“诸侯有三样宝：土地、人民和政事。如果错以珍珠 美玉为宝，灾祸必定落到他身上。”

【读解】

一般人玩物丧志，当政者玩物丧政，诸侯玩物丧国，天子玩物便丧失天下了。

历史依据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是“假途伐虢”的故事。

春秋时，晋国想吞并南边的虢国，但是在晋国和虢国之间还隔着一个虞国，所以，一直未能得手。

晋献公当政的时候，大夫荀息向他献计，请求用晋国最好的马和宝玉送给虞国的国君，以便向他借路去讨伐沈国。献公有些舍不得，荀息说：“只要向虞国借到路，这些宝物放在他那里

就像 放在我们国外的库房里一样？今后还不是大王您的。”

献公同意了。于是，荀息便带了宝物到虞国去借路。

贪图宝物的虞公一见荀息送去的东西，满心欢喜，接了贵重 礼物，爱不释手，不仅一口答应了荀息的要求，而且还主动提出 自己先起兵作为先锋讨伐虢国。大臣宫之奇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苦苦功谏，虞公唯晋国的宝马和美玉是图，根本听不进去。

结果，晋国灭了国，军队在返回的路上又顺道突然袭击，轻 而易举地拿下了虞国，活捉了虞公回国。原来送给虞公的宝马和 美玉，自然也顺理成章地回到了晋国。

这就是“宝珠玉者，殃必及身”的活生生写照。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然不仅仅是诸侯国君值得注意，就 是一般的当政为官者，贪财宝好女色也是大忌，弄不好就要惹出 祸患来。我们今天倡廉政，反腐败，看那反腐败的成果展览，腐败者不都是因为“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弄得个身败名裂，遗恨 终身吗？

所以，还是清廉一点好啊！

言语之盗，君子警惕

【原文】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饴①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饴之也。是皆穿富之类也。

【注释】

①饴（tian）：探取，获取。

【译文】

士人不该说话的时候说话，是用言语来套取人；该成话的时 候不说话，是用沉默来套取人。都是钻洞爬墙的小偷行为。

【读解】

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 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同样是该、不该说话的问题，在孔子那里还只是“失”，属于智 与不智的范畴。可是，到了孟子这里就成了“话”，属于仁与不仁 的范畴了。

这是有时代发展因素在内的。

孟子时代，游说风起。“展开谈天说地。，来诱拿云捉雾人” 摇唇鼓舌之士，心术隐伏，欺

世盗名，无异于窃人财物。孟子因此而深恶痛绝，斥之为钻洞爬墙的贼，与孔子所谴责的色厉内荏者一样了。（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

说与不说，颇费斟酌，弄不好，进退不是人。所以，还是东方朔那“非有先生”的四个字深中肯綮，道出了千古尴尬——

“谈何容易”。

这是从“说”的一方面来看。而我们既然知道当不当说有这些讲究，知道有这种通过语言和沉默来套取人的“穿窬之类”存在，那我们就应该知道，这种“穿窬之类”的言语之盗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周围活动着，一有机会，就干那钻洞爬墙的勾当，钻你语言的洞，爬你思想的墙。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这种专门以语言和沉默为手段来套取，诱惑你的贼。比如说，当有人居心叵测地来和你套近乎，冠冕堂皇地来找你“谈话”时，你就一定要警惕：是不是那“穿窬之类”皮笑肉不笑地向你走过来了呢？

说大人，则藐之

【原文】

孟子曰：说①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②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注释】

①说（Shui）：向……进言。②榱（CUI）题：也叫“出檐”，指屋檐的前端。

【译文】

孟子说：“向位高显贵的人说话，要藐视他，不要把他的显赫地位和权势放在眼里。哪怕他殿堂高两三丈，屋檐好几尺宽，如果我得志，并不屑于这些；哪怕他佳肴满桌，侍奉的姬妾好几百，如果我得志，并不屑于这些；哪怕他饮酒作乐，驰驱打猎，随从车辆成百上千，如果我得志，并不屑于这些。他所拥有的，都是我不屑于有的；我所希望的，是古代的礼乐制度。我为什么要怕他呢？”

【读解】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沁园春·长

沙》）

这种气势，并非壮空胆，提虚劲。其思想武器就在于“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

哪怕你金玉满堂，哪怕你姬妾成群，哪怕你随从如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其实，这也就是曾子所说的：“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有了这种认识，当然也就能“说大人，则藐之”了。

更何况还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浩然之气哩！

孟子论说气势磅礴，气象恢宏，与孔子迂徐舒缓，从容不迫有所不同，本章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狂者、狷者与好好先生

【原文】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①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②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

曰：“如琴张③、曾皙、牧皮（4）者，孔子之所谓狂矣。”

“何以谓之狂也？”

曰：“其志嚬嚬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6）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7）乎！乡原，德之贼也（8）。’”

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似是嚬嚬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

(9)？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
(10)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11)，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12)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注释】

①孔子在陈曰：见《论语·公冶长》，原文为：“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与万章所引略有不同。②孔子……：见《论语·子路》。原文和孟子这里所引一样。③琴张；人名，不详。④牧皮：人名，不详。(5)嚶嚶(Xiao)：赵歧注：“志大言大者也。”(6)夷：平。或认为作语助词，无义。(7)乡原(yuan)；也作“乡愿”。愿，谨慎。乡原指外貌忠诚谨慎，实际上

欺世盗名的人，也就是现代所谓“老好人”、“好好先生”。(8)孔子曰：这段话在《论语·阳货》中只有“子曰：‘乡原，德之贼也。’”(9)踽踽(ju)：独行不进的样子。凉凉：淡薄，冷漠。(10)阉：指阉人，即宦官。阉然指像宦官那样巴结逢迎的样子。(11)四美：有害农作物的杂草。(12)反：同“返”、经：正常之道。(13)慝(te)：奸邪。

【译文】

万章问道：“孔子在陈国说：‘何不归去呢！我的那些学生们忘大而狂放，进取而不忘本。’孔子在陈国、为什么思念鲁国的那些狂放之士呢？”

孟子说：“孔子‘得不到言行合于中庸之道的人相交，那就必然是和狂与狷这两种人相交吧！狂的人具有进取精神，狷的人有所不为。’孔子难道不想和言行合于中庸之道的人相交吗？不能够得到，所以只能求次一等的罢了。”

万章问：“请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叫做狂放的人？”

孟子说：“如琴张、曾皙、牧皮这些人，就是孔子称为狂放的人。”

万章问：“为什么说他们是狂放的人呢？”孟子说：“他们志向很大，言语很夸张，嘴巴总是说‘古人呀！古人呀！’可是一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不和言语相合。这种狂放之人如果也得不到，那就和洁身自好的人相交往了，这些洁身自好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狷者，是比狂者又次一等的人。孔子说：‘从我家门口经过却不进到我的屋里来，而我并不遗憾的，那就只有好好先生了吧！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

万章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好好先生呢？”

孟子说：“好好先生批评狂者说：‘为什么这样志大言大呢？言语不能够和行为相照应，行为不能够和言语相照应，就只说古人呀！古人呀！’又批评指者说：‘为什么这样落落寡合呢？生在这个世界上，为这个世界做事，只要好就行了。’像宦官那样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人，就是好好先生。”

万章说：“一乡的人都说他是老好人，他也到处都表现得像个老好人，孔子却认为他是偷道德的贼，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是啊，这种人，你要说他有什么不对，又举不出例证来；你要指责他却又好像无

可指责。他只是同流合污，为人好像忠诚老实，行为好像清正廉洁，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自己也以为很不错，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却并不合于尧舜之道，所以说他是‘偷道德的贼’。孔子说：‘厌恶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厌恶杂草，怕的是它搞乱禾苗；厌恶花言巧语，怕的是它搞乱正义；厌恶夸夸其谈，怕的是它搞乱信实；厌恶郑国的乐曲，怕的是它搞乱雅乐；厌恶紫色，怕的是它搞乱正宗的红色；厌恶好好先生，怕的是他搞乱道德。’君子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让一切回到正道罢了。回到正道，老百姓就会振作起来；老百姓振作起来，也就没有邪恶了。”

【读解】

狂者、狷者毛病都很突出，让人一眼可以看出，没有迷惑性，何况，他们也各有可取的一面。好好先生却正好相反，初看什么毛病也没有，很得人心，因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实际上却是欺世盗名。所以，孔子说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深恶痛绝。

最近报载提出反对“好人主义”，实际上正是呼吁大家来捉“好好先生”这偷道德的贼。

可见，好好先生不仅古代有，现在也同样有。而且，既然已到了呼吁的程度，说明现在较

古代更为严重也是有可能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无论是狂者、狷者还是好好先生，都不是孟子提出来的，而是孔子分别在《论语》的《公冶长》、《子路》、《阳货》等篇提出来的。不过，通过本章内容，我们地可以比较真切地看到孟子师生是如何“祖述仲尼之音”而加以上发挥的。所以，本章不仅具有内容方面把狂者、狷者和好好先生这几种人集中在一起加以比较，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的作用，而且也具有儒家学说史的重要资料价值，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大学

[大学简介](#)

[三纲八目的追求](#)

[弘扬光明的品德](#)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找准自己的位置](#)

[凡事抓住根本](#)

[获得知识的途径](#)

[不要自欺欺人](#)

[修身先正心](#)

[齐家先修身](#)

[治国先齐家](#)

[平天下先治国](#)

[返回主目录](#)

三纲八目的追求

【原文】

大学之道（1），在明明德（2），在亲民（3），在止于至善。知止（4）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5）。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6）；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7）；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8）；致知在格物（9）。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10），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1）。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12）。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13），未之有也（14）！（经）

【注释】

（1）大学之道：大学的宗旨。“大学”一词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博学”的意思；二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古人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

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所以，后一种含义其实也和前一种含义有相通的地方，同样有“博学”的意思。”道“的本义是道路，引申为规律、原则等，在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学里，也指宇宙万物的本原、个体，一定的政治观或思想体系等，在不同的上下文环境里有不同的意思。

（2）明明德：前一个“明”作动词，有使动的意味，即“使彰明”，也就是发扬、弘扬的意思。后一个“明”作形容词，明德也就是光明正大的品德。

（3）亲民：根据后面的“传”文，“亲”应为“新”，即革新、弃旧图新。亲民，也就是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

（4）知止：知道目标所在。

（5）得：收获。

（6）齐其家：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使家庭或家族和和美

美，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7）修其身：修养自身的品性。

（8）致其知：使自己获得知识。

（9）格物：认识、研究万事万物。

（10）庶人：指平民百姓。

（11）壹是：都是。本：根本。

（12）末：相对于本而言，指枝末、枝节。

（13）厚者薄：该重视的不重视。薄者厚：不该重视的却加以重视。

（14）未之有也：即未有之也。没有这样的道理（事情、做法等）。

【译文】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祥；思虑周祥才能够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

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读解】

这里所展示的，是儒学三纲八目的追求。所谓三纲，是指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它既是《大学》的纲领旨趣，也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所在。所谓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既是达到“三纲”而设计的条目工夫，也是儒学为我们所展示的人生进修阶梯。纵览四书五经，我们发现，儒家的全部学说实际上都是循着这三纲八目而展开的。所以，抓住这三纲八目你就等于抓住了一把打开儒学大门的钥匙。循着这进修阶梯一步一个脚印，你就会登堂入室，领略儒学经典的奥义。就这里的阶梯本身而言，实际上包括“内修”和“外治”两大方面：前面四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修”；后面三纲“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治”。而其中间的“修身”一环，则是连结“内修”和“外治”两方面的枢纽，它与前面的“内修”项目连在一起，是“独善其身”；它与后面的“外治”项目连在一起，是“兼善天下”。两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把生命的历程铺设在这一阶梯之上。所以，它实质上已不仅仅是一系列学说性质的进修步骤，而是具有浓厚实践色彩的人生追求阶梯了。它铸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心理，时至今日，仍然在我们身上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不管你是否意识明确，不管你积极还是消极，“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观念总是或隐或显地在影响看你的思想，左右着你的行动，使你最终发现，自己的人生历程也不过是在这儒学的进修阶梯上或近或远地展开。事实上，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又有几人真正出道入佛的野鹤闲云、隐逸高士呢？说到底，依然是十人九儒，如此而已。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原文】

汤之，《盘铭》（1）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2）《康诰》曰：“作新民。”（3）《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4）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传2）

【注释】

（1）汤：即成汤，商朝的开国君主。盘铭：刻在器皿上用来警戒自己的箴言。这里的器皿是指商汤的洗澡盆。（2）苟：如果。新：这里的本义是指洗澡除去身体上的污垢，使身体焕然一新，引申义则是指行精神上的弃旧图新。

（3）作：振作，激励。新民：即“经”里面说的“亲民”，实应为“新民”。意思是使新、民新，也就是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4）“《诗》曰”句：这里的《诗》指《诗经·大雅·文王》。周，周朝。旧邦，旧国。其命，指周朝所禀受的天命。维：语助词，无意义。（5）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无处不追求完善。是故，所以。君子，有时候指贵族，有时指

品德高尚的人，根据上下文不同的语言环境而有不同的意思。

【译文】

商汤王刻在洗澡盆上的箴言说“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 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康诰》说：“激励人弃旧图新。”《诗 经》说，“周朝虽然是旧的国家，但却禀受了新的天命。”所以，品 德高尚的人无处不追求完善。

【读解】

如果说“在明明德”还是相对静态地要求弘扬人性中光明正 大的品德的话，那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从动态的 角度来强调不断革新，加强思想革命化的问题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被刻在商汤王的洗澡盆上，本来是说洗澡的问题：假如今天把一身的污垢洗干净了，以后便要天 天把污垢洗干净，这样一大一大地下去，每人都要坚持。引申出 来，精神上的洗礼，品德上的修炼，思想上的改造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这使人想到基督教的每日忏悔，使人联想到女作家杨绛把 她那本写“干校”生活的书起名为“洗澡”。精神上的洗澡就是 《庄子·知北游》所说的“澡雪而精神”，《礼记·儒行》所说的“澡身而浴德”，说到底，也就是毛泽东所一再强调

的”加强思想 革命化”。 话说回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无论如何展示的是一种革新的姿态，驱动人们弃旧图新。所以，你不仅可以像商汤王 一样把它刻在洗澡盆上，而且也可以把它刻在床头、案头，使它 成为你的座右铭。

凡事抓住根本

【原文】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1）无情者不得尽其辞（2）。大畏民志（3）。此谓知本。（传4）

【注释】

（1）“子曰”句：引自《论语·颜渊》。听讼，听诉讼，即审案子。犹人，与别人一样。

（2）无情者不得尽其辞：使隐瞒真实情况的人不能够花言巧语。

（3）民志：民心，人心。

【译文】

孔子说：“听诉讼审理案子，我也和别人一样，目的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使隐瞒真实情况的人不敢花言巧语，使人心畏服，这就叫做抓住了根本。

【读解】

这一段以孔子谈诉讼的话来阐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道理，强调凡事都要抓住根本。审案的根本目的是使案子不再发生，这正

如“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的道理一样。

审案和卖药都只是手段，或者说是“末”，使人心理畏服不再犯案和增强体质不再生病才是目的，或者说才是“本”。

说到底，是一个教化与治理的问题，教化是本，治理是末。正是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大学》强调以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只是末的道理。

本末的关系如此，终始的因果也一样。从哲学命题的角度来看，本末是本质论，终始是发展观，千古哲学的两大范畴在《大学》这篇儒学的入门读物中以轻轻巧巧的八个字对仗而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再以八个字加以干净利落的解决：“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真是语言极度简洁而蕴含无比深刻，显出“经”的本色。

不要自欺欺人

【原文】

所谓诚其意者（1），毋（2）自欺也。如恶恶臭（3），如好好色（4），此之谓自谦（5）。故君子必慎其独也（6）！

小人闲居（7）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8），掩（9）其不善，而著（10）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11），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12），德润身（13），心广体胖（14）。故君子必诚其意。（传6）

【注释】

①（1）其意：使意念真诚。（2）毋：不要。（3）恶（wu）恶（e）臭（xiu）：厌恶腐臭的气味。臭，气味，较现代单指臭（chou）味的含义宽泛。（4）好（hao）好（hao）色：喜爱美丽的女子。好（hao）色，美女。（5）谦（qian）：通“谦”，心安理得的样子。（6）慎其独：在独自一人时也谨慎不苟。（7）闲居：即独处。（8）厌然：躲躲闪闪的样子。（9）掩：

遮 掩，掩盖。（10）著：显示。（11）中：指内心。下面的“外”指外表。（12）润屋：装饰房屋。（13）润身，修养自身。（14）心广体胖（pan）：心 胸宽广，身体舒泰安康，胖，大，舒坦。

【译文】

使意念真诚的意思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要像厌恶腐臭的气味一样，要像喜爱美丽的女人一样，一切都发自内心。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

品德低下的人在私下里无恶不作，一见到品德高尚的人便躲躲闪闪，掩盖自己所做的坏事而自吹自擂。殊不知，别人看你自己，就像能看见你的心肺肝脏一样清楚，掩盖有什么用呢？这就叫做内心的真实一定会表现到外表上来。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

曾子说：“十只眼睛看着，十只手指着，这难道不令人畏惧吗？！”

财富可以装饰房屋，品德却可以修养身心，使心胸宽广而身体舒泰安康。所以，品德高尚的人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

【读解】

要做到真诚，最重要，也是最考验人的一课便是“慎其独”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谨慎，简而言之，就是人前人后一个样。人前真诚，人后也真诚，一切都发自肺腑，发自内心，发自我全部的感官，就像手脚长在我自己身上一样自然自如，一样真实无欺，而不是谁外加于我的“思想改造”，外加于我的清规戒律。

这是从正面来说。

从反面来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欺欺人，掩耳盗铃，总有东窗事发的一天。

说到这里，在市场经济时代，金钱诱惑滚滚而来，政府反腐倡廉，“慎其独”是不是也应该作为公务员们必修的一课呢？

须知，金玉满堂，并不能保得你心情舒畅，身体安康，倒是那疯破道人的《好了歌》唱得好：“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所以，比装修房屋（富润屋）更重要的还是装修你自己（德润身），修养身心，做到心宽体胖。而要做到这一切，还得要回到那起始的一点去——君子必诚其意。

真诚做人，立身之本。

齐家先修身

【原文】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①，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②而辟焉，之其所敖情③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④。”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传8）

【注释】

①之：即“于”，对于。辟：偏颇，偏向。②哀矜：同情，怜悯。③敖，骄傲。情：怠慢。④硕：大，肥壮。

【译文】

之所以说管理好家庭和家族要先修养自身，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亲爱的人会有偏爱；对于自己厌恶的人会有偏恨；对于自己敬畏的人会有偏向；对于自己同情的人会有偏心；对于自己轻视的人会有偏见。因此，很少有人能喜爱某人又看到那人的缺点，厌恶某人又看到那人的优点。所以有谚语说：“人都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坏，人都不满足自己庄稼的好。”这就是不修养自身就不

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的道理。

【读解】

在这里，修养自身的关键是克服感情上的偏私：正己，然后 正人。

儒学的进修阶梯由年向外展开，这里是中间过渡的一环。在此之前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在个体自身进行，在此之后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开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家庭走向社会，从独善其身转向兼善天下。当然，其程序仍然是由内逐步外推：首先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家庭和家族，然后才依次是国家。天下。

正因为首先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家（家庭和家族），所以才有一个首当其冲的克服感情偏私的问题。

中国人常说：“家和万事兴。”

美国人说，“家是父亲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

德国人说：“人无国王、庶民之分，只要家有和平，便是最幸福的人。”

法国人说得更好：“对于亚当而言，天堂是他的家；然而对于亚当的后裔而言，家是他们的天堂。”（伏尔泰语）

家是永恒的话题。

但是，如果你不排除偏私之见，修身正己以正人，你就不能管理好这个你所拥有的天堂和乐园，就会像有人所告诫的那样：“坏家庭无法养育我们纯洁的灵魂，倒有可能成为我们自掘的墓场。”

天堂不就变成地狱了吗？

平天下先治国

【原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1）而民兴孝；上长长（2）而民兴弟；上恤孤（3）而民不倍（4）。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5）。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6）。”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7）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8）。《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9）。”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10）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11）。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12）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13）”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14）。 ”

《秦誓》（15）曰：“若有一个臣，断断（16）兮，无他技，其心休休（17）焉，其如有容（18）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19），其心好之，不啻（20）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21）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22）之俾（23）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日殆哉！”唯仁人放流之（24），进诸四夷（25），不与同中国（26）。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27）。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28）人之性，灾必逮夫身（29）。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30）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31），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32）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33）曰：“畜马

乘（34）不察（35）于鸡豚，伐冰之家（36）不畜牛羊，百乘之家（37）不畜聚敛之臣（38）。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39）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40）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传10）

【注释】

（1）老老：尊敬老人。前一个“老”字作动词，意思是把老人当作者人看待。（2）长长：尊重长辈。前一个“长”字作动词，意思是把长辈当作长辈看待。（3）恤：体恤，周济。孤，孤儿，古时候专指幼年丧失父亲的人。（4）倍：通“背”，背弃。⑤絜（xie）矩之道：儒家伦理思想之一，指一言一行要有示范作用。絜，量度。矩，画直角或方形用的尺子，引申为法度，规则。（6）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引自《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le），快乐，喜悦。只，语助词，（7）“节彼南山……”：引自《诗经·小雅·节南山》。节，高大。岩岩，险峻的样子。师尹，太师尹氏，太师是周代的三公之一。尔，你。瞻，瞻仰，仰望。（8）僇（lu）：通“戮”，杀戮。（9）“殷之未丧师……”：引自《诗经，

大雅·文王》。师，民众。配，符合。仪，宜。监，鉴戒。，峻，大。不易，指不容易保有。

（10）此：乃，才。（11）争民施夺：争民，与民争利。施夺，施行劫夺。（12）悖：逆。

（13）“《楚书》”句：《楚书》，楚昭王时史书。楚昭王派王孙圉（yu）出使晋国。晋国赵简子问楚国珍宝美玉现在怎么样了。王孙圉答道：楚国从来没有把美玉当作珍宝，只是把善人如观射父（人名）这样的大臣看作珍宝。事见《国语·楚语》。汉代刘向的《新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14）“舅犯”句：舅犯，晋文公重耳的舅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流亡的人，指重耳。晋僖公四年十二月，晋献公因受骊姬的谗言，逼迫太子申生自缢而死。重耳避难逃亡在外在狄国时，晋献公逝世。秦穆公派人劝重耳归国掌政。重耳将此事告子犯，子犯以为不可，对重耳说了这几句话。事见《礼记·檀弓下》。（15）《秦誓》：

《尚书·周书》中的一篇。（16）断断：真诚的样子。（17）休休：宽宏大量。（18）有容：能够容人。（19）彦圣：指德才兼备。彦，美。圣，明。（20）不啻（chi）：不但。（21）媚

（mao）疾：妒嫉。（22）违，阻抑。（23）俾：使。（24）放流：流放。（25）进，

即“屏”，驱逐。四夷，四方之夷。夷指古代东方的部族。（26）中国，全国中心地区。与现代意义的“中国”一同意义不一样。（27）命：东汉郑玄认为应该是“慢”字之误。慢即轻慢。（28）拂：逆，违背。（29）逮：及、到。夫（fu）：助词。（30）骄泰：骄横放纵。（31）发身：修身。发，发达，发起，（32）府库：国家收藏财物的地方。（33）孟献子：鲁国大夫，姓仲孙名蔑。（34）畜，养。乘（Sheng）：指用四匹马拉的车。畜马乘是士人初作大夫官的待遇。（35）察，关注。（36）伐冰之家：指丧祭时能用冰保存遗体的人家。是卿大夫类大官的待遇。（37）百乘之家，拥有一百辆车的人家，指有封地的诸侯王。（39）聚敛之臣：搜刮钱财的家臣。聚，聚集。敛，征收。④长（zhong）国家：成为国家之长，指君王。（40）无如之何：没有办法。

【译文】

之所队说平定天下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老百姓就会孝顺自己的父母，在上位的人尊重长辈，老百姓就会尊重自己的兄长；在上位的人体恤救济孤儿，老百姓也会同样跟着去做。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总是实行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

如果厌恶上司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下属；如果厌恶下属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上司；如果厌恶在你前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后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后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前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右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左边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左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右边的人。这就叫做“絜矩之道”。

《诗经》说：“使人心悦诚服的国君啊，是老百姓的父母。”老百姓喜欢的他也喜欢，老百姓厌恶的他也厌恶，这样的国君就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父母了。《诗经》说：“巍峨的南山啊，岩石耸立。显赫的尹太师啊，百姓都仰望你。”统治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稍有偏颇，就会被天下人推翻。《诗经》说：“殷朝没有丧失民心的时候，还是能够与上天的要求相符的。请用殷朝作个鉴戒吧，守住天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说，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国家，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国家。

所以，品德高尚的人首先注重修养德行。有

德行才会有人拥护，有人拥护才能保有土地，有土地才会有财富，有财富才能供给使用，德是根本，财是枝末，假如把根本当成了外在的东西，却把枝末当成了内在的根本，那就会和老百姓争夺利益。所以，君王聚财敛货，民心就会失散；君王散财于民，民心就会聚在一起。这正如你说话不讲道理，人家也会用不讲道理的话来回答你；财货来路不明不白，总有一天也会不明不白地失去。

《康浩》说：“天命是不会始终如一的。”这就是说，行善便会得到天命，不行善便会失去天命。《楚书》说：“楚国没有什么是宝，只是把善当作宝。”舅犯说，“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是宝，只是把仁爱当作宝。”

《秦誓》说：“如果有这样一位大臣，忠诚老实，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但他心胸宽广，有容人的肚量，别人有本领，就如同他自己有一样；别人德才兼备，他心悦诚服，不只是在口头上表示，而是打心眼里赞赏。用这种人，是可以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的，是可以为他们造福的啊！相反，如果别人有本领，他就妒嫉、厌恶；别人德才兼备，他便想方设法压制，排挤，无论如何容忍不得。用这种人，不仅不能保护我

的子孙和百姓，而且可以说是危险得很！”因此，有仁德的人会把这种容不得人的人流放，把他们驱逐到边远的四夷之地去，不让他们同住在国中。这说明，有德的人爱憎分明，发现贤才而不能选拔，选拔了而不能重用，这是轻慢；发现恶人而不能罢免，罢免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得远远的，这是过错。喜欢众人所厌恶的，厌恶众人所喜欢的，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灾难必定要落到自己身上。所以，做国君的人有正确的途径：忠诚信义，便会获得一切；骄奢放纵，便会失去一切。

生产财富也有正确的途径：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样，财富便会经常充足。仁爱的人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没有在上位的人喜爱仁德，而在下位的人却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做事却半途而废的；没有国库里的财物不是属于国君的。孟献子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就不要去收养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偷盗东西的家臣。”这意思是说，

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

简介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儿子名叫孔鲤，字伯鱼；伯鱼的儿子名叫孔伋，字子思。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是其中一派。荀子把子思和孟子看成是一派。从师承关系来看，子思学于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曾子，孟子又学于子思；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是相同的。所以有“思孟学派”的说法。后代因此而尊称子思为“述圣”。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名篇方式已下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早在西汉时代就有专门解释《中庸》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载录有《中庸说》二篇，以后各代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相沿不绝。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朱熹的《中庸章句》，他把《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在一起，使它成为“四书”之一，成为后世读书人求取功名的

阶梯。

朱熹认为《中庸》“忧深言切，虑远说详”，“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中庸章句·序》）并且在《中庸章句》的开头引用程颐的话，强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著作，“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都是实用的学问。善于阅读的人只要仔细玩味，便可以终身受用不尽。

程颐的说法也许有些过头，但《中庸》的确是内容丰富，不仅提出了“中庸”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到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所以，《中庸》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受用的经典，这也绝不是偶然的。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原文】

仲尼曰（1）：“君子中庸（2），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3），小人而无忌惮（4）也。…（第2章）

【注释】

（1）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2）中庸：即中和。庸，“常”的意思。（3）小人之中庸也：应为“小人之反中庸也”。（4）忌惮：顾忌和畏惧。

【译文】

仲尼说：“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

【读解】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个贤一些？”孔子回答说：“子张过分；子夏不够。”子贡问：“那么是子张贤一些吗？”孔子说：“过分与不够是一样的。”（《论语·先进》）

这一段话是对“君子而时中”的生动说明。也就是说，过分与不够貌似不同，其实质却都是一样的，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中庸的要求是恰到好处，如宋玉笔下的大美人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

所以，中庸就是恰到好处

谁能食而知其味？

【原文】

子曰：“道（1）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2）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3）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第4章）

【注释】

（1）道：即中庸之道。（2）知者：即智者，与愚者相对，指智慧超群的人。知，同“智”，（3）不肖者：与贤者相对，指不贤的人。

【译文】

孔子说：“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聪明的人自以为是，认识过了头；愚蠢的人智力不及，不能理解它。中庸之道不能弘扬的原因，我知道了：贤能的人做得太过分：不贤的人根本做不到。就像人们每天都要吃喝，但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品尝滋味。”

【读解】

还是过与不及的问题。正因为要么太过，要么不及，所以，总是不能做得恰到好处。而无论

是过还是不及，无论是智还是愚，或者说，无论是贤还是不肖，都是因为缺乏对“道”的自觉性，正如人们每天都在吃吃喝喝，但却很少有人真正品味一样，人们虽然也在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事，但由于自觉性不高，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做得过了头就是做得不够，难以达到“中和”的恰到好处。所以，提高自觉性是推行中庸之道至关重要的一环。

聪明反被聪明误

【原文】

子曰：“人皆曰：‘予（1）知。’驱而纳诸罟
获陷阶之中（2），而莫之知辟也（3）。人皆
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4）守
也。”（第7章）

【注释】

（1）予：我。（2）罟（gu）：捕兽的网。
获（huo）：装有机关的捕兽的木笼。（3）辟
（bi）：同“避”。（4）期月：一整月。

【译文】

孔子说：“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被驱赶到罗网陷阶中去却不知躲避。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选择了中庸之道却连一个月时间也不能坚持。”

【读解】

聪明反被聪明误。

自以为聪明失好走极端，走偏锋，不知适可而止，不合中庸之道，所以往往自投罗网而自己却还不知道。

另一方面，虽然知道适可而止的好处，知道选择中庸之道作为立身处世原则的意义。但好胜心难以满足，欲壑难填，结果是越走越远，不知不觉间又放弃了适可而止的初衷，背离了中庸之道。就像孔子所惋惜的那样，连一个月都不能坚持住。

赌博也好，炒股票也好，贪污受贿也好，这类现象不都是常见的吗？

白刃可蹈，中庸难得

【原文】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1），爵禄可辞也（2），白刃可蹈（3）也，中庸不可能也。”（第9章）

【注释】

（1）均：即平，指治理。（2）爵，爵值，禄：官吏的薪俸。辞：放弃。（3）蹈：踏。

【译文】

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官爵俸禄可以放弃，雪白的刀刃可以践踏而过，中庸却不容易做到。”

【读解】

孔子对中庸之道持高扬和捍卫态度。事实上，一般人对中庸的理解往往过于肤浅，看得比较容易。孔子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有感而发，所以把它推到了比赴汤蹈火，治国平天下还难的境地。其目的还是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庸之道的高度重视。

正道直行，默默无闻也不后悔

【原文】

子曰：“素隐行怪（1），后世有述焉（2），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3）。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4），唯圣者能之。”（第11章）

【注释】

（1）素：据《汉书》，应为“索”。隐：隐僻。怪：怪异。（2）述：记述。（3）已：止，停止。（4）见知：被知。见，被。

【译文】

孔子说：“寻找隐僻的歪歪道理，做些怪诞的事情来欺世盗名，后世也许会有人来记述他，为他立传，但我是绝不会这样做的。有些品德不错的人按照中庸之道去做，但是半途而废，不能坚持下去，而我是绝不会停止的。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一生默默无闻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

【读解】

钻牛角尖，行为怪诞，这些出风头、走极端欺世盗名的搞法根本不合中庸之道的规范，自然

是圣人所不齿的。

找到正确的道路，走到一半又停止了下来，这也是圣人所不欣赏的。

唯有正道直行，一条大路走到底，这才是圣人所赞赏并身体力行的。

所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这是圣人所赞赏的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这也是圣人所赞赏的精神。

以上几章从各个方面引述孔子的言论反复申说第一章所提出的“中和”（中庸）这一概念，弘扬中庸之道，是全篇的第一大部分。

道不远人，远人非道

【原文】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1）’执柯以伐柯，睨（2）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忠恕违道不远（3），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4）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5）？”（第13章）

【注释】

（1）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引自《诗经·豳风·伐柯》。伐柯，砍削斧柄。柯，斧柄。则，法则，这里指斧柄的式样。（2）睨：斜视。（3）违道：离道。违，离。（4）庸：平常。（5）胡：何、怎么。慥慥（zao），忠厚诚实的样子。

【译文】

孔子说：“道并不排斥人。如果有人实行道却排斥他人，那就不可以实行道了。”

“《诗经》说：‘砍削斧柄，砍削斧柄，斧柄的式样就在眼前。’握着斧柄砍削斧柄，应该不会有有什么差异，但如果你斜眼一看，还是会发现差异很大。所以，君子总是根据不同人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治理，只要他能改正错误实行道就行。”

“一个人做到忠恕，离道也就差不远了。什么叫忠恕呢？自己不愿意的事，也不要施加给别人。”

“君子的道有四项，我孔丘连其中的一项也没有能够做到：作为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做到的，我没有能够做到；作为一个臣民应该对君王做到的，我没有能够做到；作为一个弟弟应该对哥哥做到的，我没有能够做到；作为一个朋友应该先做到的，我没有能够做到。平常的德行努力实践，平常的言谈尽量谨慎。德行的实践有不足的地方，不敢不勉励自己努力；言谈却不敢放肆而无所顾忌。说话符合自己的行为，行为符合自己说过的话，这样的君子怎么会不忠厚诚实呢？
...”

【读解】

道不可须臾离的基本条件是道不远人。换言之，一条大道，欢迎所有的人行走，就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欢迎所有的人学习、实践，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欢迎所有的人走一样。相反，如果只允许自己走，而把别人推得离道远远的，就像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只准自己“革命”而不准别人（阿Q）“革命”，那自己也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了。

推行道的另一条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出发，从不同人不同的具体情况出发，使道既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又能够适应不同个体的特殊性。这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既然如此，就不要对人求全责备，而应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为他人着想，自己不愿意的事，也不要施加给他人。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要说人家，就是自己，不也还有很多应该做到的而没有能够做到吗？所以，要开展批评，也要开展自我批评。圣贤如孔子，不就从四方面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吗？那就更不要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了，哪里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呢？说不定还深沉得很呢。

不过也不要紧，只要你做到忠恕，也就离道

不远了。说到底，还是要“言顾行，行顾言”，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这就是“中庸”的原则，这就是中庸之道。

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原文】

君子之道，辟（1）如行远，必自迩（2）；辟如登高，必自卑（3）。《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4）。”子曰：“父母其顺矣乎！”（第15章）

【注释】

（1）辟：同“譬”。（2）迩：近。（3）卑：低处。（4）“妻子好合……”：引自《诗经·小雅·常棣》。妻子，妻与子。好合，和睦。鼓，弹奏。翕（xi），和顺，融洽。耽，《诗经》原作“湛”，安乐。帑（nu），通“孥”，子孙。

【译文】

君子实行中庸之道，就像走远路一样，必定要从近处开始；就像登高山一样，必定要从低处起步。《诗经》说：“妻子儿女感情和睦，就像弹琴鼓瑟一样。兄弟关系融洽，和顺又快乐。使你的家庭美满，使你的妻儿幸福。”孔子赞叹说：“这样，父母也就称心如意了啊！”

【读解】

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都是“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的意思。

万事总宜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否则，“欲速则不达”，效果适得其反。

一切从自己做起，从自己身边切近的地方做起。要在天下实行中庸之道，首先得和顺自己的家庭。说到底，还是《大学》修、齐、治、平循序渐进的道理。

天生我材必有用

【原文】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1），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2）而笃（3）焉。故栽者培之（4），倾者覆之（5）。《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6）故大德者必受命。”（第17章）

【注释】

（1）宗庙：古代天子、诸侯祭祀先王的地方。飨（xiang）：一种祭祀形式，祭先王。之，代词，指舜。（2）材，资质，本性。（3）笃：厚，这里指厚待。（4）培：培育。（5）覆：倾覆，摧败。（6）“嘉乐君子……”：引自《诗经·大雅·假乐》。嘉乐，即《诗经》之“假乐”，“假”通“嘉”，意为美善。宪宪，《诗经》作“显显”，显明兴盛的样子。令，美好。申，重申。

【译文】

孔子说：“舜该是个最孝顺的人了吧？德行方面是圣人，地位上是尊贵的天子，财富拥有整个天下，宗庙里祭祀他，子子孙孙都保持他的功业。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地位，必定得到他应得的财富，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名声，必定得到他应得的长寿。所以，上天生养万物，必定根据它们的资质而厚待它们。能成材的得到培育，不能成材的就遭到淘汰。《诗经》说：‘高尚优雅的君子，有光明美好的德行，让人民安居乐业，享受上天赐予的福禄。上天保佑他，任用他，给他以重大的使命。’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会承受天命。”

【读解】

天生我材必有用。

只要你修身而提高德行，“居易以俟命”，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天，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到那时，名誉、地位、财富都已不在话下，应有的都会有。就像前苏联故事片《列宁在十月》里的主人公瓦西里说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由此看来，儒学并不是绝对排斥功利，而只是反对那种急功近利，不安分守己的做法。换言之，儒学所强调的，是从内功练起，修养自身，

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然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一切。

这其实也正是中庸之道的精神——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诚则明，明则诚

【原文】

自诚明（1），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诚则（2）明矣，明则诚矣。

【注释】

（1）自：从，由。明：明白。（2）则：即，就。

【译文】

由真诚而自然明白道理，这叫做天性；由明白道理后做到真诚，这叫做人为的教育。真诚也就会自然明白道理，明白道理后 也就会做到真诚。

【读解】

无论是天性还是后天人为的教育，只要做到了真诚，二者也 就合一了。

革命不分先后，明道向善不问先天后天。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也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从一个方面下功夫

【原文】

其次致曲（1），曲能有诚。诚则形（2），形则著（3），著则明（4），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5）。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注释】

（1）其次：次一等的人，即次于“自诚明”的圣人的人，也就是贤人。致曲：致力于某一方面。曲，偏。（2）形：显露，表现。（3）著：显著。（4）明：光明。（5）化：即化育。

【译文】

比圣人次一等的贤人致力于某一方面，致力于某一方面也能做到真诚。做到了真诚就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会逐渐显著，显著了就会发扬光大，发扬光大就会感动他人，感动他人就会引起转变，引起转变就能化育万物。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能化育万物。

【读解】

这一章相对于上一章而言。上一章说的是天生至诚的圣人，这一章说的是比圣人次一等的贤人。换句话说，圣人是“自诚明”，天生就真诚的

人，贤人则是“自明诚”，通过后天教育明白道理后才真诚的人。贤人虽然致力于某一方面，但通过教育和修养，通过：“形、著、明、动、变、化”的阶段，同样可以一步一步地达到圣人的境界：化育万物，与天地并列为三。

说到底，只要你努力奋斗，曲径通幽，条条道路通罗马，最终都可以大功告成，修成正果。

在劝人真诚的问题上，《中庸》真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不遗余力的了。

不能只做到自我完善

【原文】

诚者，自成也（1）；而道，自道也（2）。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于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3），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4）之宜也。

【注释】

（1）自成：自我成全，也就是自我完善的意思。（2）自道（dao）：自我。

【译文】

真诚是自我的完善，道是自我的引导。真诚是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没有真诚就没有了事物。因此君子以真诚为贵。不过，真诚并不是自我完善就够了，而是还要完善事物。自我完善是仁，完善事物是智。仁和智是出于本性的德行，是融合自身与外物的准则，所以任何时候施行都是适宜的。

【读解】

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

这里把智、仁与真诚的修养结合起来了。因为，真诚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事物的发端和归宿；真诚从细的方面来说，是自我的内心完善。所以，要修养真诚就必须做到物我同一，天人合一。而要做到这一点既要靠学习来理解，又要靠实践来实现。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真诚的外化问题，也就是说，真诚不仅仅像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是一种主观内在的品质，自我的道德完善，而是还要外化到他人和一切事物当中去。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倒正好用得上我们以前常爱引用的那句话：“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彻底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自己解放了，全人类都解放了，世界也就大同了。自己真诚了，他人真诚了，真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世界也就美好无欺了。

说到底，还是真诚的奇妙神功。

明哲保身，进退自如

【原文】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1）！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2）大哉！礼仪（3）三百，威仪（4）三千。待其人（5）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6），至道不凝焉（7）。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8），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9）。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10）。《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11）其此之谓与？

【注释】

（1）洋洋：盛大，浩瀚无边。（2）优优：充足有余，（3）礼仪：古代礼节的主要规则，又称经礼。（4）威仪：古代典礼中的动作规范及待人接物的礼节，又称曲礼。（5）其人：指圣人。（6）苟不至德：如果没有极高的德行。苟，如果。（7）凝聚，引申为成功。（8）问学：询问，学习。（9）倍：通“背”，背弃，背叛。（10）容：容身，指保全自己。（11）“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引自《诗经·人雅·烝民》，

哲，智慧，指通达事理。

【译文】

伟大啊，圣人的道！浩瀚无边，生养万物，与天一样崇高；充足有余，礼仪三百条，威仪三千条。这些都有待于圣人来实行。所以说，如果没有极高的德行，就不能成功极高的道。因此，君子尊崇道德修养而追求知识学问；达到广博境界而又钻研精微之处；洞察一切而又奉行中庸之道；温习已有的知识从而获得新知识；诚心诚意地崇奉礼节。所以身居高位不骄傲，身居低位不自弃，国家政治清明时，他的言论足以振兴国家；国家政治黑暗时，他的沉默足以保全自己。《诗经》说：“既明智又通达事理，可以保全自身。”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吧？

【读解】

这一章在继续盛赞圣人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层次的重要问题。

首先是修养德行以适应圣人之道的问题。因为没有极高的德行，就不能成功极高的道，所以君子应该“尊崇道德修养而追求知识学问；达到广博境界而又钻研精微之处；洞察一切而又奉行中庸之道；温习已有的知识从而获得新知识；诚心诚意地崇奉礼节。”朱熹认为，这五句“大小相

资，首尾相应”，最得圣贤精神，要求学者尽心尽意研习。其实，五句所论不外乎尊崇道德修养和追求知识学问这两个方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德育”和“智育”的问题，“又红又专”的问题。我们今天实施的教育方针，也不外乎是在这两方面之外加上“体育”一项。其性质内涵自然有本质的不同，但其入手的途径却是相通的。

有了德、智两方面的修养，是不是就可以通行无阻地实现圣人之道了呢？问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修养是主观方面的准备，而实现圣人之道还有赖于客观现实方面的条件。客观现实条件具备当然就可以大行其道，客观现实条件不具备又应该怎样做呢？这就需要“居上下骄，为下不倍”，身居高位不骄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概。至于“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的态度，则是与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一脉相承的，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一种处置，一种适应。反过来说，也就是一种安身立命，进退仕途的艺术，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当然，说者容易做者难，看似平淡

却艰辛，要做到明哲保身，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要协“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自非贤达，孰能兼之？”（《杜佑致仕制》）宋代陆游更是直截了当地感叹道：“信乎明哲保身之难也！”（《跋范文正公书》）

明哲保身，方能进退自如，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这当然与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表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切莫把它混为一谈。

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

【原文】

天下有三重焉（1）其寡过矣乎！上焉者（2），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3），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4），建诸天地而不悖（5），质诸鬼神而无疑（6），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7）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下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8），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9），近之则不厌。

《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10）。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11）有誉于天下者也。

【注释】

（1）王天下有三重焉：王（Wang），作动词用，王天下即在天下做王的意思，也就是统治天下。三重，指上一章所说的三件重要的事：仪礼、制度、考文。（2）上焉者：指在上位的

人，即君王。（3）下焉者：指在下位的人，即臣下。（4）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君王。

（5）建，立。（6）质：质询，询问，（7）俟：待。（8）道：通“导”，先导。（9）望：威望。（10）”《诗》曰”句：引自《诗经·周颂·振鹭》。。射（yì），《诗经》本作“斲”，厌弃的意思。庶几（jǐ），几乎。夙（sù）夜：早晚，夙，早。（11）蚤：即“早”。

【译文】

治理天下能够做好议订礼仪，制订法度，考订文字规范这三件重要的事，也就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了吧！在上位的人，虽然行为很好，但如果没有验证的活，就不能使人信服，不能使人信服，老百姓就不会听从。在下位的人，虽然行为很好，但由于没有尊贵的地位，也不能使人信服，不能使人信服，老百姓就不会听从。

所以君子治理天下应该以自身的德行为根本，并从老百姓那里得到验证。考查夏、商、周三代先王的做法而没有背谬，立于天地之间而没有悖乱，质询于鬼神而没有疑问，百世以后侍到圣人出现也没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质询于鬼神而没有疑问，这是知道天理；百世以后侍到圣人出现也没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这是知道人意。

所以君子的举止能世代成为天下的先导，行为能世代成为天下的法度，语言能世代成为天下准则。在远处有威望，在近处也不使人厌恶。

《诗经》说，“在那里没有人憎恶，在这里没有人厌烦，日日夜夜操劳啊，为了保持美好的名望。”君子没有不这样做而能够早早在天下获得名望的。

【读解】

这一章承接“居上下骄”的意思而发挥。要求当政者身体力行，不仅要有好的德行修养，而且要有行为实践的验证，才能取信于民，使人听从，这就好比我们今天要求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一样。不管你把自己的德行吹上天，也不管你的规划有多宏伟，做一两件实事，拿一点政绩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修的路在哪里？你建的房在哪里？你办的学校在哪里？市场是否繁荣？物价是否上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成为老百姓的公仆。

提高到理论上来说，这一章所强调的，依然是重实践的观点。“本诸身，征诸庶民”，以自身的德行为根本，并从老百姓那里得到验证。这是

主客观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用客观实践来检验自己的主观意图、见解、理论是否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与愿望。从而使自己的举止能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先导，行为能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法度，语言能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准则。

这里当然还是蕴含着儒者对伟大与崇高的向往和对不朽的渴望，也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崇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追求。

弘扬德行的最高境界

【原文】

《诗》曰，“衣锦尚絺（1）。”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2）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3）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人德矣。

《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4）！”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

《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5）。”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

《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6）。”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7）。

《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8）。”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

《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9）”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

《诗》曰：“德輶如毛（10）。”毛犹有（11），“上天之载，无声无臭（12）。”至矣！

【注释】

- (1) 衣锦尚絺：引自《诗经·卫风，硕人》。衣(yi)，此处作动词用，指穿衣。锦，指色彩鲜艳的衣服。尚，加。絺(jiong)，同“袷”，用麻布制的罩衣。(2) 暗然：隐藏不露。(3) 的(di)然，鲜明，显著。(4) 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引自《诗经·小雅·正月》。孔，很。昭，《诗经》原作“沼”·沼、摛同，意为明显。(5) 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引自《诗经·大雅·抑》。相，注视。屋漏，指古代室内西北角设小帐的地方。相传是神明所在，所以这里是以屋漏代指神明。不愧屋漏喻指心地光明，不在暗中做坏事，起坏念头。(6) 奏假无言，时靡有争：引自《诗经·商颂·烈祖》。奏，进奉，假(ge)，通“格”，即感通，指诚心能与鬼神或外物互相感应。靡(mi)，没有，(7) 鈇(fu)钁(yue)：古代执行军法时用的斧子。(8) 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引自《诗经·周颂，烈文》。不显，“不”通“丕”，不显即大显。辟(bi)，诸侯。刑，通“型”，示范，效法。(9) 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引自《诗经·大雅·皇矣》。声，号令。色，容貌。以，与。(10) 德輶如毛：引自《诗经·大雅·杰民》。輶

（you），古代一种轻便车，引申为轻，（11）
伦：比。（12）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引自《诗
经·大雅·文王》。臭（Xiou），气味。

【译文】

《诗经》说：“身穿锦绣衣服，外面罩件套衫。”这是为了避免锦衣花纹大显露，所以，君子的道深藏不露而日益彰明；个人的道显露无遗而日益消亡。君子的道，平淡而有意味，简略而有文采，温和而有条理，由近知远，由风知源，由微知显，这样，就可以进入道德的境界了。

《诗经》说：“潜藏虽然很深，但也会很明显的。”所以君子自我反省没有愧疚，没有恶念头存于心志之中。君子的德行之所以高于一般人，大概就是在这些不被人看见的地方吧？

《诗经》说：“看你独自在室内的时候，是不是能无愧于神明。”所以，君子就是在没做什么事的时候也是恭敬的，就是在没有对人说什么的时候也是信实的。

《诗经》说：“进奉诚心，感通神灵。肃穆无言，没有争执。”所以，君子不用赏赐，老百姓也会互相对勉；不用发怒，老百姓也会很畏惧。

《诗经》说，“弘扬那德行啊，诸侯们都来效法。”所以，君子笃实恭敬就能使天下太平。

《诗经》说：“我怀有光明的品德，不用厉声厉色。”孔子说：“用厉声厉色去教育老百姓，是最拙劣的行为。”

《诗经》说：“德行轻如毫毛。”轻如毫毛还是有物可比拟。“上天所承载的，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这才是最高的境界啊！

【读解】

这种最高的境界就是空气的境界。

空气无声无色无味，谁也看不见听不到嗅不出，可是谁也离它不开。德行能到这种境界，当然是种仙至人了。可谁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就是孔圣人也未必就能达到吧。

所以还有次一等的境界，这就是“轻如毫毛”的境界。借用诗圣杜甫的诗，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的境界。这种境界，和风细雨，沁人心脾而入人肺腑，使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化，这大概就是圣人的境界吧。

至于那种声色俱厉的疾风暴雨式的做法，那种强制性的劳动改造的方法，正如孔子所

说：“末也！”已谈不上什么境界，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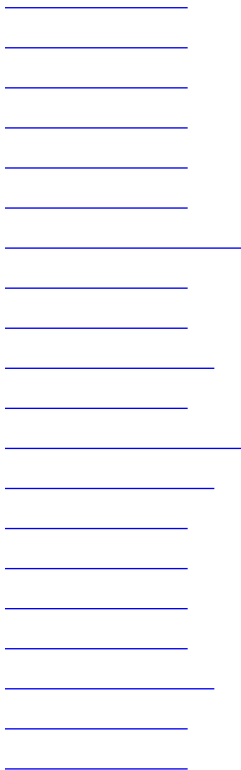
本章是《中庸》全篇的结尾，重在强调德行的实施。从天理到人道，从知到行，从理论到实践，从“君子笃恭”到“天下平”，既回到与《大学》相呼应的人生进修阶梯之上，又撮取《中庸》全篇的宗旨而加以概括。各段文字，既有诗为证又引申发挥。难怪得朱熹要在《中庸章句》的末尾大发感叹：“这样反复叮咛以教人的用意是多么深切啊，后世学者难道可以不用心去钻研体会吗？”

的确也是如此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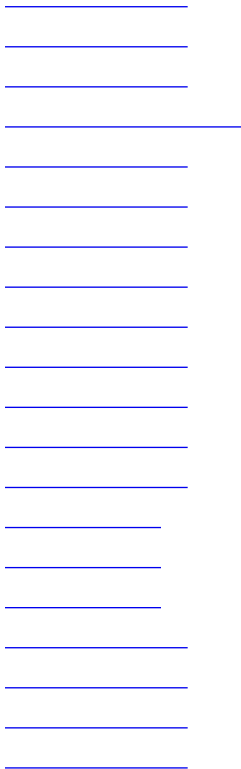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国风

国风：也单称风，是采自各地的民间歌谣。朱熹《诗集传》："国者，诸侯所封之域；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共计一百六十篇。大部分是东周的诗，小部分是西周后期的诗。

【风-001】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注释】

1、关关：雎鸠和鸣声。雎鸠（居纠jūjiū）：一种水鸟名，即鱼鹰。

2、河：黄河。洲：水中央的陆地。一二句是诗人就所见以起兴（起头儿）。

3、窈窕：容貌美好。淑：善，品德贤良。淑女：好姑娘。

4、君子：《诗经》中贵族男子的通称。好：男女相悦。逑：同“仇”，配

偶。“好”、“逌”在这里是动词（和《尚书大传》所载《微子歌》“不我好仇”句同例），就是爱慕而希望成为配偶的意思。

5、参差：不齐。荇（杏xìng）菜：生长在水里的一种植物，叶心脏形，浮在水上，可以吃。

6、流：通“摎（究jiū）”，就是求或者掬取。和下文“采”、“芼”义相近。以上两句言彼女左右采荇。她采荇时的美好姿态使那“君子”时刻不忘，见于梦寐。

7、睡醒为“寤”，睡着为“寐”。“寤寐”在这里犹言“日夜”。

8、服（古读如愎bì）：思念。“思”、“服”两字同义。

9、悠哉悠哉：犹“悠悠”，就是长。这句是说思念绵绵不断。

10、“辗”就是转。“反”是覆身而卧。“侧”是侧身而卧。“辗转反侧”是说不能安睡。第二、三章写“思服”之苦。

11、友：亲爱。“友”字古读如“以”，和上文“采（古音cǐ）”相韵。

12、芼（茂mào）：“覯（茂mào）”的借字，就是择、拔。“芼之”也就是“流之”、“采之”的意

思，因为分章换韵所以变换文字。

13、乐：娱悦。“友”、“乐”的对象就是那“采”、“芼”之人。最后两章是设想和彼女结婚。琴瑟钟鼓的热闹是结婚时应有的事。

【题解】

这诗写男恋女之情。大意是：河边一个采苕菜的姑娘引起一个男子的思慕。那“左右采之”的窈窕形象使他寤寐不忘，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便成为他寤寐求其实现的愿望。

【余冠英今译】

鱼鹰儿关关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好姑娘苗苗条条，哥儿想和她成双。

水苕菜长短不齐，采苕菜左右东西。好姑娘苗苗条条，追求她直到梦里。

追求她成了空想，睁眼想闭眼也想。夜长相思不断，尽翻身直到天光。

长和短水边苕菜，采苕人左采右采。好姑娘苗苗条条，弹琴瑟迎她过来。

水苕菜长长短短，采苕人左拣右拣。好姑娘苗苗条条，娶她来钟鼓喧喧。

【参考译文】

雉鸣关关叫得欢，成双成对在河滩。美丽贤

良的女子，正是我的好伴侣。

长短不齐水荇菜，左右采摘忙不停。美丽贤良的女子，做梦也在把她思。

追求她却不可得，日夜思念在心间。想啊想啊心忧伤，翻来覆去欲断肠。

长短不齐水荇菜，左边右边到处采。美丽贤良的女子，弹琴鼓瑟永相爱。

长短不齐水荇菜，左边右边到处采。美丽贤良的女子，鸣钟击鼓乐她怀。

【风-003】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瘠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注释】

1、采采：采了又采。采者是一个正怀念着远人的女子。卷耳：菊科植物，又叫做“苍耳”或“枲（洗xǐ）耳”，嫩苗可以吃。

2、顷筐：斜口的筐子，后高前低，簸箕之类。这种筐是容易满的，卷耳又是不难得的，现在采来采去装不满，可见采者心不在焉。

3、嗟：叹词。我：采者自称。怀：思念。

4、寘（至zhì）：即“置”，搁。彼：指那盛着卷耳的顷筐。周行（航háng）：大路。她因为怀人之故本没心思采卷耳，索性放下顷筐，搁在

大路上。

5、陟（至zhì）：登。“陟彼”的“彼”字是指示形容词，与下文“酌彼”的“彼”字同。崔嵬（维wéi）：高处。这一句写思妇想象行人正登上高山。

6、虺隤（灰颓huītuí）：又作“癯（灰huī）颓”，就是腿软。这是思妇设想行人在说。自此以下的“我”都是思妇代行人自称。

7、姑：且。金罍（雷léi）：盛酒之器。

8、维：发语词，无实义。永怀：犹言“长相思”。思妇想象行人用酒宽慰自己，使自己不至于老想家。

9、玄黄：病。这里指眼花。

10、兕（似sì）：兽名，像牛，青色，有独角。用兕角做的酒杯叫做兕觥（gōng）。

11、永伤：犹“永怀”。

12、砢（居jū）：有土的石山。

13、瘡（涂tú）：与下句痛（葡pú）同义，都训作“病”，就是疲劳力竭。仆：同路仆人。

14、云：语助词，无实义。吁（需xū）：又作“盱”，忧意。“云何吁矣”等于说“忧如之何！”

【题解】

这是女子怀念征夫的诗。她在采卷耳的时候想起了远行的丈夫，幻想他在上山了，过冈了，马病了，人疲了，又幻想他在饮酒自宽。第一章写思妇，二至四章写征夫。

【余冠英今译】

东采西采采卷耳，卷耳不满斜口筐。一心想我出门人，搁下筐儿大路旁。

行人上山高又险，“我的马儿腿发软！且把酒壶来斟满，好让心儿宽一宽。”

行人过冈高难爬，“我的马儿眼发花！牛角杯儿斟满它，喝一杯儿莫想家。”

行人上山石头峭，“我的马儿晃摇摇，我的伙计快累倒，这份儿忧愁怎得了！”

【参考译文】

采呀采呀卷耳菜，采来采去不满筐。怀念我的心上人，竹筐搁在大路旁。

我骑马儿上高山，马儿疲惫力用光。唯有暂饮杯中酒，使我暂时忘家乡。

我骑马儿上高冈，马儿疲惫眼发黄。唯有暂饮杯中酒，使我暂时不心伤。

我骑马儿上石岭，马儿疲惫体已伤。仆从生病难跟随，此情此景好凄凉！

【风-005】 螽斯

【题解】祝福人多子多孙，兴旺发达。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注释】

1、螽（中zhōng）斯：昆虫，又名蜚螽，身体绿色或褐色，触角呈丝状，善于跳跃，雄的前翅有发音器。

2、诜诜（真shēn）：与后文振振、绳绳、揖揖、蛰蛰均言其多且聚集成群。

3、薨薨（哄hōng）：虫群飞的声音。

4、宜：当然，无怪。

【参考译文】

蜚螽的翅膀多又多，你的子孙聚成群。

蜚螽的翅膀轰轰响，你的子孙绵绵长。

蜚螽的翅膀聚纷纷，你的子孙难数清。

【风-007】兔置

【题解】赞美武士有才华，能捍卫国家，成为公侯的心腹。

肃肃兔置，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注释】

1、肃肃：严密的样子。置（居jū）：捕兔的网。

2、椽（拙zhuó）：敲。丁丁（争zhēng）：象声词。

3、干城：本指起防御作用的盾牌、城郭，比喻保卫者。

4、施（意yì）：布置。中：语助词。逵（葵kuí）：四通八达之道。泛指大道。

5、仇：同“逑”。

【参考译文】

装好张张捕兔网，敲打木桩响叮当。威猛武士雄赳赳，保护公侯好干将。

装好张张捕兔网，设在宽阔大路旁。威猛武士雄赳赳，保护公侯好勇将。

装好张张捕兔网，设在广漠山林中。威猛武士雄赳赳，保护公侯作心腹。

【风-009】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蒹。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注释】

1、乔木：高耸的树。

2、休：麻（休xiū）荫

之“麻”，“休”与“麻”本是一字。“不可麻”言不能得到它的覆荫，形容树的高耸。思：语尾助词，无实义。下同。

3、汉：水名。源出今陕西宁羌县北，东流入今湖北省，至汉阳入长江。潜行水中为“游”。游女：指汉水的女神。乔木不可休，游女不可求，都是喻所求之女不可得。

4、泳：古读如“养”。

5、江：长江，长江在古时专称江，或江水。

6、方：训“周匝”，就是环绕。遇小水可以绕到上游浅狭处渡过去，江水太长，不能绕匝而渡。“不可泳”、“不可方”也是喻彼女不可求得。

7、翘翘：高大貌。错薪：杂乱的柴草。刈(yì)：割。

8、楚：植物名，落叶灌木，又名荆。以上两句似以“错薪”比喻一般女子，“楚”比喻所求女子

9、之子：犹言“那人”，指彼女。于：往。归：女子出嫁叫做“归”。

10、秣(莫mò)：喂牲口。“马”字古读“姥”，即“暮”字的上声。上两句和末章的三、四句是设想和彼女结婚，喂马是为了驾车亲迎。

11、蒹(楼lóu)：蒹蒿，菊科植物。一说“蒹”为“芦”字的假借。也是喻所求女子。

12、驹：五尺至六尺的马。

【题解】

这是男子求偶失望的诗。全篇用比喻和暗示。

【余冠英今译】

有颗高树南方生，高高树下少凉阴。汉江女郎水上游，要想追求枉费心。好比汉水宽又宽，游过难似上青天。好比江水长又长，要想绕过是枉然。

丛丛杂树一颗高，砍树要砍荆树条。有朝那人来嫁我，先把马儿喂喂饱。好比汉水宽又宽，游过难似上青天。好比江水长又长，要想绕过是枉然。

杂草丛丛谁高大，打柴要把芦柴打。有朝那人来嫁我，喂饱驹儿把车拉。好比汉水宽又宽，游过难似上青天。好比江水长又长，要想绕过是枉然。

【参考译文】

南方有树多高大，谁有福分在树下。汉水游女好美貌，只是不能追求到。汉水波涌江面宽，怎么游水到岸边！长江源远又流长，如何并行结成双！

大树枝条杂又多，我斩荆棘受折磨。女子如果愿出嫁，喂饱马儿去接她。汉水波涌江面宽，怎么游水到岸边！长江源远又流长，如何并行结成双！

大树枝条杂又多，我斩菱蒿一垛垛。女子如果愿出嫁，喂饱马驹接回家。汉水波涌江面宽，怎么游水到岸边！长江源远又流长，如何并行结成双！

【风-011】麟之趾

【题解】赞美公侯子孙兴盛，品德优良。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注释】

1、麟：麒麟，传说中的一种仁慈之兽。

趾：足。有趾为足，无趾为蹄。

2、振（真zhēn）振：信实仁厚貌。

3、定：额头。

4、公姓：与公子、公族近义，均指贵族子孙。

【参考译文】

麒麟的足啊，如同仁义的好公子，那可赞美的麒麟啊！

麒麟的额啊，如同宽厚的好公子，那可赞美的麒麟啊！

麒麟的角啊，如同善良的好公子，那可赞美的麒麟啊！

【风-012】鹊巢

【题解】歌颂贵族女子出嫁。“鸠居鹊巢”，比喻新娘住进男家。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注释】

1、两：辆。御（压yà）：迎迓，迎接。

2、方：占据。

3、将：送。

4、成：完成婚礼，指举行礼仪成婚。

【参考译文】

喜鹊筑好巢，班鸠来居住。女子要出嫁，百车相迎娶。

喜鹊筑好巢，班鸠来居住。女子要出嫁，百车相护送。

喜鹊筑好巢，班鸠来居住。女子要出嫁，百

车成鸾俦。（鸾俦：比喻夫妻）

【风-014】草虫

【题解】女子怀念远出的丈夫，并想象他回家团聚时的喜悦。

嘒嘒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惓惓。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夷。

【注释】

1、嘒嘒（腰yāo）：虫鸣声。

2、趯趯（替tì）：跳跃。阜螽（中zhōng）：昆虫。

3、亦：发语词。止：代词“之”。

4、覯（够gòu）：交合。

5、降（洪hóng）：平和。

6、惓惓（龊chuò）：愁苦貌。

7、说（阅yuè）：通“悦”。

8、夷：平。

【参考译文】

草虫嘤嘤鸣，阜螽随声跳。不见心上人，心中乱糟糟。只要见到他，交欢有浓情，我心就平静。

爬到南山上，前去采蕨苗。不见心上人，心中忧戚戚。只要见到他，情意相交接，我心就欢悦。

爬到南山坡，前去采蕨叶。不见心上人，心中悲切切。只要见到他，两情同欢乐，我心才平和。

【风-016】甘棠

【题解】相传西周召伯听政于甘棠树下，人民怀念他，写了这首诗。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注释】

1、蔽芾（废fèi）：树木葱茏貌。甘棠：杜梨树。

2、翦：即剪。

3、茇（拔bá）：与下文的憩、说，同为暂时滞留之意。

4、败：折枝。

5、拜：屈枝。

【参考译文】

葱茏杜梨树，请勿去砍伐，召伯曾居住。

葱茏杜梨树，请勿去折断，召伯曾停歇。

葱茏杜梨树，请勿去弯曲，召伯曾停驻。

【风-018】羔羊

【题解】描写官僚们锦衣玉食，无所事事。
羔羊之皮，素丝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丝五緇。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缝，素丝五总。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注释】

1、皮（婆pó）、革（气qì）、缝：毛皮或皮袄。

2、素丝：白蚕丝。紵（驮tuó）：量词，丝数。

3、退食自公、自公退食（似sì）：从公府回家中进餐。

4、委蛇（移yí）：逶迤。洋洋自得貌。

5、緇（瘀yū）：丝数。

6、总：丝数。

【参考译文】

羔羊皮袄蓬松松，白色丝带作钮扣。退出公

府吃饭去，摇摇摆摆好自得。

羔羊皮袄毛绒绒，白色丝带作钮扣。洋洋自得出公府，回到家里吃饭去。

羔羊皮袄热烘烘，白色丝带作钮扣。洋洋自得出公府，回到家里吃饭去。

【风-020】 標有梅

標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顷筐墜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注释】

1、標（biào）：坠落。梅：梅树的果实。

有：语助词，古语往往在一个单音词上配一个“有”字，如“有夏”、“有司”等和“有梅”词例相同。

2、其实七兮：“七”表多数，言未落的果实还有十分之七，比喻青春所余尚多。兮：语助词，有声无义。

3、庶：众。士：指未婚的男子。

4、迨（代dài）：及，趁着。吉：吉日。以上两句是说希望有心追求自己的男子们不要错过吉日良辰。

5、其实三兮：“三（古读如森）”表少数，言梅子所余仅有十分之三，比喻青春逝去过半。

6、今：即时的意思。言不必等待了，现在就来吧。

7、墜（戏xì）：是“概（戏xì）”的借字，《玉篇》引作“概”，取。用顷筐取梅，言其落在地上的已经很多了。

8、谓：读为“会”，《诗经》时代有在仲春之月“会男女”的制度，凡男子到三十岁未娶，女子到二十岁未嫁的都借这个会期选择对象，不必依正常的礼制儿婚配。一说“谓”是告语，言一语定约。

【题解】

本篇写女子求偶，希望求婚的男子及时而来。每章一、二两句以梅子坠落比喻青春消逝，三、四两句是她对男子的愿望。

【余冠英今译】

梅子纷纷落地，还有七分在树。有心求我的小伙子，好日子休要耽搁！

梅子纷纷落地，树头只剩三分。有心求我的小伙子，到今儿不要再等！

梅子纷纷落地，得使簸箕来收。有心求我的小伙子，只要你开一开口！

【参考译文】

枝头梅子落纷纷，树上还留有七成！追求我的小伙子，不要错过好时辰！

枝头梅子落纷纷，树上只留有三成！追求我的小伙子，今天就是好时辰！

梅子全部落下来，倾尽筐子让他取！追求我的小伙子，趁着时机嫁给他！

【风-022】江有汜

【题解】丈夫另有新欢，妻子幻想他回心转意，终于失望。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

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

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

【注释】

1、汜（似sì）：由主流分出而复汇合的河水。

2、以：相从，相好。

3、渚：小沙洲。

4、与：同“以”。

5、处：忧。

6、沱：支流。

7、过：经过。

8、其：将。啸：号。啸也歌：边哭边唱。

【参考译文】

江有倒流水，那人又娶妻，不与我相随！现在不要我，以后必后悔。

江有小沙洲，那人又娶妻，不与我相随！现在不要我，以后还要归。

江有小支流，那人又娶妻，不过我的门！此时不见我，日后必悲歌。

【风-024】何彼禮矣

【题解】描写贵族女子出嫁时车马服饰的丰盛。

何彼禮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

何彼禮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维丝伊缙。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注释】

1、禮（农nóng）：花木繁盛。

2、唐棣（第dì）：木名，状似白杨，能开花结果。华：花。

3、曷：难道。雝（庸yōng）：和乐。

4、其钓维何：用什么来钓鱼？以鱼喻配偶。

5、伊缙（民mín）：伊，发语词。缙，两股合一的丝绳。

【参考译文】

花团锦簇多繁华，好比唐棣鲜花开。庄重和

悦不曾见？那是王姬乘车来。

花团锦簇多美丽，色泽艳绝如桃李。那是平王的子孙，娶了齐侯的娇女。

河中垂钓用什么？并合之丝结细绳。齐侯女儿坐华乘，嫁予平王后世人。

国风·邶风

邶：bèi，周代诸侯国名。在今河南淇县以北至河北南部一带。周武王灭商后，封殷纣之子武庚于此。后武庚叛乱被杀，邶并入卫国。《邶风》即邶地民歌，包括《柏舟》等十九篇，多数是东周作品。

【风-027】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訖兮！

絺兮绌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注释】

1、里：在里面的衣服，似即指下章“黄裳”之“裳”，而不是夹衣的里层。衣在裳外，衣短裳长。从上下说，衣在上，裳在下；从内外说，衣在表，裳在里。

2、曷：同“何”，何时。已：止。

3、亡：通“忘”。这两句和《小雅·沔水》篇“心之忧矣，不可弭（米mǐ）忘”意同。

4、治：理。

5、古人：故人，指故妻。（《古诗·上山采蘼芜》篇“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殊”，也是称故

妻为故人。)

6、俾（比bǐ）：使。詵（怡yí）：过失。这句是说故妻能匡正我，使我无过失。

7、絺（痴chī）：细的葛布。绤（戏xì）：粗的葛布。丝和絺绤都是做衣裳的材料，所以联想。

8、凄：凉意。这两句是说絺绤之衣使人穿着感到凉快。

9、这一句等于说实在中我的心意。

【题解】

这是男子睹物怀人，思念故妻的诗。“绿衣黄裳”是“故人”亲手所制，衣裳还穿在身上，做衣裳的人已经见不着（生离或死别）了。

【余冠英今译】

绿色的外衣啊，黄黄的里衣。心里的忧伤啊，哪有个了期！

绿色的外衣啊，黄黄的裙裳。心里的忧伤啊，怎能够遗忘！

绿色的丝啊，你亲手理过。想念啊我的故人，纠正我多少差错。

葛布啊有粗有细，穿上身凉风凄凄。想念啊我的故人，真正是合我心意。

【参考译文】

绿色外衣穿在身，黄色下衣里面藏。触物思人情难却，何时才能不心伤！

绿色外衣穿在身，黄色下衣里面藏。心中忧愁割不断，怎么能够把你忘！

绿色丝绸穿在身，件件都是你所赠。思念我公不相忘，愿你从此无过失！

粗衣细衣穿身上，风儿吹过感凄凉。我思夫君情意重，称心如意好君郎！

【风-029】日月

【题解】一位妇女怨恨丈夫遗弃自己。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

日居月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

日居月诸，出自东方。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抱我不述。

【注释】

1、居、诸：语气词，犹“乎”。

2、乃：竟然。

3、逝：何。古处：故处。

4、宁：从来。不我顾：不顾我。在《诗经》中这种句法很多。

5、冒：覆盖。

6、德音无良：有好话却无好心。

7、俾：使。

8、抱：同“报”。述：遵循常情。

【参考译文】

天边太阳和月亮，光辉普照大地上。竟然还有这种人，不念旧情变心肠。心里怎么能安定，为啥不把我来想？

太阳月亮挂九霄，大地普遍得照耀。竟然还有这种人，不跟继续和我好？心里怎么能安定，为啥不把音讯捎？

天边太阳和月亮，光辉来自东方。竟然还有这种人，言语甜蜜心不良。心里怎么能安定，叫我忧念怎能忘？

天边太阳和月亮，出自东方照大地。叫声爹爹叫声娘，丈夫爱我不到底。心里怎么能安定？对我蛮横不讲理。

【风-031】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注释】

1、镗（汤tāng）：鼓声。

2、踊跃：操练武术时的动作。兵：武器。

3、“土”、“国”同义。城漕：在漕邑筑城。漕邑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南。

4、南行：指出兵往陈、宋。这两国在卫国之南。三四句表示宁愿参加国内城漕的劳役，不愿从军南征。

5、孙子仲：当时卫国领兵南征的统

帅。“孙”是氏，“子仲”是字。孙氏是卫国的世卿。

6、陈国国都在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县。宋国国都在睢（虽suī）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平陈与宋”是说平定这两国的纠纷。

7、不我以归：“以”和“与”通。“不我以归”就是说不许我参与回国的队伍。卫军一部分回国一部分留戍。

8、有忡（充chōng）：犹“忡忡”。心不宁貌。

9、爰（原yuán）：疑问代名词，就是在何处。这句是说不晓得哪儿是我们的住处。

10、丧：丢失。这句是说不知道将要在哪儿打败仗，把马匹丧失了。

11、于以：犹“于何”。以下两句是说将来在哪儿找寻呢？无非在山林之下吧。这是忧虑战死，埋骨荒野。

12、“死生契阔”：言生和死都结合在一起。契：合。阔：疏。“契阔”在这里是偏义复词，偏用“契”义。

13、成说：犹“成言”，就是说定了。所说就是“死生契阔”、“与子偕老”。子：作者指他的

妻。下同。

14、于嗟：叹词。阔：言两地距离阔远。

15、活：读为“佸（活huó）”，相会。

16、洵（旬xún）：《释文》谓《韩诗》作“复（xiòng）”，久远。末章四句是说这回分离得长远了，使我不能和爱人相会，实现“偕老”的誓言。

【题解】

这是卫国远戍陈宋的兵士嗟怨想家的诗。据《左传》，鲁宣公十二年，宋伐陈，卫穆公出兵救陈。十三年，晋国不满意卫国援陈，出师讨卫。卫国屈服。本诗可能和这段史事有关。揣想当时留守在陈宋的军士可能因晋国的干涉和卫国的屈服，处境非常狼狈，所以诗里有“爰丧其马”这类的话。第三章和末章都是悲观绝望的口气，和普通征人念乡的诗不尽同。

【余冠英今译】

擂大鼓咚咚地响，练蹦跳又练刀枪。家乡里正筑漕城，偏教我远征南方。

孙子仲把我们率领，平定了陈宋的纠纷。回老家偏我没份，可教我心痛难忍。

哪儿是安身之地？在哪儿丢失了马匹？丢马

匹哪儿找寻？南方的一片荒林。

“生和死都在一块”，我和你誓言不改。让咱俩手儿相搀，活到老永不开。

如今是地角天涯！想回家怎得回家！如今是长离永别！说什么都成空话！

【参考译文】

擂起战鼓响咚咚，战士踊跃舞刀枪。别人修路筑漕城，我独远行去南方。

跟着统帅孙子仲，联合友邦陈与宋。不能让我同回家，满怀忧愁难自控。

哪儿停下哪儿住？哪儿丢失那些马？哪儿能够找到它？在那深深丛林下。

誓同生死志如金，你我约言记在心。紧紧握住你的手，白头偕老永不分。

啊哟道路太遥远，不让相聚在一堂。啊哟离别太久长，约言难守我心伤。

【风-033】雄雉

【题解】妻子思念远出的丈夫。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注释】

1、泄泄（意yìyì）：徐徐飞翔的样子。

2、诒（移yí）：遗留。伊：此。阻：艰难，忧患。

3、展：诚实。

4、云：语助词。

5、百尔：所有。

6、忮（至zhì）：忌恨。

7、臧（脏zāng）：善。

【参考译文】

美丽雄雉比翼飞，舒展双翅上蓝天。我在思念心上人，自留忧患在心间。

美丽雄雉比翼飞，鸣声起伏在林间。诚实善良心上人，使我无时不思念。

日子一天又一天，思君不断情缠绵。路途遥遥千万里，何日归来重相见？

诸位君子听分明，你们岂不知德行？我夫不忌又不贪，为何没有好命运？

【风-035】谷风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迓，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不我能慤，反以我为雠。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婚，以我御穷。有洸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墜。

【注释】

1、习习（飒sà）：犹“飒飒”，风声。谷风：来自谿（西xī）谷的风，即大风。

2、以阴以雨：等于说为阴为雨。风雨比喻男子暴怒。

3、黽（敏mǐn）勉：努力、尽力。

4、有：犹“又”。三、四句是说我已经尽力做到和你同心，你不该又发怒。“怒”字和篇末“有洸有溃”相应。

5、葍（封fēng）：蔓菁。菲（非fēi）：芦菔。

6、以：用。下体：指根茎，喻人内在本质。葍和菲的根叶都可以吃。采食葍菲，不能不根叶并用，比喻丈夫对妻不应该只重颜色，不重德行。

7、德音：是《诗经》里常见的熟套语，在这里兼指道义和恩意。莫违：言前后不要相反。

8、及尔同死：等于说“与子偕老”。就是到死都不分离。

9、迟迟：慢慢地。这个妇人终于被逐，出门时走得慢腾腾地。

10、中心：即心中。违：相背。她不甘心走也舍不得走，脚步向东而心向西，所以是“有

违”，所以会“迟迟”。

11、伊：语助词，犹“维”。迓（ěr）：近。

12、薄：发语词。畿（基jī）：就是“机”，门限。上两句是弃妇希望丈夫相送的话，言不要你送远，你就送我到门边吧。

13、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两句是说，荼（徒tú）菜的味道，虽然很苦，在我看来已经甜得像荠菜似的了。就是“人人都道黄连苦，我比黄连苦十分”的意思。

14、宴：乐。新婚：指丈夫娶新人。下句“如兄如弟”形容丈夫新婚之乐，对照自己被弃之苦。

15、泾、渭：都是水名，源出甘肃，在陕西高陵县合流。这一句是说泾水和渭水相形之下才显得浊。弃妇以泾水自比，渭水比新人，清比美，浊比丑。

16、湜湜（实shí）：水清见底貌。止（止zhǐ）：应从《说文》、《玉篇》等书所引作“止”。这句是说泾水在止而不流的时候也是澄清的，可见得也不是真浊。比喻自己的容貌若不和新人比也不见得丑。

17、不屑：犹“不肯”。以：与。“宴尔新婚，

不我屑以”两句是说你现在因为乐新婚之故才不屑和我同居。

18、梁：是石堰，拦阻水流而留缺口以便捕鱼。逝：往。

19、笱（苟gǒu）：竹器，承对梁的缺口，用来捉顺水游出的鱼。发：打开。“毋逝我梁，毋发我笱”这两句是要求丈夫不许新人动旧人的东西。

20、躬：身。阅：容。

21、遑恤我后：言何必顾及后人呢。遑：何。《礼记》、《左传》引“遑”作“皇”。“皇”通“况”。以“况”释此句亦可通。以上四句有见于《小雅·小弁》篇，或是引用当时的谚语。大约这位弃妇本来要为亲生子女保存一些东西，转念一想自身既不能见容，还顾得了子女么。恤：爱惜。

22、方：见《汉广》。舟之：用舟渡过。

23、亡：读为“无”。“何有何亡”言不论有无。

24、就：遇见。（第四章）前四句是下二句的比喻，言家事无论难易都努力操持。

25、匍匐（蒲伏púfú）：伏在地上，手足并

进。在这里用来形容急遽和努力。以上二句是说凡邻居有灾祸都急急救助。

26、能：应依《说文》所引移在句首。愔（蓄xù）：同“蓄”，爱好。“能不我愔”等于说乃不我好。讎（仇chóu）：同“仇”。

27、既：尽。阻：犹“拒”。

28、贾（古gǔ）：卖。用：货物。以上二句言我的善意尽被拒而不纳，好像商贩卖货而不能销售。《易林》引诗用作“庸”，就是“傭”。“贾傭不售”就是说如人要卖身为傭而不能自售。亦通。

29、育：长养，指经营生计。鞠（菊jú）：穷。这句连下句就是说从前经营生计，惟恐陷入无以为生的穷境，以至于和你同遭生活困乏之苦。

30、颠覆：谓困穷。

31、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言生育已经顺利，有了财业之后，你就看待我像毒虫似的了。

32、旨：甘美。蓄：收藏过冬的菜，如干菜、腌菜之类。一说蓄是菜名。

33、第六章前四句说你在燕尔新婚的时候就将我抛弃了，是把我当做在穷乏时期权且备用的

东西，好像“旨蓄”在冬天备用一样罢了。

34、有洸（光guāng）：相当于“洸洸”，有溃（愧kuì）：相当于“溃溃”，是水激怒溃决之貌，用来形容暴戾刚狠的样子。

35、既诒我肄：既：尽。诒：给。肄（异yì）：劳苦之事。这句是说尽把劳苦的事使我担负。

36、来：语辞，犹“是”。墜（戏xì，又读季jì）：取，同“娶”，借指“爱”。伊余来墜：即维我是爱。末两句是以旧情动之，言你就不想想当年吗，你是那样爱过我的呀。

【题解】

这是弃妇的诗，诉说故夫的无情和自己的痴情。第一章对丈夫委婉地说理，希望免于弃逐。第二章既已被弃，迟迟不肯离去。对照丈夫新婚之乐，感受无限的痛苦。第三章想到新人把自己挤走，鹊巢鸠占，种种不甘心。提出“毋逝”“毋发”的警告，但自知无用。第四章诉述一向持家的黽勉。第五章是今昔对比。诉述过去共处患难，现在有了安乐的生活，丈夫就“以我为雠”，“比予于毒”了。第六章还是今昔对比。诉述丈夫的凶暴，不再念及旧情。

【余冠英今译】

大风喇啦啦来得凶暴，乌云才上来大雨就到。我全心全意依顺着你，你好没来由平空着恼。好比采萝蕂跟那蔓菁，难道要叶儿就不要根？往日的恩情休要抛弃，和你过到老用不离分。

我移动脚步慢慢腾腾，脚步儿才移心又不忍。只消几步儿并不算远，送我到门边你肯不肯？谁说那苦菜味儿太苦，比起我的苦就是甜荠。瞧你们新婚如胶似漆，那亲哥亲妹也不能比。

比起渭水来泾水见浑，泾水定下来浏浏的清。只因你新婚如胶似漆，才撇我一旁不肯挨近。我的拦鱼坝别让人来，我的鱼曲笼不许人开。今儿我自己安不了身，身后的事几何必关怀？

好一比过河河水深深，我用船用筏把河来渡；好一比过河河水浅浅，我空手白脚游了过去。家里有也罢没有也罢，我尽心尽力备办齐全。左邻和右舍有了灾难，我奔走扶助从不迟延。

你不喜不爱也还罢了，反当我仇人可真不该。千万种殷勤你不理睬，好比有货物没处售

卖。从前过日子天天怕穷，艰难的日子和你相共。日子到如今过得好了，你把我当做一只毒虫。

我有那干菜和那腌菜，防青黄不接用来过冬。瞧瞧你新婚如鱼得水，穷乏的时候拿我填空。你粗声恶气对我叫嚷，全家的重活教我担当。从前的种种你都忘了，你我还不是好过一场！

【参考译文】

谷风习习阵阵吹，阴雨无常变了天。尽力与君一条心，宜将恼怒抛一边。蔓菁萝卜都要采，难道真情你不见？不离不弃是美德，与君同死心相连。

行人路上步履缓，心中有怨难消散。非是迢迢万里程，却只送到大门坎。谁说苦菜味最苦，也曾甘甜如荠菜。你们新婚燕尔时，亲亲密密似兄弟。

泾水搅得渭水浊，河湾见底水清清。只因新婚迷着你，不再与我来相亲。别到我的鱼梁上，别用我的竹鱼筐。可怜此处难容身，自此我能去何方！

过河遇见水深处，乘舟撑船来过渡。过河遇

见水浅时，下水游泳到彼岸。家中何有何已无，勤勉操持多兼顾。邻人或会有急难，尽心尽力去帮助。

不再细心爱悦我，反而视我为仇敌。种种美德无人睬，有如货物无处卖。昔日新婚常畏惧，任你颠鸾又倒凤。如今生儿又育女，却将我来比毒痢。

我留美菜一坛坛，季节变换好过冬。新娶之人迷着你，夺我积蓄挡贫穷。对我又打又是骂，繁重家务一重重。不念往昔吉庆日，也曾痴爱将我娶。

【风-037】 旄丘

【题解】流亡到卫的黎国人盼望卫国贵族发兵救济，结果一无所得。

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车不东。叔兮伯兮，靡所与同。

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叔兮伯兮，褻如充耳。

【注释】

1、旄（茂mào）丘：前高后低的土丘。

2、诞：藤。

3、叔、伯：对情人的昵称。

4、处：居住。

5、与：交好。

6、蒙戎：蓬松貌。

7、匪：通“彼”。

8、琐、尾：年少、美貌。

9、流离：琉璃美玉名。之子：此人。

10、褰（又yòu）：服饰华丽繁盛。充耳：古代贵族帽子两旁悬挂之玉，下垂至耳，用以塞耳避听。此处意为充耳不闻。

【参考译文】

葛藤长在高丘上，枝节为啥这么长？叫声叔叔和伯伯，为啥多日不相帮？

为啥安心在家住？定有盟国在一处。为啥拖延这么久？其中一定有缘故。

狐皮袍子毛蓬松，他们车子不向东。叫声叔叔和伯伯，心情不和我们同。

细小卑微真可怜，四处漂流人离散。叫声叔叔和伯伯，塞住耳朵听不见！

【风-039】泉水

【题解】出嫁的卫国女子思念故国父母而不能回去，十分苦闷。清河楷、魏源以为此诗和《竹竿》、《载驰》都是许穆夫人自伤不能救卫之作。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变彼诸姬，聊与之谋。

出宿于泂，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载脂载鞶，还车言迈。遄臻于卫，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注释】

1、毖（闭bì）：泉水流貌。

2、变（峦luán）：美好。姬：未嫁之女。

3、泂（几jǐ）：水名。泂水，即济水，发源河北赞皇县西南，东流经高邑县南，至宁晋县南，注入洺（至zhì）水。

4、祢（mí旧读nǐ）：水名。

5、有行：出嫁。

6、诸姑：一些未嫁姐妹。

7、輶（侠xiá）：车轴两头的金属键。

8、遄（船chuán）：迅疾。臻（真zhēn）：

至。

9、瑕：同“遐”，远。

10、写（泄xiè）：通“泻”，宣泄。

【参考译文】

泉水汨汨向前流，流于滔滔淇水中。心怀故乡是卫国，没有一刻不思归。众家姊妹皆美貌，细诉心曲来共谋。

我想涕泗可住宿，衿水之滨饮美酒。可叹出嫁已数年，远离父母和诸兄。问候我的亲姐妹，转问表姐众亲友。

回国再经干地宿，言地饒客饮美酒。把我车轴涂满油，重坐嫁车往回走。车马迅疾赴卫都，路途不远何不可？

我思肥泉在故国，为此长叹不能休。思念须城与漕邑，别绪悠悠情意稠。驾驶马车快出城，借此排除心中忧。

【风-041】北风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北风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归。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注释】

1、雨（苒yù）：动词，“雨雪”就是“落雪”。雱（滂pāng）：雪盛貌。第一、第二两章的开端两句以风雪的寒威比虐政的猛烈。

2、惠：爱。这两句是说凡与我友好的人都离开这里一齐走罢。下二章“同归”、“同车”都是偕行的意思。

3、其虚其邪：等于说还能够犹豫吗？“邪（徐xú）”是“徐”的同音假借。“虚徐”或训“舒徐”，或训“狐疑”，在这里都可以通。

4、既亟只且：等于说已经很急了。啊。“既”训“已”。“亟”同“急”。只、且（疽jū）：语尾助词。

5、嗥：潜（皆jiē）的借字，寒。

6、霏：犹“霏霏”，雪密貌。

7、匪：读为“彼”（《诗经》此例甚多）。“莫赤匪狐”、“莫黑匪乌”就是说没有比那个狐更赤，比那个乌更黑的了。狐毛以赤为特色，乌羽以黑为特色。狐、乌比执政者。

【题解】

这是“刺虐”的诗。卫国行威虐之政，诗人号召他的朋友们相携而去。

【余冠英今译】

透骨寒北风阵阵，扑天地大雪纷纷。让我和亲爱的朋友，手拉手他乡投奔。还能再磨蹭吗？情况急得很啦！

寒流逼北风猖狂，满眼里白雪茫茫。让我和亲爱的朋友，手拉手投奔他乡。还能再磨蹭吗？情况急得很啦！

红不过那只骚狐，黑不过那只老乌。让我和亲爱的朋友，手拉手上车赶路。还能再磨蹭吗？情况急得很啦！

【参考译文】

北风吹来阵阵凉，大雪纷纷满天扬。朋友相爱和我好，携手一道奔他乡。岂能从容再迟缓？

形势危急祸将降！

北风呼呼透骨寒，纷纷扬扬雪满天。朋友相爱和我好，携手一道回家园。岂能从容再迟缓？形势危急有灾难！

没有狐狸色不红，乌鸦都是黑颜色。朋友相爱和我好，携着手儿同上车。岂能从容再迟缓？形势危急留不得！

【风-043】新台

新台有泚，河水瀼瀼。燕婉之求，蘧篚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篚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注释】

1、新台：卫宣公所筑台。据《毛诗序》，宣公为他的儿子伋（及jí）聘齐女为妻，听说她貌美，就想自己娶为夫人，并在黄河边筑台迎接她。有泚（此cǐ）：犹“泚泚”，鲜明貌。

2、瀼瀼（米mǐ）：水盛满貌。

3、燕婉：或作“宴婉”，安乐美好貌。蘧篚（渠除qúchú）：即“居诸”，也就是虾蟆，用来比作卫宣公。鲜（古音犀xī）：美。这两句说本来希望美满的新婚生活，不了嫁得这虾蟆似的丑物。这是代齐女设想，下二章仿此。

4、洒（铄xiǎn）：鲜貌。

5、浼浼（勉miǎn）：盛貌。

6、殄（舔tiǎn）：美丽。

7、鸿：“苦龔（龙lóng）”的合音，“苦龔”即虾蟆。（说见闻一多《诗新台鸿字说》）。离：通“罹”，到临。这两句说设网本为捕鱼，却网来一只虾蟆。

8、戚施：即虾蟆。

【题解】

这首诗是卫国人民对于卫宣公的讽刺。卫宣公娶了他儿子的新娘，人民憎恨这件丑事，将他比作癞蛤蟆。

【余冠英今译】

河上新台照眼明，河水溜溜满又平。只道嫁个称心汉，缩脖子虾蟆真恶心。

新台高高黄河边，黄河平平水接天。只道嫁个称心汉，癞皮疙瘩讨人嫌。

下网拿鱼落了空，拿了个虾蟆在网中。只道嫁个称心汉，嫁着个缩脖子丑老公。

【参考译文】

新台富丽又鲜明，河水上涨与岸平。本求温柔美少年，遇个鸡胸丑妖精。

新台高峻又宽敞，河水平静无波浪。本求温柔美少年，遇个鸡胸丑模样。

为打鱼儿把网张，偏偏野雁来碰上。本求温柔美少年，遇个蛤蟆真心伤。

国风·邶风

邶：yōng，也作庸。周代诸侯国名，今河南新乡县西南的邶城即古邶国。周武王灭商后，使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蔡叔居邶。一说管叔居邶。《邶风》即邶地民歌，包括《柏舟》、《墙有茨》等十篇。多数是东周作品。春秋时人认为《邶风》《鄘风》也都是卫诗。

【风-046】墙有茨

【题解】讽刺卫国统治者荒淫无耻。

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墙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详也。
所可详也，言之长也。

墙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读也。
所可读也，言之辱也。

【注释】

- 1、茨（瓷cí）：蒺藜。
- 2、中冓（够gòu）：宫中淫乱之事。
- 3、襄：除掉。
- 4、读：说。

【参考译文】

墙上长蒺藜，无法扫干净。宫中淫乱事，不能道分明。若要道分明，污秽不可听。

墙上长蒺藜，无法除干净。宫中淫乱事，无法细细讲。若要细细讲，说来话可长。

墙上长蒺藜，无法来约束。宫中淫乱事，不能乱开口。若要说出去，言语使人羞。

【风-048】桑中

【题解】一位男子和情人幽会和送别。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注释】

1、爰（原yuán）：何，何地。唐：菟丝子，药草。

2、沫（妹mèi）：古地名。春秋时卫国的一邑。在今河南淇县南。

3、美孟姜、美孟弋（异yì）、美孟庸：乃指同一美女。此行文以避重复。

【参考译文】

菟丝子啊哪里采？长在沫乡城邑边。心中想

谁又爱谁？有个女子容貌美。桑林深处她等我，
邀我同到城楼旁，淇水之滨送我还。

麦穗子啊哪里采？长在洺乡城邑北。心中想
谁又爱谁？有个女子容貌美。桑林深处她等我，
邀我同到城楼旁，淇水之滨送我还。

蔓菁菜啊哪里采？长在洺乡城邑东。心中想
谁又爱谁？有个女子容貌美。桑林深处她等我，
邀我同到城楼旁，淇水之滨送我还。

【风-050】定之方中

【题解】赞扬卫文公建设楚丘，中兴卫国。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

【注释】

1、定：营室星。古时建城观星象，此星谓定星。

2、揆（葵kuí）：测度。

3、虚：同“墟”。

4、允：诚然。臧：好。

5、星（晴qíng）：晴。

6、说（税shuì）：止，到。

7、匪：通“彼”。

8、騋（来lái）：高七尺以上的马。牝（聘pìn）：母马。

【参考译文】

营星已在天正中，正是吉时建楚宫。测量方位凭日影，风水宝地属楚室。先种榛树和栗树，再种梓漆和梧桐，琴瑟需用好树种。

登上漕邑旧城墟，遥遥相望楚城处。先看楚城河堂邑，大山高丘观仔细。下山喜观桑林密，卦辞说得真吉利，正是虎踞龙盘地。

及时春雨细飘零，管车官吏传命令。天气晴了把车驾，文公要到桑田里。忠心耿耿是仁君，为民深谋更远虑，且养马儿三千匹。

【风-052】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注释】

1、相鼠：老鼠中的一个种类，一说，相就是看。仪：礼仪。

2、止：读为“耻”。

3、俟（似sì）：等待。

4、遄（传chuán）：速。

【题解】

这首诗是对于丧失廉耻，不成体统的反动统治阶级人物的痛骂，说他连耗子也不如。春秋时代卫国宫廷荒淫无耻的事很多，诗中嘲骂的对象可能不只是个别的。

【余冠英今译】

耗子还有皮包身，做人反而不自尊！做人反

而不自尊，问你不死还做甚？

瞧那耗子还有齿，做人反而不知耻！做人反而不知耻，还等什么不快死？

瞧那耗子还有体，做人反而不知礼！做人反而不知礼，何不早咽这口气？

【参考译文】

老鼠尚有皮，人却没威仪。人若无威仪，为何不去死？

老鼠尚有牙，人品反底下。人品若底下，不死还等啥？

老鼠尚有体，人却不讲礼。人若不讲礼，不死有何益？

【风-054】载驰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閤。

陟彼阿丘，言采其蕀。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穉且狂。

我行其野，芄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注释】

1、载：犹“乃”，发语词。

2、唁（彦yàn）：凡有丧事向生者吊问叫做“唁”，吊人失国也叫做“唁”。卫侯：指卫文公。

3、悠悠：长貌，形容道路之远。

4、漕（古读如愁）：见《击鼓》篇。卫国故都朝歌（在今河南省淇县东北）覆灭后宋桓公将卫国的遗民安顿在这里。不远：不离。

5、大夫：指来到卫国劝说许穆夫人回国的许国诸臣。这句连下句就是说诸大夫远道来此，我不免增加了忧愁。

6、既：尽。嘉：善。既不我嘉：就是全部不以我的主张为然。许穆夫人的主张是要联合大国（特别是齐国）助卫抗狄。

7、旋反：言回转许国。以上两句是说你们即使都不同意我的主张，我也不能回去。

8、视：比。臧：善。这句连下句就是说比起你们的不高明的意见，我所考虑的难道不深远么？

9、济：止。

10、閼（必bì）：同“毖（必bì）”，谨慎。

11、阿丘：四边高中央低的山叫做丘，有一边偏高就叫做“阿丘”。这里可能是卫国的丘名。

12、蕀（蒙méng）：“菡（蒙méng）”的借字，今名贝母，药用植物，属百合科。

13、善怀：就是多愁易感。

14、行：道路。各有行：就是各有各的道理。

15、尤：埋怨或责备。

16、众穉且狂：众指“许人”。穉（至zhì）：

同“稚”，训“骄”。作者指斥那些轻视女子的意见而自以为是的许国人都是骄横而且狂妄的。

17、芄芄（蓬péng）：草木茂盛貌。

18、控：赴告。

19、因：亲。极（读为亟jí）：就是急。对别人的灾难迫切地关心和及时地援助就叫做急人所难。这句是说谁和我卫国相亲谁就会急我卫国之难。

20、无：同“毋”。无我有尤（尤，古读如怡）：就是说别以为我有什么可责备的。

21、之：往。末两句是说你们上百的主意都不如我自己的决定。

【题解】

卫国被狄人破灭后，由于宋国的帮助，遗民在漕邑安顿下来，并且立了新君卫戴公。不久，戴公死，文公立。戴公的妹妹许穆公夫人从许国要到漕邑吊唁，并且为卫国计划向大国求援。许国人不支持她的这些行动，一直在抱怨她、反对她、阻拦她。她在这首诗里表示了她的愤懑（闷mèn）。

【余冠英今译】

轮儿快转马儿不停蹄，赶回祖国慰问我的兄

弟。车儿奔过漫漫的长途，来到漕邑祖国的土地。大夫们赶来不辞辛苦，我的心里不免犹疑。

即使你们都说我不好，你们也不能把我扭转。比起你们不高明的主张，我的眼光难道不长远？

即使你们都说我不好，你们也不能阻我前进。比起你们不高明的主张，我的考虑难道不谨慎？

爬上阿丘高高的山坡，山坡上采些儿贝母。妇人家纵然多愁善感，谁都有她自己的道路。许国人对我埋怨不休，这些人真是骄横狂徒。

我走在祖国的郊原，绿稠稠好一片麦田。我要把国难向大邦控诉，谁和我相亲谁赶来救援。

诸位大夫高贵的官长，不要尽埋怨说我荒唐！你们就是有千百个主意，不如我自己决定的方向。

【参考译文】

我欲驱马走，回国吊卫侯。策马路迢迢，才到漕城头。大夫跋涉来，命返心悠悠。

你们怠慢我，使我难回国。你们很不善，让我思不断。你们怠慢我，阻我回济水。你们很不好，让我思难了。

登上一高丘，贝母在山头。女子爱思乡，理由各正当。许国人怨我，他们实轻狂。

我行田野上，麦苗肥且壮。我想求大国，何人能相帮？许国众大人，不要把我怨。思国千百遍，归国难如愿。

【风-055】淇奥

【题解】赞美卫武公“夙夜不怠，思闻训道”，有才有德。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簟。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注释】

- 1、奥（遇yù）：通“澳”，水流回转之处。
- 2、猗猗（倚yǐ）：长而美貌。
- 3、匪：通“斐”。有文采貌。
- 4、瑟：庄重貌。僖（猗xiān）：宽大貌。
- 5、赫、咺（宣xuān）：有威仪貌。
- 6、谖（宣xuān）：忘。
- 7、会（快kuài）、弁（变biàn）：会，缝合

处。弁，鹿皮帽。

8、簠（责zé）：丛聚貌。

9、宽、绰：形容心地开阔，有宽大之怀。

10、猗（依yī）：倚立。重较（崇决 chónɡjué）：卿士所乘之车。

11、戏谑（血xuè）：用趣话开玩笑。

【参考译文】

看那淇水河湾，翠竹挺立修长。有位美貌君子，骨器象牙切磋，翠玉奇石琢磨。气宇庄重轩昂，举止威武大方。有此英俊君子，如何能不想他！

看那淇水河湾，翠竹青青葱葱。有位美貌君子，耳嵌美珠似银，帽缝宝石如星。气宇庄重轩昂，举止威武大方。有此英俊君子，如何能不想他！

看那淇水河湾，翠竹聚合竞茂。有位美貌君子，好似金银璀璨，有如圭璧温润。气宇旷达宏大，倚乘卿士华车。妙语如珠活跃，十分体贴温和！

【风-057】硕人

硕人其颀，衣锦褰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幘钺钺。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鲿鲋发发。葭莢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注释】

1、硕：大。硕人：指卫庄公夫人庄姜。颀（祈qí）：长貌。其颀：《玉篇》引作“颀颀”。古代男女以硕大颀长为美。

2、褰（炯jiǒng）衣：女子嫁时在途中所穿的外衣，用枲（洗xǐ）麻之类的材料制成。这句是说在锦衣上加褰衣。第一个“衣”字是动词。

3、齐侯：指齐庄公。子：女儿。

4、卫侯：指卫庄公。

5、东宫：指齐国太子（名得臣）。东宫是太子所住的宫。这句是说庄姜和得臣同母，表明

她是嫡出。

6、邢：国名，在今河北省邢台县。姨：妻的姊妹。

7、谭：国名，在今山东省历城县东南。
维：犹“其”。女子称谓姊妹的丈夫为“私”。

8、柔荑（移yí）：荑是初生的茅，已见《静女》篇注。嫩茅去皮后洁白细软，所以用来比女子的手。

9、凝脂：凝冻着的脂油，既白且滑。

10、领：颈。螭蛭（囚齐qiúqí）：天牛之幼虫，其色白身长。

11、瓠（壶hù）：葫芦类。犀（西xī）：瓠中的子叫做“犀”，因其洁白整齐，所以用来形容齿的美。

12、螭（秦qín）：虫名，似蝉而小，额宽广而方正。蛾眉：蚕蛾的眉（即触角），细长而曲。人的眉毛以长为美，所以用蛾眉作比。

13、倩：酒靥之美。口颊含笑的样子。

14、盼：黑白分明。

15、敖敖：高貌。

16、说（税shuì）：停息。农郊：近郊。

17、四牡：驾车的四匹牡马。骄：壮貌。

18、朱幘（坟fén）：马口铁上用红绸缠缚做装饰。鏤鏤（标biāo）：盛多貌。

19、翟茀（迪扶dífú）：山鸡羽饰车。女子所乘的车前后都要遮蔽起来，那遮蔽在车后的东西叫做“茀”，“翟茀”是茀上用雉羽做装饰。朝：是说与卫君相会。

20、“大夫”二句是说今日群臣早退，免使卫君劳于政事。

21、河：指黄河。洋洋：水盛大貌。黄河在卫之西齐之东，庄姜从齐到卫，必须渡河。

22、活活（括kuò）：水流声。

23、施罟（孤gā）：撒鱼网。濊濊（豁huò）：拟声词，撒网入水之声。

24、鱣（沾zhān）：黄鱼。鲋（委wěi）：鳊鱼。发发（拨bō）：鱼碰网时尾动貌。诗意似以水和鱼喻庄姜的随从之盛。《蔽芾》篇云：“蔽芾在梁，其鱼唯唯。其子归止，其从如水。”与此相似。

25、葭（加jiā）：芦。蒹（毯tǎn）：荻。揭揭：高举貌。这里写芦荻的高长似与“庶姜”“庶士”的高长作联想。

26、庶姜：指随嫁的众女。孽孽（niè）：高

长貌。

27、庶士：指齐国护送庄姜的诸臣。裼（洁jié，一读怯qiè）：武壮高大貌。

【题解】

这是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诗。第一章叙她的出身高贵，第二章写她的美丽，第三章写她初嫁到卫国时礼仪之盛，第四章写她的随从众多而健美。

【余冠英今译】

那美人个儿高高，锦衣上穿着罩衣。她是齐侯的女儿，卫侯的娇妻，东宫的妹子，邢侯的小姨，谭公就是她的妹婿。

她的手指像茅草的嫩芽，皮肤像凝冻的脂膏。嫩白的颈子像蝥蛸一条，她的牙齿像瓠瓜的子儿。方正的前额弯弯的眉毛，轻巧的笑流动在嘴角，那眼儿黑白分明多么美好。

那美人个儿高高，她的车停在近郊。四匹公马多么雄壮，马嘴边红绸飘飘。坐车来上朝，车后满挂野鸡毛。贵官们早早退去，不教那主子操劳。

那黄河黄水洋洋，黄河水哗哗地淌，鱼网撒向水里呼呼响，泼喇喇黄鱼鳊鱼都在网。河边上

芦苇根根高耸，姜家的妇女人人颀长，那些武士们个个都轩昂。

【参考译文】

女子高挑又俏丽，锦锦织成新嫁衣。她是齐侯娇女儿，今为卫侯美艳妻。齐国太子亲妹子，邢侯子女称小姨，谭公就是她妹婿。

指如柔荑细纤纤，雪白皮肤油脂凝。颈如蝤蛴白生生，齿似瓠瓜子儿扁。丰满前额弯眉毛，浅笑盈盈酒靥俏，黑白分明眼波妙。

女子高挑又美貌，停车卸马在城郊。四匹宝马昂首立，朱红马饰风中飘，山鸡羽车就要到。今日大夫早退朝，莫使女君太操劳。

黄河之水浪滔滔，北流之水哗哗响。撒下鱼网声濺濺，鱣鲔游来似钻网，葭葭芦荻高又壮。陪嫁侄女皆盛妆，随行大夫气势壮。

【风-059】竹竿

【题解】一位卫国妇女远嫁别国，不能回故乡探望，心中烦闷。

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

淇水滳滳，桼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注释】

- 1、籊籊（替tì）：竹长而锐。
- 2、远（怨yuàn）：远离。
- 3、瑳（搓cuō）：以玉形容齿白光洁。
- 4、傩（挪nuó）：通“娜”。
- 5、滳滳（幽yōu）：河水流淌的样子。

【参考译文】

竹竿细长尖又尖，拿它垂钓淇水边。心中哪能不想你，只因路远难回转。

泉水清清在左边，淇河滚滚奔右方。女子无奈出了嫁，父母兄弟隔天涯。

淇河滚滚在右方，泉水清清流左边。嫣然一笑玉齿露，身着佩玉风姿柔。

淇水潺潺水悠悠，桧木作浆松作舟。驾着小船水中游，泻我心中重重忧。

【风-061】河广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注释】

1、杭：《楚辞·九章》王逸注引诗作“旂（航 háng）”，渡过。苇可以编筏，“一苇杭之”是说用一片芦苇就可以渡过黄河了，极言渡河之不难。

2、跂（器qì）：同“企”，就是悬起脚跟。予：犹“而”（《大戴记·劝孝篇》“跂而望之”与此同义）。以上两句言宋国并不远，一抬脚跟就可以望见了。这也是夸张的形容法。

3、曾：犹“乃”。刀：小舟，字书作“舠”。曾不容刀：也是形容黄河之狭。

4、崇：终。从天明到早饭时叫做“终朝（召 zhāo）”。这句是说从卫到宋不消终朝的时间，言其很近。

【题解】

这首诗似是宋人侨居卫国者思乡之作。卫国在

戴公之前都于朝歌，和宋国隔着黄河。本诗只说黄河不广，宋国不远，而盼望之情自在言外。旧说以为和卫文公的妹妹宋桓公夫人有关，未见其必然。

【余冠英今译】

谁说黄河宽又宽，过河筏子芦苇编。谁说宋国远又远，抬起脚跟望得见。

谁说黄河宽又宽，难容一只小小船。谁说宋国远又远，走到宋国吃早饭。

【风-063】有狐

【题解】妻子怀念在外的丈夫，担心他无衣无裳。

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

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心之忧矣，之子无带。

有狐绥绥，在彼淇侧。心之忧矣，之子无服。

【注释】

1、绥绥：雌雄相随貌。

2、厉：河水深及腰部，可以涉过之处。

【参考译文】

狐狸结对成双行，徘徊在那淇水边。心中忧虑无法解，我夫没有下裙穿。

狐狸结对成双行，徘徊在那淇水岸。心中忧虑无法解，我夫没有宽腰带。

狐狸结对成双行，徘徊在那淇水畔。心中忧虑无法解，我夫没有衣服穿。

国风·王风

王风：周平王宣臼（公元前770—前720）东迁洛邑（也称王城，今河南洛阳市），势力衰落，名义上是王，实际地位和列国相等。《王风》就是东周洛邑一带的民歌。包括《黍离》等十篇，都是东周的作品。

【风-066】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注释】

1、君子：妻对夫的称谓。于：往。役：指遣戍远地。

2、曷至哉：言何时归来。

3、埘（时shí）：凿墙做成的鸡窠叫做“埘”。

4、来：古读如“厘”。

5、不日不月：不可以日月计算。这是“不知其期”的另一种说法。

6、有：读为“又”。佸（活huó）：会。“又佸”就是再会。

7、桀（杰jié）：“櫟”的省借，鸡栖息的横木。

8、括：与“佸”字变义同。牛羊下来而群聚

一处叫做“下括”。

9、苟：且。且无饥渴是希望他无饥渴而又不敢确信。

【题解】

这诗写丈夫久役，妻子在家怀念之情。每当家禽和牛羊归来的黄昏时候便是她想念最切的时候。

【余冠英今译】

丈夫当兵去远方，谁知还有几年当。哪天哪月回家乡？鸡儿上窠，西山落太阳，羊儿牛儿下了冈。丈夫当兵去远方，要不想怎么能不想！

丈夫当兵去得远，多少月呀多少天。几时团来几时圆？鸡儿上窠，太阳落了山，羊儿牛儿进了栏。丈夫当兵去得远，但愿他粗茶淡饭不为难。

【风-068】扬之水

【题解】周平王东迁洛邑，派兵戍守申、许、吕几个小国，防备楚国侵略。久不换防，戍卒怨恨，希望早日回去。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注释】

1、扬：水流激扬貌。

2、彼其之子：那个人，指妻子。

3、戍（树shù）：屯丘以守。

4、申：古国名，《毛传》：“申，姜姓之国，平王之舅。”在今河南唐河县。

5、甫：古国名，即吕，在今河南南阳县。

6、许：古国名，在今河南许昌市。

7、予：我。

【参考译文】

悠悠河水向东流，一捆柴草漂不走。想起那个意中人，不能同把申地守。日思夜想无时休，啥时回家能自由？

悠悠河水流向东，一捆黄荆漂不动。想起那个意中人，我守甫地不相逢。日思夜想情难控，啥时我能回家中？

悠悠河水流不已，一捆蒲草漂不起。想起那个意中人，不能同我守许地。日思夜想愁无比，啥时我能回故里？

【风-070】兔爰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
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吽！

有兔爰爰，雉离于罟。我生之初，尚无造；
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

有兔爰爰，雉离于罟。我生之初，尚无庸；
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聪！

【注释】

1、爰爰：犹“缓缓”，宽纵貌。

2、离：遭，也就是著。罗：网。这里将兔比享受着自由的人，雉比自由被剥夺的人。

3、无为（古读如讹é）：指无劳役。“为”和“徭役”的“徭”古同字。

4、罹（古读如罗luō）：忧。“百罹”是说多种忧患。

5、尚：犹“庶几”，表希望的意思。吽（俄é）：动。这句是说但求长眠不醒，也就是不愿再活着的意思。下二章末句意同。

6、罟（孚fū）：附设机轮的网，又叫做覆车网。

7、造：营造。“无造”也就是说没有劳役。

8、罟（童tóng，又读冲chōng）：捕鸟网名。

9、庸：劳。

10、聪：闻。

【题解】

这首诗是小民在徭役重压之下的痛苦呻吟。诗人觉得他从生到这诗上来就落在统治者的罗网里，天天做牛马，处处是灾难，逃脱的办法唯有一死。

【余冠英今译】

兔儿自由自在，野鸡落进网来。听说我们上代，甬为官府当差；打我来到世上，到处都有迫害。睡吧永远睡吧，从此不把口开！

兔儿自在逍遥，野鸡上了圈套。听说我们上代，没有许多营造；打我来到世上，千般苦难跟牢。睡吧永远睡吧，双眼一闭拉倒！

兔儿不慌不忙，野鸡进了罗网。听说我们上代，劳动有个限量；打我来到世上，千辛万苦都尝。睡吧永远睡吧，落得耳根清爽！

【参考译文】

兔子行动不着急，野鸡落进罗网里。当初父

母生我时，没有战争无劳役。偏偏在我出生后，
百种忧患都遇齐。但愿长眠身不起！

兔子行动不慌忙，野鸡不幸落进网。当初父
母生我时，没有事故没灾殃。偏偏在我出生后，
百种忧患都碰上。但愿长眠眼不张！

兔子行动多悠闲，野鸡落网遭了难。当初父
母生我时，没有劳役无忧患。偏偏在我出生后，
凶险齐生不得安。但愿长眠听不见！

【风-072】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注释】

1、萧：植物名，即香蒿。萧有香气，古人采它供祭祀。

2、三秋：通常以一秋为一年。谷熟为秋，谷类多一年一熟。古人说“今秋”“来秋”就是近年来年。在这首诗里“三秋”该长于“三月”，短于“三岁”，义同“三季”，就是九个月。又有以“三秋”专指秋季三月的，那是后代的用法。

3、艾：即香艾，菊科植物。烧艾叶可以灸病。

【题解】

这是怀人的诗。诗人想象它所怀的人正在采葛采萧，这类的采集通常是女子的事，那被怀者似乎是女性。怀者是男是女虽然不能确知，但不妨假定为男，因为歌谣多半是歌唱两性爱情的。

【余冠英今译】

那人正在采葛藤。一天不见她，就像过了三月整。

那人正在采蒿香。一天不见她，就像三季那么长。

那人正在采苍艾。一天不见她，就像熬过三年来。

【参考译文】

姑娘采葛在山上，一日不见心里慌，就像相隔三月长。

姑娘采蒿在山丘，一日不见心里忧，就像相隔已三秋。

姑娘采艾在山间，一日不见心不安，就像相隔已三年。

【风-074】丘中有麻

【题解】一位女子盼望情人来会，担心有人把他留下。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注释】

1、留：古“刘”字。子嗟：《集传》：“子嗟，男子之字也。”

2、将：请。施施：徐行貌。

3、子国：《集传》：“子国，亦男子字也。”

4、来食：《集传》：“来食，就我而食也。”闻一多《诗经通义》：“古谓性的行为曰食。”

5、之子：《集传》：“之子，并指前二人也。”

6、贻（移yí）：赠。

7、玖：比玉稍次的黑色美石。

【参考译文】

山丘上面有大麻，谁把子嗟来留下？谁把子嗟来留下，愿他相会来我家。

小麦生长在山丘，谁人把那子国留？谁人把那子国留，快来饮食情意投。

山丘上面长有李，谁人留下小伙子？谁人留下小伙子，赠我佩玉黑宝石。

【风-075】缁衣

【题解】郑武公爱贤，贤者朝服破旧，武公重做新衣送给他。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
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适子之馆兮；
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适子之馆兮；
还予授子之粲兮。

【注释】

1、缁（兹zī）衣：黑衣。《传疏》：“朝服以缁布为衣，故谓之缁衣。”

2、敝：破旧。予：而。

3、馆：馆舍。

4、粲：闻一多《风诗类钞》：“粲，新也，谓新衣。”

5、席：宽大。《毛传》：“席，大也。”

【参考译文】

黑色官服真合适，破了我再来缝制。你到馆舍去办事，回来我送你新衣。

黑色官服真美好，破了我再来制造。你到馆舍去办事，回来我送你新袍。

黑色官服宽又长，破了我再制新装。你到馆舍去办事，回来送你新衣裳。

【风-077】叔于田

【题解】赞美一位青年猎手仁爱、英俊而勇武，没有人比得上。

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无饮酒。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适野，巷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注释】

1、叔：男子。崔述《读风偶识》：“仲与叔，皆男子之字。”

2、田：打猎。《毛传》：“田，取禽也。巷，里涂也。”

3、洵：确实。

4、狩：《毛传》：“冬猎曰狩。”《通释》：“狩又为田猎之通称。于狩，犹于田也。”

5、服：驾驭。

6、武：《集疏》：“武者，谓有武容。”

【参考译文】

三哥打猎出了门，巷里空空没有人。难道真的没有人？不如三哥为人好，真是英俊又仁慈。

三哥出门去猎兽，巷里没有人饮酒。难道真没人饮酒？不如三哥本事优，真是英俊好猎手。

三哥打猎到郊野，巷里没人驾车马。难道真的无人驾？不如三哥本事大，真是威武又潇洒。

【风-079】清人

【题解】讽刺郑国将军高克，统军无方，虽战马强壮，武器精良，而嬉戏散漫，无所事事。

《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弃陈。郑人为之赋《清人》。”

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驷介麋麋。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

【注释】

1、清：郑国城邑。在今河南中牟县西南。
彭：河上地名。

2、驷：驾车的四马。介：甲。旁旁：同“彭彭”。强壮貌。

3、英：即“纓”。

4、消：河上地名。

5、麋麋（标biāo）：英武貌。

6、乔：同“英”。

7、轴：河上地名。

8、陶陶（道dào）：驱驰貌。

9、左旋右抽：《通释》：“左旋右抽，谓将之左右手也。旋车曰旋，旌旗之指麾亦曰旋。”《集传》：“抽，拔刀也。”

10、中军：《郑笺》：“中军，谓将也。”作好：武艺高超。

【参考译文】

清人彭地来驻防，四马披甲真健壮。两矛上饰两层缨，逍遥自在黄河旁。

清人驻防来到消，四马披甲气势豪。两矛缀上野鸡毛，黄河岸上好逍遥。

清人驻守在轴地，四马披甲奔跑急。左手挥旗右抽刀，将军练武好神气。

【风-081】遵大路

【题解】一位女子哀求情人不要遗弃她。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寔故也！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醜兮，不寔好也！

【注释】

1、遵：同“循”，沿着。

2、掺（闪shǎn）：握。祛（区qū）：衣袖。

3、寔（捷jié，又读攢zǎn）：速，速绝。

故：故人，女子自谓。

4、醜（丑chǒu）：可恶。

5、好：旧好。《集传》：“好，情好也。”

【参考译文】

沿着大路走向前，拉住你的袖口边。千万不要讨厌我，旧情不能一时断！

沿着大路走忙忙，拉住你的手不放。千万不要嫌我丑，旧好不能一时忘！

【风-083】有女同车

【题解】一位贵族青年赞美情人容貌漂亮而品德美好。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注释】

1、同车：男女同车归，喻女子出嫁。

2、舜华：木槿花。《集传》：“舜，木槿也。”

3、翱翔：鸟在空中回旋地飞，比喻女子步履轻盈。

4、孟姜：姜氏长女。

5、都（督dū）：优美貌。《集传》：“都，闲雅也。”

6、英：《毛传》：“英犹华也。”

7、将将（枪qiāng）：即“锵锵”，金石之声。

【参考译文】

姑娘与我同车逛，脸如木槿花一样。步履轻盈像飞翔，美玉佩戴在身上。那位姜家大姑娘，真是漂亮又大方。

姑娘与我同路逛，脸如木槿花一样。步履轻盈像飞翔，身上佩玉响叮当。那位姜家大姑娘，品德高尚不能忘。

【风-085】 蓀兮

蓀兮蓀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蓀兮蓀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注释】

1、蓀（拓tuò）：草木落下的皮或叶。

2、吹：古读如“磋（错cuò）”。女：

同“汝”，指蓀。此章和下章头两句以风吹蓀叶起兴。人在歌舞欢乐的时候常有飘飘欲起的感觉，所以和风蓀联想。

3、女子呼爱人为伯或叔或叔伯。“叔兮伯兮”语气像对两人，实际是对一人说话。

4、倡：带头唱歌。女（汝）指叔伯。

5、漂：或作“飘”，吹动。

6、要（yào）：会合。指唱歌的人以声音相会和，也就是和。

【题解】

这诗写女子要求爱人同歌。她说风把树叶儿吹得飘起来了，你领头唱吧，我来和你。全诗的

情调是欢快的。

【余冠英今译】

草皮儿，树叶儿，好风吹你飘飘起。好人儿，亲人儿，领头唱吧我和你。

草皮儿，树叶儿，好风吹你飘飘上。好人儿，亲人儿，你来起头我合唱。

【参考译文】

树叶落地叶叶黄，风儿吹你萧萧响。我的哥哥好情郎，你来领歌我和唱。

树叶落地叶叶黄，风儿飘你飞四方。我的哥哥好情郎，你来领歌我伴唱。

【风-087】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注释】

1、子：女子称她的情人。惠：见爱。

2、褰（千qiān）：撩起（衣裳）。褰裳：提起下裙。溱（针zhēn）：水名，源出今河南省密县东北圣水峪，东南流与洧水会合。

3、不我思：即不思我。

4、狂：痴騃（挨ái）。狂童：犹言“痴儿”或“傻小子”。狂童之狂：就是说痴儿中之痴儿。且（居jū）：语尾助词，在这里的作用犹“哉”。

5、洧（伪wěi）：水名，源出今河南省登封县东阳城山，东流经密县到大隗（伪wěi）镇会合溱水为双泊河。

6、士：《集传》：“士，未娶者之称。”

【题解】

这是女子戏谑情人的诗。大意说：你要是爱我想我，你就涉过溱水洧水，到我这里来；你要是不把我放在心上，还有别人呢。你这个糊涂虫里的糊涂虫呀！

【余冠英今译】

你要是心上把我爱，你就提起衣裳蹚过溱水来。要是你的心肠改，难道没有别人来？你这傻小子呀，傻瓜里头数你个儿大！

你要是心上还有我，你就提起衣裳蹚过洧水河。要是心上没有我，世上男人还不多？你这傻小子呀，傻瓜里头数你个儿大！

【风-089】东门之墀

东门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则迓，其人甚远。

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注释】

1、墀（善shàn）：经过清除平整的土地。一作“坛”。“墀”犹“垣”，指堤。

2、茹蘆（如绿rúlǜ）：茜草，绛色染料。

3、阪（板bǎn）：斜坡。头两句说东门外有堤，堤有阪，阪有茜草。

4、践：齐，指排列整齐。《集传》：“践，排列貌。”

5、家室：指诗中女主人公自家的居室。

6、即：接触。

【题解】

这首是爱情诗，女子词。她和所思住屋很紧，两人却很疏远。她在向着他，怨他不来。

（如作为男女赠答之词亦通。）

【余冠英今译】

东门长堤一道，坡上长着茜草。那屋子近在眼前，那人儿可真遥远。

栗树挨着东门，小屋齐齐整整。怎么不巴望你来？望你来你偏不肯。

【参考译文】

东门之外有广场，茜草生在山坡上。两家房屋虽接近，人儿却像在远方。

东门外一株栗，有户人家好整齐。难道我不想念你，你不找我我心急。

【风-091】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注释】

1、子：诗中女子指她的情人。衿（今jīn）：衣领。或读为“紵（今jīn）”，即系佩玉的带子。《颜氏家训·书证》：“古者斜领下连于衿，故谓领为衿。”

2、悠悠：忧思貌。《集传》：“悠悠，思之长也。”

3、宁不：犹“何不”。嗣（似sì）：《释文》引《韩诗》作“诒（贻yí）”，就是寄。音：谓信息。这两句是说，纵然我不曾去会你，难道你就这样断绝音信了吗？

4、佩：指佩玉的绶带。

5、挑达：往来貌。

6、城阙：城门两边的观楼，是男女惯常幽会的地方。闻一多《风诗类钞》：“城阙，是青年们常幽会的地方。”

【题解】

这诗写一个女子在城阙等候她的情人，久等不见他来，急得她来回走个不停。一天不见面就像隔了三个月似的。末章写出她的烦乱情绪。

【余冠英今译】

青青的是你的长领襟，悠悠的是想念你的心。纵然我不曾去找你，难道你从此断音信？

青黝黝是你的佩玉带，心悠悠是我把相思害。纵然我不曾去找你，难道你不能自己来？

走去走来多少趟啊，在这高城望楼上啊。一天不见哥的面，好像三个月儿那么长啊！

【风-093】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闾閤，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蘆，聊可与娱。

【注释】

1、《集疏》：“郑城西南门为溱洧二水所经，故以东门为游人所集。”

2、如云：言众多。

3、存：思念。匪我思存：言非我所思念。

4、缟（搞gǎo）：未经染色的绢。缟衣：是较粗贱的衣服。綦（其qí）：暗绿色。巾：佩巾，就是蔽膝。参看《召南·野有死麕》篇“晔（shuì）”字注。綦巾：是未嫁女子所服用的。

5、聊：且。员（云yún）：一作“云”。语助词。以上二句是说那一位穿缟衣，佩綦巾，服饰贫陋的姑娘才是令我喜爱的。

6、闾（因yīn）：曲城，又叫做“瓮城”，就是城门外的护门小城。閤（督dū）：是闾的门。上章出门是出内城的门，本章出闾閤是出瓮城的

门。

7、荼（徒tú）：茅草的白花。如荼：亦言众多。

8、且：读为“著”，犹“存”。“思存”、“思著”和《周南·关雎》篇的“思服”同例。

9、茹蘆（如绿rúlǜ）：茜草，可以做绛色染料。在这里是绛色佩巾的代称。“綦巾”变为“茹蘆”是因为分章换韵而改字，所指还是同一个人。

10、娱：乐。这句和上章末句意思相同。

【题解】

本篇也是写爱情的诗。大意说：东门游女虽则“如云”、“如荼”，都不是我所属意的，我的心里只有那一位“缟衣綦巾”，装饰朴陋的人儿罢了。

【余冠英今译】

出东门啊出东门，东门姑娘好像一片彩云屯。好像一片彩云屯，都不是我的心上人。只有那淡绿巾子素衣裳，见着她啊心上热腾腾。

来到东门瓮城外，姑娘们好像白茅遍地开。好像白茅遍地开，我的心里都不爱。只有那缟素衣裳绛红巾，和她一块喜从心上来。

【参考译文】

漫步走出城东门，漂亮姑娘多如云。虽然姑娘多如云，不是我的心上人。只有白衣青巾女，使我快乐又相亲。

漫步走出瓮城门，美女多如白茅花。虽然多如白茅花，不是我心所牵挂。只有白衣红巾女，和她一起乐无涯。

【风-095】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注释】

1、溱、洧：水名，又见《褰裳》篇。涣涣：水弥漫之貌。《集传》“涣涣，春水盛貌。”

2、士与女：泛指众游春男女。“女曰”、“士曰”的士女则有所专指。以下仿此。

3、蕳（间jiān）：兰。古字同。《毛传》：“蕳，兰也。”古人所谓兰是一种香草，属菊科，和今之兰花不同。郑国风俗，每年三月上巳日男女聚在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执兰草，祓（扶fú）除不祥。

4、观：言游观。这句是说一个女子约她的爱人道：看看热闹去吧？（“观”亦可读为“灌”，灌为洗濯，洗濯所以除不祥。）

5、既：已也。《郑笺》：“既，已也。士曰

已观矣。”且：读为“徂（cú）”，往。这句是男答女：我已经去过了。

6、且往观乎：是女劝男再往之辞，“且”训“复”。

7、訏（吁xū）：大。这句是说洧水之外确是宽旷而可乐。

8、伊：犹“维”，语助词。谑：调笑。

9、勺药：香草名。男女以勺药相赠是结恩情的表示。《集传》：“勺药，亦香草也。三月开花，芳色可爱。”

10、浏：清貌。《说文·水部》：“浏，流清貌。”

11、殷：众。《毛传》：“殷，众也。”

12、将：相将。《集传》：“将当作相，声之误也。”

【题解】

这首诗写三月上巳之辰，郑国溱洧两河，春水涣涣，男女在岸边欢乐聚会的盛况。节日的气氛是很浓厚的。全诗属旁观者语气，不是诗中人物自作。

【余冠英今译】

溱水长，洧水长，溱水洧水哗哗淌。小伙

子，大姑娘，人人手里兰花香。妹说“去瞧热闹怎么样？”哥说“已经去一趟。”“再去一趟也不妨。洧水边上，地方宽敞人儿喜洋洋。”女伴男来男伴女，你说我笑心花放，送你一把勺药最芬芳。

溱水流，洧水流，溱水洧水清浏浏。男也游，女也游，挤挤碰碰水边走。妹说“咱们去把热闹瞧？”哥说“已经去一遭。”“再走一遭好不好，洧水边上，地方宽敞人儿乐陶陶。”女伴男来男伴女，你有说来我有笑，送你香草名儿叫勺药。

【参考译文】

溱水洧水向东方，三月春水正上涨。小伙姑娘来春游，手握兰草求吉祥。姑娘说道看看去，小伙回说已经逛。再去看看又何妨？瞧那洧水河滩外，实在宽大又舒畅。小伙姑娘来春游，尽情嬉笑喜洋洋，互赠勺药情意长。

溱水洧水向东方，三月春水多清凉。小伙姑娘来春游，熙熙攘攘满河傍。姑娘说道看看去，小伙回说已经逛。再去看看又何妨？瞧那洧水河滩外，实在宽大又舒畅。小伙姑娘来春游，尽情嬉笑喜洋洋，互赠勺药情意长。

【风-096】鸡鸣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

“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

“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

【注释】

1、朝：朝堂，君臣聚会的地方。既盈：言人已满。以上二句妻催促丈夫起身赴朝会，告诉他时已不早。

2、则：犹“之”。这两句是夫答妻之辞。

3、昌：盛。言人多。以上二句妻告夫。

4、此二句夫答妻。言时候还早。

5、薨薨（哄hōng）：飞虫声，似即指“苍蝇之声”。

6、甘：乐。同梦：犹言“共寝”。

7、会：指朝会。且归：是说参加朝会者将散朝回家。这和“既盈”、“既昌”都是故甚其词以引起对方的紧张。

8、庶：庶几。无庶：是“庶无”的倒文。

予：与。憎：言见憎于人。末章四句是妻对夫说：在这催眠的虫声中，我也愿意你和我再睡一会儿，不过人家都要散朝了，还是早些去吧，别惹得人家对你憎恶。（或以上二句属夫，下二句属妻，亦通。）

【题解】

这首诗全篇是一夫一妇的对话。丈夫留恋床第，妻怕他误了早朝，催他起身。

【余冠英今译】

“听见鸡叫唤啦，朝里人该满啦。”“不是鸡儿叫，那是苍蝇闹。”

“瞅见东方亮啦，人儿该满堂啦。”“不是东方亮，那是明月光。”

“苍蝇嗡嗡招瞌睡儿，我愿和你多躺会儿。可是会都要散啦，别叫人骂你懒汉啦！”

【风-098】 著

【题解】亲迎时新娘看到盛装的新郎。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注释】

1、俟（寺sì）：等。著（注zhù）：古代正门内两侧屋之间。《毛传》：“俟，待也。门屏之间曰著。”

2、乎而：语气词连用。

3、充耳：古代贵族冠冕两旁悬挂的玉，下垂至耳，塞耳蔽听。

4、素：与下文“青”、“黄”皆指美玉之色。

5、尚：加在上面。《集传》：“尚，加也。”

6、琼华、琼莹、琼英：皆为美玉之名。姚际恒《诗经通论》：“琼，赤玉，贵者用之。”

华、莹、英，取协韵，以赞其玉之色泽也。”

【参考译文】

新郎等我门屏间，充耳白丝垂帽边。帽上宝石光闪闪。

新郎等我在院庭，帽旁充耳丝线青。帽上宝石亮晶晶。

新郎等我在堂上，充耳黄丝垂帽旁。帽上宝石真漂亮。

【风-100】东方未明

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

【注释】

1、晞（曦xī）：“昕”的借字，就是明。《毛传》：“晞，明之始升。”

2、樊：即藩，篱笆。这句说折柳枝做园圃的藩篱。

3、狂夫：指监工的人。瞿瞿：瞪视貌。

4、辰：时。守时不失叫做时，犹“伺”。不能辰夜：言不能按正时在家过夜。

5、夙：早。《毛传》：“夙，早；莫，晚也。”

【题解】

这首诗写劳苦的人民为了当官差，应徭役，早晚都不得休息。监工的人瞪目而视，一刻都不

放松。

【余冠英今译】

东方无光一片暗，颠颠倒倒把衣穿。忙里那
晓颠和倒，公爷派人来喊叫。

东方不见半点光，颠颠倒倒穿衣裳。颠来倒
去忙不办，公爷派人来叫喊。

编篱砍下柳树条，疯汉瞪着眼儿瞧。哪能好
好过一宵？不是早起就是晚睡觉。

【风-102】甫田

【题解】想念远方的人，十分苦恼，几时不见，那个小孩当已长大成人。

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

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

婉兮变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

【注释】

1、甫：大。第一个“田”为动词，意为种田。此诗劝时人勿厌小而务大，勿近而图远。

《毛传》：“甫，大也。”《正义》：“上田谓垦耕，下田谓土地。”

2、莠（有yǒu）：杂草。骄骄：借为“乔乔”，草盛貌。《集传》：“莠，害苗之草也。”

3、忉忉（刀dāo）：忧思状。《毛传》：“忉忉，忧劳也。”

4、桀桀：茂盛貌。

5、怛怛（达dá）：忧劳貌。

6、婉、变：年少而貌美。

7、𦍋（灌guàn）：旧时儿童束发如两角之貌。

8、弁（变biàn）：古代男子年满二十加冠称弁，以示成年。

【参考译文】

千万不要耕大田，杂草丛生高又密。不要想念远方人，心里忧伤太压抑。

千万不要耕大田，杂草丛丛密又深。不要想念远方人，心里忧伤太烦闷。

这人美丽又温顺，发结两角多天真。没过好久再相见，突然戴冠成大人。

【风-104】敝笱

【题解】讽刺鲁桓公纵任文姜和齐襄公通奸，让她带着大批侍从回齐国去。

敝笱在梁，其鱼魴鰋。齐子归止，其从如云。

敝笱在梁，其鱼魴鰋。齐子归止，其从如雨。

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

【注释】

1、敝：破旧。笱（狗gǒu）：捕鱼的网。
梁：捕鱼所筑的矮坝，又称鱼梁。

2、齐子：指文姜。止：语气词。方玉润《诗经原始》：“非叹仆从之盛，正以笑公从妇归宁，故仆从加盛，如此其极也。”

3、鰋（续xù）：鲢鱼。

4、唯唯：鱼相随而行貌。《郑笺》：“唯唯，行相随顺之貌。”

【参考译文】

破鱼篓儿在鱼梁，鳊鱼草鱼出又进。齐国女

子回齐国，她的随从多如云。

破鱼篓儿在鱼梁，鳊鱼鲢鱼来又去。齐国女子回齐国，她的随从多如雨。

破鱼篓儿搁鱼梁，鱼儿出入摆摆尾。齐国女子回齐国，她的随从多如水。

【风-106】猗嗟

【题解】赞美少年鲁庄公，外貌英俊，技射高潮。

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仪既成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变兮，清扬婉兮。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

【注释】

1、猗（伊yī）嗟：赞叹声。昌：美好的样子。

2、抑（意yì）：同“懿”，美好。扬：借为“阳”。明亮。

3、趋：急走。跄（枪qiāng）：步有节奏，摇曳生姿。

4、名：借为“明”，面色明净。

5、仪既成：《集传》：“仪既成，言终其事而礼无违也。”

6、射侯：射靶。

7、正：靶心。

8、展：诚然，真是。甥：古代女子也称丈夫为甥。

9、变（峦luán）：美好。

10、选：才华出众。

11、贯：穿透。

12、反：箭皆射中一个点。《集传》：“四矢，射礼每发四矢。反，复也，中皆得其故处也。”

13、御乱：防御战乱。

【参考译文】

哎哟这人真健壮，身材高大又颀长。前额方正容颜好，双目有神多漂亮。进退奔走动作巧，射技实在太精良。

哎哟这人真精神，眼睛美丽又清明。一切仪式已完成，终日射靶不曾停。箭无虚发中靶心，真是我的好丈夫。

哎哟这人真英俊，眼睛清澈又明亮。舞姿端正节奏强，箭出穿靶不空放。四矢同中靶中央，抵御外患有力量。

【风-107】葛屨

纠纠葛屨，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襍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维是褊心，是以为刺。

【注释】

1、屨（句jù）：鞋。纠纠：犹“繚繚”，绳索缠结繚绕之状。形容屨上的絢（音渠qú，屨头上的装饰）或綦（音棋qí，系屨的绳）。絢是一条丝线打的带子，从屨头弯上来，成一个小纽，超出屨头三寸。絢上有孔，从后跟牵过来的綦便由这孔中通过，又绕回去，交互地系在脚上。

2、履：践踏。葛屨是夏季所用（冬用皮屨），“可以履霜”是说它不透寒气，也就是形容它的工细精致。

3、掺掺（纤xiān）：一作“扞扞（干qiān）”，形容女人手指纤细。这里的“女手”有所指，就是制葛屨的手，也就是缝裳的手。

4、裳：即下裙。这里以“裳”与“霜”叶韵，举裳也包括衣。

5、要：就是衣裳的腰。襍（即jí）：衣领。

两字都用作动词，言一手提领一手提腰。

6、好人：犹“美人”。在这首诗里似属讥讽之词。以上二句是说缝裳之女将缝成的衣裳拿给“好人”去穿。

7、提提：《尔雅》注引作“媞媞（题tí）”，细腰貌。

8、宛然：迴转貌。辟：即“避”。“左避”犹“回避”。

9、象揅（替tì）：象牙所制的发饰。女子用揅搔头，同时用来做装饰。

10、褊心：心地狭隘。

11、刺：讥刺。末二句诗人自道其作诗的用意。

【题解】

这是刺“褊心”的诗。诗中“缝裳”的女子似是婢妾，“好人”似是嫡妾。妾请嫡试新装，嫡扭转腰身，戴她的象牙搔头，故意不加以理睬。这是心地褊狭的表现，诗人因此编了一首歌儿刺刺她。作者或许是众妾之一，或许就是这缝裳之女。婢妾的地位本是家庭奴隶，这诗多少反映出她们的处境。

【余冠英今译】

葛布鞋儿丝绳绑，葛鞋穿来不怕霜。巧女十指根根细，细手缝出好衣裳。一手提腰一手捏在领儿上，请那美人儿试新装。

只见美人儿腰肢细，一扭腰儿转向里，戴她的象牙发针不把人搭理。好个小心眼儿大脾气，待我编只歌儿刺刺伊。

【风-109】园有桃

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

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有棘，其实之食。心之忧矣，聊以行国。
不我知者，谓我士也罔极。彼人

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注释】

1、之：犹“是”。《集传》：“肴，食也。”食桃和下章的食棘似是安于田园，不慕富贵的表示。

2、我：是诗人自称。谣：行歌。《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

3、不我知者：唐石经作“不我知”，一本作“不知我者”。下章同。

4、士：旁人谓歌者。《通释》：“我士，即诗人自谓也。”

5、彼人：指“不我知者”。《郑笺》：“彼

人，谓君也。”

6、子：歌者自谓。其（姬jī）：语助词。
《集传》：“其，语词。”

7、“彼人”二句诗人自问道：那人说得对么，你自己以为怎样呢？

8、盖：同“盍（河hé）”，就是何不。亦：语助词。这句是诗人自解之词，言不如丢开别想。

9、棘：酸枣。

10、行国：周行国中。这二句言心忧无法排遣，只得出门浪游。

11、罔极：无常。《集传》：“极，至也。罔极，言其心纵恣无所至极。”已见《卫风·氓》篇。

【题解】

这是忧时的诗，和《王风·黍离》相类。本篇虚字多，句法参差，形式上有其特色。《隶释》载汉石经鲁诗残字碑“□□□之谁知之”，似乎“其谁知之，其谁知之”二句《鲁诗》作“其谁知之谁知之”一个七言句。

【余冠英今译】

园里长着桃树，我拿桃子当饱。心里塞着烦恼，嘴里哼着歌谣。不相识的人说我狂傲，他说

的是吗？你自问对不对号？我心里的烦恼，有谁知道！有谁知道！别想它岂不更好！

园里长着酸枣，酸枣饱我饥肠。心里满是忧伤，我在国里游荡。不相识的人说我失常，他说的是吗？你自家说是怎样？我心里的忧伤，有谁知道！有谁知道！何不丢开别想！

【风-111】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注释】

1、十亩：《通释》：“古者民各受公田十亩，又庐舍二亩半，环庐舍种桑麻杂菜。……凡田十二亩半，诗但言十亩者，举成数耳。”

2、桑者：采桑者。采桑的劳动通常由女子担任。

3、闲闲：犹“宽闲”，紧张忙碌的反面。

《集传》：“闲闲，往来者自得之貌。”

4、行：且。《集传》：“行，犹将也。还，犹归也。”或在“行”字读断，作为动词，也可通。以上三句是说这个区域里采桑的人已经不紧张工作（将收工）了，我和你回去吧。

5、泄泄（异yì）：迟缓、疏散之貌。《毛传》：“泄泄，多人之貌。”

6、逝：去。《集传》：“逝，往也。”这一章是说这区域以外的采桑者也都不再紧张。准备息了，咱们走吧。

【题解】

这是采桑者劳动将结束时呼伴同归的歌唱。古时西北地方种桑很普遍，和今时不同。

【余冠英今译】

一块桑地十亩大，采桑人儿都息下。走啊，和你同回家。

桑树连桑十亩外，采桑人儿闲下来。走啊，和你在一块。

【参考译文】

十亩青青桑树间，采桑女儿多悠闲，行吧咱们回家园。

十亩青青桑林坡，采桑女儿人数多，行吧咱们回村落。

【风-113】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注释】

1、硕鼠：就是《尔雅》的鼯（食shí）鼠，又名田鼠，啮（涅niè）齿类动物，穴居河川沿岸，吃豆粟等物。今北方俗称地耗子。这里用来比剥削无厌的统治者。“硕鼠”解作“肥大的鼠”亦可。《郑笺》：“硕，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

2、贯：侍奉。三岁贯女：就是说侍奉你多年。三岁言其久，女：汝，指统治者。方玉润《诗经原始》：“三岁，言其久也。”

3、逝：读为“誓”（《公羊传》徐彦疏引作

誓）”。去女（汝）：言离汝而去。杨树达《小学述林》卷一：“此诗本表示决绝之辞。三家作誓，用本字也。《毛诗》作逝，用假字也。”

4、爰：犹“乃”。所：指可以安居之处。

5、德：恩惠。

6、直：即“值”。得我直：就是说使我的劳动得到相当的代价。

7、劳：慰问。

8、之：犹“其”。永号：犹“长叹”。末二句言既到乐郊，就再不会有悲愤，谁还长吁短叹呢？

【题解】

这首诗表现农民对统治者沉重剥削的怨恨与控诉。诗人骂剥削者为田鼠，指出他们受农民供养，贪得无厌。农民年年为剥削者劳动，得不到他们丝毫的恩惠，只得远寻“乐土”，另觅生路。所谓“乐土”在当时只是空想罢了。

【余冠英今译】

土耗子啊土耗子，打今儿别吃我的黄黍！整整三年把你喂足，我的死活你可不顾。老子发誓另找出路，明儿搬家去到乐土。乐土啊乐土，那才是我的安身之处。

土耗子啊土耗子，打今儿别吃我的小麦！伺

候你整整三载，一个劲儿把我坑害。老子和你这就撒开，去到乐国那才痛快。乐国啊乐国，在那儿把气力公平出卖。

土耗子啊土耗子，打今儿别吃我的水稻！三年喂你长了肥膘，连句好话也落不着。你我从今就算拉倒，老子撒腿投奔乐郊。乐郊啊乐郊，谁还有不平向人号叫？

【参考译文】

大老鼠啊大老鼠，千万莫吃我黄黍！三年小心服侍你，无人肯把我照顾。发誓就要离开你，去那遥远新乐土。新乐土啊新乐土，那儿有我好住处！

大老鼠啊大老鼠，千万莫吃我麦子！三年小心服侍你，我的恩德谁记起？发誓就要离开你，去那遥远新乐地。新乐地啊新乐地，我的位置在哪里？

大老鼠啊大老鼠，千万莫吃我禾苗！三年小心服侍你，无人肯把我慰劳。发誓就要离开你，去那遥远新乐郊。新乐郊啊新乐郊，谁人还会长哀号？

【风-114】蟋蟀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以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注释】

1、蟋蟀在堂：古人以候虫纪时。《豳风·七月》篇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在宇、在户、入床下就是本篇所谓“在堂”。“在堂”是对“在野”而言。蟋蟀本在野地，由野而堂是为了避寒，所以诗人用此句表示岁将暮的光景。

2、聿（玉yù）：同“曰”，语助词。莫：是“暮”的古写。“其暮”，言将尽。

3、除：过去。以上两句是说这时候如再不寻乐，可乐的日子就要过去了。

4、已：过甚。大：读“泰”。“泰康”，安乐。

5、职：当。居：谓所处的地位。以上两句是预先警戒之辞，言享乐别过分了，得想到自己的职务。

6、荒：废弛。

7、瞿瞿：惊顾貌。这里用来表示警惕之意。以上两句言良士时时警惕，所以为乐而不致荒废业务。“好乐无荒”承“无已大康”，“良士瞿瞿”承“职思其居”。

8、迈：行。

9、外：本位以外的工作。苏辙《诗集传》：“既思其职，又思其职之外。”

10、蹶蹶：动作勤勉之貌。

11、役车：车名，方箱驾牛，农家收获时用来装载谷物。役车其休：言农事已毕。

12、忧：《郑笺》：“忧者，谓邻国侵伐之忧。”

13、慆：“滔”的借字。滔滔是行貌，这里单用一个字，词义相同。

14、休休：宽容。这句和“职思其忧”相应。惟其“思忧”，所以能心宽无忧。

【题解】

这篇是感时之作。诗人因岁暮而感到时光易逝，因时光易逝的感觉而生出及时行乐的想法，又因乐字而想到“无已”、“无荒”，以警戒自己，因而以“思居”、“思外”、“思忧”和效法“良士”自勉。

【余冠英今译】

蟋蟀搬进屋里，一年快要到底。如今再不行乐，时光所剩无几。可别过分安逸，本分不要忘记！寻乐不荒正业，良士都能警惕。

蟋蟀搬进屋里，一年还剩几分。如今再不行乐，时光不肯等人。可别过分安逸，别忘其他责任！寻乐不荒正业，良士个个勤奋。

蟋蟀搬进屋里，往来牛车都停。如今再不行乐，时光都要溜尽。可别过分安逸，还该想着苦境！寻乐不荒正业，良士所以宽心。

【风-116】扬之水

【题解】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叔父成师于曲沃（在今山西闻喜县东），号恒叔。公元前738年，晋昭侯五年，大夫潘义与恒叔密谋发动政变。一位随恒叔去曲沃的贵族写了这首诗，揭发政变的情况。

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
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扬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绣，从子于鹄。
既见君子，云何其忧？

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注释】

1、扬之水：悠扬缓慢的流水。《通释》：“此诗‘扬之水’，盖以喻晋昭微弱不能制恒叔，而转封沃以使之强大。则有如以水之激石，不能伤石而盖使之鲜洁。故以‘白石凿凿’喻沃之强盛耳。”

2、凿凿：鲜明貌。

3、襮（博bó）：绣有花纹的衣领。

4、子、君子：均指恒叔。《集传》：“子，指恒叔也。”《郑笺》：“君子，谓恒叔。”

5、沃：地名。《集传》：“沃，曲沃也。”

6、皓皓：洁白。

7、鹄（胡hú）：地名。《毛传》：“沃，曲沃邑也。”

8、云何其忧：《毛传》：“云无忧也。”

9、粼粼：明净貌。《集传》：“粼粼，水清石见之貌。”

10、末句：方玉润《诗经原始》：“闻其事已成，将有成命也。”《诗缉》：“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

【参考译文】

悠悠河水流不停，水中白石更鲜明。白色衣服红绣领，随你一道到沃城。恒叔已经得拜见，心中怎不乐盈盈。

悠悠河水流不息，水中白石洁无比。红色绣领白色衣，随你一道到鹄邑。恒叔已经得拜见，心中还有啥郁抑？

悠悠河水流不停，水中白石真晶莹。我已听得政变令，不敢向人说真情！

【风-118】绸缪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注释】

1、绸缪（绸谋chóumóu）：犹“缠绵”，紧紧捆缚的意思。诗人似以束薪缠绵比喻婚姻。

2、三星：指参星。天：古音tīn。

3、今夕何夕：是惊喜庆幸之辞，言今晚是不同寻常的夜晚。

4、良人：犹言“好人”，这里是男称女。

5、子兮子兮：诗人感动自呼之辞。

6、如：犹“奈”。如此良人何：是喜不自禁之辞，言爱这“良人”爱得无可奈何。

7、刍：草。

8、隅：房角。三星在隅：言三星稍偏斜，对着房角。《集传》：“昏现之星至此，则夜久

矣。”

9、邂逅：喜悦。这里为名词，谓可悦之人。

10、在户：言当面而见。《集传》：“户必南出，昏现之星至此，则夜分矣。”

11、粲：鲜明。粲者：犹言“漂亮人儿”。

《通释》：“见此粲者，见其女也。”

【题解】

这是乐新婚的诗。诗人觉得他的新娘子美不可言，那夜晚也是美不可言，喜不自胜，简直不晓该怎么办好。

【余冠英今译】

柴枝捆得紧紧，抬头正见三星。今晚是啥夜晚？见着我的好人。你看，你看啊！把这好人儿怎么办啊！

紧紧一把刍草，三星正对房角。今晚是啥夜晚？心爱人儿见着。你看，你看啊！把这心爱的怎么办啊！

荆树条儿紧缠，三星照在门前。今晚是啥夜晚？和这美人相见。你看，你看啊！把这美人儿怎么办啊！

【风-120】羔裘

【题解】讽刺统治者不爱护体恤人民。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岂无他人？维子之故。

羔裘豹褰，自我人究究。岂无他人？维子之好。

【注释】

1、羔裘：《集传》：“羔裘，君纯羔，大夫以羔饰。”

2、祛（区qū）：衣袖。《集传》：“祛，袂（妹mèi）也。”

3、居居：即“倨倨”，傲慢貌。《毛传》：“自，用也。居居，怀恶不相亲比之貌。”

4、褰（袖xiù）：古体袖字。

5、究究（求qiú）：借为“仇仇”，傲慢状。

6、《尔雅·释训》：“居居、究究，恶也。”郝懿行《义疏》：“此居居犹倨倨，不逊之意。……究、居声转为义。”

【参考译文】

豹皮袖口羔皮裘，骄横待我几时休。难道就

没别的人，只有你我是故旧？

羔裘袖口饰豹毛，待我恶劣气难消。难道就
没别的人，非要同你相处好？

【风-122】无衣

【题解】曲沃武公派大夫送宝器给周厘王，请求赐给他诸侯命服，正式封他为晋侯。

岂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岂曰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注释】

1、七：七节之衣。代贵族之礼服。《毛传》：“侯伯之礼七命，冕服七章。”

2、安：妥善，合适。吉：吉利。

3、六：六节之衣。代贵族之礼服。《毛传》：“天子之卿六命，车旗衣服以六为节。”

4、燠（玉yù）：温暖。《毛传》：“燠，暖也。”

【参考译文】

难道我就少衣裳？跟你做的比不上，你的舒适又漂亮。

难道我的衣不多？跟你做的比不过，你的舒适又暖和。

【风-124】葛生

葛生蒙楚，葢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葢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

【注释】

1、蒙：覆盖。首句言葛藤蔓延，覆盖荆树。上古“死则裹之以葛，投诸沟壑”（《法言·重黎篇》注），其后仍有以葛缠棺之俗（《墨子·节葬篇》）。诗人悼亡用“葛生”起兴，或许与古俗有联想。《通释》：“蒙楚、蒙棘、蒙野、蒙域，盖以喻妇人失其所依。”

2、葢（恋liàn又脸liǎn）：葡萄科植物，蔓生，草本。蔓：延。以上二句互文，葛和葢同样生与野，同样可以言“蒙”、言“蔓”。《集传》：“葢，草名，似括楼，叶盛而细。”

3、予美：诗人称她的亡夫，犹言“我的好人”。亡：不在。此：指人世间。

4、谁与独处：应在“与”字读断，和“不远，伊迩”句法相似。言予美不在人世而在地下，谁伴着他呢？还不是独个儿在那里住！《诗辑》：“我其谁与乎？处独而已。茕（琼qióng，孤单，孤独）然无所依矣！”

5、域：葬地。

6、角枕：用牛角制成或用角装饰的枕头。据《周礼·玉府》注，角枕是用来枕尸首的。

7、锦衾：彩丝织成的被。殓尸用单被。

8、旦：读为“坦”，就是安。“独坦”犹“独息”，都是独寝之意。《诗辑》：“独旦，独宿至旦也。”

9、以上二句言未来的日子不易熬过，每天将如夏日的迟迟，每夜都似冬夜的漫漫。

10、百岁之后：犹言“死后”。

11、其居：指死者的住处，就是坟墓。以上二句言待死后和“予美”同穴。《郑笺》：“居，坟墓也。”

12、其室：犹“其居”。《郑笺》：“室犹冢圻（旷kuàng，墓穴）。”

【题解】

这是女子悼念或哭亡夫的诗。诗人一面悲悼死者，想象他枕着角枕，盖着锦衾，在荒野蔓草之下独自长眠；一面自己伤感，想着未来漫长的岁月都是可悲的，惟有待百年之后和良人同穴，才是归宿。

【余冠英今译】

葛藤藤把荆树盖，蒺藜草蔓生在野外。我的好人儿去了，谁伴他呀？独个儿待！

酸枣树上葛藤披，蒺藜爬满坟园地。我的好人儿去了，谁伴他呀？独个儿息！

漆亮的牛角枕啊，闪光的花锦被。我的好人儿去了，谁伴他呀？独个儿睡！

天天都是夏月的天，夜夜都是冬天的夜。百年熬到头，到他身边相会。

夜夜都是冬天的夜，天天都是夏月的天。百年熬到头，回到他的身边。

国风·秦风

秦风：秦，周代诸侯国名。周孝王时，封伯益的后裔非子为附庸，与以秦邑。东周初，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秦国开始建立。《秦风》是秦地民歌，共十篇，大多是东周到春秋时期的作品。

【风-127】 駉

駉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

奉时辰牡，辰牡孔硕。公曰“左之！”舍拔则获。

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輶车鸾镳，载猋歇骄。

【注释】

1、駉（四sì）：应从《说文》所引作“四”。
驪（铁tiě）：又作“铁”，赤黑色的马。孔：甚。
阜（负fù）：肥硕。首句言驾车用四匹很肥大的黑马。

2、公：指秦君。媚：爱。媚子：谓秦君所爱的人。

3、狩：冬猎。

4、奉：言虞人（掌苑囿的官）驱群兽到猎场待射。时：同“是”。辰牡：应时的牡兽。四季所需的兽不同，所以虞人所奉也就按时节而不同。

5、左之：使御者转车向兽的左方。群兽被

虞人驱逐奔来，猎者迎上去，这时车子就要转向兽的左方以便射中兽的左体。（射兽必须使箭从兽的左体穿进，才能命中心脏，迅速杀死。一说古人祭祀多半用兽的右半体，射左方能保持右体的完整。）

6、舍：放。拔：箭末衔弦处，或名为括。则：犹“即”。这句是说秦君善射，一发而得兽。

7、北园：似是游息的地方而不是田猎的苑囿（秦国著名的苑囿叫做具圃，未闻有北园）。这句是写猎后的事。

8、四马：就是首章的“四驥”。既闲：言猎罢不再驰逐，显得从容闲暇。

9、輶（由yóu）车：轻车。鸾（銮luán）：当作“銮”。镳（标biāo）：是马衔的两端，出于马口之外。两端各系一銮铃，所以叫做“鸾镳”。

10、狻（险xiǎn）：长喙猎犬。歇骄：《尔雅》作“猓獠（谢器xièxiāo）”，短喙猎犬。猎后载犬车上，使犬休息。

【题解】

这是记秦君田猎的诗。第一章写车马和从者。第二章写射猎。第三章写猎后。

【余冠英今译】

四匹壮马黑得像铁，六根缰绳手里紧捏。公爷心爱的那小子，跟着公爷出来打猎。

应时的牡兽已经赶出，牡兽奔来体大膘足。公爷下令：“向它左侧”，一箭离弦牡兽倒伏。

公爷来到北园游息，四匹公马跑得从容。一辆轻车响着镢铃，车上坐着猎狗两种。

【风-129】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注释】

1、蒹（兼jiān）：荻。葭（加jiā）：芦。苍苍：鲜明貌。《传疏》：“蒹葭，即萑（环huán）苇之未秀者。”《毛传》：“苍苍，盛也。”

2、所谓：所念。伊人：犹“是人”或“彼人”。指诗人所思念追寻的人。《集传》：“伊人，犹言彼人也。”

3、方：边。在水一方：就是说在水的另一边。

4、溯（素sù）：逆水而行。这里是说傍水走向上游。看下文“道阻且跻”可知是陆行而非水

行。洄：回曲盘纡的水道。从：就。

5、阻：难。

6、游：通“流”，流是直流的水道。

7、宛：可见貌，犹言“仿佛是”。从以上四句见出彼人所在的地点似是一条曲水和一条直流相交之处。诗人如沿直流上行，就看见彼人在曲水的彼方，好像被水包围着；如走向曲水的上游，虽然可绕到彼人所在的地方，但道路艰难而且遥远。

8、萋萋：犹“苍苍”。

9、晞（西xī）：干。

10、湄（梅méi）：水草交接之处。

11、跻（基jī）：升，升高。

12、坻（迟chí）：水中高地。

13、采采：犹“萋萋”。

14、涘（似sì）：水边。

15、右：古读为“己”，迂曲。

16、沚（址zhǐ）：小渚（主zhǔ），水中间的小块陆地。

【题解】

这篇似是情诗。男或女词。诗中所写的是：

一个秋天的早晨，芦苇上露水还不曾干，诗人来寻所谓“伊人”。伊人所在的地方有流水环绕，好像藏身在洲岛之上，可望而不可即。每章一、二两句写景，以下六句写伊人所在。

【余冠英今译】

芦花一片白苍苍，清早露水变成霜。心上人儿他在哪，人儿正在水那方。逆着曲水去找他，绕来绕去道儿长。逆着直水去找他，像在四边不着水中央。

芦花一片白翻翻，露水珠儿不曾干。心上人儿他在哪，那人正在隔水滩。逆着曲水去找他，越走越高道儿难。逆着直水去找他，像在小小洲上水中间。

一片芦花照眼明，太阳不出露水新。心上人儿他在哪，隔河对岸看得清。逆着曲水去找他，曲曲弯弯道儿拧。逆着直水去找他，好像藏身小岛水中心。

【风-131】黄鸟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

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
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

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
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
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

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
兮，人百其身。

【注释】

1、交交：读为“咬咬”，鸟声。黄鸟：见《周南·葛覃》篇注。

2、穆公：春秋时秦国之君，名任好。卒于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一），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从：谓从死，就是殉葬。

3、子车奄息：子车是氏，奄息是名。一说

字奄名息。

4、夫：男子之称。特：匹。这句是说奄息的才能可以为百男的匹敌。

5、穴：指墓圻。

6、惴惴：恐惧貌。慄：“栗”的异体字，恐惧战栗。以上二句是说奄息身临墓穴时的恐怖。

7、歼（尖jiān）：灭尽。良人：善人。诗人以子车氏三子为本国的良士，所以称为“我良人”。这里合三子而言，所以说“歼”。

8、人：言每人。百其身：谓百倍其身。以上二句是说：如允许旁人代死以赎取三子的生命，对于每一人都值得以百人之身来代替。“百夫之特”和“人百其身”两“百”字相应。

9、仲行：一作“中行”，人名，或上字下名。

10、防：当，比。百夫之防：犹“百夫之特”。

11、鍼（钗qián）虎：人名，或上字下名。（鍼：又音针，是“针”的异体字。）

12、御：犹“防”。

【题解】

《左传·文公六年》云：“秦伯任好卒，以子

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可见这是一首挽歌。三章分挽三良。每章末四句是诗人的哀呼，见出秦人对于三良的惋惜，也见出秦人对于暴君的憎恨。

【余冠英今译】

黄雀叽叽，酸枣树上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奄息。说起这位奄息，一人能把百人敌。走近了他的坟墓，忍不住浑身哆嗦。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换他一个。

黄雀叽叽，飞来桑树上。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仲行。说起这位仲行，一个抵得五十双。走近了他的坟墓，忍不住浑身哆嗦。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换他一个。

黄雀叽叽，息在牡荆树。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鍼虎。说起这位鍼虎，一人当百不含糊。走近了他的坟墓，忍不住浑身哆嗦。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换他一个。

【风-133】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注释】

1、袍：长衣。行军者日以当衣，夜以当被。就是今之披风，或名斗篷。“同袍”是友爱之辞。

2、于：语助词，犹“曰”或“聿”。兴师：出兵。秦国常和西戎交兵。秦穆公伐戎，开地千里。当时戎族是周的敌人，和戎人打仗也就是为周王征伐，秦国伐戎必然打起“王命”的旗号。

3、戈、矛：都是长柄的兵器，戈平头而旁有枝，矛头尖锐。

4、仇：《吴越春秋》引作“讐”。“讐”与“仇”同义。与子同仇：等于说你的讐敌就是我的讐敌。

5、泽：汗衣。

6、戟：兵器名。古戟形似戈，具横直两锋。

7、作：起来。

【题解】

这诗是兵士相语的口吻，当是军中的歌谣。史书说秦俗尚武，这诗反映出战士友爱和慷慨从军的精神。

【余冠英今译】

谁说没有衣裳？斗篷伙着披，我的就是你的。国家出兵打仗，且把武器修理。一个敌人，你的就是我的。

谁说没有衣裳？汗衫伙着穿，你穿就是我穿。国家出兵打仗，咱们修好枪杆。大伙起来，你干我也要干。

谁说没有衣裳？衣裳这就有，我有就是你。国家出兵打仗，咱们修好甲冑。一个队伍，你我一块儿走。

【参考译文】

谁说没有衣服穿？你我共同披战袍。国王兴兵要作战，修好我们戈和矛，同仇敌忾赴战壕。

谁说没有衣服穿？你我共同穿汗衫。国王兴

兵要作战，修好我们矛和戟，并肩携手齐向前。

谁说没有衣服穿？你我共同穿战裙。国王兴兵排战阵，修好我们甲和兵，同心协力杀敌人。

【风-135】权舆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承权舆！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

【注释】

1、於（乌wū）：叹词。乎：语助词。

2、夏屋：大屋。一说夏屋是大俎（祖zǔ），食器。

3、渠渠：亦作“蘧蘧”，高貌。

4、承：继。权舆：本是草木的萌芽，引申为事物的起始。

5、簋（鬼guǐ）：食器名。《释文》：“内方外圆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内圆曰簠（府fǔ），用贮稻粱，皆容一斗二升。”

【题解】

这首诗写一个冷落的贵族嗟贫困，想当年。

【余冠英今译】

唉！我呀，曾住过大屋高房。如今啊这顿愁着那顿粮。唉唉！比起当初真是不一样！

唉！我呀，一顿饭菜四大件。如今啊肚子空空没法填。唉唉！这般光景怎么比当年！

【风-136】宛丘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翻。

【注释】

1、子：指那在宛丘跳舞的女子。汤：《楚辞》王逸注引作“荡”，“汤”“荡”古通用。荡是摇摆，形容舞姿。

2、宛丘：作为普通名词就是中央宽平的圆形高地。这里的宛丘已经成为专名，又叫韞丘，是陈国人游观之地。

3、以上二句诗人自谓对彼女有情而不敢抱任何希望。望：或读为“忘”，亦可。

4、坎：击鼓与击缶之声。

5、值：训“持”，或“戴”。鹭羽：就是下章的“鹭翻”，舞者有时执在手中，有时戴在头上。以上二句是说彼人无分冬夏都在跳舞。

6、缶（否fǒu）：瓦盆，用为乐器。

7、鹭翻（稻dào）：用鹭鸶的羽毛做成伞形，舞者所用。

【题解】

这篇也是情诗。男子词。诗人倾诉他对于彼女的爱慕，并描写她的跳舞。从诗中“无冬无夏，值其鹭羽”等句看来，彼女一年四季都在跳舞，似是以歌舞祭神为专业的巫女。

【余冠英今译】

姑娘啊轻摇慢舞，就在那宛丘高处。我的情意啊深长，却把希望啊埋葬。

响冬冬皮鼓谁敲，就在那宛丘山脚。不管是寒冬热夏，戴她的鹭鸶羽毛。

敲打起瓦盆当当，就在那宛丘道上。不管是热夏寒冬，鹭鸶毛戴在头上。

【风-138】衡门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注释】

1、衡：“横”的假借字。衡门：横木为门，门上无屋，言其简陋。一说东西曰横，横门就是东向或西向的城门。

2、栖迟：叠韵连绵词，栖息盘桓之意。以上二句言负郭陋室也可以居住。

3、泌：指泌丘下的水。洋洋：水流不竭貌。

4、乐：“療”的省借。療，治疗。《韩诗外传》作“疗”。“療饥”等于说充饥解饿。清水解饿当然是夸张之辞，和一、二两句都表示自甘贫陋。

5、鲂：鱼名，就是鳊。鳊是肥美的鱼，黄

河的鳊尤其名贵。

6、取：通“娶”。

7、齐君姜姓：姜姓是当时最上层贵族之一。以上四句上二句是下二句的比喻，言娶妻不必选齐姜这样的名族，正如吃鱼不一定要吃黄河的鲂。下章仿此。

8、宋君是殷之后，子姓。

【题解】

这首诗表现安贫寡欲的思想。第一章言居处饮食不嫌简陋。二、三章言小家贫女可以为偶。

【余冠英今译】

支起横木就算门，横木底下好栖身。泌丘有水水洋洋，清水填肠也饱人。

难道吃鱼，一定要吃黄河大鳊鱼？难道娶妻，一定要娶齐国姜家女？

难道吃鱼，一定要吃黄河鲤鱼尝？难道娶妻，一定要娶宋国子家大姑娘？

【风-140】东门之杨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皙皙。

【注释】

1、牂牂（臧zàng）：杨叶在风中磨擦之声。

2、明星：星名，即金星，又名太白、启明、长庚。《小雅·大东》《毛传》：“日且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出，谓明星为长庚。”

3、煌煌：明亮貌。

4、肺肺：也是风吹杨叶之声。

5、皙皙（制zhì）：明貌。犹“煌煌”。

【题解】

这是男女约会之词。东门是约会之地，黄昏是约会之时。

【余冠英今译】

东门东门有白杨，白杨叶儿沙沙响。约郎约在黄昏后，长庚星儿亮堂堂。

东门有个白杨林，叶儿拍拍响声轻。约郎约

在黄昏后，闪烁闪烁长庚星。

【风-142】防有鹄巢

【题解】担心有人离间自己的爱人，非常不安。

防有鹄巢，邛有旨苕。谁侑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甃，邛有旨鹇。谁侑予美？心焉惕惕。

【注释】

1、防：枋树。

2、邛（琼qióng）：土丘。苕（条tiáo）：紫云英，野蚕豆。

3、侑（舟zhōu）：欺骗，说谎。予美：丈夫。此句意为有人在丈夫面前挑拨。

4、忉忉（刀dāo）：忧思貌。

5、唐：道路。甃（僻pì）：砖。《集传》：“庙中路谓之唐。”《通释》：“甃为砖，亦得为瓦称。”

6、鹇（意yì）：草名。《毛传》：“鹇，绶草也。”

7、惕惕：同“忉忉”，忧思貌。

【参考译文】

堤上喜鹊来筑窝，苕草长在土山坡。谁在欺蒙我爱人，担惊受怕烦恼多。

院中通道铺方砖，绶草长在土丘边。谁在欺蒙我爱人，担惊受怕多心烦。

【风-144】株林

【题解】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都跟大夫夏御叔的妻子夏姬四通，常一道去夏家鬼混。后来灵公被夏姬的儿子征舒杀死，孔宁、仪行父逃亡他国。此诗揭露讽刺了陈灵公君臣的丑恶行径。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

【注释】

1、株：夏姬住地。

2、从：追逐。夏南：夏姬之子。夏姬与陈灵公私通，此诗即讽刺陈灵公去见夏姬。夏南在这里影射夏姬。

3、说（税shuì）：停留，停车休息。《集传》：“说，舍也。”

4、驹：《郑笺》：“马六尺以下曰驹。”

【参考译文】

他为什么去株林？是跟夏南散散心。原来他到株林去，为的是把夏南寻！

我的四马齐驾起，株邑郊外好休息。驾上四匹马驹子，早餐要在株邑吃。

国风·桧风

桧风：桧（快kuài）：也作“郕”，周代诸侯国名。妘（云yún）姓，祝融氏之后。疆土包括今河南密县、新郑、荥阳等地。公元前769年（周平王二年）为郑武公所灭。《桧风》为桧地民歌，共四首。都是桧国灭亡前后即西周末年东周初的作品，格调低沉。

【风-147】素冠

【题解】妻子见到亡夫遗容干瘦，痛不欲生。

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惓惓兮！
庶见素衣兮，我心伤悲兮，聊与子同归兮。
庶见素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

【注释】

1、庶：有幸。

2、棘人：棘，急。后人居父母丧时，自称棘人。此处为妇人自谓。

3、栾栾（峦luán）：瘦瘠貌。

4、惓惓（团tuán）：忧思不宁。

5、韠（闭bì）：朝服的蔽膝。

【参考译文】

幸而见你戴白冠，瘦骨伶仃容颜变，心中忧伤不得安。

幸而见你穿白衫，心中忧伤苦难言，但愿随你归黄泉。

幸而见你围蔽膝，愁肠百结心郁抑，但愿生死在一起。

【风-149】 匪风

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风飘兮，匪车嘌兮。顾瞻周道，中心吊兮。

谁能亨鱼？溉之釜鬲。谁将西归？怀之好音。

【注释】

1、匪：读为“彼”，“彼风”犹“那风”。下同。
发：犹“发发”，风声。

2、偈：犹“偈偈”，驰驱貌。

3、周道：大道或官路。

4、怛（达dá）：忧伤。

5、嘌（漂piāo）：又作“票”。轻疾貌。

6、吊：犹“怛”。

7、亨：就是“烹”字，煮。

8、溉：应依《说文》所引作“概（盖gài）”。概训“拭”，训“涤”，又训“与”，均可通。
鬲（寻xín）：大釜。

9、西归：言回到西方的故乡去，这是桧国

人客游东方者的口气，“西”就指桧。

10、怀：训“遗”，送给。以上四句是说如果有人能煮鱼我就给他锅子请他煮，如果有人西归我就请他向家里送个消息。上二句是下二句之比。

【题解】

这是旅客怀乡的诗。诗人离国东去，仆仆道路，看见官道上车马急驰，风起扬尘，想到自己有家归未得，甚至离家日趋远，不免伤感起来。这时，他希望遇着一个西归的故人，好托他捎带个平安家报。

【余冠英今译】

那风发发地响，车儿像飞一样。回头瞧瞧大道，心里多么凄惶。

那风打着旋转，车儿快地赶。回头瞧瞧大道，心里好不凄惨。

有谁能够煮鱼，小锅大锅我办。有谁回转西方，请他捎个“平安”。

【风-150】蜉蝣

【题解】哀叹人生短促，有如朝生暮死的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於我归息。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於我归说。

【注释】

1、蜉蝣（浮游fúyóu）：虫名。

2、楚楚：《毛传》：“楚楚，鲜明貌。”闻一多《风诗类钞》：“蜉蝣之羽，衣裳楚楚，犹言楚楚的衣服，有如蜉蝣之羽。”

3、於我归处：《郑笺》：“君当于何依归乎？”

4、采采：犹“楚楚”，鲜明貌。

5、阅：洞穴。《正义》：“蜉蝣之虫，初掘地而出，皆鲜说（悦）也。”

6、说（税shuì）：休息。《集传》：“说，

舍息也。”

【参考译文】

蜉蝣翅膀薄又轻，衣裳华丽真鲜明。我的心里多忧愁，可怜何处是归程！

蜉蝣展翅翩翩舞，华丽鲜明好衣服。我的心里多忧愁，可怜何处是归宿。

蜉蝣穿洞向外飞，双膀洁白似麻衣。我的心里多忧戚，我的归宿在哪里？

【风-152】 鵙鵙

【题解】赞美统治者言行一致，服饰美盛，仪态无差，永为四国人民之长。

鵙鵙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鵙鵙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

鵙鵙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鵙鵙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注释】

1、鵙（尸shī）鵙：布谷鸟。

2、仪：容貌举止。

3、结：固结不散。

4、伊：助词。

5、弁（变biàn）：冠冕。骐（其qí）：古代帽上的玉饰。《郑笺》：“骐当作琪，以玉为之。”

6、不忒：不疑。无差错。

7、正：法则。一解领导，做……官长。

【参考译文】

布谷筑巢桑林里，孵下雏鸟数有七。那位君子品德好，坚守礼义言行一。坚守礼义言行一，心如磐石不可移。

布谷桑间来筑巢，雏鸟飞上梅树梢。那位君子仪容好，丝织大带系在腰。丝织大带系在腰，采玉装饰皮礼帽。

布谷筑巢桑树间，雏鸟飞上酸枣巅。那位君子心地善，言行端正无过愆。言行端正无过愆，心如磐石不可移。（愆：qiān，罪过；过失。）

布谷筑巢桑树上，雏鸟学飞榛树傍。那位君子心善良，能做国人好官长。能做国人好官长，祝他万寿永无疆。

国风·邠风

邠风：邠（彬bīn）：古邑名，也作邠，故城在今陕西旬邑县西。周族祖先公由邠（今陕西武功县西南）迁居于此。《邠风》是邠地一带民歌，共七篇，都产生于西周，是《国风》中最早的诗。

【风-155】鸛鵒

鸛鵒鸛鵒！既取我子，无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谿谿，予尾綯綯，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注释】

1、鸛鵒（痴萧chīxiāo）：鸟名，即鸛鵒（休xiū），或鸛鵒（留liū），今俗名猫头鹰。

2、室：指鸟巢。《郑笺》：“室犹巢也。”

3、恩斯勤斯：两个“斯”字都是语助词，“恩勤”犹“殷勤”。

4、鬻（育yù）：是“育”的借字，“育子”指孵雏。闵：病。

5、彻：剥裂。土：是“杜”的借字，《释文》引《韩诗》作“杜”。“桑杜”就是桑根。《毛传》：“迨，及。彻，剥。桑土，桑根也。”《通

释》：“盖彻取桑根之皮。”

6、绸缪（谋móu）：见《唐风·绸缪》篇注。牖（有yǒu）户：指巢。以上二句是说剥取桑根的皮来修补鸟巢。《郑笺》：“绸缪犹缠绵也。”《集传》：“牖，巢之通风处；户，其出入处也。”

7、女：《孟子》作“汝”。下民：指人类，鸟在树上，所以称人类为下民。

8、侮：指投石、取卵等事，巢不坚固就为人所乘。

9、拮据（节居jiéjū）：“擗据（己局jǐjú）”的假借，手病。本谓操作劳苦。引申为经济窘迫。《传疏》引《玉篇》：“拮据，手病也。”

10、所：尚。捋荼（徒tú）：取芦苇和茅草的花，为垫巢之用。《集传》：“荼，萑苕（环条huántiáo），可藉巢者也。”

11、租：积。或读为“苴（拘jū）”，草。

12、卒瘁（徒tú，病）：言终于疲病。卒：或读为“悴（脆cuì）”，“悴瘁”同义。以上四句言爪和嘴都因为过劳而病。《通释》：“卒瘁与拮据相对成文，卒当读为頽，字通作悴。卒、瘁皆

为病。”

13、家：古读如“姑”，这句是说巢未完成。

14、谯谯（乔qiáo）：不丰满。

15、蓊蓊（萧xiāo）：干枯无润泽之色。

16、翘翘（乔qiáo）：危。

17、漂摇：冲击扫荡。漂属雨，摇属风。

18、哓哓（萧xiāo）：由于恐惧而发的叫声。《毛传》：“哓哓，惧也。”《郑笺》：“音哓哓然，恐惧告诉之意。”

【题解】

这是一首禽言诗。全篇作一只母鸟的哀诉，诉说她过去遭受的迫害，经营巢窠（棵kē）的辛劳和目前处境的艰苦危殆。这诗止于描写鸟的生活还是别有寄托，很难断言。旧说以为是周公贻成王的诗，不足信。全诗都用兴法，为我国比兴诗之祖。

【余冠英今译】

猫头鹰啊猫头鹰！你抓走我的娃，别再毁我的家。我辛辛苦苦劳劳碌碌，累坏了自己就为养娃。

趁着雨下不来云不起，桑树根上剥些儿皮，门儿窗儿都得修理。下面的人们，许会把我欺。

我的两手早发麻，还得去捡茅草花，我聚了又聚加了又加，临了儿磨坏我的嘴，还不曾整好我的家。

我的羽毛稀稀少少，我的尾巴像把干草。我的巢儿晃晃摇摇，雨还要淋风还要扫。直吓得我喳喳乱叫。

【风-157】破斧

【题解】东征战士记述战争的艰苦，赞美周公的功德，庆幸自己得以生还。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鍬。周公东征，四国是遘。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注释】

1、斧、斨（枪qiāng）：《集传》：“隋（橢）鍳（琮qióng）曰斧，方鍳曰斨，征伐之用也。”

2、四国是皇：《毛传》：“四国，管蔡商奄是也。皇，匡也。”

3、孔：很。将（臧zāng）：通“臧”，善，幸。《毛传》：“将，大也。”

4、锜（齐qí）：凿子。

5、吡（俄é）：征服。《毛传》：“吡，化也。”

6、嘉：《郑笺》：“嘉，善也。”

7、鉋（求qiú）：凿类，一说独头斧。

8、遁（酋qiú）：稳固。《毛传》：“遁，固也。”《传疏》引《鲁语》韦注：“固，安也。”

9、休：美，好。《毛传》：“休，美也。”

【参考译文】

我的大斧已砍破，方孔铜斧也损伤。周公出征去东方，匡正四国军威旺。可怜我们这些人，十分命大未阵亡。

我的大斧已砍破，三齿锄头也折断。周公出征去东边，感化四国天下安。可怜我们这些人，十分命好能生还。

我的大斧已砍破，我的铁锹也缺了。周公出征去东方，平定四国安王朝。可怜我们这些人，能回家乡真命好。

【风-159】九罭

【题解】周公东征胜利，将回镐京，东都人挽留他。

九罭之鱼，鱄魴。我觐之子，衮衣绣裳。

鸿飞遵渚，公归无所，於女信处。

鸿飞遵陆，公归不复，於女信宿。

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

【注释】

1、罭（玉yù）：网目。九：言其多。

2、鱄（遵zūn）：赤眼鱄。魴：鳊鱼，团头魴。都是较大的鱼。

3、我、之子：《集传》：“我，东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

4、衮（滚gǔn）衣：绣着龙纹的上衣。

5、鸿：《郑笺》：“鸿，大鸟也，不宜与鳧鹭（依yī）之属飞而循渚。”

6、信处：住两夜。《毛传》：“再宿曰信。”《传疏》：“女犹尔也。尔，此也。”

7、有：保存。闻一多《风诗类钞》：“有，

藏之也。”

8、以：使，让。

【参考译文】

细眼网儿捞鱖鲂。我看那人不寻常，画龙上衣绣花裳。

天鹅沿着小洲翔。公若回去没地方，住此两夜莫着忙。

天鹅沿着陆地旋。公若回去不再还，住此两夜不算晚。

藏起周公绣龙衣，不要让公回西去，不要使我心悲戚！

小雅

雅：《雅》是周代朝廷贵族用的乐歌，包括《小雅》和《大雅》两部分。《小雅》七十四篇，大部分是西周作品，也有东周的作品。以厉、宣、幽时期为最多。内容包括祭祀、宴飨、讽刺、歌颂、戒勉、纪事、抒情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代社会的现实。诗的作者多数是上层贵族，少数是劳动人民。其中《黄鸟》《我行其野》《谷风》《蓼莪》《都人士》《采绿》《隰桑》《绵蛮》《瓠叶》《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十二篇，风格上和《国风》相近，龚橙《诗本谊》以为“西周民风”。

【雅-002】四牡

【题解】出使官员自述奔波之苦，不能回家供养父母。后用于国君慰劳使臣。《左传·襄公四年》：“《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

四牡騤騤，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四牡騤騤，咍咍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

翩翩者騅，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将父。

翩翩者騅，载飞载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将母。

驾彼四骆，载骤駉駉。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谗。

【注释】

1、騤騤（非fēi）：马行不停貌。

2、倭（威wēi）迟：《毛传》：“倭迟，历远之貌。”

3、盬（古gǔ）：止息。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盬者，息也。王事靡盬，王事靡有

止息也。”

4、伤悲：《毛传》：“思归者，私恩也；靡盬者，公义也；伤悲者，情思也。”《郑笺》：“无私恩，非孝子；无公义，非忠臣也。”

5、啍啍（滩tān）：喘气的样子。

6、骆：白身黑鬣（列liè）的马。

7、启处：安居休息。《毛传》：“遑，暇；启，跪；处，居也。”《诗缉》引项氏说：“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即起身，居则坐也。”

8、鷩（锥zhuī）：鹌鹑。

9、栩（许xǔ）：《诗缉》：“栩，柞也、栎也、杼（住zhù）也。”

10、将：《毛传》：“将，养也。”

11、骎骎（亲qīn）：马飞跑貌。

12、谗（沈shěn）：思念。

【参考译文】

四匹马儿跑得慌，大路弯曲远又长。难道不想回家乡？王家差事没个完，我的心里多悲伤。

四匹马儿快如飞，黑鬣白马直喘气。难道不想回家去？王家差事没个完，哪有闲暇得休息。

鹌鹑鸟儿翩翩飞，时上时下任翱翔。落在丛

生栎树上。王家差事没个完，老父无暇来奉养。

鸚鵡鸟儿翩翩飞，时而飞来时而止。落在丛生杞树枝。王家差事没个完，老母无暇来奉侍。

四匹白马驾车行，马儿快快奔前方。难道不想回家乡？有心作了这首歌，深深怀念老亲娘。

【雅-004】常棣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宾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注释】

1、常棣：木名。果实像李子而较小。花两朵为一缀，茎长而花下垂。诗人以常棣的花比

兄弟，或许因其每两三朵彼此相依，所以联想。

2、鄂不：花蒂。“鄂”字《说文》引作“萼”。“不”字在甲骨文是花蒂的象形。韡韡（委wěi）：光辉。这两句是说常棣的花蒂的光辉表现于外。

3、威：古时与“畏”通用。

4、孔怀：很关心。这两句是说死丧的事一般人只觉可怕，兄弟却真是关怀。

5、裒（抔póu）：聚。聚于原野似指战争一类的事。《集传》：“裒，聚也……至于积尸裒聚于原野之间，亦惟兄弟为相求也。”一说“裒”读为“踣”（薄bó），毙。

6、求：相求，是说彼此关心生死，互相寻觅。一说言在兄弟死后往求其尸。

7、脊令：水鸟名。水鸟在原野比喻人有患难，兄弟有患难就急于相救。

8、每：犹言“时常”。

9、况：就是“赐”，赐给。以上两句是说当危难的时候往往有些良朋只能为之长叹，而不能像兄弟奔赴援助。

10、阅（细xì）：相争。

11、务：古读如“蒙”，《左传》和《国语》

都引作“侮”。以上两句是说兄弟虽有时相争于内，一旦有外侮，就同心抵御。

12、烝（蒸zhēng）：久。戎：助。

13、友生：朋友，“生”是语助词。

14、俎：陈列。笾（边biān）、豆：祭祀或燕享时用来盛食物的器具。笾用竹制，豆用木制。

15、之：犹“是”。飫（玉yù）：满足。

16、具：同“俱”，聚集。

17、孺：中心相爱。

18、鼓：弹奏。以上二句言夫和妻相亲爱，像乐音之配合调谐。用夫妇来衬出兄弟。

19、翕（吸xī）：聚合。

20、湛（耽dān）：久乐或甚乐。

21、宜：安。

22、帑（奴nú）：子孙。

23、究：言用心体会上面两句话的道理。

图：言努力做到。

24、亶（胆dǎn）：信。其：指宜室家，乐妻帑。

【题解】

这是燕兄弟劝友爱的诗。第一、二章言兄弟相亲相怀过于他人。第三、四章以危难之中朋友和兄弟的帮助相比较。第五章言在平时兄弟还不如朋友亲近，言外之意：这是不应该的。第六章写兄弟宴饮的和乐。第七、八章以夫妇比衬兄弟，言丧乱的时期兄弟固然比朋友好，安宁的时候兄弟也不是不如妻子。

【余冠英今译】

常棣的花儿，花蒂都有光彩。如今一般的人，谁像兄弟相待。

死丧的威胁，兄弟最是关心。众人聚在原野，兄弟往来相寻。

脊令困在陆地，兄弟赶来救难。往往有些良朋，相赠只有长叹。

兄弟在家相争，同心抵抗外侮。往往有些良朋，长期没有帮助。

乱事平定之后，日子过得安宁。这时虽有兄弟，又不如朋友相亲。

陈列竹碗木碗，饮宴心足意满。兄弟今日团聚，互相亲热温暖。

夫妻父子相亲，就像琴瑟谐调。兄弟今日团聚，永远欢乐和好。

“使你全家相安，妻子都能快乐。”好好体会力行，这话真是不错！

【雅-006】天保

【题解】臣下祝颂君主多福多寿。

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尔，俾尔戩穀。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

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为饔，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

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注释】

1、保、尔：《郑笺》：“保，安。”《传疏》：“通篇十‘尔’字，皆指君上也。”

2、俾：《毛传》：“俾，使。”

3、单厚：《通释》：“单、厚同义，皆为大也。”

4、除（处chù）：施予。《通释》：“除、余古通用。……余、予古今字，余通为予我之予，即可通为赐予之予。”

5、戩（捡jiǎn）穀：福禄。

6、罄（庆qìng）：尽。

7、遐：《郑笺》：“遐，远也。”

8、𩚑（涓juān）：涓，清洁。饔（赤chì，又读希xī）：亦作“糒”，酒食。

9、享：《毛传》：“享，献也。”《传疏》：“《尔雅》：‘享，孝也。’是孝亦享也。”

10、禴（越yuè）：夏祭。祠：春祭。烝：冬祭。尝：秋祭。

11、吊：至。

12、质：质朴；诚信。

13、为：通“谓”，认为。

14、蹇（迁qiān）：亏。

15、或：语助，无实义。承：继。《郑笺》：“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叶常茂盛，青青相承，无衰落也。”

【参考译文】

老天爷，保佑你，皇权巩固永不移。使你国

家能强大，哪样幸福不赐给？使你福气日益多，物产丰富样样齐。

老天爷，保佑你，让你不断增福禄。万事安排都适宜，接受老天百种福。大福大禄降给你，每天还恐给不足。

老天爷，保佑你，事事处处都兴旺。就像大山大土丘，就像峻岭和高岗，就像江河洪水涌，没有一样不增长。

美好清洁设酒浆，祭享祖先齐献上。春夏秋冬按时祭，祭我先公与先王。先公先王传话说，赐你万寿永无疆。

祖宗神灵已光临，送你幸福多如林。人民朴实无虚伪，每日吃饱就安心。无论贵族或平民，都受教化感君恩。

你像上弦月渐明，你像朝阳常东升。你像南山寿命长，永不亏损永不崩。你像松柏长茂盛，福禄代代有继承。

【雅-008】出车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旂矣，建彼旄矣。彼旃旒斯，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仆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嘒嘒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芣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注释】

1、我：诗人代南仲自称（本诗中只有第三

章的“我”字是代将士妻，其余都属南仲）。牧：远郊放牧之地。

2、谓：犹“命”或“使”。这两句说周王命我来此。

3、仆夫：指御者。

4、维：发语词。棘：急。

5、旐（兆zhào）：画龟蛇的旗，见《无羊》注。建：立。旄（毛máo）：装在旗竿头的羽毛，这里指装饰着羽毛的旗。

6、旃（雨yǔ）：画鸟隼（笋sǔn）的旗，见《无羊》注。斯：语助词。旖旎（佩pèi）：动摇，飞扬。

7、悄悄：忧貌，见前《邶风·柏舟》（F-026）。况：甚。瘁：劳。

8、王：指周宣王。南仲：周宣王臣，率师伐玁狁有功。《后汉书·马融传》：“玁狁侵周，周宣王立中兴之功，是以赫赫南仲载在周师焉。”方：地名，即下文的“朔方”，在周王畿（激jī）之北。“城于方”言在朔方筑城。

9、彭彭：众盛。旂（旗qí）：龙旗。央央：又作“英英”，鲜明貌。

10、赫赫：显盛貌。玁狁：见《采薇》（Y-

007)。襄：除，指解除玃狁入侵的患难。

11、往：指出征时。方华：正开花。

12、来：指伐玃狁后归途中。载：满。途：泥泞。

13、不遑：不暇。启居：见《采薇》（Y-007）。

14、简书：写在竹简上的文书，指周王的命令，下文“薄伐西戎”即简书的内容。

15、嘒嘒（腰yāo）：虫声。草虫：指蝗，或泛指草间之虫。趯趯（惕tì）：跳跃。阜螽（终zhōng）：蝗类。

16、君子：这里是征夫的眷属称征夫之词。忉忉：不安。“未见……”“既见……”都是想象中的情况。

17、降（古音洪）：悦。以上六句又见《召南·草虫》，写女子念征夫。

18、薄：语助词。西戎：西方戎族。这两句是诗人用自己的口气叙述南仲的军队在归途中又奉命西征。

19、迟迟：言天长。此句又见《豳风·七月》（F-154）。

20、卉（讳huì）：草的总名。

21、繁（繁fán）：白蒿。祁祁：众多。此句又见《豳风·七月》（F-154）。

22、执：捕。讯：审问。获：就是杀而献其左耳。丑：指首恶。（马瑞辰《诗经通释》说：“《隶释》有‘执讯获首’之语，盖本三家诗，以丑为首之假借。”）这句说对待俘虏分两类：对于需要问讯取得口供的就拘捕起来；对于罪魁就杀掉并割下左耳。

23、夷：平。最后再把平定玁狁的事重叙一笔以作结束。伐戎只是小小插曲，包括在伐玁狁这一大事之中。

【题解】

这篇诗称赞了大将南仲带兵抵御玁狁，勤劳王事，克敌有功。诗中描写了将士辛苦转战，不得休息，同时也写了眷属怀念征人。前半气象严肃，后半情调和乐。

【余冠英今译】

开出我的车子，车子走向牧地。打从天子所在，奉命来到这里。召集御车的武士，叫他们装载武器。如今国家多难，国难已是紧急。

开出我的车子，车子走向郊野。龟蛇旗子高举，竿上牛尾挂起。问那些龟蛇鸟旗，为何不飘

扬翻飞？我的心惶惶不安，仆夫们面容憔悴。

天子命令南仲，到朔方筑起城墙。车马浩浩荡荡，旌旗一片辉煌。天子命我南仲，把城堡筑在朔方。威名远扬的南仲，把獯豸彻底扫荡。

当初从军打仗，高粱穗花儿才吐；如今走向家乡，雪花飞泥水满路。只为了国家多难，不曾有片刻闲住。难道不怀念乡土？担心那告急的文书。

草虫嚅嚅地叫，蚱蜢趯趯地跳。见不着我的丈夫，心儿忡忡如捣；见着了我的丈夫，心儿放下来了。威名远扬的南仲，又把西戎征讨。

春天的日子漫长，春天的草木茁壮。黄莺儿到处歌唱，采蘩的满载满装。审问过俘虏报过了杀伤，凯旋的将士归还家乡。南仲啊威名远扬，那獯豸再不能猖狂。

【雅-010】鱼丽

【题解】贵族宴会的乐歌。感谢主人酒肴丰富，既多又美。

鱼丽于罍，鲔鲨。君子有酒，旨且多。

鱼丽于罍，魴鱮。君子有酒，多且旨。

鱼丽于罍，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维其嘉矣。

物其旨矣，维其偕矣。

物其有矣，维其时矣。

【注释】

1、丽（黎lí）：通“罹”，遭遇。罍（柳liǔ）：鱼网。《集疏》引《大司寇》注：“丽，附也。”《集传》：“罍，以曲薄为笥，而承梁之空者也。”

2、鲔（尝cháng）：《正义》引陆玕疏：“鲔，一名黄颊鱼是也。”

3、鲨：一种小鱼，又名鮐（驮tuó）。《集传》：“鲨，魴也，鱼狭而小，常张口吹沙，故又名吹鲨。”

4、旨：味美。

5、鰾（里lǐ）：草鱼，一说黑鱼。

6、鰾（演yǎn）：《毛传》：“鰾，鮓（粘nián）也。”

7、维：是。

8、《郑笺》：“鱼既有，又得其时。”

【参考译文】

鱼儿落进鱼篓里，黄鰾鲨鱼装满箩。君子有酒酿得好，味道香醇又量多。

鱼儿落进鱼篓里，鳊鱼草鱼真不少。君子有酒酿得好，量多而且有味道。

鱼儿落进鱼篓里，鲇鱼鲤鱼真丰富。君子有酒酿得好，味道优美又量足。

美酒佳肴摆满桌，味道醇美真不错。

美酒佳肴味道鲜，花色多样品种全。

美酒佳肴真不少，都是时鲜味道好。

【雅-012】南山有台

【题解】歌颂统治者德高长寿，是国家的基石和光荣。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乐只君子，遐不黄耇。乐只君子，保艾尔后。

【注释】

1、台：通“苔”，莎草。《集传》：“台，须，即莎草也。”

2、莱：《毛传》：“莱，草也。”《郑笺》：“兴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盖，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贤臣以自尊显。”

3、只：感叹词。

4、杞：《释文》引《草木疏》：“其树如樗（初chū），一名狗骨。”

5、栲（考kǎo）、杻（扭niǔ）：《毛传》：“栲，山樗。杻，櫜（意yì）也。”

6、眉：《传疏》：“《方言》：‘眉，老也。东齐曰眉。’或三家诗有眉为老者矣。”

7、茂：《郑笺》：“茂，盛也。”

8、枸（举jǔ）：《正义》引《诗意疏》：“枸树高大似白杨，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长数寸，啖之甘美如饴。”

9、楸（余yú）：《毛传》：“楸，鼠梓。”《正义》引《诗意疏》：“山楸之异者，今人谓之苦楸也。”

10、黄耆（苟gǒu）：老人。黄，指黄发。耆，高寿。《毛传》：“黄，黄发也。耆，老。”

11、艾：养育。《毛传》：“艾，养。”

【参考译文】

南山有莎草，北山长野藤。君子真快乐，国家好基石。君子真快乐，万寿永无期。

南山有树桑，北山长白杨。君子真快乐，为国增容光。君子真快乐，万寿永无疆。

南山有杞木，北山长李树。君子真快乐，爱

民如父母。君子真快乐，美名永记住。

南山有山樗，北山櫟树长。君子真快乐，福寿永无疆。君子真快乐，美名四方扬。

南山有拐枣，北山长苦楸。君子真快乐，黄发有高寿。君子真快乐，子孙得保佑。

【雅-014】湛露

【题解】周天子夜宴诸侯的乐歌。《左传·文公四年》：“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湛湛露斯，在彼丰草。厌厌夜饮，在宗载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显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岂弟君子，莫不令仪。

【注释】

1、晞（希xī）：干。湛湛（占zhàn）：《毛传》：“湛湛，露茂盛貌。阳，日也。晞，干也。”

2、厌厌：安乐貌。《毛传》：“厌厌，安也。夜饮，私燕也。”

3、丰草：《郑笺》：“丰草，喻同姓诸侯也。”

4、考：成。此指举行宴会。《郑笺》：“考，成也。夜饮之礼在宗室，同姓诸侯则成之。”

5、杞棘：《郑笺》：“杞也棘也异类，喻庶姓诸侯也。”

6、显：高贵。允：诚实。《集传》：“显，明。允，信也。”

7、离离：《毛传》：“离离，垂也。”

8、令仪：《集传》：“令仪，言醉而不丧其威仪。”

【参考译文】

浓浓露珠沾草间，不是太阳晒不干。夜间饮酒多安闲，酒不喝醉人不还。

浓浓露珠亮光闪，沾在丰茂野草间。夜间饮酒多喜欢，宗庙成礼钟声连。

浓浓露珠晶晶亮，降在枸杞酸枣上。君子光明又诚实，无不美好有德望。

桐树椅树长得高，果实累累枝弯腰。君子快乐又平易，无不端庄有礼貌。

【雅-016】菁菁者莪

【题解】贵族宴请宾客的乐歌。表示见到客人十分快乐。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见君子，我心则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见君子，锡我百朋。

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

【注释】

1、莪（俄é）：莪蒿，野草名。

2、《毛传》：“菁菁，盛貌。莪，萝蒿。”

3、《集传》：“大陵曰阿……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仪之盛也。”

4、君子：《集传》：“君子，指宾客也。”

5、沚：《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

6、朋：货币单位。百朋：言财多。

7、锡我百朋：《集传》：“古者货贝，五贝为朋。锡我百朋者，见之而喜，如得重货之多也。”

8、载沉载浮：黄震《黄氏日钞》：“载沉载浮者，言舟泛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

9、休：欣欣然。

10、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我心则休，休亦喜也，语之转耳。”

【参考译文】

抱娘蒿儿青又齐，长在高高山窝里。如今见了君子面，实在欢乐有礼仪。

抱娘蒿儿青又长，丛丛长在沙洲上。如今见了君子面，我的心里真欢畅。

抱娘蒿儿密又鲜，丛丛长在土山边。如今见了君子面，有幸赐我百串钱。

杨木舟儿水上漂，时沉时浮随波摇。如今见了君子面，我的心中乐陶陶。

【雅-018】采芑

【题解】叙述和赞美周宣王大臣方叔征服荆蛮，军容显盛。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呈此菑亩。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鞶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乡。方叔莅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軹错衡，八鸾玼玼。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玼葱珩。

馱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

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啍啍，啍啍焯焯，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

【注释】

1、芑（起qǐ）：苦菜。

2、菑（兹zī）亩：开垦一年的土地。《毛传》：“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奢shē）。”

3、莅（立lì）：《集传》：“莅，临也。”

4、师干之试：《集传》：“师，众。干，扞（汉hàn）。试，肆习也。”

5、骐：有青黑花纹的马。

6、翼翼：《郑笺》：“翼翼，壮健貌。”

7、奭（试shì）：赭（者zhě）红色。

8、簟茀（垫福diànfù）：蔽车的竹席。《郑笺》：“茀之言，蔽也。车之蔽饰席文也。鱼服，矢服（箛）也。”

9、膺：马带。《郑笺》：“钩膺，樊缨，马带也。”鞶（条tiáo）革：革制的缰绳，末端以金为饰。见《蓼萧》（Y-013）篇注。

10、旂旐（兆zhào）：《郑笺》：“交龙为旂，龟蛇为旐。”

11、軼（齐qí）：车毂两端有皮革装饰的部分。《毛传》：“约，束。軼，长毂之軼也。朱而约之。错衡，文衡也。”

12、琤琤（枪qiāng）：玉声。

13、命服：《郑笺》：“命服者，命为将，

王命之服也。”

14、朱芾（涂tú）斯皇：《集传》：“朱芾，黄朱之芾也。皇犹煌煌也。”

15、珩（横héng）：佩玉。

16、馡（玉yù）：疾飞的样子。

17、戾：《毛传》：“戾，至也。”

18、钲（章zhāng）人：击鼓传令者。鞠：宣告。《毛传》：“钲以静之，鼓以动之。鞠，告也。”《郑笺》：“钲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钲人伐鼓，互言尔。……陈师告旅亦互言之。”

19、显允方叔：《传疏》：“言有显德者，方叔也。”

20、渊渊：《毛传》：“渊渊，鼓声也。入曰振旅。”

21、闐闐（田tián）：击鼓声。《集传》：“闐闐，亦鼓声也。”

22、蠢尔蛮荆：《集传》：“蠢者，动而无知之貌。蛮荆，荆州之蛮也。”

23、雝：通“仇”。

24、《集传》：“元，大；犹，谋也。言方叔虽老而谋则壮也。”

25、讯：间谍。丑：丑类，对敌人的蔑称。

26、焞焞（屯tún）：盛貌。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啾啾焞焞，如霆如雷，皆车声也。”

27、威：畏。《集传》：“是以蛮荆闻其名而皆来畏服也。”《通释》：“威，犹畏也。”

【参考译文】

急急忙忙采苦菜，熟地都已采摘完，又在这块新垦田。大将方叔亲来到，检阅兵车有三千，战士扞敌勤操练。大将方叔亲率领，驾着骐马行在前。四匹骐马真健壮，朱漆战车红艳艳。鲛皮箭袋花竹帘，铜饰带钩与辔连。（鲛：交jiāo，鲨鱼。）

采摘苦菜急忙忙，熟地都已采摘光，又在这块地中央。大将方叔亲来到，检阅战车三千辆，龟蛇龙旗齐飘扬。方叔率领奔前方，车毂缠皮辔饰文。八个鸾铃叮当响，奉命穿上大礼服。朱黄蔽膝闪闪亮，青色佩玉响玲玲。

鸛子展翅疾如箭，高飞直上九重天，忽而停落在地边。大将方叔亲来到，检阅兵车有三千，战士扞敌把武练。大将方叔亲率领，敲钲擂鼓声相连，集合队伍宣誓言。方叔英明有威信，擂鼓进军响渊渊，班师敲钟声阗阗。

荆州蛮子蠢无边，敢与大国结仇怨。方叔本

是元老臣，雄才大略计谋远。大将方叔率大军，
抓拿间谍俘敌顽。战车开动声咣咣，咣咣焯焯起
尘烟，势如雷霆声震天。方叔英明有威信，北征
玁狁得凯旋，蛮荆闻风心胆寒。

【雅-020】吉日

【题解】记述周宣王在西都狩猎。择吉日，选车马，追赶禽兽，猎后宴会宾客。

吉日维戊，既伯既祷。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从其群丑。

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兽之所同，麀鹿麀麀。漆沮之从，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宾客，且以酌醴。

【注释】

1、戊：《集传》：“戊，刚日也。……是日也，其戊辰与？”

2、伯：古代军中祭名。祷：古代马祭。

《毛传》：“伯，马祖也。”

3、丑：群。《郑笺》：“丑，众也。……从禽兽之群众也。”

4、差：《毛传》：“差，择也。”

5、同：《郑笺》：“同，犹聚也。”

6、麇（有yǒu）鹿：母鹿。麇麇（雨yǔ）：兽群聚貌。《毛传》：“鹿牝（聘pìn雌性）曰麇。麇麇，众多也。”

7、漆沮（居jū）：古水名，在今陕西省境内。《毛传》：“从漆沮驱禽而致天子之所。”

8、祁：《传疏》：“祁与颀同，都训大。……原田之中，其地广大，物又甚有。”

9、僬僬（标biāo）：众貌。俟俟（是shì）：兽行走貌。《毛传》：“趋则僬僬，行则俟俟。兽三曰群，二曰友。”

10、以燕天子：《毛传》：“驱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

11、挟：《诗缉》：“方持弦矢曰挟。”

12、豨（八bā）：母猪。《集传》：“发，发矢也。豨（史shǐ，猪）牝曰豨。”

13、殪（益yì）：死。《毛传》：“殪，壹发而死。”

14、兕（似sì）：《集传》：“兕，野牛也。”

15、宾客：《郑笺》：“宾客，谓诸侯也。”

16、醴（里lǐ）：甜酒。《集传》：“御，进也。醴，酒名。《周礼》五齐，二曰醴齐。注

曰：醴成而滓（子zǐ）汁相将，如今甜酒也。”

【参考译文】

吉日良时是戊辰，祭祀马祖祈祷频。田车已经修整好，四马高大有精神。驱车登上大土丘，往来奔驰赶兽群。

吉日庚午时辰良，挑选马儿多壮强。查看野兽聚居处，鹿儿成群来又往。便从漆沮水旁地，赶到天子狩猎场。

瞧那无边大草原，地广物丰样样全。野兽或跑或慢行，三三两两随处见。左边右边尽赶出，为让天子心喜欢。

我的弓儿已拉满，我的箭儿握在手。射死那条小野猪，击毙这头大野牛。做成佳肴献宾客，用来佐餐酌甜酒。

【雅-022】庭燎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
鸾声将将。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
鸾声嘒嘒。

夜如何其？夜乡晨，庭燎有辉。君子至止，
言观其旂。

【注释】

1、其（基jī）：语尾助词。

2、未央：未尽。一说未央即未中，未半。

3、庭燎：在庭院内点燃的火炬。又叫“大烛”，古人的烛是用麻秸或苇做的。

4、君子：指入朝的卿大夫或诸侯。止：是语尾助词，犹“只”。

5、鸾：鸾镳，见《秦风·驷驖》（F-127）。一说鸾即銮，指旂上的众铃。将将（枪qiāng）：锵锵，铃声。

6、未艾：未已，犹“未央”。

7、晰晰（西xī）：小明。从上章的“光”见出燃烧正盛，从本章的“晰晰”见出火光渐小。

8、𠵿𠵿（诿huì）：也是铃声。

9、鄉（乡的繁体字）：是“嚮（向）”的假借。向晨言将到天明的时候。

10、輝（熏xūn）：烟气。一作“辉”，《集传》：“辉，火气也。天欲明而见其烟光相杂也。”王夫之《诗译》：“庭燎有辉，乡晨之景莫妙于此。晨色渐明，赤光杂烟而𤇗𤇗，但以有輝二字写之。”𤇗𤇗（艾待àidài）：形容浓云蔽日。

11、旂（旗的异体字）：是一种旗子，上绘交龙，有铃。

【题解】

这是写周王朝会的诗。三章写庭燎从火光照人到只见烟气，写入朝的大臣从鸾声锵锵到旌旂可辨，都见出时间由黑夜到天明的进展。

【余冠英今译】

夜天怎么样啦？还有多一半长。庭前火把辉煌。公侯们来啦，听到铃声当当。

夜天怎么样啦？黑夜还没有消尽。火把减了光明。公侯们来啦，听到铃声叮叮。

夜天怎么样啦？曙光渐渐出现。火把正在冒烟。公侯们来啦，旗子已经看见。

【雅-024】 鹤鸣

【题解】劝告统治者任用在野的贤人。通篇比兴，为我国招隐诗之祖。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萐。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注释】

1、皋（高gāo）：沼泽。《释文》引《韩诗》：“九皋，九折之泽。”

2、声闻于野：《毛传》：“言身隐而名著也。”

3、“鱼潜”二句：《正义》：“以鱼之出没，喻贤者之进退。”

4、萐（拓tuò）：落叶。

5、它山：《郑笺》：“它山，喻异国。”

6、错：琢玉用的粗磨石。《说文·厂部》引作“厝（错cuò）”。段玉裁注：“厝石，如今之金

刚钻之类，非厉石也。”

7、穀（谷gǔ）：《正义》引陆玑疏：“幽州人谓之穀桑，荆扬人谓之穀，中州人谓之楮（楚chǔ）……捣以为纸，谓之穀皮纸。”

8、《传疏》：“诗全篇皆兴也，鹤、鱼、檀、石，皆以喻贤人。”

【参考译文】

鹤叫沼泽九曲弯，声音嘹亮传上天。鱼儿潜藏在深渊，有的游到浅滩前。我爱那个好林园，园中生长有香檀，还有枣树在下边。别的山上有美石，可做琢玉金刚钻。

鹤叫沼泽九曲弯，声音嘹亮传上天。鱼儿游至浅水滩，有的潜藏在深渊。我爱那个好林园，园中生长有香檀，还有楮树在下边。别的山上有美石，可做琢玉显璀璨。

【雅-026】白驹

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絜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

皎皎白驹，食我场藿。絜之维之，以永今夕。所谓伊人，于焉嘉客。

皎皎白驹，赅然来思。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慎尔优游，勉尔遁思。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

【注释】

1、场：圃。参看《豳风·七月》（F-154）篇注49。

2、絜（直zhí）：绊马两足。维：用绳一头系马勒一头系在树木楹柱等物上。《集传》：“絜，绊其足。维，系其靽（引yǐn）也。”

3、永：长。这句是留客之词，言多留一刻，这欢乐的早晨就多延长一刻。下章“以永今夕”仿此。

4、谓：这里训“勤”，就是望或念的意思。“伊人”，此人，指白驹的主人。

5、焉：此。逍遥：闲散自在貌。这句是说伊人在此游息。

6、藿（霍huò）：初生的豆。上章的“苗”就是指豆苗。

7、于焉嘉客：这句说在我处做好客人。

8、贲（奔bēn）：饰。贲然：是光彩貌。

9、尔公尔侯：指“伊人”。

10、逸豫：安乐。期：读为“綦（其qí）”，极。以上二句是说客人在这里可得到极大的安乐。

11、慎：重。优游：犹“逍遥”。

12、勉：抑止之词。遁：迁。以上二句对客人说：你重视这一番优游罢，且别作离去的打算。

13、空谷：《文选》李善注引《韩诗》作“穹谷”，即深谷。以上二句言白驹离此归去正走在深谷之中。

14、生刍：青草，用来喂白驹。

15、其人：指白驹的主人。如玉：言其有美德。

16、毋金玉尔音：这句对“其人”说，别太珍惜你的音信像珍惜金玉似的。

17、遐：远。遐心：是说疏远之心。最后两句是希望其人勿断绝音信。

【题解】

这是留客惜别的诗。前三章是客未去而挽留，后一章是客已去而相忆。

【余冠英今译】

白白的小马儿，吃我场上的青苗。拴起它拴起它啊，延长欢乐的今朝。那个人那个人啊，来到这儿寻乐。

白白的小马儿，吃我场上的豆茎。拴起它拴起它啊，延长今晚的良辰。那个人那个人啊，我家尊贵的客人。

白白的小马儿，把光辉带到此地。高贵的客人！此地十分安逸。好好儿乐一乐吧，甬打走的主意。

白白的小马儿，回到山谷去了。咀嚼着一捆青草。那人儿啊玉一般美好。别忘了给我捎个信啊，别有疏远我的心啊！

【雅-028】我行其野

【题解】女子出嫁到异国遭遗弃，回到娘家，谴责丈夫喜新厌旧。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婚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婚姻之故，言就尔宿。尔不我畜，言归思复。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旧姻，求尔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异。

【注释】

1、蔽芾（费fèi）：茂盛的样子。

2、樛（出chū）：《毛传》：“樛，恶木也。”《正义》引王肃云：“行遇恶木，言已适人遇恶人也。”

3、畜：通“慤（续xù）”，好，喜爱。

4、蓫（zhú）：草名。《毛传》：“蓫，恶菜也。”《正义》引陆玑疏：“今人谓之羊蹄。”

5、言归思复：《诗缉》：“我归则复其旧矣。”

6、葍（扶fú）：草名。《集传》：“葍，恶

菜也。”

7、新特：《毛传》：“新特，外昏也。”

8、成：“成，《论语》作诚。言尔之不思旧姻而求新匹也，虽实不以彼之富而厌我之贫，亦只以其新而异于故耳。”

【参考译文】

旷野地里我走路，枝繁叶茂臭椿树。只是因为婚姻故，前来你家同你住。你今翻脸不爱我，回到家乡依父母。

旷野地里我独行，手采羊蹄心难平。只是因为婚姻故，和你同床结恩情。你今翻脸不相认，回到故乡另谋生。

旷野地里独彷徨，手采菑菜心悲伤。只念旧人恩情重，另求新欢理不当。其实不因她富有，见异思迁太荒唐。

【雅-030】无羊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牯。尔羊来思，其角濊濊。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鬴。三十维物，尔牲则具。

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

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旄维旃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旄维旃矣，室家溱溱。

【注释】

1、维：犹“为”。这句是说以三百羊为一群。

2、牯（闰阳rún）：七尺的牛。以上言牛羊之多。《毛传》：“黄牛黑唇曰牯。”

3、濊濊（及jí）：一作“戢戢”，聚集。

4、湿湿：耳动貌。

5、阿：丘陵。

6、池：古读如“沱”。讹：《玉篇》引作“吡（俄é）”，动。以上三句写牛羊的动态。承上章“羊来”、“牛来”。

7、何：同“荷”。肩上担东西叫做“荷”。

8、物：毛色。“三十维物”是说毛色有多种。

9、具（古音够）：备。这句是说供祭祀用的牲都具备了。古人有些祭祀用牲的毛色不同，如阳祀用騂（赤色），阴祀用黝（黑色）之类，见《周礼·地官牧人》。

10、蒸：细小的柴薪。《郑笺》：“粗曰薪，细曰蒸。”

11、雌雄：指捕得的鸟兽，如雉兔之类。以上三句写牧者除放牧牛羊外，兼做打柴草、猎野味的事。

12、矜矜兢兢：谨慎坚持，唯恐失群的样子。

13、蹇（千qiān）：亏损。崩：溃散。胡承珙（巩gǒng）《后笺》：“蹇谓羊不肥，崩则谓羊有疾。”以上三句是说群羊驯谨相随，不会散失。

14、麾：指挥。肱（工gōng）：臂。这句是说牧者不用鞭捶，只以手臂指挥，是承接上文写羊的驯顺。

15、毕、既：都训“尽”。升：进。这句是说牛羊全都赶入圈牢。

16、牧人：官名，掌畜牧。上文的“牧”指一般放牧牛羊的人，与此不同。

17、众维鱼矣：犹“维众鱼矣”。一说，“众”是“𧈧（众zhòng）”的省借。𧈧是蝗类。“𧈧维鱼矣”就是𧈧化为鱼。

18、旐（兆zhào）、旃（余yú）：都是用来聚众的旗子。旐画龟蛇，旃画鸟隼。以上二句言牧人梦见鱼、旐等物。

19、溱溱（珍zhēn）：《潜夫论》引作“蓁蓁”，众多貌。室家溱溱：言丁口旺盛。以上四句记“大人”对此梦的解释。

【题解】

这是歌咏牛羊蕃盛的诗。前三章，尤其是第二章，描写牧场上的人畜动态，是本诗最生动的地方。

【余冠英今译】

谁说你家羊儿少，一群就是三百条。谁说你

家没有牛，七尺黄牛九十头。你的羊儿都来了，羊儿犄角挨犄角。你的牛儿都来了，牛儿都把耳朵摇。

有些牛羊正下坡，有些池边来饮水，也有动弹也有睡。你的牧人都来了，背着蓑衣和斗笠，又把干粮袋子背。牛羊毛色三十种，各色祭牲都齐备。

你的牧人都来了，他们一路打柴草，又捉雌鸟和雄鸟。你的羊儿都来了，谨谨慎慎相依靠，不奔不散不亏少。摆动胳膊来指挥，一古脑儿进圈牢。

牧官做梦真稀奇，梦见蝗虫变成鱼，龟蛇旗儿变鸟旗。占梦先生来推详：梦见蝗虫变成鱼，来年丰收谷满仓；龟蛇旗儿变鸟旗。添人进口喜洋洋。

【雅-032】正月

【题解】

这是忧国哀民、愤世嫉邪的诗。大约产生于西周已经沦亡，东都尚未巩固的时期。第一章从天时失常说到忧心独深。第二章自伤生逢乱世，谗邪可怕。第三章忧虑后祸不测。第四章寄希望于天命。第五章言讹言不止，是非纷纭。第六章言人民危惧不安。第七章言自己在朝孤立，不见用。第八章举宗周事做鉴戒。第九章用大车输载比喻错误的失败的政治措施。第十章用行车踰险比喻正确的成功的政治措施。第十一章自伤进退维谷。第十二章以当权小人的朋比对照自己的孤立。第十三章举出社会不平现象，说明可哀的不只是个人的不幸遭遇。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癡忧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

忧心忡忡，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

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跼。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机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终其永怀，又窘阴雨。其车既载，乃弃尔辅。载输尔载，将伯助予。

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屡顾尔仆，不输尔载。终逾绝险，曾是不意。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

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婚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天是桮。哿矣富人，哀此莠独！

【注释】

1、正月：《毛传》：“正月，夏之四月。”是孟夏时节。繁霜：多霜冻。这种天时失常的现象古人往往认为是灾祸的预兆，所以诗人为之忧伤。

2、讹：伪。讹言：犹今语“妖言”或“谣言”。

3、孔：甚。将：大。以上二句是说谣言流传很盛。

4、京京：忧不能止。以上二句是说想到忧时的人只有我一个时，我心就更忧了。

5、癩（鼠shǔ）：忧。痒：病。

6、俾：使。瘡（喻yù）：病。

7、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言忧患之来不先不后，正让我碰上。

8、莠言：丑言。以上二句言好话和丑话都可以从人口中出来，是畏惧谗言的意思。

9、愈愈：犹“痠痠（雨yǔ）”，病貌。

10、有侮：是说被小人所轻侮。小人不以国事为忧，而以忧国的人为迂阔，加以嗤笑，甚至嫉害。

11、茕茕（穷qióng）：孤独貌。

12、无禄：犹言“不幸”。

13、臣仆：犹言“囚虏奴隶”。以上二句是说一旦亡国，无论有罪无罪，都将做人奴隶。

14、禄：指维持生活之资。这句是说将无以维生。

15、于谁之屋：以上二句言乌鸦不知将止息在谁家屋上，比喻国人将不晓得何所依归。这话是承上文“并其臣仆”说的。

16、侯：犹“维”。薪蒸：见《小雅·无羊》（Y-030）篇注。以上二句是说林中树木都被砍伐做薪蒸。似用来比喻国人将被摧残，沦为臣仆。

17、梦梦：不明。以上二句是说一般人正在危殆之中，因为把天看做昏昧无知。

18、靡人弗胜：言无人不为天所胜。以上二句是说天意有定之后，可以消灭人祸。表示作者仍然对天寄予希望。

19、有皇：犹“皇皇”，大。上帝：指天的主

宰。这句连下句是说天心憎恶什么人还不知道呢。言外之意：殃民者未必为天所偏爱。

20、盖：读为“盍”，犹“何”。下同。

21、冈：山脊。陵：大阜。冈陵都是高处。以上二句是说高山何尝变卑呢？它不是仍然为冈为陵么？比喻讹言无凭。

22、宁：犹“乃”。惩：止。

23、具曰“予圣”：“具”通“俱”。这句言故老和占梦者各自以为圣。

24、谁知乌之雌雄：鸟的形状毛色雌雄无别。这句以鸟的雌雄难辨比喻故老和占梦者各执一说，是非难分。

25、局：或作“跼（局jú）”，屈曲不伸。不敢不局：是说顶上如有所压。

26、厚：大。蹐（脊jí）：小步。不敢不蹐：言轻轻下脚，不敢放步。以上四句是说天虽高低虽厚，人在其间刻刻危惧，不得舒展。

27、号：呼。斯言：指上四句。

28、伦：理。脊：《春秋繁露》引作“迹”。迹：道理。

29、蜴（易yì）：蜥蜴。虺（讳huǐ）蜴见人就逃避，用来比喻人的局蹐。

30、阪田：山坡上的田。

31、菀：茂盛之貌。特：独特。以上二句作者以高田里一棵特出壮苗自比。

32、机（务wù）：摇动。我：作者自称。

33、克：制胜。以上二句是说天对我这茂盛独特之苗要加以摧残，惟恐不克。

34、彼：指周王。则：语尾助词。这句连下句是说王征求我的时候好像惟恐不能得到。

35、仇仇：缓持。《毛传》：“仇仇，犹警警（熬áo）也。”胡承珙（巩gǒng）《后笺》：“执我者，犹言待我矣。”

36、不我力：言不用力持我，和“仇仇”意相同。以上二句是说征得我之后并不认真用我。

37、正：政。

38、厉：恶。

39、燎：放火烧草木。扬：盛。

40、宗周：指镐京（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南）。

41、褒姒（似sì）：人名，西周时褒国的女子，被周幽王纳为妃，幽王因宠爱她而做了许多荒唐的事，终于亡国。威（血xuè，又读灭miè）：古“灭”字。《左传·昭公元年》引

作“灭”。以上四句以方扬的燎火比显盛的宗周。言燎火虽烈仍然可以灭，宗周虽盛亡国并不难。所以该引为鉴戒。

42、终：既。永怀：长忧。

43、窘：困。

44、辅：大车载物时用来夹持所载物的板。用来比喻国家辅佐之臣。

45、载输尔载：上“载”字是语助词。下“载”字指所载之物。输：堕。

46、将（枪qiāng）：请，见《卫风·氓》（F-058）篇注。伯：对男子的泛称。这句是述输载人的话。以上四句是说车上货物已装载好之后把夹板扔了，所载的东西必然垮下来，到这时只得呼唤“请老哥帮忙”了。

47、员：增益，就是加大。辐有松脱时，用布条等物围裹起来或加木楸（杀shā），就是加大的意思。辐：古读如“逼”，和下文“载（古读如“稷”）”字、“意”字相韵。

48、顾：言照顾。仆：指御车者。

49、不意：不放在心上。这里以御车比喻执政，言度过险关本有方法，但执政者不加考虑。

50、沼：池。

51、匪：非。克：能。

52、潜虽伏矣：犹云“虽潜伏矣”。潜：深藏。

53、炤（招zhāo）：《中庸》引作“昭”，明白。以上四句是说鱼在池中不能快乐，虽潜伏深藏还是昭然可见，难逃网罟（古gǔ）。作者以鱼自比。

54、惨：读作“燥（草cǎo）”，见《陈风·月出》（F-143）篇注。

55、洽：和谐。比：亲近。

56、云：周旋。婚姻孔云：言在姻戚之间大事周旋。以上四句是说那当权的小人交结联络，成群树党。和自己的孤立相对照。

57、仳仳（此cǐ）：小貌。

58、蔌蔌（速sù）：陋貌。以上二句是说那猥琐鄙陋的小人都有屋有谷（拥有财产）。

59、夭：灾祸。桷（卓zhuó）：打击。

60、哿（葛gě，又读可kě）：喜乐。

【余冠英今译】

初夏不断下霜，我心填满忧伤。民间谣言纷起，传播广远非常。忧时的只我一个，更教我悲愁难放。可叹我小心谋虑，因此损害了健康。

为何父母生我，让我遭这场灾祸！上代灾祸未到，下代灾祸已过。好话从人家口出，丑话也从人口出。忧伤使我恍惚，因此更招人欺侮。

我独自忧心难排，想来我真是命乖。多少无辜的百姓，也要沦作奴才。可怜这些人啊，哪儿能安身度命？看那些乌鸦飞来，息向谁家的屋顶？

看那大树林中，一切都成薪柴。人民处境危殆，恨老天梦眼不开。等到天心有了定准，谁也不能和它争胜。伟大的主宰之神，你憎恨的是哪一种人？

谁说高山已经不高？冈陵还不是冈陵。民间谣言传播，居然不能查禁。把故老请来询问，再请教占卜的人。他们人人自夸高明，乌鸦的雌雄谁能辨认？

无论天是怎样高，人还是不敢直腰。无论地是怎样大，人的脚步不敢不小。该把这名言宣告，它真是有理有道。为何现在的人民，像虺蜴东奔西逃。

瞧那坡上的田里，有棵特出的壮苗。天把我使劲摇撼，惟恐压我不倒。那人在征求我时，生怕不能得到。他只是松松地捏着，我出力他却不要。

我心里的痛苦，像绳子打了个扣。今天的政事，为何这样遭透？野火烧得旺时，有人把它浇息。宗周正在盛时，褒姒把它毁灭。

我既是经常忧虑，又像是苦遭阴雨。那车子把货物装满，却把那夹板丢去。等货物倾倒坠落，才叫喊“老兄相助”。

不要丢弃你的夹板，你的车辐需要加固。对赶车的要多照顾，才不会损失货物。险关本来有法度过，这些你却不加考虑。

鱼儿身在池沼，也不能够快乐。虽然在深处躲藏，仍然会被人看到。我心上惶惶不安，忘不了朝政的残暴。

他有美酒，又有美肴。和临人结交，对亲戚讨好。想到我的孤立，真是忧心如捣。

猥琐的人都有房，鄙陋的人都有粮。百姓们空着肚肠，老天爷降下灾殃。财主们过得欢乐，孤苦人只有哀伤！

【雅-034】雨无正

【题解】周王朝一位近臣讽刺幽王任用小人，不听善言，天下动乱，祸国殃民。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

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为恶。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迈，则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饥成不遂。曾我僭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讯。听言则答，谰言则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

维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无言不疾。昔尔出居，谁从作尔室？

【注释】

1、昊（浩hào）天：泛指天。骏：经常。

《毛传》：“骏，长也。”

2、饥馑：《毛传》：“谷不熟曰饥，蔬不熟曰馑。”

3、旻（民mín）天：泛指天。《传

疏》：“旻天当依定本作昊天。”疾威：《集传》：“疾威犹言暴虐。”

4、虑、图：《郑笺》：“虑、图皆谋也。”

5、伏：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六：“伏者，藏也，隐也。”

6、胥：相继。铺：通“痛（扑pū）”，痛苦。

《集传》：“沦，陷。胥，相。……此无罪，亦相与而陷于死亡，则何如哉。”

7、周宗：《郑笺》：“周宗，镐京也。”

8、戾（立lì）：《毛传》：“戾，定也。”

9、正大夫：《郑笺》：“正，长也。”《诗缉》：“正大夫，六官之长也。”

10、勩（易yì）：疲惫。《毛传》：“勩，劳也。”

11、三事：《集传》：“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何楷《诗经世本古

义》：“六官之属，无肯夙夜勤王事者。”

12、庶曰“式臧”，覆出为恶：《诗缉》：“庶几曰：王今改过用善，乃反出而为恶，威虐愈甚也。”

13、辟言：合法之言。

14、臻（珍zhēn）：至。《集传》：“臻，至也。……如彼行往而无所底至也。”

15、戎：《毛传》：“戎，兵也。”

16、𡇗（谢xiè）御：《毛传》：“𡇗御，侍御也。瘁（萃cuì），病也。”𡇗（惨cǎn）：同“惨”。《集传》：“𡇗𡇗，忧貌。”

17、讯：进谏。《通释》：“讯读如谏（碎suì）。《韩诗》：‘谏，谏也。’”

18、听言：顺从的话。谮（zèn）言：谏言。《通释》：“闻顺从之言则答而进之；闻谮毁之言则退而不答。”

19、匪舌、惟躬：《通释》：“《说文》：……言匪舌是病，惟躬是病也。”

20、哿（葛gě）：嘉。休：福禄。俾躬处休：《集传》：“使其身处于安乐之地。”

21、维曰于仕，孔棘且殆：《毛传》：“于，往也。”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言

人皆曰：往仕耳，殊不知仕途甚多荆棘，动辄遭刺，且有凶危也。”

22、鼠思：忧思。《郑笺》：“鼠，忧也。”《通释》：“泣而泪尽，真有流血者，因通言泣之甚者为泣血。”

23、无言不疾：《毛传》：“无所言而不见疾也。”

【参考译文】

昊天广大远茫茫，纵有恩德不久长。降下死亡大饥荒，天下人民受损伤。昊天暴虐太不当，不愿考虑不思量。有罪恶徒你放过，包庇罪恶瞒真相。无罪之人被冤枉，相与受苦遭祸殃。

镐京已经被灭亡，安身落脚没地方。长官大臣离职守，我的劳苦谁人想。三公大夫都失职，谁肯忠心为君王？还有国君和诸侯，莫肯早晚为国忙。只望改过用善良，谁知作恶更猖狂。

老天如此怎么成？正经话儿你不听。就像人们走远路，没有目标胡乱行。公卿大夫诸君子，各自谨慎奔前程！为何彼此不尊敬，竟然不知畏天命？

战祸至今未消除，饥荒严重不顺遂。只因我是侍御臣，忧愁日甚身憔悴。所有在朝诸君子，

闭口不言怕得罪。说话中听受重用，谁敢批评遭斥退。

可恨有话不能讲，不是舌头有毛病，就怕自身遭祸殃。小人嘴巧多欢畅，花言巧语如水淌，能做高官处安康。

大家都说去当官，荆棘丛生太危险。要说事情不能干，得罪天子不好办。要说干干也可以，朋友一定要埋怨。

让你迁移回王都，就说我没房屋住。暗自忧愁血泪出，无话不被人嫉妒。从前你离王都去，谁人帮你盖房屋。

【雅-036】小宛

【题解】时世混乱，想念先人；告诫兄弟，小心免祸。

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

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穀似之。

题彼脊令，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

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注释】

1、宛（晚wǎn）：小貌。《集传》：“宛，小貌。鸣鸠，斑鸠也。”

2、翰：高。戾（立lì）：至。

3、明发：《集传》：“明发，谓将旦而先明

开发也。”

4、二人：《集传》：“二人，父母也。”

5、齐圣：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六：“齐圣，聪明睿智之称，与下文‘彼昏不知’相对。齐者，知虑之敏也。”

6、温：蕴藉自持。《郑笺》：“饮酒虽醉，犹能温藉自持以胜。”

7、“彼昏”二句：《通释》：“醉则日自盈满。与温克正相反。”

8、又：《毛传》：“又，复也。”

9、菽：《集传》：“菽，大豆也。”

10、螟蛉、蜾蠃（裹裸guǒluǒ）：《集传》：“螟蛉，桑上小青虫也。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王夫之《诗经稗疏》：“盖蜾蠃之负螟蛉，与蜜蜂采花酿蜜以食正同。”

11、穀：《郑笺》：“穀，善也。”

12、似：嗣，继承。《传疏》：“传于似字皆训为嗣。”

13、题：视，看。《集传》：“题，视也。脊令，飞则鸣，行则摇。”

14、忝（舔tiǎn）：辱没。《毛传》：“忝，辱也。”《集传》：“各求无辱于父母而已。”

15、交交桑扈：“交交，往来之貌。桑扈，窃脂也，俗呼青觜（嘴zuǐ），肉食不食粟。”

16、填（舔tiǎn）：穷苦。《释文》：“填，《韩诗》作疹（疹zhěn）。疹，苦也。岸，《韩诗》作犴，音同。云乡亭之系曰犴，朝廷曰狱。”

17、温温：“温温然恭谨之人，无过可指，然处今之乱世如集于木而恐坠，如临于谷而恐陨。”

18、惴惴（坠zhuì）：形容又发愁又害怕的样子。

【参考译文】

斑鸠鸟儿小又短，高高飞起上云天。我的心里多忧伤，相信从前老祖先。通宵达旦睡不着，把我二老来怀念。

凡是聪明睿智人，喝酒温和不昏乱。那些无知糊涂蛋，一旦酒醉更自满。各人威仪须谨慎，天命一去不复返。

原野大豆生长茂，平民采来作菜肴。螟蛉蛾儿有幼子，细腰蜂儿背回巢。好好教育下一代，继承祖德莫忘了。

瞧那鸟儿叫脊令，一边飞来一边鸣。我今日

日向前进，你也月月忙远行。早起晚睡多努力，
不要有辱你所生。

飞来飞去桑扈鸟，沿着场圃啄粟米。可怜我们
穷苦人，要吃官司坐牢里。抓把粟米去问卦，
哪里能够得吉利？

人们谨慎又温良，好比住在高树上。惴惴不
安多小心，好像走近深谷旁。战战兢兢须提防，
就像踩在薄冰上。

【雅-038】巧言

【题解】讽刺周王听信谗言，酿成祸乱。小人厚颜无耻，搬弄是非。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
幪。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大幪，予慎无
辜。

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
谗。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
已。

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君子信盗，乱是用
暴。盗言孔甘，乱是用餗。匪其止共，维王之
邛。

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
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毚兔，遇犬获
之。

荏染柔木，君子树之。往来行言，心焉数
之。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
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
阶。既微且幪，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
何？

【注释】

1、且（居jū）：《集传》：“且，语词。悠悠，远大之貌。”

2、幠（乎hū）：大。

3、已、大：《郑笺》：“已、大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诚无罪而罪我。”

4、僭（谮zèn）：谗言。涵：含。

5、遄（船chuán）：迅速。沮：终止。

6、祉：《毛传》：“祉，福也。”《郑笺》：“福者，福贤者，谓爵禄之也。”

7、燄（谈tán）：增多。

8、共：恭敬。

9、邛（穹qióng）：《郑笺》：“邛，病也。小人好为谗佞，既不共其职事，又为王作病。”

10、奕奕（易yì）：《毛传》：“奕奕，大貌。”《诗缉》：“宫室后曰寝，前曰庙。”

11、莫：《毛传》：“莫，谋也。”《郑笺》：“猷，道也，大道，治国之礼法。《通释》：‘秩秩与大猷连文，即状其猷之大。’”

12、鼯（蟬chán）：兔，狡兔。跃跃（替tì）：《集传》：“跃跃，跳疾貌。”

13、荏染（荏苒rěnrǎn）：柔弱貌。

14、数（蜀shǔ）：《集传》：“数，辨也。”

15、蛇蛇（移yí）：轻薄貌。《通释》：“蛇蛇即泄泄之假借……盖大言欺世之貌。”

16、麋（梅méi）：湄，水边。

17、拳：《毛传》：“拳，力也。”

18、职为乱阶：《郑笺》：“此人主为乱作阶，言乱由之来也。”

19、微：足疡。𦐇（肿zhǒng）：肿。《毛传》：“𦐇（干gàn）疡为微，肿足为𦐇”。

20、犹、将：《郑笺》：“犹，谋。将，大也。”

21、尔居徒几何：俞樾《群经平议》：“居当训为蓄……尔居徒几何，言尔所蓄徒众几何人也。”

【参考译文】

远大无边老天爷，说是下民父和母。人民无罪又无辜，降下大祸真残酷。老天实在太暴虐，我无罪过受屈辱。老天实在太傲慢，我受屈辱本无辜。

当初乱子刚发生，谗言开始得流行。乱子再次兴起来，君子又把谗言听。君子发怒斥谗佞，

祸乱很快就会停。君子如果用贤能，乱子迅速能平定。

君子盟誓太经常，所以祸乱越增长。君子轻信盗贼话，祸乱就会更猖狂。盗贼话儿甜如蜜，祸乱增进不胜防。小人不能尽职守，只会为王增祸殃。

宗庙宫殿大又高，原是先王亲手造。国家大政真完善，都是圣人谋划好。别人有啥坏心肠，我能一猜就知道。好比狡兔迅速跳，遇到猎狗跑不了。

小小树儿多柔嫩，君子种植多辛苦。流言传播无根据，心中分辨自有数。骗人大话夸夸谈，都从谗人口里出。花言巧语似吹簧，厚颜无耻不忍睹。

究竟他是什么人，住在大河水草旁。没有力量没勇气，一切祸乱由他降。小腿生疮脚又肿，你的勇气在哪方？阴谋诡计大又多，多少党徒你豢养？

【雅-040】巷伯

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谮人者，谁適与谋？

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慎尔言也，谓尔不信。

捷捷幡幡，谋欲谮言。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

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杨园之道，猗于亩丘。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注释】

1、萋：“縻”的假借字。“縻”、“斐”都是文采相错的样子。

2、贝锦：织成贝纹的锦。古人珍视贝壳，

所以用为锦上的图案。以上二句是说谗人诬陷别人用许多迷惑人的言语，好像组织好看的文采以成美锦似的。

3、譖（譖zèn）人：谗害别人的人。

4、大甚：犹言“过分”。

5、哆（耻chǐ）：张口。侈（耻chǐ）：大。

6、南箕：星名，即箕宿。箕宿四星，连起来成梯形，也就是簸箕形。距离较远的两星之间就是箕口。上句“哆”、“侈”言箕口张大。古人认为箕星主口舌，所以用来比谗者。

7、適（敌dí）：专主。与：助。以上二句意谓譖者害人太甚，或有助谋的人，但不知谁是其中主要的。

8、緝：本字是“聒（弃qì）”，附耳私语。翩翩：是“谝谝（骈pián）”的假借，谝是巧佞之言。緝緝是说言语之密，翩翩是说言语之巧。

9、以上二句是警告谗者：你说话谨慎些罢，听者会发现你是不可信的。

10、捷捷：犹“緝緝”。幡幡（番fān）：犹“翩翩”。

11、既：犹言“既而”，就是不多时。以上二句就听谗的人说，言听谗者虽接受你的意见，而

加害别人，转眼间就将移用于你的身上了。

12、骄人：指谗者。谗者因谗言被君主听从而跋扈，所以为骄人。好好：喜悦。

13、劳人：犹“忧人”，指被谗者。草草：是“慄慄（骚sāo）”的假借，忧貌。

14、视：犹“察”。言察其罪。

15、矜（今jīn）：哀怜。

16、畀（必bì）：与。

17、有北：北方极寒无人之境。

18、有昊：昊天。犹言“彼苍”。以上六句言必须置那谮人于死地，使昊天制其罪。

19、杨园：种植杨木的园。一说是园名。

20、猗（倚yǐ）：加。亩丘：有垄界像田亩的丘。一说是丘名。以上二句言亩丘之上有杨园之道。诗人徘徊在这条道上，吟成这篇诗。

21、寺人：阉官，是天子侍御之臣。篇题《巷伯》也就是寺人的意思。“孟子”是这寺人的表字，就是这诗的作者。诗人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篇末，和《节南山》相同。

22、凡百君子：指执政者。

【题解】

这篇诗是一个表字孟子的寺人所作。作者遭人谗毁，用这诗发泄他的怨愤，给谗者以诅咒，同时劝执政者警惕。

【余冠英今译】

彩丝亮啊花线明啊，织成贝纹锦。那个造谣的害人精，实在太狠心！

张开嘴啊，咧开唇啊，成了簸箕星。那个造谣的害人精，谁是他的智多星？

噤噤喳喳鬼话灵，一心要挖陷人阱。劝你说话加小心，有一天没人再相信。

花言巧语舌头长，千方百计来编谎。并不是没有人上当，只怕你自己要遭殃。

骄横人得意忘了形，劳苦人忧愁长在心。苍天你把眼儿睁！看看那些骄横人，可怜这些劳苦人！

那个造谣的坏东西，是谁给他出主意？捉住那个造谣的，扔给虎狼去充饥。虎狼不肯咽，把他撵到北极圈。北极不肯要，送给老天去发落。

一条大路通杨园，路在亩丘丘上边。我是阉人叫孟子，这支歌儿是我编。诸位君子赏个脸，认真听我唱一遍。

【雅-042】蓼莪

【题解】人民劳苦哀痛父母生养自己，恩德无极，而不能终养。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

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穀，我独不卒！

【注释】

1、蓼（鹿lù）：《毛传》：“蓼，长大貌。”莪（俄é）：莪蒿，野草名。戴震《毛郑诗

考证》：“按莪，俗呼抱娘蒿，可知诗之取义矣。”

2、伊：是。

3、哀哀：《郑笺》：“哀哀者恨不得终养父母，报其生长己之苦。”

4、劬（渠qú）：劳苦。

5、蔚（未wèi）：《说文·艸部》：“蔚，牡蒿也。”

6、瘁：《郑笺》：“瘁，病也。”

7、罄（庆qìng）：尽。

8、罍（擂léi）：酒器。《集传》：“罄，尽。……瓶罄矣乃罍之耻，犹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责。”

9、鲜（显xiǎn）：《毛传》：“鲜，寡也。”胡承珙（巩gǒng）《后笺》：“鲜民犹言孤子，即下无父无母之谓。”

10、怙（沪hù）：依靠。

11、恤（续xù）：忧。

12、鞠（居jū）：养育。

13、拊（抚fǔ）：抚摸。

14、复：往来。

15、顾、复、腹：《郑笺》：“顾，旋视。复，反覆。腹，怀抱也。”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自少至长，卷卷置之于怀，出入以之，不暂释也。鞠、拊、畜三事，次于生之后，皆以养言。育、顾、复三事，次于长之后，皆以教育言。出入腹我，则总括教养而言。”

16、昊天罔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六：“言我方欲报是德，而昊天罔极，降此鞠凶，使我不得终养也。”

17、烈烈、发发：《集传》：“烈烈，高大貌。发发（拨bō），疾貌。”

18、穀：《郑笺》：“穀，养也。”

19、害：忧虑。

20、律律：犹“烈烈”，高大威壮貌。

21、弗弗：犹“发发（拨bō）”，迅疾貌。

22、卒：为父母养老送终。《郑笺》：“卒，终也。我独不得终养父母，重自哀伤也。”

【参考译文】

莪蒿生长长又高，不是莪蒿是青蒿。哀痛我的父和母，生儿养女太辛劳。

莪蒿生长高又肥，不是莪蒿却是蔚。可怜我

的父和母，生儿养女身憔悴。

小小瓶儿空荡荡，酒坛由此愧难当。孤苦伶仃活世上，不如早日去死亡。没有父亲依靠谁？没有母亲谁依傍？出门心里含悲伤，进门不见爹和娘。

父啊辛勤生下我，母啊养我劳苦多。抚摸我来爱护我，成长我来教育我，照顾我来挂念我，出出进进抱着我。如今要报二老恩，老天无端降灾祸！

南山险峻难登上，暴风迅猛透骨凉。别人都能养父母，我独为何遭灾殃？

南山高险难登上，暴风迅猛尘土扬。别人都能养父母，我独无法去送葬。

【雅-044】四月

【题解】大夫行役，遭遇变乱，有家无归，自诉忧苦。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我日构祸，曷云能穀？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

匪鶉匪鸛，翰飞戾天。匪鱣匪鼉，潜逃于渊。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注释】

1、徂（殂cú）：始。《郑笺》：“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

2、匪人：王夫之《诗经稗疏》：“其云匪人者，犹非他人也。有诗曰‘兄弟匪他’，义与此同。犹言‘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喻yù）’（见《小雅·正月》篇）也。”

3、腓（肥fēi）：通“痲”，枯萎。《毛传》：“淒淒，凉风也。卉，草也。腓，病也。”《郑笺》：“凉风用事而众草皆病，兴贪残之政行而万民困病。”

4、离瘼（莫mò）：《毛传》：“离，忧。瘼，病。适，之也。”

5、烈烈、：《郑笺》：“烈烈，犹栗烈也。发发，疾貌。”

6、穀：《集传》：“穀，善也。”

7、废：习惯。残贼：害虫。《毛传》：“废，怵（是shì）也。”《正义》引《说文》：“怵，习也。”

8、尤：《郑笺》：“尤，过也。”

9、构：遘，遭遇。《通释》：“构者遘之假借，构祸犹云遭祸也。”

10、纪：纲，约束之意。

11、有：《通释》：“有，当读如相亲有之有。”

12、鹵（团tuán）：雕。鸢（渊yuān）：鹰。《毛传》：“鹵，雕也。雕鸢，贪残之鸟也。”

13、鱣（粘zhān）、鲟（委wěi）：鱼名。《尔雅·释鱼》郭璞注：“鱣……今江东呼为黄鱼。”《集传》：“鱣鲟，大鱼也。”

14、“山有”二句：《郑笺》：“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伤之也。”

【参考译文】

夏历四月白日长，六月酷暑当骄阳。先祖难道是别人，为何忍心我遭殃？

秋风萧瑟天气凉，百草凋零尽枯黄。世乱人离多病苦，回到哪里向哪方？

冬日天冷草木残，狂风呼啸刺骨寒。人们莫不生活好，为啥我独遭灾难。

山上草木好又多，栗树梅树长满坡。人们习惯为残害，没谁知道是罪过。

瞧那泉水在山坡，有时清来有时浊。我今天天遭灾祸，何时能过好生活。

白浪滔滔江汉水，统领南方众河流。鞠躬尽

瘁为国事，没人和我做朋友！

那是大雕那是鸢，展翅高飞上云天。那是黄鱼那是鲤，摆尾潜逃在深渊。

山上长有蕨和薇，杞树楸树洼地生。君子写下这首歌，为诉心头忧伤情。

【雅-046】无将大车

【题解】一位服役者于乱世中聊作旷达，表示要排除各种忧虑。

无将大车，祇自尘兮。无思百忧，祇自疚兮。

无将大车，维尘冥冥。无思百忧，不出于颍。

无将大车，维尘雍兮。无思百忧，祇自重兮！

【注释】

1、将（降jiàng）：推。《郑笺》：“将犹扶进也。”《集传》：“大车，平地任载之车。”

2、疚（齐qí）：忧病。

3、冥冥：尘飞貌。《郑笺》：“冥冥者，蔽人目明，合无所见也。”

4、颍（窘jiǒng）：光明。《郑笺》：“思众小事以为忧，使人蔽暗不得出于光明之道。”

5、雍：《郑笺》：“雍犹蔽也。”

6、重（众zhòng）：沉重，劳累。

【参考译文】

载重大车不用扶，只会弄得一身土。莫想各种忧心事，只会伤身自吃苦。

不要扶着大车行，尘土飞扬迷眼睛。莫想各种忧心事，伤心过度失光明。

不要扶着大车行，尘土飞扬蔽天空。莫想各种忧心事，只会负担更加重。

【雅-048】鼓钟

【题解】诗人在淮水边上观赏周乐，思念古圣贤，倍增忧伤。

鼓钟将将，淮水汤汤，忧心且伤。淑人君子，怀允不忘。

鼓钟喈喈，淮水湔湔，忧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钟伐鼗，淮有三洲，忧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犹。

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龠不僭。

【注释】

- 1、将将（锵qiāng）、汤汤（商shāng）：《集传》：“将将，声也。汤汤，沸腾之貌。”
- 2、淑、怀、允：《集传》：“淑，善。怀，思。允，信也。……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 3、喈喈（接jiē）：钟声。
- 4、湔湔（接jiē）：水疾流貌。《说文·水部》：“湔湔，水流湔湔也。”《集传》：“苏氏曰：始言汤汤，水盛也。中言湔湔，水流也。终

言三洲，水落而洲见也。”

5、回：邪僻。

6、鼗（高gāo）：《毛传》：“鼗，大鼓也。”

771。圣贤，周、妯（抽chōu）：激动。
《郑笺》：“妯之言悼也。”

8、犹：缺点，过失。《郑笺》：“犹当作愈，愈，病也。”

9、钦钦：《集传》：“钦钦，亦声也。”

10、笙磬：姚际恒《诗经通论》：“笙在堂上，磬在堂下，言堂上堂下之乐皆和也。”

11、雅南：《毛传》：“为雅为南也。”《集传》：“雅，二雅也。南，二南也。”

12、龠（月yuè）：排箫。僭（见jiàn）：乱。《正义》：“以为龠舞。谓吹龠而舞也。”

【参考译文】

编钟敲起响叮当，淮水奔腾向东方。心里忧愁又悲伤。古代贤人和君子，实在念念不能忘。

编钟敲起声缭绕，淮水奔腾浪滔滔。心里忧愁又烦恼。古代贤人和君子，品行端正道德高。

敲钟击鼓声悠悠，淮水中间有三洲。心里悲伤又忧愁。古代贤人和君子，道德无瑕品行优。

编钟敲起声钦钦，又弹瑟来又弹琴。笙磬和谐真好听。既有雅乐和南乐，排箫伴奏依次行。

【雅-050】信南山

【题解】周王冬祭祖先的乐歌。描写田亩整齐，风调雨顺，年丰岁稔（忍rěn），祭祀祈福。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

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

疆场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穡，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

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从以騂牡，享于祖考。执其鸞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注释】

1、信：长远之意。曾运乾《毛传说》：“信读如伸，长远貌。”

2、甸（垫diàn）：治田。

3、畇畇（匀yún）：平坦整齐貌。《通

释》：“畇畇，田已均治之貌。”

4、曾孙：《集传》：“曾孙，主祭者之称。曾，重也。自曾祖以至无穷，皆得称之也。”

5、疆、理、亩：《集传》：“疆者，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沟涂也。亩，垄也。”

6、同：重。《集传》：“同云，云一色也，将雪之候如此。”

7、雰雰（分fēn）：纷纷。《毛传》：“雰雰，雪貌。丰年之冬必有积雪。”

8、霖霖（脉木màimù）：小雨。

9、渥（握wò）、沾（粘zhān）：《集传》：“优、渥、沾、足，皆饶洽之意也。”

10、埸（异yì）：畔。田界。

11、彧彧（遇yù）：茂盛貌。《集传》：“埸，畔也。翼翼，整饬（赤chì）貌。彧彧，茂盛貌。”

12、畀（毕bì）：给予。尸宾：代表先祖受祭的活人。《郑笺》：“畀，予。……至祭祀齐戒则以赐尸与宾。”

13、庐：“芦”之假借，即萝卜。郭沫若《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中田有庐与疆埸有瓜为对文，可知庐必然是芦字。”《说

文》：“庐，芦菰也。”

14、菹（租zū）：盐渍。《毛传》：“剥瓜为菹也。”《集传》：“菹，酢（醋cù）菜也。”

15、祐（户hù）：《郑笺》：“皇，君。祐，福也。”

16、骅（新xīn）：毛皮红色的马或牛。《集传》：“骅，赤色，周所尚也。”

17、鸾刀：《毛传》：“鸾刀，刀有鸾者。”

18、膋（辽liáo）：脂膏。《郑笺》：“膋，脂膏也。血以告杀，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实之于萧，合馨香也。”

19、烝（蒸zhēng）：《集传》：“烝，进也。或曰冬祭名。”

20、苾苾（闭bì）芬芬：《郑笺》：“既有牲物而进献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礼于是则明也。”

21、皇：赞美，嘉许。

【参考译文】

终南山脉延绵长，大禹治水曾开荒。高原洼地都平坦，曾孙耕作种稻粱。画定田界整好地，垄亩向南或东向。

天上乌云密布，瑞雪纷纷飘四处。更加蒙

蒙细雨下，雨量充沛好耕锄。大地滋润水分足，
生长百谷极丰富。

田地边界修整好，黄米高粱生长旺。曾孙把它来收获，
酿酒做饭甜又香。献给神尸和来宾，祈求福寿万年长。

田中种植有萝卜，田边地头长瓜蔬。剥的剥来腌的腌，
献给伟大老先祖。曾孙寿命长不老，皇天保佑赐福禄。

祭祀神灵用清酒，再献黄牛肥有膘，清酒牛肉敬祖考。
手中拿起銚铃刀，拨开牺牲项下毛，取出牛血牛脂膏。

举行冬祭献佳肴，香气四溢真芬芳。祭事办得很漂亮，
先祖到来多赞赏。降下大福作报偿，赐你大寿永无疆。

【雅-052】大田

【题解】这是西周农事诗之一。第一章写农夫耕作播种，嘉谷生长。第二章写清除虫害，谷粒坚好。第三章写雨水调和，收获丰盛。第四章写周王犒劳农夫，祭神求福。

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

既方既皂，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斂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来方禋祀，以其騂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注释】

- 1、大田：面积广大的田。
- 2、种：选种子。戒（古音记jì）：修农具。

3、既备：言上述的事已准备停当。乃事：言从事下文所述的工作。这句句法和《大雅·公刘》篇的“既顺乃宣”相同。

4、覃：剡（掩yǎn）字的假借，锐利。耜（似sì）：似犁的农具。

5、俶（处chù）：始。载：从事。亩：古音“米”。这句是说开始工作于南亩。

6、庭：读为“挺”，生出。这句是说百谷生出而硕大。

7、曾：犹“重”。孙之子为“曾孙”，以下每代都可以称曾孙。这里指周王。若：顺。这句是说一切顺了王的意愿。

8、方：房。皐（皂zào）：谷实才结成的状态。既房是说已生长粟皮，既皐是说已生长谷壳。下句“坚”、“好”也是指谷粒而言。

9、稂（郎láng）：禾粟之生穗而不充实的，又叫“童梁”。莠（有yǒu）：草名，叶穗像禾。

10、螟（冥míng）：吃苗心的小青虫，长约半寸。螽（特tè）：《说文》作“螻”，虫名，长一寸许，食苗叶，吐丝。

11、螽（矛máo）：吃苗根的虫。贼：也是虫名，专食苗节，善钻禾秆。

12、稚：幼禾。

13、田祖：稷神。神：犹“灵”。

14、畀（必bì）：付。以上二句是希望于稷神之词，言田祖是有灵的，将这些害虫投到火里去吧。

15、淦（掩yǎn）：云起貌。萋萋：“淒淒”的假借，《韩诗外传》作“淒淒”。注见《郑风·风雨》（F-090）篇。

16、祈祈：徐徐。

17、公田：属于公家的田。

18、私：属于私人的田。

19、不获稚：因未成熟而不割的禾。

20、穧（剂jì）：收割。不敛穧：已割而未及收的禾。

21、遗秉：遗漏了的成把的禾。

22、滞穗：抛撒在田里的穗子。

23、伊：犹“是”。以上五句是说这里那里都有遗下的穗粒，准许穷苦的寡妇拾取。

24、方：祭四方之神。禋（因yīn）：精洁致祭。

25、騂（辛xīn）：赤色牲。黑：古音hī。

26、介：读为“丐”，求。景：大。福：古读如“逼”。

【余冠英今译】

大田里多种多收。种子选了农具修，各事齐备来动手。用我锋利的犁头，开始整南田的土壤。播种庄稼多样，生长得棵棵茁壮，顺了周王的希望。

谷粒长了谷壳，长得结实完好，没有稂草莠草。除去青虫丝虫，蝗虫和它的同伙，别祸害我的幼禾。田祖有灵，把它们投进大火。

阴云洋洋飘来，好雨缓缓下了。好雨落在公田，私田同时沾到。那里有未成熟的禾，这里有收不及的谷；那里有遗落的禾把，这里有谷穗抛撒。舍给孤苦寡妇家。

王来看收成，带着妻和子。送饭送到田里，田官来了也欢喜。王来祭祀四方，牺牲有赤有黑，还有稷子黄米。奉请诸神受祭，得福不可估计。

【雅-054】裳裳者华

【题解】周天子赞美诸侯才德兼备，车马美盛，无所不宜。

裳裳者华，其叶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写兮。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

裳裳者华，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维其有章矣。维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

裳裳者华，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骆。乘其四骆，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维其有之，是以似之。

【注释】

1、裳裳：花丰盛貌。

2、湑（许xǔ）：茂盛貌。《毛传》：“裳裳，犹堂堂也。湑，盛貌。”

3、覯（够gòu）：遇见。《郑笺》：“覯，见也。之子，是子也。”《集传》：“则其心倾写而悦乐之矣。”

4、誉处：安乐。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誉处，安处也。”

5、芸：花叶发黄貌。

6、有章：有才华。《集传》：“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庆矣。”

7、骆（落luò）：黑鬃的白马。

8、沃若：威仪之盛。

9、“左之”四句：《毛传》：“左阳道，朝祀之事；右阴道，丧戎之事。”《通释》：“左之右之，宜从钱澄之（《间诗诗学》）说，谓左辅右弼。”

10、似：《毛传》：“似，嗣也。”《正义》：“此二德者，我先人维其并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子孙嗣之。”

【参考译文】

花儿朵朵多鲜明，叶儿青青真茂盛。我今见到这个人，心里实在很高兴。心里实在很高兴，有个安乐好家庭。

花儿朵朵多辉煌，颜色鲜艳似金黄。我今见到这个人，服饰华美有文章。服饰华美有文章，从此喜庆得吉祥。

色彩鲜明朵朵花，有黄有白都不差。我今见到这个人，驾着黑鬃白色马。驾着黑鬃白色马，六条缰绳有光华。（鬃：音列liè）

任职左辅主朝政，君子才德无不胜。任职右弼掌戎兵，君子有德有才能。君子有德有才能，祖宗事业得继承。

【雅-056】鸳鸯

【题解】祝贺贵族新婚，长保福禄。

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

乘马在厩，摧之秣之。君子万年，福禄艾之。

乘马在厩，秣之摧之。君子万年，福禄绥之。

【注释】

1、毕：罗网。《集传》：“毕，小网长柄也。罗，网也。”

2、福禄宜之：《通释》：“福禄宜之，犹言福禄绥之，宜、绥皆安也。”

3、戢（及jí）：收敛。《释文》：“戢，《韩诗》云：‘捷也。’捷其喙（咒zhòu）于左也。”

4、遐（峡xiá）：长久。《郑笺》：“遐，远也。远犹久也。”

5、厩（旧jiù）：马棚，泛指牲口棚。

6、摧（错cuò）：铡碎的草。秣（莫mò）：用来喂马的杂谷。《释文》：“摧（错cuò），刍（除chú）也。秣，谷马也。”

7、艾：养育。《通释》：“《尔雅·释诂》：‘艾，相也。’艾之谓辅助之。”

8、绥（虽suī）：安定。

【参考译文】

鸳鸯鸟儿双双飞，捕它用网又用毕。祝贺君子寿万年，安享福禄永相宜。

鸳鸯双双在鱼梁，嘴巴插进左翅膀。祝贺君子寿万年，安享福禄永不亡。

四匹马儿在马房，又喂草料又喂粮。祝贺君子寿万年，助你福禄长安享。

四匹马儿拴马槽，又喂粮食又喂草。祝贺君子寿万年，安享福禄永远好。

【雅-058】车輶

【题解】在新婚亲迎途中，诗人满怀喜悦和爱慕，赞扬新娘漂亮而有美德。

间关车之輶兮，思变季女逝兮。匪饥匪渴，德音来括。虽无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维鷖。辰彼硕女，令德来教。式燕且誉，好尔无射。

虽无旨酒，式饮庶几。虽无嘉肴，式食庶几。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鲜我觐尔，我心写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觐尔新婚，以慰我心。

【注释】

1、间关：车轮声。輶（辖xiá）：车轴两头的键。《集传》：“间关，设輶声也。輶，车轴头铁也。”戴震《毛郑诗考证》：“车行则毂端铁与輶相切，有声间关然。”

2、变（峦luán）：美好。《毛传》：“变，美貌。”

3、括：聚会。《毛传》：“括，会也。”

4、依：盛。《毛传》：“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

5、鷖（交jiāo）：《诗缉》：“鷖，长尾雉也。”

6、辰：美善貌。硕女：德高貌美之女。
《毛传》：“辰，时也。”

7、射（易yì）：厌弃。《郑笺》：“射，厌也。”誉：通“豫”，欢乐。

8、庶几：林义光《诗经通解》：“庶几，愿望之词。愿其饮食歌舞。”

9、湑（许xǔ）：《释文》：“湑，茂盛也。”《通释》：“今按《汉广》有刈薪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豳风》之伐柯与娶妻同喻，《诗》中以析薪喻婚姻者不一而足。”

10、鲜、覯（够gòu）：《郑笺》：“鲜，善。覯，见也。”

11、景行（航háng）：大道。《集传》：“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

12、騑騑（非fēi）：《传疏》：“《四牡》传云：騑騑，行不止之貌。”

13、如琴：《集传》：“如琴，谓六轡调和

如琴瑟也。”

【参考译文】

车辇转动间关响，少女出嫁做新娘。不是饥来不是渴，就盼美人结鸳鸯。虽无众多好朋友，一起宴饮喜洋洋。

平地树林多茂密，长尾野鸡树上栖。漂亮姑娘及时嫁，带来美德好教益。一起宴饮多欢乐，永远爱你不厌弃。

虽然酒味不太好，希望喝得别太少。虽然桌上没佳肴，希望大家要吃饱。虽无美德相配你，请来唱歌把舞跳。

登上那座高山腰，劈下柞树当柴烧。劈下柞树当柴烧，树上枝繁叶又茂。今日相遇多美好，了却相思乐陶陶。

高山抬头看得清，沿着大道向前奔。四匹马儿跑不停，六条缰绳均如琴。见你车上新娘子，安慰我心暖如春。

【雅-060】宾之初筵

【题解】以对比手法，讽刺统治贵族的饮酒无度，失礼败德。揭露醉汉们的种种丑态。相传为卫武公所作。

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猷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

籥舞笙鼓，乐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礼。百礼既至，有壬有林。锡尔纯嘏，子孙其湛。其湛曰乐，各奏尔能。宾载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尔时。

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仙仙。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既醉止，威仪怱怱。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傼傼。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傴傴。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

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

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从谓，无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语。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识，矧敢多又。

【注释】

1、初筵：《集传》：“初筵，初即席也。”

2、秩秩：《郑笺》：“秩秩然肃敬也。”

3、殽（肴yáo）：同“肴”。核：干果。旅：陈列。《毛传》：“楚，列貌。殽，豆食也。核，加筵也。旅，陈也。”

4、和旨：《集传》：“和旨，调美也。孔，甚也。”

5、逸逸：往来不断。《毛传》：“逸逸，往来有序也。”

6、侯：箭靶。抗：举。《毛传》：“大侯，君侯也。抗，举也。”《传疏》：“侯，射侯也。”

7、射夫既同：《集传》：“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发，发矢也。”

8、的、祈、爵：《毛传》：“的，质也。祈，求也。”《郑笺》：“爵，射爵也。射之礼，胜者饮不胜者。”

9、籥（乐yuè）：《毛传》：“秉籥而舞，与笙鼓相应。”

10、烝（蒸zhēng）：进。衍（看kàn）：娱乐。《郑笺》：“烝，进。衍，乐。洽（恰qià），合也。”

11、壬、林：《集传》：“壬，大。林，盛也。言礼之盛大也。”

12、纯嘏（谷gǔ）：大福。《郑笺》：“纯，大也。嘏，谓尸与主人以福也。湛（耽dān），乐也。”

13、仇：对手。室人：主人。《毛传》：“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请射于宾，宾许诺，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宾也。”

14、康：大。《毛传》：“时，中者也。”《通释》：“康、荒古通用……康爵义当为大。酌彼康爵，犹云酌彼大斗耳。”

15、温温：《郑笺》：“温温，柔和也。”

16、反反、幡幡：《毛传》：“反反，言慎重也。幡幡，失威仪也。”

17、仙仙（先xiān）：《集传》：“迁，徙。屡，数。仙仙，轩举之状。”《通释》：“舍其坐迁，盖谓舍其所当坐当迁之礼耳。”

18、怱怱（必bì）：轻薄粗鄙貌。《毛

传》：“抑抑，慎密也。怵怵，媢媢（屑慢 xiè màn，举止轻狂，不庄重）也。”

19、秩：《毛传》：“秩，常也。”

20、嘒（挠 náo）：喧哗。《毛传》：“号嘒，号呼欢嘒也。”

21、傴傴（七 qī）：身体歪斜貌。《毛传》：“傴傴，舞不能自正也。”

22、邇：过错。《集传》：“邇与尤同，过也。”

23、侧、俄：《郑笺》：“侧，倾。俄，倾貌。”

24、傴傴（缩 suō）：舞不止貌。一说为参差不齐貌。《毛传》：“傴傴，不止也。”《正义》：“上言仙仙是舞之形貌，犹能自正，傴傴则不能自正，傴傴则非徒不正，又不能止为舞不止也。”

25、伐德：败德。《集传》：“伐，害。”

26、令仪：《集传》：“饮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仪耳。”

27、凡此饮酒：《郑笺》：“饮酒于有醉者，有不醉者，则立监使视之，又助之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

28、从谓：听从别人再劝酒。《通释》：“勿从谓者，勿从而劝勤之使更饮也。”

29、童羖（谷gǔ）：无角黑色公羊，世上本不存在。《郑笺》：“由，从也。”《郑笺》：“羖羊之性，牝（聘pìn）牡有角。”《集传》：“童羖，无角之羖羊，必无之物也。”

30、矧（审shěn）：况且。《正义》引《春秋传》云：“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集传》：“识，记也。……女饮至三爵，已昏然无所记矣，况又敢多饮乎？又丁宁以戒之也。”《通释》：“又即侑之假设，谓劝酒也。”

【参考译文】

客人开始入筵席，左右应接有礼仪。筵豆陈设好秩序，鱼肉瓜果摆整齐。酒味香醇又甜美，大家欢饮在一起。钟鼓都已悬设好，往来敬酒依次递。箭靶已经高高举，弓已张开箭已持。射夫已经配成对，人人尽力献射艺。箭箭射出中靶心，但求酒杯让给你。

箫舞吹笙又击鼓，音乐演奏很协调。进献列列先祖考，配合百礼行得好。百种礼节都周到，规模盛大真热闹。神灵赐你大福气。子子孙孙乐陶陶。人人快乐又欢喜，看谁射箭本领高。客人已把对手找，主人相陪射一遭。斟满那个大酒

杯，献给胜者表慰劳。

客人开始入筵席，彬彬有礼很和善。客人还未喝醉时，态度慎重又恭谦。一旦已经喝醉了，行为不检态度变。离开座位随处转，兴高采烈舞蹁跹。有的喝酒还未醉，态度庄重又安闲。一旦已经喝醉酒，行为轻薄胡乱缠。这是真的喝醉了，普通礼仪都难辨。

客人已经喝醉了，有的喊来有的叫。我的筓豆被打乱，手舞足蹈偏又倒。这是真的喝醉了，行为错误全不晓。头上皮帽歪着戴，没完没了把舞跳。如果醉了就出去，大家受福真不少。如果醉了还不走，就是缺德太不好。饮酒本来很不错，只是应有好礼貌。

饮酒也有各种人，有的醉来有的醒。设立酒监来监督，又立酒史记事情。酗酒本来是坏事，不醉反说你不行。不要跟着多劝酒，以免失礼瞎胡闹。不该说的别乱说，没有根据别乱道。依着醉汉胡乱言，会使公羊不长角。酒过三杯就迷糊，劝他多喝更不好。

【雅-062】采菽

【题解】诸侯朝见周王，周王给予各种赏赐，并祝福他们。

采菽采菽，筐之莛之。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觥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来朝，言观其旂。其旂淠淠，鸾声嘒嘒。载骖载驷，君子所届。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纾，天子所予。乐只君子，天子命之。乐只君子，福祿申之。

维柞之枝，其叶蓬蓬。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

汎汎杨舟，绋纆维之。乐只君子，天子葵之。乐只君子，福祿膍之。优哉游哉，亦是戾矣！

【注释】

1、菽（舒shū）：《郑笺》：“菽，大豆也。”

2、筐：方筐。莒（九jiǔ）：圆筐。

3、君子：《毛传》：“君子，谓诸侯也。”

4、锡：《通释》：“按锡与赐双声……锡即赐之假借。”

5、路车：《集传》：“路车，金路以赐同姓，象路以赐异姓也。”

6、袞（滚gǔn）：有卷龙图纹的衣服。黼（辅fǔ）：黑白相间礼服。《郑笺》：“玄袞，玄衣而画以卷龙也。”《集传》：“黼，如斧形，刺于裳也。”

7、鬐（必bì）沸：泉水翻腾貌。《毛传》：“鬐沸，泉出貌。槛泉，泉正出貌。”

8、淠淠（佩pèi）、嘒嘒（会huì）：《毛传》：“淠淠，动也。嘒嘒，中节也。”

9、届：《传疏》：“届者，至也。君子所届者，君子至也。所，语词耳。”

10、芾（伏fù）：《郑笺》：“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谓之芾，其他服谓之鞞（闭bì）。”

11、邪幅：绑腿。《集传》：“邪幅，逼也。邪缠于足，如今行滕（藤téng），所以束胫，在股下也。”

12、交：衣领。代指衣服。紓（舒shū）：屈

曲。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六：“彼交匪纾者，匪交匪纾也；匪交匪纾者，言来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缓也。”

13、申：重复。《郑笺》：“天子赐之，神赐福禄申重之，所谓人谋鬼谋也。”

14、蓬蓬：《毛传》：“蓬蓬，盛貌。”

15、殿：安抚，镇定。《毛传》：“殿，镇也。”

16、万福攸（忧yōu）同：《集传》：“为万福之所聚。”

17、平平（蹕pián）：《毛传》：“平平，辩治也。”《集传》：“左右，诸侯之臣也。”

18、绋（伏fú）：系船的麻绳。纆（黎lí）：拉船的竹索。《通释》：“诗以绋纆平列，绋盖以麻为索，纆盖以竹为索。”

19、葵：估量，度量。《集传》：“葵，揆（奎kuí）也。揆，犹度也。”

20、臄（皮pí）：厚赐。《毛传》：“臄，厚也。”

21、戾（立lì）：止，定。《郑笺》：“戾，止也。诸侯有盛德者，亦优游自安止于是。”

【参考译文】

采大豆呀采大豆，圆簋方筐来装下。君子远道来朝见，天子用啥赏赐他？虽然没啥赐给他，路车一辆四匹马。此外又赐啥东西？黑袍画龙裳绣花。

泉水沸腾涌向前，采摘芹菜在泉边。君子远道来朝王，车上旌旗已望见。旌旗高高随风展，鸾铃阵阵响不断。驾上三匹四匹马，君子到来气宇轩。

红色蔽膝围股上，下有绑腿斜着裹。不骄傲也不怠惰，天子给予赏赐多。君子心情多快乐，天子命他作辅佐。君子心情多快乐，神赐福禄无灾祸。

柞树枝条一丛丛，叶儿繁茂郁葱葱。君子心情多快乐，镇抚四方立大功。君子心情多快乐，万般福禄都集中。左右臣下也干练，君子命令能遵从。

杨木船儿水中漂，绳索系住不动摇。君子心情多快乐，天子量才给犒劳。君子心情多快畅，神赐福禄量不少。悠哉游哉度岁月，生活安定多美好。

【雅-064】菀柳

【题解】一位大臣怨恨自己参政有功，却被撤职流放。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无自暱焉。俾予靖之，后予极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无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迈焉。

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注释】

1、菀（遇yù）：《毛传》：“菀，茂木也。”《传疏》：“菀然之柳木，人可以休息之。兴者，以喻王者之朝，诸侯愿往之。”

2、暱（逆nì）：病。《毛传》：“蹈，动也。暱，近也。”《通释》：“动者，言其喜怒变动无常。”

3、靖：谋划。极：放逐。《毛传》：“靖，治。极，至也。”《郑笺》：“俾，使。极，诛也……后反诛放我。”

4、愒（器qì）：同“憩”，休息。

5、瘵（债zhài）：病。《郑笺》：“瘵，接也。”

6、迈：《郑笺》：“迈，行也，行亦放也。”

7、傅、臻：《郑笺》：“傅、臻，皆至也。鸟之高飞，极至于天耳，幽王之心，于何所至乎？言其心转侧无常，人不知其所届。”

8、矜：危境。《毛传》：“矜，危也。”《郑笺》：“居我以凶危之地，谓四裔也。”

【参考译文】

虽说柳树茂又密，树下不可去休息。上帝变化太无常，切莫接近讨晦气。先前使我理国事，后来贬我到远地。

虽说柳树郁苍苍，树下不可去歇凉。上帝变化太无常，切莫接近招祸殃。先前使我理国事，后来却把我流放。

有只鸟儿高高飞，展翅直上九霄天。那人心里事太难测，将要行走到哪边？为啥使我理国事？却叫无端遭凶险。

【雅-066】采绿

终朝采绿，不盈一掬。予发曲局，薄言归沐。

终朝采蓝，不盈一襜。五日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钓，言纶之绳。

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维鲂及鱮，薄言观者。

【注释】

1、绿：一作“葍（禄lù）”，草名。又名王刍。掬（居jū）：即掬。两手承取为掬。

2、曲局：卷曲。薄言：二字皆语助词，无义。

3、终朝：从天明到早饭时叫做“终朝（召zhāo）”。见《卫风·河广》（F-061）注。蓝：草名，叶可为染料。

4、襜（揜chān）：指衣服遮着前面的部分，蔽膝或前裳。

5、詹：到。这两句说出行过约期不归。

6、之子：《郑笺》：“之子，是子也，谓其君子也。于，往也。”

7、韞（畅chàng）：藏弓的套子。这里用作动词，即收弓入套。

8、纶（伦lún）：纠绳。

9、鲂：鳊鱼。鰠（叙xù）：鲢鱼。

10、者：“诸”的古文，“诸”是“之”、“乎”两字的合音。

【题解】

诗中女主人公因为丈夫出门，过期不归，心里愁闷难遣。她下了决心，等丈夫回来以后，无论打猎钓鱼，都跟他在一块儿，再也不离开了。

【余冠英今译】

整个早上采王刍，王刍不满两只手。我的头发卷又曲，我要回家洗洗头。

整个早上去采蓝，兜起前裳盛不满。他说五天就见面，过了六天不回还。

往后那人去打猎，我要跟他收弓箭。往后那人去钓鱼，我要跟他理丝线。

钓鱼钓着什么鱼？白肚子鲢鱼缩颈子鳊，白肚子鲢鱼缩颈子鳊，他钓我看总不厌。

【雅-068】隰桑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注释】

1、隰（席xí）：低湿的地方。

2、阿（俄é）：美貌。难：通“傴（挪nuó）”，盛多。“阿傴”是连绵词，这里分用。

3、沃（卧wò）：柔美。

4、幽：即黝，色青而近黑。

5、胶：固。

6、遐不：就是胡不，也就是何不。

【题解】

这首诗是一个女子的爱情自白。

【余冠英今译】

低田里桑树多美，桑叶儿多么丰满。见着了
我的人儿，我的心多么喜欢！

低田里桑树多美，桑叶儿嫩绿汪汪。见着了
我的人儿，怎么不心花开放！

低田里桑树多美，桑叶儿青色深深。见着了
我的人儿，情意啊胶漆难分。

爱你啊爱在心里，为什么总不敢提？心里头
深深藏起，哪一天才会忘记？

【雅-070】绵蛮

【题解】一个行役者疲劳不堪，又饥又渴，希望得到上级的照顾和关心。

绵蛮黄鸟，止于丘阿。道之云远，我劳如何！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命彼后车，谓之载之。

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岂敢惮行？畏不能趋。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命彼后车，谓之载之。

绵蛮黄鸟，止于丘侧。岂敢惮行？畏不能极。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命彼后车，谓之载之。

【注释】

1、绵蛮：小鸟貌。《毛传》：“绵蛮，小鸟貌。”《郑笺》：“小鸟知止于丘之曲阿静安之处而托息焉。”

2、后车：随行副车。

3、谓：归。

4、丘隅：《郑笺》：“丘隅，丘角也。”

5、惮：畏。《集传》：“惮，畏也。趋，疾

行也。”

6、极：至。《郑笺》：“极，至也。”

【参考译文】

小小一只黄莺鸟，飞来落在半山腰。道路实在太遥远，我今行役多辛劳！给他喝来给他吃，又加教诲又鼓励。命令副车停下来，让他坐上好休息。

小小一只黄莺鸟，飞来落在山角里。岂敢害怕走远路，就怕疲劳赶不及。给他喝来给他吃，又教诲来又鼓励。命令副车停下来，让他坐上好休息。

小小一只黄莺鸟，飞来落在山旁边。岂敢害怕走远路，就怕不能到终点。给他喝来给他吃，又教诲来又鼓励。命令副车停下来，让他坐上好休息。

【雅-072】渐渐之石

【题解】东征战士感叹征途险阻，军情紧急，艰苦备尝。

渐渐之石，维其高矣。山川悠远，维其劳矣。武人东征，不遑朝矣。

渐渐之石，维其卒矣。山川悠远，曷其没矣。武人东征，不遑出矣。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武人东征，不皇他矣。

【注释】

1、渐渐（缠chán）：通“巉”，山石高峻貌。《毛传》：“渐渐，山石高峻。”

2、劳：广阔。

3、遑朝：《传疏》：“遑，暇也。朝音朝夕之朝。不遑朝，犹言无暇日耳。”

4、卒：高而险。《通释》：“卒即萃（族zú）之假借。《说文》：‘萃，危高也。’”

5、没：《毛传》：“没，尽也。”

6、出，行。胡承珙（巩gǒng）《后笺》：“谓石虽竟历，而山川长远，何时可尽，

则入险而不暇出险，军行死地，劳困可知。”

7、烝（蒸zhēng）：《郑笺》：“烝，众也。”

8、蹢（迪dí）：兽蹄。

9、月离于毕：《毛传》：“月离阴星则雨。”《集传》：“毕，星名。豕涉波，月离毕，将雨之验也。”《传疏》：“滂沱，《诗考》引《史记》作滂池。……大雨沛然下垂，积水成陂，是为滂池。”

【参考译文】

怪石嶙峋多险峭，坡又陡来峰又高。山高水长路途遥，日夜行军多辛劳。将士奉命去东征，紧急无暇待天晓。

怪石嶙峋堆满山，又陡又险难登攀。山高水长路遥远，哪年哪月能走完？将士奉命去东征，无暇出险真艰难。

野猪蹄上白毛生，成群结队淌水行。天边月亮近毕星，滂沱大雨下不停。将士奉命去东征，他事无暇得照应。

【雅-074】何草不黄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注释】

1、何草不黄：犹言“无草不萎”。诗人以草的憔悴象征人的憔悴。

2、将：行。上句是说一年之中无一日不奔走，这句是说无人能免于奔走。

3、玄（古音xín）：赤黑色，是百草由枯而腐的颜色。

4、矜（关guān）：和“鰥”字通。无妻为鰥，久役的人丧失室家之乐，等于无妻。

5、匪民：非人。以上二句是说：我们从役的人难道不是人吗！

6、兕（似sì）：《集传》：“兕，野牛也。”

7、匪、彼：《通释》：“按匪、彼古通用。匪兕匪虎，犹言彼兕彼虎也。”

8、率：循。以上二句言身非野兽而行于旷野。

9、芄（蓬péng）：本是众草丛生之貌，这里用来形容狐尾的蓬松。“有芄”二句就所见起兴。

10、栈：就是棧，高。（“有栈之车”与“有芄者狐”句法相同，“栈”字应该是形容词。）

【题解】

这是从役的兵士怨劳苦的诗。第一、三、四章都是怨奔走四方，不得休息。第二章怨夫妇离隔，不得团聚。

【余冠英今译】

什么草儿不枯不黄！哪一天儿不在路上！什么人儿不奔不走！东西南北走遍四方。

什么草儿不黑不烂！什么人儿不打光棍！可怜我这个小兵，难道说偏不是人！

不是虎也不是野牛，旷野里东奔西走。可怜我这个小兵，早不息晚也不休！

有狐狸尾儿蓬松，青草里深深藏躲。有兵车高高大大，大路上匆匆赶过。

【雅-075】文王

【题解】歌颂文王受天命建立周朝，后王当以殷为鉴，效法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亶亶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

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黻。王之荇臣。无念尔祖。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注释】

1、於（乌wū）：表赞美的语气词。《毛传》：“於，叹辞。”

2、不：语助，无义。下文“不时”、“不亿”、“无念”第一字同。

3、时：林义光《诗经通解》：“时，持久也。”

4、左右：《集传》：“盖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无时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孙蒙其福泽，而君有天下也。”

5、亹亹（伟wěi）：勤勉貌。《毛传》：“亹亹，勉也。”

6、陈：重复。

7、哉：《郑笺》：“哉，始。……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国，故天下君之。”

8、本支：《毛传》：“本，本宗也。支，支子也。”

9、士：《毛传》：“士，世禄也。”

10、不显亦世：王引之《经传释词》卷

三：“不显亦世，言其世之显也，不与亦皆语助耳。”

11、犹：《郑笺》：“犹，谋。”

12、桢：《毛传》：“桢，干也。”

13、穆穆：《尔雅·释训》：“穆穆，敬也。”郭璞注：“容仪谨敬。”

14、缉熙：光明。

15、假：大。

16、丽：数目。

17、侯于周服：《通释》：“服，训为臣服之服。”曾运乾《毛诗说》：“此倒文取韵例，顺文当作‘侯服于周’。”

18、殷士：《集传》：“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则殷士者，商孙子之臣属也。”于省吾《诗经新证》：“肤敏，乃龟勉的转语。”

19、裸（灌guàn）将：《诗缉》：“裸，谓以鬯（唱chàng）酒献尸，尸受酒而灌于地以降神也。行裸之礼，谓之裸将。”

20、黼（抚fǔ）：白与黑也。冏（许xǔ）：殷商礼帽。《诗缉》：“服殷之常服，黼裳而冏冠也。黼裳，商周所同；冏冠，则商之制也。”

21、苾（尽jìn）：进用。

22、无念：曾运乾《毛诗说》：“《尔雅·释训》：‘勿念，勿忘也。’……念之训忘，犹乱之训治，祖之训存也。”

23、聿：《集传》：“聿，发语。……言欲念汝祖，在于自修其德。”

24、师：《郑笺》：“师，众也。”

25、骏命不易：《集传》：“骏，大也。不易，言其难也。”

26、遏：《毛传》：“遏，止。”

27、义问：好名誉。《集传》：“义，善也。问，闻通。有，又通。……又度殷之所以废兴者，而折之于天。”

28、虞：借鉴。

29、载：《毛传》：“载，事。”

30、仪刑：效法。

31、孚：《毛传》：“孚，信也。”《郑笺》：“仪法文王之事，天下咸信而顺之。”

【参考译文】

文王天上有英灵，光辉照天最显明。歧周虽然是旧邦，接受天命气象新。周家前途无限好，天命周家长兴盛。文王上升又下降，常伴上帝在天庭。

文王勤勉日夜忙，美好声誉永不亡。施恩布德兴周邦，后世子孙都为王。文王子孙相继传，嫡亲旁支百代昌。周家群臣和贵族，也都世世显荣光。

世世代代都显贵，谋事小心多仔细。群臣众多都贤能，生在这个王国里。王国能把贤士生，都是周家骨干臣。人才济济满朝廷，文王在天得安宁。

文王端庄行为正，光明磊落又恭敬。天命伟大不可违，殷商子孙都信听。殷商子孙数量多，成万成亿数不清。上帝已经发命令，服从周邦为周民。

殷商称臣服周王，天命运行本无常。殷商诸士多勤勉，助祭镐京登庙堂。他们助祭行灌礼，仍然穿戴殷时装。都是周王进用臣，牢记祖先不可忘。

牢记祖先别忘记，进德修业要努力。天命永远须配合，自己多多求福气。殷商未失民众时，行为也能配上帝。殷商灭亡应借鉴，永保天命不容易。

永保天命不容易，不要丧失在你身。美好声誉要发扬，殷朝兴亡有天命。上帝做事不可测，既无气味也无声。效法文王好榜样，天下信任又

尊敬。

【雅-077】绵

【题解】这是周人记述其祖先古公亶父事迹的诗。周民族的强大始于姬昌时，而基础的奠定由于古公亶父。本诗前八章写亶父迁国开基的功业，从迁岐、授田、筑室直写到驱逐混夷。末章写姬昌时代君明臣贤，能继承亶父的遗烈。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陿陿，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鼙鼓弗胜。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駉矣，维其喙矣。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注释】

1、瓠（迭dié）：小瓜。诗人以瓜的绵延和多实比周民的兴盛。

2、土：读为“杜”，《汉书·地理志》引作“杜”，水名，在今陕西省麟游、武功两县。武功县西南是故邠城所在地。邠是周始祖后稷之国。“沮”、“漆”都是水名，又合称漆沮水。古漆沮水有二：一近今陕西邠（宾bīn）县，就是后稷的曾孙公刘迁住的地方；一近今陕西岐山，就是周文王的祖父太王迁住的地方。以上二句是说周民初生之地是在杜水、沮水和漆水之间。

3、古公亶（胆dǎn）父：就是前注所说的太王。古公是称号，犹言“故邠公”。亶父是名。

4、陶：窑灶。复：古时的一种窑洞，即旁穿之穴。复、穴都是土室。这句是说居住土室，像窑灶的形状。

5、家室：犹言“宫室”。以上二句是说亶父初迁新土，居处简陋。（本住豳地，因被狄人所

侵迁到岐山。)

6、朝：早。走：《玉篇》引作“趣”。趣马是驱马疾驰。这句是说亶父在早晨驰马而来。

7、率：循。洧：厓（牙yá，旧读yái）岸。

8、岐下：岐山之下。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以上二句是说亶父循西来之水而到岐山下。

9、姜女：亶父之妃，姜氏。

10、胥：相，视。“胥宇”犹言“相宅”，就是考察地势，选择建筑宫室的地址。

11、周：岐山下地名。原：广平的土地。膴膴（武wǔ）：肥沃。

12、藟（谨jǐn）：植物名，野生，可以吃。飴（移yí）：用米芽或麦芽熬成的糖浆。藟菜和荼菜都略带苦味，现在说虽藟、荼也味甜如飴，足见周原土质之美。

13、契：刻。龟：指占卜所用的龟甲。龟甲先要钻凿，然后在钻凿出来的空处用火烧灼，看龟甲上的裂纹来断吉凶。占卜的结果用文字简单记述，刻在甲上。契或指凿龟，也可能指刻记卜言。

14、曰止曰时：“止”言此地可以居

住，“时”言此时可以动工，这就是占卜的结果。

15、乃：古文为“迺”。慰：安。这句是说决定在此定居。

16、乃左乃右：这句是说定居之后又划定左右隙地的用途。

17、疆：画经界。理：分条理。

18、宣：言导沟洫（续xù）泄水。亩：言治田垄。

19、自西徂东：西东指周原之内，举西东以包南北。徂（殂cú）：始。

20、周：徧（遍的异体字）。以上二句是说周原之内无人不担任工作。

21、司空：官名，营建的事属司空职掌。

22、司徒：官名，调配人力的事属司徒职掌。

23、缩：束。版：筑墙夹土的板。载：读为“栽”。缩版以载：言竖木以约束筑墙的板。

24、庙：供祖先的宫室。翼翼：严正貌。

25、掊（揪jiū）：聚土和盛土的动作。隤隤（仍réng）：众多。

26、度（夺duó）：向版内填土。薨薨（轰hōng）：人声及倒土声。

27、筑：捣土。登登：捣土声。

28、屨（楼lóu）：古“娄”字，读同“楼”，隆高。削屨是说将墙土隆高的地方削平。冯冯（凭píng）：削土声。

29、鼙（皋gāo）：大鼓名，长一丈二尺。敲鼓是为了使劳动着的人兴奋。以上二句是说百堵之墙同时兴工，众声齐起，鼙鼓的声音反不能胜过了。

30、皋门：王都的郭门。

31、伉（抗kàng）：高。

32、应门：王宫正门。

33、将将：尊严正肃之貌。

34、冢土：大社。社是祭土神的坛。

35、戎：兵。丑：众。攸：语助词。这句是说兵众出动。出军必须先祭社，所以诗人将两件事连叙。

36、肆：故。殄（舔tiǎn）：绝。厥：其，指古公亶父。愠：怒。

37、隕（允yǔn）：失。问：名声。以上二句是说古公避狄而来未能尽绝愠怒，而混夷畏威逃遁，仍然保持声望。

38、柞（做zuò）：植物名，橡栎之一种。械

（域yù）：白桤（蕊ruǐ），小木，丛生有刺。

39、行道：道路。兑：通。以上二句言柞械剪除而道路开通。

40、混夷：古种族名，西戎之一种，又作昆夷、串夷、畎（犬quǎn）夷、犬夷，也就是犬戎。駉（退tuì）：奔突。

41、喙（惠huì）：困极。以上二句言混夷逃遁而窘困。

42、虞：古国名，故虞城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芮（瑞ruì）：故芮城在今陕西省朝邑县南。质：要求平断。成：犹“定”。相传虞芮两国国君争田，久而不定，到周求西伯姬昌（即周文王）平断。入境后被周人礼让之风所惑，他们自动地相让起来，结果是将他们所争的田作为闲田，彼此都不要了。

43、蹶：动。生：读为“性”。这句是说文王感动了虞芮国君礼让的天性。

44、予：周人自称。曰：语助词。王逸《楚辞章句》引作“聿”。疏附：宣布德泽使民亲附之臣。

45、先后：前后辅佐相导之臣。

46、奔奏：奔命四方之臣。“奏”亦作“走”。

47、御侮：捍卫国家之臣。以上四句言在文王时代我周有这四种良臣。

【余冠英今译】

拖拖拉拉，大瓜连小瓜，当初我们周族，杜水沮漆是老家。古公亶父，把山洞来挖，把地洞来打，那时候没把房子搭。

古公亶父，早晨赶着他的马，顺着西水岸，来到歧山下。和他的姜氏夫人，来找地方重安家。

周原土地真肥美，堇菜苦菜都像糖。大伙儿有了商量，神的主张刻在龟板上，说的是：“停下”、“立刻”，“就在这儿盖起房。”

住下来，心安稳，或左或右把地分，经营田亩划疆界，挖沟泄水修田塍。从西到东南到北，人人干活都有份。（塍：音成chéng）

叫来了司空，叫来了司徒，吩咐他们造房屋。拉紧绳子吊直线，帮上木板栽木桩。造一座庄严的大庙宇。

盛起土来满满装，填起土来轰轰响。登登登是捣土，凭凭凭是削墙。百堵墙同时筑起，擂大鼓听不见响。

立起王都的郭门，那是多么雄伟。立起王宫

的正门，又是多么壮美。大社坛也建立起来，开出抗敌的军队。

对敌的愤怒不曾消除，民族的声望依然保住。拔去了柞树和械树，打通了往来的道路。混夷望风奔逃，他们尝到了痛苦。

虞芮的争吵要我们来评，文王感动了他们的天性。我们有臣僚宣政策团结百胜；我们有臣僚在前后保扶我君；我们有臣僚睦邻邦奔走四境；我们有臣僚保疆土抵抗欺凌。

【雅-079】旱麓

【题解】歌颂周王祭祀得福。

瞻彼旱麓，榛桔济济。岂弟君子，干禄岂弟。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岂弟君子，福禄攸降。

鸞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枿，民所燎矣。岂弟君子，神所劳矣。

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岂弟君子，求福不回。

【注释】

1、旱：山名。在今陕西省南郑县。

2、桔（户hù）：木名。《集传》：“榛似栗而上，桔似荆而赤。济济，众多也。”

3、干：求。《毛传》：“干，求也。”《集传》：“岂弟（凯替kǎitì），乐易也。”

4、瑟：鲜亮貌。《郑笺》：“瑟，洁鲜貌。”《集传》：“玉瓚，圭瓚也。以圭为柄，黄金为勺，青金为外，而朱其中也。黄流，秬（聚jù）鬯（唱chàng）也。酿秬黍为酒，筑郁金煮而和之。”秬（聚jù）：黑黍子

5、载：斟。《集传》：“载，在尊也。”

6、燎：同“𤇗”。《说文·火部》：“𤇗，柴祭天也。”

7、劳（滂lào）：保佑。

8、莫莫：《集传》：“莫莫，盛貌。”施（易yì）：蔓延。《韩诗》作“延”。

9、回：邪。《郑笺》：“不回者，不违先祖之道。”

【参考译文】

瞧那旱山山脚下，榛树桔树最茂密。君子之乐又平易，求得福禄心欢喜。

鲜洁玉把金勺子，郁香黄酒盛勺里。君子之乐又平易，大福大禄降给你。

鸛子高高飞天上，鱼儿跳跃在深渊。君子之乐又平易，培育人才作贡献。

清酒已经摆上了，黄色公牛已备好。祭祀神灵齐献上，祈求大福快来到。

柞树白粳洁又鲜，人们焚烧祭上天。君子
和乐又平易，神灵抚慰保平安。

茂茂密密野葡萄，爬满树干和枝条。君子
和乐又平易，求福从不违正道。

【雅-081】 皇矣

【题解】周族史诗之一。从大王开辟岐山，大伯王季德行美好，写到文王伐密伐崇取得胜利。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桷。启之辟之，其怪其梲。攘之剔之，其獰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诞先登于

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注释】

1、临：《郑笺》：“临，视也。大矣天之视天下，赫然甚明。”

2、莫：安定。《毛传》：“莫，定也。”

3、获：《郑笺》：“获，得也。”

4、究、度：《集传》：“究，寻；度，谋。……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于四方之国。”

5、耆（其qí）：憎怒。《毛传》：“耆，恶也。”

6、憎：《集传》：“憎，当作增。式廓，犹言规模也。”

7、此维与宅：《集传》：“以此歧周之地，与大王为居宅也。”

8、作：同“斫（琢zhuó）”，斩。屏（柄bǐng）：除去。

9、菑（姿zī）：树木立着枯死。翳（异yì）：树木倒着，枯树。《毛传》：“木立死曰菑，自毙为翳。”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六：“作读为柞。《戴芟（山shān）》传：除木曰柞。”

10、桲：《经义述闻》卷六：“桲，读为烈。烈，栝（聂niè）也，斩而复生者也。”

11、桤（撑chēng）：桤柳，西河柳。楮（居jū）：灵寿树。《集传》：“楮，櫟（匮kuì）也。肿节，似扶老，可为杖者也。”

12、檿（演yǎn）、柘（这zhè）：木名，山桑，黄桑。

13、载路：《通释》：“诗谓帝迁明德，串（灌guàn）夷则瘠（及jí）败疲惫而去，故曰载路。”

14、受命既固：《诗缉》：“王者配天，天将立之以为配，使周家王天下，其受命坚固不易也。”

15、兑：《毛传》：“兑，易直也。”

16、对：《毛传》：“对，配也。”《郑笺》：“作，为也。天为邦，谓兴周国也。作配，谓为生明君也。”

17、大伯：即太伯。

18、因心：《集传》：“因心，非勉强也。”

19、笃：使……厚。《郑笺》：“笃，厚。”

20、奄：全，无余。

21、王季：《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礼记·乐记》并作“文王”。

22、貊（莫mò）：不声张。《毛传》：“心能制义曰度。”《郑笺》：“德正召和曰貊。”

23、克明克类：《集传》：“克明，能察是非也。克类，能分善恶也。”

24、顺、比：《集传》：“顺，慈和遍服也。比，上下相亲也。”

25、无然：《集传》：“无然，言不可如此也。”《郑笺》：“畔援，犹跋扈也。”

26、歆（新xīn）羨：羡慕。《毛传》：“无

是贪羨。岸，高位也。”

27、密：古国名，在今甘肃灵台县。

28、侵阮：《毛传》：“国有密须氏，侵阮，遂往侵共。”阮、共：古国名，都在今甘肃泾川县。

29、旅、按：《毛传》：“旅，师；按，止也。”

30、祐（护hù）：《郑笺》：“祐，福也。”

31、以对于天下：《传疏》：“对为遂，遂又为安。《孟子》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即其义也。”

32、京：高丘。《经义述闻》卷六：“依，兵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词。言文王之众，依然其在京之地也。依之言殷也。”

33、阮疆：《通释》：“寢自阮疆是追述其息兵于阮疆之始。”

34、矢：陈军。《毛传》：“矢，陈也。”

35、鲜：《郑笺》：“鲜，善也。”

36、将、方：《毛传》：“将，侧也。方，则也。”

37、怀：《毛传》：“怀，归也。”

38、声以色：《通释》：“声以色，犹云声

与色也；夏以革，犹云夏与革也。”

39、不识不知：不去识别自己不了解的事物。

40、仇：俦（筹chóu）。匹配。

41、墉（庸yōng）：《毛传》：“钩，钩梯也，所以钩引上城者。临，临车也。墉，城也。”

42、闲闲：《毛传》：“闲闲，动摇也。言言，高大也。”

43、馘（国guó）：《集传》：“连连，属续貌。馘，割耳也。军法获者不服，则杀而馘其左耳。安安，不轻暴也。”

44、类、禡（骂mà）：祭祀名。《尔雅·释天》：“是类是禡，师祭也。”

45、致、附：《集传》：“致，致其至也。附，使之来附也。”

46、茀茀（扶fú）：兵车强盛貌。《集传》：“茀茀，强盛也。”

47、仡仡（异yì）：高耸貌。

48、肆：《集传》：“肆，纵兵也。”

49、忽：《毛传》：“忽，灭也。”

50、拂（扶fú）：《释文》引王肃：“拂，违

也。”

【参考译文】

伟大上帝有圣灵，临视人间最分明。观察天下四方地，探求人民可安定？想起夏商两朝末，国家正教不得行。寻思四方诸侯国，治理天下谁能胜。上帝颇嫌歧周弱，有心增大它封境。于是回头向西看，可让周王此地停。

砍掉杂树把地整，枯树死树除干净。修枝剪叶要认真，灌木繁茂新枝生。开出空地辟地坪，河柳樛树都砍平。恶木一定要剔除，山桑柘树能长成。上帝升迁明德人，犬夷疲困仓忙行。天立周王与己配，政权稳固国家兴。

上帝察看岐山岭，柞树械树除干净，松柏挺拔郁青青。上帝兴周使配天，大伯王季是先行。这位王季品德好，友爱兄弟是天性。王季友爱他兄长，于是多多得福庆，上天赐他大光明。受天福禄不丧失，拥有天下真荣幸。

这个王季是圣人，天生思想合准绳。名声清静传天下，美德能使是非明。是非善恶能分清，能为师长能为君。王季统领这大国，慈爱百姓上下亲。一直到了周文王，品德美好无悔恨。已受上帝大福祉：千秋万代传子孙。

上帝告诉周文王：不可跋扈胡乱行，不可贪婪存妄想，先据高位靠自强。密须国人不恭敬。竟敢抗拒我大邦，侵阮到共太嚣张。文王勃然大发怒，整饬军队上战场，入侵敌人得阻挡。周家福气大增长，安定天下保四方。

京地我军势力强，班师归来自阮疆。登上高山向远望，不许陈兵我山冈，丘陵山坡属我邦。不许饮我泉中水，是我泉水和池塘。肥美平原测量好，大家安居岐山阳，住处靠近渭水旁。你是万国好榜样，天下归心人向往。

上帝告诉周文王：我今赋你好品德。不要疾言和厉色，莫仗夏楚和鞭策。好像无识又无知，顺应上帝旧法则。上帝告诉周文王：邻邦意见要征求，兄弟国家要联合。爬城钩梯准备好，还有临车和冲车，崇国城墙定攻克。

临车冲车向前进，崇国城墙高入云。拿问俘虏连续干，杀敌割耳徐徐行。出师祭天又祭旗，招抚余敌安人民，四方不敢来欺凌。临车冲车真强盛，崇国城墙动不停。冲锋陷阵势无阻，顽敌定要杀干净，四方无人敢违命。

【校勘】

本诗第一章“上帝耆之”一句，有两个版本的译注均不准确。其一，将“耆”字解读为：耆：

通“稽”，考察。故将此句译为：“上帝认真察歧周”。但是，“耆”通“稽”一说毫无根据，这样翻译自然过于牵强。其二，将“耆”字解读为：耆（是shì）：同“嗜”，爱好。因而将这句译为：“上帝偏爱西周地”。查阅《辞海》，“耆”字确有这个读音。但是，《辞海》中明确标注“耆”字的第一个读音为：（其qí），并且在此读音下的第三个义项特别注明：耆（其qí）：③憎怒。《毛传》：“耆，恶也。”因此，我们当然应该以此为据。那么，这句“上帝耆之”该怎样翻译呢？根据全诗以及上下文的意思，我想，翻译为“上帝颇嫌歧周弱”是比较恰当的。

【雅-083】下武

【题解】歌颂周武王有圣德，能继承先王功业。

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来贺。於万斯年，不遐有佐。

【注释】

1、武：继承。《毛传》：“武，继也。”《郑笺》：“后人能继先祖者，惟有周家最大。”

2、三后：《毛传》：“三后，大王、王季、

文王也。王，武王也。”

3、世德：《诗缉》：“以其于先世之德，能起而求之，善继述也。”

4、孚：信实。《毛传》：“成王，成是王业也。”《郑笺》：“孚，信也。”

5、则：《毛传》：“则其先人也。”

6、媚：《郑笺》：“媚，爱。”

7、许：《毛传》：“许，进。”

8、绳：继承。武：足迹，功业。《集传》：“绳，继。武，迹也。”

9、祐（护hù）：《郑笺》：“祐，福也。”

10、遐、佐：《集传》：“遐，何通。佐，助也。盖曰岂不有助乎云尔。”

【参考译文】

周邦后人能继承，代代都有明君生。三位先王在天庭，武王配天在镐京。

武王配天在镐京，追求先祖好德行。配合天命能长保，完成王业可信任。

完成王业可信任，百姓学他做好人。他能永远行孝道，效法先王遵祖训。

天下都爱人一个，能担重任顺德行。他能永

远行孝道，继承王业多光明。

光明磊落后来人，祖宗事业能继承。千秋万载把国享，受天福禄永不停。

享受老天赐福多，四方诸侯来朝贺。千秋万载把国享，哪无贤臣来辅佐！

【雅-085】生民

【题解】这是周人纪录关于他们的始祖后稷的传说，歌咏其功德和灵迹的诗。第一章写姜嫄履迹感孕的神异。第二章写后稷诞生的神异。第三章写后稷被弃而不死的神异。第四章写后稷在幼年所表现的对农艺的天赋才能。第五、六章写后稷对农业的伟大贡献。第七、八章写祭祀。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麦幪幪，瓜瓞唼唼。

诞后稷之穉，有相之道。弗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褒。实发实秀，实坚实

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糜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𦍋，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注释】

1、民：人，指周人。

2、时：是。姜嫄（原yuán）：传说中远古帝王高辛氏（帝喾）之妃，周始祖后稷之母。姜是姓。“嫄”亦作“原”，是谥号，取本原之义。以上二句言姜嫄始生周人，就是指生后稷。喾（库kù）：亦作“侖”，古帝王名。《史记·三代世表》“帝侖，黄帝曾孙。起黄帝至侖四世。号高辛。”

3、禋（因yīn）祀：一种野祭。祭时用火烧牲，使烟气上升。这里似指祀天帝。一说指祀郊禰（煤méi）。禰是求子之神，祭于郊外。

4、弗：“祓（扶fǔ）”的借字。祓是除不祥，祓无子就是除去无子的不祥，也就是求有子。

5、履：践，踩。帝：天帝。武：指足迹。敏：脚拇指，“武敏”就是足迹的脚拇指。歆：欣喜。姜嫄践巨人脚印而感生后稷的故事是周民族的传说。（或疑履迹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就是代表上帝的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

6、介：读为“愒（弃qì）”，息。这句是说祭毕休息。

7、震：娠，就是怀身。夙：肃，言谨守胎教。

8、时维后稷：即是为后稷。后稷又名弃。

9、诞：发语词，有叹美的意思。弥：满。弥厥月：言满了怀孕应有的月数。

10、先生：犹言“首生”。如：读为“而”。达：滑利。这句是说头生子很顺利地出生。

11、坼（撤chè）：裂。副（劈pì）：裂开，剖开。这句是说生得滑利不致破裂产门。

12、菑（灾zāi）：“灾”的异体字。

13、赫：显。这句是说因上述的情况而显得灵异。

14、宁、康：都训“安”，言上帝莫非不安享我的裡祀吗？这是写姜嫄的惴惧。践大人迹而生子是大怪异的事，姜嫄疑为不祥，所以下文又说“居然生子”。

15、居然：徒然。生子而不敢养育所以为徒然。这里三句辞义和下章紧相连接。

16、寘（至zhì）：即“置”，搁。隘：狭。这句是说将婴儿弃置在狭巷。

17、腓（肥fēi）：隐蔽。见《小雅·采薇》（Y-007）篇。字：乳育。

18、平林：平原上的树林。

19、会：适逢。这句是说适逢有人来伐木，不便弃置。

20、呱（孤gū）：啼哭。

21、实：与“寔”同，作“是”解。覃（潭tán）：长。訃（需xū）：大。

22、载：满。以上二句言婴儿哭声壮大。

23、匍：古音“必”。匍匐：伏地爬行。

24、岐：知意。嶷：古音“逆”，认识。克岐克嶷：是说能有所识别。

25、以：同“已”。就：求。以上三句是说后稷当才能匍匐的时候就很聪颖，能自求口食。

26、蓺（意yì）：种植。荏（忍rěn）菽：大豆。这句的“蓺之”两字贯下“禾役”、“瓜瓞（叠dié）”等句。

27、旆旆（配pèi）：即“芾芾（废fèi）”，茂盛。

28、役：《说文》引作“颖”，禾尖。穞穞（岁suì）：美好。

29、幪幪（猛měng）：茂盛覆地。

30、嗉嗉（绷běng）：《说文》引作“萑萑（绷běng）”，多果实貌。以上五句是说后稷知道游戏时候就爱好种植，所种瓜谷无不良好。

31、相：助。以上二句是说后稷的收获有助成之道，即指下文芾草等事。

32、芾（扶fú）：拔除。

33、黄茂：指嘉谷。

34、方：整齐。苞：丰茂。

35、种：犹“肿”，肥盛。褭（又yòu）：禾苗渐长貌。引申为出众。（《汉书·董仲舒传》：“今子大夫褭然为举首。”后以“褭然举首”指人的才能超出同辈。）

36、发：舒发。秀：初长穗。

37、坚好：言谷粒充实。

38、颖：垂穗。栗：犹“栗栗”，众。以上五句依禾生长成熟的次第描写禾的美好，言外见出人工之善。

39、郃（台tái）：地名，又作“𪔐”，音同。郃故城在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这句是说后稷到郃地定居。相传后稷在虞舜时代佐禹有功，始封于郃。

40、降：天赐。

41、秬（聚jù）：黑黍。秠（披pī）：一种黑黍。《尔雅·释草》：“秠，一稊二米。”稊（扶fú）：指米粒的外壳。

42、縻（门mén）：赤苗嘉谷（初生时叶纯色）。芑（起qǐ）：白苗嘉谷（初生时色微白）。

43、恒（更gèng）：遍；满。“恒之秬秠”言遍种秬秠。

44、是获是亩：收割而分亩计数。

45、任：犹“抱”。

46、肇：始。以上五句言遍种四种谷，成熟后收获抱负而归，始祭上帝。

47、掄（由yóu）：《说文》引作“𠂔”，取出。

48、蹂（柔róu）：通“揉”，揉搓。

49、释：淘米。叟叟：亦作“洶洶（搜sōu）”，释米之声。

50、烝：同“蒸”。浮浮：《说文》引作“煇煇（扶fú）”，热气上升貌。以上四句写准备用于祭祀的米和酒。

51、惟：思。言思念于祭祀的事。

52、萧：香蒿。祭脂：即牛肠脂。祭祀用香蒿和牛肠脂合烧，取其香气。

53、羝（低dī）：牡羊。輶（拔bá）：祭道路之神。因为将要郊祀上帝，先祭道神，就是《说文》所说“将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这句是说取牡羊为牲以用輶祭。

54、燔（烦fán）、烈：烧烤。这句是说将萧与脂烧燎起来。

55、岁：古读如“雪”。嗣岁：来年。这句是说祭祀是为了兴旺来年，意思就是祈求来岁的丰年。

56、卬（昂áng）：我。

57、豆：盛肉食器，木制。登：瓦豆。

58、居：安。歆：享。

59、胡：犹“何”。臭：气息。即指上文“其香

始升”的香。亶：诚。时：得其时。这句是说何以那馨香之气这样地真正得其时呢，这是赞美的话。

60、迄：到。以上三句是说后稷始创周人的祭祀制度，直到于今，庶几乎没有获罪于天，遗恨于心的事了。

【余冠英今译】

是谁生下第一代周人，姜嫄就是那位母亲。且说周人怎样降生？有一天姜嫄行禋祭，因为无儿求上帝。她踩着上帝的脚拇指印，心里欢喜。就在那里停下来休息。她怀孕了，不敢大意。后来生了孩子，那就是后稷。

姜嫄怀足了十月胎，头生子像只小羊滑下来。不破也不裂，无灾又无害。这些事情显得多奇怪。莫非上帝不愉快，我的祭祀他不爱。教我有儿不敢养，白白生下来。

把他扔在胡同里，牛羊一起来喂乳；把他扔在树林里，恰巧有人来砍树；把他扔在寒冰里上，鸟儿展翅将他护。鸟儿飞去了，后稷哇哇哭。哭声又长又洪亮，大路上听得蛮清楚。

后稷才会爬，就显出智慧，能把食物找到嘴。他去种大豆，大豆棵棵肥。满田谷穗个个

美，麻和麦子盖田野。大瓜小瓜都成堆。

后稷种庄稼，有他的好方法，先把乱草除，后把好种下。苗儿齐整又旺盛，长高又长大。慢慢发育出穗子，结结实实谁不夸。无数的谷穗沉沉挂，后稷到邠地成了家。

天降好种真出奇：两种黑黍叫做秬和秠，又有赤苗的糜和白苗的芑。黑黍遍地仗，收割按亩来算计；抱起背起送家里；回家开始把神祭。

要问祭神怎么祭？有人忙舂米，有人忙舀米，有人舂二道，有人簸糠皮，响叟叟是淘米，气腾腾是蒸米。然后商量好主意，采些香蒿和油脂，公羊先把道神祭。烧起来，烤起来，祈求来年丰产如人意。

祭品盛在木碗里，木碗瓦罐都盛些。香气开始升上天，上帝安然来受祭，这香气为何真正合时宜？自从后稷创祭礼，无灾又无难，直到今日里。

【雅-087】既醉

【题解】周代统治者祭祀祖先，祝官代表神尸向主人表示祝福。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

既醉以酒，尔肴既将。君子万年，介尔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终，令终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维何？笾豆静嘉。朋友攸摄，摄以威仪。

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

其胤维何？天被尔禄。君子万年，景命有仆。

其仆维何？厘尔女士。厘尔女士，从以孙子。

【注释】

1、德：《集传》：“德，恩惠也。”

2、君子：《集传》：“君子，谓王也。尔，亦指王也。”

3、将：美好。《郑笺》：“肴，谓牲体也。”《通释》：“将，臧声相近，臧为美，将亦美也。”

4、昭明：显明；光明。《郑笺》：“昭，光也。”《正义》：“与之以昭明之道，谓使之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也。”

5、融：十分明亮。《毛传》：“融，长。朗，明也。”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言其明高出，足以照临四方，所谓居上克明也。”

6、俶（触chù）：始。《毛传》：“俶，始也。”

7、尸：祭祀中装扮神灵的人。《郑笺》：“公尸以善言告之，谓嘏（古gǔ，又读贾jiǎ）辞也。”

8、摄：《毛传》：“言相摄佐者以威仪也。”

9、有：《通释》：“有，又也。言君子又为孝子也。”

10、匱（愧kuì）：《毛传》：“匱，竭。

类，善也。”《传疏》：“尔，孝子也。言孝子有不竭之善，则祖考之神，长予孝子以善也。”

11、壶（捥kǔn）：扩充，广大。

12、祚（作zuò）：福禄。胤（印yìn）：后嗣。《集传》：“祚，福禄也。胤，子孙也。”

13、仆：附着，着落。

14、厘：通“赉（赖lài）”，赐予。女：同“汝”，你。《毛传》：“厘，予也。”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一：“女士者，士女也。孙子者，子孙也。皆倒文以协韵。”

【参考译文】

你的美酒我已醉，你的恩惠已饱受。君子长寿万万岁，赐你大福永不休。

你的美酒已喝醉，你的菜肴真有味。君子长寿万万岁，赐你光明大智慧。

光明智慧照四方，高明而且结局强。善终必有好开始，神尸祝你万年昌。

神尸祝辞说的啥？食品精美质量好。朋友纷纷来助祭，助祭庄严有礼貌。

祭祀礼节很合时，主人又是大孝子。孝子孝心无穷尽，赐你好处永不止。

他的好处怎么样？家室光大天下平。君子寿

命万年长，赐你子孙大福庆。

子孙后嗣又如何？天赐福禄多如林。主人寿命长万春，天降大命附你身。

大命附你又怎生？赐你女子和男丁。赐你女子和男丁，子孙代代都旺盛。

【雅-089】假乐

【题解】歌颂周天子有美德，受福于天，政通人和。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干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

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墜。

【注释】

1、假乐：嘉乐，赞美、喜爱。君子：指周成王。《毛传》：“假，嘉也。”

2、宜民宜人：《毛传》：“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

3、右：通“佑”，助。

4、申之：《传疏》：“申之，言申之以福也。”

5、干：《郑笺》：“干，求也。”

6、穆穆：《集传》：“穆穆，敬也。皇皇，美也。”

7、愆（迁qiān）：《郑笺》：“愆，过也。率，循也。”

8、抑抑：通“懿懿”，壮美貌。《毛传》：“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言语、教令、声名，皆可称德音，此德音指言语也。”

9、群匹：《传疏》：“此群匹为群臣。”

10、四方之纲：《郑笺》：“成王能为天下之纲纪，谓立法度以理治之也。”

11、燕：《集传》：“燕，安也。朋友，亦谓诸臣也。”

12、媚：爱。

13、解（懈xiè）：《集传》：“解，怠。”

14、塹（戏xì，又读记jì）：休息。《通释》：“《方言》：‘塹，归也。’民之攸塹，谓民之所息，即谓民之所归。”

【参考译文】

周王美好多快乐，品德显著又高尚。能安人民用贤良，接受福禄自天降。上天命令保佑他，多多赐福国兴旺。

求得福祿上百样，子子孫孫千億強。相貌堂堂德行美。宜做國君宜做王。沒有錯誤不忘本，遵循祖先舊典章。

儀容美好又端莊，言語政令也正常。沒有怨恨無憎惡，常與群臣共商量。受天賜福大無疆，統治四方明紀綱。

建立法度統四方，朋友群臣得安康。諸侯卿士都來到，衷心愛戴我君王。盡忠職守不懈怠，人民歸附國運長。

【雅-091】 洞酌

【题解】歌颂统治者爱护人民，能得民心。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饔飱。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鬯。岂弟君子，民之攸归。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岂弟君子，民之攸塈。

【注释】

1、洞（窘jiǒng）：远。酌：舀，取水。行潦（劳lǎo）：路边的积水。

2、挹（易yì）：舀。兹：此。《郑笺》：“远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于此小器。”

3、饔（分fēn）：蒸饭。飱（赤chì，又读西xī）：酒食。《集传》：“饔，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也。飱，酒食也。”

4、鬯（蕾lěi）：古代酒器。《毛传》：“濯（茁zhuó），涤也。鬯，祭器。”

5、漑：《毛传》：“漑，清也。”

6、𣪠（戏xì）：《郑笺》：“𣪠，息也。”

【参考译文】

远远前去舀流水，大器舀来小器装，可以蒸饭做酒浆。君子和乐又平易，为民父母好榜样。

远远前去舀流水，大器舀来装小器，用它可把祭器洗。君子和乐又平易，人民都来归附你。

远远前去舀流水，大器舀来小器盛，可把祭器洗干净。君子和乐又平易，人民休息得安宁。

【雅-093】民劳

【题解】西周贵族告诫统治者要安民防奸。

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迓，以定我王。

民亦劳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逌。无纵诡随，以谨惛恟。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民亦劳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民亦劳止，汙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式遏寇虐，无俾正败。戎虽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劳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缁绁。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注释】

1、汙（弃qì）：乞，求。《郑笺》：“汙，几也。”

2、诡随：不怀好意。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诡随，谓谲诈欺谩之人也。”

3、寇虐：抢劫残害行为。俞樾《群经平议》：“言为寇虐者，必遏止之，不以其高明而畏之也。”

4、慤（惨cǎn）：曾。《毛传》：“慤，曾也。”

5、柔：《通释》：“按能与柔义相近。柔之义为安之善，能亦安也善也。”

6、逮（求qiú）：《毛传》：“逮，合也。”《郑笺》：“逮，聚也。”

7、悞悞（昏挠hūnnáo）：朝政纷乱。《郑笺》：“悞悞，犹喧哗也，谓好争者也。”

8、劳：《郑笺》：“劳，犹功也。”

9、休：《尔雅·释言》：“休，庆也。”

10、罔极：《集传》：“罔极，为恶无穷极之人也。”

11、慝（特tè）：邪恶。

12、有德：《集传》：“有德，有德之人也。”

13、惕（憩qì）：通“憩”，休息。

14、厉：《郑笺》：“厉，恶也。”

15、正：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正，当读为政。寇虐之徒，败坏国政，遏之则政不败矣。”

16、戎：汝。《郑笺》：“戎，犹女（汝）也。式，用也。弘，犹广也。”

17、繾綣（遣犬qiǎnquǎn）：喻朝政纷乱不顺。《集传》：“繾綣，小人之团结其君者也。”

18、玉女：玉：好，爱。女：汝，你。阮元《王欲玉女解》：“诗言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悦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谏也。”

19、大：意为郑重。

【参考译文】

人民实在太劳苦，但求可以稍安康。爱护京城老百姓，安抚诸侯定四方。诡诈欺骗莫纵任，谨防小人行不良。掠夺暴行应制止，不怕坏人手段强。远近人民都爱护，安我国家保我王。

人民实在太劳苦，但求可以稍休息。爱护京城老百姓，可使人民聚一起。诡诈欺骗莫纵任，谨防歹人起奸计。掠夺暴行应制止，莫使人民添忧戚。不弃前功更努力，为使君王得福气。

人民实在太劳苦，但求可以喘口气。爱护京

师老百姓，安抚天下四方地。诡诈欺骗莫纵容，
反覆小人须警惕。掠夺暴行应制止，莫让邪恶得
兴起。仪容举止要谨慎，亲近贤德正自己。

人民实在太劳苦，但求可以歇一歇。爱护京
师老百姓，人民忧愁得发泄。诡诈欺骗莫纵任，
警惕丑恶防奸邪。掠夺暴行应制止，莫使国政变
恶劣。你虽年轻经历浅，作用巨大很特别。

人民实在太劳苦，但求可以稍舒服。爱护京
师老百姓，国家安定无残酷。诡诈欺骗莫纵任，
小人巴结别疏忽。掠夺暴行应制止，莫使政权遭
颠覆。衷心爱戴你君王，大力劝谏为帮助。

【雅-095】 荡

【题解】哀伤厉王无道，周室将亡。设为文王指责殷纣之词，意在借古讽今。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兴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彊御多怼。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燬于中国，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注释】

1、荡荡：《郑笺》：“荡荡，法度废坏之貌。”

2、辟：《毛传》：“辟，君也。”

3、疾威：《集传》：“疾威，犹暴虐也。”

4、命：本性，品质。

5、谏（陈chén）：诚信。《集传》：“烝（蒸zhēng），众。谏，信也。”

6、咨（恣zī）：《毛传》：“咨，嗟也。”

7、彊：“强”的异体字。《毛传》：“彊御，强梁御善也。”《集传》：“彊御，暴虐之臣也。”

8、掊（抔póu）克：聚敛，搜刮。《集传》：“掊克，聚敛之臣也。”

9、曾是在位：《郑笺》：“女曾任用是恶人，使之处位执职事也。”

10、服：《毛传》：“服，服政事也。”

11、滔：《毛传》：“滔，慢。”《郑笺》：“女群臣又相与而力为之，言竞于恶。”

12、义类：善良之人。怼（对duì）：怨恨。《集传》：“义，善。怼，怨。”

13、寇攘式内：吴闾（凯kǎi）生《诗义会通》：“或采流言以中伤贤人。……如此则寇贼生乎内。”

14、作、祝：《毛传》：“作、祝，诅也。届，极。究，穷也。”

15、𦔑𦔑（袍萧páoxiāo）：即“咆哮”。《文选·魏都赋》注引作“咆哮”。

16、敛怨：《集传》：“多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为德也。”

17、无侧：《毛传》：“背无臣，侧无人也。”

18、无卿：《毛传》：“无陪贰也，无卿士也。”

19、湎（免miǎn）：沉迷。《说文·水部》：“湎，湛于酒也。”

20、不义从式：《毛传》：“义，宜也。”《郑笺》：“式，法也。”

21、愆（前qián）：《郑笺》：“愆，过

也。”《诗缉》：“尔之容止既自取衍过，又无明无晦，而饮酒不息，叫号喧呼，使昼作夜，荒乱甚矣。”

22、蜩（条tiáo）、蟪（唐táng）：《集传》：“蜩、蟪，皆蝉也。”

23、小大近丧：《集传》：“小者大者几于丧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变也。”

24、鬯（必bì）：发怒。《毛传》：“不醉而怒曰鬯。”

25、覃（潭tán）：延伸。《集传》：“覃，延也。鬼方，远夷之国也。”

26、典刑：《郑笺》：“犹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

27、颠沛之揭：《集传》：“颠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

28、拔：《郑笺》：“拔，犹绝也。”

【参考译文】

上帝败法乱纷纷，却是天下百姓君。上帝行为太暴虐，政令邪僻真可恨。上天生下众百姓，他的命令不可信。人们开头都不错，很少能有好结果。

文王长叹开口说：叹你殷商殷纣王。如此暴

虐太强梁，如此聚敛乱贪赃。如此居官在高位，如此执政太荒唐。天生这个傲慢人，你们助他兴风浪。

文王长叹开口说：叹你殷商殷纣王。任用忠贞善良士，强暴之徒多怨望。流言蜚语相继来，寇盗抢夺生内堂。小人天天诅咒你，无穷无尽遭灾殃。

文王长叹开口说：叹你殷商殷纣王。你在国中乱咆哮，怨声载道仍逞强。不明自己品德坏，前后左右无贤良。你的品德不自明，没有辅佐无卿相。

文王长叹开口说：叹你殷商殷纣王。上天叫你别酗酒，从而效法不应当。仪容举止失常态，白天黑夜贪酒浆。大喊大叫瞎嚷嚷，昼夜颠倒太荒唐。

文王长叹开口说：叹你殷商殷纣王。怨声载道如蝉噪，又似开水和滚汤。大官小吏快灭亡，人们还是老主张。国内人民都愤怒，怒火延伸到远方。

文王长叹开口说：叹你殷商殷纣王。不是上帝不善良。殷商不用旧典章，虽然没有老成人，尚有成法作榜样。这些你都不肯听，国家将灭命将亡。

文王长叹开口说：叹你殷商殷纣王。古人曾经这样讲：树木倒下根朝上，枝叶没有受损伤，根儿断绝已遭殃。殷商借鉴不太远，想想夏桀怎样亡。

【雅-097】桑柔

【题解】周厉王卿士芮良夫哀叹厉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国家将亡。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刘，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填兮！倬彼昊天，宁不我矜。

四牡騤騤，旃旌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国步斯频！

国步蔑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忧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憯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覯瘡，孔棘我圉。

为谋为毖，乱况斯削。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如彼溯风，亦孔之僇。民有肃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维宝，代食维好。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蝥贼，稼穡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

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谮，不胥以穀。人亦有言：进退维谷。

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

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穀。维彼不顺，征以中垢。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复俾我悖。

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既之阴女，反予来赫！

民之罔极，职谅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职竞用力。

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

【注释】

1、旬：树荫遍布。《毛传》：“菀（wǎn），茂貌。旬，阴均也。”《传疏》：“阴均者，言荫依普遍也。”

2、刘：稀疏无叶貌。《毛传》：“刘，暴烁而希也。瘠（莫mò），病也。”

3、殄（舔tiǎn）《郑笺》：“殄，绝也。”

4、仓兄（怆怆chuàngkuàng）：同“怆怆”，凄怆之意。《毛传》：“填，久也。”《集传》：“仓兄，与怆怆同，悲悯之意也。”

5、倬（捉zhuō）：《郑笺》：“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矜（金jīn）：怜悯；怜惜。

6、騤騤（葵kuí）、旃（余yú）旃（照zhào）：《毛传》：“騤騤，不息也。鸟隼曰旃，龟蛇曰旃。”

7、泯：乱。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泯，乱也。承上乱生不夷言之，故曰靡国不乱耳。”

8、黎：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黎者，众也，多也。”

9、烬（尽jìn）：火烧东西的剩余。频：

《毛传》：“频，急也。”

10、箴资：《通释》：“箴资，即无资也。”

11、将：《郑笺》：“将，犹养也。”

12、疑：《毛传》：“疑，定也。”

13、厉阶：祸端。梗：灾害。《毛传》：“竞，强。厉，恶。梗，病也。”《集传》：“谁实为此祸根，使至今为病乎？”

14、土宇：《集传》：“土，乡。宇，屋。”

15、俾（但dàn）：《毛传》：“俾，厚也。”

16、觐瘠（民mín）：《集传》：“觐，见。瘠，病。棘，急。圉（雨yǔ），边也。”

17、毖（必bì）：谨慎。《毛传》：“毖，慎也。”

18、恤：《郑笺》：“恤，亦忧也。”

19、序爵：《集传》：“序爵，辨别贤否之道也。”

20、濯：《毛传》：“濯所以去热也。”

21、其何能淑：《集传》：“不然，则其何能善哉？相与入于陷溺而已。”

22、溯（肃sù）、僇（艾ài）：《毛传》：“溯，向。僇，咍（邑yì）。”《集

疏》：“喻王政所及，民皆如彼向疾风者，为之喑然短气。”喑僂：气不舒貌。

23、莽（兵pīng）：使。云：有。孔颖达疏：“莽云不逮者，是使之不得及门也。”《郑笺》：“肃，进。”《毛传》：“莽，使也。”

24、力民：使人民出力。代食：代替食禄。《毛传》：“力民代食，代无功者食天禄也。”

25、螽（毛máo）：《郑笺》：“虫食苗根曰螽，食节曰贼。卒，尽。痒（扬yáng），病也。”

26、恫（通tōng）：痛。《郑笺》：“恫，痛也。”

27、赘（坠zhuì）：连属。《毛传》：“赘，属。”《传疏》：“‘具赘卒荒’承上文‘降此螽贼，稼穡卒痒’言之，犹云饥谨荐臻耳。”

28、秉心宣犹：《通释》：“秉心宣犹，言其持心明且顺也。”

29、相：《集传》：“相，辅。……考择其辅相，必众以为贤，而后用之。”

30、𡔷𡔷（申shēn）：众多貌。《毛传》：“𡔷𡔷，众多也。”

31、譖（zèn）、穀：《郑笺》：“譖，不信也。穀，善也。”

32、谷：《毛传》：“谷，穷也。”

33、覆狂以喜：《集传》：“愚人不知祸之将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盖如此。”

34、迪（敌dī）：进取。《毛传》：“迪，进也。”《传疏》：“言不干进也。”

35、贪乱：《郑笺》：“贪，犹欲也。”《集传》：“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贪乱。”

36、隧（碎suì）：风疾速貌。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隧之言，迅疾也。有隧，形容其迅疾也。有空，亦形容大谷之词也。”

37、中垢：胡承珙（巩gǒng）《后笺》：“案中垢，言垢中也。犹中林、中谷之比。谓不顺之人，其行如在垢中。垢，尘垢也。”

38、类：《郑笺》：“类，等夷也。”

39、诵言：《通释》：“听言，谓顺从直言，即誉言也。……诵言，即讽谏之言也。诗言贪人好誉而恶谏，闻誉言则答，闻谏言则如醉。”

40、而：《郑笺》：“而，犹女（汝）也。”

41、虫：《正义》：“虫是鸟之大名，故羽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集传》：“言己之所言亦或有中，犹曰千虑而一得也。”

42、阴：通“谗”。《郑笺》：“之，往也。口距人谓之赫。我恐女见弋获，既往覆阴女，谓启告之以患难也。”

43、凉：刻薄。《郑笺》：“民之行失其中者。”《毛传》：“凉，薄也。”

44、回遹（遇yù）：邪僻。《郑笺》：“言民之行维邪者，主由为政者遂用强力相尚故也。”

45、戾：《毛传》：“戾，定也。”

46、凉曰不可：林义光《诗经通解》：“凉曰不可者，正告之以不可也。”

47、詈（利lì）：骂；责骂。《郑笺》：“善，犹大也。”

48、匪：通“诽”，诽谤。《传疏》：“此芮伯自明其歌诗以讽刺厉王也。”

【参考译文】

桑叶柔嫩生长旺，树荫广布好乘凉。不断捋采叶稀疏，下民受害苦难当。心烦意乱愁不断，丧乱凄凉已久长。老天在上最高明，不肯怜我我心伤。

四马奔驰忙不停，旌旗飘扬耀眼明。祸乱发生不太平，四方无不乱纷纷。人民中间丁壮少，

都遭祸乱成灰烬。呜呼哀哉真可叹，国家命运急又紧。

国家民穷资财光，老天不肯把我养。要想安身无处住，说走不知往哪方。君子认真细思量，心地端正不争强。是谁生出这祸根？至今作梗把人伤。

心中隐隐多痛苦，想我家乡地和屋。我的出生不逢时，碰上老天大发怒。无论从西到东边，哪有地方可居住？我遭祸乱多无数，边疆紧急出事故。

为国谋划能谨慎，祸乱状况可减轻。教你国事应忧虑，封官授职要细心。有人手持灼热物，不用水洗怎能成？如此为政岂能好，大家都将命归阴。

就像人们逆风跑，呼吸困难受不了。人民都有进取心，形势使他做不到。爱好耕种和收获，人民出力养阔佬。耕种收获是个宝，阔佬白吃也很好！

天降灾祸和死亡，想要灭我所立王。降下蝥贼诸害虫，庄稼全部遭了殃。哀痛我们国中人，灾祸不断田尽荒。大家疲病无力量，只有诚心念上苍。

这是顺理好君王，人民拥戴共敬仰。心地光明有智谋，选择辅佐很周详。那是蛮横无理君，自谓一切都贤良。另有一副坏心肠，逼使人民都发狂。

瞧那郊外树林中，成群结队是麋鹿。朋友彼此不信任，不能善意相帮助。古人有话说得好：进退尽都是绝路。

这个圣人好眼力，高瞻远瞩能百里。那些愚人目光浅，行为癫狂瞎欢喜。不是有话不能说，为啥如此有畏忌？

这些心地善良人，不求禄位不钻营。那些忍心为恶者，反覆瞻顾求恩宠。民心思乱非本意，只因暴政害人凶。

大风刮来迅且猛，来自空空大山洞。只有这个善良人，行为美好人称颂。惟有那些悖理者，终日走在污垢中。

大风迅猛呼呼吹，贪婪小人害同类。话儿好听愿应对，忠言逆耳就装醉。不用忠良贤德辈，反说我是老悖晦。

哎呀你我是朋友，你辈行为我不知？好比鸟儿空中飞，有时射中被人执。我来本为庇护你，反而发怒把我叱。

人民所以行不轨，执政刻薄多背理。乱做不利人民事，就怕不能得胜利。百姓行为多邪僻，因为执政施暴力。

人民动荡不安定，执政为盗有贼行。诚恳劝说不可做，背地乱骂不认情。虽说有人诽谤我，已作此歌望你听。

【雅-099】崧高

【题解】申伯封于谢，周宣王大加赏赐。尹吉甫写诗表示赞美，并为申伯送行。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亶亶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既成藐藐，王锡申伯：四牡蹻蹻，钩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迈，王饯于郾。申伯还南，谢于诚归。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粃，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啍啍。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注释】

1、崧（松sōng）：山高大貌。嵩山，五岳之一。《尔雅·释山》：“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衡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

2、申：《郑笺》：“申，申侯也。甫，甫侯也。皆以贤知入为周之桢干之臣。”

3、宣：垣（原yuán）。《郑笺》：“四国有难，则往扞（捍hàn）御之，为之蕃屏；四方恩泽不至，则往宣畅之。”

4、缵（纂zuǎn）：继承。《郑笺》：“亹亹（伟wěi），勉也。缵，继也。”《集传》：“使之继其先世之事也。”

5、谢：今河南唐河县南。《正义》：“申伯先封于申，本国近谢；今命为州牧，故改邑于谢。”

6、式：《集传》：“式，使诸侯以为法也。”

7、登：《毛传》：“登，成也。”《郑笺》：“世世执其政事传子孙也。”

8、庸：《毛传》：“庸，城也。”

9、彻：治，测定。《集传》：“彻，定其经界，正其赋税也。”

10、私人：《集传》：“私人，家人也。”

11、有俶：俞樾《群经平议》：“有俶，形容其厚也。”

12、藐藐：《毛传》：“藐藐，美貌。”

13、蹻蹻（绝jué）：《毛传》：“蹻蹻，壮貌。”

14、钩膺：套在马胸前和颈上的带饰。《毛传》：“濯濯（拙zhuó），光明也。”

15、莫如南土：《正义》：“因告之曰：我谋度汝之所居，无如谢邑之最善。”

16、近（记jì）：表语气，犹“矣”。《郑笺》：“近，辞也。声如彼记之子之记。”

17、迈：《郑笺》：“迈，往也。”

18、谢于诚归：《郑笺》：“谢于诚归，诚归于谢。”

19、峙（制zhì）：贮备。粃（张zhāng）、遄（穿chuān）：粮食。《集传》：“峙，积。粃，粮。遄，速也。”

20、番番（播bō）：《毛传》：“番番，勇武貌。”

21、啍啍（滩tān）：《毛传》：“啍啍，喜乐也。”

22、周：《郑笺》：“周，遍也。”

23、元舅：《传疏》：“元舅，大舅也。宪，法也。文武是宪，言申伯既有文德，又有武功，足为法于天下也。”

24、揉：顺，使顺服。《郑笺》：“揉，顺也。”

25、诵：胡承珙（巩gǒng）《后笺》：“此章言诵，又言诗，又言风，三者有别，诵者可歌之名。……诗则其本篇之词，风则其词中之意。”

【参考译文】

嵩山高大是中岳，巍峨耸立入云层。中岳嵩山降神灵，申伯甫侯二人生。是那申伯和甫侯，周家栋梁最有名，保卫四方诸侯国，宣扬教化天下宁。

申伯做事最勤敏，周王委他继重任。建设城

邑在谢地，南国奉他作准绳。周王命令召伯虎，去为申伯建新城。建成国家在南方，世世代代掌国政。

周王下令给申伯，要为南国做楷模。依靠谢地老百姓，新的城墙快建筑。周王又命召伯虎，去为申伯治田土。王命太傅和侍御，家臣迁去一起住。

申伯迁谢大工程，召伯奉命来经营。城墙高大又厚实，宗庙寝殿都建成。寝庙已成多漂亮，王对申伯行赐赏。四匹马儿多雄壮，胸前带饰闪金光。

王送申伯去谢城，路车四马真漂亮。仔细考虑你住处，天下莫比南土墙。赐你大圭尺二长，作为国宝永收藏。我的娘舅放心去，确保南方万里疆。

申伯决定要起程，王在郾地来饯行。申伯要回南方去，决心回去住谢城。天子命令召伯虎，申伯疆土要划清。路上干粮准备好，日夜兼程马不停。

申伯勇武貌堂堂，已进谢邑这地方。随从士卒喜洋洋。全国人民都欢喜，你是国家好栋梁。申伯高贵显荣光，周王舅父不平常，文德武功作榜样。

申伯具有好德行，温和仁爱又端正。安抚诸侯服万国，天下四方传美名。吉甫作了这首诗，篇幅宏大语言精。它的含义非常好，赠给申伯表欢庆。

【雅-101】韩奕

【题解】赞美韩侯朝周受赐，娶妻归韩，并被任命为统率北方诸侯的方伯。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干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张。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王锡韩侯：淑旂绥章。簟茀错衡；玄衮赤舄，钩膺镂锡；鞞鞞浅幘，幪革金厄。

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其殽维何？炰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笋及蒲。其赠维何？乘马路车。笾豆有且。侯氏燕胥。

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

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姑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訏訏，魴鱖甫甫，麀鹿嘒

嘯，有熊有羆，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姑燕誉。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献其貔皮，赤豹黄羆。

【注释】

1、甸（店diàn）：治理。倬（拙zhuō）：广大貌。《毛传》：“奕奕（亦yì），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灾。宣王平大乱，命诸侯。”《释文》：“倬，明貌。”

2、韩：国名。成王封其弟于此。在今河北固安县东南。

3、缵（纂zuǎn）：继承。《集传》：“缵，继。”

4、共（工gōng）：《毛传》：“虔，固。共，执也。”

5、朕命不易：《正义》：“我之所命女者，不得改易而不行。”

6、干不庭方：《传疏》：“干不庭方，言四方有不直者则正之，侯伯得专征伐也。”

7、戎：你。辟：君。

8、修、张：《毛传》：“修，长。张，大。”

9、覲（今jīn）：朝见天子。《郑笺》：“诸侯秋见天子曰覲。”

10、绥：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绥者，文貌。……所画于旂，交龙日月之章，绥然有文，故曰绥章。”

11、簟（店diōn）苒（扶fú）：《正义》：“苒者，车之蔽；簟者，席之名。言簟正是用席为蔽也。”

12、钩膺：套在马胸前的带饰。镂锡（原yuán）：马额上的刻金饰物。

13、鞞鞞（扩红kuòhóng）：车前扶木裹以皮革。幪（箴miè）：车轼上的皮套。《毛传》：“鞞，革。鞞，轼中也。浅，虎皮浅毛也。幪，覆轼也。”

14、金厄（恶è）：金环套于马项。《集传》：“幪（条tiáo），革，辔首也。金厄，以金为环，缠搯（扼è）辔首也。”

15、屠：《毛传》：“屠，地名也。”胡承珙（巩gǒng）《后笺》：“此即汉之杜陵，在周京之东南。”

16、藾（素sù）：素菜。《毛传》：“藾，菜肴也。”

17、乘马路车：《毛传》：“人君之车曰路车，所驾之马曰乘马。”

18、且、胥：《郑笺》：“且，多貌。胥，皆也。”

19、汾（焚fén）王：《郑笺》：“汾王，厉王也。”

20、蹶（贵guì）父：《毛传》：“蹶父，卿士也。”

21、娣（第dì）：陪嫁姑娘。《释文》：“妻之女弟为娣。”

22、相攸：《郑笺》：“相，视。攸，所也。蹶父甚武健，为王使于天下，国国皆到。为其女韩侯夫人媼（杰jié）氏，视其所居，韩国最乐。”

23、訏訏（许xǔ）：《毛传》：“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嘏嘏（雨yǔ），众也。”

24、罴（皮pí）：《尔雅·释兽》：“罴，如熊，黄白文。”

25、猫：《通释》：“猫，盖今俗称山猫者。”

26、燕誉：《集传》：“燕，安。誉，乐也。”

27、溥（谱pǔ）：阔大。《集传》：“溥，大也。燕，召父之国也。”

28、以先祖受命：《传疏》：“以，犹用也。以先祖受命，言韩侯先祖，亦受命为周侯伯，因以策命韩侯。……谓韩侯为百蛮之长。”

29、追、貊（莫mò）：部落名。《毛传》：“追、貊，戎狄国也。奄，抚也。”

30、壑（赫hè）：《郑笺》：“筑治是城，浚修是壑，井牧是田亩，收敛是赋税。”

31、貔（皮pí）：猛兽名。《正义》：“《释兽》云：貔，白狐。”

【参考译文】

梁山巍峨高又大，大禹曾经治理它。朝廷政令很清明，韩侯受命保国家。周王亲自下命令，继承祖业须听话。我的命令不可废，早晚勤勉莫浮夸。坚守职位须切记，明令不得乱变化。讨正不朝诸侯国，辅佐君王治天下。

四匹马儿真强壮，身又高来体又壮。韩侯进京来朝见，手捧朝版大圭璋，从容上堂拜周王。王赐韩侯啥东西，锦绣龙旗有文章。车上竹席花

车衡，黑色龙袍红鞋帮。马胸马头装饰美，浅色虎皮覆轼上，马勒金环真漂亮。

韩侯临行祭路神，出京来到屠地住。显父为他来饯行，席上清酒有百壶。摆的菜肴有些啥？团鱼清蒸鲜鱼煮。吃的蔬菜有什么？新鲜竹笋和香蒲。什么东西来赠送？四匹马儿和大路。菜肴丰盛花色多，诸侯赴宴尽欢呼。

韩侯娶妻不平常，她是厉王外甥女，蹶父家中小女郎。韩侯亲自去迎接，到达蹶邑大街上。百辆彩车彭彭响，八只鸾铃响叮当，车水马龙显荣光。陪嫁妹子相随去，好像彩云在飞扬。韩侯回头望一望，满门灿烂真辉煌。

蹶父威武见识高，没有地方他不到。他替韩姑找住所，只有韩地最美妙。韩邑土地很安乐，河流湖泊宽又好。鳊鱼鲢鱼都肥大，母鹿公鹿聚山腰。林中还有熊和罴，山猫老虎也不少。庆贺已得好住处，韩姑安居乐陶陶。

四周宽广是韩城，燕地大众修筑成。用你先祖受封礼，百蛮都唯你是听。周王下令赐韩侯，追貊两国你统领。北方小国都包括，地区首长你担承。挖好壕沟修好城，治田收税按规定。献上当地白狐皮，豹皮熊皮件件精。

【雅-103】常武

【题解】赞美周宣王亲征徐国，平定叛乱。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

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

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阍如虓虎。铺敦淮漬，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王旅啍啍，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王犹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

【注释】

1、明明：英明。《毛传》：“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

2、大祖：《正义》：“言王命南仲于太祖，谓于太祖之庙命南仲也。”《通释》：“皇父实为尹氏，即二章所云‘王谓尹氏’也。”

3、戎：《集传》：“戎，兵器也。”

4、敬：警告。《郑笺》：“敬之言，警也。警戒六师之众，以惠淮浦之旁国，谓敕以无暴掠为之害也。”

5、程伯休父：《集传》：“程伯休父，周大夫。”

6、率：《郑笺》：“率，循也。”

7、省：巡视。徐：古国名，伯夷之后。故城在今安徽泗县北。

8、留、处：《传疏》：“留，古刘字。……刘，杀也。处，犹安止也。”

9、三事就绪：姚际恒《诗经通论》：“谓分主六军之王事大夫无一不尽职以就绪也。”

10、赫赫业业：《集传》：“赫赫，显也。业业，大也。严，威也。”

11、舒保：徐缓。绍：缓。《毛传》：“舒，徐也。保，安也。”《郑笺》：“作，

行也。绍，缓也。”

12、绎（易yì）骚：骚动不安。《毛传》：“绎，陈（阵）。骚，动也。”《传疏》：“言未战而徐方之军陈已动乱失次矣。”

13、虎臣：《传疏》：“虎臣，即虎贲（奔bēn）氏，君行之元戎也。”

14、阍（喊hǎn）：老虎发怒。虓（肖xiāo）：老虎吼叫。《集传》：“阍，奋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

15、铺敦：驻扎。潰（焚fén）：水边高地。《郑笺》：“敦，当作屯。”《集传》：“铺，布也。”

16、仍：频繁，连续。《毛传》：“仍，就。”

17、截彼淮浦：方玉润《诗经原始》：“谓断绝其出入之路也。”

18、啾啾（滩tān）：《毛传》：“啾啾然，盛也。”

19、如飞如翰：《毛传》：“疾如飞，鸷（摯zhì）如翰”。《正义》：“若鹰鹗（沾zhān）之类，摯击众鸟者也。”

20、绵绵翼翼：《毛传》：“绵绵，靓（静

jìng)也。翼翼，敬也。”

21、濯：规模大。《毛传》：“濯，大也。”

22、犹、允、塞：《集传》：“犹，道。允，信。塞，实。”

23、来：归服。《毛传》：“来王庭也。”

24、回：《郑笺》：“回，犹违也。”

【参考译文】

威武英明我周王，亲命卿士为大将。太祖庙中命南仲，太师皇父讨徐方。整顿六师军威扬，修好兵器着好装。提高警惕严戒备，爱护百姓安南邦。

宣王告诉尹吉甫，程伯休父听将令。部署队伍左右行，告诫我军仔细听。沿着淮水两旁地，认真巡视徐国境。诛杀首恶安良民，三卿尽职责任明。

仪表堂堂气宇轩，宣王神武又威严。王师从容走向前，不敢闲逛稍迟延。徐军未战阵已乱，震惊徐国君臣间。声势浩大如雷霆，徐方震惊心胆寒。

王师奋发多威武，好比雷霆大震怒，派出冲锋敢死队，威猛如同咆哮虎。陈兵布阵淮水边，就捕敌方众俘虏。截断淮水敌人路，王师驻地真

坚固。

王家军队斗志昂，好比雄鹰在飞翔。好比江汉滔滔水，好比群山气势壮，好比大河掀巨狼。军容整肃警惕高，不可攻克难测量。要对徐国大扫荡。

宣王谋略真可靠，徐方归降已来到。徐方已经来会同，天子亲征建功劳。四方已经全平定，徐方也来朝王了。徐方不敢再违抗，王命班师回王朝。

【雅-105】召旻

【题解】讽刺周幽王任用小人，胡作非为，国政败坏，国土日削，将至灭亡。

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瘠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贼内讟。昏椽靡共，溃溃回遹，实靖夷我邦。

皋皋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业业，孔填不宁，我位孔贬。

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我相此邦，无不溃止。

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彼疏斯粝，胡不自替，职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职兄斯弘，不裁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

【注释】

1、旻（民mín）天：《尔雅·释天》：“秋为旻天。”

2、瘖（颠diān）：《郑笺》：“瘖，病也。”

3、居：住。圉（雨yǔ）：边塞地区。卒：尽。荒：荒废。《集传》：“居，国中也。圉，边陲也。”

4、靖：图谋。昏桷（酌zhuó）：宦官。《郑笺》：“昏桷，皆奄人也。……刑奄之人无肯共其职事者。皆溃溃然惟邪是行，皆谋夷灭王之国。”

5、訛訛（子zǐ）：诽谤貌。《通释》：“皋当读hào，《玉篇》：‘皋，相欺也。’”《集传》：“訛訛，务诽谤也。”

6、玷（店diàn）：《郑笺》：“玷，缺也。”

7、溃茂：茂盛。《毛传》：“溃，遂也。”林伯桐《毛诗识小》：“谓草木不得畅遂而茂盛也。”

8、栖苴（凄查qīchá）：枯草。《集传》：“栖苴，水中浮草栖于地木上者，言枯槁无润泽也。”

9、溃：《郑笺》：“溃，乱也。”

10、不：语助。第二个“不”同。时：善。谓生活好。兹：此。

11、疚（旧jiù）：贫穷。《集传》：“疚，

病。……言昔之富未尝若是之疾也，而今之疾又未有若此之甚也。”

12、疏：粗米。粳（败bài）：精米。《集传》：“疏，粳也。粳，则精矣。”

13、职：只。兄（况kuàng）：况，更加。《郑笺》：“乃兹复主长此为乱这事乎？责之也。”

14、频：通“滨”。《毛传》：“频，厓（牙yá）也。”

15、溥（普pǔ）：《郑笺》：“溥，犹遍也。”

16、、裁：“灾”的异体字。

17、蹙（促cù）：缩。《毛传》：“蹙，促也。”

【参考译文】

老天暴虐太疯狂，接连不断降死亡。饥饿使我多伤病，人民颠沛离家乡，内地边疆尽荒凉。

老天降下罪恶网，奸贼内部乱嚷嚷。阍宦小人不称职，纷乱邪恶太荒唐，阴谋灭亡我家邦。

相互诽谤又欺骗，自己不知是缺点。言行小心又谨慎，很久心里不自安，我的职位太遭贬！

好比那年有旱象，百草生长不茂畅，好比枯

草挂树上。我看这个国家里，无不混乱将灭亡！

昔日富足今日穷，如今时弊此更凶。该吃粗粮吃细粮，为啥不肯自退让？国家祸乱更增长！

池塘里面水已干，岂不起自池塘边。山里泉水已断，岂不起自泉中间。灾害已经很普遍，祸乱更加大蔓延，哪能不把我牵连？

从前先王受天命，贤臣召公掌国政。国土每天开百里，如今百日受欺凌。呜呼形势令人惊。如今国家当权者，是否还有旧章程？

【颂-001】清庙

【题解】祭祀文王的乐歌。要奉行文王德教，报答文王在天之灵。

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注释】

1、於（误wù）：叹词。穆：美好，严肃。

2、相：助祭的公侯。

3、济济：《郑笺》：“济济之众士，皆执行文王之德。”《集传》：“多士，与祭执事之人也。”

4、越：于。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对越，犹对扬，言对扬文武在天之灵也。”《尔雅·释诂》：“骏，速也。”

5、不：发语词。

6、射（易yì）：通“斲（译yì）”，厌弃。《毛传》：“不见厌于人矣。”

【参考译文】

啊，宗庙美好多清静，助祭恭敬又和平。执

事整齐有威仪，文王德教谨奉行。报答文王在天灵，迅速奔走在庙庭。光大祖德继祖业，人民不厌都崇敬。

【颂-003】维清

【题解】祭祀文王的乐歌。歌颂文王征伐有功，为建立周家天下奠定了基础。

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

【注释】

1、缉熙（即西jíxī）：光明。《郑笺》：“缉熙，光明也。”

2、肇禋（照因zhàoyīn）：《毛传》：“肇，始。禋，祀。”《郑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也。”

3、祯（真zhēn）：吉兆，祥瑞。《毛传》：“祯，祥也。”

【参考译文】

多么清静又光明，文王真是好典型。开始祭天行征伐，直到武王功业成，这是周家大吉庆。

【颂-005】天作

【题解】祭祀岐山的乐歌。歌颂大王、文王开辟岐山的功劳。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注释】

1、作：生。

2、高山：《郑笺》：“高山，谓岐山也。”《正义》：“作者，造立之言，故为生也。”

3、荒：开垦。严粲《诗缉》：“治荒为荒，犹治乱为乱也。今言开荒，即始辟之意也。”

4、康：使安康。杨树达《小学述林》卷六：“康，当读为庚。天作高山，大王垦辟其荒秽，彼为之始，而文王赓续治之。”

5、彼徂矣岐：《后汉书·西南夷传》引作“彼岨（居jū）者岐。”《集传》：“岨，险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

【参考译文】

上天造立这高山，大王开始来开荒。大王开创功劳大，文王继续来发扬。岐山本来多险阻，

如今道路平又广。子孙永保代代昌。

【颂-007】 我将

【题解】武王出兵伐殷，祭祀上天和文王，祈求他们保佑。为《大武》乐歌第一章。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注释】

1、将：奉献。《郑笺》：“将，犹奉也。”

2、享：《毛传》：“享，献也。”

3、维羊维牛：一本作“维牛维羊”。

4、维天：李黼（府fǔ）平《毛诗絢（抽chōu）义》：“维天在上，其以此右劝之乎。”

5、右：佑。

6、仪式：法度。刑：效法。《集传》：“仪、式、刑，皆法也。”

7、靖：《毛传》：“靖，谋也。”

8、嘏（谷gǔ）：远大。《传疏》：“伊，发语词。嘏与假同。嘏，大也。”

9、于时：于是。

【参考译文】

我把祭品敬献上，既有牛来又有羊，希望老天来品尝。效法文王好榜样，每日谋划安四方。伟大圣明周文王，已经保佑受祭享。我将日夜勤国政，敬畏老天大威灵，保佑国家长太平。

【颂-009】执竞

【题解】合祭武王、成王、康王的乐歌。歌颂武王功德广大，成康继承，神灵降福。

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莞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

【注释】

1、竞：强。《郑笺》：“竞，强也。”

2、烈：业。《毛传》：“烈，业也。”《集传》：“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竞。”

3、皇：嘉赏。《毛传》：“皇，美也。”

4、斤斤：《毛传》：“斤斤，明察也。”

5、莞（管guǎn）：管。将将（枪强qiāngqiáng）：《毛传》：“喤喤，和也。将将，集也。”

6、穰穰（壤rǎng）：盛多貌。反反：慎重貌，善貌。《毛传》：“穰穰，众也。简简，大也。”《郑笺》：“反反，顺习之貌。”

7、反：复。《毛传》：“反，复也。”

【参考译文】

自强不息周武王，功业伟大世无双。成王康王有明德，上帝欣赏多赞扬。自从成王和康王，拥有天下治四方，洞察一切最明亮。钟鼓齐鸣嘒嘒响，磬莞合奏声铿锵，福禄为你多多降。福禄大大降下来，言行恭谨又大方。神灵酒醉饭已饱，再降福禄报周王。

【颂-011】 臣工

【题解】周成王春耕藉田，告诫群臣忠于职守，重视稼穡。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庀乃钱镈，奄观铨艾。

【注释】

1、嗟嗟（接jiē）：《毛传》：“嗟嗟，敕之也。工，官也。”

2、厘：《集传》：“厘，赐也。成，成法也。”

3、咨、茹（如rú）：《郑笺》：“咨，谋。茹，度也。”

4、保介：郭沫若《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保介，应该就是后来的田畯，也就是田官。”

5、畲（余yú）：熟田。《毛传》：“田二岁曰新，三岁曰畲。”

6、於（呜wū）皇来牟：《集传》：“於皇，

叹美之辞。来牟，麦也。”

7、厥（绝jué）明：收成。《通释》：“《尔雅·释诂》：‘明，成也。’古以年丰谷熟为成。”

8、众人：《集传》：“众人，甸徒也。”

9、庠（至zhì）：准备。钱（检jiǎn）：农具。耨（勃bó）：农具。《毛传》：“庠，具。钱，铤。耨，耨。”铤（摇yáo）：古代的一种大锄。耨（耨nòu）锄草的农具。锄草。

10、奄：尽。《通释》：“奄为久，又为遽（聚jù），义以相反而相成。”

11、铤（至zhì）：拿镰收割。艾（亦yì）：收割。《集传》：“铤，获禾短镰也。艾，获也。”

【参考译文】

哎呀在朝众官吏，努力认真办公事。王把成法赐给你，多来商量和请示。哎呀你们众田官，现在已是暮春时。究竟还有啥要求？生田熟田怎种植？啊！小麦大麦多肥美，收成一定了不起。光明伟大好上帝，赐我丰收年年是。命令我的众奴隶，备好锄头和铲子，眼看收割快开始。

【颂-013】振鹭

【题解】周王宴请来朝诸侯时奏的乐歌，赞扬了客人的美好威仪和德行。

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无恶，在此无斁。庶几夙夜，以永终誉！

【注释】

1、振：群飞貌。《毛传》：“振振，群飞貌。雍，泽也。”《传疏》：“诗以鹭之在泽，兴客之朝周。宾住在西，故曰西。”

2、戾（立lì）：《传疏》：“戾，至也。”

3、斯容：好仪容。

4、斁（亦yì）：《郑笺》：“在彼，谓居其国无怨恶之者；在此，谓其人来朝。人皆爱敬之，无厌之者。”《释文》：“斁，厌也。”

5、永、誉：《郑笺》：“永，长也。誉，声美也。”《传疏》：“永，终皆长也。以永终誉，犹云以介景福也。”

【参考译文】

一群白鹭在飞翔，落到西郊水池旁。我的贵

客来到了。仪容高洁真漂亮。他在本国无人怨，
来到此地人敬仰。希望早晚勤国事，美名长保天下扬。

【颂-015】有瞽

【题解】合奏各种乐器于宗庙，向祖先神灵汇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虞，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鞀磬柷圉。既备

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注释】

1、瞽：盲人。古以盲人为乐官。《集传》：“瞽，乐官无目者也。”

2、树羽：《集传》：“树羽，置五彩之羽于崇牙之上也。”业、虞（具jù）、崇牙：见《大雅·灵台》（Y-082）篇注9。

3、虞（具jù）：木架。《毛传》：“应，小鞀（俾bǐ）也。田，大鼓也。县（音玄xuán）鼓，周鼓也。”

4、鞀（逃táo）：摇鼓。《集传》：“鞀，如鼓而小，有柄，两耳，持其柄摇之，则傍耳还自击。磬，石磬也。柷（竹zhú），状如漆桶，以木为之，中有锥连底，桐（洞dòng）之令左右击以起乐者也。圉（语yǔ）亦作敌，状如伏虎，背上

有二十七鉦鋹（举语jǔyǔ），刻以木，长尺栝之以止乐者也。”敔（语yǔ）：古击乐器。用于雅乐结束时。

【参考译文】

瞽子乐师人不少，共同奏乐在周庙。钟鼓架子设置好，崇牙上面饰羽毛。小鼓大鼓与悬鼓，鞀磬祝圉排一道。已经齐备就演奏，还有笛子和排箫。声音和谐又嘹亮，雍容闲雅好技巧，先祖神灵都听到。我的贵宾光临了，看完演奏称奇妙。

【颂-017】雍

【题解】武王祭祀文王，在撤去祭品时唱的乐歌。

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於荐广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宣哲维人，文武维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注释】

1、雍雍：和悦。《郑笺》：“雍雍，和也。肃肃，敬也。”

2、辟公：诸侯。《集传》：“相，助祭也。辟公，诸侯也。”

3、广牡：《集传》：“广牡，大牲也。”

4、肆祀：陈设祭品。《郑笺》：“又助我陈祭礼之饌（转zhuàn）。”

5、假：大。《集传》：“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绥，安也。”

6、宣哲：《集传》：“宣，通。哲，知。”

7、燕：《毛传》：“燕，安也。”

8、绥我眉寿：林义光《诗经通解》：“绥，读为遗。”

9、繁：《郑笺》：“繁，多也。”

10、右：尊崇。《通释》：“此诗右亦当读为侑劝之侑。……且诗以烈考与文母对举，文母为太姒，则烈考为文王无疑。”

【参考译文】

客人和悦心舒畅，严肃恭敬到庙堂。诸侯公卿来助祭，天子仪容很端庄。进献肥美大牺牲，帮我祭品摆妥当。皇考文王真伟大，保我孝子得安康。百官通达多智慧，文武兼备好君王。上天平安无灾变，子孙后代得繁昌。赐我平安寿命长，助我福禄多无疆。既劝烈考受祭享，又劝文母来品尝。

【颂-019】有客

【题解】微子来朝，周王朝对他表示赞扬和挽留。

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絜，以絜其马。薄言追之，左右绥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注释】

1、客：《集传》：“客，微子也。周既灭商，封微子于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礼待之，不敢臣也。”

2、白：《毛传》：“殷尚白也。”

3、萋、且（居jū）：随从众多貌。《毛传》：“萋且，敬慎貌。”《集传》：“敦琢，选择也。旅，其卿大夫从行者也。”

4、信：一宿为宿，再宿为信。《尔雅·释训》“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5、絜（值zhí）：《郑笺》：“絜，绊也。”

6、追：饯行。《郑笺》：“追，送也。”

7、威：《通释》：“按《广雅》：‘威，德也。’……既有淫威，犹云既有大德耳。”

8、夷：《集传》：“夷，易也，大也。”

【参考译文】

有客有客好名声，驾着白马来王庭。态度恭谨仪容美，随从挑选也精明。一宿两宿客莫走，三天四天望客停。给他一条绊马绳，拴住马脚别让乘。将要离去送别他，左右安慰心意诚。客人既有大德行，神灵多多降福庆。

【颂-021】 闵予小子

【题解】武王死后，成王丧满即位，告祭祖庙，思念父祖，自我戒勉。

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继序思不忘！

【注释】

1、闵：通“悯”。哀怜。小子：成王自谓。不造：不幸。《郑笺》：“闵，悼伤之言也。”《通释》：“不造犹不善，不善犹不淑也。……不淑犹云不祥，谓遭凶丧也。”

2、嬛嬛（穷qióng）：孤独无依貌。疚（旧jiù）：痛苦。《集传》：“嬛与幪同，无所依怙（沪hù）之意。疚，哀病也。”

3、皇祖：《郑笺》：“思此君祖文王。”

4、陟降：《郑笺》：“陟降，上下也。”《集传》：“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犹见其陟降于庭。”

5、序：事业。《郑笺》：“於乎君王，叹文王武王也。”《毛传》：“序，绪也。”

【参考译文】

可怜我这年轻人，家门遭丧太不幸，孤苦无依忧成病。啊，伟大先父周武王，终生能把孝道行。追念皇祖周文王，英灵上下在朝廷。想我嗣位年纪轻，早晚办事应恭敬。啊，文王武王请放心，继承大业永记清。

【颂-023】敬之

【题解】成王警戒自己要敬天勤学，希望君臣辅助。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注释】

1、敬：警戒。《通释》：“敬之本义即警之。……敬之敬之，犹云戒之戒之。”

2、士：《毛传》：“士，事也。”

3、聪：《通释》：“按《广雅》：‘聪，听也。’不为语词。不聪敬止，谓听而警戒也。”

4、就：久。将：长。《集传》：“将，进也。”《通释》：“《说文》：‘缉，绩也。’绩之言积。当为积渐广大，以至于光明。”

5、佛（必bì）：辅助。仔肩：责任。《郑笺》：“佛，辅。时，是。仔肩，任也。”

【参考译文】

小心谨慎莫忘记，上天监察最明显。保持天

命真困难，莫说高高在上面。事物由它定升降，
每日监视这下边。想我这个年轻人，敢不听从不
恭敬？日有成就月有进，学问积渐向光明，群臣
辅我担大任，示我治国好德行。

【颂-025】载芟

【题解】这是周王祭社稷（土谷之神）的乐歌。从开端到“绵绵”句都是写农夫力田和禾谷成长的情形。“载获”三句写丰收。“为酒”七句写祭祀得福。最后三句表示对神的感谢。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嘏其馐，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麋。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不洽百礼。有飴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注释】

1、芟（山shān）：锄草。柞（择zé）：伐木。

2、泽泽（释释shìshì）：解散。以上二句是说先除草木然后耕地，似是新开的田。

3、耦：二人并耕。千耦言其多。耘：去田间的草。

4、隰（席xí）：低湿之地，即指田地所在。

畛（诊zhěn）：田畔路径。

5、侯：语助词。主：家长。伯：长子。

6、亚：长子以次的诸子。旅：众，指更幼的一群。

7、强：强有力。以：用或干。这句是总束上文，言这些人都强壮而得力。

8、噍（毯tǎn）：众声。送饭的妇女不止一人，行走和笑语的声音众多。

9、思：语助词，和“有噍”“有依”等有字作用相同。媚：美好。

10、依：庄盛貌。士：指在田中耕作的男子。一说“依”是爱悦依倚之貌，上句“媚”字也作为“爱悦”的意思。言送饭的妇与耕作的士彼此相媚相依，也可以通。

11、略：锋利。耜（似sì）：农具名，用来插地起土。其柄名为耒（磊lěi）。

12、函：含藏。活：生气。

13、驿驿（译yì）：《尔雅》作“绎绎”，连续貌。达：生。

14、仄：饱满。杰：先长特出的苗。

15、仄仄：苗齐貌。以上三句是说禾苗连续出土，那杰出的异常饱满，一般的很齐整。

16、绵绵：详密。麋（标biāo）：除禾苗间的草，是耘的别名。

17、济济：众多貌。

18、实：满。积：在露天堆积粮谷。见《大雅·公刘》（Y-090）篇。

19、秭（姊zǐ）：万亿。以上三句言收获多。

20、醴：甜酒。

21、烝（蒸zhēng）：进。

22、洽：合。百礼：各种祭礼。以上三句言所收的谷可以造酒，供祭祖先和各种祭祀之用。

23、飴（必bì）：本字为“苾”，芬芳。这句和下文“有椒其馨”都是用草木的馨香喻酒醴的馨香。

24、胡：寿。考：老。胡考安宁和邦家光大都是说因祭祀合礼而得福。

25、匪：读作“非”。且（租zū）：此，指丰收。匪且有且：是说不敢期望这样的丰收而竟有这样的丰收。

26、匪今斯今：言不敢期望现在就能实现的而竟然现在就实现了。

27、振：起。振古：犹言“由古”。这句是说

得到神佑不始于今日，从古以来就这样了。

【余冠英今译】

除草又除杂树，接着耕田松土。千双农夫锄草，走向低田小路。家主和他的长男，跟着许多子弟，个个都是好汉。送饭的说说笑笑，妇女人人美好。男子干劲旺盛，犁铧锋利有刃。开始耕种南亩，播下各种禾谷。种子生气内蓄，苗儿连续出土。杰出的苗儿特美，一般的整整齐齐。薅草频繁细密。收获累累众多，众多粮食堆积，堆积千亿万亿。用来酿造酒醴，奉祭先祖先妣，供应各种祭礼。祭筵酒气芬芳，邦家光大盛昌。酒香伴着椒香，老人长寿安康。这景象超过希望，有今天何曾料想，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颂-027】 丝衣

【题解】于祭祀次日举行宴会以酬谢“神尸”的乐歌。

丝衣其紕，载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鼐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注释】

1、紕（否阳fǒu）：洁净新鲜。《毛传》：“丝衣，祭服也。紕，洁鲜貌。”《郑笺》：“载，犹戴也。俅俅（求qiú），恭顺貌。”

2、基：《通释》：“基者，畿之假借。……畿之言期，限也。期、基古同音，故畿可借作基。”

3、鼐（乃nǎi）、鼐（资zī）：《毛传》：“大鼎谓之鼐，小鼎谓之鼐。”

4、吴：喧哗。《传疏》：“不吴者，言不谨（欢huān，又读喧xuān）哗也。不敖者，言不傲慢也。”《集传》：“不喧哗，不怠敖，故能得寿考之福。”

【参考译文】

丝衣洁净又鲜明，头戴皮帽很端正。自从堂上道门坎，察看羊牛诸牺牲，还有大鼎和小鼎。兕角杯儿弯弯形，斟满美酒柔又清。不敢喧哗不傲慢，降我长寿多吉庆。

【颂-029】桓

【题解】歌颂武王灭商，平定四方，天下太平。为《大武》乐歌第六章。

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间之。

【注释】

1、绥：《郑笺》：“绥，安也。屡，亟。诛无道，安天下，则亟有丰熟之年，阴阳和也。”

2、解（懈xiè）：懈。《集传》：“然天命之于周，久而不厌也。”

3、桓桓：威武貌。《集传》：“桓桓，武貌。……保有其士而用之于四方，以定其家。”

4、皇：大。间（见jiàn）：代。《毛传》：“间，代也。”《集传》：“言君天下以代商也。”

【参考译文】

武王诛暴安天下，年年喜获好收成。天命在周不会停。威武凛凛周武王，拥有朝士多贤能。用来镇抚四方国，周家天下得安定。武王光辉照

天上，代替殷商坐朝廷。

【颂-031】 般

【题解】歌颂武王巡狩，祭祀山川，天下一统。为《大武》乐歌第四章。

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墮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注释】

1、於：《正义》：“於（呜wū）乎美哉是周家也。”

2、墮（垛duò）：狭长的小山。《集传》：“高山，泛言山耳。墮，则其狭而长者。乔，高也。岳，则其高而大者。”

3、翕（细xì）：合。《毛传》：“翕，合也。”《郑笺》：“河言合者，河自大陆之北敷为九，祭者合为一。”《通释》：“按《尔雅·释言》：‘猷，若也。’猷、犹古通用。……是知允犹即允若。允若，即允顺也。”

4、裒（掊póu）：聚集。《集传》：“裒，聚也。对，答也。”

【参考译文】

啊，周家天下多辉煌。登至那座高山上，小

山大山都在望，合祭黄河真顺当。普天之下诸神灵，聚集一起报周王。周家命运定久长！

【颂-032】駟

【题解】歌颂鲁僖公有远见，兼重农牧，养马多，善服役。

駟駟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思无疆，思马斯臧！

駟駟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骝有𪔐，有骍有骥，以车伾伾。思无期，思马斯才！

駟駟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骆，有骝有雒，以车绎绎。思无斁，思马斯作！

駟駟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骝有馵，有驪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

【注释】

1、駟駟（肩jiōng）：《毛传》：“駟駟，良马腹于肥张也。”《传疏》：“牡马，谓壮大之马。犹四马之称四牡，不必读为牝（聘pìn）牡之牡也。”

2、坰（窘jiǒng）：《毛传》：“坰，远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

3、騶（欲yù）：《毛传》：“骊马白胯曰

驪，黄白曰皇。纯黑曰骠，黄骅（星xīng）曰黄。”

4、彭彭（邦bāng）：《毛传》：“彭彭，有力有容也。”《集疏》：“以，用也。用车以驾。”

5、臧：《郑笺》：“臧，善也。”

6、骅（锥zhuī）、駉（坯pī）：《毛传》：“苍白杂毛曰骅，黄白杂毛曰駉，赤黄曰骅，苍祺曰骊（齐qí）。 ”

7、伾伾（匹pǐ）：《毛传》：“伾伾，有力也。”

8、才：《集传》：“才，材力也。”《集疏》：“思无期，思虑远长无有期限。即马亦多成材也。”

9、驪（驮tuó）：《毛传》：“青骊骊（林lín）曰驪，白马黑鬣（列liè）曰骊（洛luò），赤身黑鬣曰骊（六liù），黑身白鬣曰骊（洛luò）。 ”

10、绎绎（易yì）：《毛传》：“绎绎，善走也。”

11、斲（易yì）：《郑笺》：“斲，戾也。”

12、駉（音yīn）、驪（垫diàn）：《毛传》：“阴白杂毛曰駉，彤白杂毛曰驪（峡

xiá），豪骭（干gàn）曰驪，二目白曰鱼。”

13、祛祛（区qū）：《毛传》：“祛祛，强健也。”

14、徂：《郑笺》：“徂，犹行也。……牧马使可走行。”《集传》：“思无邪者，思之真正无有邪曲。”

【参考译文】

公马高大又肥壮，远郊野外去放牧。要问良马有几种：既有驕来又有皇。骠马纯黑赤马黄，驾起车来力量强，深谋远虑无限量，但望马儿都优良。

公马肥壮好身体，群群牧放远郊地。要问良马有几种：苍白骀马黄白駮，还有骅马青黑骐，驾起车来有力气。深谋远虑无限期，但望马儿好质地。

公马肥壮真不错，放在远郊近山坡。要问良马有几种：青黑驪马白色骆，赤色骝马黑色雒，驾起车来快如梭。深谋远虑不觉倦，但望马儿都振作。

公马肥壮强有劲，郊野放牧远离城。要问良马有几种：红白骹马灰白骠，驪呀鱼呀也有名，驾起车来脚步轻。深谋远虑无邪僻，但望马儿能

疾行。

【颂-034】泮水

【题解】歌颂鲁僖公能继承祖先事业，整修泮宫，征服淮夷，建立文治武功。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其旂茝茝，鸾声哖哖。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思乐泮水，薄采其藻。鲁侯戾止，其马蹻蹻。其马蹻蹻，其音昭昭。载色载笑，匪怒伊教。

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既饮旨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屈此群丑。

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

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訇，在泮献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车孔博。徒御无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淮夷卒获。

翩彼飞鸢，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怀我好音。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注释】

1、泮（畔pàn）水：《毛传》：“泮水，泮宫之水也。天子辟雍，诸侯泮宫。”《释文》：“泮宫，诸侯之学也。”

2、芹：《郑笺》：“芹，水菜也。”

3、戾止：《毛传》：“戾，来。止，至也。”

4、芼芼（配pèi）：《集传》：“芼芼，飞扬也。啾啾（惠huì），和也。”

5、于迈：《郑笺》：“于，往。迈，行也。”

6、蹻蹻（焦jiāo）：《毛传》：“其马蹻蹻，言强盛也。”

7、昭昭：严粲《诗缉》：“其声音昭昭然明亮。”

8、色：《毛传》：“色温润也。”

9、茆（卯mǎo）：莼（纯chún）菜。《集传》：“茆，鳧葵也。叶大如手，赤圆而滑，江南人谓之莼菜者也。”

10、难老：《诗缉》：“则天与之难老之福。”

11、长道：《集传》：“长道，犹大道也。”《毛传》：“屈，收。丑，众也。”

12、昭假：诚心祭告。《郑笺》：“信文矣，为修泮宫也。信武矣，为伐淮夷也。”

13、矫矫（搅jiǎo）、馘（国guó）：割敌左耳。《郑笺》：“矫矫，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

14、淑：《郑笺》：“淑，善也。囚，所俘获者。”

15、桓桓：《毛传》：“桓桓，威武貌。狄，当作剔，剔，治也。东南斥淮夷。”

16、烝烝皇皇：《集传》：“烝烝皇皇，盛也。不吴不扬，肃也。”

17、訥（凶xiōng）：争辩。《传疏》：“不告于訥，言不穷治凶恶，唯在柔服之而已。”

18、觥（求qiú）：《集传》：“觥，弓健貌。五十矢为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声

也。”

19、博：《传疏》：“博，众也。”《集传》：“无斁（益yì），言竟劝也。”

20、犹：《郑笺》：“犹，谋也。”

21、鸛（萧xiāo）：《毛传》：“翩，飞貌。鸛，恶声之鸟也。”

22、黹（慎shèn）：通“葢”。桑葢。《毛传》：“黹，桑实也。”《郑笺》：“怀，归也。”

23、憬（景jǐng）：强。琛（抻chēn）：珍宝。《集传》：“憬，觉悟也。琛，宝也。”

24、赂（路lù）：赠送财物。

【参考译文】

大家游乐泮水滨，我在水中采水芹。鲁侯大驾要光临，已经看到旌旗影。车上旌旗随风展，铃儿叮当响不停。无论大官和小官，跟随僖公向前行。

游乐泮水兴致高，我在水中采水藻。鲁侯大驾已来到，马儿强健气势豪。马儿强健气势豪，随行人多声音高。鲁侯和颜面带笑，不发怒气耐心教。

游乐泮水久停留，采摘莼菜忙不休。鲁侯大驾已光临，泮宫里面饮美酒。美酒已经举杯饮，

祝君长生不老寿。顺着大道向前走，收服丑类不用愁。

庄严美好鲁僖公，恭敬勤勉品德高。注意威仪有礼貌，光辉榜样人人效。真正能文又能武，先祖神灵诚祭告。遵循祖训无不孝，大福一定能求到。

勤勉努力鲁僖公，能修品德讲法度。已把泮宫建设好，淮夷人民都归服。武臣矫矫如猛虎，献敌左耳泮水处。审讯得法似皋陶，就在泮宫献俘虏。

朝臣济济有修养，能把善心来推广。威风凛凛去出征，平定东南势力强。声势盛大军容壮，没有喧哗无叫嚷。宽待俘虏不穷究，泮宫献功无夸张。

角弓弯弯硬又强，百箭发出嗖嗖响。兵车坚固数量多，战士英勇斗志昂。淮夷已经征服了，不再违命多善良。坚决执行你谋略，淮夷终于得扫荡。

翩翩飞来猫头鹰，落在泮水傍边林。吃了我的桑上果，给我送来好声音。如今淮夷有觉悟，献来珍宝表诚心。既有大龟和象牙，还有南方特产金。

商颂

商颂：《商颂》五篇，都是祭祀殷商祖先的颂歌。其中《那》《烈祖》《玄鸟》三篇各一章，体制似《周颂》；《长发》《殷武》篇幅较长，体制似《雅》。其产生时代，一说是商代保存下来，一说是春秋宋国作品。宋是商的后裔。学者魏源、皮锡瑞、王先谦、王国维等坚持宋诗说，作过详细考证。《商颂》叙事流畅，韵律和谐，比《周颂》进步，认为春秋宋诗是比较可靠的。

【颂-037】烈祖

【题解】宋君祭祀殷代祖先的乐歌。酒饌丰盛，神赐多福。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锡无疆，及尔斯所。既载清酤，赉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鬯假无言，时靡有争。绥我眉寿，黄耇无疆。约軹错衡，八鸾鸛鸛。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飧，降福无疆。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注释】

1、祜：《郑笺》：“祜，福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秩，大貌。”

2、申：《传疏》：“申训重，重下也。”《集传》：“尔，主祭之君，盖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犹言此处也。”

3、赉（赖lài）：《毛传》：“赉，赐也。”

4、和羹：《郑笺》：“和羹者，五味调腥熟得宜。”《通释》：“诗承和羹言，戒当训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此诗所谓平也。”

5、鬯（宗zōng）：《集传》：“鬯，《中庸》作奏，正与上篇义同。族声转平而为奏耳。”

无言、无争，肃敬而齐一也。”

6、眉寿、黄耇（苟gǒu）：《传疏》：“眉寿，黄耇皆寿征，言安我以无疆之福寿也。”

7、軼（齐qí）、鸛鸛（枪qiāng）：《诗缉》：“其车以皮缠约其軼，又有文错之衡，其八鸾之声鸛鸛然和。以此格神，以此献神。”

8、溥将：《集传》：“溥，广。将，大也。”

9、穰穰（攘ráng）：《郑笺》：“天于是下平安之福使年丰。”《集传》：“穰穰，多也。”

10、假：《释文》：“假，音格，王云：至也。”

【参考译文】

啊，烈烈先祖神在上，不断降下大福祥。无穷无尽多赐赏，到达时君这地方。先祖神前设清酒，赐我太平长安康。还有五味红烧肉，陈设齐备又适当。默默向神来祭告，执事肃穆无争嚷。神灵赐我百年寿，满头黄发寿无疆。车毂裹皮辕雕花，八个鸾铃响叮当。祭告神灵献祭品，我受天命广又长。太平幸福从天降，今年丰收多米粮。神灵光临受祭飧，降下幸福无限量。冬祭秋祭神赏光，汤孙至诚奉酒浆。

【颂-039】长发

【题解】宋君祭祀成汤，以伊尹配享。歌颂商的祖先契、相土和成汤，宣称从契开始即有受天命的祯祥。

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

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絀，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

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庞。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戢不竦，百禄是总。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注释】

1、浚（俊jùn）：《毛传》：“浚，深。”

2、长发：《郑笺》：“长，犹久也。……久发见其祯祥矣。”

3、方：《集传》：“方，四方也。”

4、幅陨：《集传》：“幅，犹言边幅也。陨读作员，谓周也。”

5、有娥（松sōng）：《毛传》：“有娥，契（屑xiè）母也。将，大也。契生商也。”

6、玄王：《毛传》：“玄王，契也。”《集疏》：“《韩》拨作发……桓拨二字平列。训桓为武，训发为明，言玄王有英明之姿。”

7、是达：《郑笺》：“始尧封之商为小国，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为大国，皆能达其教令。”

8、率履：《集传》：“率，循。履，礼。”《郑笺》：“遂，犹遍也。发，行也。……乃遍省视之，教令则尽行也。”

9、相土：《毛传》：“相土，契孙也。烈烈，威也。”《郑笺》：“截，整齐也……四海之外率服，截尔整齐。”

10、至于汤齐：《毛传》：“至汤与天心齐。”

11、跻（基jī）：《郑笺》：“降，下。”《毛传》：“不迟，言疾也。跻，升也。”

12、祗（支zhī）：《集传》：“迟迟，久也。祗，敬也。”

13、九围：《集传》：“式，法也。九围，九州也。”

14、缀旒（坠留zhuìliú）：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球、共，皆法也。球读为掾，共读为拱。”《通释》：“缀旒并言，比喻汤为下国表则也。”

15、何：《集传》：“何，荷。”

16、綦（求qiú）：《通释》：“綦对竞言，从《广雅》训求为是。争竞者多娇，求人者多谄，竞求二义，相对成文。”

17、遯（囚qiú）：《毛传》：“优优，和也。遯，聚也。”

18、骏庞（芒máng）：《通释》：“骏与恂，庞与蒙，古并声近通用。……为下国恂蒙，犹云为下国庇覆耳。”

19、龙：《郑笺》：“龙，当作宠，宠，荣名之谓。”

20、慙（赧nǎn）：《毛传》：“慙，恐。

竦，惧也。”

21、旆：《毛传》：“武王，汤也。旆，旗也。”《通释》：“有虔，正形容强武之貌。”

22、曷：《集传》：“害，曷通。”

23、蘩（聂niè）：《毛传》：“苞，本。蘩，余也。”《通释》：“遂与达，皆草木生长之称。莫遂莫达，以喻之国不能复兴。”

24、韦顾：《郑笺》：“韦，豕韦，彭姓也。顾，昆吾皆己姓也。三国党于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

25、震：《郑笺》：“震，威也。”《尔雅·释诂》“业，大也。”

26、阿衡：《毛传》：“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

【参考译文】

深谋明智是商王，上天久已现祯祥。古时洪水茫茫涌，大禹治理遍四方。外与大国定疆界，幅员由此广且长，有娥女儿正强壮，上帝立子生殷商。

始祖玄王真英明，受理小国能行令，受理大国也都成。遵守礼法不过分，遍察教令尽施行。相土治国有威严，四海威服很齐整。

不敢违背上帝命，成汤能与天相并。成汤谦卑不怠慢，圣明美德日上升。诚心祭告久不停，只把上帝来爱敬。帝令示范九州城。

接受小法和大法，表率诸侯做榜样，承蒙老天赐福祥。既不竞争不贪求，也不示弱不逞强。施行政令多宽和，百般福禄聚一堂。

接受小法和大法，下国都在庇护中。承蒙老天相爱宠，施展才能显英勇。既不震惊不摇动，也不害怕不惶恐。百般福禄都聚拢。

汤王出征旌旗扬，手拿大斧多刚强。好比猛火熊熊炎，谁认胆敢来阻挡。一棵老树三枝杈，不许杈上枝叶长，九州一齐归殷商。韦顾两国已投降，昆吾夏桀都扫荡。

从前商代中世时，国力强大有威势。成汤真是天之子，上天降下贤卿士。就是伊尹号阿衡，辅佐商王把国治。

尚书

[《尚书》简介](#)

[尧帝功德满天下](#)

[春夏秋冬怎样划分](#)

[尧帝挑选接班人](#)

[舜帝代行天道](#)

[舜帝即位后的“三把火”](#)

[诗与歌可以感天动地惊鬼神](#)

[对从政者的告诫](#)

[从政者要具备九种品德](#)

[尊卑等级由上天命定](#)

[大禹治水的自述](#)

[夏启的战争动员令](#)

[世上没有不落的太阳](#)

[盘庚洞若观火劝贵族](#)

[盘庚是东方的摩西？](#)

[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

[自作孽，不可活](#)

[出逃是一种明智的人生选择](#)

[得道多助](#)

[谁制定了治国安邦的规则](#)

[对数目字和秩序的酷爱](#)

[做家长的法则](#)

[作威作福是天子的特权](#)

[自然时序与君主统治](#)

[幸福和不幸有哪些](#)

[用德政去征服人心](#)

[谨慎严明的施用刑罚](#)

[周公发布的戒酒令](#)

[返回主目录](#)

尧帝功德满天下

【原文】

日若稽古(1)，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3)，允恭克让(4)，光被四表(5)，格于上下(6)。克明俊德(7)，以亲九族(8)。九族既睦，平章百姓(9)。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与变时雍(10)。

【注释】

(1)日若：用作追述往事开头德发语词，没有实际意义。稽：考察。古：这里指古时传说。
(2)钦：恭谨严肃。(3)允：诚实。恭：恭谨。
克：能够。让：让贤。(4)被：覆盖。四表：四方极远德地方。(5)格：到达。(7)俊德：指才德兼备德人。(8)九族：指同族的人。(9)平：辨别。章：使明显。百姓：白官族姓。(10)黎民：民众。于：随着。使：友善。雍：和睦。

【译文】

考查古代传说，帝尧德名字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德人，使同族人

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的友善和睦起来了。

【读解】

尧使古代传说中的帝王，也算得上使“开国元勋”。为帝王歌功颂德，使作为臣子的史官责无旁贷的职守，因为古代书写历史的人使官员，而不是学者，他必须站在官方的立场上维护最高统治者。这种做法后来相沿为习，很少有人脱出这个框框。

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为成功者的历史，帝王功绩德行的帐簿。历史也显得极端重要。他的价值主要在为统治者树碑立传。供后来的统治者学习借鉴，以便把好传统发扬光大。

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最早的帝王长相如何，习惯、个性、个人生活如何，但我们明确地知道他英明伟大，功高德重，万民拥戴，名垂千古。所以我们不得不敬仰，并为我们有这样德祖先而自豪，庆幸自己是他的后代子孙。

尧帝挑选接班人

【原文】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①，龚朕位②？”

岳曰：“否德添帝位③。”

曰：“明明扬侧陋④。”师锡帝曰⑤：“有齔在下⑥，曰虞舜。”

帝曰：“俞⑦！予闻，如何？”

岳曰：“瞽子⑧，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⑨，又不格奸⑩。”

又帝曰：“我其诚哉！女于时⑪，观厥刑于二女⑫。”厘降二女于妫汭⑬，嫔于虞⑭。

帝曰：“钦哉！”

慎微五典⑮，五典克从⑯。纳于百揆⑰，百揆时叙⑱。宾于四门⑲，四门穆穆⑳。纳于大麓㉑，烈风雷雨弗迷。

帝曰：“格㉒！汝舜。询事考言㉓，乃言风可绩㉔，三载。汝陟帝位㉕。”舜让于德，弗嗣。

【注释】

①庸命：顺应天命。②袭：用作“践”，意思是履行，这里指接替帝位。③否（PT）：鄙陋。添(tian)：辱，意思是不配。④明明：明察 贤明的人。扬：选拔，举荐。侧陋：隐伏卑微的人。⑤师：众人，大家。锡：赐，这里指提出意见。(6)齔(guan)：困苦的人。(7)俞：是的，就这样。(8)瞽(gu)：瞎子，这里指舜的父亲乐官瞽瞍。(9)烝烝：形容孝德美厚。(10)乂(y i)：治理。格：至，达到。奸：邪恶。(11)女：嫁女。时：是，这个人，这里指舜。(12)刑：法度，法则。二女：指尧的女儿娥皇和女英。(13)厘：命令。妫(guT)：水名。汭(rui)：河流弯曲的地方。(14)嫔：嫁给别人作妻子。，(15)徽：美善。五黄：五常，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16)克：能够。从：顺从。(17)纳：赐予职位。百接；掌管一切事务的官。(18)时叙。承顺，意思是服从领导。(19)宾：迎接宾客。(20)穆穆：形容仪容齐整。(21)麓：山脚。(22)格到来，来。(23)询：谋划。考：考察。(24)乃：你。風(zhi)：求得。(25)陟：升，登。

【译文】

尧帝说：“唉！四方的部落首领！我在位任职七十年，你们中有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

位？”。

四方部落首领说：“我们德行鄙陋，不配登上帝位。”

尧帝说：“可以考察贵戚中贤明的人，也可以推举地位低微的贤人。”

大家向尧推荐说：“民间有个处境困苦的人，名叫虞舜。”

尧帝说：“是啊，我听说过。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四方部落首领回答说：“他是乐官瞽瞍的儿子。他的父亲心术不正，母亲善于说谎，，他的弟弟象十分傲慢，但舜能与他们和睦相处。他用自己的孝行美德感化他们，使他们改恶从善，不走邪路。”

尧帝说。“那我就考验考验他吧！把我的两个女儿嫁给他，通过两个女儿考察他的德行。”于是，尧命令两个女儿到妫河的弯曲处，在那里嫁给了虞舜。

尧帝说：“恭谨地处理政务吧！”

舜谨慎地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臣民都能顺从。他又受命管理百官，百官都能服从。他在明堂四门迎接前来朝见

的四方诸侯。四方诸侯全都仪容整肃。他还到深山老林中去经受风雨考验，即使在狂风暴雨和电闪雷鸣时也不迷失方向。

尧帝说：“来吧，舜啊。我同你谋划政事，考察你的言论，你提的意见十分正确。经过三年考验，你一定能成就大业。你现在可以登上帝位了。”舜要把帝位让给更有德行的人，不愿就位。

【读解】

对君王来说，挑选接班人是件大事，它关系到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尧帝当了70年君王，功德满天下，无奈年龄不饶人，总有退位的一天，要把权力交给下一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尧的时代还没有皇帝江山不外传的世袭制，可以把权力交给家族以外的人。这种移交权力的做法，在古代叫做“禅让”。并且，把权力交给谁，可以由各方氏族首领参与讨论，提出建议，推荐人选。这就很有点民主色彩了，不是由最高统治者一个人说了就算。

移交权力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且不说众多争权夺利的复杂瓜葛，单就享受够了尊严、顺从、声名、功绩、荣华富贵等等的心态来说，需要有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在尧的时代这

是。不成问题的，即使从最高职位上退下来，依然会受到崇敬，不会失去得太多，不会人一走茶就凉，毕竟那时世风还很淳朴。

退出权力中心造成的心理上的失衡，会带来恐惧感。处于权力中心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诱惑力越大，失衡就越重，恐惧感就越强。这大概是后世的帝王们即使路上黄泉路也不愿交出权力的重要心理原因。于是，后来有了世袭制。天下是朕的天下，也是朕儿孙子的天下，接班人早已由制度规定好了，用不着挑选，也不容外人讨论、提意见。西晋开国皇帝晋武帝把王位传给了白痴太子司马衷，只不过短短十六年，司马家的天下就被白痴皇帝葬送掉了。

从今天想昨天，“禅让”帝位和民主评选接班人，还是有几分让人神往。

舜帝即位后的“三把火”

【原文】

肇十有二州①，封十有二山，浚川②。

象以典刑(3)，流宥五刑(4)，鞭作官刑，扑作教刑(5)，金作赎刑。眚灾肆赦(6)，怙终贼刑(7)。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8)！

流共工于幽州(9)，放驩兜于崇(10)！窜三苗于三危(11)，殛鲧于羽山(12)，四罪而天下咸服。

【注释】

①肇：这里指划分地域。②浚：疏通。③象：刻画。典：常，常用。典刑：常用的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4)流：流放。宥：宽恕。⑤扑：檠(jia)楚，古代学校用作体罚的工具。(6)眚(sheng)：过失。肆：于是。(7)怙：依仗。贼：用作“则”。(8)恤：慎重。(9)幽州：地名，在北方边远地区。(10)崇山：地名，在现在湖北黄陂以南。(11)三苗：古代国名，在现在湖南、江西境内。三危：地名，在现在甘肃敦煌一带。(12)殛(ji)：流放。羽山：地名，在东方。

【译文】

舜划定了十二个州的疆界，在十二座山上封土为坛，作祭祀用，并疏通了河道。

舜把五种常用的刑罚刻画在器物上，用流放的办法代替五刑以示宽大，用鞭刑来惩罚犯了罪的官员，用木条打来惩罚有罪过的掌管教化的人，用铜作为赎罪的刑罚。因为过失犯罪，可以赦免；要是犯了罪又不知悔改，就要用刑罚。慎重啊，慎重啊，使用刑罚时一定要慎重。

舜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驩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鲧流放到羽山。这四个罪人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天下的人都心悦诚服。

【读解】

舜帝上任后烧了三把火：划定州界，制定刑罚，放逐尧的大臣共工、驩兜、鲧，以及三苗，于是天下人心归顺。接下来是任用百官，使国家机器运转起来。舜三十岁出道从政，在帝王位置上呆了五十年，身后名垂青史。

咱们中国人对新任官员的信心，多半寄托在“三把火”上。舜帝的“三把火”的重心在刑罚，表明他重视“依法治国”。这和后世的帝王得天下后大兴土木、赏赐功臣、争权夺利形成鲜明对比。

还可注意的是，舜帝在重慎用刑罚，以惩戒为目的，区别罪行，处罚适度。这是开明君主与暴君（如秦始皇、隋炀帝）的区别所在。治国的关键在治人心。不仅要赏罚分明，还要赏罚适度，才能使人心归顺，天下大治。以忧国忧民著称的诗人杜甫曾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话表明了他对尧、舜时代的向往。

对从政者的告诫

【原文】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2)，谟明弼谐(3)。”

禹曰：“俞，如何？”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④。淳叙九族⑤，庶明励翼(6)，还可远，在兹。”

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在知人(7)，在安民。”

禹曰：“吁！咸若时(8)，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9)，能官人(10)。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讻兜？何迁乎有苗(11)？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12)？”

【注释】

(1)皋陶(gao yao)是舜帝的大臣，掌管刑法狱讼。谟的意思是商讨，谋划。本篇的内容是舜帝、大禹和皋陶在一起商讨大事的讨论记录，虽然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润色，但仍保存有较高的史料价值。②允：诚信。迪：履行，遵循。③明：高明，英明。弼：辅佐。④都：啊。永：长久。⑤淳：敦厚。叙：顺从。(6)庶：众人。励：努

力。翼：辅佐。(7) 人：这里指官员。(8)咸：全部，完全。时：这样。(9)哲：明智。。(10)官：管理，任用。(11)迁：流放。(12)巧言：花言巧语。令：善于。色：脸色。孔：十分，非常。壬：奸佞的人。

【译文】

考察古代传说。皋陶曾说：“要真正履行先王的德政，就会决策英明，大臣们团结一致。”

禹说：“是啊！怎样才能做到呢？”

皋陶说：“啊，对自己的言行要谨慎，自己的修养要持之以恒。要使亲属宽厚顺从，使众多贤明的人努力辅佐，由近及远，首先 从这里做起。”

禹十分佩服这种精当的见解，说：“是这样啊！”

皋陶说：“啊！重要的还在于知人善任，在于安定民心。”

禹说：“唉！要是完全做到这些，连尧帝也会感到困难啊！知人善任是明智的表现，能够用人得当。能安定民心便是给他们的 恩惠，臣民都会记在心里。能做到明智和给臣民恩惠，哪里会担 讷？哪里还会放逐三苗？哪里会惧怕花言巧

语、察言观色的奸佞之人呢？”

【读解】

皋陶对参与治理国家的人提出了修身、知人、安民三项要求。这些要求的前提是实行德政，而不是苛政、暴政。孟子曾说，“苛政猛于虎。”意思是说残暴的统治者像凶猛的老虎一样吃人不眨眼。这是后来的事情，与尧、舜时代的清明廉正的政治是两码事。

修身、知人、安民从理论上说起来很容易，在实际当中却非常非常不容易。政治家因为公务繁忙，权力斗争激烈，少有时间用于增加修养提高素质，况且应酬宴席交际游玩占去了不少业余时间，加上有秘书操劳，修不修身就无关紧要了。知人更难。官场上野心家、阴谋家、奉承献媚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多半戴着厚厚的面具，难以识破。他们抓住人性中喜欢别人奉承的弱点，化装表演，实则为自己捞取好处。得逞了，就为世人做出了榜样，以实际行动告诉人们还是做官的好。安民要付出巨大的心血和人力物力。老百姓的生活内容多种多样，除了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之外，还要有精神生活的要求、娱乐等等，单是满足基本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就够忙乎的了，要处处让老百姓满意，非得全心全意做老黄

牛才行。再说，老黄牛也有累的趴下的时候。

尊卑等级由上天命定

【原文】

“无教逸欲①，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②。无旷庶官③，天工(4)，人其代之。天叙有典⑤，勅我五典五敦悖哉(6)！天秩有礼(7)，自我五礼有庸哉(8)！同寅协恭和衷哉(9)！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10)！天讨有罪(11)十五刑五用哉(12)！政事懋哉！懋哉(13)！”

“天聪明(14)，自我民聪明。天明畏(15)，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16)！”

皋陶曰：“朕言惠可氏行(17)？”

禹曰：“俞！乃言氏可绩。”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18)！”

【注释】

①无教：不要。逸欲：安逸贪欲。(2)一日二日：意思是天天，每天 几：机，这里指事情。③旷：空，这里指虚设。庶官：众官。(4)天工：上天命令的事。⑤叙：秩序，指伦理、等级秩序。典：常法。(6)勅(Chi)：命令。五典：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间的伦理关系(7)秩：规定等级次序。(8)自：遵循。五礼：指

天子、诸侯、卿大夫 士、庶民五种礼节。庸：经常。(9)寅：恭敬。协恭和衷：同心同德，结一致。(10)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种等级的礼服。章；显示。(11)讨：惩治。(12)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13)懋：勉励，努力。(14)聪：听力好，这里指听取意见。明：视力好，这里指观察问题。(15)明：表扬。畏：惩罚。(16)有土：保有国土。(17)氏(ZhT)：一定，必须。(18)赞：辅佐。襄；治理。

【译文】

“不要贪图安逸和放纵私欲，当诸侯就要兢兢业业，每天要处理成千上万的事。不要虚设各种官职，上天命定的事情，要由人来完成。上天安排了等级秩序的常法，命令我们遵循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并使它们淳厚起来！上天规定了尊卑等级次序，要我们遵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五种等级的礼节，并使它们经常化！君臣之间要相互敬重，同心同德！上天任命有德的人管理民众，要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种等级的礼服来显示有德者的区别！上天惩罚有罪的人，要用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来处治犯了罪的人！处理政务要互相勉励！要共同努力！”

“上天明察一切，来自于臣民的意见。上天赏罚分明，来自于 臣民的赏罚意愿。上天和下民之间互相通达，所以要恭敬从政才能保有国土。”

皋陶说：“我的话一定会得到实行吗？”

禹说：“是的，你的话会得到实行并会获得成功。”

皋陶说：“其实我没有什么智慧，只是想辅佐君王治理好国家 啊！”

【读解】

皋陶本人是谦卑的，心目中没有自我，只有上天、君王和民众。他的自我价值和人生目标，就是按照上天事先规定好了的一切，履行自己的职责。离开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样的等级座标，自我就不存在，就没有价值和意义。

那么，上天是谁？他凭什么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尊卑等级秩序？他凭什么命令人们必须遵守他规定的这种等级秩序？说穿了，“上天”其实是人自己。是人自己规定了人有尊卑贵贱之分，是人自己要求遵守等级秩序。反复宣扬这样的观点，造成的实际效果是：人有尊卑贵贱之分是不言自明、不容置疑的真理，于是有了“龙生龙，

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说法。另一方面，相信命定论造成的效果是普遍的愚昧，是对自我和个人价值的无情否定。

可以作一个设想：如果真有“上天”存在，那么“上天”说 人人生来都是天使，人人都可以做国王，人人都可以升官发财成为款爷，江山轮流坐，即使是鸡也可以变凤凰，效果会是怎样？天下会不会乱套、会不会群龙无首？

看历史，想今天，答案不言自明。乞丐可以当皇帝，皇帝也有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人生是个大舞台，大伙儿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再美好的筵席，也有结束的时候。自古英雄出草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全没有了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

如果“上天”有眼，该不会气得糊涂吧？

夏启的战争动员令

【原文】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②。王曰：“嗟！六事之人③，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④，怠弃三正⑤。天用剿绝其命⑥，今予惟恭行天之罚⑦。

“左不攻于左⑧，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⑨，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⑩；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⑪”

【注释】

①甘誓是一篇战争动员令，是后人根据传闻写成的。甘是地名，在有扈氏国都的南郊。誓是古时告诫将士的言辞。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夏启继承了帝位。启所确立的新制度，遭到了有扈氏的反对，启便发动了讨伐有扈氏的战争。结果以有扈氏失败、夏启胜利而告终。甘誓就是这次战争前启告诫六军将士的言辞。②六卿：六军的将领。古时天子拥有六军。③六事：六军的将士。④威侮：轻慢，轻视。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⑤怠：懈怠。三正：指建于、建丑、建寅，意思是指历法。⑥用：因此。剿：灭

绝。(7)恭行：奉行。(8)左：战车左边。古时战车 载三人，分左中有，左边的人负责射箭，中间的人驾车，右边的人用矛刺杀。攻；善。(9)御：驾车的人，即处在战车中间位置上的人。(10)赏于祖：古时天子亲征，随军带着祖庙的神主和社神的神主。有功的，就在祖庙神主 之前赏赐，惩罚则在社神神主前进行，表示不敢自己专行。(11)俘：奴，降 为奴隶。戮：刑戮，惩罚。

【译文】

即将在甘进行一场大战，于是夏启召集了六军的将领。王说：“啊！六军的将士们，我要向你们宣告：有扈氏违背天意，轻视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怠慢甚至抛弃了我们颁布的历法。上天因此要 断绝他们的国运，现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对他们的惩罚。

“战车左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箭射杀敌人，你们就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战车右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矛刺杀敌人，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中间驾车的兵士如果不懂得驾车的技术，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服从命令的人，我就在先祖的神位前行赏；不服从命令的人，我就在社神的神位前惩罚。我将把你们降为奴 隶，或者杀掉。”

【读解】

天子率领将士亲自出征，必定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决战，一定要使将士们明白为谁和为什么而战，否则不明不白上战场，多半要吃败仗。主帅是天子，由他来发布战争动员令，既有权威性，又有感召力，还可以证明出征打仗的正义。其中没有豪言壮语和长篇大话，没有一个接一个地表态和表决心，最足以征服人心的理由就是奉行天命，简洁而震撼人心。

也许是社会在不断前进吧，后来的檄讨书越来越长，废话越来越多，理由列出了一大堆却难以震撼人心，成了空洞无物的玩意儿。政治家更能干，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得天昏地暗，实际上连鸡都杀不死。事情常常坏在一张嘴上。

学学夏启是有益的。干脆果断，直来直去，表明了意图，就到战场上见分晓，看看到底谁是英雄谁是狗熊。好男儿志在疆场，骑马射箭打枪，不说废话空话。

盘庚洞若观火劝贵族

【原文】

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

②，无傲从康③。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

④。王播告之修⑤，不匿厥指⑥，王用丕 钦

⑦。罔有逸言⑧，民用丕变。今汝联聒聒⑨，

起信险肤⑩，予弗知乃所讼⑪）。

“非予自荒兹德⑫，惟汝含德⑬，不惕予

一人⑭。予若观火，予 亦拙谋作⑮，乃逸

⑯。若网在纲⑰，有条而不紊⑱；若衣服田

⑰，力穡乃亦有秋⑳。汝克黜乃心㉑，施安

德于民㉒，至于婚友㉓，丕乃敢 大言汝有积

德㉔。乃不畏戎毒于远迩㉕，惰农自安，不

昏作劳㉖，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㉗）。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㉘，惟汝自生毒㉙）。

乃败祸奸宄㉚，以自灾 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

㉛，乃奉其恫㉜，汝悔身何及？相时憷民

㉝， 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㉞，矧予制

乃短长之命㉟？汝曷弗告朕， 而胥动以浮言，

恐沈于众㊱？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

可扑， 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㊲，民非予有

咎。”

【注释】

(①盘庚是汤的第十世孙，商朝的第二十位君王。他为了避免水患，复兴殷，商，率领臣民把国都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往殷（今河南安阳）。此举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盘庚极力申说迁都的好处，前后三次告喻臣民，终于完成了迁都。《盘庚》（分上、中、下三篇）记述了这次迁徙的经过。上篇记述盘庚迁殷之前告诫群臣的话，中篇是盘庚告诫殷民的话，下篇是迁都后盘庚告诫群臣的话。历代学者大都认为《盘庚》三篇是殷代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②猷：为了。黜：除去。心：指私心。③从：纵，放纵。康：安逸。④惟：想。任：任用。旧人：指世代做官的人。共政：共同管理政事。

(5)王：指先王。播台：公布命令。修：施行。

(6)匿：隐瞒。指：旨，意旨。(7)丕：大。钦：

敬重。(8)逸：过失，错误。(9)聒聒(guo)：拒绝别人的好意而自以为是。(10)信：伸，伸说。

险：邪恶。肤：浮夸。(11)讼：争辩。(12)荒：废弃。(13)含：怀着，藏着。(14)惕：施，给予。

(15)谋作：谋略。(16)乃。则。逸。过错。

(17)纲：网的总绳。(18)紊：乱。(19)服：从事。

(20)力穡：努力收获 庄稼。(21)黜乃心：去掉你们的私心。(22)实德。实惠的德行。(23) 婚：指有姻亲关系的亲戚。(24)丕乃：于是。(25)乃。如果。戎：大。毒： 毒害(26)昏：努力。(27)越其：于是就。(28)和：宣布。吉言：好 话。(29)惟：是。毒。祸根。(30)败。败露。奸宄(guǐ)：做坏事。(31)先：引导。(32)奉：承受。恫(dòng):痛苦。(33)相：看。时：这。 憊(xian)：小。(34)发：说出。逸口：从口中说出错话。(35)矧(shen)： 况且。制：操纵，掌握。(36)恐：恐吓。沈：煽动。(37)靖：善。

【译文】

王这样说道：“来吧，你们各位！我要告诫你们，教训你们，为的是要去掉你们的私心，使你们不要傲慢放肆并追求安逸。从前我们的先王，也只考虑任用世家旧臣共同管理政事。先王向群 臣发布政令，群臣都不隐瞒先王的旨意，先王因此对他们非常看 重。大臣们没有错误的言论，因而臣民的行动大有变化。现在你们拒绝别人的好意而又自以为是，到处散布邪恶浮夸的言论，我真不知道你们争辩的是什么。

“并不是我自己放弃了任用世家旧臣的美德，只是你们欺瞒了 我的好意，不能处处为我着

想。我对这一切像看火一样地一清二世，如果我又不善于谋划，则是过错。就像只有把网结在纲上，才会有条有理不紊乱；就像农民只有努力耕种，才会有秋天的好收成。你们能够去掉私心，给予臣民实实在在的好处，以至于你们的亲戚朋友，那么你们才敢说你们积有恩德。如果你们不怕自己的言论会大大毒害远近的臣民，就像懒惰的农民一样自求安逸，不努力操劳，不从事田间劳动，那就不会有黍稷收获。

“你们不把我的善言向百姓宣布，这是你们自生祸害。你们所做的一些坏事已经败露，这是你们自己害自己。你们既引导人们做了坏事，就要由你们来承担痛苦，悔恨自己又怎么来得及？看一看一般的小民吧，他们还顾及到我所劝诫的话，担心说出错误的话，何况我掌握着你们的生杀之权呢？你们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却用流言蜚语相互煽动，恐吓蛊惑臣民呢？就像大火已在原野上燃烧起来，使人无法面对接近，还能够扑灭吗？这都是你们做了许多坏事造成的，不是我有过错。”

【读解】

这是盘庚对他的臣僚们进行规劝，责备他们不恪守先王的旧规矩，态度傲慢，贪图享受舒

适，还以谣言蛊惑民心。盘庚的良苦用心日月可鉴，顽固的臣僚们作何感想，不得而知，而他们的丑恶嘴脸却清晰可见。

大凡能做臣僚的人，总是其先辈或本人有功于国于民，才会参与国政，享有功名利禄。有了功名利禄，就会滋生骄奢淫逸，目中无人，有恃无恐。有恃无恐，就敢于胡作非为，骑在别人头上拉屎拉尿。腐败就是由此产生的。尧、舜的太平盛世、清明政治已一去不复返了，接踵而来的是日甚一日的腐败。

古代政治腐败大概有两个重要根源：一是人治和世袭制造成了庞大的特权阶层，从天子下至芝麻官，无不如此。二是专制制度为人性丑恶的一面和弱点提供了温床。盘庚大概不会想到这些。他请出先王和旧时制度，是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理由，毕竟血缘、祖先、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的纽带作用，毕竟腐败的官员内心总是有所畏惧，否则就真的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

话说回来。争论不过起于迁移国都，而实质是盘庚试图对日益腐败的政治机器动手术——“去奢行俭”。用意虽好，却是治标不治本。再出现腐败，又往哪儿还？迁来过去，总不

会还出地球，更要紧的是根子在制度和人身上。不作开膛剖肚的手术，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

当然，盘庚迁殷的结果，的确带来了商王朝暂时的兴盛，用今天的话说，他算得上是个改革者。他受到众多客观条件的制约，能力排众议，推行自己的设想，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耐心。他采用的是文的一套——一规劝说服，而不是武的一套，他显然知道：迫使人顺从容易，而要使人真心诚意地顺从，就难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迁都的成功，也是盘庚征服人心的成功。因此，盘庚是值得称赞的。

此外，这篇经典性的劝诫文，为我们的汉语成语增添了一些词汇，比如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燎原之火。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改革者要有文化，有智慧，见多识广，了解民心所向，才可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事业才可能成功。

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

【原文】

盘庚既迁，奠厥攸居①，乃正厥位，绥爰有众②。

曰：“无戏怠③，懋建大命(4)！今予其敷心腹肾肠⑤，历告尔百 姓于朕志(6)。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7)。

“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8)，适于山(9)。用降我凶(10)，德嘉绩于 朕邦(11)。今我民用荡析离居(12)，罔有定极(13)，尔谓朕易震动万民以迁？ 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14)，乱越我家(15)。朕及笃敬(16)，恭承民命，用 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17，非废厥谋，吊由灵各(18)；非敢违卜，用 宏兹贲(19)。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20)，尚皆隐哉(21)！予其懋简相尔， 念敬我众(22)。朕不肩好货(23)，敢恭生生(24)。鞠人谋人之保居(25)，叙钦(26) 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27)，目有弗钦！无总于货宝(28)，生生自庸(29)。 式敷民德(33)，永膺一心(31)。”

【注释】

①奠：定，安定。②绥：告诉。爰：于。③戏：游戏。怠：懒 惰。④懋：勉力，努力。大命：指重新建家园。⑤敷：布，开诚布 公。心腹肾肠：指心里话。(6)历告；尽情相告。(7)协比：串通，协 同一致。(8)多：侈，大。(9)适：往，迁往。(10)用：因此。降：减 少。(11)德：升。(12)荡析：离散。(13)极：止，至。(14)肆：今， 现在。高祖：指成汤。(15)乱；治，治理。越：于。(16)及：汲，急迫。 笃：厚。(17)肆：故，因此。冲人：年幼的人。(18)吊：善，指迁都善 事。灵各：灵格，专门负责占卜的人，据说可传达上帝的命令。(19)宏：弘 扬。赉：大宝龟，用于占卜。(20)邦伯：邦国之长，指诸侯。师长：公卿 大臣。百执事：负责具体事务的众位官员。(21)尚：希望。隐：废，考虑。(22)简相：视察，考察。(23)肩：任用。好贷：指喜好财货的官员。(24) 恭：举用。生生：营生。(25)鞠：抚养。保：安。(26)叙：次序。钦：敬 重。(27)羞：进，提供。若：顺，赞成。否：反对。(28)总：聚敛 (29)庸：功劳。(30)式：用。敷：施。德：恩德。(31)肩：克，能够。

【译文】

盘庚迁都以后，在住地安定下来，选定了王

宫和宗庙的方位，然后告诫众人。

他说：“不要贪图享乐，不要懒惰，要努力完成重建家园的大业。现在我要开诚布公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各位官员。我没有惩罚你们，你们也不要心怀不满，彼此串通起来诽谤我。”“从前我们的先王成汤，他的功劳大大超过了前人，把臣民迁移到山地去。因此减少了我们的灾祸，为我们的国家立下了大功。现在我的臣民由于水灾而流离失所，没有固定的住处，你们责问我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迁居？这是因为上帝将要复兴我们高祖成汤的美德，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我迫切而恭敬地遵从天意拯救臣民，在新国都永远居住下去。因此，我这个年轻人不敢放弃迁都的远大谋略，上帝的旨意通过使者传达了下来；我不敢违背占卜的结果，而要使占得的天意发扬光大。

“啊！各位诸侯，各位大臣，各位官员，希望你们各自考虑自己的责任！我将认真对你们进行考察，看你们是否体恤我的臣民。我不会任用那些贪恋财货的人，而要任用帮助臣民谋生的人。能够养育臣民并使他们安居乐业的人，我将论功行赏。现在我已经把我心里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都告诉了你们，不要有不顺从！不要聚敛财

富，要为民谋生以立功。要把思德施予臣民，永远能与臣民同心同德。”

【读解】

迁都之后，盘庚再次向群臣训话，要群臣克勤克俭，不要贪婪聚财；体恤民情，恭谨从政，率领臣民共建家园。这其实也是盘庚的施政方针，体现了他的“保民”思想。

民众是建立国家的根本。过去常把民众比做水，把统治民众的人比做浮在水上的舟船。

这种比喻也对也不对。水用以载舟，没有水舟无法行驶；水也可以使舟倾覆，让舟上的人溺水身亡。还有道理。但是，水是无形的，水往低处走。要使水得到规范，需要进行疏通和引导。谁来疏通和引导？当然是统治者。还有，舟总在水上行，在上层；水在舟下推，为上层服务。这种上层与下层、舟与水、引导者和被引导者的人为的、武断的划分，在根本上就走入了误区，所以才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民众都变得聪明起来了，统治者还能有所欲为稳坐官位吗？

把“保民”思想放到现代政治观的显微镜底下，就显出了它的荒谬体理。不过，在强大的社会传统势力的制约之中，它也还具有一种积极的

意义。为民众着想，为民众造福，在客观上会使民众的日子稍微好过一点儿。而自此形成的民众心理，是把做官的统治者看作自己的“父母”、“家长”，一心企盼“父母”恩赐、开明、公正，盼望天上掉下个“包青天”。为什么就不反过来想，自己就是自己的“父母”、“家长”，自己就是“包青天”，用得看别人来庇护和保佑吗？

其实，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应当像体育比赛。民众是运动员，统治者是裁判。运动员的职责是按照规则进行游戏，裁判的职责是监督和保证游戏按规则进行。规则是参加游戏者共同制定并要共同遵守的，违者受罚。裁判的监督有偏差，也要受罚，或者被更换。这样，大家的共同目的是使游戏正常健康地进行。

出逃是一种明智的人生选择

【原文】

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2)我祖氏陈于上③，我用沈酗于酒(4)，用乱败厥德于下(5)。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6)、卿士师师非度(7)。凡有罪辜，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讎(8)。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

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9)？吾家耄逊于荒(10)？今尔无指告(11)，予颠隲(12)，若之何其？”

父师若曰：“王子(13)！天毒降灾荒殷邦(14)，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15)，哂其耆长旧有位人(16)。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牲牲用以诏容(17)，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义讎斂(18)，召敌讎不怠(19)。罪合于一，多瘠罔诏(20)。

“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21)；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22)。诏王子出迪(23)。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24)，我乃颠隲(25)。自靖(26)！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遯(27)。”

【注释】

①微子是纣王的哥哥，因为封在微，爵位属于子，所以叫微子。他为维护殷王朝的统治，曾多次规劝纣王改恶从善，但纣王充耳不闻。本篇记述了微子与父师两人的谈话，讨论了在国家行将灭亡之时，各自应抱的态度。②其：恐怕。乱：治理。③我祖：指成汤。氏(zhǐ)：定，致。遂：成。陈：陈列。④用：因为，由于。酗(xù)：发酒疯。⑤乱：淫乱。厥德：成汤之德。下；后世。(6)小大；群臣民众。草窃：盗贼。奸宄：犯法作乱。(7)师师：众官。度：法度。(8)雠(chóu)：仇敌。(9)发；行。狂：往。(10)耄(mào)：年老。逊；逃走。荒：荒野。(11)指：旨，想法，打算。(12)颠；颠覆。隤(jī)：坠落。(13)王子：指微子。(14)毒：厚，重。荒：亡。(15)畏畏：惧怕天威。(16)拂(fú)；违逆。耄(gǒu)：老年人。旧有位人：旧时在位的大臣。(17)攘窃：盗窃。牺：纯毛牲畜。牲：健全的牲畜。牲：猪牛羊。用以容：从宽论处。(18)义(yì)：杀。雠：稠，多。敛：聚敛。(19)召：招致。怠：松懈，缓和。(20)瘠：疾苦。诏：告诉。(21)兴：起。败：灾祸。(22)臣仆：奴隶。(23)迪：行，逃走。(24)旧：久。刻子：箕子。

(25)我：指殷商。(26)自靖：各自打主意。(27)顾：顾虑。遯(dun)：遁，逃走。

【译文】

微子这样说道：“父师、少师，看来我们殷商是不能治理好天下了。我们的高祖成汤制定的成法在先，而我们的纣王却沉醉在酒中，因淫乱败坏了高祖的美德。殷商的大小臣民无不劫夺偷盗，犯法作乱，官员们都不遵守法度。凡是有罪的人都不加以逮捕和惩治，小民们起来同我们结成仇敌。现在殷商可能要灭亡了，就像要渡过大河，却找不到渡口和河岸。殷商到了现在这个样子，就要灭亡了！”

微子说：“父师、少师，我是被弃而出亡在外呢，还是呆在家中到老而避于荒野呢？现在你们不指点我，恐怕就要陷于非义，究竟怎么办啊？”父师这样说道：“王子！上天为我们殷商降下大祸，要使我们灭亡，国君却沉醉在酒中，不惧怕上天的威严，不听年高德劭的旧时大臣的劝告。现在殷商的臣民偷窃祭祖天地神灵的各种贡品，都会被宽恕，就是吃掉了贡品也没有灾祸。上天向下监视着殷民，国君用杀戮和重刑横征暴敛，招致民怨也不放松。这些罪行都在国君一人身上，臣民痛苦不堪却无处申诉。

“殷商现在将有灾祸，我们都会承受灾难；如果殷商灭亡了，我们不能去做别人的奴隶。我奉劝王子逃出去。我早就说过箕子、王子不逃走，我的国家就要彻底灭亡了。您自己拿主意吧！各人要对先王的事业作出贡献，我没有考虑逃跑的事。”

【读解】

人一旦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大概便不可救药了。微子身为纣王的长兄，照理说，胳膊肘肯定是向纣王弯的。他多次劝阻纣王，纣王不予理睬。自己的亲属尚且如此，何况外人呢？大臣梅伯看到纣王与妲己终日沉迷于淫乐，进宫规劝纣王，惹得纣王大怒，本想以“金瓜击顶”处死，结果却死在妲己想出的“炮烙”之下。

纣王为什么能够为所欲为，一意孤行？这是值得深思的。表面上的理由可以说出一些，比如纣王的残暴，比如妲己的使坏，但这些都不是根本。当一个人独揽大权而不受任何制约之时，就会造成殷纣王时代的情形。应当说，是政治制度本身，造就了纣王。即使不是纣王，也会有别的什么王。所以，悲剧是制度的悲剧，而不是性格的悲剧。

就微子而言，既然不能力挽狂澜，既然不能

从根本上改变局面，出逃肯定是上策。惹不起，躲得起。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出逃本身是人生的一种出路，一种境遇。出逃的直接原因往往是迫不得已，表面上看似似乎是消极的选择，实际上却是十分明智的。暴君专制一时难以推翻，以出逃保存自己，等待契机出现。婚姻的城堡让人窒息，让人感受不到温馨、快乐和恩爱，逃出城堡寻求新的生活便是上佳选择。在一个工作环境中陷入困境，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四面楚歌，这时就应考虑以出逃来摆脱困境。面对强大敌人的正面进攻难以抗拒，当然也可以用出逃来暂时回避，寻找别的办法来打击敌人。

所以，出逃不是耻辱，更不是背叛，而是个体应有的自主的主动选择，是一种人生策略和智慧。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不就是这样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到把敌人拖垮，打垮。

谁制定了治国安邦的规则

【原文】

惟十有三祀(1)，王访访于箕了。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 阴鹭下民(2)，相协厥居(3)，我不知其彝伦攸叙(4)。”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陞洪水(5)，汨陈其五行(6)。帝乃震 怒，不畀洪范九畴(7)，彝伦攸斁(8)。鲧则殛死(9)，禹乃嗣兴。天乃锡 禹洪范九畴(10)，彝伦攸叙。

“初一日五行(11)，次二曰敬用五事(12)，次三曰农用八政(13)，次四 曰协用五纪(14)，次五曰建用皇极(15)，次六曰义用三德(16)，次七日明用 稽疑(17)，次八曰念用庶征(18)，次九曰向用五福(19)，威用六极(20)。”

【注释】

(1)有：又。祀：年。十有三祀指周文王建国后的第十三年，也是周 武王即位后的第四年、灭商后的第二年。(2)阴鹭(zhi)：意思是庇护，保护。(3)相；帮助。协：和。厥：他们，指臣民。(4)彝伦：常理。攸： 所以。叙：顺序，这里的意思是制定，规定。(5)鲧(gui)：人名，夏禹 的父

亲。陞(yin): 堵塞。(6)汨(gu): 乱。陈: 列。
行: 用。五行指水 火木金上这五种被人利用的物质。(7)畀(bi): 给予。畴: 种类。九畴指 治国的几种大法。(8)斁(du): 败坏。(9)殛(ji): 诛, 这平指流放。(10)锡: 赐, 给予。(11)初一: 第一。(12)次: 第。五事: 貌、言、视、 听、思五件事。(13)农: 努力。八政: 八种政事(14)协: 合。五纪: 五 种记时的方法。(15)建: 建立。皇极: 意思是指至高无上的法则。(17)义(yi): 治理, 指治理臣民。(17)稽: 考察。(18)念: 考虑、庶: 多 征: 征兆。(19)向: 劝导、(20)威: 畏惧, 警戒。

【译文】

周文王十三年, 武王拜访箕子。武王说道: “啊! 箕子, 上天 庇护下民, 帮助他们和睦地居住在一起, 我不知道上天规定了哪 些治国的常理。”

箕子回答说: “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治理洪水, 将水火木金上五 行的排列扰乱了。天帝大怒, 没有把九种治国大法给鲧。治国安 邦的常理受到了破坏。鲧在流放中死去, 禹起来继承父业, 上天 于是就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 治国安邦的常理因此确立起来。

“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慎重做好五件事，第三是努力办好八种政务，第四是合用五种记时方法，第五是建立最高法则，第六是用三种德行治理臣民，第七是明智地用卜筮来排除疑惑，第八是细致研究各种征兆，第九是用五福劝勉臣民，用六极惩戒罪恶。”

【读解】

治国安邦是政治家的首要职责，无论他主观上是否真的想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幸福欢乐，只要他想在统治宝座上呆下去，就不得不考虑如何治理国家。这道理就像商人为了赚钱，为了使生意长期做下去，就不得不使自己的商品货真价实一样，否则只有丢掉自己的饭碗。

治国安邦要讲规则，正如游戏也要讲规则一样。规则来自哪里？按照《洪范》的说法，是上天授与的，并且上天在授与规则时还要加以选择。不能按规则办事的人就不授与，就让他下课，比如鲧就是这样。这套说法对敬畏上天和天命的古人来说，是很有效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显得有些荒唐。

所谓上天，不过是人自己臆想出来的某种超人的存在，实质上是人自身意志的外化。用这种

观点来看，天授治国大法，就是人授治国大法。这。治国规则是人制定的，也要由人来执行和遵守。用上天来解释这一切，大概是为了增加一点神秘性和权威性吧。

暴君和开明君主的区别在于：暴君把个人意志看得高于一切，凌驾于规则之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比如商纣王；开明君主尊重规则，讲究按规则办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依法办事，使自己的言行合于仪轨，比如周文王和周武王。箕子看中武王而授与洪范九畴，正是看中了他是个守规矩的人，因为对蔑视规则的人来说，任何规则都是没有意义的。对付不讲规则的人的最好办法，也是不讲规则。

做家长的法则

【原文】

“五、皇极：是建其有极。敛时人福①，用敷锡厥庶民(2)。惟时 厥庶民汝极。锡汝保极(3)：凡厥庶民，无有淫朋(4)，人无有比德(5)，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猷有为守(6)，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 罹于咎，皇则受之(8)。而康而色(9)，曰：‘于攸好德。’汝则锡之低 时人斯其惟皇之极(10)。无虐茆独而畏高明(11)。人之有能有为。使羞 其行(12)，而邦其昌、凡厥正人(13)，既富方谷(14)，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 时人斯其辜(15)。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16)， 遵王之义；无有作好(17)，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18)；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20)，王道正直。 会其有极(21)，归其有极。日皇极之救护，是彝是训(23)，于帝其训(24)。 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25)。曰：天子作民 父母，以为天下王。”

【注释】

①敛：集中。时：是，这。②用以。敷：普遍。锡：赐。(3)保：保持，遵守。(4)淫朋：通过交游结成的私下小集团。(5)比：勾结，比德的意思是狼狈为奸。(6)猷：计谋。作为。守；操守。(7)罹(li)：陷入、咎：罪过、(8)受：宽容。(9)康：和悦。色：温润。(10)斯：将。维：想。(11)茕(qiong)独：指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12)羞：贡献。(13)正人：指做官的人。(14)方：经常。谷：禄位。(15)辜：罪，怪罪。(16)陂(po)：不平。(17)好；私好，偏好。(18)荡荡：宽广的样子。(19)平平：平坦的样子。(20)反：违反。侧：倾侧，指违犯法度。(21)会：聚集。(22)敷：陈述。(23)彝：陈列。训：教训。(24)训：顺从。(25)近：亲附。

【译文】

“五、最高法则：君主应当建立最高法则。把五福集中起来，普遍赏赐给臣民。这样，臣民就会拥护最高法则。向您贡献保持最高法则的方法：凡是臣民不允许结成私党，也不许各级官员狼狈为奸，只把君王的法则看作最高法则。凡是有计谋、有作为、有操守的臣民，您要惦记他们。行为不合法则，又没有构成犯罪的人，君主就应宽恕他们。如果有人和颜悦色对您说：‘我所

爱好的 就是美德。’您要赐给他们一些好处。这样，人们就会思念最高法则。不要虐待那些无依无靠的人、要敬畏明智显贵的人。对有能 力有作为的人，要让他们有贡献才能的机会，这样，国家就会繁 荣昌盛。凡是有经常性丰厚待遇的官员，如果您不能使他们对国 家作出贡献，那么臣民就会怪罪您了。对于那些德行不好的人，你 虽然赐给了他们好处，他们也会给您带来灾祸。不要有任何偏颇， 要遵守王法；不要有任何私好，要遵守王道；不要为非作歹，要 遵行正路。不要偏私，不结朋党，王道宽广；不结朋党，不要偏私，王道平坦；不违反王道，不偏离法度，王道正直。团结坚持 最高法则的人，臣民就将归附最高法则。所以说，对以上陈述的 最高法则，要宣扬训导，这就是顺从上天的旨意、凡是把天子宣布的法则当作最高法则的臣民、只要遵照执行。就会接近天子的 光辉。就是说，天子只有成为臣民的父母，才会成为天下的君王。”

【读解】

箕子所说的“最高法则”，就是家长制的典型法则。

最后一句话已点出了这个法则的要害。天子只有成为臣民的 父母，才会成为天下的君主。这

就明白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最高统治者的儿女，是“父母”（家长）生养了我们（而不是相反），人巨 此要服从、尊敬、孝顺家长，不要犯上作乱。

家长都喜欢乖孩子。乖孩子听话，叫他往东走就往东走，往西走就往西走。划船就划船，樁米就樁米。没有叫坐下，就得站着。叫你不要哭再委屈也得把泪水往肚子里吞。最好不要有个性，不要有想法，只认家长的道理。家长是真理的化身、他永远不会错。

家长却不喜欢调皮的孩子。调皮孩子不听话，叫他往东走，他却故意往而去，往西走却往东去、划船时他戏水，樁米时他打盹儿。叫他站着，他想坐下。叫他不要哭，他反而大声武气越哭越凶。他想自个儿做主，不要家长指手划脚。他觉得家长总和自己的想法不一致，家长也经常犯毛病。

家长的脾气都不好。没有耐心，没有谦虚精神。不会认真倾听孩子的诉说，不会认真研究孩子的态度。他总觉得孩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想骂就骂，想揍就揍，或者干脆宣布把调皮孩子革出家门。他的自尊心、虚荣心、妒忌心很强，绝不允许任何孩子说一个不字。遇到天真不懂事的

孩子揭短，就会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棍棒交加。要是孩子不服管教而造反，家长会要他的小命。办法很多，有枭首、五马分尸、弃市、暴尸、鞭尸、碎尸万段.....

总之，家长心平气和的时候，要么是孩子们都听话做乖娃娃的时候，要么是孩子们都进入了梦乡的时候。家长心平气和了，天下就太平了；天下太平了，孩子们就幸福了。满天下都是乖孩子。

自然时序与君主统治

【原文】

“八、庶征：曰雨，曰暘(1)，曰燠(2)，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3)，庶草蕃庀(4)。一记备(5)，凶；一级无，凶。曰休征(6)：曰肃，时雨若。曰咎征：曰狂(8)，恒雨若；曰王省惟岁(12)，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13)，百谷用成(14)，义用明，俊民用章(15)，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义用昏不明，俊民用微(16)，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17)，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注释】

(1)暘(yang)：日出，这里指晴天。 ②燠(yu)：温暖，暖和。(3)叙：次序，这里指时序。(4)蕃：茂盛。庀：芜，草丰盛(5)一：指雨、暘、燠、寒、风五种现象中的一种。极：过甚。(6)休：美好。(7)若：像。(8)狂：狂妄，傲慢。(9)僭(jian)：差错。(10)豫：安逸。(11)蒙：昏暗。(12)省：眚，过失。(13)易：改变。(14)用：因。(15)俊民：又才能的人。章：彰，显明，这

里指提拔任用。(16)微：隐没，这里指不提拔任用。(17)好：喜好。

【译文】

“八、各种征兆：一是下雨，二是天晴，三是温暖，四是寒冷，五是刮风。如果这五种征兆俱全，并各自按时序发生，那么各种草木庄稼就会茂盛生长。如果其中一种天气过多，年成就不好；如果其中一种天气过少，年成也不好。各种好的征兆是：君王严肃恭敬，就像雨水及时将下；天下治理得好，就像天气及时晴朗；君主如果明智，就像气候及时温暖；君王深谋远虑，就像寒冷及时到来；君王圣明达理，就像风及时吹来。各种不好的征兆是：君王狂妄傲慢，就像久雨不停；君王办事错乱，就像久旱不雨；君王贪图享乐，就像久热不退；君王严酷急躁，就像持久寒冷；君王昏庸愚昧，就像持久刮风。君王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年；卿士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月；一般官员有了过失，会影响一天。如果年月日的时序没有改变，那么各种庄稼都会丰收，政治就会清明，有才能的人会得到重用，国家因此太平安宁。如果日月年的时序改变了，那么各种庄稼就不能成熟，政治昏暗不明，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国家因此不得安宁。民众就像

星辰，有的星辰喜欢风，有的星辰喜欢雨。太阳和月亮运行，就有了冬天和夏天。如果月亮顺从群星，那么就会风雨无常。”

【读解】

把自然事物和现象同人事政治联系起来，从自然现象的发生演变中去窥测政治人事的发展变化、吉凶祸福，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箕子认为自然物候是君主政治的象征，更是一大发明。

古人相信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从两个方面来注意观察；一是某种现象的出现是否正常，二是各种现象之间的顺序是否有错乱。他们根据这两方面的观察，来判断政治事务，作出决定和选择。

我们今天肯定不会再相信政治的好与坏是由自然现象（尤其是气候）决定的。天灾就是天灾，奇寒酷热，雷电风雨，的确会影响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会给人们造成诸多不便和生命财产的损失。人祸就是人祸，暴君的专横凶残，官员的昏庸腐败，人民遭受煎熬，却不会因天气的好坏而改变，而只有靠人自身的努力，才会扭转乾坤。

把政治的好坏归因于天气物候，造成的效果

之一，就是让人们相信上天命定的观念。国家治理得不好，生灵涂炭，责任在上天，不在从政者。人对上天是无能为力得，只有祈求，只有顺从，只有诅咒。这样，从政者把一切都推却得干干净净得，可以胡作非为而不负责任。人们所能祈求得，顶多只是上天得改朝换代。

这一对比，还是觉得毛主席英明伟大。他老人家早已识破了这一切，一针见血地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这样去实践，他因此取得了成功。

用德政去征服人心

【原文】

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遘乃文考(2)，绍闻衣德言(3)。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民。汝丕远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训(4)。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5)，弘于天(6)，若德裕乃身(7)，不废在王命(8)。”

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9)，敬哉(10)！天畏棐忱(11)，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12)，乃其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13)，懋不懋(14)。’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15)，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16)。”

【注释】

(1)这篇论文是周公德弟弟康叔到封地殷上任之前，周公对他德训诫辞。当时，周公刚刚平定了三监和武庚发动德叛乱。他要求康叔吸取历史教训，“明德慎罚”，治理好殷民，巩固已经取得德政权。这篇诰辞反映了周公德统治思想和司法制度，是一篇重要文献。这里节选了其中一部分。(2)在：观察。祗：敬。遘(yu)：遵循。乃：

你，指康叔。文：指文王。考：父。(3)绍：继。闻：旧闻。(4)丕：大。惟：思。商：指殷商。耆(gou)：老。耆成人：指殷商遗民。宅：度，揣测。训：顺，顺眼。(5)别：另外。康：安。(6)弘：大。(7)德裕：德政，恩德。(8)废：停止。在：完成。王命：指周的统治。(9)恫：痛。瘝(guan)：病。(10)敬：谨慎。(11)棐(pei)：辅助。忱：诚。(12)豫：安乐。(13)惠：顺服。(14)懋(mao)：勉力。(15)服：责任。应：受。(16)宅：定。作：振作。新：革新。

【译文】

王说：“是啊，封！你要好好考虑！现在臣民都在看着你是否恭敬地遵循你父亲文王的传统，依据他的遗训来治理国家。你到殷后，要广泛寻求殷商遗民的心态，懂得怎样使他们顺服。另外，你还要访求古时圣明帝王的治国之道，使臣民得到安宁。要比天还宽宏，使臣民体验到你的恩德，不停地完成王命！”

王说：“啊，年轻的封！治理国家要经受痛苦的磨难，可要小心谨慎啊！威严的上天辅助诚心的人；这可以从民心表现出来，小人却难以治理。你去那里要尽心尽力，不要贪图安逸享乐，才能治理好臣民。我听说：‘民怨不在于大，也不

在于小；要使不顺从的人顺从，使不努力的人努力。’啊！你这年轻人，你的职责重大，我们君王受上天之命来保护殷民，你要协助君王实现上天之命，革新改造殷民。”

【读解】

这一段训诫体现了《康诰》的两个基本思想之一——明德尚德。明德尚德是为了实行德政，以便使前殷王朝德臣民人心归顺。

归顺人心，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改造思想，使旧人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杨绛先生曾用“洗澡”来比喻这个过程，老外则叫做“洗脑”。

归顺人心谈何容易！打江山易，改造江山也容易，只有归顺人心难。对殷朝遗民来说，纣王固然残暴，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族类的全体。他们也有过自己圣明的先王成汤，有自己的血缘亲情习惯风俗文化传统，这是不可征服、不可同化的。

用公毕竟是贤明君主，深知不可能凭武力÷暴政来迫使殷民“洗澡”，所以谆谆告诫康叔研究学习先王圣哲德治德经验，用来归顺殷民的人心。

对被“洗澡”的人来说，脱胎换骨是极其痛苦

的。“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需要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需要有六亲不认的铁石心肠来割断“毛”和“皮”的关系，割断浓于水的血缘。但总有些人做不到，人还在，心不死，伺机举事，比如武庚的叛乱。

不知道康叔去了殷地后是否办过学习班，是否要求过背诵周公语录，反正他的任务够艰巨的，也够棘手的。

周公发布的戒酒令

酒诰(1)

【原文】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2)。乃穆考文王(3)，肇国在西土(4)。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5)：‘祀兹酒(6)。’惟天降命，肇我民(7)，惟元祀(8)。天降威(9)，我民用大乱丧德(10)，亦罔非酒惟行(11)；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12)。”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13)：无彝酒(14)；越庶国(15)：饮惟祀，德将无醉(16)。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17)，厥心臧(18)。聪听祖考之彝训(19)，越小大德(20)。”

“小子惟一妹土(21)，嗣尔股肱(22)，纯其艺黍稷(23)，奔走事厥考厥长(24)。肇牵车牛(25)，远服贾用(26)，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27)，自洗腆(28)，致用酒(29)。”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30)，其尔典听朕教(31)！尔大克羞耆惟君(32)，尔乃饮食醉饱。丕惟曰尔克永观省(33)，作稽中德(34)，尔尚克羞馈祀(35)。尔乃自介用逸(36)，兹乃允惟王正事

之臣(37)。兹亦惟天若无德(38)，永不忘在王家(39)。”

【注释】

(1)《酒诰》是周公命令康叔在卫国宣布戒酒的告诫之辞。殷商贵族嗜好喝酒，王公大臣酗酒成风，荒于政事。周公担心这种恶习会造成大乱，所以让康叔在卫国宣布戒酒令，不许酗酒，规定了禁酒的法令。(2)明：宣布。妹邦：指殷商故土。(3)穆：尊称，意思是尊敬的。(4)肇：开始，创建。西土：指周朝。(5)厥：其，指文王。诰毖：教训，告诫。庶邦：指各诸侯国君。庶土：各位官员。少正：副长官。御事：办事的官员。(6)兹：则，就。(7)肇：劝勉。(8)惟：只有。元：大。(9)威：惩罚。(10)用：因。大乱：造反。(11)惟：为。(12)辜：罪过。(13)小子：指文王的后代子孙。有正：指大臣。有事：指小臣。(14)无：不要。彝：经常。(15)越：和。庶国：指在诸侯国任职的文王子孙。(16)将：扶助。德将：以德相助，用道德来要求自己。(17)迪：开导，教育。小子：指臣民的子孙。土物：庄稼，农作物。爰：爱惜。(18)臧：善。(19)聪：听觉敏锐。祖考：指文王。彝训：遗训。(20)越：发扬。(21)小子：指殷民。惟一：同样。(22)嗣：用。股肱

(gong): 脚手。(23)纯: 专一, 专心。艺: 种植。(24)事: 奉养, 侍奉。(25)肇: 勉力。(26)服: 从事。贾用: 贸易。(27)庆: 高兴。(28)洗: 洁, 指准备。腆: 丰盛的膳食。(29)致: 得到。(30)庶土÷有正÷庶伯÷君子: 统称官员。越: 和。(31)其: 希望。典: 经常。(32)克: 能够。羞: 进献。惟: 与。(33)丕: 语气词, 没有意义。省: 反省。(34)作: 举动, 行动。稽: 符合。(35)馈祀: 国君举行的祭祀。(36)乃: 如果。介: 限制。用逸: 指饮酒作乐。(37)允: 长期。惟: 是。正事: 政事。(38)若: 善, 赞美。元德: 大德。(39)忘: 被忘记。

【译文】

王说: “要在卫国宣布一项重大命令。你那尊敬的先父文王, 在西方创建了我们的国家。他从早到晚告诫诸侯国君和各级官员说: ‘只有祭祀时才可以用酒。’上天降下旨意, 劝勉我们的臣民, 只在大祭时才能饮酒。上天降下惩罚, 因为我们的臣民犯上作乱, 丧失了道德, 这都是因为酗酒造成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的灭亡, 也没有哪个不是由饮酒过度造成的祸患。

“文王还告诫担任大小官员的子孙们说: 不要经常饮酒。并告诫在诸侯国任职的子孙: 只有

祭祀时才可以饮酒，要用道德来约束自己，不要喝醉了。文王还告诫我们的臣民，要教导子孙爱惜粮食，使他们的心地变善良。要好好听取祖先留下的这些训诫，发扬大大小小的美德。

“股民们，你们要一心留在故土，用你们自己的手脚，专心致志地种好庄稼，勤勉地侍奉你们的父兄。努力牵牛赶车，到外地去从事贸易，孝敬和赡养你们的父母亲；父母亲一定很高兴，会自己动手准备丰盛的饭菜，这时你们可以饮酒。

“各级官员们，希望你们经常听从我的教导！只要你们能向老人和国君进献酒食，你们就可以酒足饭饱。这就是说，只要你们能经常反省自己，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合乎道德，你们还可以参与国君举行的祭祀。如果你们自己能限制饮酒作乐，就可以长期成为君王的治事官员。这也是上天赞美的大德，王室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是臣属。”

【读解】

酒有酒的好处，可以舒筋活血，解除疲乏，振作精神，兴奋神经。酒中的人生境界妙不可言。酒也可以在朋友交际中化干戈为玉帛。酒还可以为勇士壮行，为祖先祭天，为天地献祭。

酒也有酒的坏处，可以摧毁身体健康，麻痹神经，使人风狂，酒精中毒。正常人可以借酒浇愁、借酒撒野、借酒滋事。癌君子可以浸淫在酒缸中不能自拔。政府官员可以在酒杯中腐化堕落。妇人可以在酒气中失身。歹徒也可以借酒壮贼胆。

人们是怎样发明酒这种神奇的玩意儿的，还不是很清楚，至少在商代，酒就在风行，商纣王造过酒池肉林以取悦妲己。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酒神狄俄尼索斯，希腊悲剧便起源于祭祀狄俄尼索斯的“酒神颂”。酒神精神代表了人类的狂欢情结。

周公发布的这篇戒酒令，让人想到在那个时候，人们对酒的偏好已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尤其是王公贵族和政府官员，酗酒误国，酗酒丧国，酒神放纵得失去了控制，人们狂欢得忘乎了所以，因此才要严令禁酒。

不过，这个禁酒令是很有节制的。也就是说，它不彻底、不一律禁酒，因为酒要用于祭祀天地、神灵、祖先这些重大仪式，要用于孝敬国君、父母、兄长，因此要网开一面。

其实，普通老百姓喝点酒算不了什么。他们一年四季辛苦到头，难以有机会轻松一下，放纵

一下，实际上恐怕也只有逢年过节才有这样的机会。老百姓即使终日酗酒，也不会滋生腐败，不会误国误民。文人÷艺术家大概也离不了酒。酒可以放松意识的控制，促使灵感产生，让创造力得到解放。张旭的草书是酒灌出来的，李白的诗是酒浇出来的。如果没有了酒，这世上要失去多少文人、艺术家啊！

真正的禁酒对象应该是王公贵族和政府官员。只有他们，才有机会有条件狂喝暴饮，寻欢作乐，因为有人进贡，因为可以搜刮民脂民膏。也只有他们，才有机会有条件腐化堕落，败坏社会风气。这是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的。

《礼记》简介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据传，《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

——生命与孝道之间的选择

【原文】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2)。公子重耳谓之曰③：“子盖言子之志 于公乎(4)？”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盖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5)。天下岂有无 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6)？”使人辞于狐突曰(7)：“申生有罪，不念 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 少(8)，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9)。伯氏苟出而图吾君(10)，申生 受赐而死(11)。”再拜稽首(12)，乃卒(13)。是以为恭世子也(14)。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上。“檀弓”是前首人物的姓名，编者用作篇名。全 篇内容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们讨论丧礼的言论，富有文学色彩，风格独 特。②晋献公：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晋国国君，姓姬，名诡诸。世子：太 子。③公子重(chong)耳：太子申生的同父异母弟弟。后来当上晋国国 君，称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一。④盖

(he): 同“盍”，何不，为什么 不。⑤弑(Shi): 臣子杀国君，或儿子杀父亲叫弑。(6)行: 这里指逃奔。如: 连词。之: 往，去。(7)辞: 告别，狐突: 申生的师傅，字伯行，所以又称“伯氏”。(8)子: 指骊姬的儿子奚齐。(9)图: 策划，谋划。(10)苟: 如果，倘若。(11)赐: 恩惠。(12)再拜: 连拜两次。稽 (qi)首: 古时叩头敬礼。(13)卒: 死去。(14)恭: 人死后按其生前敬顺 的事迹给予的称号，即谥(Shi)号。

【译文】

晋献公想要杀掉他的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告诉申生说:“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对父亲说呢?”太子说:“不行。父亲有 骊姬才得安乐，我说出来会伤他的心。”重耳又说:“那么为什么不逃走呢?”太子说:“不行。父亲会说我想谋害他。天下哪里有 没有国父的国家?再说我能逃到哪里去呢?”于是申生派人向狐突 告别说:“我申生有罪，没有听从您的忠告，以至于只有去死。我不敢贪生怕死。虽然如此，但我们国君年纪老了，爱子年纪又小。 国家有许多忧患，您又不肯出来为国君出谋划策。如果您肯出来 为国君出谋划策，我就得到了您的恩惠，甘愿去死。”申生再拜叩 头行礼，接着自尽身亡。因

此，人们送他溢号称“恭世子”。

【读解】

太子申生在父王欲杀自己时，既不愿对父王表露心迹，又不愿逃走，最后自尽以成孝道。这事在古代儒生看来可歌可泣，值得赞美，但在今天看来，自尽并非最好的选择。

杀身以成仁，为了某种理想和价值追求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本身的确值得赞颂。它体现了人类超越肉体生命的一种追求，体现了古人对生命存在的一种深刻领悟：肉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肉体本身，更在于它与某种精神意义的联系。换句话说，活着应当有意义和价值——不管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申生所看重的是人伦纲常中的孝道。他的角色定位是儿子，是本可以继承王位的特殊的儿子——太子。他由此而来的职责和义务是无条件地服从父亲和国君，不能有超越角色和职责义务的言行举止。对此，他有高度的意识和自觉性，所以不惜生命的代价、来换取他所笃信的价值和理想。对于他来说，可谓是生命诚可贵，孝道价更高。若为孝道故，生命可以抛。

如今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因为我们不仅看重生命本身，价值取向已全然不同。我们也

可以做到献出生命，但不会为孝也 无论是父母还是别的什么人，我们可以尊重他们，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如果出现意见分歧，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也可以寻求第三方的调解。即使到了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也完全没有交出生命的必要。传统孝道的大部分内涵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根据，除了敬重长辈之外，所剩无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曾子寢疾(1)

——事于小处见精神

【原文】

曾子寢疾(2)，病③，乐正子春坐于床下(4)。曾元、曾申坐于足(5)，童子隅坐而执烛(6)。童子曰：“华而晬(7)。大夫之簟与(8)?”卜也!”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9):“呼(10)!”曰:“华而晬，大夫之簟与?”曾子曰:“然。斯季孙只赐也(11)。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簟。”自此始也。曾子曰:“夫子之病革矣(12)，不可以变(13)，幸而至于旦(14)，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15)，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16)。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17)，斯已矣(18)。”举扶而易之(19)，反席未安而没(20)。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上。②曾子：孔子得弟子，名参，字子舆。寢疾：病倒，卧病。(3)病：意思事病情严重。(4)乐(le)正子春：曾子的学生。⑤曾元、曾申：曾子的儿子。(6)隅：墙角。(7)晬(huan)：光泽。(8)簟(ze)：席子。与：

表示疑问的语气词。(9)瞿(ju)然：惊惧的样子。(10)呼(xv)：同“吁”，叹息声。(11)斯：这。季孙：季孙氏，鲁国的大夫。(12)革(ji)：危急。(13)变：意思是移动。(14)幸：希望。(15)尔：你。彼：他。这里指童子。(16)细人：小人。(17)得正：合于正礼。(18)已：意思是可以。(19)举：起，抬起。(20)反：同“返”。没：同“歿”，死去。

【译文】

曾子病倒在床上，病情严重。乐正子春坐在床下，曾元、曾申坐在脚旁，童仆坐在墙角，手拿烛火。童仆说：“席子花纹华丽光洁，是大夫用得席子吧？”乐正子春说：“住口！”曾子听到了，突然惊醒过来说：“啊！”童仆又说到：“席子花纹华丽光洁，是大夫用得席子吧？”曾子说：“是的，这是季孙送给我的，我没有力气换掉它。元啊，扶我起来，把席子换掉。”曾元说：“您老人家的病已很危急了，不能移动，希望能等到天亮，再让我来换掉。”曾子说：“你爱不如爱那童仆君子爱人是用德行，小人爱人是姑息迁就。我现在还要求什么呢？我只盼望死得合于正礼罢了。”于是大家扶起曾子，换了席子，再把他扶回到床上，还没有放安稳，曾子就

去世了。

【读解】

《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临死前伸出两个手指，示意为节省灯油要掐灭一根，露出十足的守财奴的嘴脸，吝啬的本性至死不改。曾子临死前要求换掉华丽的卧席，却不是出于悭吝，而是以言行维护他所信奉的“礼”——不是大夫的身份不得受大夫的饿礼遇。曾子的举动与严贡生的守财奴有着质的不同。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他慎终如始，严于律己，直至去世。

曾子换席子的做法不可仿效，但他的精神大可借鉴的。常言说：“正人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否则便不会有说服力。做人的严谨应当体现在遵守规则之上，尤其是细小的事，更能见出真精神。

精神源于信念，信念事对自己所确认的价值和意义的执着追求。没有信念做支撑，可能凭兴之所至地做一些事，却不可能始终如一，不可能在大大小小的事上都表现出完全的一致性。局外人，营营苟苟的人，事不可能理解这一点的。

人在生活中的确应当有精神，不管这种精神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都会使我们的言行有所归依，有轨可循。

子柳之母死(1)

——君子不取不义之财

【原文】

子柳之母死(2)。子硕请具③。子柳曰：“何以哉？”子硕曰：“请粥庶弟子母(4)。”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子母(5)，以葬其母也？不可。”即葬。子硕欲以赙布之余具祭器(6)。子柳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家于丧(7)，请班诸兄弟之贫者(8)。”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上。②子柳：鲁国人。

③子硕(shi)：子柳的弟弟。具；备办。这里指备办丧葬的器用。(4)粥(yu)：同“鬻”，卖。庶弟：父亲的妾所生的年幼的儿子。⑤如之何：怎么。其：语气助词，没有实义。(6)赙(fu)布：送给丧家助葬的钱帛。(7)家：意思是充作家用。(8)班：分发。诸：之于，给……。之：代同，指剩下的钱帛。

【译文】

子柳的母亲去世了，子硕请求备办丧葬的器用。子柳说：“用什么来备办呢？”子硕回答

道：“请把庶弟的母亲卖了。”子柳说：“怎么可以卖掉别人的母亲，用得来的钱安葬自己的母亲呢？不行。”安葬之后，子硕想用别人送来助葬剩下的钱帛备办祭祀器物。子柳说：“不能这样。我听说，君子不惜丧葬之事以利其家，这是聂我把剩下的钱帛分发给贫穷的兄弟们吧。”

【读解】

借机发财，是势利之人的心态。只要机会出现，有利可图，便会削尖脑袋往里钻，管他正当不正当、仁义不仁义，绝不会放过任何一点借机发财的时机。

那么，君子就不爱财了？非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就是说，君子和小人都爱财，这大概是人的天性。但是，君子和小人的分野在于：一个取财有道，一个取财无道；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不义的。这个差别虽然不能说是天壤之别，却也是原则的差别。

君子既要顾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别人的利益，凭自己的正当劳动获取理应得到的财物，比如孔子收取学生的“束修”（干肉）。小人则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发不义之财是常事，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也不少见。记住这个原则差别，约束自己非份的发财欲望，肯定会使

自己变得好起来。

晋献公之丧(1)

——非礼不听是君子

【原文】

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2)。且曰：“寡人闻之(3)：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4)，丧亦不可久也(5)，时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图之(6)！”以告舅犯(7)。舅犯曰：“孺子其辞焉(8)！丧人无宝，仁亲以为宝(9)。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而天下其孰能说之(10)？孺子其辞焉！”公子重耳对客曰：“君惠吊亡臣重耳(11)，身丧父死，不得与于哭泣之哀(12)，以为君忧。父死之谓何？或敢有他志(13)，以辱君义？”稽颡而不拜(14)，哭而起，起而不私(15)。子显以致命于穆公(16)，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颡而不拜，则未为后也(17)，故不成拜(18)。哭而起，则爱父也。起而不私，则远利也。”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下。②秦穆公：春秋战国时诸侯国秦国国君，姓嬴，名任好，春秋五霸之一。③寡人：古时君主自称。这只是使臣代

国君讲话。④吾子：表示亲爱的称呼。俨然：严肃的样子。忧伤服丧。(5)丧(sang)：失位逃亡。(6)孺子：对年幼者的称呼。堰，重耳的舅舅，字子犯。(8)辞：推辞，拒绝。(9)仁亲：以仁爱对待亲人。(10)孰(shu)：谁。说：辩解。(11)亡：逃亡，流亡。(12)与：参与。(13)或；又。敢：岂敢，怎敢。(14)稽颡(qi sang)：古时居父母之丧时跪拜宾客的礼节。拜：拜谢。(15)私：私下交谈。(16)子显：公子絳(Zhi)，字子显，是秦穆公派来吊唁的使者。致命：复命，汇报。(17)后：指继承人。(18)不成拜：只稽颡，不拜谢。

【译文】

晋献公死后，秦穆公派使者向公子重耳吊唁，并且说：“我听说，亡国常在这时，得到国家也常在这时。虽然你现在庄重地处 在忧伤服丧期间，但失位流亡不宜太久，不可失去谋取君位的时机。请你好好考虑一下！”重耳把这些话告诉了舅犯。舅犯说道：“你要拒绝他的劝告！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可宝贵的东西，只有 把以仁爱对待亲人当作宝物。父亲去世是怎样的事啊？利用这种 机会来图利，天下谁能为你辩解？你还是拒绝了吧！”于是公子重耳答复来使说：“贵国

国君太仁惠了，派人来为我这个出亡之臣吊唁。我出亡在外，父亲去世了，因此不能到灵位去哭泣，表达心中的悲哀，使贵国国君为我担忧。父亲去世是怎样的事啊？我怎敢有别的念头，有辱于国君待我的厚义呢？”重耳只是跪下叩头并不拜谢，哭着站起来，起来之后也不与宾客私下交谈。子显向秦穆公报告了这些情况，穆公说：“仁义呀，公子重耳！他只跋叩头而不行拜礼，这是不以继承君位者自居，所以不行拜礼。哭着起立，是表示敬爱父亲。起身后不与宾客私下交谈，是不贪求私利。”

【读解】

面对权力的诱惑而不动，流亡在国外而不妄称君主接班人在咱们的历史上，恐怕只有春秋战国那样的时代才会有。那时，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不搞阴谋诡计，凡事讲究礼仪，讲究名正言顺事成，是很体面的。专靠耍手腕，搞小动作，贪欲膨胀，譭越名份而取得不应属于自己的名誉、地位、财富，是为人不齿的。这是那个特殊时代的风气，并且一去不复返了。

凡事讲礼，尤其是在现实利益的诱惑面前，比如权力、女色、财物、金钱、名誉、地位的诱惑面前，也要讲究取之有道，在天的人看来，可能

太迂腐，太繁琐，太无必要。但是，这的确是大有必要的。社会生活和人伦关系要有序，要有轨可循，总得有所规范。礼虽不一定是最好的规范，但毕竟比没有规范、乱来一气要好。难怪孔子为了维护礼的理想秩序，坚持非礼勿视，先勿听，非礼勿行。

同法相比，礼是一种软性的社会规范。它主要靠人们内心的自觉，而内心的自觉来自于性情的陶冶和修炼。因而，这种软性的规范的作用总是有限的，古人多半针对“君子”强调礼，把“小人”、“野人”排除在礼之外，大概便是意识到了凭自觉和修养来守礼，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加上人性之中恶的一面总是存在并时刻表现出来，礼的作用和影响便更加有限。

此外，在讲礼成风的春秋时代，要成为：“王者”，除了凭实力之外，也逃不出礼仪的制约。或者干脆说，不讲礼仪，就不能归顺人心，就成不了王者。公子重耳之所以能成雄一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大概与此又极大关系。

知悼子卒(1)

——进谏规劝的艺术

【原文】

知悼子卒(2)。未葬，平公饮酒(3)，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蒍自外来(4)，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5)。”杜蒍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6)降，趋而出(7)。平公呼而进之，曰：“蒍，曩者尔心或开予(8)。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9)？”曰：“子、卯不乐(10)。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大师也(11)。不以诏(12)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褒臣也(13)。为一饮一食，亡君之疾(14)，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曰：“蒍也，宰夫也(15)。非刀匕是共(16)，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蒍洗而扬觶(17)。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也(18)！”至于今，即毕献，斯扬觶，谓之“杜举”。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下。②知(zhi)悼子：晋

国之卿，名荀盈、知盈。③平公：晋国的国君，名彪。④杜蕢(kuai)：人名。(5)寝(qin)：后宫。(6)北面：面朝北方。(7)趋：快走。(8)曩(nang)者：刚才。开：开导。(9)饮(yin)：给人喝的东西。(10)子、卯：古人认为不吉利的日子。乐(yue)：奏乐。(11)大师：太师，乐官之长。(12)诏：告诉。(13)褻：亲近。(14)亡：同“忘”，忘记。疾：忧患。(15)宰夫：掌管膳食的官。(16)匕：古代食器，像汤勺。共：同“供”。(17)扬：举。觶(zhi)：古代酒器。(18)爵：古代酒器。这里指举杯献酒。

【译文】

如悼子死了，还没有下葬，晋平公却喝起酒来，并让师旷和李调作陪，敲钟击鼓奏乐。杜蕢从外面进来，听见钟鼓声，问道：“国君在哪里？”有人回答说：“在后宫。”杜蕢进入后宫，沿阶而上。他倒了一杯酒说：“师旷，把这杯酒喝了！”他又倒了一杯酒说：“李调，把这杯酒喝下去！”他又倒了一杯酒，在堂上面朝北坐着喝了。接着，他走下台阶，快步走出后宫。晋平公叫他进宫来，说道：“杜蕢，刚才你也许想要开导我，所以我没有同你说话。你为什么让师旷喝酒呢？”杜蕢回答道：“照礼，在甲子日和乙卯日

不奏乐。知悼子的灵柩还在堂上，这比逢上甲子、乙卯日还要严重。师旷是掌乐的太师，不把这种礼节告诉国君，所以罚他喝酒。”晋平公问“你为什么让李调喝酒呢？”杜蒭回答：“李调是国君的近臣。为了吃喝，竟忘了国君的忧患，所以也罚他喝一杯。”平公又问：“那你自己为什么喝酒呢？”杜蒭回答：“我掌管膳食，没有尽到提供刀、匙的职责，却胆敢参与防止违礼的事，所以罚自己喝一杯。”平公说：“我也有过失，倒杯酒来罚我喝。”杜蒭洗过酒杯，倒上酒举起献上。晋平公对侍者说：“如果我死了，一定不要废止举杯献酒的礼仪！”直到如今，凡是向国君和宾客献酒过后，就要举起酒杯，这叫做“杜举”。

【读解】

杜蒭以独特的方式来劝诫国君，使之知错能改，用心可谓良苦。春秋之士多聪明之举。诤言直谏固然可嘉，但未必都会取得好效果。“忠言逆耳利于行”，虽说是“忠言”，毕竟听来不顺耳呀。既是忠言，又让人听来顺耳，岂不是更好。士人们在这上面煞费苦心，既体现了他们的智慧，又体现了对君主的忠诚，还富有戏剧性。研究中国传统智谋的人们，恐怕应该在这上面做点文章才

行。

在注重实效，追求信念，讲究礼仪的前提下，春秋士人也追求智慧和谈吐举止的高雅得体，这的确令人仰慕这种风气的形成始于何时，还不十分清楚，但在春秋时代已十分普遍。表达的道理要严正，具有征服力和穿透力，而表达的方式要精微巧妙，含蓄委婉，具有感动力和激发力。整个表达的过程像一出经过精心创意、构思、排练过的戏，富有戏剧性，既激动人。又耐人寻味。

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化，也是艺术的生活化，生活与艺术高度融合在一起，不分彼此。优游的生活方式，使士人们有足够的叫来培养和发展自己的某些专长。他们不必像政治家一样忙于权利之争、奔走游说、宴饮歌舞，不必像农夫匠人在自己的土地、作坊里辛勤操劳，也不必像军事家那样驰骋沙场。即使是读书，没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更没有数理化生物之类。他们拥有一种今人难以再拥有的东西——闲暇。这恰恰是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重要前提。

何时再能拥有可以用来发展心智的闲暇，对我们来说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我们的确对此心向往之。

卫献公出奔(1)

——一碗水难以端平

【原文】

卫献公出奔，反于卫(2)。及郊，将班邑于从者而后入。柳庄曰：“如皆守社稷，则孰执羈勒而从(3)?如皆从，则孰守社稷?君反其国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4)?弗果班。

【注释】

①本节选自《植弓》下。②卫献公：卫国国君。名衎(kan)。(3)羈：马络头。勒(di)马缰。执羈勒：意思是在国君身旁效力。(4)毋乃：大概，恐怕。

【译文】

卫献公出逃在外，后来返回卫国。到了城郊，想要把一些采邑分赏给随他逃亡的人，然后再进城。柳庄说：“如果大家都来保卫国家，那还有谁跟随您奔走效力呢？如果大家都跟随着您，那么谁来保卫国家呢？国君返回自己国家而有私心，恐怕这不可以吧？”结果卫献公没有分赏采邑。

【读解】

身为国君赏罚应当分明，赏罚也应当让人心服口服。这当中的尺度，便是公平。偏爱一些，忽视另一些，偏爱少数，忽视大多数，就失去了公平，自然不会令人心服口服。常言说，一碗水要端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水端不平，自然会出现矛盾；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行赏者自己的地位便岌岌可危，便会事与愿违。

问题在于能不能时时、事事、处处都做到一碗水端平？这很难。一方面，诸事繁多，不可能事实顾及；一方面事有大小、重要与次要之分，不分大小、重要与次要而一律讲公平，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做到。

只能说大事、重要的事，必须做到公平，让人心服口服。小事、次要的事，能公平则公平，顾及不到则不必太计较，否则会寸步难行。

孔子过泰山侧(1)

——从镜子中照见人类的丑恶

【原文】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2)。使子路问之曰(3)：“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4)。”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5)，吾夫又死于焉，今吾子又死于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吾苛政(6)。”夫子曰：“小子识之焉(7)，苛政猛于虎也！”

【注释】

①本节选自《植弓》下。②式：同“轼”，车前的横木，供乘车时手扶用。(3)子路：孔子的弟子名仲由字子路。(4)壹：的确，确实。(5)舅：丈夫的父亲。(6)苛：苛刻，暴虐。(7)小子：长辈对晚辈的称呼。识(zhi)：同“志”，记住。

【译文】

孔子路过泰山旁边，见到一个妇女在坟墓前哭的很伤心。孔子用手扶著车轼侧耳听。他让子路前去询问说：“听您的哭声，真像轼一再遇上忧伤的事。”妇女于是说道：“是的。以前我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我的丈夫也被咬死了，如今我儿

子又死于虎口。”孔子说：“那您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女、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子路说：“你要好好记住，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啊！”

【读解】

宁于老虎为伴，死于虎口，也不愿去接受暴虐者的统治，用反衬的方法烘托出社会政治的残暴专横，不堪忍受。这种水深火热 的状况也许有点夸张，但却道出了一种现实：人类社会有时比兽类社会还要黑暗和凶暴，，人有时比食人野兽还要残忍。

个人是无力反抗比野兽好要凶残的暴政的，即使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也只有哀叹的份儿。平民百姓唯一的出路便是逃跑，而天下乌鸦一般黑，跑是跑不掉的，迫不得已，便于野兽为伍，宁为野兽腹中餐，不愿做人刀下鬼。

黑暗和残暴也有其作用，那就是：它是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看到人性的丑恶和凶残，看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据说，人是最怕照镜子的。当人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时，会被吓的 不附体。不知道我们从镜子中看到“苛政猛于虎也”之时，会不会吓的 不附体？

齐大饥(1)

——做人不食嗟来之食

【原文】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2)。有饿者蒙袂辑屣(3)，贸贸然来(4)。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5)！”何施而得斯于民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6)，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7)！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注释】

①本节选自《植弓》下。②食(sì)：拿饭给人吃。(3)蒙袂(méi)：用衣袖蒙着脸。辑屣(jǐ)：身体物理迈不开步子的样子。(4)贸贸然：眼睛看不清而莽撞前行的样子。(5)嗟：带有轻蔑意味的呼唤声。(6)从：跟随。谢：表示歉意。(7)微：不应当。与：表示感叹的语气词。

【译文】

齐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黔敖在路边准备好饭食，以供路过饥饿的人来吃。有个饥饿的人用袖子蒙着脸，无力地拖着脚步，莽撞地走来。黔

敖左手端着吃食，右手端着汤，说道：“喂！来吃吧！”那个饥民扬眉抬眼看着他，说：“我就是不愿吃嗟来之食，才落地这个地步！”黔敖追上前去向他道歉，他仍然不吃，终于饿死了。曾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恐怕不该这样吧！黔敖无礼呼唤时，当然可以拒绝，但他道歉之后，则可以去吃。”

【读解】

“不食嗟来之食”这句名言就出自这个故事，是说为了表示做人地骨气，绝不低三下四地接受别人地施舍，哪怕是让自己饿死。

咱们的传统尤其看重做人要有骨气，用通俗的话来说，人活的是一口气，即使受苦受难，也不能少了这口气。还有一些类似的说法，比如人穷志不短，不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都表示了对气节的看重，对人的尊严的强调，对人的饿精神的重视。

即使是在今天，这一传统观念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在人的饿精神和肉体之间，在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之间，在人的尊严和卑躬屈膝之间，前者高于、重于后者。在二者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宁可舍弃后者，牺牲后者，不使自己成为行尸走肉，衣冠禽兽。

人之所以为人，而非行尸走肉，区别大概正在这里。

季孙之母死(1)

——借外包装通行天下

【原文】

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2)。阍人为君在(3)，弗内也(4)。美哉！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5)。子贡先入，阍人曰：“乡者已告矣(6)。”曾子后入，阍人辟之(7)。涉内霤(8)，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9)。

君子言之曰：“尽饰之道，斯其行者远矣！”

【注释】

庆

①本节选自《植弓》下。②子贡：孔子的弟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3)阍(hun)人：看门人。(4)内(na)：同“纳”，使进入。(5)厩(jiu)：马圈。修容：这里指更衣修饰。(6)乡(xiang)者：刚才。(7)辟(bi)：同“避”。(8)涉：来到。内霤(liu)：室的中央。(9)等：级，这里指台阶的层次。

【译文】

季孙的母亲死了，哀公前来吊唁，曾子和子

贡也来吊唁。由于国君在这里，守门人不让他们进门。曾子和子贡道马圈里把仪容修饰了一番。子贡先走进去，守门人说：“刚才已经通报了。”曾子随后进去，守门人让开了路。他们进入室中央，卿大夫们都离开了原位，鲁哀公也从台阶上走下一级，向他们拱手行礼。

君子们说评论这件事说：“尽力整肃仪容，这样可以畅通无阻啊！”

【读解】

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包装的话题。意思是说，只要包装体面，便可以畅通无阻。

确实，一般人看人，总是看外表，以貌取人。外包装越是漂亮精致，更容易使人迷惑，更容易使人上当受骗。这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有了贩卖假冒伪劣货色的用武之地，可以借巧妙的外包装以售其奸。善良的人们往往是上当之后，才恍然明白事情的真相。

其实有些人无论怎样包装，无论包装多么巧妙和精致，对于有所防范的人来说，都可能露出马脚。我们虽然不可能阻止那些企图以外包装来推售自己和自己的伪劣产品的人，但是却可以使自己太短视，太浅薄。

赵文子与叔誉观平九原①

——为官清廉者有几多

【原文】

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②。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③，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⑤？”文子曰：“行并植于晋国，不没其身，其知不足称也(6)。”其舅犯乎？”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我则随武子(7)”。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晋人谓文子知人。文于其中退然如不胜衣(8)，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诸其口(9)。所举于晋同管库之七十七有余家(10)。生不交利(11)，死不属其子焉(12)。

【注释】

①本节选自《檀弓》下。②叔誉：即羊舌肸(xi)，晋国人夫，字叔向。③作：起。这里的意思是复活。(4)吾谁与归，我追随谁呢？⑤其：大概。阳处父：晋国大夫。(6)并：专横。植：同“直”，刚直。没：终。知：同“智”。(7)则：效法。随武子：晋国卿，即士会，字季。(8)中：身体。退然：柔弱的样子。(9)呐呐(ne)然：言语迟缓的样子。(10)管：锁钥。管库之士：管理所藏

的小官。(11)交：同“徼”，求。(12)属：同“嘱”，托付。

【译文】

赵文子和叔誉一同到九原去巡视。赵文子说：“死了的人如果能复活，我跟随谁好呢？”叔誉说“跟随阳处父可以吧？”赵文子说：“他在晋国专横刚直，不得善终，他的才智不值得称道。”叔誉说：“那跟随舅犯呢？”赵文子说“他见到利益就不顾自己的国君，他的仁德也不值得称道。我还是跟随武子吧。他能为国君谋利益，又能顾全自己的福利；即为自己打算，又不忘记朋友。”晋国人称赵文子很了解人。赵文子身体柔弱得像穿不起衣服，说起话来迟钝得像说不出口一样。他为晋国推荐了七十多个管理仓库的小官。这些人生前不贪求私利，临死时也没有托请谁照顾自己的孩子。

【读解】

为官清廉是一种美德。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能做到并做得彻底的人并不多。

当了官，手中便有了权；有了权，就意味着有人来巴结奉承，送礼行贿；有了权，也意味着有了谋取私利的方便，既可以为自己，也可以为自己的亲戚朋友。因此，这世上不愿做官的人不

多，想当官却又当不了好官的人很多。

有个七品芝麻官儿有句名言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一点儿不错，但并不完全对。当官不仅仅要为百姓着想，为老百姓谋福利，而且首先要称职，要有占据那个权力地位的真才实干。他的首要任务是运用权力来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而不是谋取私利。他的权力并不属于他个人，不是他的私有财产，自然不能用来为他自己服务。

不过，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道理上讲得通的东西；在现实中不一定行得通；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东西，往往在道理上说不通。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奇怪。自古以来，人们不断树立赵文子一类的榜样，但贪官污吏依然层出不穷，因为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①

——圣人的能耐有多大

【原文】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2)，夏则居橧巢(3)。未有火化(4)，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5)。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6)，合土(7)，以为台榭、宫室、牖户(8)；以炮(9)，以燔(10)，以亨(11)，以炙(12)，以为醴酪(13)。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塑(14)。

【注释】

①不节选自《礼运》。②营窟：用土垒成的居穴。③橧(zeng)巢：用木头在树上筑成的巢室。④火化：用火加工食物。茹：吃⑤范：铸造器物的模型。金：金属。⑦合：和合。⑧牖(you)：窗户。⑨炮(pao)：用泥土包裹食物烧烤熟。⑩燔(fan)：把食物烧熟⑪亨同“烹”，煮熟食物。⑫炙(zhi)：烤。⑬醴(li)：甜酒。酪：果实煮成的浆⑭塑：开始。

【译文】

从前，先王没有宫殿房屋，冬天住在用上垒成的窟中，夏天住在树上木筑的巢室里。那时不会用火加工食物，吃的是草木的果实，鸟兽的肉，喝鸟兽的血，吃它们的皮毛。也没有麻和丝，用鸟的羽毛和兽的皮革做衣穿。

后来出现了圣人，人们学会了用人，给生活带来了便利。人们学会了用模型铸造金属器物，和合泥土烧制器物，用来建造台榭、宫室、窗子和门户；学会了用火烧熟食物，煮和烤熟食物，酿制甜酒，煮果实装液。人们制麻和丝、用来做成布帛。用这些来养育活着的人并料理丧事，用它们祭祀鬼神上帝。后世的一切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读解】

社会生活从原始到文明，从简单到复杂，现在对我们来说，已是普通的常识，但对古代的人来说，未必如此清楚明白。大道理往往是极其清楚明白和简单的，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比如“人们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活动”。道理虽然简单，包含的内容却很丰富，意义也很重大。

古代典籍所讲的道理，往往也是这样。比如这一节讲“礼”的产生，说明它是随着物质文明的

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而出现的是人们对“秩序”和“规则”的需求之上产生的。

然而，把物质文明的进步归功于“圣人”，这一观点大可怀疑。圣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自然不可否认，但圣人并非三头六臂的神人，要食人间烟火，要犯错误，并不具有法力无边的创造力，甚至还可能扼杀创造发明。再说。圣人们往往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并不一定知道铁锅是怎么铸成的。庄稼是怎么种出来的。对他们可以敬重却大可不必顶礼膜拜，奉为神明。如果把圣人还原到普通人的位置上，

那么对大道理的说明，便会更有说服力。

玉不琢 不成器①

——学习是为了开发潜能

【原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2)，教学为先。《兑命》曰(3)：“念终始典于学(4)。”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礼》。②君：这里的意思是统治。(3)兑(yue)命：《古文尚书》中的篇名，也作《说命》。④念终：始终想着。

【译文】

玉石不经过琢磨，就不能用来做器物。人不通过学习，就不懂得道理。因此，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治理民众，都把教育当作首要的事情。《尚书·说命》中说：“自始自终想着学习。”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吧。

【读解】

玉石是天生生成的，但要成为有用的东西，还得要经过打磨加工。用这个道理来说明学习的重要性，大概要比西方哲学家洛克的“白板说”切

合实际一些。洛克认为，人的心灵天生来像一张白纸，后来通过经验积累和学习，便在白纸上画出了各种图画。

玉石同白纸显然不一样的。白纸什么都没有，而玉石则包含了潜在的有用成分和价值。白纸上的痕迹是外力机械地加上去的，琢磨玉石则是让他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儒家的学者一方面承认了人所拥有的天赋和才能，（不像白纸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开掘和发展天赋、才能，必须通过学习的过程，使他们得到充分的展现。确定了这个大前提，剩下的问题便是开掘的具体方法和技巧，是具体的操作方式的问题。

古之教者①

——用制度确保教育的是实施

【原文】

古之教者，家有塾(2)，党有庠(3)。术有序(4)，过有学(5)。比年入学(6)，中年考校(7)。一年视离经辨志(8)，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9)。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10)。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11)，而远者怀之(12)，此大学之道也。记曰(13)：“蛾子时术之(14)。”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礼》。②家：这里指“闾”，二十五户人共住一巷称为闾。塾：闾中的学校。③党：五百户为党。庠(xiang):设在遂中的学校。④术(sui): 同“遂”，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序：设在遂中的学校。⑤国：京城。学：大学。⑥比年：没年。⑦中年：没隔一年。⑧离经：给经书断句。⑨小成：小有成就。⑩大成：大有成就。⑪说：同“悦”。⑫怀：向往。⑬记：记言记得事的

书。(14)蛾(yi)子：小蚂蚁。术：学习。

【译文】

古时教学，闾中有塾，党中有庠，遂中有序，京城有大学。每年有新生入学，隔一年有一次考试。入学第一年考查断句的能力，辨别志向所趋；第三年考查是否专心于学业，是否乐于合群切磋；第五年考查是否敬爱师长；第七年考查对学问的见解，和对朋友的选择。如果考查合格，就叫做“小成”。第九年考察知识畅达，触类旁通，能遇事不惑，不违背师训，这就叫做“大成”。像这样，就能够教化民众，改变风俗，使近处的人心悦诚服，使原处的人都来归附，这就是大学教育的道理。古书上说：“小蚂蚁经常学习街土堆成堆。”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读解】

学习的确需要日积月累，循序渐进。这是一个时间过程，由此设立一整套的制度和措施，比如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在先秦时代已发展的比较完整了，也可算作是咱们这个文明古国值得炫耀的成就吧。

但是我们发现，儒家讲教育，处处不忘一个“用”字。很难笼统地说“用”是好还是不好，因

为“用”（实用）有不同的层面。比如科技就很注重实用，但咱们的古代教育似乎从未把这方面的内容纳入教育、教学体系之中。器物层面的东西，总是为古人所蔑视的。直截了当地说，儒家教育所看重的“用”，是统治国家和民众能够的统治术。在他们看来，与统治术无关的东西，都算不得知识和学问，都没有学习和传授的必要。

这样来看，儒家的教育思想就该大大折扣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设想，如果照这套思路做下去，全国的学校都该办成政治学校了，学校的目标全变成了培养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一个国家满是政府官员和政治家，是一桩匪夷所思的事，大概也是有点可怕的。

大学之教也(1)

——学习贵在持之以恒

【原文】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2)。不学操缦(3)，不能安弦(4)；不学博依⑤，不能安《诗》；不学杂服(6)，不能安礼；不兴其外，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8)，息焉游焉(9)。夫然，故安其学而来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10)。《兑命》曰：“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11)。”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记》。②居学：在家休息时的学习。(3)操缦(man)：学习弹奏杂乐。(4)安弦：懂得音乐。(5)博依：各种比喻(6)杂服：各种服饰。(7)兴：重视。艺：指各种技艺。(8)藏：怀抱(9)游：闲暇。(10)辅：指朋友。(11)孙：同“逊”，谦虚。务：必须来：到达。

【译文】

大学教学，按照时序进行，必须有正式的课业，课后休息时也得有课外练习。不学习弹奏杂

乐，就不能懂得音乐；不学习各种比喻的方法，就不能理解《诗经》；不学习各种服饰的用途，就不懂得礼仪；不重视学习各种技艺，就不能激发对学业的兴趣。以君子对于学业，要心中念着，反复研习，休息或闲暇时也念念不忘。如果能这样，就能学懂课业并尊敬师长，乐于同朋友交往并信守正道，即使离开了师长和朋友，也不会违背他们的教诲。《尚书·说命》中说：“谦虚恭谨，孜孜不倦，修行就能成功。”这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读解】

贵族学校培养的政府官员，都是文官，肯定不会骑马打枪击剑。除了正常课业教授的圣贤经典之外，业余时间所学均为诗、书、琴、棋、画一类，目的在增加个人修养、陶冶内在情操。不过，这并不是为了个体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做一个有别于“小人”的“君子”，做君子乃是为了统治小人、野人。

贵族学校的教育方法，显然是孔夫子“学而时习之”这一思想的具体化。它要求学生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心里都得牵挂着学业，不能有所怠慢和荒废。这种执着的精神，也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现实主义实践特色。精诚所至，金石可镂。

只要有恒心和毅力，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学习的确需要恒心和毅力。悟性和天赋虽然也重要，但仅仅凭它们，恐怕很难学好课业。最主要的还得靠勤奋和执着的毅力。古人所说的“勤能补拙”，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大学之法①

——方法是成功的保证

【原文】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2)，当其可之谓时(3)，不陵节而施之谓孙(4)，相观而善之谓摩(5)。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6)；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7)；燕辟废其学(8)。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

故君子之教喻也(9)，道而弗牵(10)，强而弗抑(11)，开而弗达(12)。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记》。②豫：同“预”，预防。③可：适当。时：及时。(4)陵：超过。节：限度。孙：同“逊”，顺。(5)摩：观摩。(6)扞(han)格：抵触。胜：克服。(7)燕朋：轻慢而不庄重的朋友。(8)燕辟：轻慢邪辟的言行。(9)喻：启发

诱导。(10)道：同“导”，引导。牵；强拉。(11)强(qiang)：勉励。抑：压制。(12)开：启发。达：通达。

【译文】

大学的教育方法是：在不合正道的事发生之前加以禁止，叫做预先防备；在适当的时候加以教导，叫做合乎时宜，不超过学生的接受能力进行教导，叫做顺应；使学生相互观摩而得到好处，叫做切磋。这四点在教育取得成功的原因。

事情发生以后才禁止，就会遇到障碍而难以克服；过了适当时机才去学习，虽然勤勉努力，也难以有成就；杂乱施教而不按顺序学习，就会使学生头脑混乱而无法补救；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一起商量，就会孤陋寡闻；轻慢而不庄重的朋友会使人违背师长的教导；轻慢邪僻的言行会使学生荒废学业。这六点是导致教育失败的原因。

君子既然知道了教育获得成功的原因，又知道了教育失败的原因，然后才可以作别人的老师。所以君子教育和诱导学生，靠的是引导而不是强迫服从，是勉励而不是压制，是启发而不是全部讲解。引导而不是强迫，就会使师生关系和谐；勉励而不是压制，学习就容易成功；启发而不是全部讲解，学生就会善于思考。能使师生关

系和谐，使学习容易成功，使学生善于思考，就可以说是善于诱导了。

【读解】

这一节专门讲教育和学习的方法，方方面面都讲到了，从及时施教、因人施教、启发诱导，到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可以说非常全面。方法的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直接关系到教和学的成败。其实不光是教育是这样，几乎一切实践活动都存在方法的问题。目标无论怎么伟大和诱人，方法不对，是难以达到那目标的。成语中的“事倍功半”和“事半功倍”，都是就方法问题而言的，也表明了方法问题在实践中的重要性。

从理论上讲方法的重要性，尤其是要讲得面面俱到，头头是道，并不是一桩难事；而要在实际当中做到面面俱到，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比如，过于严厉的人，可以把学生管得服服贴贴的，但不会让人感到亲近，这种人也不大容易循循善诱。性情温和的人，往往压不住阵脚。能够把各个方面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是比较罕见的。

话说回来，能够提出一种完美的要求，就是树立了一个方向和目标，确立了一种规范，这样，总比没有目标和规范要好得多。

善歌者(1)

——鼓动性来自魅力

【原文】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2)，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记》。②臧；善。

【译文】

善于唱歌的人，能够感动人心，使听者随着歌声唱起来。善于教学的人，能够启发人心，使学者随着他的意愿来学习。这样的人，言辞简约而通达，含蓄而精微，少用譬喻而使人容易明白；这可以说是善于使学生随其志向来进行学习。

【读解】

善于唱歌的人和善于教学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于鼓动，能够感动人心。对教育者的这一要求，比要求了解受教育者的心理状态又进了一步。

要想鼓动人心，不仅是善于启发，言辞简约通达，恐怕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个人魅力。个人魅力像磁石，会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吸引。个人魅力也是一种境界，它是人格修养、个人志趣、精神追求、外表风度、言语谈吐等等达到相当高度后的产物，它像一座巍峨的高山，让人仰止，也像日月，让人心仪。

能达到技艺娴熟、经验丰富、善于抓住人们心理的人很多，但能具备强烈的个人魅力的人却不多。实际上，魅力是可遇不可求的。

凡学之道(1)

——师道何日再尊严

【原文】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2)。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③：当其为尸(4)，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5)，所以尊师也。

【注释】

①本节选自《学记》。②严：尊敬。③不臣于其臣：不用对待臣下的礼节来对待其臣。(4)尸：祭主。⑤诏：召见。

【译文】

凡是为学之道，以尊敬教师最难做到。教师受到尊敬，然后真理才会受到尊重；真理受到尊重，然后民众才懂得敬重学业。所以国君不以对待臣下的礼节来对待下属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在祭祀中臣子担任祭主时，也不应以臣下之礼来待他；另一种是臣子当君主的老师时，也不应以臣下之礼来待他。在大学的礼仪中，作老师的人虽然接受国君的召见，也不必按臣礼面朝北，这

是为了表示尊敬老师。

【读解】

我们耳熟能详的“师道尊严”，大概就出自这一节的说法。使我们稍感欣慰的是，教师在古代受到尊重，竟成了一种重要的礼节，即使在国君面前，也可以不受常礼的约束而受到特殊待遇。尽管该种特别礼遇是有限的，但毕竟体现了古人对老师的重视。

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可以用上“今不如昔”的说法。如今在好些地方，师道不仅不再尊严，并且教师的地位、待遇也远远落到了官员们、职员们、商人们、演员们等等的群体之后。诸多困扰着教育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与咱们这个教育历史悠久、教育制度和思想发达的古国不太相称，也与日后的发展不大相称。

记问之学(1)

——读死书者不配为师

【原文】

记问之学(2)，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3)！力不能问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见。

【注释】

(1)本节选自《学记》。(2)记问：凭记忆力掌握知识。(3)听语：听取学生的问题并解答。

【译文】

只凭记忆力掌握书本上的各种知识，这种人不够资格当教师。当教师的人，一定要善于听取学生的问题，并能够予以解答。如果没有提问的能力时，老师才加以开导。如果老师开导了还是不懂，暂时放弃开导，也是可以的。

【读解】

所谓“记问之学”，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读死书，死读书。先贤认为，读死书的人不配当教师，这是先见之明。然而，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一些自以为慢守传统的“学者”，把能背诵多

少古人的文章当作“学问”，以此自居“权威”，从来没有在哪方面表现出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更谈不上创造性。

历史真如大浪淘沙。经过大浪淘洗后能够留下来的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读死书，不过像一只机械的口袋，用来盛装别人的东西，不管装进去的是些什么货色，也不管是否能为自己消化之后变作创造力的能源。如果这也值得炫耀的话，那么在另一只巨大无比的现代化“口袋”——电脑面前，读死书的人是不是会觉得有点无地自容呢？

古之学者(1)

——于平易中见深刻

【原文】

古之学者，比物丑类(2)。鼓无当于无声(3)，五声弗得不知；水无当于五色(4)，五声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5)，五声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6)，五服弗得不亲。

【注释】

(1)本节选自《学记》。(2)丑：比。比物丑类：比较同类事物，以做到触类旁通。(3)当：比得上。声：指古代音乐中的宫、商、角、徵、羽五大音阶。(4)五色：青、黄、赤、白、黑五中颜色。(5)五官：指人体的耳、目、鼻、口、心五种器官。(6)五服：斩衰(cui)、齐(zi)衰、大功、小功、缌(si)麻五种丧服。它们分别用以表示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

【译文】

古代的学者，能够比较同类事物，从而触类旁通。比如，鼓的声音虽然比不上五声，但是五声没有鼓声的配合，就不会和谐；水的颜色虽然不上五色，但是五色没有水来调和，就无法显现

出来；学习虽然比不上五官，但是五官比经过训练，就发挥不了作用；教师虽然比不上五服之内的亲属，但是没有教师的教诲，五服内的亲属就不会亲密起来。

【读解】

儒家学者们很善于用浅显明白的事例来说明较为抽象的大道理，比如这一节的事例被用来说明通过对比而触类旁通的道理。这种看法，很有点接近现代系统论的基本观点。两个部分相加的和大于这两个部分。

通过比较得到的结果，可以成为一种具有激发力的诱因，使人把似乎不相关联的事物和知识联系起来，把分散的各个点，全部网络其俩。从这一点来看，儒家学者中的确不乏充满智慧的聪明者，能够通过实践把一些深奥的道理想个透彻，用平易的语言表达得滴水不漏，还能具有现代意识。这真的很不容易。

凡音之起(1)

——音乐以情感为中心

【原文】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2)，谓之音。比而乐之(3)，及干戚羽旄(4)。谓之乐。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本篇》。《乐记》是中国古代有关音乐和文艺理论的专著，其中讨论了音乐和文艺的起源、效果、作用等重要问题。据传，《乐记》原本有二十三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十一篇。(2)方：道这里指条理次序。(3)比：组合。乐：这里指演奏乐曲。本。(4)干：盾牌。戚：一种斧子。羽：野鸡羽毛。旄：牛尾。这些东西都是跳舞时用的道具。

【译文】

一切音乐的产生，都源于人的内心。人们的内心的活动，是受到外物影响的结果。人心受到外物的影响而激动起来，因而通过声音表现出来。各种声音相互应和，由此产生变化，由变化

产生条理次序，就叫做音。将音组合起来进行演奏和歌唱，配上道具舞蹈，就叫做乐。

【读解】

这一节着重说明音乐（其实也包括其他艺术）的起源，指出了两个重要因素导致艺术的产生：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心灵。

外在事物是最县的诱因。我们今天在理解时，往往把这方面扩大成人们的社会生活。风花雪月、日出月落、花草虫鱼等是外物，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等活动也是外物进行选择。外物通过心灵折射出外物就已经不是它本来的面目了。

如果我们把这里的说法同西方人的观点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的先圣实际上很看心理在艺术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它在次序上后于外物，但在重要性上却不逊于外物。西方传统中讲“模仿”，注重的是外物本来的、真实的面目。咱们的传统观点似乎不大强调外物本来的真实性，而在爱心灵的感动，强调将这种感动表达出俩，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情感。因此，音乐这种心灵的艺术，是以情感为中心的。

礼以道其志(1)

——音乐是治国安邦的工具

【原文】

礼以道其志(2)，乐以和其声(3)，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4)。礼、乐、政，其极一也(5)，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6)。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本》。(2)道：同“导”，诱导。。(3)和其声：意思是说调节人们的情感。(4)奸：邪恶。(5)极：最终目的。(6)出：实现。智到2：智国平天下的的道理。

【译文】

礼仪是用来诱导人心的。音乐是用来调和人的情感的，政令是用来同意人的行为的，刑罚是容来防止邪恶行为的。礼仪、音乐、刑罚和政令，它们的最终目的相同，都是用来统一民心，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读解】

这一节将音乐的作用，把它同礼仪、政令、刑罚相并列，可见儒家对音乐的抬举。

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之中，儒家何以独独偏爱音乐，并把它抬举到治国安邦的高度？这很可能与周代以来的情形有关。使用音乐的场合，总是在庙堂之中，用于祭祀和礼仪等重大事务之中，很少有纯粹为了怡情悦性的音乐。因此，音乐总是被严肃地对待，被拿来同统治民众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被抬举的很高。

实际上音乐的作用远远没有这么大。它无法解决人们衣食住行等实际问题，更不可能决定国家的兴亡，仅仅是表达作者对生活的感受而已。儒家对音乐的看重，可以使我们发现他们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十分强调文艺的社会功利作用和目的，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

乐者，通伦理者也(1)

——文艺是一种工具

【原文】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2)。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是故审声以指引，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道政，而治道备矣(3)。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4)。礼乐皆得，谓只有德，德者，得也。

是故乐只隆，非极音也(5)。食飧之礼(6)，非致味也(7)。清庙之瑟(8)，朱弦而疏远(9)，一倡而三叹(10)，大飧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12)，大羹不和(13)，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14)，而反人道之正也。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本》。(2)伦理：事物的条理。(3)治道：治国的方法。(4)几：接近。(5)极：达到顶点。(6)食飧(sixiang)：古代合祭祖先的礼仪。(7)致：达到极点。(8)清庙：宗

庙。(9)朱弦：朱红色熟丝作的弦，发音沉浊。疏：疏朗。越：瑟底部的孔。(10)倡：同“唱”。(11)遗：遗弃。(12)尚：崇尚。玄酒：水。上古祭祀时用水。(13)大羹：祭祀时用的肉汁。不和：不调味。(14)平：节制。

【译文】

一切音乐都产生于人的内心。乐与事物的伦理相同。所以，只懂得声音不懂得音乐的，是禽兽。只懂得音乐而不懂得乐理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懂得乐理。

因此。从分辨而懂得音乐，从分辨音乐而懂得乐理，从分辨乐理而懂得政治的道理，这就具备了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不懂得声音的人，不可与他讨论音乐。不懂得音乐的人，不可与他讨论乐理。懂得了乐理，就接近懂得礼仪了。礼仪和乐理都懂，就叫做有德。德的意思就是得到。

所以音乐的隆盛，并不是好听到极点的音乐。合祭祖先的礼仪，不一定要用味道极其鲜美的祭品。宗庙中弹奏的瑟，用音色沉浊的朱弦和底部有稀疏孔眼的，一个人唱歌，三个人应和，声音没有达到丰富多彩的完美的境界。合祭的礼仪，崇尚玄酒，盘中盛的是生鱼，肉汁也不调味，食物的味道也没有达到完美。所以，先王制

礼作乐，目的不是为了尽量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用礼乐来教导民众，使好恶只情得到节制，从而回归到人生的征途上来。

【读解】

儒家的文艺充满了强烈的理性色彩。它虽然不反对情感的宣泄，但却反对放纵，要求把情感纳入理性的轨道，即使之受到节制，又使之为政治、道德、礼仪服务。

这样一来，像音乐一类的艺术，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表达某种特定意义的工具和手段。离开了特定的意义，工具和手段就成了空壳，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供怡情悦性、供精神享受、表达个人情绪的艺术，都将遭禁止和反对。用这样的尺度来要求艺术，实际上是带有反艺术的色彩的。因为唯一被认可的艺术，是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的，只能用于特定的场合，只能表达规定的内容，只能遵循一定的规范。总而言之，种种的认为规范和限定，使艺术被异化成了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木偶。

从这一立场来看，儒家的文艺思想并不像人们宣扬的那么光彩，它那带着浓厚理性和功利气息的鲜明印迹，总让人觉得窒息和压抑，总觉得人的无限丰富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被简单化的强

制要求扼杀了。

两千多年来，儒家的文艺思想一直占这着统治地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因为它说到统治者们心坎里去了，它不允许有个性化，不允许离经背道，只能像没有生命的器物供人使用。

乐者，异文合爱者也(1)

——礼乐当随时代而变化

【原文】

礼者，殊事合敬者也(2)。乐者，异文合爱者也(3)。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4)，名与功偕(5)。

故钟、鼓、管、磬、羽、箫、干、戚(6)，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7)，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8)，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裘(9)，礼之文也。

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10)。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论》。(2)殊事：规定高低贵贱的差别。合敬：使人们相互警重。(3)异文：用不同艺术形式影响人心。合爱：使人们相互亲近。(4)事：指制礼作乐。并：相合。(5)名：指为礼乐命名。偕：相符。(6)钟、鼓、管、磬：都是古代的乐器。羽、箫(yue)、干、戚：都

是古代舞蹈时的道具。(7)屈、伸、俯、仰：指舞蹈的各种姿势。缀：指舞蹈的行列。兆：指舞者活动的区域。舒、疾：指舞蹈节奏的舒缓、疾速。(8)簠、簋、俎、豆：都是古代祭祀或宴饮时盛事物的器皿。制度、文章：指各种礼仪的规定。(9)周还(xuan)：同“周旋”，指回旋的动作。裼(xi)：袒开上衣。袞：掩住上衣。(10)述：传承。

【译文】

礼用来规定人的高低贵贱的差别，使人们相互敬重。乐用不同形式来影响人心，使人们相互亲近。礼和乐的本质相同，因此历代英明的君王都以礼乐相沿袭。他们制礼作乐都依据时代的变化，为礼乐命名都要与建功立业相吻合。

因此，钟、鼓、管、磬、羽、箫、干、戚这些乐器和舞具，都是乐的用具：屈、伸、俯、仰等舞姿，排列聚散和舒缓疾速的动作，都是乐的表现情状。簠、簋、俎、豆等器具和各种规格规定，都是礼的工具；升降、上下、回旋、袒衣掩衣，都是礼的表现形式。

所以，凡是懂得礼乐性质的人就能制礼制乐，不只要懂得礼和乐的表现形式的人则能传承礼乐。制礼制乐的人叫做“圣”，传承礼乐的人叫

做“明”和“圣”，就是传承和创制的意思。

【读解】

要作统治者，起码的条件是要懂得礼和乐，不只要懂得礼和乐的表现形式，而且要懂得礼和乐的基本原理。这个要求同今天要求作干部的人要有大专以上的文凭——即具备相当的知识和文凭水平——相类似。换句话说，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才能担当相应的职务。

懂得形式是比较容易的事，道听途说、现场观察或耳濡目染都容易懂得，只要不是太笨，似乎的需要特殊的训练。要懂得原理就不那么容易了，即不光要知道怎样做，还要知道为什么遮掩做。

大概历来能够做到在原理（根本）上懂得人并不多（这要求有相当的修养和悟性）所以才会成称为“圣”，也就是最高层次了。做统治者做到这层次，往往比较开明，不会像只懂得皮毛的人那么机械和顽固，能够随着情况的变化，只要保持基本原则和精神森不变，就可以不拘泥于外在的表现形式。

制度，规则的生命，应当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将会变成僵死的桎梏。儒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情形的头脑，这大概与他们在那

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频频碰壁有关。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1)

——乐是论功行赏的奖品

【原文】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2)，以歌《南风》(3)。夔(4)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观其治民劳者，舞行缀远(5)；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行也。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施》。(2)五弦之琴：相传为舜制作的乐器，琴有宫、商、角、徵、羽五根弦。。(3)南风：远古诗歌的名称。(4)夔(kui)：人名，相传为舜乐官，后世把他尊为乐祖。(5)行缀：歌舞行列中人所处的位置。

【译文】

从前，舜创制了五弦琴，用来伴唱《南方》诗。夔最初创制乐，用来赏赐给诸侯。因此，天子创制乐的目的，是用来赏赐给有德行的诸侯的。德行盛大，尊崇教化，五谷按时成熟，然后才会得到乐的赏赐。所以，诸侯治理民众不好，使他们劳苦，赏赐的歌舞行列就稀疏；诸侯治理

民众好，使他们安闲，赏赐的歌舞行列就稠密。因此，观察舞蹈行列，就会知道诸侯的德行，听到赏赐的谥号，就会知道诸侯生前的行为。

【读解】

原来，乐还可以作为“奖品”来赏赐诸侯的功绩！论功行赏，以区别功绩大小，远近亲疏。乐的这一功能，体现了它是维护等级制度的一种工具。

如今我们是“欣赏”音乐，把这种活动当作一种精神享受，几乎与政治统治没有多大关系，更与“奖品”无缘，反倒是好的音乐会得到奖赏，也有一些“音乐人”靠了演出音乐之类发家致富的。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音乐的功能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简直是匪夷所思，不可言说。不过，那时的音乐与如今的音乐在性质上已完全不同。了解那时的情形，是不是也会让我们“发思古之幽情”呢？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 (1)

——音乐能净化人的心灵

【原文】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2)而叮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民俗。故先王著其教焉(3)。

【注释】

①本节选自《乐记·乐施》。②乐：喜爱，爱好。③著：设立，建立。

【译文】

乐是圣人所喜欢的。它可以使民心向善，深刻地感动人心，使民风习俗改变。因此，从前的君王设立了专门机构来实施乐教。

【读解】

圣人们喜欢音乐，是因为它有助于统治。百姓们喜欢音乐，大无是因为它通过表达喜怒哀乐的情感而打动人心。这两种喜欢有着内在质的差别。

撇开这些不说，音乐确能净化人的心灵，将人的精神提升到高尚的境界。无论是抒发自己的情感，还是表达复杂微妙的内心体验，都是其它

艺术所无法替代的。平民百姓在演奏或倾听音乐时，恐怕难以产生治国安邦一类的念头。他们所看重的，应是音乐同生活的联系。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1)

——音乐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

【原文】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2)，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③。

是故志微、眇杀之音作(4)，而民思忧；嗶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5)，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賁之音作(6)，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7)，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8)，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9)，而民淫乱。

【注释】

①本节选自《乐记·乐言》。②血气：指性格、气质。知：同“智”。③心术：指喜怒哀乐等情感。(4)眇杀(jiao shai)：急促。⑤嗶(shan)谐：和谐。慢易：缓慢轻松。繁文：文采华美。简节：节奏宽简。

【译文】

虽然人人都有性格、气质、心智这些本性，但哀、乐、喜、怒等情感变化并没有规律。人心受到外物的刺激而产生反应，然后才表现为一定

的情感。

因此，细微、急速的音乐出现时，表现了人们心中的忧虑；和谐舒展、轻松和缓、音色华美、节奏宽简的音乐出现时，表现了人心安详乐观；粗犷激越、豪迈奔放、昂扬振奋、宏大愤激的音乐出现时，表现人们的刚毅之情；清明正直、刚正有力、庄重真诚的音乐出现时，表现了人们心中的肃然之情；宽畅从容、圆润洪亮、流利活泼、平和顺畅的音乐出现时，表现了人们心中的慈爱之情；放荡、散乱、轻佻、淫秽的音乐出现时，表现了人们心中的淫乱之情。

【读解】

音乐既然是表现情感的，那么就能从音乐的音色、节奏、调性、旋律的变化中，体察到人们的内心情感的变化。这里所列举的几类情绪以及表达它们的音乐特点，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人们内心情感的产生，离不开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离开了生活，情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喜怒哀乐，一定有其产生的基础。白毛女、杨白劳对黄世仁的恨，是由他们之间的压迫、剥削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关系产生的。大观园中的焦大不可能爱上林妹妹，

是由于他们的出身、成长的背景完全不同，两人不在同一生活层面上。

从音乐当中的确可以体察到世事人心人情的变化，了解到民心民意，从而为统治者的决策提供依据。但是，一定要说音乐能救过救民，将百姓大众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便近乎于天方夜谭。

德者，性之端也(1)

——不可尽信“乐为心声”

【原文】

德者，性之端也(2)；乐者，德之华也(3)；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4)。足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5)。唯乐不可以为伪。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象》。(2)端：正。(3)华：光华。(4)气：同“器”。(5)英华：光华。这里指美好的神采。

【译文】

德是人性之正，乐是德之光华，金、石、丝、竹是乐的工具诗抒发内心志意，歌吟唱心中声音，舞表演内心姿态、侍、歌、舞都源本于内心，然后用乐器来伴随。所以，情感深厚就会文彩鲜明，气度宏大就会变化神奇，和顺的情感聚积在心中，就会有美好的神采表现在外表。只有乐才不可能伪装出来。

【读解】

表现在表面上的东西，有可能是内在根源的真买反映，也有可能是虚假的掩饰。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现象。比如言语，完全可以不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可以花言巧语，言东指西言不由衷，故作姿态，也可以沉默不语，言行不一，所以古人说“言为心声”，这话是不可尽信的。比较谨慎的态度是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自己多一个心眼儿，不要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

音乐与内心有着直接的联系，或者说，音乐就是内心的镜子内心的回音壁。音乐所表达出来的喜怒哀乐不大可能伪装出来。

一般来说是这样。但是，是不是同言语一样，也有不表达内心的时候呢？其实“为赋新曲强作愁”的情形也确有发生。在所谓的“流行音乐”中太多了。明明活得有滋有味，偏要做出一副饱经沧桑的愁容；明明是昨日黄花的丰老徐娘，偏要做出天真少女模样；明明是拼命追名逐利之徒，偏偏要贴上满不在乎的潇洒标签。所以，现在听乐，也得多一个心眼儿。

礼乐不可斯须去身①

——君子以礼乐安身立命

【原文】

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②。致乐以治心(3)，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4)。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由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失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吝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5)。

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6)，无难矣。

【注释】

①本节选自《乐记·乐化》。②斯须：片刻，须臾。③致：详审。④子：同“慈”，慈爱、谅：诚信。⑤易慢：轻优怠慢。(6)错：同“措”。

【译文】

君子说：礼乐片刻都不能离开身心。详细审视乐的作用以加强内心修养，那么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具有平易、正直、慈爱和诚信之心，就会感到快乐，快乐就会安宁，天虽然安宁就能持久，持久则能成自然，自然就可达到神的境界。天亘然不言不语，却可使人相信；神虽然不怒不愠，却让人感到威严。详细审视乐的作用是为了加强内心修养。详细审视礼的作用是为了端正仪表举止，使人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会有威严。如果心中有片刻不平和与不快乐，那么卑鄙奸诈的念头就会进入；如果外表有片刻不庄重与不恭敬，那么轻佻怠慢的念头就会进入。

所以，乐是影响人的内心的，礼是端正人的外表的。乐使人极其平和，礼使人极其恭顺。内心平和而外表恭顺，那么人们看到这样的气色表情就不会同他争斗，看到这样的仪表举止就不会产生轻佻怠慢的念头。因此，德性的光辉萌动于内心，人们就不会不顺从；行为的准则表现在外，人们也不会不顺从。所以说，详审礼和乐的道理，再把它们付诸行动，天下就没有难事了。

【读解】

君子在一般人面前，应当起到表率作用，这

样才会使人信用也就是说，他做人要做得堂堂正正，从内心到外表都光明磊落，有所规范，并且一致，而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做到这样，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这样的君子越多越好，越多国家就越有希望。这样的君子也叫“正人君子”：心底端正，从不产生邪念恶念，时刻想到自己的使命，富有献身精神，仪表举止端正，从不会衣冠不振邋里邋遢，举手投足表情动作都有规范，言必行，行必果，从不搞阴谋诡计。传说中的“君子国”便是一个礼仪之邦，其中个个是正人君子大家都风度翩翩，礼让谦和，从不争吵。成语P也有一些说法，比如“君子一言”，是说君子讲信用，说了话要算数，决不反悔。还有“君子之交”，是说君子们的交往绝不俗气地言利言油盐柴米之类，而是以道义为交往的纽带，所以其淡如水。

与“正人君子”相反的是“伪君子”。外表衣冠楚楚人模人样，C里却怀着鬼胎，不讲信用，阴一套阳一套，尤其是肚子里装着坏水，人格卑下，没有德行，只要为了权、钱、名、欲什么都可以做出来。所以，伪君子在实质上是小人，只是在外表上装出正人君子的模样。

做正人君子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片刻都不

能离开礼和乐。换句话说，礼和乐是正人君子安身立命的基础。礼用以端正外表，乐用以端正内心。前者自不必说，而说乐可以正心，这得要有高度的自觉性。音乐可以陶冶情操，但这只对知音者才有效，要知音，光靠音乐恐怕还不够，还得要有其它的修养和陶冶。所以乐可以正心也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易经

乾（卦一）——吉人自有天象

坤（卦二）——贴近大地的胸怀

屯（卦三）——人间路难行

蒙（卦四）——诚信得神佑

需（卦五）——出行的苦与乐

讼（卦六）——纷争不可避免

师（卦七）——战争是王者之事

比（卦八）——团结的学问

小畜（卦九）——远古传来的劳动号子

履（卦十）——君子坦荡荡

泰（卦十一）——运动变化的辩证法

否（卦十二）——提防物极必反的忧患意识

同人（卦十三）——古战场的刀光剑影

大有（卦十四）——民以食为天

谦（卦十五）——内圣外王的境界

豫（卦十六）——三思而后行

随（卦十七）——贩奴历史的真实记录

蛊（卦十八）——子承父业的教诲

临（卦十九）——统治者的治人之道
观（卦二十）——体察各方情况的统治术
噬嗑（卦二十一）——吃喝享乐与受刑挨罚
贲（卦二十二）——对偶婚的风俗画
剥（卦二十三）——不止是小人才忧戚
复（卦二十四）——行旅过程的体验
无妄（卦二十五）——“思无邪”的做人准则
大畜（卦二十六）——种田放牧的诱惑
颐（卦二十七）——不劳动者不得食
大过（卦二十八）——凡事不要过头
坎（卦二十九）——布满陷阶的荆棘路
离（卦三十）——突如其来的战祸
咸（卦三十一）——梦境中的吉凶征兆
恒（卦三十二）——愿好日子恒久如常
遁（卦三十三）——归隐山林的诱惑
大壮（卦三十四）——驯养牲畜写真
晋（卦三十五）——敲响进攻敌人的战鼓
明夷（卦三十六）——艰难之时思归隐
家人（卦三十七）——幸福的和不幸的家庭
睽（卦三十八）——平实的旅行日记

蹇（卦三十九）——艰难困苦结硕果
解（卦四十）——逢凶化吉的商旅经历
损（卦四十一）——保持恰到好处的“度”
益（卦四十二）——力挽衰亡的呼号
夬（卦四十三）——防患于未然的认识
姤（卦四十四）——梦中相亲出行
萃（卦四十五）——没有人的祭祀活动
升（卦四十六）——昌盛之道在不断发展
困（卦四十七）——严刑酷罚的展示
井（卦四十八）——水是生命之源
革（卦四十九）——变更是万物运行的法则
鼎（卦五十）——鼎倾覆损坏的启示
震（卦五十一）——雷电滚滚惊天动地
艮（卦五十二）——养身之道一张一弛
渐（卦五十三）——鸿雁传来幸福家庭的消

息

归妹（卦五十四）——姊妹共夫的婚俗
丰（卦五十五）——经商漂泊的遭际
旅（卦五十六）——赚钱赚不来幸福
兑（卦五十八）——邦交以和为贵

[涣（卦五十九）--洪水可不可怕](#)

[节（卦六十）——倡导节俭和守礼节](#)

[中孚（卦六十一）——久已远去的仪式](#)

[小过（卦六十二）——开明通达的批评观](#)

[既济（卦六十三）——谁能说不济是祸](#)

[未济（卦六十四）——谁能说既济是福](#)

[万物自天地始分](#)

[君子是上天的宠儿](#)

[《周易》能告诉我们什么](#)

[孔子对《周易》的个案分析](#)

[言与意的矛盾](#)

[返回主目录](#)

坤（卦二）一贴近大地的胸怀

【原文】

（坤下坤上）坤(1)：元亨。利牝马(2)之贞。君子有攸(3)往，先迷，后得主(4)。利西南，得朋⑤；东北，丧朋。安贞吉(6)

初六：履霜，坚冰至。

六二：直，方，大(7)；不习(8)，无不利。

六三：含章(9)，可贞(10)。或从王事(11)，无成有终。

六四：括囊(12)，无咎无誉。

六五：黄裳(13)，元吉。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14)。

用六(15)：利永贞。

【注释】

①坤是本卦标题。坤的卦象是六个阴爻，用来表示大地以及阴柔的事物。本卦的内容与人在地上的生活有关。②牝（pin）马：母马。③攸（y0U）：所。（4）主：主人，这里指接待旅客的房东。（5）朋：朋贝，周代的货币。十枚贝壳串在起就是朋。（6）安贞吉：占问定居而得

到吉利的预兆。(7)直，方，大：指地貌平直、方正、辽阔。(8)习：熟悉。(9)含章：指周武王伐纣，战胜商纣王。(10)可贞：称心如意的占卜。(11)王事：大事，指战争。战争和祭把在古代都是最重要的事。(12)括：收束，扎紧。囊：布口袋。(13)黄裳：黄色的裙或裤。这是尊贵吉祥的标志。(14)玄黄：血流的样子，是说血流得很多。(15)用六：坤卦特有的交名。“用六”表示坤卦的全阴交将尽变为全阳交。①坤是本卦标题。坤的卦象是六个阴交，用来表示大地以及阴柔的事物。本卦的内容与人在地上的生活有关。②牝(pìn)马：母马。③攸(yōu)：所。(4)主：主人，这里指接待旅客的房东。(5)朋：朋贝，周代的货币。十枚贝壳串在一起就是朋。(6)安贞吉：占问定居而得到吉利的预兆。(7)直，方，大：指地貌平直、方正、辽阔。(8)习：熟悉。(9)含章：指周武王伐纣，战胜商纣王。(10)可贞：称心如意的占卜。(11)王事：大事，指战争。战争和祭把在古代都是最重要的事。(12)括：收束，扎紧。囊：布口袋。(13)黄裳：黄色的裙或裤。这是尊贵吉祥的标志。(14)玄黄：血流的样子，是说血流得很多。(15)用六：坤卦特有的交名。“用六”表示坤卦的全阴交

将尽变为全阳交。

【译文】

坤卦：大吉大利。占问母马得到了吉利的征兆。君子贵族外出旅行经商，开始时迷了路，后来遇上招待客人的房东。往西南方向走有利，可以获得财物；往东北方向走会丧失财物。占问定居，得到吉利的预兆。

初六：脚下踩到了薄霜，结成坚实冰层的时令就快要到了。

六二：大地的形貌平直、方正、辽阔；虽然去到不熟悉的陌生地方，也不会有什么問題。

六三：周武王战胜殷商，是很好的占卜。有人参与战争，虽然没有战绩，但结局却很好。

六四：把收成装进口袋捆好，收成不好不坏。

六五：黄色裙裤是大吉大利的象征。

上六：龙在旷野上争斗，血流遍地。

用六：这是永久吉利的最好征兆。

【读解】

大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它虽然没有上天那么高高在上、神圣而神秘，却让人感到实在、亲切。“坤”卦几乎涉及到了人们在大地上所

从事的衣、食、住、行等全部重要活动，不由得让我们想到古人凭直感体验到的贴近大地胸膛的那种亲切而深情的眷念，因而从大地占得的征兆都是吉祥顺意的。这样一种认识和现念，简直可以说是一首大地母亲的颂歌。

人类由远古的采集、狩猎的生存方式，过渡到相对稳定和有保障的从事农牧商业的生存方式，是从漂泊、冒险、为生存而挣扎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巨大飞跃。在这个飞跃过程中，必定会产生人类对大地无尽的亲情。西方传说中的巨人，只有紧贴大地才会获得无穷的力量。可见，对大地的亲情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的人类情感。

上有神圣幽远的苍天可以崇仰，下有广袤坚实的大地可以依靠，于是，人类的肉体 and 灵魂便有了寄居之所，寻到了永恒的家园。世事的推移，人间的沧桑，在永恒的天与地之间，像一条涌动着的河流，昼夜不舍地向前奔腾。生命的律动，就在天、地、人的交融感应中显现出来。

蒙（卦四）——诚信得神佑

【原文】

（坎下艮上）蒙(1)：亨。匪我求童蒙(2)，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3)。利贞。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4)，用说桎梏(5)。以往(6)，吝。

九二：包蒙(7)，吉。纳妇(8)，吉。子克家(9)。

六三：勿用取女(10)，见金夫(11)，不有躬(12)。无攸利。

六四：困蒙(13)。吝。

六五：童蒙(14)。吉。

上九：击蒙(15)。不利为寇(16)，利御寇。

【注释】

(1)蒙是本卦标题。蒙的意思是高地上草木丛生。由于“蒙”字在本卦中多次出现，所以用它来作标题。全卦内容主要讲开荒垦植，也涉及到了家庭婚事等。(2)我：占筮的人。童蒙：蒙昧愚蠢的人，指求筮的人。(3)渎：不恭敬，这里指亵渎

占筮。(4)发蒙：垦荒时割草伐木。刑人：受过刑的人，指奴隶。(5)说：等于“脱”。(6)以：等于“如”，如果。(7)包蒙：捆扎割下的荒草。(8)纳妇：迎娶妻子。(9)克家：建立家庭。(10)取女：抢夺女子成婚。(11)金夫：武夫，拿着武器的男人。(12)不有躬：丧失生命。(13)困蒙：捆扎荒草。(14)童蒙：童用作“撞击”的撞。童蒙的意思是砍伐树木。(15)击蒙：砍伐树木。(16)寇：强盗，侵略者。

【译文】

蒙卦：亨通。不是我请教蒙昧愚蠢的人，而是蒙昧愚蠢的人请教我。把第一次占筮的结果告诉了他，他却不恭敬地再三占筮；对不恭敬的占筮，神灵不会告知。吉祥的占卜。

初六：最好利用有罪的奴隶去伐木开荒，因此解开他们身上的枷锁。如果外出，不吉利。

九二：捆扎割下的荒草，吉利。正式礼聘迎娶妻子，吉利。男女一起建立家庭。

六三：不要抢夺女子成婚，碰上拿着武器的人，会丧失性命。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

六四：捆扎荒草。有危险。

六五：砍伐树木。吉利。

上九：割草伐木。充当强盗不利，抵御强盗有利。

【读解】

向神灵请教，要诚心诚意；割草伐木开荒，要脚踏实地；诚心娶妻成家，要以礼相待。一个“诚”字，道出了为人处世、建功立业的秘诀。诚心真心可以感天动地惊鬼神，所以古人在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话时，不仅有无数真实的体验作铺垫，而且也包含着对人的能力的自信。相待以诚，大概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之初最朴实的道德伦理准则。为了使人们确信这一准则的权威性，便构想出了神灵也偏爱诚信的依据。有了这种说法，多少使人们在心理上有了戒惧，行为有了规范。不过，越轨者在任何时代都有。远古没有严密、带强制性的法律，越轨者试图不劳而获，凭借暴力（肉体的和武器的）手段强夺。这一来，就给本来就在为生存艰难奋斗的古人平添了防盗御寇这一重任，在与天斗的同时，还得与人斗，以至有了战争。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铭记上天神灵偏爱诚实守信的人们，肯定有助于我们在生命历程中的过渡。

讼（卦六）——纷争不可避免

【原文】

（坎下乾上）讼（1）：有孚，窒惕（2），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所事（3），小有言，终吉。

九二：不克讼（4），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5）。无眚（6）。

六三：食旧德（7）。贞厉（8），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9）。安贞，吉。

九五：讼。元吉。

上九：或锡鞶带（10），终朝三褫之（11）。

【注释】

①讼是本卦标题。讼的意思是争斗。本卦的内容主要讲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和斗争。②窒；用作“侄”，意思是戒惧。窒惕：戒惧警惕。③永：长久。不永所事：做事不能坚持长久。④克：胜利，成功。⑤逋（bū）：逃亡。邑人：采邑中的

人，实际上是奴隶。(6)眚(sheng)：灾祸，过错。(7)旧德：从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8)厉：艰险。(9)复：返回。即：服从。命渝：命谕，指判决。(10)锡：赐。鞶(pan)带：皮革做成的大腰带，供身居要职的贵族佩带，这里借指官位。(11)终朝：一整天。褫(chi)：剥夺。①讼是本卦标题。讼的意思是争斗。本卦的内容主要讲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和斗争。②窒；用作“侄”，意思是戒惧。窒惕：戒惧警惕。③永：长久。不永所事：做事不能坚持长久。④克：胜利，成功。⑤通(bu)：逃亡。邑人：采邑中的人，实际上是奴隶。(6)眚(sheng)：灾祸，过错。(7)旧德：从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8)厉：艰险。(9)复：返回。即：服从。命渝：命谕，指判决。(10)锡：赐。鞶(pan)带：皮革做成的大腰带，供身居要职的贵族佩带，这里借指官位。(11)终朝：一整天。褫(chi)：剥夺。

【译文】

讼卦：抓获了俘虏，但要戒惧警惕。事情的过程吉利，结果凶险。对王公贵族有利，对涉水渡河不利。

初六：做事不能坚持长久，出了小过错，而

结果吉利。

九二：争讼失败，回到采邑，。邑中奴隶逃跑了三百户。没有灾祸。

六三：靠从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过活。占卜的征兆险恶，结果吉利。如果参与战争，不会获胜。

九四：争讼失败，返回服从判决。占问平安，得到吉兆。

九五：争讼。大吉大利。

上九：君王赏赐官职，但一天之内三次将赐予的官职剥夺。

【读解】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免不了有争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争斗的原因，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或者为权力，或者为金钱，或者为名誉，或者为恋爱婚姻，或者为家务琐事……一言以蔽之，人们之间的争斗，，总与利益有牵涉。小则动口舌、动手脚，大则动干戈、搞暴动。讼卦为我们展现的，便是几千年前古人争斗的真实图景。

争斗未必全是坏事，其中肯定有正义和非正义、进步与反动的原则区分。参与争斗也未必是

好斗，《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是被逼造反，“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世事的险恶，多半映衬出人心的险恶。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总会伴随着争斗，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

比（卦八）——团结的学问

【原文】

（坤下坎上）比（1）：吉。原筮（2），元永贞，无咎。不宁方（3）来，后夫凶（4）。

初六：有孚，比之（5）。无咎。有孚，盈缶（6）。终来有它（7），吉。

六二：比之自内（8），贞吉。

六三：比之匪人（9）。

六四：外比之（10），贞吉。

九五：显比（11）。王用三驱（12），失前禽。邑人不诫（13），吉。

上六：比之无首（14），凶。

【注释】

（1）比是本卦标题。比的本义是亲密，在本卦中为一词多义。由于“比”字多次出现，本卦用它来作标题。全卦的内容主要讲交往和团结。

（2）原筮：再筮，指三人同时再占问。（3）不宁方：不安宁的邦国，不愿臣服的邦国。（4）后夫：迟到的诸侯。（5）比：亲近、安抚。③缶（fou）：瓦盆。盈缶：用瓦盆装满酒饭。

(7) 终来：即使。有它：有变故，有意外。

(8) 比：团结一致。自内：自己内部。(9)

比：结党营私。匪人：不正派的人。(10) 外：外部，外国。(11) 显：外，这里表示广泛。

(12) 王用三驱：君王打猎时让卫队从左右后三面把猎物驱赶到中间以便射猎。(13) 诫：用

作“骇”，惊吓。(14) 比：互相倾轧。无首：没有头脑，指没有核心。(1)比是本卦标题。比的本

义是亲密，在本卦中为一词多义。由于“比”字多次出现，本卦用它来作标题。全卦的内容主要讲

交往和团结。(2)原筮：再筮，指三人同时再占

问。(3)不宁方：不安宁的邦国，不愿臣服的邦

国。(4)后夫：迟到的诸侯。(5)比：亲近、安

抚。③缶(fou)：瓦盆。盈缶：用瓦盆装满酒

饭。(7)终来：即使。有它：有变故，有意外。

(8)比：团结一致。自内：自己内部。(9)比：结

党营私。匪人：不正派的人。(10)外：外部，外

国。(11)显：外，这里表示广泛。(12)王用三驱：

君王打猎时让卫队从左右后三面把猎物驱赶到中间以便射猎。(13)诫：用作“骇”，惊吓。(14)比：

互相倾轧。无首：没有头脑，指没有核心。

【译文】

比卦：吉利。三人同时再占问，占问长久吉

凶，没有灾祸。不愿服从的邦国来了，迟迟不来的诸侯要受罚。

初六：抓到俘虏，安抚他们。没有灾祸。抓到俘虏，装满酒饭款待他们。即使有变故，结果吉利。

六二：自己内部团结一致，贞兆吉利六三：与不正派的人结党营私。

六四：与外国结盟亲善，贞兆吉利。

九五：广泛亲善。君王打猎时三面包围，只留一面让猎物逃走。邑中百姓毫不惊骇，吉利。上六：小人互相倾轧，不能团结一心，凶兆。

【读解】

讲了战争，紧接着讲团结、外交。古人真是聪明无比，深谙“胡萝卜加大棒”的真谛。真正能王天下的人，必定能抓住时机，恰到好处地施展软硬两招，绝不会四面树敌，把自己逼到火山口上，也不会不以实力为后盾而盲目亲善妥协。

团结和外交也是一门大学问。上下左右，圈内圈外，国内国外，东西南北中，都要纳入视线之中。对弱者，为其撑腰打气。对叛逆，三面合围，给一条出路。对强者，谦恭又不失节。对君子，彬彬有礼，动口不动手。对小人，威胁加利

诱。手腕众多，可操作性很强，可借鉴的历史经验也不少，反正，要随机应变，灵活机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四海之内皆兄弟，普天之下皆王土。讲团结，搞外交，请不要忘了这个道义上的准则。

履（卦十）——君子坦荡荡

【原文】

（兑下乾上）[履]（1）：履虎尾，不咥（2）人。亨。

初九：素履（3），往，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4），幽人（5）贞吉。

六三：眇（6）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7）。

九四：履虎尾，愬愬（8）。终吉。

九五：夬履（9），贞厉。

上九：视履（10），考祥其旋（11）。元吉。（兑下乾上）[履]（1）：履虎尾，不咥（2）人。亨。

初九：素履（3），往，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4），幽人（5）贞吉。

六三：眇（6）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7）。

九四：履虎尾，愬愬（8）。终吉。

九五：夬履（9），贞厉。

上九：视履（10），考祥其旋（11）。元

吉。

【注释】

(1) 本卦标题是履。原经文卦象后无“履”字。履的意思是踩踏，引伸为行为和行为准则。由于“履”字在本卦中出现次数多，所以用它作为标题。全卦内容主要讲人的行为修养。

(2) “啮(die)：咬。(3)素：洁白，引伸为纯洁。素履：行为清正纯洁。(4)履道：这里指人的行为修养。坦坦：宽广坦荡。(5)幽人：被监禁的人。(6)眇(miao)：一只眼睛小。(7)大君：国君。(8)愬愬(su)：恐惧的样子。(9)夬(guai)：”快“的本字，意思是快速。夬履：意思是行为莽撞急躁。(10)视：察看，审视。视履：意思是行为审慎。(11)考祥：全面仔细地考虑。旋：反复。(1)本卦标题是履。原经文卦象后无“履”字。履的意思是踩踏，引伸为行为和行为准则。由于“履”字在本卦中出现次数多，所以用它作为标题。全卦内容主要讲人的行为修养。(2)”啮(die)：咬。(3)素：洁白，引伸为纯洁。素履：行为清正纯洁。(4)履道：这里指人的行为修养。坦坦：宽广坦荡。(5)幽人：被监禁的人。(6)眇(miao)：一只眼睛小。(7)大君：国君。(8)愬愬(su)：恐惧的样

子。(9)夬(guài)：“快”的本字，意思是快速。夬履：意思是行为莽撞急躁。(10)视：察看，审视。视履：意思是行为审慎。(11)考祥：全面仔细地考虑。旋：反复。

【译文】

（履卦）：踩到老虎尾巴，老虎不咬人。吉利亨通。

初九：行为清正纯洁，如此下去，没有灾祸。

九二：为人处世胸怀坦荡，即使无故蒙冤也会有吉祥的征兆。

六三：眼睛不好却能看，跛了脚却能走路。踩到老虎尾巴，老虎咬人，征兆凶险。军人掌握政权成为国君，也是凶兆。

九四：踩到老虎尾巴，让人害怕，但结果还是吉利。

九五：行为莽撞急躁，占问得到不利之兆。

上九：行为小心谨慎，反复仔细考虑，大吉大利。

【读解】

这一卦以梦中所见踩到老虎尾巴的景象，来占问平时所作所为的吉凶兆头，探问神的意旨，

这就是所谓“梦占”。古人迷信，认为梦中所见所思，与日常的言谈举止有着某种必然的、神秘的内在联系，是神的意志的显现。因此，梦占便成了占筮的重要内容之一。

今天我们对梦的了解远比古人深入得多，虽然还没有达到了若指掌的地步，但已拨开了蒙在梦境之上的不少迷雾、不过，透过神秘之雾，我们发现古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做人、如何使自己的行为合符仪轨之上。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由梦联系到行为规范，可见古人对为人处世的重视。

我们不难发现，作者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当行为清正纯洁，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同时又沉着冷静，机敏细致，才可能有所作为。这个标准大概就是君子与小人、王者与野心家的分界线所在吧。由此可以想到，重视人伦道德纲常的儒家，何以要把《易》当作经典，也可以明白孔子所说的“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忧不惧”所包含的内容了。

否（卦十二）——提防物极必反的忧患意识

【原文】

（坤下乾上）[否]①：否之匪人（2），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六二：包承③，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三：包羞④。

九四：有命⑤，无咎。畴离祉（6）。

九五：休否（7），大人吉。其亡其亡（8），系于苞桑（9）。

上九：倾否（10）。先否，后喜。

【注释】

①本卦的标题是否（PT）。原经文卦象后无“否”字。否的意思是闭塞，不好，与“泰”的意思相反。卦象是表示天的“乾”和表示地的“坤”相叠加，以示阴阳阻塞，不相通畅。全卦内容仍然是讲对立面相互转化的道理。②否：不好，这里指做坏事。匪人：败类，小人。③包：用作“庖”，指庖厨。承：用作“普”，意思是肉。④

羞：即“馐”的本字，意思是美味。⑤有命：君王有赏赐的命令。（6）畴：谁。离：受到，得到。祉：福。（7）休否：不要干坏事。（8）亡：危险，败亡。其亡其亡：危险到了极点。（9）苞桑：苞草和桑树枝。（10）倾：覆灭，倒下。倾否：干坏事要倒霉。①本卦的标题是否（PT）。原经文卦象后无“否”字。否的意思是闭塞，不好，与“泰”的意思相反。卦象是表示天的“乾”和表示地的“坤”相叠加，以示阴阳阻塞，不相通畅。全卦内容仍然是讲对立面相互转化的道理。②否：不好，这里指做坏事。匪人：败类，小人。③包：用作“庖”，指庖厨。承：用作“普”，意思是肉。④羞：即“馐”的本字，意思是美味。⑤有命：君王有赏赐的命令。（6）畴：谁。离：受到，得到。祉：福。（7）休否：不要干坏事。（8）亡：危险，败亡。其亡其亡：危险到了极点。（9）苞桑：苞草和桑树枝。（10）倾：覆灭，倒下。倾否：干坏事要倒霉。

【译文】

（否卦）：做坏事的是小人，这是对君子不利的征兆。由大利转为小利。

初六：拔掉茅茹草，按它的种类特征来分辨。征兆吉利、亨通。

六二：庖厨中有肉，这对平民百姓是好事，对王公贵族算不上好事。

六三：庖厨中有美味。

九四：君王有赏赐的命令，没有灾祸，但不知得到赏赐的人是谁。

九五：不要干坏事，王公贵族知道就好。多么危险呵，国家命运就像系在苞草和桑枝上一样。

上九：干坏事要倒霉。先碰上恶运，最后还是可以交好运。

【读解】

“泰”卦和“否”卦构成了相对应的一个组卦；泰是通顺，好，否是闭塞，不好，二者相反相成。先讲好的一面，再讲不好的一面，说明好、坏可以相互转化，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好到极点可以变坏，坏到极点可以变好。由此，辩证的观点就全面地表达出来了。

不好的症结在于阻隔，在于相互对立。明白好、坏相互转化的道理，意在使人增强忧患意识，处世做人要时时小心谨慎，瞻前而顾后，居安而思危，然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有了阻隔，产生了对立，就要想办法疏通、消解，把不利变

为有利，把坏事变成好事。

强烈的忧患意识，大概是中华民族积淀已久的心态结构。翻检一下我们的俗语、成语中累积起来的这方面的智慧（如“晴带雨伞，饱带饥粮”，如未雨绸缪”等等），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祖先正是时刻怀揣着这种忧患意识从远古走来；我们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也正在于在不断变幻的宇宙天地人间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内在的智慧来对付各种不利的挑战。

大有（卦十四）——民以食为天

【原文】

（乾下离上）大有（1）：元亨。

初九：无交害②。匪咎。艰则无咎③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④。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⑤。无咎六五：厥孚交如威如③。吉。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注释】

①大有是本卦标题。有的意思是丰收，大有就是大丰收。全卦的内容同农业丰收有关。②交害：互相侵害。③艰：天旱，旱灾。④公：指众大臣。亨：同“享”，意思是宴会。⑤匪：用作“拂”，意思是用太阳晒。彭：用

作“尪”（wāng），意思是破足的男巫。（6）

厥：其。孚：俘虏。交：同“绞”，这里指捆绑。交如：捆绑得很紧的样子。威如：气势汹汹的样子。①大有是本卦标题。有的意思是丰收，大有就是大丰收。全卦的内容同农业丰收有关。②交害：互相侵害。③艰：天旱，旱灾。④公：指众

大臣。亨：同“享”，意思是宴会。⑤匪：用作“睇”，意思是用太阳晒。彭：用作“尪”（wāng），意思是破足的男巫。(6)厥：其。孚：俘虏。交：同“绞”，这里指捆绑。交如：捆绑得很紧的样子。威如：气势汹汹的样子。

【译文】

大有卦：大亨大通。

初九：不要互相侵害，没有灾祸。即使天旱，也没有灾祸。

九二：大车大车的装载收成。有所往，没有灾祸

九三：天子设宴款待群臣。小人不能参与。

九四：用太阳晒男巫以求雨。没有灾祸。

六五：把抓到的俘虏紧紧捆住，但还是气势汹汹，不肯屈服。吉利

上九：上天保佑。吉利，没有不吉利

【读解】

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老的思想早已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之中，口福之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丰收意味着一年的辛劳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温饱有了着落，口福之乐可以得到满足，生

命又能延续下去。人生之中恐怕再难以有如此意义重大的事情了。

丰收的喜悦之中的确包含着众多的心理体验：祈求苍天风调顺的期盼，担忧不劳而获的盗贼的强夺，对王公贵族铺张奢侈的不满，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三四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梦，全都化作了对于至神至圣的上天的虔诚。严峻的生活现实难以孕育出轻松浪漫的情怀。从远古面对上天的祷告声中，我们还能依稀听见几声无奈的喟叹。

豫（卦十六）——三思而后行

【原文】

（坤下震上）豫（1）：利建侯、行师。

初六：鸣豫（2），凶。

六二：介于石（3），不终日。贞吉。

六三：盱豫（4），悔；迟，有悔。

九四：由豫（5），大有得（6），勿疑。朋盍簪（7）。

六五：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8），成有渝（9）。无咎。

【注释】

①豫是本卦标题。豫的意思是犹豫、疑虑和预计、熟虑。全卦内容主要讲人的思想行为。豫既是多见词，又与内容有关，所以用它来作标题。②鸣：用作“明”，意思是明亮，这里把白天、③介：夹。④盱：意思是缓慢。（5）由豫：即犹豫。（6）得：得到朋贝（货币）。

（7）盍（he）：合。簪：古时盘头发的一种头饰。朋盍簪：用朋贝作成簪笄。（8）冥：晚上。（9）渝：变故。①豫是本卦标题。豫的意

思是犹豫、疑虑和预计、熟虑。全卦内容主要讲人的思想行为。豫既是多见词，又与内容有关，所以用它来作标题。②鸣：用作“明”，意思是明亮，这里把白天、③介：夹。④盱：意思是缓慢。(5)由豫：即犹豫。(6)得：得到朋贝（货币）。(7)盍(he)：合。簪：古时盘头发的一种头饰。朋盍簪：用朋贝作成簪笄。(8)冥：晚上。(9)渝：变故。

【译文】

豫卦：有利于封侯建国，出兵作战。

初六：白天做事犹豫不决，凶险。

六二：夹在了石缝中不到一天被救出来。占得吉兆

六三：思想迟钝糊涂足以让人后悔；行动缓慢不定，更使人后悔莫及。

九四：经商先犹豫不决，反复考虑觉得会有大收获，便不再疑虑。后来把得到的朋贝制成头饰

六五：占问疾病，会痊愈并长久不死

上六：晚上反复考虑，事情是成功还是有变故。结果没有变故。

【读解】

作者显然是主张知行合一的，不赞成游移不定、没有主见、以至影响到行动和结果。前三爻讲到犹豫不决的坏处，后三爻说的是行动前要反复考虑，要求三思而后行。思想上明确之后，就要坚决及时地付诸行动。

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也是为人处世取得成功的一条原则。认识与实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只有脑子里认识清楚了，想明白了，行动才不会盲目；再好的想法和愿望，如果不踏踏实实地付诸实践，只能是空想。将知与行统一起来，才会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从根本上说，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是具有积极的人生意义的它把人生看成是一个不断进取、奋斗的过程，而不是消极地逃避，也不是一场充满幻想的白日梦。进取和奋斗如同是一场战斗：参与前反复思虑，想清楚后便投入。

蛊（卦十八）——子承父业的教诲

【原文】

（下艮上）蛊（1）：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2）。

初六：干父之蛊③，有子考（4）。无咎，厉，终吉。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裕（5）父之蛊，往见吝（6）。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7）。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注释】

①蛊（gu）是本卦标题。蛊的意思是“事”。全卦的内容主要讲儿子继承父业的事。由于蛊是全卦中的多见词，所以用它来作标题。②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这是占问日期。古人记录时间的方法是：每年十二个月，每个月分三旬，每旬为十天，这十天依次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表示。按照这种方法，先甲三日就是辛日，后甲三日就是丁日。③干：用

作“贯”，意思是继承，这里指继承父业。④考：用作“孝”，子考就是儿子孝顺。⑤裕：发扬光大。(6)吝：艰难。(7)用誉：得到赞誉。①蛊(gu)是本卦标题。蛊的意思是“事”。全卦的内容主要讲儿子继承父业的事。由于蛊是全卦中的多见词，所以用它来作标题。②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这是占问日期。古人记录时间的方法是：每年十二个月，每个月分三旬，每旬为十天，这十天依次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表示。按照这种方法，先甲三日就是辛日，后甲三日就是丁日。③干：用作“贯”，意思是继承，这里指继承父业。④考：用作“孝”，子考就是儿子孝顺。⑤裕：发扬光大。(6)吝：艰难。(7)用誉：得到赞誉。

【译文】

蛊卦：大吉大利。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在甲日前三天的辛日和甲日后三天的丁日出发。

初六：能继承父亲的事业，就是孝顺的儿子。没有灾难，虽有危险，结果还是吉利。

九二：继承母亲的事业，吉凶无法占问。

九三：继承父亲的事业，虽有小过错，但没有大灾祸。

六四：发扬光大父亲的事业，实行起来会有困难。

六五：继承父亲的事业，得到了赞誉。

上九：不为国君公侯服务，一心看重继承父业。

【读解】

后现代的女权主义者看到“蛊卦”所讲的内容多半会嗤之以鼻，也可能会跳起来反驳。不过，这里所讲的是三千多年前的情况，作者如实表达了经过母权制时代进入到父权制时代后流行的家庭伦理观。按照这种观点，父亲是一家之长，是家庭中的权力核心；儿子继承父亲的业绩是天经地义的，不仅要继承，还要发扬光大，这便是“孝”的具体表现。儿子不继承父业，即使能升官发财，在道义上也要受到指责。

由父权制社会产生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女性的歧视和社会压迫，是后来的事，不可与上述观点混为一谈。正如不能用道德化的历史观来看待真实的史实一样。实际上，随着父权制社会的逐渐解体，男权主义思想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传统的男权观念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被颠覆。只不过我们还不能过分乐观，因为传统的力量毕竟太强大。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社会的儿子们的离经叛道已在伤透脑筋的父亲们面前掘出了一条深深的鸿沟，人们已越来越不相信“子承父业”的教条了。于是，一些父亲显出了无可奈何，一些父亲则显出了宽容和理解（不管是伪装的还是真诚的），也残存着一些冥顽不化的父亲。

观（卦二十）——体察各方情况的统治术

【原文】

（坤下卖上）观①：盥而不荐②，有孚颙若③。

初六：童观④，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闚观⑤，利女贞。

六三：观我生进退（6）。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7）。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观其生（8），君子无咎。

【注释】

①观是本卦标题。观的意思是观察、观看。全卦的内容与政治统治有关。观在卦中多次出现，也与所讲内容有关，所以用它来作标题。

（2）盥（guān）：古代祭祖时用酒灌地迎神。荐：献，指祭祖时的献牲。③颙（yong）若：头大的样子，这里是指俘虏的头被打肿了。（4）童：儿童，这里指幼稚无知。（5）闚观：一孔之见。（6）我生：我姓，指亲族。进退：行

动，这里指政策措施。(7)光：光耀，这里指政绩光耀。宾：作宾客，这里指朝覲。(8)其生：其他姓氏，指别的部落氏族。①观是本卦标题。观的意思是观察、观看。全卦的内容与政治统治有关。观在卦中多次出现，也与所讲内容有关，所以用它来作标题。(2)盥(guan)：古代祭祖时用酒灌地迎神。荐：献，指祭祖时的献牲。③颙(yong)若：头大的样子，这里是指俘虏的头被打肿了。(4)童：儿童，这里指幼稚无知。(5)闚观：一孔之见。(6)我生：我姓，指亲族。进退：行动，这里指政策措施。(7)光：光耀，这里指政绩光耀。宾：作宾客，这里指朝覲。(8)其生：其他姓氏，指别的部落氏族。

【译文】

观卦：祭祀时灌酒敬神，不献人牲，因为作祭祀的俘虏头青脸肿，不宜敬神。

初六：看问题幼稚无知，这对小人来说没有什么，但对君子就有害了。

六二：目光短浅，这是对女子有利的兆头。

六三：体察亲族的动向，由此决定政策措施。

六四：观察国家政绩大小，以选择可以朝覲

的君王。

九五：体察亲族的意向，君子从政就不会有困难。

上九：体察其他部族的意向，君子从政就不会有困难。

【读解】

这一卦又是从有利于统治者的角度来劝诫他们从政要善于体察各个方面的情况，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既得利益，保证权力地位的牢固。作者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算得上是忠君之士。

历来的忠君之士大抵都以匡扶社稷、劝诫国君为己任，而历来的史传都把这样的人奉为供人景仰的爱国者。其中是与非，自有人评说。在他们的心目中，万众百姓是供君子大人驱赶的羔羊，民生疾苦和家国兴衰的价值只不过是用来烘托君子大人的神圣贤明。

但愿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观念里再也不要再有君子与小人、为官与为民一类高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君子大人同样是肉身凡胎吃五谷拉人屎，并不比百姓小人聪明多少高贵多少能干多少。

贲（卦二十二）——对偶婚的风俗画

【原文】

（离下艮上）贲①：亨。小利有攸往。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③。

六二：贲其须。

九三：贲如濡如④。永贞吉。

六四：贲如皤如（5），白马翰如（6）。匪寇，婚媾。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8）。吝，终吉。

上九：白贲（9）无咎。

【注释】

①贲（bì）是本卦标题。贲的意思是装饰，文饰。在本卦中，贲还借用为“奔”和“豮”。全卦内容主要讲婚嫁之事，作标题的“贲”字为卦中多见词。②贲：文饰。③徒：徒步行走。④贲：借用为“奔”。濡：汗湿。⑤贲：借用为“奔”。皤（pó）：用作“燔”，意思是焚烧。⑥翰：马头高昂，这里指马飞驰的样子。（7）丘园：指女家附近的地方。（8）束：五匹帛为一束。戔戔：

一大堆的样子。(8)贲：借用为“豮”，意思是大猪。①贲(bì)是本卦标题。贲的意思是装饰，文饰。在本卦中，贲还借用为“奔”和“豮”。全卦内容主要讲婚嫁之事，作标题的“贲”字为卦中多见词。②贲：文饰。③徒：徒步行走。④贲：借用为“奔”。濡：汗湿。⑤贲：借用为“奔”。皤(po)：用作“燔”，意思是焚烧。③翰：马头高昂，这里指马飞驰的样子。(7)丘园：指女家附近的地方。(8)束：五匹帛为一束。戈：一大堆的样子。(8)贲：借用为“豮”，意思是大猪。

【译文】

贲卦：亨通。外出有小利。

初九：把脚上穿戴好，不坐车而徒步行走。

六二：把胡须修饰好。

九三：奔跑得满身大汗。占问长久吉凶得吉兆。

六四：一路奔跑，太阳晒得像火烧，白马昂头飞驰。不是来抢劫，而是来娶亲。

六五：跑到丘园，送上一束束布帛。遇到了困难，结果还是吉利。

上九：送上白色大肥猪，没有灾祸。

【读解】

婚礼嫁娶是人生大事之一。远古时代民间婚俗的情景，今天已难想象得十分具体生动。“贲卦”中的描绘，恰好是一幅民间婚俗的风情画：娶亲的男方穿戴修饰整齐，有车不坐，一路奔跑跑到女方家，献上结婚的礼物。一桩美满姻缘就此完成了。

据说这是原始社会中期对偶婚的遗俗。结婚时，男方全氏族的成员要迁到靠近女方氏族居住的地方。“贲卦”所描绘的，正是这种情形。虽然只有动作、行为等简单的情节，但足以让我们在想象中去体察新郎内心的状态：兴奋激动中又包含着几分急切和忐忑不安，未来生儿育女的家庭生活和共同劳作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在脑海中闪现。其中肯定也有对肩负更大责任的认识，因为那时结婚绝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同整个氏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复（卦二十四）——行旅过程的体验

【原文】

（震下坤上）复①：亨。出人无疾。朋来无咎②。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③，元吉。

六二：休复④，吉。

六三：频复⑤，厉，无咎。

六四：中行独复（6）。

六五：敦复（7），无悔。上六：速复，凶。有灾眚③。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注释】

（1）复是本卦标题。复的意思是往返。全卦内容是讲行旅。“复”与内容有关，又是卦中多见词，所以用作标题。（2）朋：朋贝，指货币，钱财。（3）祇：大。（4）休：美满。

（5）频：用作“颦”，意思是皱眉头。（6）中行：中途，半路。（7）敦：匆忙，急迫。（8）眚（sheng）：灾祸，过错。（1）复是本卦标题。复的意思是往返。全卦内容是讲行旅。“复”与内

容有关，又是卦中多见词，所以用作标题。(2)朋：朋贝，指货币，钱财。(3)祗：大。(4)休：美满。(5)频：用作“颦”，意思是皱眉头。(6)中行：中途，半路。(7)敦：匆忙，急迫。(8)眚(sheng)：灾祸，过错。

【译文】

复卦：亨通。外出回家不会生病。赚了钱而没有灾祸。路上往返很快，七天就可以了。有利于出门。

初九：没走多远就返回来了，没有大问题，大吉大利。

六二：完满而归，吉利。

六三：愁眉苦脸地回来，遇到了危险，却没有灾祸。

六四：独自一人半路返回。

六五：匆忙返回，没有大问题。

上六：迷路难返，凶险，有灾难。出兵作战，结果将会大败，并连累到国君，凶险。十年都不能恢复作战能力。

【读解】

《周易》一再讲到外出旅行，大概因为这事很重要（经商贸易和行军打仗都要外出），同时

也有不少困难：天然的地理障碍，饥渴生病，盗贼打劫，同路人之间的不和，迷失道路和方向，两手空空而归……总之，有太多意料之外的不利因素和危险，全然不像今天的飞机、火车、汽车、轮船那么方便、快捷、安全、舒适。

古人的行路难（李白曾慨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倒让人想起人生一世正如行路，也有太多意料之外的偶然因素和插曲，否则就不会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说。有些事是自己可以控制把握和努力做到的，有些事则超出了个人控制和努力之外；有些事是意料之中、必然会发生的，有些事则在意料之外、偶然出现；有政事凭个人努力可以改变，而有些事则要改变人本身。

行路的苦乐忧喜唯有行路人自知，人生的苦乐忧喜也只有自己去体验。因而，行路和人生都一样，是一种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体验。重要的是体验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大畜（卦二十六）——种田放牧的诱惑

【原文】

（乾下良上）大畜（1）：利贞。不家食（2），吉。利涉大川。

初九：有厉，利已③。

九二：舆说辐（4）。

九三：良马逐⑤。利艰贞。日闲舆卫（6）。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之牯（7），元吉。

六五：豮豕之牙（8），吉。

上九：何天之衢（9），亨。

【注释】

①大畜是本卦的作题。畜的意思是聚积，大畜就是积蓄很多。全卦内容与农业和畜牧业有关。②不家食：不在家里吃饭。③已：用作“祀”，祭祀。④说：用作“脱”。輶：用作“辐”，这里指车轮。⑤逐：交配。马在交配时要奔跑追逐。（6）闲：用作“娴”，意思是熟练，熟悉。舆卫：车战中的防卫。（7）童牛：犝牛，即公牛。牯（gu）：牛角上的木架。

(8) 豮(fen)豕：奔突的大猪。牙：用作“互”，意思是猪栏。(9) 何；用作“荷”，意思是承受。衢：福禄。①大畜是本卦的作题。畜的意思是聚积，大畜就是积蓄很多。全卦内容与农业和畜牧业有关。②不家食：不在家里吃饭。③已：用作“祀”，祭祀。④说：用作“脱”。輹：用作“辐”，这里指车轮。⑤逐：交配。马在交配时要奔跑追逐。(6)闲：用作“娴”，意思是熟练，熟悉。舆卫：车战中的防卫。(7)童牛：犝牛，即公牛。牯(gu)：牛角上的木架。(8)豮(fen)豕：奔突的大猪。牙：用作“互”，意思是猪栏。(9)何；用作“荷”，意思是承受。衢：福禄。

【译文】

大畜卦：吉利的占卜。不在家里吃饭，吉利。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

初九：有危险，有利于祭祀神鬼。

九二：车上的车轮脱掉了。

九三：良马交配繁殖。占问旱灾得到吉兆。每天练习车战防卫。有利于出门行旅。

六四：用木架架住公牛的角，大吉大利。

六五：用围栏圈住奔突的大猪，吉利。

上九：得到上天的福祐，大吉大利。

【读解】

男耕女织，是古时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理想的生活方式。种田放牧自然是男人的亨，正如骑马打枪、当兵打仗是男人的事一样，其中甘苦，唯有男人最有体验。

这里我们看到了远古畜牧业的情景。它与今天工业社会使用人工激素饲料的工业化畜牧大异其趣。那是一个动物凶猛的时代，性情粗暴的公牛不必说了，就连现在被看成最蠢笨、最无战斗力的猪，也凶猛异常，尚未驯服，其它动物（包括人在内）的凶猛更可想而知。

工业化社会的全面异化，必然使人对生命存在的原生态心驰神往，对动物和人的雌性化深恶痛绝。回归自然的口号虽然早在19世纪就已喊出，但我们却离自然越来越远，与自然越来越隔膜，越来越对立。回归自然已经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还是古人有福气，呜呼！

大过（卦二十八）——凡事不要过头

【原文】

（撰下兑上）大过①：栋橈②。利有攸往，亨。

初六：藉用白茅③，无咎。

九二：枯杨生梯（4），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三：栋橈，凶。

九四：栋隆⑤，吉。有它（6），吝。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上六：过涉灭顶（7），凶，无咎。

【注释】

①大过是本卦的标题。大的意思是太，大过就是太过。全卦的内容是讲一些过了头的事，标题是按内容取的。②橈（nao）：弯曲。③藉：席，用作铺垫。白茅：一种柔软洁白，较贵重的草。④梯：用作“蓂”，意思是草木新生、发芽。⑤隆：中间高起来。⑥它：指意外的事故。

（7）灭顶：水淹过头顶。①大过是本卦的标

题。大的意思是太，大过就是太过。全卦的内容是讲一些过了头的事，标题是按内容取的。②橈（nao）：弯曲。③藉：席，用作铺垫。白茅：一种柔软洁白，较贵重的草。④梯：用作“萋”，意思是草木新生、发芽。⑤隆：中间高起来。③它：指意外的事故。（7）灭顶：水淹过头顶。

【译文】

大过卦：屋梁被压弯了。有利于出门行旅，亨通。

初六：用白茅铺垫以示恭敬，没有灾祸。

九二：枯萎的杨树重新发芽，老头儿娶了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什么不吉利。

九三：屋梁压弯了，凶险。

九四：屋梁隆起不弯，吉利。但有意外事故，不妙。

九五：枯萎的杨树重新开花，老妇人嫁了一个年轻丈夫。没有灾祸也没有好处。

上六：渡河涉水，水淹过了头顶，凶险，但没有灾祸。

【读解】

对人对事采取中间态度，似乎是一种最好的选择：过头或不及都失之偏颇。相比之下，不及

比过头还要好些，所以才有“树大招风”、“高处不胜寒”这样的说法，以及枪打出头鸟这样的做法。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中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无论我们现在怎样指责，这个现实，这种内在心理结构，一时难以改变。

退后一步想，撇开中庸是好是坏的争执，折中的确是处理矛盾冲突的一种现实的手段。远的不说，就说近几年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状态的结束，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和解，中国用“一国两制”的政策解决港、澳、台问题，都是突出的事例。其实，西方明智的人士远比一些国人更钟情于中庸思想，更懂得运用它的奥妙。这至少表明，走中间道路，取中间态度，是现实的，聪明的，也是有生命力的。

离（卦三十）——突如其来的战祸

【原文】

（离下离上）离①；利贞，亨。畜牝牛，吉。

初九：履错然②，敬之③，无咎。

六二：黄离④，元吉。

九三：日昃之离⑤，不鼓缶而歌（6），则大耋之嗟（7）。凶。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8）。

六五：出涕沱若（9），威嗟若（10）。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11），获匪其丑（12）。无咎。

【注释】

①离是本卦的标题。离的意思是“罹”，即遭遇灾祸。全卦内容主要讲战祸，标题与内容有关。②履：步履，这里指脚步声。错然：杂乱的样子。③敬；用作“儆”，意思是警戒。④离：这里用作“螭”，意思是龙，指天上像龙形的云、

虹，即霓。黄离就是黄霓。⑤昃（ze）：太阳偏西。（6）缶：陶制的乐器。（7）大耋（die）：老头儿。七十岁叫耋。（8）弃：使……变成废墟。（9）涕：眼泪。沦若：泪如雨下的样子。

（10）戚：忧伤。嗟：叹息。（11）有嘉：周代的小国嘉。折首：意思是斩首。（12）匪：用作“彼”。丑：众，这里指敌方。①离是本卦的标题。离的意思是“罹”，即遭遇灾祸。全卦内容主要讲战祸，标题与内容有关。②履：步履，这里指脚步声。错然：杂乱的样子。③敬：用作“儆”，意思是警戒。④离：这里用作“螭”，意思是龙，指天上像龙形的云、虹，即霓。黄离就是黄霓。⑤昃（ze）：太阳偏西。（6）缶：陶制的乐器。（7）大耋（die）：老头儿。七十岁叫耋。（8）弃：使……变成废墟。（9）涕：眼泪。沦若：泪如雨下的样子。（10）戚：忧伤。嗟：叹息。（11）有嘉：周代的小国嘉。折首：意思是斩首。（12）匪：用作“彼”。丑：众，这里指敌方。

【译文】

离卦：吉利的卜问，亨通。饲养母牛，吉利。

初九：听到错杂的脚步声，马上警惕戒备，没有灾祸。

六二：天空中出现黄霓，是大吉大利的征兆。

九三：黄昏时天空出现虹霓，人们齐声高叫，没有唱歌时的乐器伴奏，老人们悲哀叹息。这是凶兆。

九四：敌人突然袭击，见房就烧，见人就杀，使这里变成一片废墟。

六五：泪如雨下，忧伤叹息。吉利。

上九：在王的率领下反击敌人，将有嘉国君斩首，抓获了很多俘虏。没有灾祸。

【读解】

这里描述的是一场自卫反击战，从保持警惕，敌人突然袭击，到国王率众反击，大获全胜。天象显然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吉、凶征兆交替出现，似乎是天意的显现，结果也应验了预兆。其次是战争的残酷。发动突然袭击的敌人是强悍的，并且毫不留情地烧光、杀光、抢光；罹难的民众虽然难以抵挡强敌，却也演出了一出悲壮的局面，齐声高叫，泪如雨下，忧心叹息；再次是国王的英明勇敢，消灭了敌国，铲除了心腹之患。

一场残酷的战斗似乎显得那么简单：没有挖

空心思的谋略，没有复杂的战略战术，也没有相持不下的反复争夺。但是，那浓厚的血腥味却是透过了纸背久久不散，“三光”的情景如在目前。原始的战术凭借的是体力的强悍，而不是复杂的计谋和精良的武器，还有古人笃信的上天的意向。

比较之下，现代战争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变的是血腥和残酷，以及用它们来换取自己的利益。

恒（卦三十二）一愿好日子恒久如常

【原文】

（巽下震上）恒①：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初六：浚恒②。贞凶，无攸利。

九二：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③，或承之羞④。贞吝。

九四：田无禽。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上六：振恒⑤。凶。

【注释】

①恒是本卦的标题。恒的意思是久常。全卦内容是日常生活和生产上的事。作标题的“恒”字是卦中多见词。②浚：挖土。③德：用作“得”，指收获。④承：奉送。羞：即“馐”，意思是美味。⑤振：振动，动荡。①恒是本卦的标题。恒的意思是久常。全卦内容是日常生活和生产上的事。作标题的“恒”字是卦中多见词。②浚：挖土。③德：用作“得”，指收获。④承：奉送。羞：即“馐”，意思是美味。⑤振：振动，动荡。

【译文】

恒卦：亨通，没有灾祸，吉利的占问。有利于出行。

初六：挖土不止。占问凶兆，没有什么好处。

九二：没有什么可悔恨。

九三：不能经常有所获，有人送来美味的食物。占得艰难的征兆。

九四：田猎打不到禽兽。

六五：经常有所获。占问结果，女人吉利，男人凶险。

上六：动荡不止。凶险。

【读解】

希望过上好日子，并且希望好日子长久保持下去，这是人们最普遍、最朴素的愿望，理所当然要占问神灵这一基本愿望能否实现。”

愿望是美好的。而现实却是严峻的，日子并不好过。有天灾，天旱水涝，火患虫害，雷电霜雪，对农业生产、居家度日、出门经商都会构成威胁。也有人祸，朝政动荡，兵匪战乱，盗贼抢劫，平民百姓终日提心吊胆，生活难以为继。所以，古人的生活固然有田园牧歌的一面，而更多

的却是生产繁忙，生活艰辛。

其实，任何时代的生活都有各自的难题和烦恼，哪里有恒常不变的舒适美满日子。现代人虽然在物质方面远胜于古人，却面对着物对人的异化和吞噬，日子同样不好过。但是，疲惫的现代人已没有了向上苍祈祷的虔诚了。

大壮（卦三十四）——驯养牲畜写真

【原文】

（乾下震上）大壮①：利贞。

初九：壮于趾②。征，凶。有孚。

九二：贞吉。

九三：小人用壮（3），君子用罔（4）。贞厉。羝羊触藩（5），羸其角（6）。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7），壮于大舆之輹（8）。

六五：丧羊于易（9）。无悔。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10）。无攸利，艰则吉。

【注释】

①大壮是本卦的标题。壮的意思是强健，伤。全卦的内容主要与畜牧有关。标题的“壮”字是卦中多见词。②壮：用作“戕”，意思是伤。③壮：强壮，力大。④罔：古“网”字，用来捕兽的工具。⑤羝（dT）羊：公羊。藩；篱笆。（6）羸（lei）：用作“累”，意思是用绳子捆住。

（7）决：破。（8）輹：用作“辐”，这里指车

轮。(9)易：用作“场”，指放牧的牧场。

(10)遂：进。①大壮是本卦的标题。壮的意思是强健，伤。全卦的内容主要与畜牧有关。标题的“壮”字是卦中多见词。②壮：用作“戕”，意思是伤。③壮：强壮，力大。④罔：古“网”字，用来捕兽的工具。⑤羝(dī)羊：公羊。藩；篱笆。(6)羸(léi)：用作“累”，意思是用绳子捆住。(7)决：破。(8)輶：用作“辐”，这里指车轮。(9)易：用作“场”，指放牧的牧场。(10)遂：进。

【译文】

大壮卦：吉利的占问。

初九：脚趾受了伤。出行，凶险。有所收获。

九二：占得吉兆。

九三：奴隶狩猎凭力大，贵族狩猎用猎网。占得险兆。公羊用头角撞篱笆，却被篱笆卡住了。

九四：占得吉兆，没有悔恨。公羊撞破篱笆，摆脱了羁绊，又撞在大车轮子上受了伤。

六五：羊在牧场上逃掉了。没有悔恨。

上六：公羊用头角撞篱笆，角被卡住，退不了，进不了。没有什么好处，占问旱情则得吉

兆。

【读解】

《周易》一再讲到狩猎驯养的情景，可见这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倘若这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的话，那就表明周代尚处在由狩猎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的阶段。狩猎所获，或用作食物，或用来驯养（吃不完时养起来供以后食用）。这两种情况，《周易》都说到了。另一方面，从所记农业生产的情形看，显然还比较原始，而且经常发生抢夺粮食的暴力事件。这说明农业生产还未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还得靠狩猎和畜牧作为重要的补充。

周人的发祥地在今天的陕西一带。今昔对比，沧海桑田的巨变给人的感慨不知是忧是喜。今日的陕西，恐怕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狩猎，找不到一处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找不到一处可以开垦的处女地……今日的陕西，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黄土地、浑浊的黄河、信天游、窑洞和古铜色的黄皮肤。俱往矣，昔日肥沃繁茂的草原，今朝已变为现代化的钢筋水泥丛林和网络。

明夷（卦三十六）——艰难之时思归隐

【原文】

（离下坤上）明夷（1），利艰贞。

初九：“明夷于飞（2），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3）。

六二：明夷（4），夷于左股（5），用拯马壮（6）。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7），得其大首（8）。不可疾贞（9）。

六四：入于左腹（10），获得夷之心（11），于出门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12），利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注释】

（1）明夷是本卦的标题。明夷在卦中有三种意思：一指鸣，即叫着的鹈鹕；二指鸣响的弓；三指太阳落下。全卦内容讲出行狩猎和隐退守洁，用多见词作标题。（2）明夷于飞：这里引用一首民歌作占，叫做谣占，在这里用来说明行旅之难。明夷：用作‘鸣夷’，意思是叫着的鹈

鹈。鹈鹕是一种水鸟，俗称淘河。（3）言：指责，责难。（4）明：这里指太阳。夷：来。明夷就是太阳下山。（5）夷：用作“痍”，意思是受伤。（6）用：因为。拯：得救。用拯马壮：意思是说因为壮善跑而得救。（7）明夷：这里指鸣弓，意思是说拉弓发射。南狩：南方的猎区。（8）大首：大头，指大头的猛兽。（9）可：利。（10）腹：，古代半地下式房屋的复室。左腹就是左室，这里指隐居之处。（11）明夷：太阳隐去，这里的意思是说隐退。（12）箕子：殷纣王的哥哥。明夷：这里指隐退。

【译文】

明夷卦：有利于占问艰难的事。

初九：“鹈鹕在飞行，垂敛着羽翼。君子在旅途，多日无食粮。”前去的地方，受到主人责难。

六二：太阳下山的时候，左腿受了伤，因马壮得救。吉利。

九三：在南边的猎区拉弓射箭，猎获了大猛兽。不利于占问疾病。

六四：进入隐居之处，产生了归隐的念头，一出门就想返回。

六五：殷纣王的哥哥箕子到东方邻国去避难，吉利的占问。

上六：太阳下山，天黑了。太阳初升是天明，后来下山是天黑。

【读解】

借日出日落、天明天黑，来表达君子出行时的内心体验，尤其突出了出行途中的艰难境遇：饥肠辘辘，房东的刁难，身体的伤病，油然而生归隐之心。当然，也有顺利之时：狩猎时所获甚丰。但全卦的语调却在突出行旅的艰难和归隐之思。

在这种行路难的倾诉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一种疲惫感无奈感。人生路漫漫，日出复又入，何时会有尽头，何处是归宿？这种感慨之中，显然包含有对人生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和悲观的色彩，包含有对个人存在价值的内存关注。人生固然是一场战斗，为了功名利禄、家国妻儿；但得到之后又怎样，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为什么总得去获取，为什么不停下来抚慰创伤、静心思虑？太阳再辉煌也有消失的时候，事业再辉煌同样有难以为继的时候，人生再顺畅照样免不了灾祸。这一切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不可能不去想，却又永远不出答案。

是呵，不如归去，隐没到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不看不想无欲无求无牵无挂，岂不是大好大了的境界！古往今来，有几人真正识透了个中妙谛？

归隐，大概也该算是人生“永恒主题”之一吧。

睽（卦三十八）——平实的旅行日记

【原文】

（兑下离上）睽①：小事吉。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②见恶人，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六三：见舆曳③，其牛掣（4），其人天且劓（5）。无初有终。

九四：睽孤（6），遇无夫（7），交孚（8）。厉，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9）。往，何咎？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10）载鬼一车（11）先张之弧（12）后说之弧（13）。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注释】

①睽（kui）是本卦的标题。睽的意思是相违，矛盾。全卦记述旅人出行途中所见所闻，像一篇旅行日记。作标题的“睽睽”字与内容有关。

②复：返回。③舆：大车。曳：拖拉。④掣：意思是牛角一俯一仰，形容牛拉车很吃力的样子。

⑤天：用作“颠”，意思是额部，这里专指一种在额上刺字的刑罚。劓（yì）：割掉鼻子（一种刑罚）。（6）睽：乖离，这里指外出的旅人。跃孤的意思是说旅人孤单行路。（7）元夫：元用作“兀”，元夫就是跛子。（8）交：一起，全部。（9）厥：其，这里指代旅人。厥宗：跟他同宗族的人。噬：吃。肤：这里指肉。（10）豕：猪。涂：泥巴。负涂：背上有泥。（11）鬼：这里指用图腾打扮的人。（12）张：拉开。弧：弓。（13）说：用作“脱”，这里的意思是放下。

【译文】

睽卦：小事吉利。初九：没有悔恨。马跑掉了，不必去追，它自己会回来。途中遇到容貌丑陋的人，没有灾祸。九二：刚进小巷就遇到主人接待，没有灾祸。六三：看到一辆拉货的车，拉车的牛很吃力，一步一使劲，牛角一俯一仰的，赶车的人是个被烙了额、割掉鼻的奴隶。开始时拉不动，最后拉走了。

九四：旅人孤身赶路，遇到一个跛子，同他一起被抓住。危险，结果却没有灾难。

六五：没有悔恨。看见同宗族的人在吃肉。往前走去，哪有什么灾祸？

上九：旅人孤身赶路，看到一头猪满身是泥，一辆大车载满了图腾打扮的人。他们起初拿起弓箭要射，后来放下了。这些人不是来抢劫，而是去订婚。旅人继续前行，虽然遇到下雨，但平安吉利。

【读解】

我们不知道这位旅行者姓甚名谁，更不知道他此行的目的和终点。他给我们的感觉是心情悠闲轻松，虽有心情紧张的时候，但大体上是无忧无虑的，自在的，并且一路顺利。因此，他才有闲情逸致记下所见所闻。

他边走边看，像旁观者。他也像导游或电影导演，通过他的眼睛的选择，引领我们同他一起去观看旅途的景象：丢失马匹，容貌丑陋的人，投宿顺利，拉车的牛和赶车的奴隶，孤身赶路被俘，同族人吃肉，满身是泥的猪，订婚的一群人，遇雨却平安。这里没有文学夸张，更没有潜台词和微言大义；勿宁说，它简直像二次大战后电影中的新现实主义所用的长镜头，跟踪一桩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力图真实地记录下来。看不少作者的倾向性，没有任何评点、议论，朴实得如同生活本身。

好处和价值也正在这里。让我们自己去感

受，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去充实其中的细节，去揣度人物的心理，去体味古人的生存状况。因此，它比诗更有诗意，比散文更精炼。同时，我们不要忘了，悠闲的心境和细致的体察，是产生这篇日记的关键因素。

解（卦四十）——逢凶化吉的商旅经历

【原文】

坎下震上）解①：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②。

初六：无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3）。贞吉。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九四：解而拇（4），朋至斯罕⑤）

六五：，君子维有解（6），吉。有翠于小人（7）。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③，获之，无不利。

【注释】

①解是本卦的标题。解的意思是分解，解除。全卦内容主要讲商旅、狩猎和俘虏。标题的“解”字为卦中多见词。②夙：早。③黄矢：铜箭头。④解：用作“懈”，意思是懈怠。拇：脚大拇趾，这里代指脚。解而拇：意思是说，不想走路。⑤朋至：获得朋贝，赚了钱。斯：则。

（6）维：系，束缚。有：又。解：解开，松

开。（7）罕：惩罚。（8）公：这里指贵族。隼（sūn）：鹰。墉：城墙。

【译文】

解卦：往西南方走有利。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不如返回来，吉利。如目的明确，早去吉利。

初六：没有灾祸。

九二：田猎获得三只狐狸，身上带着铜箭头。占得吉兆。

六三：带着许多货物，背负马拉，惹人注目，结果强盗来了。占得险兆。

九四：赚了钱而懈怠不想走，却被人抓去。

六五：君子被捆起后又被解开，吉利。小人将受到惩罚。

上六：王公贵族在高的城墙上射中一只鹰，并抓住了。这没有什么不吉利。

【读解】

这里记录的又是一次商旅经历。这次商人遭遇歹徒和拘禁，最终逢凶化吉，满载而归。

商人的运气似乎特别好，总有神灵在庇佑他们，差不多像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商业和盈利幻中赫尔墨斯，虽然历经艰辛，却始终是福星高照，

次次走运。他们的日子显然比开荒种地的农民好过得多。他们可以外出旅行，边走边看，见多识广，旅游赚钱兼得。他们生活的内容没有农民那么枯燥，甚至在行旅途中还可以打猎——既是娱乐，又可以吃野味。

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他们活得很潇洒自在。他们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经济机器中的润滑剂。

益（卦四十二）——力挽衰亡的呼号

【原文】

（震下巽上）益①：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为大作（2）。元吉，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

王用享于帝，吉。

六三：益之用凶事③，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4）。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5）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6）。元吉。有孚，惠我德（7）。

上九：莫益之（8），或击之（9）。立心勿恒（10），凶。

【注释】

①益是本卦的标题。益的意思是增益。全卦内容是说明损益的道理，与“损卦”构成一个组卦。标题的“益”字是卦中多见词。②用：于。大作：大兴土木，建筑。③益之：这里的意思是祭把时增加人牲。用：因为。凶事：丧事，这里指周武王去世。④中行：中途。用圭：指祭把，因

为祭把时要执蛙（即圭），所以用来代指。⑤
依：即殷，指殷代。（6）惠心：安抚，好心。
勿问：不必追问。（7）德：用作“得”，这里指所
获财物。（8）莫：没有人。益：帮助。（9）
击：攻击。（10）恒：长久，坚持不变。

【译文】

益卦：有利于出行。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

初九：有利于大兴土木。大吉大利，没有灾
祸。

六二：有人送给价值十朋的大龟，不能不
要。占得长久吉兆。周武王克商，祭祝天帝，吉
利。

六三：因武王去世，祭祝时增加人牲，没有
灾祸。抓到了俘虏，中途报告周公举行祭把。

六四：东征胜利后，班师回来的路上报告周
公成王有命，把殷商遗民处理好有利。

九五：抓到俘虏，好心待他们，不必追究。
大吉大利。抓到俘虏，用财物优待使他们对我感
激。

上九：没有人帮助，还有人来攻击。这时内
心不坚定，必然凶险。

【读解】

为了与“损卦”对应，“益卦”进一步用周王朝由盛到衰、行将危亡的历史事实来阐发益损相互转化的道理，意在告诫周朝统治者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周朝的衰亡。

作者的良苦用心确实可以理解，说得深刻在理。然而，我们经常见到的情况是：道理与事实的背离，人的意愿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左，以及统治者专断粗暴或刚愎自用或利令智昏奢靡淫逸而断送家国。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帝王专制制度决定了真理的力量十分有限，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因素是统治者个人意志。不受任何约束的帝王权力可以无限膨胀，道理是否起作用，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好恶。正如我们看到的，无论《周易》的作者把损、益的道理讲得多么深刻，仍然没能挽救周王朝的衰亡。

这使我们想到：真理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同权力（包括各种形式：法律的，政治的，舆论的，制度的等等）相结合，以强制的或公众的形式诉诸于个人，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恐怕更为深刻。

姤（卦四十四）——梦中相亲出行

【原文】

翼下乾上）姤①：女壮②，勿用取女③。

初六：系于金柅④，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争蹢躅⑤。

九二：包有鱼⑥，无咎。不利宾⑦。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九四：包无鱼，起凶⑧。

九五：以杞包瓜⑨，含章⑩，有陨自天（11）。

上九：辞其角（12），吝，无咎。

【注释】

①姤（gou）是本卦的标题。姤用作“遘”，意思是遇合，也用作婚媾的“媾”。全卦的内容与出行和婚姻有关，并且都是占问梦中景象，即梦占。标题取“姤”的两种意义。②壮：受伤。③勿用：不利。取；用作“娶”。（4）金柅（ni）：铜制的纺车转轮把手。⑤羸豕：瘦猪。孚：用作“桴”，意思是牵引。蹢躅（Zhizhu）：徘徊不前的样子。（6）包：用作“庖”，意思是厨房。

(7) 宾：宾客，这里指宴请宾客。(8) 起：动。(9) 以：倚靠，缠着。包瓜：匏瓜。

(10) 含章：很有文彩。(11) 陨：掉下，落下。(12) 姤：遭遇，这里指遇上野兽。其：而。角：搏斗。

【译文】

始卦：女子受伤，不利于娶女。

初六：衣服挂在纺车转轮的铜把手上了，占得吉兆。占问出行，则见凶象。拉着不肯前进的瘦猪。

九二：厨房里有鱼，没有灾祸。不利于宴请宾客。

九三：臀部受了伤，走起路来十分困难。危险，但没有大灾难。

九四：厨房没有鱼，一动就凶险。

九五：缠着把树往上长的轮从很好看，突然从很高的地方掉下一个瓜。

上九：碰上野兽，同它搏斗，危险，结果没有灾祸。

【读解】

在周代，算得上顶顶重要的事的，只有战争和祭祀，因而受到极度重视。除此之外，其它一

切事，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种田经商，生老病死，冬去春来等等，都在小事之列。隆重的仪式，繁琐的规程，艺术的装点，虔诚的态度，深邃的智慧，统统都奉献给了祭扫和战争，“小事”是不配享用的。

这一卦所记，正是梦中所见的生活琐事，并且确有梦的特点：事与事之间没有逻辑联系，思路有很大的跳跃性，一会是婚姻，一会是出行，一会是瘦猪，一会是厨房中的鱼，一会是臀部受伤，一会是地瓜掉下，一会是与野兽搏斗，显得稀奇古怪，纷纸杂陈。

这些梦象本身是偶然出现的，同储存于脑中的记忆表象有关。古人不理解这一点，以为是神秘的征兆；而后世的说《易》者，却一本正经地要从中去发掘深意，未免荒唐可笑，正如缘木求鱼，完全找错了地方。

升（卦四十六）——昌盛之道在不断发展

【原文】

（巽下坤上）升①：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初六：允升②，大吉。

九二：罕乃利用禴，无咎。

九三：升虚邑③。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④。吉，无咎。

六五：贞吉，升阶⑤。

上六：冥升（6），利于不息之贞（7）。

【注释】

①升是本卦的标题。升的意思是上升，发展。全卦的内容大致是讲周朝不断上升、强盛的历史。标题的“升”字是卦中多见词。②允：意思是前进。③虚邑：建在大山丘上的城邑。④王：周王。亨：即“享”，意思是祭祝，⑤升：登上。阶：阶梯。（6）冥：晚上。（7）不息：不停。

【译文】

升卦：大亨大通，有利于见到王公贵族，不必担忧。向南出征吉利。

初六：前进而步步发展，大吉大利。

九二：春祭最好用俘虏作人牲，没有灾祸。

九三：向建在山丘上的城邑进军。

六四：周王在岐山举行祭祝。吉利，没有灾祸。

六五：占得吉兆，沿阶而逐步上升。

上六：昼夜不停地发展，有利于不停发展的占问。

【读解】

我们不应忘记，《周易》的作者耿耿于怀的是挽救周王室的危亡，所以一有机会就要表达这一意图。这一卦的主题是发展进步，用在行将衰亡的周朝之上，正切中了问题的关键。

其实，岂止是周代才需要不断地发展壮大！无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没有发展和进步，都只有死路一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应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发展和进步，不应当是单一直线式的，而应是开放式的，放射式的，全方位的，需要有博大的胸襟和高众瞩目的见识。只要于我有利的，就广采博纳，而不要分什么中、外，更不应死守什么“中体西用”的死胡同。远的不说，近代中国就

深受“中体西用”之争的危害。现在的反思首先就当跳出中、西之分的窠臼，然后才会有深入实质的体察，然后才谈得上向前看，大步走。

井（卦四十八）——水是生命之源

【原文】

巽下坎上）井（1）：改邑不改井②，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跻井③，羸其瓶（4），凶。

初六：井泥不食⑤。旧井无禽（6）。

九二：井谷射鲋（7）。瓮敝漏（8）。

九三：井渫不食（9），为我心恻（10），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六四：井甃（11），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12），食。

上六：井收勿幕（13）。有孚，元吉。

【注释】

①井是本卦的标题。井指井田，水井，陷阱。全卦内容是记述村邑中劳动和生活的情景。作标题的“井”字是卦中多见词。②改邑：改换封邑。井：井田，指划分齐整的田地。③汔（q i）：水干枯。至：用作“窒”，意思是淤塞。跻（j u）：这里的意思是挖。④羸（lei）：用作“儡”这里指打破。⑤泥：淤泥。井

泥：井水浑浊含泥。（6）井：陷阱，用于捕兽。（7）井谷：井底。鲋：小鱼。（8）瓮：汲水的耳器。敝：破。（9）渫（xiè）：污浊。。（10）心恻：沁测，意思是淘净，澄清。（11）井甃（zhòu）：用砖石垒筑井壁。（12）冽：水清澈。（13）收：缩小。井：陷阱。幕：盖。

【译文】

井卦：改换了封邑却没改变井田数目，没有损失也没有多得，人们照样在田间未来往往。水井已经干枯淤塞，却不去挖淘，还打破了汲水瓶，凶险。

初六：井水浑浊如泥无法饮用。陷阱塌坏不能关野兽。

九二：张弓射井底的小鱼。水瓮又破又漏。

九三：井水污浊不能饮用，给我淘净澄清，就可以汲饮。君王英明，使众人都得到他的福佑。

六四：用砖石垒砌井壁，没有灾祸。

九五：井水清澈，凉泉可口，可以饮用。

上六：缩小陷阱口，不加阱盖，结果捕获了野兽，大吉大利。

【读解】

水被称为“生命之源”，已被世所公认。现代化的工业社会正面临着水资源匮乏的困扰，保护水资源成了全球性的话题。

这个困扰着今人的问题，同样也困扰过古人。原始社会的人类从狩猎游牧到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便是要有水源，否则难以生存下去。周人定居的陕西一带，古往今来都是缺水地区，要靠挖井取地下水来保证生产和生活，因此水便显得特别珍贵。“井卦”所记，正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

在那时人们的观念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祭祀和打仗，而对平民百姓来说，生活平安幸福最为重要，他们关注的是衣食住行，油盐柴米，锅碗瓢盆。我们不要自鸣清高地鄙视这些东西。世间没有不吃五谷杂粮的神仙，王公贵族们也是凡胎肉身，其它的都是身外之物。

正如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一样，不食人间烟火就成了非人。

鼎（卦五十）——鼎倾覆损坏的启示

【原文】

（巽下离上）鼎①：元吉，亨。

初六：鼎颠趾（2），利出否民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二：鼎有实（4），我仇有疾（5），不我能即（6）。吉。

九三：鼎耳革（7），其行塞（8）。雉膏不食（9），方雨亏悔。终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粟（10），其形渥（11）。凶。

六五：鼎黄耳金铉（12）利贞。

上九：鼎玉铉（13）。大吉，元不利。

【注释】

（1）鼎是本卦的标题。鼎为饮食器具。全卦的内容同饮食以及与饮食有关的事相关。“鼎”为卦中多见词。（2）颠趾：翻倒后足向上。（3）出：除去。否：这里指坏人。（4）实：内容，这里指鼎中的装的食物。（5）仇：妻子。。（6）即：两人对食，就餐。（7）革：

脱落。（8）行：指外出打猎。赛：阻碍。（9）雉膏：肥野鸡肉。（10）粟：粥。（11）形渥（wò）：汤汁狼藉遍地。（12）黄耳：铜耳。铉：关鼎盖的横杠。金铉：铜鼎盖横杠。（13）玉铉：玉制的鼎盖横杠。

【译文】

鼎卦：大吉大利，亨通。

初六：鼎翻倒而足向上，有利于清除坏人。得到他人的妻子和儿子作家奴，没有灾祸。

九二：鼎中没有食物，我妻子有病，不能和我同吃。吉利。

九三：鼎耳脱落，外出打猎有无阻碍？家里野鸡肉留着不吃，天正下雨，倒霉。结果吉利。

九四：鼎足折断，倾倒了鼎中王公的粥，弄得遗地狼藉。凶险。

六五：鼎耳和鼎盖横杠都用铜制成。吉利的占问。

上九：鼎盖横杠用玉制威，大吉大利，没有什么不利。

【读解】

鼎，不过一器具而已，腹大，三足，放着敦实稳当，或用作盛食物的器皿，或用作祭祀器

物。如此器具，也值得占问求神？

其实，卦中所记，是梦中之象。敦实稳重的鼎翻倒、断足、脱耳、洒得汤汁遍地，都与鼎的形象不相吻合，有点神秘，是不是？总是什么的预兆吧？我们不信，但古人相信，所以要向神灵请示，弄个明白。

撇开梦的因素，单就现象而言，结实稳重的鼎出现异常现象，可以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比如，硕大无朋的象翻倒在地四脚朝天，意味着什么？比如，稳定性最佳的三只粗足断掉一只，失去稳定性和重心而倾覆，又意味着什么？全是不祥之兆。卦中所记诸象，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这提醒我们，再坚实庞大的东西，也有颠覆瓦解的一天；再耀眼的太阳，也有陨落时刻；再辉煌的业绩，也有穷途末路的时候。是呵，有什么是永恒可靠的呢：这样想，虽然有点令人丧气，但总比糊里糊涂好。

艮（卦五十二）——养身之道一张一弛

【原文】

艮下艮上）[艮]（1）：艮其背不获其身②，行其庭不见其人③。无咎。

初六：艮其趾（4）。无咎，利永贞。

六二：艮其腓⑤，不拯其随（6），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7），列其夤（8），厉，薰心（9）。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五：艮其辅（10），言有序，悔亡。

上九：敦艮（11），吉。

【注释】

①艮（g e n）是本卦的标题。原文卦象后无“艮”字，这是为避免与卦辞重复而省略。艮的意思是止息，歇息，引申为保护。全卦的内容是讲注意保护身体。②获：用作“护”。③庭：园宅。④趾：这里代指脚。⑤腓：腿肚子。（6）拯：保护，随：用作“隋”，意思是肉，这里指肌肉。（7）限：腰部。（8）夤（yin）：用

作“夤”，意思是胁部肌肉。（9）薰：同“熏”。薰心：意思是心像被火烧一样痛苦。（10）辅：指面部。（11）敦：意思是额部，这里代指头部。

【译文】

（艮卦）：注意保护背部而不保护全身，就像一座大园宅没有人居住一样。没有灾祸。

初六：注意保护脚。没有灾祸。有利于长久吉利的占问。

六二：注意保护腿肚，却不保护腿部肌肉，心中不愉快。

九三：注意保护腰部，但胁间的肉已裂开了，危险，使人心焦。

六四：注意保护胸腹部。没有灾祸。

六五：注意保护面部，注意说话有分寸。没有悔恨。

上九：注意保护头部。吉利。

【读解】

这一卦专讲养身，讲到不要太劳累，注意保护身体各部位，便可以免除灾祸。这些看法至少说明，古人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并且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医学知识，卦中虽然未述及具体的保养方法，却有一个主导思想：以静养动。这也算是传

统保养观的特色之一吧。

正如文武之道是相互补充的一样，动与静也是相互补充的。一张一弛，一紧一松，身心在其中得到调节息养，保持着活力。这种观，或的灵感，大概得自于自然，得自于自然万物运动变化的节律。它一方面以生命体验为基础，一方面又深得内心感悟的启迪，从而得出保持生命本身的自然节律便是最好的保养的看法。

由此出发，过度的紧张或过度的歇息，都是对生命运动节律的破坏，都必须加以调节。肉体（命）本身的平衡，心理（性）本身的平衡，两者之间的平衡，便是调节所要达到的度。

归妹（卦五十四）——姊妹共夫的婚俗

【原文】

（兑下震上）归妹（1）征，凶。无攸利。

初九：归妹以娣（2）。跛能履。征，吉。

九二：眇能视③。利幽人之贞（4）。

六三：归妹以须⑤，反归以娣（6）。

九四：归妹愆期（7），迟归有时（8）。

六五：帝乙归妹（9），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10）。月几望（11），吉。

上六：女承筐（12），无实。士刲羊（13），无血。无攸利。

【注释】

①归妹是本卦的标题，归妹的意思是少女出嫁。全卦的内容是记述姊妹共夫的婚俗。“归妹”是卦中多见同，也与内容有关。②以：当。娣：女弟，即妹妹。③眇：目盲。④幽人：囚徒，这里指家庭妇女。⑤须：用作“娶”，意思也是女弟，即妹妹。（6）反归：被休弃回娘家。（7）愆期：过期。（8）时：待。（9）帝乙，殷纣上之父。（10）其君：这里指君夫人。袂

（mei）：衣袖，这里代指嫁妆。（11）几：接近。望：农历每月十五日。（12）承：捧着。承筐：捧着装祭品的器具。（12）刲（kui）：割，宰杀。

【译文】

归妹卦：出行，凶险。没有什么好处。

初九：姊妹一同出嫁。脚踏却能行走。出行，吉利。

九二：眼瞎了却能看见。有利于女子婚嫁的占问。

六三：姊妹一同出嫁，后来又一同被休弃返回娘家。

九四：出嫁时超过了婚龄，迟迟不嫁是有所期待。

六五：殷帝乙把女嫁给周文王，妹妹的嫁妆比姊姊的还要漂亮。婚期选在将近月中，吉利。

上六：新娘捧着祭品的筐，但筐里没有东西；新郎提刀杀羊，但羊没有出血。没有什么吉利。

【读解】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如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一样，没有什

么可讨论的。然而，怎么娶法，怎么嫁法，却是有讲究的。观念不同，赋予婚嫁的意义便有所不同，采取的方式也就不同。

“归妹卦”让我们看到的是群婚制的遗俗：女子到了出嫁年纪；便带着嫁妆，带着妹妹一同嫁到夫家去；被休弃时，也连同妹妹一起回家，并提到了殷纣王之父帝乙将女儿嫁给周文王的史实，说明这种姊妹共夫是有所据的。女子嫁到夫家三个月之后，要举行祭祀仪式，新娘献上黍稷等进行祭奠，新郎则宰羊献牲，甚是隆重。据考证，这种婚俗到了西周之后的春秋时代，仍很盛行，被叫做“媵”（ying）。

卦中的记述采取了现实和梦象交织的手法。初九爻的“跛能履”，九二爻的“眇能视”以及上六爻都是梦占。这是否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出嫁对女子来说是个人生的转折点，在这喜忧交集的时刻，总是充满了各种想象和幻想？即使作者没有这意思，现实情况多半会如此。

旅（卦五十六）——赚钱赚不来幸福

【原文】

艮下离上）旅①：小亨。旅贞吉。

初六：旅琐琐②，斯其所③，取灾④。

六二：旅即次⑤，怀其资，得重仆贞。

九三：旅焚其次（6），丧其童仆，贞厉。

九四：旅于处（7），得其资斧（8），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9）。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眺，丧牛于易（10）。凶。

【注释】

①旅是本卦的标题。旅的意思是行旅，商旅，全卦的内容也与此有关。标题的“旅”字是卦中多见词。②琐琐：意思是三心二意。③斯：离开。所：指住所。④取灾：得祸。⑤即：走近，走到。次：用作“肆”，意思是市场。（6）焚其次：市场失火。（7）处：止，指住处。

（7）资斧：钱财。斧：斧形钱币。（9）命：名声。（10）易：用

【译文】

旅卦：小事通。占问行旅得吉兆。

初六：旅途三心二意，离开住所，结果遭祸。

六二：行到市场，怀揣钱财，买来奴隶，占得吉兆。

九三：行到着火的市场，买来的奴隶借机逃走，占得险兆。

九四：行到住处，虽然赚了钱，心里却不安。

六五：途中射野鸡，一箭中的，结果得到善射的美名。

上六：鸟巢失了火，旅人先高兴欢笑，后来却呼号哭泣，狄人抢去了牛羊。凶险。

【读解】

又是商旅。为什么一写再写？只能说明商人重要，商业活动频繁，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超过了农业。也许，那时的社会思潮是重商轻处与后来刚好相反。

不过，这次差不多是不好的兆头。途中疑神疑鬼，离家就遭祸，市场失火，买到的奴隶跑掉了，赚了钱心里并不高兴，最后连家园都丧失

了。真是祸不单行啊。

看来，赚钱并不是好事。赚钱本来是为了日子过得更好，结果饱尝艰辛之后连家园都保不住，还有什么意思？钱财本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舍本逐末，岂不是太糊涂吗！

这些隐隐约约的潜台词，仿佛在提醒我们：赚钱并非是件好事，经商不一定是一种好选择，不必人人都去东奔西跑。别忘了回家，别忘了重要的是。日子平和安康。

涣（卦五十九）--洪水可不可怕

【原文】

（坎下巽上）涣（1）：亨②，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初六：用拯马壮③，吉。

九二：涣奔其机④，悔亡。

六三：涣其躬，无悔。

六四：涣其群⑤，元吉。涣有丘(6)，匪夷所思(7)。

九五：涣汗其大号（8），涣王居（9），无咎。

上九：涣其应去选出（10），无咎。

【注释】

①涣是本卦的标题。涣的意思是洪水。全卦的内容是讲水灾水患。标题的“涣”字与内容有关，又是卦中多见词。②亨：用作“享”，意思是祭祀。③用：因为。拯：用作“乘”。壮：用作“册”，意思是受伤。④奔：用作“崩”，意思是冲毁。机：用作“兀”，意思是房屋的地基。⑤群：众人。（6）有：于。丘：山丘。（7）匪：

非。夷：平常。（8）涣汗：水流盛大的样子。其：而。号：呼叫。（9）王居：王者的住处，王宫。（10）血：用作“恤”，意思是忧患。去：消除。逃：用作“惕”，意思是警惕。出：产生。

【译文】

涣卦：洪水到来，君王到宗庙祭祖祈祷。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吉利的占问。初六：洪水到来，因骑马逃避摔伤。吉利。

九二：凶猛的洪水冲毁了屋基，悔恨极了。

六三：洪水冲到身上，无灾无悔。

六四：洪水冲向人群，人群跑得快，大吉大利。洪水冲向山丘，那情景平时难以想象。

九五：洪水滔滔，人们奔走呼号。洪水涨到王宫，。结果没有灾难。

上九：洪水的忧患消除了，但要提防灾难重现，就不会有灾祸。

【读解】

洪水属于天灾，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并且难以抗拒，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大凡超过了人们控制能力的事物，对人来说都是可怕的，人们面对它们时，只有求助于超人的力量。

实际上，超人的力量是不存在的，至多只能

给人精神上的安慰，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要说古人完全相信神灵的力量，并不完全是如此，否则就不会有夏禹和李冰父子治水的事迹了。这些故事的广为传诵，至少说明了人们把战胜水患的希望寄托在人力身上。

从本卦的记述来看，那时的人们还是用非常理性化的态度来对待洪水这种天灾的。大概是因为这类灾难见得多了，祈求神灵也不管用，还得自己想法来应付（哪怕是逃避），多次应付之后，也就不觉得可怕了，所以最后说到了要吸取教训，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看来，洪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愚昧。

中孚（卦六十一）——久已远去的仪式

【原文】

（兑下巽上）中孚（1）：豚鱼吉（2）。利涉大川。利贞。初九：虞③，吉。有它不燕（4）。九二：鹤鸣在阴⑤，其子和之。我有好爵（6），吾与尔靡之（7）。六三：得敌（8），或鼓或罢（9），或泣或歌。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九五：有争挛如（10）。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11）。贞凶。

【注释】

①中孚是本卦的标题。中孚的意思是心中诚信。全卦的内容是讲礼仪。标题与内容有关。②豚（tun）鱼：小猪和鱼。这两样东西是献祭和行礼时常用的物品。③虞：丧礼，葬礼。④它：意外事故。燕：用作“宴”，指宴饮之礼。⑤阴：用作“荫”，意思是树上荫蔽的地方。⑥爵：古代酒器，即酒杯，这里代指酒。⑦靡：共享，同享。⑧得敌：克敌，战胜敌人。⑨鼓：击鼓追击敌人。罢：停战，收兵。⑩挛如：捆得紧紧的样子。⑪翰音：鸡，这里指用鸡祭天。

【译文】

中孚卦：行礼时献上小猪和鱼，吉利。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吉利的占问。初九：行丧礼，吉利。如有变故，就不行燕礼。九二：鹤在树荫中鸣叫，幼鹤应声附和。我有美酒，与你同享。六三：战胜了敌人，有的乘胜追击，有的凯旋收兵，有的高兴流泪，有的放声歌唱。六四：月近十五的时候，马匹丢失了。结果没有灾祸。九五：抓到俘虏，紧紧捆住。没有灾祸。上九：用鸡祭祖上天。占问得凶兆。

【读解】

这一卦专讲礼仪，以内心虔诚为中心，依次讲了丧礼、宴礼、军礼和祭礼。虽然这些还不是全部礼义，但可见周代礼仪繁多复杂之一斑。不妨说，古人的生活方式是普遍仪式化了的，各种礼仪都为某一特殊目的而设，礼仪活动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表面上看，礼仪奢华繁琐，但在更深层次上，它是二种人类寻求意义的活动。这道理很显豁，因为人不仅在物质的、肉体的层面上存在，同时也通过语言、仪式、艺术、宗教而在诗意的意义层面上存在。现代人似乎免去了众多“繁文褥节”，但现代人所失去的比“繁文得节”要多得多。他离物质越近，寓意义就越远；他离肉体越近，

离想象和诗意也就越远。他已经赤裸得如同走肉行尸，并且被阉割了。

不难想象，通过神圣隆重庄严肃穆的礼仪，我们的心灵将被提高到怎样的高度，我们的精神将得到怎样的净化和升华。遗憾的是，这离我们已越来越远。

既济（卦六十三）——谁能说不济是祸

【原文】

（离下坎上）既济(1)：亨，小利贞。初吉，终乱(2)。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将。六二：妇丧其茀③，勿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鬼方（4），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袽⑤，终日戒（6）。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7），实受其福。上六：濡其首，厉。

【注释】

①既济是本卦的标题。既的意思是已经，济的意思是渡水和成功、成就。既济是说事已成功。全卦内容是讲事情成功的道理，与下一卦“未济”构成组卦。标题取“济”的意义。②乱：变故。③茀（f u）：用作“禴”，意思是头巾。（4）高宗：殷国君武丁，曾与周联手攻打北方强敌鬼方。鬼方：殷周时北方的国名，属于严允部落之一。⑤繻（ru）：意思是御寒的衣服。袽（r u）：用作“絮”，指破烂的冬衣。（6）戒：用作“骇”，意思是惊惧不安。（7）东邻：指殷人。西邻：指周人。禴（yue）祭古代祭名，指春祭。

【译文】

既济卦，亨通，有小吉利的古问。开始吉利，结果会出现变故。初九，拉车渡河，打湿了车尾。没有灾祸。六二：妇人丢失了头巾，不用去找，七天内会失而复得。九三：殷高宗武丁讨伐鬼方国，用了三年才取胜。对小人不利。六四：冬天穿的寒衣破烂不堪，整天心里惊恐不安。九五：殷人杀牛祭祝，不如周人春祭，周人确实得到了神的福佑。上六：过河时打湿了头部，危险。

【读解】

有句古话，叫做“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说的是丢失马虽然是个损失，但谁又能说这不是更大的福气到来的征兆呢。

福与非福，成功与失败，损失与收获，都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完全可以相互转变。这个思想，可以用来概括“既济卦”的主题。殷人强大的时候，周人还较弱小，不足以与之抗衡。后来周由弱变强，最终消灭了殷，情况发生了逆转。

这类情形在现实中大多了，所以作者才说丢了头巾不必寻找，它自己会回来，以此说明不济之中又有济。再夸张一点说，就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山不转水转，天无绝人之路。看透了这些道理，多少会给人心理上一些慰藉，也可能使人心胸开阔起来，精神境界更上一层楼。正如毛泽东说的，“风物长宜放眼量”，“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患得患失，反而可能得到的少，失去的多；洒脱无忧，却有可能得到的多，失去的少。

现在流行歌唱“箭洒走一回”，实际上又有凡人真能漾溃洒洒走一回呢？

万物自天地始分

【原文】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②。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③，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⑤。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6)。乾以易知，坤以简能(7)。易则易知，两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8)。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⑤。

【注释】

①《系辞》是后代解说《易》的七种《传》之一，分上、下两篇，大约写成于汉代初期。它对《易》的内容作了全面分析和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里选录其中一部分。②陈：排列。位：确定。③方：应当是“人”字，由于字形相近而误写成“方”。④见。用作“现”，意思是显现，出现。⑤摩：碰撞，摩擦。荡：震荡，激荡。(6)知：这里用

作“为”，意思是成为，构成。大始：原始，初始。成物：具备完整形体的万物。（7）易：容易，平易。简：简略，单纯。（8）贤人之德：陶冶人的品德。贤人之业：成就人的功业。

（9）位：在，在于。

【译文】

天尊贵，地卑下，这是由乾与坤的位次确定的。卑下高贵依次排列，尊贵低贱也就确定了。运动和静止有一定规则，刚健和柔弱由此划分。人按共性聚在一起，物按类别相区分，吉祥和凶险由此产生。它们在天上形成不同的天象，在地下形成不同的地貌，变化和发展由此显现。所以，刚健柔弱互相摩擦碰撞，八个卦象互相交叠激荡。用雷霆来鼓动它们，用风雨来滋润它们，日月交替运行，寒暑相继变换，天的规律成为男性象征，地的规律构成女性象征。天成为创始，地养育万物。天以平易显现智慧，地以简明显现功能。平易就容易被认识，简明就容易被遵循。容易认识就使人亲近，容易遵循就会有成就。亲近可以持久，成就可以光大。持久能陶冶人的品德，光大能成就人的功业。懂得了平易简明，就理解了天地间的道理。理解了天地间的道理，成功就包含在它里面了。

【读解】

天与地的确是中国传统思想最最核心的出发点，千万种学说观点思想都离不开这两个维度，然后才是人和其它。《周易》开篇

的“乾”、“坤”两卦就是讲天与地的，但是，只要稍加对比就会发现，《系辞》对天、地的看法，同《易》的记述相去甚远，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系辞》的作者不过是借天和地这一话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与《易》的“乾”和“坤”两卦内容没有太大关系，说白了，就是借题发挥。

一开始我们就发现一种先验（先于经验和实际）的思维模式，即把所有事物分成对立两极，天与地，贵与贱，男与女，刚与柔，冷与热等等，思路于是被限定在两极之间来回。其次，作者具有强烈的等级观念，并且把等级差别说成是天生的，言下之意是说不可摆脱。

这两种特点具有极大的偏颇。只看到两个对立的极，那么广大的中间地带和中间状态呢？人的思维，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怎么就简单到只是两方面？我们也知道，天地作为自然物，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人同样是如此；尊卑等级观念，完全是人为的。

不过，对天和地的看重，实际上也是对自然

的重视，对自然法则的重视。先讲自然，次讲人，把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自然观，倒是有可取之处的。

《周易》能告诉我们什么

【原文】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①。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②。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③。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注释】

①鲜：少，这里指很少有人了解。②日新：不断更新。生生：变化不止。③极数：穷尽卦、爻的变化。

【译文】

阴阳的交替变化就叫做道。相继不断就是善，成就万物的是性。仁者从自己的角度看，把它叫做仁；智者从自己的角度看，把它叫做智。平民百姓每天接触阴阳之道而不懂得，因此君子之道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它表现出来就是仁，隐藏起来就是用，鼓动万物，不与圣人共同劳神忧虑，它的崇高品德和伟大业绩达到了顶点。拥有

万物就叫伟大业绩。不断更新就叫崇高品德。变化不止就叫易。生成物象就叫乾。仿效乾而完成物象就叫坤。穷尽卦支而预知未来就叫占问。承接更新就叫事。阴阳交替不可把握就叫神奇。

【读解】

《系辞》的作者在这一节里阐发自己对“道”的看法，认为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在于“道”，即阴与阳的交替变化。道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道也无所不在，却难以把握，只有圣人君子才能完全领悟。

这些抽象的议论都在表达一种宇宙观，一种哲学思想，难怪普通百姓不大搞得清楚。不过，如果不要说得那么高深，”百姓还是可以懂的。比如生命，来自于雌、雄的结合。比如花朵，生于阳光和土壤。比如时光，由白天和黑夜构成。这就是阴阳交替结合产生万物。

阴阳观具有中国特色，深入咱们心里，我们自古以来就用它看待和解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言与意的矛盾

【原文】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①，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蕴邪②？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③，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陵，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注释】

①情伪：真情假象。②蕴：内涵。③形而上者：思想、观念等没有确定物象的意识形态。道：理论，原则。形而下者：可见可触的具体物

质。器：具有实用性的物质。

【译文】

孔子说：“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意义。”那么圣人的意图就不能表现出来了吗？孔子说：“圣人创立卦象是为了充分表达意念，设置六十四卦是为了充分表达真伪，加上文辞是为了充分表达要说的话，使卦史变化相通是为了充分显示有利之处，激励人们是为了充分显示它的神奇。”“乾卦”和“坤卦”集中体现了《易》的内涵吗？乾坤确定了秩序，《易》的原则就以它为基础。乾坤毁灭了，那么就无法体现《易》的原理。

《易》的原理体现不出来，那么乾坤差不多就要停止运动了。因此，形而上者叫做道，形而下者叫做器，将它们结合调节叫做变，推演运用叫做通，在民众中实施运用叫做事业。所以，卦象是圣人用来显示天下万物繁杂的现象，模拟它们的外形面貌，反映事物的特性，因而叫做卦象。圣人用来显示天下万物的运动变化，观察它们的普遍联系，以推行立身处世的准则和规范，加上文辞，用以判断吉凶，因此称为爻。极尽天下万物最繁杂的现象，这是卦象的演化，激励天下万物运动的，是卦爻辞的启示。互相联系并适

度调节，是变化的结果。推动万物运行，是变通的结果。对它们心领神会的是人，默默成就它们，无言中确立信赖，是德行显现的结果。

【读解】

人世间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用什么方式来表现宇宙万物千变万化的形貌及其内在联系，用什么方式来传达人们内心对大千世界的深奥复杂微妙的感受。

《系辞》的作者认为，只有超凡入圣的人才能成功地解决这一难题，而《周易》则是成功解决这一难题的代表作、典范，所以被看成是“经典”。具体地说，《周易》用六十四个卦象和卦辞、爻辞，揭示了天地万物的形貌、特点、联系、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表现了圣人对天地万物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圣人的伟大品德。

姑且不说作者一再表现出的对“圣人的厚爱，这里提到的“言”与“意”的矛盾，恐怕才是真正要关注的焦点。言语、话语、表达手段和方式总是有限的，外部大千世界和深幽的内心世界却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来表现无限，既是哲学问题，又是艺术问题，同时也是人生问题。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只有圣人君子（精英）才会去思考远离切身利益、又关系到切身利

益的这类问题。他们的思考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全文完>

[illegible]

《春秋左传》简介

《春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了下来。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记录了各国的事，实际上是一部通史。

《春秋》的作者是鲁国历代的史官，后来经过孔子编辑、修订。它的记事年代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为止，一共二百四十二年。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旧闻。后来，儒家学者把《春秋》尊为“经”，列入“五经”当中，称为《春秋经》。

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汉代学者认为它们都是讲解《春秋》的著作。这三传的内容大体相同，最主要的差异是《左传》用秦以前的古文写成；《公羊传》和《谷梁传》则用汉代的今文写成，《公羊》和《谷梁》两传记事只到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则到鲁哀公十六年；《公羊传》和

《谷梁传》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记了“孔子生”，而《左传》中却没有。

在“讲解”《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按照鲁国从隐公到哀公一共十二个国君的顺序，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者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透露出了自己的观点。理想和情感态度，记事写人具有相当的艺术性，运用了不少巧妙的文学手法，尤其是写战争和外交辞令，成为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因此，《左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著作，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

有关《左传》的作者，至今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唐代以前，人们大多相信作者是与孔子同时的鲁国史官左丘明。但是这一说法存在很多矛盾，唐以后不断有人提出怀疑，有人认为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史学家，也有人认为作者不止一人。不过，大多数人认为，《左传》的编定成书是在战国初年。

西晋的杜预将本来分开的《春秋》和《左传》编在一起，加上前人的注释，称为《春秋经传集解》。唐代的孔颖达为杜预注作疏并附上陆德明的《左传音义》，称为《春秋左传正义》。今天我们在清人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中看到的，就是这个本子。《左传》在唐代被官方列入“十二经”，在宋代列入“十三经”，一直流传到现在。

我们这里选录的《左传》原文依据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左传》原本只有纪年，没有篇目，选录的篇目是后加的。

石碣大义灭亲（隐公三年、四年）

—— 让自然本能服从于道义

【原文】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①，曰庄姜②，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③。又娶于陈④，曰厉妫⑤。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于州吁，嬖人之于也①，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碣谏曰③：“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⑩，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⑪”。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⑫，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⑭，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⑮。君人者⑯⑰，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即”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⑱。（以上隐公三年）

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

曰：“王覲为可(21)。”曰：“何以得覲？”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22)，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蜡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 (24),老夫耄矣(25)“，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浼于卫(26).九月，卫人使右宰丑浼杀州吁于濮、石蜡使其宰孺羊肩浼杀石厚于陈(27).

君子曰：“石蜡，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28).‘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注释】

①卫：诸侯国名，姬姓，在今河南淇县、滑县一带。齐：诸侯国名，姜姓，在今山东临淄一带。东宫：指太子。得臣：齐庄公的太子。②庄姜：卫庄公的妻子、庄是丈夫谥号，姜是娘家的姓。③《硕人》：《诗·卫风》中赞美庄姜的诗。④陈：诸侯国名，妫姓，在今河南开封以东，安徽亳县以北。⑤厉妫(gui):卫庄公夫人。⑥娣：妹妹。戴妫：随厉妫出嫁的妹妹。⑦嬖(bi)人：低贱而受宠的人。这里指宠妾。⑧石碣(que):卫国大夫。⑨纳：人。邪：邪道。⑩洙(yi)：放纵。⑪阶：阶梯。这里的意思是引诱。⑫降：指地位下降。⑬憾：恨。⑭眡(zhen)：克制。⑮速祸：使灾祸很快到来。⑯

君人者：为 人之君者。(17)无乃：恐怕，大概。
(18)老：告老退休。(19)和其民：使其民众安定和
睦。(20)定君：安定君位。石子：指石碣。(21)
觐：诸 侯朝见天子。(22)朝陈：朝见陈桓公。使
请：求陈镇公向周王请求。(23)如：往，去到。
(24)褊(biao)小：狭小。(25)耄(mao)：年老。
八、九十岁叫耄。(26)蒞(li)：前来。(27)右
宰：官名。丑：人名。濮：陈国地名。(28)宰：家
臣。孺(niu)羊肩：人名。(29)与：参与，一起。

【译文】

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为妻，名叫
庄姜。庄姜长得很美，但没有生孩子，卫国人给
她作了一首诗叫《硕人》。后来卫 庄公又娶了一个
陈国女子，名叫厉妫。厉妫生下孝伯，孝伯早
死。厉仍随嫁的妹妹戴妫生了卫桓公。庄姜把桓
公当作自己的儿子对待。

公子州吁是庄公宠妾的儿子，受到庄公宠
爱，喜好武事，庄 公子加禁止。庄姜则讨厌州
吁。大夫石碣劝庄公说：“我听说疼爱 孩子应当
用正道去教导他，不能使他走上邪路。骄横、奢
侈、淫 乱、放纵是导致邪恶的原因。这四种恶习
的产生，是给他的宠爱 和俸禄过了头。如果想立
州吁为太子，就确定下来；如果定不下 来，就会

酿成祸乱。受宠而不骄横，骄横而能安于下位，地位在下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克制的人，是很少的。况且低贱妨害高贵，年轻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弱小压迫强大，淫乱破坏道义，这是六件背离道理的事。国君仁义，臣下恭行，为父慈爱，为子孝顺，为兄爱护，为弟恭敬，这是六件顺理的事。背离顺理的事而效法违理的事，这就是很快会招致祸害的原因。作为统治民众的君主，应当尽力除掉祸害，而现在却加速祸害的到来，这大概是不行的吧？”卫庄公不听劝告。石碣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往，石碣禁止，但禁止不住。到卫桓公当国君时，石碣就告老退休了。

鲁隐公四年的春天，卫国的州吁杀了卫桓公，自己当上了国君。

州吁无法安定卫国的民心，于是石厚便向石碣请教安定君位的方法。石碣说“能朝见周天子，君位就能安定了。”石厚问：“怎么才能朝见周天子呢？”石碣答道“陈桓公现在正受周天子宠信，陈国和卫国的关系又和睦，如果去朝见陈桓公，求他向周天子请命，就一定能办到。”石厚跟随州吁去到陈国。石碣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地方狭小，我年纪老迈，没有什么作为了。来

的那两个人正是杀害我们国君的凶手，敢请趁机设法处置他们。”陈国人将州吁和石厚抓住，并到卫国请人来处置。这年九月，卫国派遣右宰丑前去，在濮地杀了州吁。石碏又派自己的家臣孺羊肩前去，在陈国杀了石厚。

君子说：“石碏真是一位纯粹正直的巨子。他痛恨州吁，把石厚也一起杀了。‘大义灭亲’，大概就是说的这种事情吧！”

【读解】

有句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这意思是说，猛虎性情虽然凶残，但依然要恪守亲情的界限；凶残是对外。而对自己的亲生骨肉，却以慈爱之心相待，绝不可能将其化为腹中餐。爱老虎这样做，是动物的天性，没什么可说的。对人而言，人做事也要按天性，亲情是人之天性所不能免的，父母儿女之间的亲情，是自然的法则。世上哪有不疼爱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呢？如果说人性这东西也存在的话，父母儿女间的亲情就应当属于人性之列；如果说人性是永恒的话，这种亲情也是永恒的，否则，便是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天良，就不应当再冠之以“人”这个称呼了。

在另一方面，人作为超越了动物本能的有思想、有理性的存在，又不能完全凭本性、天性、

本能行事；还得要服从社会的法则。道德伦理的法则，理性的法则。自然的法则还得要服从社会的、道德的、理性的法则。如果没有这一个方面，人也就与其他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样一来，天性和自然法则往往要同社会的、道德的、理性的法则发生冲突，并且经常是不可避免的；必须面对的、必须作出选择。所谓“大义灭亲”，正是这种冲突的体现，是选择让天性服从社会、道德、理性法则的结果。

要做到这一点，要有很高的革命觉悟和革命自觉性；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和很强的理性力量。大多数人都难以做到，否则，大义灭亲就不是值得称赞的一种高尚美德了。人们大多难以割舍亲情，难以脱出天性这条强大的纽带，常常宁可让社会、道德、理性法则屈从于天性和自然法则。这样，像石碣那样的人，就显出了与众不同，显出了伟大和高尚，让人景仰。

不过，能够大义灭亲是一回事，固然可敬，而对那个“义”还得讲究。就是说，“义”所代表的东西，要值得人们为之付出灭亲的代价。在古时，臣弑君、子杀父、妻害夫，都是大逆不道的“大不义”。国君是上天之子，体现了上天和神明的意志，是小民百姓最初的父母，怎么可以随随

便便冒犯甚至杀害呢？这罪过比 杀害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大，真称得上是“弥天大罪”。在这种情况下 的灭亲是理所当然的正义之举，可歌可颂。

“义”本身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 去的为合乎“义”的东西，今天未必合乎“义”。我们总是站在今 天的立场上来决定对“义”的取舍，从而在行动上作出选择。

齐桓公伐楚（僖公四年）

——智慧是弱者的盾牌

【原文】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1），蔡溃，遂伐楚。

楚子使与师言曰（2）：“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3），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4）。不虞君之涉吾地也（5），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6）：‘五侯九伯（7），女实征之（8），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9）：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隶。尔贡包茅不入（11），王祭不共（12），无以缩酒（13），寡人是征（14）；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15）。”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陁（16）。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17）。师退，次于召陵（18）。

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19）。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

（20），辱收寡君（21），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22），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23），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24），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屈完及诸侯盟（25）。

【注释】

（1）诸侯之师：指参与侵蔡的鲁、宋、陈、卫、郑、许、曹等诸侯国的军队。蔡：诸侯国名，姬姓，在今河南上蔡、新蔡一带。（2）楚子：指楚成王。（3）北海、南海：泛指北方、南方边远的地方，不实指大海。（4）唯是：因此。风：公畜和母畜在发情期相互追逐引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由于相距遥远，虽有引诱，也互不相干。（5）不虞：不料，没有想到。涉：淌水而过，这里的意思是进入，委婉地指入侵。（6）召（shao）康公：召公爽（shi），周成王时的太保，“康”是溢号。先君：已故的君主，大公：太公，指姜尚，他是齐国的开国君主。（7）五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诸侯。九伯：九州的长官。五侯九伯泛指各国诸侯。（8）实征之：可以征伐他们。（9）履：践踏。这里指齐国可以征伐的范围。

(10) 海：指渤海和黄海。河：黄河。穆陵：地名，在今湖北麻城北的穆陵山。大隶：地名，在今河北隆卢。(11) 贡：贡物。包：裹束。茅：菁茅。入：进贡。(12) 共：同“供”，供给。

(13) 缩酒：渗滤酒渣。(14) 寡人：古代君主自称。是征：征取这种贡物。(15) 昭王：周成王的孙子周昭王。问：责问。(16) 次：军队临时驻扎。陃(xing)：楚国地名。(17) 屈完：楚国大夫。如：到，去。师：军队。(18) 召(shao)陵：楚国地名，在今河南偃城东。

(19) 不谷：不善，诸侯自己的谦称。(20) 惠：恩惠，这里作表示敬意的词。徼(jiao)：求。敝邑：对自己国家的谦称。(21) 辱：屈辱，这里作表示敬意的词。(22) 众：指诸侯的军队，(23) 绥：安抚。(24) 方城：指楚国北境的大别山、桐柏山一带山。(25) 盟：订立盟约。

【译文】

鲁僖公四年的春天，齐桓公率领诸侯国的军队攻打蔡国。蔡国溃败，接着又去攻打楚国。

楚成王派使节到齐军对齐桓公说：“您住在北方，我住在南方，因此牛马发情相逐也到不了双方的疆土。没想到您进入了我们的国土这是什

么缘故？”管仲回答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们先君 大公说：‘五等诸侯和九州长官，你都有权征讨他们，从而共同辅佐周王室。’召康公还给了我们先君征讨的范围：东到海边，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隶。你们应当进贡的包茅没有交纳，周王室的祭祀供不上，没有用来渗滤酒渣的东西，我特来征收贡物；周昭王南巡没有返回，我特来查问这件事。”楚国使臣回答说：“贡品没有交纳，是我们国君的过错，我们怎么敢不供给呢？周昭王南巡没有返回，还是请您到水边去问一问吧！”于是齐军继续前进，临时驻扎在陟。

这年夏天，楚成王派使臣屈完到齐军中去交涉，齐军后撤，临时驻扎在召陵。

齐桓公让诸侯国的军队摆开阵势，与屈完同乘一辆战车观看军容。齐桓公说：“诸侯们难道是为我而来吗？他们不过是为了继承我们先君的友好关系罢了。你们也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怎么样？”屈完回答说：“承蒙您惠临敝国并为我们的国家求福，忍辱接纳我们国君，这正是我们国君的心愿。”齐桓公说：“我率领这些诸侯军队作战，谁能够抵挡他们？我让这些军队攻打城池，什么样的城攻不下？”屈完回答说：‘如果您用仁德来安抚诸侯，哪个敢不顺服？如果您用武力的

话，那么楚国就把方城山当作城墙，把 汉水当作护城河，您的兵马虽然众多，恐怕也没有用处！”

后来，屈完代表楚国与诸侯国订立了盟约。

【读解】

据说，“春秋无义战”。这意思是说，春秋是一个诸侯（军阀？）混战的年代，大家都是为了实际的利益（攻城掠地、抢夺财富之类）而打仗，大国凭借实力抢夺、吞并小国，弱肉强食，没有谁是为了真理、正义而战。

这种说法也许过于夸张，但齐桓公伐楚，似乎证明了战争的不合道义。齐桓公寻找的借口一望而知是站不住脚的，无法掩盖住恃强凌弱的本来面目，继而赤裸裸地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典型事例足以让人相信那时大多数战争的非正义性质，相信强者为王的竞争逻辑。

不过，这场战争之所以载入史册，引起人们的兴趣，并不是谁是谁非、谁代表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而是在一个“无法无天”、凭强力攫取利益的时代之中，弱者如何凭借智慧保护自己的技巧，以及在强大的武力面前不甘称臣的精神。

内在的智慧，通过巧妙的外交辞令表达出

来，不费一兵一卒，以智慧的力量使敌手心理上先行崩溃，从而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即使是撇开利益之争一类背景，单是那些外交辞令本身，也足以让人赞赏和惊叹不已：一来一往，针锋相对，表面显得谦恭、温和、礼让，言辞又让人听起来不刺耳，而内在的凛然正气，却透过温和的表面使放手胆战心惊。

可以说，咱们的祖先在这方面发展出了一整套曾在世界上无人可比拟的智谋，使他们在战争艺术和战争谋略方面处于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至今仍让我们向往不已。

智谋本身是中性的，是一种手段和技巧，可以用于各种目的和各种场合。弱者可以凭借它来保护自己，强者可以凭借它来巧取豪夺，阴谋家也可以凭借它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不少把智谋用于各种目的和场合的实例，从宫廷政变，到坑蒙拐骗，从高层次，到低层次，应有尽有。

由此让我们想到，咱们国人热心并擅长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争斗。我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过多地用在 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之上，而不是用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更多的人造福之上。这是否同我们的谋略自古

以来就特别发达有 关系呢？

晋国骊姬之乱（僖公四、五，六年）

——最能适应者为强者

【原文】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1)，卜之(2)，不吉；筮之(3)，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4)，不如从长。且其繇曰(5)：“专之渝(6)，攘公之瑜(7)。一薰一莸(8)，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9)。姬谓太子曰(10)：“君梦齐姜(11)，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12)，归胙于公(13)。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14)。公祭之地，地坟(15)；与犬，犬毙；与小臣(16)，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17)。”太子奔新城(18)。公杀其傅杜原款。

或谓太子：“子辞(19)，君必辩焉(20)。”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21)，人准纳我(22)？”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

(23)。

姬遂譖二公子曰(24)：“皆知之。”重耳奔蒲(25)，夷吾奔屈(26)。

(以上僖公四年)

初，晋侯使士为二公子筑蒲与屈(27)，不慎，置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为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戚(28)，忧必仇焉(29)。无戎而城，仇必保焉(30)。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31)，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敬与忠，何以事君？《诗》云：‘怀德 惟宁，宗子惟城(32)。’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33)，焉用慎？”退而赋曰：“狐裘龙茸(34)，一国三公，吾谁适从(35)？”

及难(36)，公使寺人披伐蒲(37)。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38)。”乃徇曰(39)：“校者，吾仇也。”逾垣而走。披斩其祛(40)，遂出奔翟(41)。

(以上僖公五年)

六年春，晋侯使贾华伐屈(42)。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将奔狄，卻芮曰(43)：“后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44)。梁近秦而幸焉(45)。”乃之梁。

(以上僖公六年)

【注释】

①骊姬：晋献公的宠妃。②卜：用龟甲占卜。③筮：用蓍草占卜。④短：指不灵验。长：指灵验。(5) 繇(zhou)：记录占卜结果的兆辞。(6)专之：指专宠骊姬。渝：变。(7)攘：夺去。羴(yu)：公羊。这里暗指太子申生。(8)薰：香草。莠(you)：臭草。(9)中大夫：晋国官名，指里克。成谋：定好计，有预谋。(10)太子：太子，指申生。(11)齐姜：申生的亡母。(12)曲沃：晋国的旧都，在山西闻喜县东。(13)胙(zuo)：祭祀时用的酒肉。(14)毒：投毒，放毒药。(15)祭之地：用酒祭地。坟：土堆。(16)小臣：在宫中服役的小官。(17)贼：谋害。(18)新城：指曲沃。(19)辞：申辩，辩解。(20)辩：辩白，追究是非。(21)被：蒙受，带着。此名：指杀父的罪名。(22)人谁：谁人。纳：收容。(23)缢：吊死。(24)谮(zen)：诬陷，中伤。二公子：指重耳和夷吾。(25)重耳：晋献公的次子，申生的异母弟，后为晋文公。蒲：重耳的采邑，在今山西隰县西北。(26)夷吾：晋献公之子，申生的异母弟，后为晋惠公。屈：夷吾的采邑，在今山西吉县。(27)士为：晋国大夫。(28)

戚：忧 愁，悲伤。(29)仇：怨。(30)仇：仇敌。
保：守，(31)守官：在职的 官员。废命：不接受
君命。(32)这两句诗出自“诗·大雅·板》。怀德：
心 存德行，不忘修德。宗子：周姓子弟。(33)寻
师：用兵。(34)狐裘：大 夫的服饰，龙茸（meng
rong）：蓬松杂乱的样子。(35)适：跟从。(36)
及难：等到灾祸发生。(37)寺人：阉人。披：人
名。(38)校：违抗。(39)徇：遍告，布告。(40)祛
（qu）：袖口。(41)翟：同“狄”，古时中 国北方
的少数民族。(42)贾华：晋国大夫。(43)卻芮（xi
rui）：晋国大夫。(44)之：去，往。梁：诸侯国
名，嬴姓，在今陕西韩城县南。(45)秦：诸侯国
名，嬴姓，在今陕西凤翔县。幸：宠信。

【译文】

当初，晋献公想把骊姬立为夫人，便用龟甲
来占卜，结果不 言利；然后用蓍草占卜，结果吉
利。晋献公说：“照占筮的结果办。” 卜人
说：“占筮不灵验，龟卜很灵，不如照灵验的
办。再说卜筮的 兆辞说：‘专宠过分会生变乱，
会夺去您的所爱。香草和臭草放在 一起，过了十
年还会有臭味。’一定不能这么做。”晋献公不听
卜 人的话，把骊姬立为夫人。骊姬生了奚齐，她
随嫁的妹妹生了卓子。

到了快要把奚齐立为太子时，骊姬早已和中大夫有了预谋。骊姬对太子申生说：“国君梦见了你母亲齐姜，你一定要赶快去祭祀她。”太子到了曲沃去祭祀，把祭祀的酒肉带回来献给晋献公。晋献公在外打猎，骊姬把祭祀的酒肉在宫中放了六天。晋献公打猎回来，骊姬在酒肉中下了毒药献给献公。晋献公洒酒祭地，地上的土凸起成堆；拿肉给狗吃，狗被毒死；给官中小臣吃，小臣也死了。骊姬哭着说：“是太子想谋害您。”太子逃到了新城，晋献公杀了太子的师傅杜原款。

有人对太子说：“您要申辩。国君一定会辩明是非。”太子说：“君王如果没有了骊姬，会睡不安，吃不饱。我一申辩，骊姬必定会有罪。君王老了，我又不能使他快乐。”那人说：“您想出走吗？”太子说：“君土还没有明察骊姬的罪过，我带着杀父的罪名出走，谁会接纳我呢？”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子申生在新城上吊自尽。

骊姬接着又诬陷重耳和夷吾两个公子说：“他们都知道申生的阴谋。”于是，重耳逃到了蒲城，夷吾逃到了屈城。

.....

当初，晋献公派大夫士为为重耳和夷吾修筑

蒲城和屈城，不小心，在城墙里放进了柴草。夷吾把这件事告诉了献公。晋献公反人责备了士芬。士芬叩头回答说：“臣下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愁必定变为仇怨。没有战事而筑城，仇敌必定来占领。既然仇敌会来占领，又何必那么谨慎呢？在官位而不接受君命，这是不敬，加固仇敌的城池，这是不忠。失去了恭敬和忠诚，拿什么来事奉国君呢？《诗》说：‘心怀德行就是安宁，同宗子弟就是坚城。’国君如果能修德行并巩固宗子的地位，有什么城池比得上呢？三年之后就要用兵，哪里用得着那么谨慎？”士芬退下来后作了首诗说：“狐皮袍子毛蓬松，一个国家有三公，我该跟从哪一个？”

到灾祸发生时，晋献公派寺人披去攻打蒲城。重耳说：“君父的命令不能违抗。”于是他通告众人说：“违抗君命的人就是我的仇敌。”重耳翻墙逃走，寺人披砍掉了他的袖口。重耳于是逃亡到了狄国。

.....

鲁僖公六年的春天，晋献公派贾华去攻打屈城。夷吾坚守不住，与屈人订立盟约后出走。夷吾准备逃往狄国，卻芮说：“你在重耳之后逃到狄国去，这证明了你有罪，不如去梁国。梁国靠

近 秦国，而且得到秦国的信任。”于是夷吾去了梁国。

【读 解】

太子申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是骊姬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同 时也是他所信奉的观念的牺牲品：既已知道罪魁祸首是谁，却 为父亲的“幸福”而不愿揭露；出逃本可以成为一条出路，却以 自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种悲剧性的人物多半只能在古代注重孝慈、仁义的氛围中 才能找到，他们把自己所信奉的道德准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宁 可自己含冤而亡，也不让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损于应当忠孝的对象。站在他们的立场之上，绝对不可能想到以牙还牙、以恶报恶，剩 下的就只有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他人。

这样的行为虽然在今日不足以仿效，但其精神恐怕不应当过时；危难时刻想着他人，甘愿为他人作出牺牲。当然，这其中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所付出的牺牲，应当是有价值的，像中生为之牺牲的对象，在我们看来肯定是不值得的。实际上，他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完全可以既避过陷害，使搞阴谋者得到应有的 惩罚，又以此来表明对父王的忠诚。

申生的悲剧使我们再次领悟到，心地过分善良纯洁，在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之中，往往会成为邪恶的祭品。恶的力量无害，这尚可以理解；而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恶在向我们进攻时，是不应当向它让步和妥协的。有时候，可以正面地、理直气壮地、大胆地反抗恶，有时候则可以凭智慧设法躲开恶，申生的两个兄弟——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正是这样做的。

他们两人比申生聪明的地方，在于明知自己没有过错，就完全没有必要代人受过，没有必要去做替罪羊，更没有必要自动成为阴谋诡计的牺牲品。既然父王的命令不能违抗，逃跑总是可以的。再说，他们俩固执己见，也未执迷不悟，听从了别人善意的劝告，在灾祸临头时注意保护自己。

公子重耳日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自然同他善于随机应变，不固守陈腐之见有很大关系。这使我们想到一条最实际的生存法则：适者生存。

为理想、真理、道义献身，固然可敬、高尚，值得赞颂。在没有理想、真理、道义可以献身之时，保存自己，认清所处的环境，从中得到自己应当得到的东西，的确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选

择。在人们为了现实利益而互相倾轧、勾心斗角的春秋时代，很难说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在混乱纷争之中如何保护自己，是人们首要关心的问题。“霸王”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大概正是认清了时势，并能积极主动地适应时势，从而成为强者。

强者不仅仅是善于适应环境，善于保存自己，同时也善于竞争，善于把握进取和退守的时机，该进则进，该退则退，不放过任何一次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这个法则，不仅在春秋诸霸的纷争中得到了证明，恐怕也应当说是由社会本身的发展所决定了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中的人都是如此。

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

——依靠智慧和实力才能无畏

【原文】

夏，齐孝公伐我北鄙。……

公使展喜犒师（1），使受命于展禽（2）。齐侯未人竟（3），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4），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5）。”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磬（6），野无青草（7），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8），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9），大师职之（10）。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11），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12）。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13）！’我敝邑用是不敢保聚（14），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而不恐。”齐侯乃还。

【注释】

（1）公：指鲁僖公。展喜：鲁国大夫。

(2) 受命：请教。展禽：鲁国大夫，又称柳下惠。

(3) 齐侯：齐孝公，齐桓公之子。竟：同“境”。

(4) 玉趾：表示礼节的套话，意思是贵足、亲劳大驾。

(5) 执事：左右办事的官员，用作对方的敬称。

(6) 县：同“悬”。磬：石制打击乐器。

(7) 野无青草：指旱情严重。

(8) 大公：太公，齐国始祖姜尚，又称姜大公。股肱（gong）：大腿和手臂。这里的意思是辅佐。

(9) 载：盟约也叫载书，简称 为载。

(10) 大师：太师，当为太史，主管盟誓的官。职：掌管。

(11) 弥缝：填满缝隙。这里的意思是补救。

(12) 昭：发扬光大。旧职：指大公的旧职。

(13) 率：遵循。桓：指齐桓公。

(14) 保聚：保城聚众。

【译文】

夏天，齐孝公领兵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鲁傅公派遣展喜去犒劳齐国军队，让他先向展禽请教犒赏时的辞令。齐孝公还没有进入鲁国国境，展喜就出境去跟着齐孝公，对他说：“我们国君听说您亲劳大驾，将要屈尊光临敝国，特派臣下来犒劳您的侍从们。”齐孝公说：“鲁国人害怕吗？”展喜回答说：“平民百姓害怕，君子大人不害怕。”齐孝公说：“百姓家中空空荡荡像挂

起来的磐，田野里光秃秃地连青草都没有，你们凭借什么 不害怕？”展喜回答说：“凭借先王的命令。从前周公和齐太公辅佐周王室，在左右协助成王。成王慰劳他们，还赐给他们盟约，盟约上说：‘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不要互相残害！’这个盟约保存在盟府里，由太史掌管着。齐桓公因此集合诸侯，商讨解决他们的纠纷，弥补他们的过失，救助他们的灾难，这是为了发扬光大齐大公的旧职。等到您当上国君，诸侯们都盼望着说：‘他会继承桓公的功业！’我们敝国因此不敢保城聚众，人们会说：‘难道他继承桓公之位才九年，就丢弃使命、放弃职责吗？他怎么对先君交待呢？君王一定不会这样做的。’人们凭借这一点就不害怕。”于是齐孝公就领兵回国了。

【读解】

面对入侵的大兵压境，鲁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义愤填膺，而是想出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妙绝的高招：犒赏前来入侵的敌军，并对之以令敌手无言以对的绝妙外交辞令，真能使人拍案叫绝。

其实，鲁国人之所以“有恃无恐”，不仅仅是他们的先君曾有过“和平友好条约”，恐怕更在于他们的自信——自信道义是在自己一边，自信自

己拥有对付入侵者的智慧，也自信自己有同敌手对抗的实力。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作后盾，大概也难以用，“一言”让敌手退却，毕竟来者不善，敢于来犯，也就意味看来者不会顾及什么先君之盟。

所谓大义凛然，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才会显现出来，英雄本色也只有在这时才会显现出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刀光剑影是一回事，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巧妙应对又是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真刀真枪地厮杀才算得上英雄。

不过，也有一点差别：对于丧失了良知、丧心病狂、歇斯底里的战争贩子来说，再绝妙的外交辞令和应对技巧，都是无济于事的。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有时甚至连逻辑也不讲。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何曾讲过逻辑？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何曾讲过逻辑？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何曾讲过逻辑？强盗总归是强盗，有时他们可能假惺惺地找借口，有时则赤裸裸地烧杀抢掠。

照这种标准来看，齐孝公这样的人，也还算是天良尚未丧尽，还没有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在无言以对之后还知道退兵。这种好事肯定不多了，大概也只有讲究礼义廉耻的古代才会有。现

代社会中，要么是赤裸裸地恃强凌弱，要么是谈判桌上的利益交换。

要真正具有与敌手抗衡的实力，应当软、硬两手兼备，既要在外交场合周旋的智慧和技巧，也要有军事的、国力的、民众的实力作为后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

——晓之以利益，动之以利益

【原文】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1），且贰于楚也（2）。晋军函陵（3），秦军汜南（4）。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5）：“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6），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力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7）。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其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8），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9），行李之往来（10），共其乏困（11），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12）。许君焦瑕（13），朝济而夕设版焉（14），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15），又欲肆其西封（16）；不阙秦，将焉取之（17）？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秦泊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18），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说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19）。困人之力而敝之（20），不仁；矢其所与，不知（21）；以乱易整（22），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注释】

（1）以：因为。其：指郑国。元礼于晋：指晋文公重耳流亡经过郑国时，郑文公未以礼相待。

（2）贰：两属，同时亲附对立的双方。

（3）军：驻扎。函陵：郑国地名，在今河南新郑北。（4）南：郑国的汜水南面，在今河南中牟南。（5）佚之狐：郑国大夫。（6）烛之武：郑国大夫。（7）缙（zhui）：用绳子吊着重物。这里指把烛之武从城墙上吊下去。出：指出郑国都城。

（8）鄙：边邑。这里指把远地作为边邑。（9）东道主：东方路上 的主人，因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后世用这个同作“主人”的代称。

（10）行李：使者，外交官员。（11）共：同“供”，供给。乏困：指资财粮食等物品 不足。

（12）尝：曾经，赐：恩惠。晋君，指晋惠公。

（13）焦：晋国邑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市附近。瑕：晋国邑名，在今河南灵宝东。（14）济：渡

河。版：筑土墙用的夹板。设版：指建筑防御工事。（15）封郑：以郑国为疆界。（16）肆：放肆。这里的意思是极力扩张。（17）焉：从哪里。（18）杞（qi）子、逢（peng）孙、杨孙：三人都是秦国大夫。戍：驻守。（19）微：要不是。夫人：那个人，指秦穆公。（20）因人：依靠他人。敝：伤害。（21）所与：指友好国家，盟国。知：同“智”。（22）乱：分裂。易：代替。整：团结一致。

【译文】

鲁僖三十年九月十三日，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围攻郑国，因为郑国曾对晋文公无礼，并且亲近楚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汜水南面。

佚之狐对郑文公说：“国家很危险了！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国国君，敌军一定会撤回去。”郑文公听从了佚之狐的建议。但烛之武推辞说：“我年壮的时候尚且比不上人家，现在老了，更做不了什么了。”郑文公说：“我没能及早任用您，现在国家危急才来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对您也有不利的地方啊！”于是烛之武答应了。

夜里。郑国人用绳子把烛之武吊出了城。烛

之武去见秦穆公说：“秦国和晋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如果郑国灭亡了能对您有利，那么冒昧地拿这件事麻烦您还值得。可是越过一个国家而把遥远的郑国作为边邑，您一定知道这样做很困难；如果这样。哪里用得着灭亡郑国来增强邻国的实力呢？邻国实力增强了，您的实力就减弱了。如果留下郑国作为东路上的主人，秦国使臣来来往往，可以供给他们一些短缺的物资，对您也没有什么害处。再说，您曾经给过晋惠公恩惠。他答应过把焦邑和瑕邑给您，而他早上一过黄河、晚上就在那里修筑工事，这事您是知道的。晋国何曾有过满足的时候？它已经向东把郑国当作边界，又打算尽力向西扩张边界；那时不损害秦国的利益，它从哪里去取得土地呢？损害秦国而让晋国得到好处，还望您考虑考虑这件事情吧！”

秦穆公听了烛之武的话很高兴，就同郑国订立了盟约，并派大夫杞子、逢孙和杨孙驻守郑国，自己领兵回国了。

晋国大夫狐偃请求进攻秦军。晋文公说：“不能这么做。如果没有那个人的力量，我到不了今天这个地步。靠别人的力量去损害别人，这是不仁义；失去了同盟国，这是不明智；

用分裂来代替团结一致，这是不武。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晋军也离开了郑国。

【读解】

说客在春秋之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穿梭来往于各国之间，或穿针引线，搭桥过河，或挑拨离间，挖敌方墙角，或施缓兵之计，赢得喘息之机。可以说，缺少了这些用现代词语称为外交家的角色，春秋舞台所上演的戏剧，必定没有这么惊心动魄，精彩纷呈，波澜迭宕。有了他们，台前。台后两条战线上真是热闹非凡，你方唱罢我登台，演出了古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幕。

我们发现，说客或外交家除了有高超的言辞辩才，善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之外，往往善于抓住利害关系这个关键，在利害关系上寻找弱点和突破口，从而大获成功。烛之武凭三寸不烂之舌说退秦军，不费一兵一卒为郑国解了围，便是一桩典型的范例。

在一个没有权威、各自为利益纷争的时代，利益原则便是行动的最高原则，精明的说客或外交家必定深谙此道。以利益作为交往原则，关系不可能牢不可破，不可能无懈可击。甚至可以说，晓之以利益，动之以利益，往往比其它手段

更见效。即使在现代社会，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首先是从利益原则出发的。这个原则，恐怕比仁义原则更实际，更能长久，尽管仁义原则更值得赞赏，可是这世上有几个讲仁义的人呢？

讲利益原则，首先要以平等为基础。没有平等，也就在根本上取消了利益。利益必须通过交往实现，一个人不同他人发生联系，就无所谓利益；交往也意味着交换，付出多少，便得到多少，不付出就无所获。只想获得而不愿付出，就破坏了交换，也没有了平等，也就很难再获取利益。

交换，实质上也是让对方有利可图。烛之武去游说秦穆公，如果秦穆公觉得无利可图，会甘愿罢休吗？所谓挑拨离间，多半也要利用人们觉得有利可图的心理。离开这一点，挑拨挑间是难以成功的。搞阴谋诡计的人也常常利用这一点。“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也是说用给予好处引人上钩，然后再将其吃掉。

中国传统的谋略，可以说把利益原则发挥到了极致。除了上面说的之外，还有所谓借刀杀人、过河拆桥、上屋拔梯、赏一安百、欲擒故纵、美人诱惑、坐收渔利、奇货可居、害一利百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利用或发挥利益原则。可

以毫不夸张他说，处世为人的方方面面都与利益原则有千丝万缕的

晋灵公不君（宣公二年）

——光明与黑暗的抗争

【原文】

晋灵公不君①：厚敛以雕墙②；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③，杀之，置诸畚④，使妇人载以过朝⑤。赵盾、士季见其手⑥，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⑦，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⑧，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⑨。’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⑩”。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⑪’，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⑫。”犹不改。宣子骤谏⑬，公患之，使鉏麇贼之⑭。晨往，寝门辟矣⑮，盛服将朝⑯。尚早，坐而假寐⑰。麇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⑱。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⑲，伏甲⑳，将攻

之。其右提弥明知之(21), 趋登(22), 曰: “臣侍君宴, 过三爵(23), 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噉夫嫫焉(24)。明搏而杀之。盾曰: “弃人用大, 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25)。

初, 宣子田于首山(26), 舍于翳桑(27)。见灵辄饿(28), 问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29), 舍其半。问之。曰: “宦三年矣(30)”,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 请以遗之(31)。”使尽之, 而为之箪食与肉(32), 置诸橐以与之(33)。既而与为公介(34), 倒戟以御公徒, 而免之。问何故, 对曰: “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 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 赵穿攻灵公于桃园(35)。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36): “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 “不然。”对曰: “子为正卿, 亡不越境, 反不讨贼(37), 非子而谁?”宣子曰: “呜呼(38)!《诗》曰: ‘我之怀矣, 自诒伊戚(39)’, 其我之谓矣。”

孔子曰: “董狐, 古之良史也, 书法不隐(40)。赵宣子, 古之良大夫也, 为法受恶(41)。惜也, 越境乃免。”

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42)。壬申, 朝于武宫(43)。

【注释】

①晋灵公：晋国国君，名夷皋，文公之孙，襄公之子。不君：不行君道。②厚敛：加重征收赋税。雕墙：装饰墙壁。这里指修筑豪华宫室，过着奢侈的生活。③宰夫：国君的何师。脔(er)：煮，炖。熊蹯(fan)：熊掌。④畚(ben)：筐篓一类盛物的器具。⑤载：同“戴”，用头顶着。⑥赵盾：赵衰之子，晋国正卿。士季：士为之孙，晋国大夫，名会。⑦不入：不采纳，不接受。⑧三进：向前走了三次。及：到。溜：屋檐下滴水的地方。⑨这两句诗出自《诗·大雅·荡》。靡：没有什么。初：开端。鲜：少。克：能够。终：结束。⑩赖：依靠。⑪这两句诗出自《诗·大雅·杰民》。衮(gun)：天子的礼服，借指天子，这里指周宣王。阙：过失。仲山甫：周宣王的贤臣。⑫衮：指君位。⑬骤：多次。⑭鉏麇(chu ni)：晋国力士。贼：刺杀。⑮辟：开着。⑯盛服：穿戴好上朝的礼服。⑰假寐：闭目养神，打盹儿。⑱主：主人，靠山。⑲饮(yin)：给人喝。⑳伏：埋伏。甲：披甲的士兵。㉑右：车右。提弥明：晋国勇士，赵盾的车右。㉒趋登：快步上殿堂。㉓三爵：三

巡。爵：古时的酒器。(24)嗾(sou)：唤狗的声音。獒(ao)：猛犬。(25)死之：为之死。之：指赵盾。(26)田：打猎。首山：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东南。(27)舍，住宿。翳(yi)桑：首山附近的地名。(28)灵辄：人名，晋国人。(29)食(si)之：给他东西吃。(30)宦(huan)：给人当奴仆。(31)遗(wei)：送给。(32)簠(dan)：盛饭的圆筐。食：饭。(33)橐(tuo)：两头有口的口袋，用时以绳扎紧。(34)与：参加，介：甲 指甲士。(35)赵穿：晋国大夫，赵盾的堂兄弟。(36)大史：太史，掌纪国家大事的史官。这里指晋国史官董狐。书：写。(37)竟：同“境”。贼：弑君的人，指赵穿。(38)乌呼：感叹词，同“呜呼”，啊。(39)怀：眷恋。诒：同“贻”，留下。伊，语气词。(40)良史：好史官。书法：记事的原则。隐：隐讳，不直写。(41)恶：指弑君的恶名，(42)逆：迎，公子黑臀：即晋成公，文公之子，襄公之弟，名黑臀，(43)武宫：晋武公的宗庙，在曲沃。

【译文】

晋灵公不遵守做国君的规则，大量征收赋税来满足奢侈的生活。他从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观看他们躲避弹丸的样子。厨师 没有把熊掌炖

烂，他就把厨师杀了，放在筐里，让宫女们用头顶着经过朝廷。大臣赵盾和士季看见露出的死人手，便询问厨师被杀的原因，并为晋灵公的无道而忧虑。他们打算规劝晋灵公，士季说：“如果您去进谏而国君不听，那就没有人能接着进谏了。让我先去规劝，他不接受，您就接着去劝。”士季去见晋灵公时往前走了三次，到了屋檐下，晋灵公才抬头看他，并说：“我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打算改正。”士季叩头回答说：“哪个人能不犯错误呢，犯了错误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好事了。《诗·大雅，荡》说：‘事情容易有好开端，但很难有个好结局。’如果这样，那么弥补过失的人就太少了。您如能始终坚持向善，那么国家就有了保障，而不止是臣子们有了依靠。《诗·大雅·烝民》又说：‘天子有了过失，只有仲山甫来弥补。’这是说周宣王能补救过失。国君能够弥补过失，君位就不会失去了。”

可是晋灵公并没有改正。赵盾又多次劝谏，使晋灵公感到讨厌，晋灵公便派鉏麇去刺杀赵盾。鉏麇一大早就去了赵盾的家，只见卧室的门开着，赵盾穿戴好礼服准备上朝，时间还早，他和衣坐着打吨儿。鉏麇退了出来，感叹地

说：“这种时候还不忘记恭敬 国君，真是百姓的靠山啊。杀害百姓的靠山，这是不忠；背弃国 君的命令，这是失信。这两条当中占了一条，还不如去死！”于是， 鉏麇一头撞在槐树上死了。

秋天九月，晋灵公请赵盾喝酒，事先埋伏下武士，准备杀掉 赵盾。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发现了这个阴谋，快步走上殿堂，说：“臣下陪君王宴饮，酒过三巡还不告退，就不合礼仪了。”于是他扶起赵盾走下殿堂。晋灵公唤了出猛犬来咬赵盾。提弥明徒手上 前搏斗，打死了猛犬。赵盾说：“不用人而用狗，虽然凶猛，又有 什么用！”他们两人与埋伏的武士边打边退。结果，提弥明为赵盾 战死了。

当初，赵盾到首阳山打猎，住在翳桑。他看见有个叫灵辄的 人饿倒了，便去问他的病情。灵辄说：“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赵盾给他东西吃，他留下了一半。赵盾问为什么，灵辄说：“我给 别人当奴仆三年了，不知道家中老母是否活着。现在离家近了，请 让我把留下的食物送给她。”赵盾让他把食物吃完，另外给他准备了一篮饭和肉，放在口袋里给他。后来灵辄做了晋灵公的武士，他 在搏杀中把武器倒过来抵挡晋灵公手下的人，使赵盾得以脱险。赵 盾问他为什

么这样做，他回答说：“我就是在翳桑的饿汉。”赵盾再问他的姓名和住处，他没有回答就退走了。赵盾自己也逃亡了。

九月二十六日，赵穿在桃园杀掉了晋灵公。赵盾还没有走出国境的山界，听到灵公被杀便回来了。晋国太史董狐记载道：“赵盾杀了他的国君。”他还把这个说法拿到朝廷上公布。赵盾说：“不是这样。”董狐说：“您身为正卿，逃亡而不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叛贼，不是您杀了国君又是谁呢？”赵盾说：“啊！《诗》中说：‘我心里怀念祖国，反而给自己留下忧伤。’这话大概说的是我吧。”

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记事的原则是直书而不隐讳。赵盾是古代的好大夫，因为史官的记事原则而蒙受了弑君的恶名。可惜啊，如果他出了国境，就会避免弑君之名了。”

赵盾派赵穿到成周去迎接晋国公子黑臀，把他立为国君。十月初三，公子黑臀去朝拜了武公庙。

【读解】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

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妹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蚕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滑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褒读，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至今想起这些，依然让人不寒而栗、切齿痛恨！天子也不过是吃人饭拉人屎的家伙，说不定智商还很低，凭什么就可以骑在千万人的头顶上拉屎撒尿，作威作福？他们凭什么就能比百姓聪明能干。具备当“领袖”的才能，如果说这世上真有什么天才的话，多半也没有那些享尽人间荣华

富贵。骄横得不可一世的“天子”们的份儿。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那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仰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柯刺秦临行前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

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

晋鞏之战（成公二年）

一勇斗须的关键时

【原文】

楚癸酉，师陈于鞏(1)。邲夏御侯，逢丑父为右②。晋解张御 克，郑丘缓为右(3)。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4)”。不介马而驰 之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 2 未尽^?6)，曰：“余病矣(7)！”张侯 曰：“自始合(8)，而矢贯余手及肘(9)，余折以御，左轮朱殷(10)，岂敢 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__ 识之(11)？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 此车一人殿之(12)，可以集事(13)，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 执兵(14)，固即死也(15)；病未及死，吾子勉之(16)！”左并辔(17)，右援枹?鼓(18)。马逸不能止(19)，师从之，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20)。

【注释】

①师：指、晋两国军队。羞：同“鞍”，国地名，在今山东济南西北。 ②邲(bing)夏：国大夫。侯：顷公。逢丑父：国大夫。右：车右。③

解张：晋国大夫，又称张侯。克：即献子，晋国大夫，晋军主帅。郑丘缓：晋国大夫，姓郑丘，名缓。(4)姑：暂且。翦灭：消灭。此：指晋军。朝食：吃早饭。⑤不介马：不给马披甲。驰之：驱马追击敌人。(6)未绝鼓音：作战时，主帅亲自掌旗鼓，指挥三军，所以克受伤后仍然击鼓不停。(7)病：负伤。(8)合：交战。(9)贯：射。穿。肘：胳膊。(10)朱：大红色。殷：深红色。(11)识：知道。(12)殿：镇守。(13)集事：成事。(14)擐(huan)：穿上。兵：武器。(15)即：就。即死：就死，赴死。(16)勉：努力。(17)并：合在一起。轡(pei)：马组绳。(18)援：拉过来。枹(bei)：鼓槌。(19)逸：奔跑，狂奔。(20)周：环绕华不注：山名，在今山东济南东北。

【译文】

六月十七日，国和晋国的军队在鞌摆开了阵势。邴夏为顷公驾车，逢丑父担任车右。晋国解张为卻克驾车，郑丘缓担任车右。顷公说：“我暂且先消灭了这些敌人再吃早饭。”军没有给马披甲就驱车进击晋军。卻克被箭射伤，血流到鞋子上，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击鼓，并说：“我受伤了！”解张说：“从开始交战，我的手和胳膊就被

箭射穿了，我折断了箭，继续驾车，左边的车轮因被血染成了深红色，哪里敢说受了伤？您还是忍住吧？”郑丘缓说：“从开始交战，只要遇到险阻，我一定要下去推车，您哪里知道这些？可是您却受伤了！”解张说：“我们的旗帜和战鼓是军队的耳目，军队进攻和后撤都听从旗鼓指挥。这辆战车只要一个人镇守，就可以成功，怎么能因为负了伤而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上铠甲，拿起武器，本来就是去赴死；受伤不到死的地步，您要奋力而为啊！”解张左手把马绳全部握在一起，右手拿过鼓槌来击鼓。战马狂奔不已，晋军跟著主帅的车前进，军大败，晋军追击军，围著华不注山追了三圈。

【读解】

这是、晋鞏之战中的一个主要场面，胜负只对当事人重要，对我们则没有什么关系。晋军取胜的关键人物是郑丘缓和解张，如果没有他俩，主帅卻克恐怕早就退兵了。

作为配角的郑立缓和解张并没有喧冥夺主的企图，他们与主帅同在一辆战车上，受的伤不比主帅轻，承担的担子不比主帅轻，而所想到的是作为军队主心骨的旗鼓不能没有，宁可一直战斗到死，因而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使自己的军队

以获胜而结束了战斗。

角色的交换看上去是偶然的，但人物内心境界的对比却是鲜明的：主帅胆怯了，显示了贪生怕死；助手著急了，表现出慷慨赴死的决心。两军对垒勇者胜。谁先打退堂鼓，也就是先挂出了不过一死免战牌。既然被绑上了同一战车，最坏的结果不过一死，说不定还会“勇斗则生”。

这个事例再一次告诉我们，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见出人物的内心境界。无论一个人外表如何，身份地位如何，口头上如何说大话，毕竟这些都是外在的包装，骨子里是什么货色，要在关键时刻试一试才知道，正如是马是骡，要牵出来溜了之后才会明白一样。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古人所具有精业精神和献身精神，比我们要强的多。那时打仗大概还没有工资和奖金，没有勋章和桂冠，凭的是自觉性。他们在挺身而出的时候，显然没有想到过抚恤金、烈士称号、家属子女待遇等等，真可是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只讲奉献，只讲忠于职守。

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

——有关说客的是与非

【原文】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1)，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2)，申之以盟誓(3)，重之以昏姻(4)。天祸晋国⑤，文公如，惠公如秦。无禄(6)，献公即世(7)。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8)。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9)。亦悔于厥心(10)，用集我文公(11)。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胄(12)，跋履山川(13)，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见而朝诸秦(14)，则亦既报旧德矣(15)。郑人怒君之疆场(16)，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17)。诸侯疾之(18)，将致命于秦(19)。文公恐惧，绥静诸侯(20)，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21)。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22)，蔑死我君，寡我襄公(25)，迭我淆地(26)，奸绝我好(27)，代我保城(26)。殄灭我费滑(27)，散离我兄弟(28)，挠乱我同盟(29)，倾复我国家。我襄公

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淆之师。犹愿放罪于穆公(30)，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31)。天诱其衷(32)，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即世(33)，康、灵即位(34)。康公，我之自出(35)，又欲阙翦我公室(36)，倾覆我社稷，帅我螫贼(37)，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俊(38)，入我河曲(39)，伐我涑川(40)，俘我王官(41)，翦我羈马(42)，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43)，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44)，我君景公引西望曰(45)：‘庶抚我乎(46)!’君亦不惠称盟(47)，利吾有狄难(48)，入我河县(49)，焚我箕、郕(50)，芟夷我农功(51)，虔刘我边垂(52)，我是以有辅氏之聚(53)。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猷、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54)：‘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55)。君又不祥(56)，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57)，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58)。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代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59)。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

憎，是用告我(60)。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61)，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与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62)：‘余虽与晋出入(63)，余唯利是视(64)。’”不谷恶其无成德，则用宣之，以惩不壹(65)。’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66)。寡人帅以听命(67)，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68)，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69)，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70)。”

【注释】

①晋侯：晋厉公。吕相，晋国大夫，魏骑现依的儿子魏相，因食色在吕，又称吕相。绝：绝交。②毅力：合力，并力。③申：申明。(4)重：加重，加深。昏姻：婚姻。秦、晋国有联姻关系。⑤天祸：天降灾祸，指骊姬之乱。(6)无禄：没有福禄。这里指不幸。(7)即世：去世。(8)俾：使。用：因为。奉祀：主持祭祀。这里指立为国君。(9)韩之师：韩地的战争，指秦晋韩原之战。(10)厥：其，指秦穆公。(11)用：因而。集：成全。(12)躬：亲身。擗：穿上。(13)跋履：跋涉。(14)胤(yin)：后代。东方诸侯国

的国君大多是虞、夏、商、周的后代。(15)旧德：过去的恩惠。(16)怒：指侵犯。疆场：边疆。(17)询：指商量。擅及郑盟：擅自与郑人订盟。(18)疾：憎恶，憎恨。(19)致命于秦：与秦国拼命。(20)绥静：安定，安抚。(21)大造：大功。西：指秦国。(22)不吊：不善。(23)寡：这里的意思是轻视。(24)迭：同“轶”，越过，指侵犯。(25)奸绝：断绝。我好：同我友好。(26)保：同“堡”，城堡。(27)殄(tian)灭：灭绝。费(bi)：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偃师附近。费滑即滑国。(28)散离：拆散。兄弟：指兄弟国家。(29)挠乱：扰乱。同盟：同盟国家，指郑国和滑国。(30)犹愿：还是希望。(31)即楚：亲近楚国。谋我：谋算我晋国。(32)诱：开启。衷：内心。(33)穆、襄：秦穆公和晋襄公。(34)康、灵：秦康公和晋灵公。(35)我之自出：秦康公是穆姬所生，是晋文公的外甥，所以说“自出”。(36)阙翦：损害，削弱。(37)蝥(mao)贼：本指吃庄稼的害虫，这里指晋国公于雍。(38)悛(quan)：悔改。(39)河曲：晋国地名，在今山西永济东南。(40)涑(Su)川：水名，在今山西西南部。(41)俘：劫掠。王官：晋国地名，在今山西闻喜西。(42)羈马：晋国地名，在今山西永

济南。(43)东道：晋国在秦国东边，所以称“东道”。不通：指两国断绝关系。(44)君：指秦桓公。(45)引：伸长。：脖子。(46)蔗：大概，或许。抚：抚恤。(47)称盟：举行盟会。(48)狄难：指晋国同狄人打仗(49)河县：晋国临河的县邑。(50)箕：晋国地名，在今山西蒲县东北。郤(gdo)：晋国地名，在今山西祁县西。(51)芟(shan)：割除。夷：伤害。农功：庄稼。(52)虔刘：杀害，屠杀。边垂：边陲，边境。(53)辅氏：晋国地名，在今陕西大荔东。聚：聚众抗敌。(54)伯车：秦桓公之子。(55)寡君：指晋厉公。(56)不详：不善。(57)白狄：狄族的一支。及：与。同州：同在古雍州。(58)婚姻：指晋文公在狄娶季隗。(59)吏：指秦国传令的使臣。(60)是用：因此。(61)二三其德；三心二意，反复无常。(62)昭：明。昊：广大。秦三公：秦国穆公、康公、共公。楚三王：楚国成王、穆王、庄王。(63)出入：往来。(64)唯利是视：一心图利，唯利是图。(65)不壹：不专一。(66)昵就：亲近。(67)帅以听命：率诸侯来听侯君王的命令。(68)承宁：安定。(69)不佞：不敏，不才。(70)图：考虑。利之：对秦国有利。

【译文】

夏天四月初五，晋历公派吕相去秦国断交，说：“从前我们 先君献公与穆公相友好，心合力，用盟誓来明确两国关系，用 用婚姻来加深两国关系。上天降祸晋国，文公逃亡国，惠公逃亡秦国。不幸献公去逝，穆公不忘从前的交情，使我们惠公因此 能回晋国主持祭祀。但是秦国又没有完成大的功劳，却同我们发生 了韩原之战。事后穆公心里感到了后悔，因而成全了我们文公 回国为君。这都是穆公的功劳。

“文公亲自戴盔披甲，跋山涉水，经历艰难险阻，征讨东方诸 侯国，虞、夏、商、周的后代都来朝见秦国君王，这就已经报答了 秦国过去的恩德了。郑国人侵扰君王的边疆，我们文公率诸侯和秦国一起去包围郑国。秦国大夫不和我们国君商量，擅自同 郑国订立盟约。诸侯都痛恨这种做法，要同秦国拼命。文公 担心秦国受损，说服了诸侯，秦国军队才得以回国而没有受到损害，这就是我们对秦国有大恩大德之处。

“不幸文公去逝，穆公不坏好意蔑视我们故去的国君， 轻视我们襄公，侵扰我们的淆地，断绝同我国的友好，攻打我们的 城堡，灭绝我们的滑国，离间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扰乱我们的盟邦， 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襄公没有忘记秦君以

往的功劳，却又害怕国家灭亡，所以才淆地的战斗。我们是希望穆公 宽免我们的罪过，穆公卜同意，反而亲近楚国来算计我们。老 天又眼，楚成王丧了命，穆公因此没有使侵犯我国的图谋得逞。

穆公和攘公去逝，康公和灵公即位。康公是我们先君献公的 外甥，却又想损害我们公室，颠覆我们国家，率公子雍回国争位， 让他扰乱我们的边疆，于是我们才有令狐之战。康公还不肯 悔改，入侵我们的河曲，攻打我们的涑川，劫掠我们的王宫，夺 走我们的羈马，因此我们才有了河曲之战。望东方的不通，正视 因为康公断绝了同我们的友好关系。

“等到君王即位之后，我们景公伸长脖子望著西边说：‘恐怕 要关照我们吧！’但君王还是不肯开恩同我国结为盟好，却乘我们 遇上狄人祸乱之机，入侵我们临河的县邑，焚烧我们的萆、郛两地， 抢割毁坏我们的庄稼，屠杀我们的边民，因此我们才有辅氏 之战。君王也后悔两国战争蔓延，因而想向先君献公和穆公求福， 派遣伯车来命令我们景公说：‘我们和你们相互友好，抛弃怨恨， 恢复过去的友谊，以追悼从前先君的功绩。’盟誓还没有完成，景公 就去逝了，因此我

们国君才有了令狐的盟会。君王有产生了不善之心，背弃了盟誓。白狄和秦国同处雍州，是君王的仇敌，却 是我们的姻亲。君王赐给我们命令说：‘我们和你们一起攻打狄 人。’我们国君不敢顾念姻亲之好，畏惧君王的威严，接受了君王 使臣攻打狄人的命令。但君王又对狄人表示友好，对狄人说：‘晋国 将要攻打你们。’狄人表面上答应了你们的要求，心里却憎恨你们的做法， 因此告诉了我们。楚国人同样憎恨君王反复无常，也来告诉我说：‘秦国背叛了令狐的盟约，而来向我们要求结盟。 他们向著皇天上帝、秦国的三位先公和楚国的三位先王宣誓说 ：‘我们虽然和晋国有来往，当我们只关注利益。’我讨厌他们反复无常， 把这些事公开，以便惩戒那些用心不专一的人。’诸侯们全都听到了 这些话，因此感到痛心疾首，都来和我亲近。现在我率诸侯前来听命，完全是为了请求盟好。如果君王肯开恩顾念诸侯们， 哀怜寡人，赐我们缔结盟誓，这就是寡人的心愿，寡人将 安抚诸侯而退走，哪里敢自求祸乱呢？如果君王不施行大恩大德， 寡人不才，恐怕就不能率诸侯退走了，我谨向全部意思都向君王德左右执行宣布了，望他们权衡怎样才对秦国有利。”

【读解】

照吕相的说法，秦国及其国君秦桓公真的是十恶不赦了，芑止 断交，就是亡国灭种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这就是言辞的力量。

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春秋时代的祖先。他们没有象索绪尔、乔 姆期基等人那样发明出一套深奥的语言学理论，没有象福柯那样 专心研究话语同权利的关系，也没有象咱们六朝时期的佛典翻译 家和文学家那样专门研究过语言问题；但他们是天才的运用言语 的人，是天才的演说家和雄辩家。他们凭天赋悟出了言辞懂得力量 说话的艺术和利用言辞的技巧。同时，他们也是天才的心理学家， 凭直觉把人心、人性摸了个透。因此，他们悟出锋利，有含蓄深沉； 指向明确，又无所不包；温文尔雅，却又处处逼人，把言辞的力量 发挥到了及至，无法再淋漓尽致了。

他们达到的效果，是在不经意之中自然而然把白的说成黑的， 方的说成圆的，错的说成对的，反的说成对的，大的说成小的， 小的说成大的，让听者确信不疑，确信说者对了，自己错了， 确信真理和道义在说者手中，而不在自己一方。

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达到某一实~~No~~目的，在此前提下，最妙的是不经意和自然而然，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圈套，等明白过来以后才大呼上当，他们充分利用了语言的张力，利用了语言的模糊性，以及语言的开放性和遮蔽功能，再加上逻辑上偷梁换柱的手法，制造语言的和思维的种种陷阱，让对手无法摆脱语言的罗网。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说客并非易事。起码的条件是口齿伶俐，巧舌若簧，天资聪颖，脑子灵活，悟性很高，工于心计。还要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广泛的阅历，天文地理、世事人情无所不晓，博古通今。然后要有心得理素质上的优势，知己知彼，胸有成竹，随机应变，在任何情况下都面不改色心不跳，善于控制喜怒哀乐，让它们在适当的时机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并且善于抓住对手的弱点发起猛攻，夺取心理上的制高点。此外，还要借助权势，以某君主、某实力派人物、某名人为靠山，以此增加话语的含金量和穿透力，尤其是话语的权威性，居高临下地、游刃有余地进行表演。

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古人早把这一套捉摸透了。聪明的君主深懂决战不止在战场，平时用酒肉钱物蓄养各

色人才，像孟尝君那样养上一群鸡狗盗之徒，到关键时刻就派上了用场。如今的一些大款们，也可以学学古人的这种远见卓识，有余钱时，收养一些特殊人才，到时候就会受益无穷。不要目光短浅，不要吝惜钱财，不要只盯住眼前一点一滴的得失。胸有鸿鹄之志者，大可以从古人那里学到不少法宝从而使自己鹤立鸡群，出类拔萃。

不过，现在似乎是一个不大适合培养说客，或者叫优秀演说家、辩才的时代。人们都很忙，或者忙于发财，忙于出名，忙于做官，忙于出国，或者忙于生计，几乎很少有闲暇来培养这种特殊的艺术才能。再说，现在的人更讲实惠，更讲直来直去赤裸裸地交往，都讨厌能说会道的花言巧语，把这种专利拱手送给了街头骗子和“厚黑学”家们，让他们在现代化的繁忙之中转空子大发横财，而上当受骗的人或者不会厚黑，或者不在乎，或者怕麻烦，几乎不会同街头骗子和厚黑专家计较。

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说客们水平固然很高，但他们并非完全没有良心，也并非完全不讲道义。首先，他们绝对忠于自己的主子。既然主子出血养了他们，主子就成了“有奶便是娘”亲娘，即使肝脑涂地，也不会背叛主

子。其次，，他们有 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把自己的才华、天赋、技艺、精力，有 时甚至是生命，都用在维护他们所属的国家利益之上。 绝对不会用来谋取一己的私利。这就体现了很高的觉悟和教养，坑蒙 拐骗使用来对付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对自己人要讲 仁、义、礼、智信；对敌人则在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氛围 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天赋。

两相对比，说客与骗子、厚黑家的本质区别，便以一目了然了。

祁奚举贤（攘公三年）

——不偏不党的滋味

【原文】

祁奚请老(1)，晋侯问嗣焉(2)。称解狐(3)——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4)。”于是羊舌职死矣(5)，晋侯曰：“孰可以代之(6)？”对曰：“赤也可(7)。”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8)，羊舌赤佐之(9)。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10)。称其仇，不为谄(11)；立其子，不为比(12)；举其偏，不为党(13)。《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14)。”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为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15)。”祁奚有焉。

【注释】

(1)祁奚：字黄羊，晋国大臣，三年前任晋国中军尉。请老：告老，请求退休。(2)晋侯：指晋悼公。嗣：指接替职位的人。(3)称：推举。解狐：晋国的大臣。(4)午：祁午，祁奚的儿子。(5)于是：在这个时候。羊舌职：晋国的大臣当时任中军佐，姓羊舌，名职。(6)孰：谁。(7)

赤：羊舌赤，字伯华，羊舌职的儿子。(8)中军尉：中军的军尉。(9)佐子：辅佐他，这里这指担当中军佐。(10)于是：在这件事情上。举：推荐。善：指贤能的人。(11)谄(chan)：谄媚，讨好。(12)比：偏袒，偏爱。(13)偏：指副职，下属。党：勾结。(14)这两句话见于《尚书·洪范》。王道：理想中的政治。荡荡：平坦广大的样子。这里指公正无私。(15)这两句诗出自《诗·小雅·裳裳者华》。

【译文】

祁奚请求告老退休，晋悼公向他询问接替他的中军尉职务的人。祁奚推举解狐——而解狐是他的仇人。晋悼公要立解狐为中军尉，解狐却死了。晋悼公又问他，祁奚回答说：“祁午可以任中军尉。”正在这个时候羊舌职死了，晋悼公问祁奚：“谁可以接替羊舌职的职位？”祁奚回答说：“羊舌赤可以。”于是，晋悼公让祁午做了中军尉，让羊舌赤辅佐他。

君子认为祁奚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推举贤人。推荐他的仇人，而不谄媚；推立他的儿子，而不偏袒；推举他的下属，而不是勾结。《尚书·洪范》说：“没有偏袒不结党，王道政治坦荡荡。”这话大概是说的祁奚这样的人了。解狐得

到举推，祁午得到职位，羊舌赤得到官职；立了一个中军尉的官，而得举、得位、得官 三件好事都成全了，这正是由于他能推举贤人。恐怕只有贤人，才能推举跟自己一样的人。《诗·小雅·裳裳者华》说：“只因为他有仁德，才能推举象他的人。”祁奚就具有这样的美德。

【读解】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能做到象 祁奚这样，不管是仇人也好，还是自己的亲属、部下也好只以德行和才能 作为推荐的标准，这样的人古往今来都是少数，确实不多。假如世界上充满了象 祁奚这种坦坦荡荡、不偏不党的君子，世界将会是另一个样子，祁奚也就失去了光彩。正因为稀少，大多数人做不到，他才成了榜样，才有了光彩，才让我们称赞。

从人们的愿望来说，总希望 祁奚越多越好，世界也将因此变的越来越美好。但是，希望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有时甚至还会很大。一方面我们不会因为现实不如意而放弃希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有了前人榜样，心怀希望，从而闭目不看现实。这大概是一个永的论，难以解决。

理想与现实比较起来，要虚无飘渺的多，因为我们总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周围生

活的真实模样：人们拉帮结伙，你吹我捧，一方面胆子更大，另一方面手法更新，再加上更新的创造，比如“炒”，比如人走茶不凉把尾巴留下。当你实实在在地面对这些东西时，能不丧气吗？。

我们总是在失望和丧气中想起一句不老不新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表面上看起来这话充满积极乐观的韵味，但是一想到玻璃缸里的金鱼，就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伯州犁问囚（襄公二十六年）

——一上下其手最可恨

【原文】

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1)，闻吴有备而还。遂侵郑。五月，至于城麇(2)。郑皇颡戍之，出，与楚师战，败。穿封戍囚皇颡，公子围与之争之(3)，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请问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4)，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5)。”下其手(6)，曰：“此子为穿封戍，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助遇丁丁。弱焉(7)。”戍怒，抽戈逐王子围，弗及。楚师以皇颡归。

【注释】

①楚子：楚康王，名昭，共王之子。雩(yu)娄：越国地名，在今河南商城东。(2)城麇(jun)：郑国地名。(3)皇颡：郑国大夫。穿封戍：人名楚国方城外的县尹、公子围：楚共王之子，康王之弟。(4)上其手：高举他的手，指向公子围。(5)贵介：贵宠，尊贵。(6)下其手：下垂他的手，指向穿封戍。(7)弱：战败。

【译文】

楚康王和秦国人侵袭吴国，到了雩娄，听说吴国有了防备就退了回去。于是又去侵袭郑国。五月，到了城麇。郑国的皇颡驻守在城麇，出城与楚军交战，吃了败仗。穿封戌俘虏了皇颡，公子围同穿封戌争夺起来，于是。请伯州犁评判是非。伯州犁说：“让我问问这个俘虏吧。”于是就叫俘虏站著。伯州犁问道：“我们争夺的，是您这位君子，难道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伯州犁高举著手说“这一位是王子围，是我们国君尊贵的弟弟、”伯州犁又下垂著手说：“这个是穿封戌，是方城外的县官。是谁俘虏了您？”俘虏说：“我遇上王子，打败了。”穿封戌听后大怒，抽子围，没有追上。楚国军队把皇颡带了回去。

【读解】

“上下其手”这个成语便出自这个故事，意思是说玩弄手法，串通作弊。

在为利益发生纷争的场合，当事人的心理、仲裁者的心理，都是十分微妙的，各人心里都在打著各自的算盘，在算计著对手。当事人发生争执不必说了，而仲裁者则是个关键因素。仲裁者是否能公正客观，是否为自己的私利打算，直接影响到纷争的结果。

仲裁者公开表明态度，站到争执的某一方，这时他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争执的参与者。最叫人气不打一处来的是，仲裁者表面上装出公允，显得没有参与，实际上却暗中为自己谋取好处，又不给他人留下任何作弊的把柄。想要指控他偏袒，但拿不出任何证据，他甚至还可以对你假惺惺地表示理解和同情。

要知道什么叫阴险，伯州犁的做法就是示范。这种人如同隐藏在阴暗角落的敌人，危害性比公开拿枪站出来的敌人要大得多，更让人痛恨。因此，锋芒所向，不应仅仅指向贪婪者，更应指向阴险的作弊者。

季札观乐（襄公二十九年）

——听乐观舞论德政

【原文】

吴公子札来聘①。……请观于周乐②。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③，曰：“美哉！始基之矣(4)，犹未也，然则勤而不怨矣(5)。”邶为之歌《邶》、《庸》、《卫》(6)，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7)，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8)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9)，曰：“美哉！其细已甚(10)，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曰：“美哉，泱泱乎(11)！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12)？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13)，曰：“美哉，荡乎(14)！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15)？”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16)。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17)，曰：“美哉，风风乎“！大而婉，险而易行(19)；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20)，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21)？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22)，谁能若

是？”为。之歌《陈》(23)，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以下“，无讥焉(26)！”

为之歌《小雅》(26)，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 I 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27)！”为之歌《大雅》，曰(28)：“广哉！熙熙乎(29)！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32)；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33)；用而不匾，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34)，行而不流。五声和(35)，八风平(36)；节有度(37)，守有序(38)。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箫》、《南龠》者(39)，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40)，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陬》者(41)，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42)，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42)，曰：“美哉！勤而不德(44)。非禹，其谁能修之(45)！”见舞《陬箫》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帙也(47)，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注释】

①吴公子札：即季札，吴王寿梦的小儿子。

②周乐：周王室的音乐 舞蹈。③工：乐工。《周南》、《召南》：《诗经》十五国风开头的两种。以下提到的都是国风中各国的诗歌。④始基之：开始奠定了基础。⑤勤：劳，勤劳。怨：怨恨。(6)邶(bei)：周代诸侯国，在今河南汤阴南。庸：周代诸侯国，在今河南新乡市南。卫：周代诸侯国，在今河南淇县。(7)康叔：周公的弟弟，卫国开国君主。武公：康叔的九世孙。(8)

《王》：即《王风》，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的乐歌。(9)郑：周代诸侯国，在今 河南新郑一带。(10)细：琐碎。这里用音乐象征政令。(11)泱泱：宏大 的样子。(12)表东海：为东海诸侯国作表率。大公：太公，指国开国国 君吕尚，即姜太公。(13)豳(bin)：西周公刘时的旧都，在今陕西彬县东 北。(14)荡：博大的样子。(15)周公之东：指周公东征。(16)夏：西 周王蹇一带。秦：在今陕西、甘肃一带。夏声：正声，雅声。(17)魏：诸 侯国名，在今山西芮县北。(18)风风(feng)：轻飘浮动的样子。(19)险：不平，这里指乐曲的变化。(20)唐：在今山西太原。晋国开国国君叔虞初 封于唐。(21)陶唐氏：指帝尧。晋国是陶唐氏旧地。(22)令德之后：美 德者的后代，

指陶唐氏的后代。(23)陈：国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24)郕(kuai)：在今河南郑州南，被郑国消灭。(25)讥：批评。(26)《小雅》：指《诗·小雅》中的诗歌。(27)先王：指周代文、武、成、康等王。(28)《大雅》：指《诗·大雅》中的诗歌。(29)熙熙：和美融洽的样子。(30)《颂》：指《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和《商颂》。(31)倨：傲慢。国囑：同“逼”，侵逼。携：游离。③荒：过度。匏处：安守。底：停顿，停滞。(35)五声：指宫、商、角、徵、羽。和：和谐。(36)八风：指金、石、丝、竹、翰、土、革、木做成的八类乐器。(37)节：节拍。度：尺度。(38)守有序：乐器演奏有一定次序。(39)《象箫》(xiao)：舞名，武舞。《南龠》(yue)：舞名，文舞。(40)《大武》：周武王的乐舞。(41)《醵》：商汤的乐舞。(42)惭德：遗憾，缺憾。(43)《大夏》：夏禹的乐舞。(44)不德：不自夸有功。(45)修：作。(46)《醵箫》：虞舜的乐舞。(47)埽(dao)：覆盖。(48)蔑：无，没有。

【译文】

吴国公子季札前来鲁国访问……请求观赏周朝的音乐和舞蹈。鲁国人让乐工为他歌唱《周

南》和《召南》。季礼说：“美好啊！教化开始奠基了，但还没有完成，然而百姓辛劳而不怨恨了。”乐工为他歌唱《邶风》、《庸风》和《卫风》。季礼说：“美好啊，多深厚啊！虽然有忧思，却不至于困窘。我听说卫国的康叔、武公的德行就像这个样子，这大概是《卫风》吧！”乐工为他歌唱《王风》。季礼说：“美好啊！有忧思却没有恐惧，这大概是周室东迁之后的乐歌吧！”乐工为他歌唱《郑风》。季礼说：“美好啊！但它烦琐得太过分了，百姓忍受不了。这大概会最先亡国吧。”乐工为他歌唱《风》。季礼说：“美好啊，宏大而深远，这是大国的乐歌啊！可以成为东海诸国表率的，大概就是太公的国家吧？国运真是不可限量啊！”乐工为他歌唱《南风》。季礼说：“美好啊，博大坦荡！欢乐却不放纵，大概是周公东征时的乐歌吧！”乐工为他歌唱《秦风》。季礼说：“这乐歌就叫做正声。能作正声自然宏大，宏大到了极点，大概是周室故地的乐歌吧！”乐工为他歌唱《魏风》。季礼说：“美好啊，轻飘浮动！粗扩而又婉转，变化曲折却又易于流转，加上德行的辅助，就可以成为贤明的君主了”乐工为他歌唱《唐风》。季礼说：“思虑深远啊！大概有陶唐

氏的通民在吧！如果不是这样，忧思为什么会这样深远呢？如果不是有美德者的后代，谁能像这样呢？”，乐工为他歌唱《陈风》。季札说：“国家没有主人，难道能够长久吗？”再歌唱《邶风》以下的乐歌，季礼就不作评论了。

乐工为季札歌唱《小雅》。季礼说：“美好啊！有忧思而没有二心，有怨恨而不言说，这大概是周朝德政衰微时的乐歌吧？还是有先王的遗民在啊！”乐工为他歌唱《大雅》。季礼说：“广阔啊！乐工为他歌唱《颂》。季礼说：“好到极点了！正直而不傲慢，委曲而不厌倦，哀伤而不忧愁，欢乐而不荒淫，利用而不匮乏，宽广而不张扬，施予而不耗损，收取而不贪求，安守而不停滞，流行而不泛滥。五声和谐，八音协调；节拍有法度，乐器先后有序。这都是拥有大德大行的人共有的品格啊！”

季札看见跳《象箫》和《南龠》两种乐舞后说：“美好啊，但还有美中不足！”看到跳《大武》时说：“美好啊，周朝兴盛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吧。”看到跳《醵》时说：“圣人如此伟大，仍然有不足之处，看来做圣人也不容易啊！”看到跳《大夏》时说：“美好啊！勤于民事而不自以为有功。除了夏禹外，谁还能作这样的

乐舞呢！”看到跳《陬箫》时说：“德行达到顶点了！伟大啊，就像上天无所不覆盖一样，像大地无所不容纳一样！虽然有超过大德大行的，恐怕也超不过这个了。观赏达到止境了！如果还有其它乐舞，我也不敢再请求观赏了！”

【读解】

这世上的事情，真如地覆天翻，此一时，彼一时也！季礼如此严肃正经、板著面孔一律称为“美好”，的音乐、舞蹈，对今天的多数人来说，恐怕是不忍卒听，不忍卒观。同样，要是季札听见今日的《同桌的你》一类的流行歌曲，看见迪斯科一类的舞蹈，真不知要气死几回！

毕竟，观念之间有了天壤之别。

在季札的时代，虽有民间小调、自娱自乐的歌舞，却是登不了大雅之堂——宗庙和朝廷。平民百姓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更没有“懂得音乐的耳朵”、“懂得舞蹈的眼睛”去接受、欣赏、感受那些大乐大舞。他们是边缘上的人，永远无缘进入到、参与到 V 达官贵人们的乐歌和乐舞之中去。也只有达官贵人君子公卿们才会像季札那样把音乐舞蹈看成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了不起的大事，才会那么一本正经、恭敬严肃地加以对待。

其实这也不奇怪。在他们的心目中，音乐舞蹈是礼丁的一部分，是政治上的等级统治的辅助工具，作用就是维护等级制度和政治统治，如同奴仆必须为主子效力、服务一样，因而作歌现舞、只在宗庙和朝廷这两种场所中进行。老百姓即使削尖了脑袋，也不可能进得去。

我们无法说这样对待音乐和舞蹈有什么好或不好。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那时拥有话语权力的人的观念就是如此。他们这样认为，也就照此去做。做了之后还要大发议论，一定要从中挖掘出深刻的含义来。比如《诗经》中的那些“国风”，不过是西周时各地方上的民间歌谣，平民百姓在劳作之余有感而发，率兴而作，哪里想得到什么圣人天子、治理下民、德行仁政之类！男女之间倾诉爱慕之情，征夫怨妇抒发内心的忧伤，辛勤劳作的农民表这 对剥削者的不满和愤恨，同君子大人们心中所想的有什么必然联系？所以，季札的评论，以及后来儒生们的评论，不过是他们自己以自己的观念，先入为主地附会而已。一首《关雎》，本来在这的是男欢女爱的爱情追求，却被解释为赞美“后妃之德”！

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触目惊心 and 可笑的。照我们的观念，再也不可能像季札那样去理解音乐

和舞蹈，不可能板著面孔拿它们作说教的工具。政治制度的好坏，同音乐舞蹈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懂音乐舞蹈的人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不懂音乐舞蹈的人当中也有好人和坏人。世事人情的复杂多变，哪里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可去硬性框定？

我们更愿意相信，音乐和舞蹈是人们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它们让人们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它们也让人通过自娱自乐来获得精神的轻松和解脱；它们也可以表达我们对天地人的思索；它们也可以表达我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和追寻。阳春白雪当然使我们高雅，而我们也不拒绝下里巴人。

子产不毁乡校（襄公三十一年）

——民心可疏导不可左右

【原文】

郑人游于乡校①，以论执政②。然明谓子产曰③：“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④，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⑤，不闻作威以防怨⑥。岂不遽止⑦？然犹防川⑧：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⑨，不如吾闻而药之也⑩。”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⑪。小人实不才⑫。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⑬？”

仲尼闻是语也，曰⑭：“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注释】

①乡校：古时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②执政：政事。③然明：郑国大夫融蔑，然明是他的字。④退：工作完毕后回来。⑤忠善：尽力做善事。损：减少。⑥作威：摆出威风。⑦遽(jù)：很快，迅速。⑧

防：堵塞。川：河流。(9)道：同“导”，疏通，引导。(10)药之：以之为药，用它做治病的药。(11)信：确实，的确。可事：可以成事。(12)小人：自己的谦称。不才：没有才能。(13)二三：这些，这几位。(14)仲尼：孔子的字。(孔子当时只有十岁，这话是后来加上的。)

【译文】

郑国人到乡校休闲聚会，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郑国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毁掉？人们早晚干完活儿回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尽力做好事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难道很快制止这些议论不容易吗？然而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伤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不如我们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然明说：“我从现在起才知道您确实可以成大事。小人确实没有才能。如果真的这样做，恐怕郑国真的就有了依靠，岂止是有利于我们这些臣子！”

孔子听到了这番话后说：“照这些话看来，

人们说子产不仁，北打下如估”

【读解】

春秋时的乡校，让我们联想到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在希腊、罗马凡，自由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乡校自由地议论政治，与希腊、罗马的情形有些相似，但有一个重大差别：乡校的平民百姓虽然可以议政，却无权参政，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此，二者有实质性的差别。

不过，考虑到中国传统等级制度之下的政治专制，能移开一个口子让老百姓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地议论统治者，真是要很大的气魄和开阔的胸襟。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算得上几十年、几百年才会见到一次。

完全可以设想到老百姓议政的内容，比如国家的繁荣昌盛，社会的风习，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施政方针，一直到宫廷秘闻，某个官员乃至国君的私生活。不管是什么样的话题，平民百姓中横挑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人，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人的。目中都有相对公平的衡量尺度，他们眼睛盯住的是统治者的施政实绩，而不是统治者的夸夸其谈。

可以打个比方，老百姓的评论，是统治者所作所为的无情的 镜子。统治者可以用高压手段迫使百姓保持沉默，却无法使人们 不在心里估价，无法左右人心的向背。所以，沉默并不意味着顺从；相反，沉默中蕴含著可怕的力量。

晏婴叔向论晋季世（昭公三年）

——末世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原文】

候使晏婴请继室于晋(1).....

既成昏②，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相与语。叔向曰：“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③，吾弗知。其为陈氏矣(4)。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旧四量：豆、区、釜、钟(5)。四升为豆，各自其四(6)，以登于釜(7)，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8)，钟乃大矣(9)。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10)。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11)，弗加于海。民三其力(12)，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13)，而三老冻馁(14)。国之诸市，履贱踊贵(15)。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16)，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17)。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18)”，已在矣(19)！”

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20)；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21)，而公室滋侈。道处相望(22)，而女富益九(23)。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奕、邵、

肯、原、狐、续、庆、伯(24)，降在皂隶(25)。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26)，以乐滔忧(27)。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曰(28)：‘昧旦丕显(29)，后世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将若何？”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30)。鵩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31)，则公从之。鵩之宗十一族(32)，唯羊舌氏在而已。鵩又无子(33)，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犯。”

【注释】

①侯：即景公，名杵臼。晏婴：国大夫，字平仲。继室：续娶。②成昏：订婚。③季世：末世，末代。(4)陈氏：指国人夫陈完的后代宗族。⑤豆、区(ou)、釜、钟：国的四种量器。(6)各自其四：各用自身的四倍。(7)登：成，升进。(8)登一：加一，指由四进位增加为五进位。(9)钟乃大矣：指钟的增加不止一个旧量（一釜）。(10)家量：私家用的量器。公量：侯的量器。(11)蜃蛤(shen ge)：蛤蜊，这里指代海产品。(12)三：分成三分。力：指劳动所得。(13)聚：聚敛的财物。朽蠹(du)：腐烂生虫。(14)三老：泛指老人。馁：饥饿。(15)踊：假腿。古时受过别刑的人所穿。(16)或：有人。燠休(yu

xu): 安抚病痛的声音。(17)如流水: 像水流动一样自然迅速。(18)箕伯、直柄、虞遂、伯戏: 四人都是陈氏的祖先。胡公: 以上四人的后代, 陈国开国君主。大姬: 周武士的女儿, 胡公的妃子。(19)已在矣: 指陈氏祖先已在受祭了。(20)公室: 诸侯及其政权。军行(hang): 军队。(21)罢(bi)敝: 疲病。(22)殍(jin): 饿死的人。(23)女: 指国君的宠妃。尤: 多出。(24)栾: 栾枝。卻: 卻缺。胥: 胥臣。原: 原轸, 先轸。狐: 狐偃。这五人都是卿。续: 续简伯。庆: 庆郑。伯: 伯宗。这三人都是大夫。(25)皂隶: 官府中的差役。(26)日: 一天又一天。悛(quan): 悔改, 改过。(27)慆(tao): 隐藏, 掩盖。(28)谗鼎: 鼎的名称。: 文。(29)昧旦: 黎明。丕: 大。显: 明。(30)公族: 与国君同姓的子弟。尽: 完。(31)枝叶先落: 像枝叶一样首先坠落。(32)宗: 同一父亲的家族。族: 氏, 宗以下的各个分支。(33)无子: 没有好儿子。

【译文】

景公派晏婴请求晋国国君继续娶国的女子.....

订婚之后, 晏婴接受了晋国的宴宾之礼。叔向陪他一起参加宴饮, 互相交谈起来。叔向

说：“国怎么样了？”晏婴回答说：“现在是末代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国恐怕是陈氏的了。国君抛弃他的百姓，使他们归附陈氏。国原来有豆、区、釜、钟四种量器。四升为一豆，各自以四进位，一直升到釜，十釜就是一钟。陈氏的豆、区、釜三种量器，都加大了四分之一，钟的容量就更大了。陈氏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粮食，而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山上的木材运到市场，价格不比山里高；鱼盐蛤蜊等海产品，价格也不比海边高。百姓把劳动收入分成三分，两分归公家，一分用来维持自己的衣食。国君聚敛的财物已腐烂生虫，老年人们却挨冻受饿。国都的各个市场上，鞋价便宜而假腿昂贵。百姓有了痛苦疾病，有人乘机去安抚。百姓拥戴陈氏如同父母一样，归附陈氏像流水一样。想要陈氏不得到百姓拥戴，哪里能避得开？陈氏远祖箕伯、直柄、虞遂、伯戏，他们随著胡公和大姬，恐怕已经在国接受祭祀了。”

叔向说：“是的。就是我们的公室，现在也到了末世了。兵车没有战马和人驾驭，国卿不率军队；国君的战车左右没有好人才，步兵队伍没有好长官。百姓疫病，但宫室更加奢侈。道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而宠姬家的财物多得装不

下。百姓听到国君 的命令，就像逃避仇敌一样。栾、郤、胥、原、狐、续、庆、伯 这八个大家族的后人已经沦为低贱的吏役。政事由私家决定，百姓无所依从。国君一天比一天不肯悔改，用行乐来掩盖忧愁。公室的衰微，还能有几天？《谗鼎之》说：‘天不亮就起来致力于 政绩显赫，子孙后代还是会懒散懈怠。’可况国君一天天不悔改， 国家能够长久吗？”晏子说：“您打算怎么办？”叔向说：“晋国的 公族全完了。我听说，公室快要衰微时，它的宗族就像树的枝叶 一样首先落下来，公室跟著就衰亡了。我的一宗有十一族，只有 羊舌氏一支还在。我又没有好儿子，公室没有法度，能够得到善 终就是万幸，难道还会指望得到后代的祭祀吗？”

【读解】

人类既无法和天地抗争，无法同命运抗争，也无法和自己抗 争。阴阳盛衰的交替的确是人的意志不可扭转的。

当一个朝代达到鼎盛的时候，也就意味著即将开始走下坡路。“日中则昃。”太阳升到中天之后，就开始向西偏斜。传统等级制 度的专制，使它无法靠自身的运转来为自身提供必的活力。它是一个封闭型的结构，原本积存起来的能量，在

自身的运转中不断被消蚀，直至全部能量消耗殆尽，这时就该寿终正寝了。忠臣也好，义士也好，直谏也好，都如杯水车薪，挽救不了颓势。

末世到来时，再聪明、再能干的人都只有眼睁睁看著衰落下 去。你可以把一切看得清楚透彻，可以把一切分析得头头是道，但 就是没有回天之力，只有做大树倒下时四散逃命的猢猻。在这种时候，麻木迟钝也许比敏感清醒要好得多。麻木了，就 不去看，看见了也没有反应；也不去想，脑子心灵完全处在停滞 状态，因而也就没有了痛苦。由清醒敏感所带来的痛苦，恐怕是 最让人难以承受的，你要思索，要探寻究竟、要仰问苍天，而任 何结果都不可能得到。再说，生性清醒敏感的人，即使想要麻木 迟钝，也做不到。真的就是“难得糊涂”啊。

改天换地的力量是来自外部。制度本身是个巨大的漩涡，是一个具有无限引力的黑洞，进入它之中的一切都将被无情地吞没。 令我们感到惊异的是，一直被人们当作是近代产物的末世感，竟会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如果说末世感也具有“现代 性”的话，那“现代性”就不应以时间远近来衡量。

晏婴论和与同（昭公二十年）

——和是万物人事的最高境界

【原文】

侯至自田(1)，晏子待于遄台②，子犹驰而造焉③。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 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④，以 烹鱼肉，燂执以薪⑤ 2 宰夫和?6)，之以味(7)；济其不及(8)，以泄 其过(9)。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 献其否以成其可(10)；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 政平而不干(11)，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嘏无言。时靡有争(12)。’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13)，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14)、二体(15)、一三类(16)、四物(17)。五声(18)、成 律(19)、七音(20)、八风(21)、九歌(22)，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23)’。今据不 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

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一专，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注释】

①侯。指景公。田：打猎。这里指打猎处。

②遄(chuan)台：国地名，在今山东临淄附近。③

子犹。国大夫梁丘据的字。造。到。往。④羹：调和五味（醋、酱、盐、梅、菜）做成的带汁的肉。不加五味的叫大羹。醢(XT)：醋。醢

(hai)：用肉、鱼等做成的酱。梅：梅子。⑤燂

(chan)：烧煮。(6)和：调和。(7)：调配使味道适

中。。(8)济：增加，添加。(9)泄；减少。过：

过分，过重。(10)献：进言指出。(11)干：犯，

违背。(12)这四句诗出自《诗·商颂·烈祖》。

戒：具备，意思是指五味全。平：和；指味道适

中。(zong)：通“奏”，进献。嘏(gu)：通“假”。

至：指神灵来到。无言：指肃敬。(13)济。这里

的意思是指相辅相成。五味：指、甜、苦、辣

咸五种味道。五声：指宫、商、角、徵、羽五个

音阶。(14)一气；空气，指声音要用气来发动。

(15)二体：指舞蹈的文舞和武舞。(16)三类：指

《诗》中的风、雅、颂三部分。(17)四物：四方

之物，指乐器用四方之物做成。(18)五声：即五

音。(19)六律：指用来确定声音高低清浊的六个

阳声，即黄钟、太簇、姑洗(xian)、蕤(rui)宾、夷则、无射(yi)。(20)七音：指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种音阶。(21)八风：八方之风。(22)九歌：可以歌唱的九功之德，即水、火、木、金、土、谷、正德、利用、厚生。(23)这句诗出自《诗·豳风·狼跋》。德音：本指美德，这里借指美好的音乐。瑕：玉上的斑点，这里指缺陷。

【译文】

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遯台随侍，梁丘据也驾著车赶来了。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协啊！”晏子回答说：“梁丘据也不过是相同而已，哪里能说是和协呢？”景公说：“和协与相同有差别吗？”晏子回答说：“有差别。和协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调配味道，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太重就减少调料。君子吃了这种肉羹，用来平和心性。国君和臣下的关系也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不可以，臣下进言指出不可以的，使可以的更加完备；国君认为不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可以的，臣下进言指出其中可以的。去掉不可以的。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了，百姓没

有争斗之心。所以《诗·商颂·烈祖》中说：‘还有调和的好羹汤，五味备又适中。敬献神明来享用，上下和睦不争斗。’先王使五味相互调和，使五声和谐动听，用来平和心性，成就政事。音乐的道理也像味道一样，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各方面相配合而成，由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迅速、高下、出入、周疏各方面相调节而成。君子听了这样的音乐，可以平和心性。心性平和，德行就协调。所以，《诗·豳风·狼跋》说：‘美好音乐没瑕疵。’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他也说可以；国君认为不可以的，他也说不可以。如果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下去？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听得下去？不应当相同的道理，就像这样。”

【读解】

晏婴在这里所发的议论，是抽象的哲理。看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还是有知书识理的人，还是有人沉下心来思索社会。人生、宇宙的一些重要问题。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这个浮躁轻慢的时代，是不是也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呢？莫非现代化就是让大伙儿急功近利地全往一条觅食的道路上挤吗？莫非我们真像动物一样只知道

吃饭穿衣？莫非我们除了物质、金钱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关心了吗？

话说回来。

晏婴所讨论的“和”与“同”，很典型地代表了咱们国人的思维特点和方式。

和与同，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它们的表现有一致性，。但在实质上，它们完全不同。同，是绝对的一致，没有变动。没有多样性，因此，它代表了单调、沉闷、死寂，它也没有内在对活力和动力，不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也不符合宇宙万事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性。

和，却是相对的一致性，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种相互不同、相互对立的因素通过相互调节而达到的一种统一态、平衡态。因此，它既不是相互抵消、溶解，也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而是融合不同因素的积极方面结成和谐统一的新整体。它保留了各个因素的特点，又不让它们彼此抵消，因而是一个具有内在活力、生命力、再生力的整体。

和的观念，既是宇宙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之一，同时也是咱们祖先对事物的独特理解。换句话说，和的内涵，既包括了自然规律，也包括了人的理智对秩序的追求，即人为的秩

序。

和的观念被付诸实践，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国家兴盛的理想状态是和谐：君臣之间、官民之间、国与国之间、朝野之间，相互理解、支持、协调，利益趋于一致；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和谐：有限和无限、虚与实、似与不似、刚与柔、抑与扬等等因素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补充，相互调节；人们处理事务、人际关系也崇尚“和为贵”，用自我克制来消除矛盾、分歧，用相互切磋来发扬各自所长，通过寻找利益的一致之处，把各方的不同之处加以协调。

我们还应注意到，“和”的最终旨归，是人的内心的心性平和，也就是说，“它的最后落脚点，还是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因此，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是人本的，而不是物质的。

申包胥如秦乞师（定公四年）

——为臣以尽忠为天职

【原文】

初，伍员与申包胥友①。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②。”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③；申包胥如秦乞师④，曰：“吴为封豕长蛇⑤，以荐食上国⑥，虐始于边楚⑦。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⑧，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⑨，若邻于君⑩，疆场之患也⑪。逮吴之未定⑫，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灵抚之。也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⑬下臣何敢即安⑭？”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⑮。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注释】

①申包胥：楚国大夫，包胥是字，申是他的食邑。②复：同“覆”，颠覆。③昭王：楚平王的儿子，名壬。随：诸侯国名。④如：去到，往。⑤封：大。豕：野猪。⑥荐：多次。食：侵食。

(7)虐：侵 害，残害。③越，流亡。③夷：指吴国。德：这里指贪心。厌：满 足。(10)邻；接邻。(11)疆场：边界。(12)逮：及，趁。(13)所伏： 藏身之地，安身之地。(14)即安：到适当的地方去，指“就馆”。(15)《无衣》：《诗·秦风》中的篇名。

【译文】

当初，伍员和申包胥是朋友。伍员出逃吴国的时候，对申包 胥说：“我一定要颠覆楚国。”申包胥说：“努力吧！您能颠覆它， 我就一定能使它复兴。”到了楚昭王在随国避难的时候，申包胥到 秦国去请求出兵，他说：“吴国是头大野猪，是条长蛇，它多次侵 害中原各国，最先受到侵害的是楚国。我们国君守不住自己的国家，流落在荒草野林之中，派遣臣下前来告急求救说：‘吴国人的 贪心是无法满足的，要是吴国成为您的邻国，那就会对您的边界造成危害。趁吴国人还没有把楚国平定，您还是去夺取一部分楚国的土地吧。如果楚国就此灭亡了，另一部分就是君王的土地了。 如果凭借君王的威灵来安抚楚国，楚国将世代代事奉君王。’”秦 哀公派人婉言谢绝说：“我听说了你们的请求。您暂且住进客馆休 息，我们考虑好了再告诉您。”申包胥回

答说：“我们国君还流落 在荒草野林之中，没有得到安身之所，臣下哪里敢就这样去客馆 休息呢？”申包胥站起来，靠著院墙痛哭，哭声日夜不停，连续七天没有喝一口水。秦哀公为申包胥作了《无衣》这首诗。申包胥 连著叩了九个头，然后才坐下。于是。秦国出兵了。

【读解】

我们在这里见到了另一种游说方式：动作表演。在言辞游说 不起作用的时候，就用动作来表演，并且坚持不懈，终于感动了“上帝”，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们不得不佩服申包胥的表演功夫，竟然可以哭上七天七夜，连水都没有喝一口。这个说法 虽然论人怀疑有添油加醋的夸张成分，但申包胥的这种精神，也够让人感动的了。

这种做法，也可以叫做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申包胥对秦哀公 说的那番话，本来就是假托楚昭王的名义编造出来的，算得上是“瞒天过海”。他在秦庭的痛哭，说不定也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叫做“随机应变”吧。以一国之大夫的身份，顾不得什么脸面啦，体统啦，身份啦，大胆放肆而又坚持不懈地在外国政府的官府中大哭特哭、滴水不沾，是不是也有点“苦肉计”的味道？

目的很简单：击败吴国，保住楚国，即“借刀杀人”。身为一个臣子，并未受国君之托，敢于如此胆大包天擅自行动，确实 表现了为臣的忠诚不移的美德，也可以说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吧。哪个国君有了这样的巨子，都是一种幸福，何愁成不了大事！

可惜的是，这种表里如一、当面背后一个样儿的赤胆忠心的巨子太少了——不是没有，而是太少。

伍员谏许越平（哀公元年）

——穷寇不可不猛追

【原文】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1)，报檣李也(2)。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3) 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4)。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 如尽(5)。’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6),灭夏后相(7)。后缙方娠(8)，逃出自窦(9)， 归于有仍(10),生少康焉。为仍牧正(11),悬浇能戒之(12)。浇使椒求之(13),逃奔有虞(14)，为之庖正(15),以除其害(16)。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17)，而邑诸论(18) 。有田一成(19)，有众一旅(20)，能布其德而兆其谋(21)，以收夏众，抚其官职。 使女艾谍浇(22)，使季杼豷(23)，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24)。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25)，不亦难乎？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 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讎(26)。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 悔之，不可食已(27)。姬之衰也(28)，日可俟也。介在夷蛮而长寇仇(29)，以是求伯(30),必不行 矣。”弗听。

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31)，而十年教训(32)，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33)！”三月，越及吴平。

【注释】

(1)夫差：吴王阖庐的儿子。越：诸侯国名，姓姒，国都在会稽，即今浙江绍兴。夫椒：越国地名，在今浙江绍兴北。(2)檣(zui)李：越国地名，在今浙江绍兴北。吴王阖庐在这里被越国打败，受伤而死。(3)越子：越国国君勾践。楯：同“盾”。甲楯：指全副武装的士兵。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东南十二里。(4)种：文种，越国的大夫，楚国人。嚭(pi)：伯嚭，伯州犁的孙子，吴国的太宰，楚国人。(5)这两句话后被收入《古文 尚书·泰誓》。滋：长，多。尽：彻底。(6)有过：古代的国名，在今山东掖县北。浇：有过国的国君。斟灌、斟鄩：夏的同姓诸侯。(7)夏后相：夏朝的国君，夏朝第五代君主。(8)后缙：相的妻子。娠：怀孕。(9)窞：洞，孔。(10)有仍：古代诸侯国名，后缙的娘家，在今山东的济宁。(11)牧正：管理畜牧的官。(12)慙：忌恨。戒：提防。(13)椒：浇的臣子。(14)有虞：古代诸侯国名，姓姚，在今山西永济。(15)庖正：管理膳食的官。(16)除：避免。(17)二姚：

指有虞国君 虞思的两个女儿，虞是姚姓国，所以称二姚。(18)邑诸纶：把纶邑封给他。纶 在今河南虞城东南。(19)成：十平方里为一成。(20)旅：五百里为一旅。(21)兆：开始。(22)女艾：少康的儿子。豷(yi)：浇的弟弟，戈国国君。(24)旧物：指夏代原来的典章制度。(25)丰：壮大。(26)同壤：同处一方，国土相连。(27)食：消除。(28)姬：指吴国。吴国为姬姓国家。(29)介：处在……中间。夷蛮：指楚国和越国。(30)伯：同“霸”。(31)生聚：养育人民和积聚 财富。(32)教训：教育和训练。(33)外：后。为沼：变为湖沼，意思是国家灭亡。

【译文】

吴王夫差在椒山打败了越军，报了槁李战役吴国战败之仇。接着，吴军进入了越国，越王勾践率领五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退守到会稽山，并派大夫文钟通过吴国太宰伯嚭去请求讲和。吴王夫差准备同意越国的请求。伍员说：“不可答应。臣下听说：‘树立德行不如越多越好，去去除病痛不如 越彻底越好。’从前有过国的国君浇杀了斟灌后又去攻打斟鄩，消灭了夏朝君主相。相的妻子后缙正怀着孕，从墙洞里逃出去，逃回娘家，有仍国，在那里生下了少康。少康长大后当了

有仍国的牧正，他忌恨浇，又时刻提防着浇的迫害。浇派大臣椒去抓少康，少康逃到了有虞国，在那里当上了庖正，得以避开了浇的杀害。有虞的国君虞思这时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为妻，并把纶邑封给了少康。少康有方圆十里的土地，有五百名士兵，能够广施德政，并开始谋划复兴国家，收罗夏朝的遗民，按抚属下的官员。少康派女艾去刺探浇的情况，派季杼去引诱浇的弟弟豷，结果灭掉了过国和戈国，复兴了夏禹业绩，祭祀夏朝的祖先并祀享天帝，恢复了从前的典章制度。现在是吴国比不上有过国的强大，而越国却比少康强大，如果越国再壮大起来，岂不是很难对付吗？越王勾践能够爱护人民，注意施行恩惠，施行恩惠不会失掉人心，爱护民众而不忘掉有功的人。越国同我们国土相连，又世世代代有冤仇。在我们战胜越国时不把它灭掉，却要保存它，这就违背了天意，助长了仇敌，日后即使后悔，也无法消除祸患。吴国的衰亡，已经为期不远了。吴国处在夷蛮之间又助长仇敌，想用这种办法去谋求霸权，必定行不通。”吴王夫差没有听从伍员的话。伍员退出来后对别人说：“越国用十年的时间养育了人民和积聚财富，用十年的时间对人民进行教育和训练，二十年之后，吴国

大概会变成荒凉的湖沼了！”三月，越国和吴国讲和了。

【读解】

读了这个故事，很让我们疑心，这是否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因为伍员，也就是伍子胥，真的是料事如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竟然就在二十年后灭掉了吴国，应了伍子胥的预言。当然，这个故事没有造假，不是假冒伪劣产品，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这样我们的确要佩服伍子胥的眼光和头脑了。他是清醒的政治家、军事家，具有理性的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他识破了越国在兵临城下之时媾和来保存实力的意图，援引历史教训来告诉吴王夫差，却未被采纳。

这又一次告诉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发展虽然不是重复循环的，但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确乎要栽大跟头。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的“少康中兴”，就是一面镜子。国家虽然亡了，但留下了复仇的种子，为日后的复兴提供了火种。星星之光，可以燎原。少康就真的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灭掉仇敌，光复了祖先的业绩。

教训之二，是对陷入困境的“穷寇”，要穷追

猛打，直至彻底消灭，不留任何祸根，不时敌手有任何东山再起的希望，也就是要灭掉“种子”。还是毛主席英明，他老人家早就手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鲁迅先生也极力倡导通打“落水狗”的精神，即使狗儿落入水中做出哀求的可怜状，也要通打之，否则，它一旦爬上岸来，又会咬人的。古人也总结过不能纵虎归山，要不然会遗害无穷。从这个方面来说，吴王夫差放过越王勾践，实在是养虎遗患，玩火以至自焚。

教训之三，从越王勾践的角度说，在明知对手强大时，及时的表示屈服，要求媾和，以便保存实力，另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是迫不得已最好的选择。识时务者为俊杰。勾践不愧为识时务者，在即将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甘拜下风，屈居人下，以屈求伸，保住了复仇的种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教训之四，要有坚韧不拔地坚持下去的毅力，事业终将成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勾践大概是牢记住了这一点，并且再退一步，加上十年，用两倍的时间来为复仇作准备。这个过程也够漫长的，其中的屈辱辛酸，非局外人所能体验。以国君的身份，卧薪尝胆，这要有超出常人

的毅力。在长期的艰难困苦之中，人的精神随时都会有崩溃的可能，随时都可能因挫折而彻底的放弃希望和努力。但是勾践坚持下来了。因此我们也要敬佩勾践，佩服他的坚韧不拔地向目标挺进的毅力。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公众号ID：d716-716

小编：行行：微信号：491256034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www.ireadweek.com
QQ群：550338315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12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2、 20世纪最优秀的100部中文小说

- 3、 10部豆瓣高评分的温情治愈系小说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就关注这个微信号。